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六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六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退谷文集十五卷詩集七卷附行述一卷（一）

〔清〕黃越撰　行述　黃自麟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雍正五年光裕堂刻本

…… 五六〇

蓼村集四卷

〔清〕王苹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胡德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蓼村集四卷》提要

蓼村甲乙集序

歷下秋史王先生以詩見稱於漁洋而德州田公山薑尤見賞契海內風雅之士至濟南必問王黄葉故於安在其二十四泉草堂詩已有刻之以行世者獨其古文世罕知之且草堂今已不可復問蠹簡飄零如同落葉尤足慨矣歲壬辰

朝廷有收採遺書之役余從事編校得蓼村文集四冊於周子書昌因卒讀焉益芝蘭臭味稱其詩者也竊謂歷下邊李二公以詩名雄視一代幾於唐之李杜宋之蘇黄獨其文頗爲藝林口實如先生之兼擅其美蓋戛戛乎難之可聽其泯滅不傳耶時余方刻詩苍集即以蓼村文刪訂付梓原本分爲二集自癸亥至庚子二十四年之作各自編年惟辛丑以後之文無存今仍其舊曰蓼村甲乙集共四卷乙居四之一焉惟書序記傳自從其類注支干於本目之下使後人有所考云先生本籍越之臨山衛年十四當康熙壬子隨父鉞至濟南遂家焉其世系詳田公山薑所作王將軍墓誌中乾隆三十八年春三月桂林胡德琳序

蓼村集目錄

桂林胡德琳書巢編定　益都李文藻素伯

秀水盛百二秦川參訂　歷下周永年書昌　同較

歷城　王苹　秋史

上座主長白徐公啟 戊戌

苹啟老師閣下昔昌黎韓子之代張籍上書李浙東也以籍之目盲不忍其無用於世欲浙東憐其疾閔其貧濟其醫藥賜之以既盲之覩而其集中有贈張十八助教詩云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佳遊則是籍之盲竟愈也雖其既盲之覩未識由於浙東與否而昌黎之不忍其無用於世至今賢之南豐曾氏之在福州上書執政也以其年六十其母年八十有八冀得改郡就養其時宰執富歐諸賢卽從其請改判太常兼史館修撰使得就養而其書廣引四牡北山鴇羽陟岵之詩發明揚扢動人於千載之下然則今之人有疾近籍有母類鞏雖不必其人之有用於世要亦今之昌黎富歐所必動心者也苹生不辰幼卽孤露賴母苦節撫之成立遭屯轗軻齒髮未衰耳早病聵年四十四始領順天壬午鄉薦出大賢之門下嗣是貧病侵尋丙戌得第後會詔許進士改官教授伏念苹嫡母生母年皆大耋苹復苦耳重行且無用於世懼虛朝廷甲科教授學官也職不至於廢事庶可以之養母

於是謁選人改官教授得登州之成山衛訓導衛距歷城千四百里在窮海之濱道途險遠勢不敢奉母以往其地斥鹵生徒事樵漁以活不知文墨終年俸錢僅足給苹一身一僕一馬之資無以寄供甘旨又不忍自戀衛粥受事未幾投牒乞養是苹之小草一出冀得茲論自效而無從盡其講學之職冀得俸錢養母而不克遂其祿養之私得請至今秖增悵恨而老親篤老仍無以爲養生母見背且無以爲葬家貧彌甚耳聵彌甚盲沈淪不得比於人數將自此甘以病廢乃胸中少有知識不能自棄於盛世自負乎知己故艱難險阻讀書不輟時有撰造其辛苦無異諸生之日者六七年矣私謂有昌黎富歐在於今日有以具悉苹狀縱未必信苹有用於世亦或有以念苹高年之母也伏惟閣下學足以闡孔孟之微言道足以有伊呂之鉅任才足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德足以致斯世于夔龍之日

聖主眷注朝野依賴苹幸以鎖廳一日之知忝竊門牆而不以母之失養身之病苦區區之腹心布告於左右則是自棄堯舜之世自負特達之知而不以昌黎之於籍富歐之於鞏望之恩門也其可乎濩落孤蹤罔敢冒

昧謹上書一通并獻舊所爲詩一十二卷[illegible]長
之先生約蔚待命而後敢進謁於左右[illegible]再拜[illegible]

與香坡 丁卯

郡城風景依依正自不惡況僕性耽閒寂豈肯一日相離徒以此中自一二素心外其餘流俗所稱知名之士皆視僕如大黃巴豆實不能容故不得已遠依知己暫作避秦之計

與子靜

別來乖二十日念我兄竹香亭中斷虀畫粥意況良苦而半規柳色一榻泉聲此中消受又如食諫果回味自

甘矣僕來廣川無一善狀雖老槐鐙火儘足勾留二三學子可與晤對奈心情騷屑興會蹣跚思昔人五十之年久踰其半之語爲之淚下家居既不諧俗遊出又復齟齬舊學銷亡今吾安在足下其何以爲我謀邪

示葉生

涉世不如讀書求友不如靜坐好佈不如安貧得名不如寡過

周桐村詩序 庚午

丙寅之春余以詩謁觀察陸公於濟南官閣因於座上識桐村長身玉立儀觀偉然心儀其爲通儒長德相與

訂交蓋桐村之知余以詩而余亦久知桐村之能詩而惜其未之見也嗣是桐村隨觀察視學粵西余則衰遲病廢連蹇不遇思與桐村官閣相遇之時已如隔世矣今秋九月下第園居桐村叩門疾呼[illegible]感桐村之爲篤於朋友而桐村亦驚余之尚在爲可幸也出其吟卷示余凡桂林象郡之登臨瘴雨蠻烟之行役賓從流連朋好酬答以及桐村之憂悲愉佚無不於是卷盡之余向之久知其能詩而惜其未見者今始見之矣至其詩之風格規仿義山夫義山以奇傑不羣之士生唐中葉姓名不挂朝籍白首幕府不得已出其香艷之才爲

春蠶蠟淚之句以發舒其感憤桐村奇傑詎減義山而顧短衣塵垢寂寂筆硯之間因托於玉溪生以自見歟是在讀其詩者自辨之耳而余自與桐村訂交以來中間聚散祇五六年觀察則報政里居桐村則著書等身而余則英華消歇鬢見二毛不能復馳騁文字以副觀察桐村之屬望累慚積憤私恨無窮對茲吟卷不自知其感慨太息至於泣下也已

藍尾山房集序 丙子

陶隱居本草注云芍藥一名藍尾吾郡山南有芍藥溝迤岡被嶺二十里皆芍藥也去年家居花時入山手擷

數本植泉上今年來京洛依括蒼農部春雨空庭輙思泉上數紫抽芽依依風景頗出而偏仄旅人徒藉爲詩自遣累百餘篇則又心竊惕之也寒食之夕農部出酒飲余且言都下豐臺芍藥無異鄉中行攜子詩求諸紅香村落庶幾永嘉諸人望洛之義乎余感其意遂以藍尾名集而書其言於卷首以爲集序康熙三十五年春三月望日

西山紀遊詩序 辛巳

康熙辛巳余在京師秋半徑翰林李尹偕遊西山往還廿有一日游之爲湖者一爲泉者三爲厓爲谷者各一

爲寺者十有六而山之西南諸勝亦畧盡矣得詩三十七篇紀遊一卷蓋余自甲戌來游上都中間四入國門望西山山色高與天際輙有褰裳抂顇之想今以李尹招攜憑衿蠟屐取暢山情惜余詩淺陋不足搜剔巖壑又値中年意思零落之會未能免務觀什分有寄之感也余家濟南湖山清嘉如西山之勝者不[illegible]徵昔入荊楚歲辨洛陽伽藍諸記者山水錄而[illegible]走求暇以爲顧以西山之游排成是卷回首舊山水未明憩固無辭以謝家雞野鶩之語矣

壬午科名表序 癸未

康熙壬午秋九月四日余年四十又四始以曲臺禮舉順天鄉試第十六榜下購諸省題名得十四紙萃欲編爲一卷以備異時觀覽今年試禮部不第還泉上再已又買閩竹初成忍冬作花離離黃白杜門謝處料檢行笈發書見所購諸題名合以順天試錄仿史氏例作科名表一卷故事同舉者爲同年有公讌以一日進身之同籍終身通門之雅誼是即出處迴絕下逮孫曾必世講之而余以歸省不獲與其盛矣及計偕詣國門讌集天下同舉之士曰大同年會乃余詢諸同試先輩皆謂十科以來已無此舉余鄉同舉京兆者七人榜後則相

繼東歸公車則聚散不一亦未嘗銜杯酒接殷勤僅於二月下旬爲同門之會會者十餘人而已余因歎人生朋好正自不易即一讌會細故亦有數存於其間不可強也表中今年成進士者順天十三人山東三人餘諸省以無試錄故不知其得第者幾人而余困於舉場二十年前博一第又復出門而驟離繼此不可知而馬上春風愈愁遲暮五十少進士唐人有味乎其言之然究亦何所至耶姑存此卷他日衣食粗足奉母家居指數生平升沉在念間一繙帙見其所識籍貫姓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得孰失音塵睽阻孰遠孰邇足以知顯

要之無定而動老生之多感也亦庸以之勗夫兒輩耳
[illegible]長附
分賜四人順天副舉四十八人山東副舉二十四人康
熙癸未夏四月十七日水枝軒書

天津南倉孟氏世譜序 乙酉

惟天津南倉孟氏遠有條序始鄒國遷[illegible]九再遷天津
至常州公而族益大公登順治己亥進士起家萍鄉令
蜀闢初叛公贊畫行間數受　親王令諭獎勵擢守常
州視事服慨然於譜牒未修支庶繁衆乃排纘統系作
孟氏世譜以明永樂初遷居天津南倉諱秀者為始祖
下逮孫曾凡十有餘世名氏生卒塋地必詳復欲輯銘
表作家傳載家誡以垂乎後人而以疾卒官公子衍中
藏弆鄭重以授其從父弟某某增訂付梓梓成屬某為
序夫宗法之不講於河北久矣率百人而聚無有一能
言其得姓以來者率十人而聚無有一能言其高曾某
行者蓋嘗不相和會緩急不相周恤[illegible][illegible]汶汶歸於頹
鈍而南中復好作僞譜發凡起例牽合附會某為鼻祖
某為耳孫傳之既久承襲訛謬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不講已今孟氏之譜南倉以外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前不
復發引帷以始遷為斷分本支別大小宗無所濫僞譬

乎常州公之作是譜也而衍中不墜纘承某某躬任剞
劂使常州公未竟之志越二十餘年以潰於成如二君
者亦何媿其為鄒國之苗裔乎鄭漁仲通志謂隋唐而
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歷代有國譜局置吏掌之五季
之後譜學不傳仁人孝子至有欲求其得姓所自而不
可得者孟氏之譜乃以南倉原於鄒國於序益哉萃系
出太原有明以來家凡三徙以至濟南族凡九世以至
今日無欲重輯世譜而南北遼遠自萃以降其名氏行
次皆不能知即云有待而慨昭穆之既遠展先墓以何
將對孟氏之譜留連太息重用自媿而衍中顧欲萃執
筆為乘韋之先所謂强言之也曷足貴哉曷足貴哉

蓼谷戊亥稾序 丁亥

雪灣公車詩如干首老鶴亭詩如干首鈔成一卷是為
蓼谷戊亥稾蓋余學為詩已三十二年矣夙昔僻固狹
陋絕少倡和投贈之舉詩雖不工去俗甚遠公車集則
丙戌得第後一切感知結友登臨道途之作皆載焉詩
以事遷去俗始近丁亥留滯京師羈棲非所仰邀眾之
青雲睥睨揄之白日凡有觸作輙奮筆為之生於憤成
於激其旨已非和平故詩多而不工去俗彌近昔歐陽
子讀黃彥升之文謂其遇雖困而文章未衰世之覩余

詩者又將因詩之近俗而知余所遇之困矣㝎中古體詩少於今體余見世士競尚是體而於昔賢音節尺度符合者鮮余復幽憂不聊無從充其問學固未敢用余所短逐其所長矣北歸逼除漫題卷首庶異時檢閱思才分之窮而感所遭之爲戊亥也康熙丁亥小除夕水枝軒書

嘉興施氏族譜序戊子

宗法之廢久矣古者五宗之法散軼莫考而其畧見於禮之大傳者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葢先王之治天下也爲之授井分𨼆以奠厥攸居爲之

遂正閭師以平治風諭爲之類族辨物以使同井之人各知得姓所自一姓之衆皆知原於一人聚族而居合廟而祀尊老慈幼以相親睦此王道之隆以宗法明也宗法廢而俗益衰貪鄙詐戾者雜出其間禮義之不知任恤之不講陵長加大常棣小宛之不思而化爲吳越如明儒歸熙甫之記譜而太息者殆有過之矣於序宗法不明王道寖遠而本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以存大宗小宗之法則族譜尚已譜也者本統系別昭穆分支派別親疎繪之以圖誌之以牒俾觀者孝弟之志可油然而生而風俗之薄或不至於日甚也嘉興施策奉

其尊君處士所作族譜屬苹爲序苹𣾰其譜則以策祖司理公始遷嘉興爲始祖策父處士公兄弟爲三支至策之嗣子爲四世而復謹列司理公本姓常熟陳氏列常熟始祖諱嘉仕唐爲陵州判官至司理凡廿五世始遷於禾冐姓爲施以遭家多難也夫避難而至於去其鄉避地而至於冐其姓司理公之不得已也而處士公作譜大書特書其避地之由易姓之故以昭示子孫葢本司理公之不得已以爲已之不得已也豈司理於嘉興可遷而處士於常熟獨不可返與豈司理之可易氏爲施而處士獨不可復氏爲陳與豈司理以家之多難

避地易姓而距處士今日已七十二年何桑梓之不敢復問而宗祊之不敢復承與撰處士公之志旣不欲墜常熟之緒而又不忍沒易姓之由故兩存之使嘉興之子姓知世系之自來使常熟之族屬知司理之自出意徵辭直委曲詳盡而後知司理當日爲不得已也爲施氏後人者循覽家乘追話先德穆然愴然以無忘其爲有虞氏之苗裔親睦任恤庶幾常棣小宛之詩人而不失先王敬宗收族之義則亦處士公之不得已也重策之請爲之發明作譜之旨使歸以質之處士公云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戌序於皇華坊小甬街之忍香精舍

華容孫氏小乘序 戊子

吾邑明府孫公手其從父靖江君所輯世譜屬苹爲序以發明作者之旨苹受而鄭重諦觀譜凡十卷列世系聯宗派臚傳記無溢美也無遺善也殆作譜而具良史之才者夫譜牒之興存宗法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所自始而昭穆分焉雖五宗之制散軼莫考而見於記之大傳者則別子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其辨之也未嘗不詳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十一族條分葉布而宗法已概見於此若班氏所言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聚族而居食於室以無忘乎得姓所自而收

族之道以寓焉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自宗法廢而譜牒興譜牒所以維宗法之窮也然而援据荒遠因依門閥言不雅馴者多矣其信而足徵者則摯虞之族姓昭穆記賈執之姓氏英賢譜劉子元之家史柳芳之宗正譜孫秘之尊祖論世錄裴松之之家記令狐德芬之家傳典而該嚴而有體後世之言譜牒者歸之今觀靖江君之作譜也列世系則斷以柳塘公初遷華容爲始祖而其先之官甯康徙進賢名實無攷者闕焉聯宗派則本職方公兄弟爲三支三支之世名以支分列焉臚紀載則自柳塘公以來錫命之辭碑志傳狀哀誄之文自職方公花西集而後凡表章家集之序引題識贈答之篇皆載焉作者之志旣不失乎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而其爲體復不謬於摯賈劉柳孫裴令狐之書後之讀是譜者祖系明同異昭先德著久遠接可以油然生其孝弟之心識文章之體要德功之不朽太息奮勉以動其弓冶堂構之感者寧有窮期也苹抱愚守約辱公道義之知而公牧吾邑慈良易直無一不本乎七世相承之家訓故民和而政理俗以大治公語苹曰吾家譜牒文辭多出名世鉅公如信陽雲杜臨川瑯琊尚矣近新城尚書復爲先君誌墓以譜序屬子

猶此志也苹自維固陋晼晚失學於公家譜牒無能揚扢盛事寖冀竊附其詹詹之言於先正之後乎伏深慚悚重違公意輒敢序之如右而於靖江君作譜之旨固知其未有當也康熙四十七年十月癸亥歷城王苹謹序

歙縣巖鎮右坊題名考序 戊子

有其廢之從而舉之之謂因有其舉之無或委之之謂任因者難於始任者難於終而事之奏功者反是歙之巖鎮左右坊於路曰鄉舉甲科賢良節孝同年曹君浚原鎭人也壬午領薦歸鎭之人題其名於左坊與坊所

載百三十八者後先輝映鄉閭采觀稽榮曹君君顧退
睇右坊喟然太息曰是右者非鄉先生與左同建者耶
非一以其實一以其名耶左之雙闕巋然亦白增飾因
以其名而右之飄搖風雨姓氏漫滅其何恃以表實耶
將名者易積而實者難繼耶亦崇實者少矜名者衆耶
吾欲因而新之君於是告三老倡同志以爲己任得百
數十緡葺之稽之終始無難以濱於成坊之列名者百
七十六人徵邑乘詢耆舊復益以二十二人視左者之
名則實勝之矣君復慮其實雖著其事不詳援据訪求
輯爲右坊題名考君之志固欲昭其實永其事以爲巖

鎮鋪張風節之美揚厲貞介之操而卽以諷勉激勸鎮
之後起者意深遠矣世稱歙之山川勝冠寓中有嶽鎮
之所不逮者峰回林密風氣渟固其人敦至性不見外
事以安耕漁之分其長材秀民則篤摯負氣節讀書樂
道無紛華流俗之見擾於胸懷故古之碩儒名世實生
其間巖鎮歙之一隅而其以賢良節孝著者纍纍如是
自今以始鎮之人經行巷術朝夕於斯仰瞻右坊烏頭
綽楔高揭於山亟水複之區欽其題名退讀是考涵濡
漸漬磨操選葺以幾於古篤行之所爲而與巖壑同其
流峙松梧比其磊砢則皆於君是考基之也已康熙四
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歷城王苹謹序

曹浚原永言錄序 戊子

永言錄者歙縣曹君浚原葺其先墓既成而作也歙在
萬山中多大姓聚族至數千人其散處他州邑者則又
以其遷者爲始祖而推其自出於歙嚴統系別昭穆世
之言宗法者歸之浚原之族世居歙之巖鎮其散處石
門崑山太倉江都湘湖間者亦蕃衍爲著族而推其自
出必歙之文質公康熙壬午浚原領鄉薦後歸省先墓
慨然於松栢蔽虧垣表平夷不葺將至於湮往告大宗
博謀於衆與族之散處者得貲如干躬爲經理自其始

祖文質公十五世紹一公以下墓之在夏家山白楊塢
東萊園百丈源碣石上渡橋富饒園者以次葺治始丙
戌迄丁亥以濱於成浚原大會族屬合修春祀歙之巨
室聚觀感歎咸於浚原此舉識曹氏之有人也記曰歛
手足形縣棺而封之又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
蓋爲方葬其親者言之也若夫等而上之至於始祖封
之樹之以重其窀穸則尤誠信之所必逮者浚原此舉
歸本仁孝爲謀久遠不辭難不避勞蒙犯霜露跋涉江
湖均其美不專其名以號召同姓披荆陟巘日與家人
石工經營於荒山野水之間俾千百年先塋如堂如斧

出蓬藋而歸然獨存他日散處者歸欲上冢以爲是桓碑深刻宰木蒼然因浚原倡之吾徒實與有力相與諷勉世世子孫葺治勿替是則南陔白華之用心而於記之所云固無異也已是錄也兆域必詳墓碣必錄工值必列輸貲錄兩必謹而書之而於先墓所在必據譜以信墓而不孰墓以疑譜如堅老端禮士亨三世先墓傳聞異辭者寧任其無攷焉浚原來京師於余之歸濟南也以錄屬序余歸而題其卷首如此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歷城王苹謹序於二十四泉草堂

南浮後集序 辛卯

此余康熙庚寅九月南行所作詩也迴除抵家手自排纘得如干首爲南浮後集葢距余甲戌南行十七年矣旅瑣單隻窮冬雨雪踰河涉江往還四千餘里所至輙阻中間祗入吳謁閣學徐公於崑山里第賦詩四章爲不負余之跋涉自餘則愁憂病苦一切坎壈拂亂之槩皆余夙昔所時有者遂不復有詩而對江都之寒流覽南徐之盛槩與其地仁賢遊處與會偶及又輙寓諸篇什其語淺其指近聊以紀一時之行邁而已甲戌之役余在諸生從曲阜顏檢討學山睞學兩浙會萃其時之作爲南浮集今玆之遇視曩卷益左計程於兩浙爲近

若夫得詩則駸駸乎倍之矣故次爲後集云

袖海集序 癸巳

去成山三十里而近白沙碧海橫岡亘嶺有島曰青碕是生文石雲霞竹樹山川宮室人物器車鳥獸魚龍之狀皆髣髴石上淺深濃淡不齊畫家設色然自島有文石鮮識之者或曰識之始萊陽人董樵流傳遠近取者以衆匪傾峯頹岑爲大壑石之巨者佳者不復可得間有耕夫漁子持石易脫粟率大不逾一錢其色瑩然如畫則與土人數十年之前爲董樵所識者無異昔蘇子瞻守登州得彈子渦石賦詩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

海余淪落海曲病苦侵尋俯仰身世時託之詩以寫其憂愁無聊之隱章句漸多因竊取子瞻詩意以名曰袖海集葢余嘗一至登州登蓬萊閣望緊無鬮尋彈子渦之石頗與青碕相類而藉子瞻之詩以傳然則余詩雖陋且將恃青碕之石以存之固不獨他日持歸泉上與玆石出諸袖中以自矜余之所有已也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子濟南王苹序

曹希文雅放集序 乙未

余交曹子希文始康熙丙子九月既望是時長洲顧翰林俠君在諸生常熟蔣宮詹揚孫在公車相與集海內

文章之士四十餘人爲詩送徐孝廉學人南歸而河北之士與者秖三四人而已余因於諸君間識希文之風流自賞相與執手如平生歡未幾别去垂十三年戊子遇於京師希文與會標舉與訂交之初無小異余晩晩蹉跎不知其落莫悠忽視昔又何如也而希文顧不示余以其詩閲七年甲午再遇希文於俞同年穎園邸第相見相勞苦相看皆華顛矣而希文顧出其雅放集屬序余携歸者經年秋冬之際發帙讀之指冲以遠語奇以雋其抗懷託興激昂詼蕩騣騣乎杜韓之間然後知希文肯之不以詩示余而今乃示余以詩葢自知其詩之以年進也夫杜之旅食京華立登要路韓之北極覊羽南濵沉鱗皆其開寶貞和間少年之作未若北征秋興八哀夔州以後諸詩南山秋懷石鼓月蝕元和聖德諸篇之沉鬱頓挫排奡妥帖之獨絶於千古也然則希文之詩之自知者審矣其步趨韓杜者久矣亦奚庸余序即序亦奚以加於此也雖然余自交希文兀兀已二十餘年中間升沉聚散惟希文畧與余同其時之四十餘人登大科官清華出入承明著作之庭者過半矣其他道里遼遠音塵阻絶其若存若殁若顯若晦皆不能知其若希文與余之遭者又不知其亦如希文與余之

今日否也讀是集竟流連太息漫書卷首以俟異日更遇希文與穎園編修細論之

蓼村集卷二

書東林點將錄卷首 辛未

歷城 王苹 秋史

於虖此閹黨爲之以惡詈東林諸君子者也距今垂百餘年清流姓氏反賴此錄得覩大凡不滅元祐黨碑矣錄中如高魏楊左諸公凜凜大節炳如日星卽其間之不甚著名者尚數十公亦覺至今有生氣焉固知莫善乎與君子同禍而莫樂乎爲小人所仇也芝泉藏此其亦同是意乎乃就原本鈔出獨惜爲是錄者出自才筆不能無恨云辛未十月九日書

書先君序齒錄後 癸酉

右順治戊子科浙江鄉試序齒錄一卷先子中式論策一卷鈔成共爲一冊於是小子苹謹拜手敬書其後記小子苹年十六時先子手檢中式論策命苹鈔出而自毀其舊稿因得觀所爲序齒錄者先子復手掣去不令觀曰吾年少不得已事此不願孺子見之也家世爲儒勿復以武見孺子勉之苹拜而識之不敢忘今二十年矣省試報罷料檢故籍見所謂二卷者蟫魚剝蝕篇章殘闕更番久之淚漬紙不能收自維不肖茌苒歲華流離河北德業無聞旣不能嗣先子之業而光大之而思博一第以無忝所生亦儒者之常乃四試鎻廳絕無知遇求如先子之姓氏爀然載諸齒錄卒不可得爲可慟也有唐舉子感歸燕之無棲歎鬒毛之如雪祇進士題名之籍爲千佛名經以苹今日之淪落追憶先子之墜言其於此卷殆不啻過之矣錄載先人同舉者凡五十人其中如梁公事祥蔣公仲明朱公籍千張公淸胤丁公瑞鳴皆苹少時在江寧所及見者每數公造門先子必呼苹出拜此數公者儀觀偉然談諧間作見苹之長與書案等咸喜謂先人有子梁公官舍去先子衙署不二里以時過從先子酒闌鐙炧聞苹讀書聲輒喜而泣

下公固無子葢自傷也朱公爲儀眞衛守凡有事行省必主於先子一夕被酒見苹進跳跳號爲童子戲怒而扑之至苹衣裾裂乃已二公鬚眉謦欬苹猶顯顯心目間距今二十二年矣此數十公者惟張公淸胤尚載仕版餘則或存或歿或有子或無子或有子而能自樹立與式微不振皆不能知卽苹所及見之五六公其生存家世亦不可知徒追維其音旨於彷彿間而先子見背已十有六年矣苟於今日而見諸父執則進退問對之間義重于先子存日與苹少時矣故敬錄如右庶幾柳子厚不表先友之意而附以先子中式論策噫是時秋

也山齋寥閴燈火青熒撫金蘭之遺編對先資之卷牘念昔先子遺家不造不得已而以武自見也夫豈易乎

書菜根堂詩卷後 甲申

右吾邑應山明府趙鶴山先生菜根堂詩集四卷其仲子磐友於先生卒後二十三年始克裒集遺稿乞新城大司寇公選定批點爲序而版行之先生於吾邑爲寓公順治初侍其尊君隱居啮山湖上父子兄弟一門稱詩時與邑中葉進士奕繩王秀才京也爲文酒之會倡酬間作嗣音邊李今五十餘年矣邑人爲詩日以益衆至詢以先生之詩鮮能舉其章句對青厓之翠發聽水

涌之如輪風流未墜來者爲誰余師德州田公論詩絕句有云吾鄉邊李號前民趵突泉頭躡新眼底漁洋蹤尾外詩人空作濟南人蓋有慨乎其言之余妄意學詩垂三十年茲無究竟然少讀先生尊君迂也亭詩即知嚮往長而與先生之嗣子及諸羣從游因知 國朝吾邑五十餘年之詩乃權輿于先生而上接邊李之緒言實藉茲集磐友能於傭經奉母拮据況瘁之餘節縮衣食力謀付梓是集一出不獨於先生爲收子且于邑之爲詩者爲功臣矣至於先生大節載諸銘傳其詩則新城公論之已詳余固無庸趣舉而獨謂吾邑五十餘年之詩實權輿於先生亦欲邑之攻詩者先河後海毋忘所自而更欲與之共勉斯道磨揉遷革綦練緯織以追蹤邊李厥幾人人有集勿徒空作濟南人如田公詩所云也康熙甲申春正月丁卯王苹謹書卷尾

題江寧高樹嘉畫卷 丙戌

康熙初江寧繪事皆推八氏其指歸師承不謬于古筆墨蒼潤江山助之亦有齊梁風味八氏中尤以二高君康生蔚生爲職志二高攻詩妙畫通靈即其佳句融結一抹一皴風流具足蓋世際承平二三遺老得以其清暇胸懷寄諸六法今兀兀四十餘年甲戌重過江寧而

耆舊盡矣今年余歸自京師偶過種莎書屋得讀樹嘉此卷畫理入細心喜曲曲青溪從此大有人在樹嘉爲蔚生哲嗣名父之子必復其始勝房壯身後無人主持門戶者多矣丙戌立秋後四日

題壯悔堂集 戊子

朝宗集二本康熙癸酉二月編修田公鹿關贈余者壬申在德州公語余朝宗文固佳但一讀即可以已終不及震川百讀不厭何也因詩贈余至是公以事入都見訪泉上不値留集去集失末卷丁丑京師客李北部家社借吾師戶侍公藏本補鈔今云朝宗文學史漢變化

處少戊寅攜至新城裝成距今十年而是集自癸酉歸
余已十六年矣且戶侍編修歿於甲申此部歿於乙酉
卷帙依然師友零落歲月兀兀那可把玩戊子十月廿
日竹窗偃曝檢誦一過益信師門之論文題矣又裝是
集時老僕寶左右裝成亦於乙酉疫死一書耳爲余所
有而多今昔之感如此

張氏產芝記 己巳

凡物不樂其異也天下之物莫不從同而此獨異則物
皆背之而況以獨異之物產於從同之口不惟不背之
且群而異之而尚謂其異之可樂耶比鄰張翁少讀書

起家諸生後以年老脫籍學宮人固不之異也居家老
屋三間其子謹愿力田足供朝夕翁雅嗜種植一門以
內花藥鬱然於吾友黃子靜齋居爲比舍余每過子靜
講習從籬落窺之見于鬆一老頹然方塘竹石間心竊
異之因語子靜吾輩營營碌碌畢力制科視翁何如安
得有地一區若翁之水竹妍雅以灌園奉母讀書其中
終老不出乎子靜亦爲慨然而與余交異夫翁也丁卯
六月暑雨蒸蒸翁之竹下忽產芝菌數莖於是郡之貴
富貧賤相與異之爭至其家諦視無虛日郡之能文者
更爭爲詩賦以異之余時遘疾不能往視不識翁之當
日亦自以爲異否也未幾而翁病病未幾而翁歿而余
適病起乃與子靜從翁之子求覩其芝則乾若槁木而
翁與芝俱盡矣嗟乎翁之可異者初不以芝也而異翁
者止余一二人及芝產翁庭而因芝異翁者遂徧郡之
人何以異翁者止余一二人而翁反得優游其身於方
塘竹石間而異翁者徧郡之人竟不能使翁爲茹芝之
老以終爲衆之所異也豈異翁者少翁得自藴其異而
異翁者衆遂足爲翁累也則信乎物不樂其異也而余
生長衆業腐爛之日妄思鏃礪學行以求異乎流俗而
世故牽率信道不篤浮湛病廢虛存此志曾不若摘裂

時文之徒猶得以其剽賊擬議之工見異於鄉里則此
求異之志之爲予累更何減於產芝之異之爲累於翁
也故作張氏產芝記以示子靜且以自砭云

王氏南園記 壬申

王氏南園者明殷相國士儋之遊樂園也在趵突泉西
即齊乘所載之萬竹園望水登州二泉在其內明亡鬻
之姚秀才秀才墾爲菜圃未幾轉鬻于王氏垂三十年
矣王氏無子祇一老孀婦賴是園以活余年十九移家
園側距今十五年而老孀婦于今年春忽鬻于那上舍
猶言王氏南園者從余之始知是園名之也當園之屬

相國也相傳相國構川上精舍集生徒講學論文服其教者咸得第去至其齋閣之靚深烟水之蒼茫泉石竹樹幽遐瑰詭之觀已無復能言之者矣其歸秀才則日幸老圃從事耕鋤無所傳說其歸王氏光景風物之在三十年前者余亦不及知而自余移家以來此十五年中昔人所謂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淸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者已備歷之矣亦不知是園之光景風物其在三十年前與在秀才相國之時視此當何如也今一旦而忽歸上舍夫是園之在相國以前者歲久滅沒無從知其誰氏卽齋乘之云

萬竹亦第因二泉而知其在元有是名耳而自相國之後不百餘年而是園頗四易主上舍得之其亦感人事之無常物理之莫測廓而新之以上繼相國不然而滿膝枯槔以無失王氏之舊皆無不可而余今年三十有四每念移家于此已十五年其所成就無加于昔聽此舍之泉聲對隣園之樹色方重自愧而園又易主則夫十五年間天下事之興廢變遷數易其主者不獨王氏南園也而人生歲月不堪把玩仰余移家園側之初其時亦何可再得乎於序余之有感於是園者多矣因書之以爲記壬申四月二十三日

今雨書屋記 癸酉

丁巳秋八月先君卜居泉上居爲屋十二楹質之以四十金先君居七月而卒距今十七年矣屋主人及其長子皆歿郡俗質屋類無爲脩者而余復貧不能脩十年以來摧殘頃欹所謂十二楹者僅存其半壬申歲暮屋主人之幼子乞增直以歸余余從其請而於今年春命工葺治得屋十楹屋與工之值皆取給脩脯無助予者其二楹故余讀書處廢圮畧盡力不能重搆乃於庖湢之舍分其一楹爲絃誦地旣成而樹之楣曰今雨書屋蓋取少陵與人書云門前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意也思余處破屋中每歲霖雨上漏下濕侘傺非所輙思棄去固無人過而問之矣及秋冬之際落葉滿門泉聲在側紙窻土銼一鐙熒熒洛誦之聲斷於屋隙達諸林表不啻子瞻之時於此間得少佳趣者固已無人知之矣亦或見諸詩歌求助於人以圖葺治而漠然之親串永嘆之良朋終無有分郞成之宅而貽錄事之貲者遲之又久始藉束脩年以供墍塗之用則求助於人不如自食其力觀於屋之葺否而人信不可恃也已然余性褊急不能與時委蛇病廢以後益不比於人數有棄予之嗟少朋來之慶舊雨之客不知當屬何人庶幾今

雨不來而一室之內偃仰嘯歌無殊於昔以守先人之敝廬而勉於自立若少陵之刺譏車馬怨及朋友則非余名堂之志矣故記其卜居之顛委若沽之不易以及有取於今雨之義既以自惕且示兒洞使其知所樹立於人無求以上承祖宗堂構而勿失余意也夫癸酉夏四月丁巳太原王苹謹記

二十四泉草堂圖記 乙亥

元于欽齊乘載金源人七十二泉碑云歷下名泉有曰趵突曰金線曰皇華曰柳絮曰臥牛曰東高曰漱玉曰無憂曰石灣曰酒泉曰湛露曰滿井曰北煮糠曰北珍

珠曰散水曰溪亭曰濯纓曰灰泉曰知魚曰朱砂曰劉氏曰雲樓曰登州曰望水余居望水之上二十年因取金碑所列水之次第以名吾堂爲二十四泉草堂焉于欽釋碑謂望水在萬竹園內歷城志謂明殷文莊公通樂園即元之萬竹而土人至今謂余所居之地爲殷家亭子則余居所臨之泉其爲望水信然矣園自文莊公後數易其主廢爲菜圃已六七十年而泉流如故濤噴珠躍金霏碧駛以環周于短垣茅屋之外余穴牖西壁以收其勝泉上老樹巨石離奇映帶水聲禽語幽幽應和凡與吾耳目謀者皆如子厚所記鈷鉧石渠之勝焉

壬戌之夏山水暴漲吾堂以圮其後再築再圮圮而不能復築者十餘年而圃忽爲富人所有平溝塍斬喬木埋山石耕之以爲田而泉亦竭矣豈昔之勝也以余故而今之竭以富人歟豈有其勝則必有其竭歟何二十年之內黛蓄膏渟一旦而龜圻沮洳如此歟余於茲泉流連既久不忍其光景之澌滅去年客江寧乃述其大槩屬吾宗安節爲圖圖成而裝潢之將乞當世立言之士作爲詩歌以傳之使世之人知余於二十四泉之上頹垣破屋擁膝苦吟以追維茲泉之風物是則余作圖之志也若堂之脩復何時則非余所得逆計矣昔于欽

譔會波樓記謂濟南泉甲天下盍他郡有泉一二數此獨以百計在邑者瀰市之半在郭者環城之三棊布星流韻琴筑而味昉醴不殫品狀者歲久湮沒陵谷變遷求如金碑所載之數已不可盡得況欽之所謂以百計者邪而其他名泉之在邑在郭者不幸而爲富人俗子所有不毀棄之以滅其蹟則甃甓之以戕其真以望水之出於無用之地尚不能自保其荒寒寂寞以全其天而欲諸名泉之在邑在郭者不爲人之毀棄甃甓也難矣夫望水之泉雖不遇於富人俗子乃遇余而繪爲圖畫形爲詩歌視諸泉之在邑在郭者未必不爲差勝他

日涓涓然泠泠然以復其黛蓄膏渟之舊而吾堂或成則余之記是圖也爲不虛矣遂書之圖末以俟之太原王苹記

從姑金孺人畫像記 戊子

於虖是爲苹從姑金孺人畫像其仲子懋庠客京師命工追肖其貌而祀之者也孺人廿六從叔祖新止公女適金遠水先生相夫持家著有儀法子二懋禧懋庠享年五十有九生前明崇禎十四年辛巳八月二十九日以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卒淮安城東村舍葬三里塘距今十年矣孺人歿時姑夫居襄陽幕府二子遠

館服賈於外家人惶惑不知命工畫像孺人遂無遺照懋庠悼烝嘗之何依緬音容之在念風停樹靜過時而悲鄭重追憶以示畫者凡數易稿始就茲像裝成歸藏家廟而屬苹記之禮曰母歿而桮圈不能飲又曰如將見之蓋古之君子不忍一日而歿其親也履霜露存口澤愾聞僾見是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懋庠有之矣維我王氏系出太原世居臨安自隸臨山戍籍三百年與金氏姻好故兩世皆我之自出金之先多通儒長德官世祿會鼎革兩氏子姓流寓江淮而苹祖母太恭人母家在濟南諸父乃相依而北從祖新止公博聞高行有名於時自公卽世而我王氏無能以讀書著聞者已二十餘年矣苹既受懋庠之請爲記孺人畫像緣起復歎述昔之使與日吾兩氏子孫淮陰濟南往還相存贈傳像知先德動凱風寒泉之思而切纘承堂構之志康熙四十七年夏四月朔日丁未苹謹記

靈雨亭記 丙申

御史大夫海虞蔣公鎮撫東州之七年海嶽之間五穀穰熟曰暘曰雨公必以

天子子養億兆人庶至意祇告於神神協從如響適於甲午之春作亭濟南五龍潭龍祠之旁既成名以靈雨

公蓋取衛詩靈雨既零之義也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申公詁訓謂僖公城楚邱太史克美之賦楚宮左傳是年齊桓公封衛於楚邱故定之方中小序云美衛文公也宋陸佃埤雅謂衛詩靈雨既零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公撫東州既久因俗成化海邦清宴以副

天子之命公保釐雖以定之方中之詩詠公之作亭宜也而公之靈雨名亭其亦以雨之潤下降而應物黍禾麥菽有不自禁其用登者則其爲瑞且將以之廣承平之樂澤俾東州之人優游涵泳於無窮能祇如圖之云

瑞已乎按于欽齊乘謂水經注濼水北爲蓮子湖水成淨池池上有客亭池近名五龍潭潭上五龍廟潭側有亭廢矣豈池亭遺蹟耶欽彼命綮輯援據該博可信今潭在趵突之泉北於注濼北有合欽蓋得之而靈雨之亭公適作於潭側左右楸梧水明木瑟於酈道元之所注曾無小異夫淨池客亭不知始于何時潭側之亭欽時已廢而自道元至今千有餘年自欽至今日亦三四百年而初無能續客亭之於潭側者公以大雩百源作亭志瑞而適於淨池之上非偶然也萃既樂公之政成既久靈雨之瑞宜詠以定之方中而復興公茲亭之作

適有乎客亭之勝遂自忘其學之不殖請爲記茲亭之權輿於公者如是貽後之觀遊者康熙五十有五年秋七月甲子歷城王苹記

冶源紀遊　乙未

冶源在臨朐西南二十五里水經注之熏冶泉也客朐往探其勝出南郭橫峯側嶺遠抱城闉渡具水行十許里入家村落老樹麥田坡陀犖确與蒲州中條山行經萬固寺入巢穴阿無異馬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又數里許至冶源村村口市併餌獨輪車往來菾取道穆陵關者村中折而西山脚細竹空渠相間又南則海浮山大谿清流水上皆竹竹巨而密策馬上石厓即馮氏冶源別業主人俟于門者四揖客入南壁皆山劖削類馬遠畫法石罅樹皆五六人始合抱北瞰皆泉渟膏蓄黛深可數尺泉上浮珠者璣者玉者雪者近吾郡之爆流百脉盈盈數畝故注云東有一湖也徐行數十武竹愈大石愈峭樹愈奇古有屋翼然爲憑衿亭主人導客北行竹中如函道笋多礙屐齒抵亭下北望樹高竹深沙寬波淺互爲掩映一樹卧水上去岸數步幹亦合抱主人曰蘋柳或檉之訛矣復導客南折而東北登江左亭址在水中畧彴通之凝望水北較憑衿小異由亭址南

入山逶迤多松竹更蔽虧不見曦景山介栝子松二株下橫石床勾留久之行松篁中石磴高下隨步成趣一石閣東南山椒登之如覆盎可銷夏更上有石軒頹矣老木壽藤根外出如數間屋循磴下還憑衿亭竹粉山氣爭入座隅遂出問泉所自發主人導余至來時大壑上西去有厓泐鑴劍池三字大書深刻復草書數行崩離殆盡惟海浮山人四字可辨厓有祠額曰冶官像設最古泉出祠左注云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祠目之爲冶泉祠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而齊乘亦云相傳歐冶子鑄劍之地矣是歲康熙乙未月辛巳日癸酉

再遊冶源題名 乙未

康熙乙未秋八月四日齊州王苹楚州杜兆之閻孝綽吳詹金真士來游時積雨初晴秋風冷冷泉聲聞之由竹中登江左亭湖波渺然葭露猶滴入松磴經棲雲閣址望海浮山致如初弦之月栝栢垂垂二三樵人從磵底拾松子矣循緣垣逶迤東去里許秋荷一池板橋激水門庭高迥或是馮文敏清漪亭舊地倚徙久之從者折蓮房蓮葉而出抵憑衿亭小憩主人以酒榼至蕊海浮山人五世孫也茶話有頃别去夕陽滿山蕭蓼入境劈蓮房食蓮子以蓮葉注酒作碧筩飲不減吾州使君

林風景文敏遊記謂冶源竹以萬計樹以千計湖内外泉以億萬計鳥飛鳴於山水竹間者不可得而計今竹樹蔽虧泉流猶昔勾留竟日不見一水禽山鳥只寒螿秋蜩高下互答不同文敏之記矣是歲首夏皃左使君偕余臨眺竟日此中回首清和旱久泉涸又九九五月酒盡與蕊題名壁間以識來游歲月而去

蓼村集卷三

歷城 王苹 秋史

吳徵君傳 丙戌

徵君姓吳氏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年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於詩筆之間一再試有司不見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部體仁汪戸部琬皆識賞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

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正時官禮部見而嘆異奇絶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合爲之延譽崇奬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皆援君自重所至造謁贈答無虚日四十年來布衣詩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有也會
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朐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君奮筆大書絶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山奉母久之出游梁宋詩益工徵君以貧故數因人遠遊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貧者假千金鬻財里中徵君拙營殖値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

政致之慕下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若晩訪雋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矣霞如其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諸集世之為詩者爭效其體徵君之詩與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迦鷲子溈山寂子之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尚千餘篇新城刪定為如干卷子二人江蘭崇厚皆前卒孫逢源尚幼天下號曰徵君

王苹曰余已未歲暮始於蒲州識徵君鬚髯嗛嗛然飲酒不數升輒醉醉輒左手持傳飥右持冷炙吟詩不輟過其家屋破日光穿漏土銼上一卷數寸許紙敝墨渝如市肆籍書皆顏柳戈磔則其近詩今二十餘年矣徵君好仙佛淡榮利晩有鄭谷之竹四畝欲作堂歸老不獲悲夫

趙東籬小傳 戊子

生姓趙氏名維藩字价人先世山陰人居京師補順天諸生旋食餼以例貢於禮部需次為學官生狀貌嶔嵜胸無城府居嘗悠悠忽忽與人交意合小夫豎子生可出肺腑相示否則鉅公碩儒未嘗相下嗜飲不數升輒醉醉輒大言操越音惝怳支離灑灑不能自休人皆怪而聽之生以性嗜酒遂慕晉陶潛之為人自號東籬而京師之知東籬者則以其徵詩云生不能詩嗜人贈以詩聞能詩者必徵不得不惜再三至不則以酒錢賂閽人排闥促迫必得乃已顧能詩者不知其嗜贈詩鹵莽以應且屬客為之雜以嘲詠生不察持質其相識語之則大怒畀諸火沽飲至醉謾罵嘲詠者詰朝徵詩如故而劉編修巖獨心喜生序其徵詩謂世士長篇雜言諛頌顯貴人乃不肯為生贈詩耶自是生徵詩必持序往不得則執序中指斥者謾罵人畏之即鹵莽倩為以應生以質其相識或不佳不復自畀火醉罵過市痛飲酒造門褫衣大呼役夫若名士若諛貴者流烏知乃公裂詩投泥淖中憤憤握拳罵不絕其人出謝更為以進乃已生入秦登華山入越觀潮錢塘入吳徵詩於朱檢討彝尊蔡徵士方炳生得詩不復質人佳否以皆耆舊也生入粲始徵詩至今幾千餘首出入必持遇飲必醉醉即出諸懷袖誇其座人而尤自負者則以得新城大司寇王公士正贈詩生故未識新城丐劉翰林青藜為請者或曰得新城一詩足矣槧槧者奚為而生持序且持新城詩徵詩如故生貧傭經人家數嗜飲徵詩不至學舍延生者費贖日以減月俸生大怒曰牧豬奴留汝升

斗自活卽去寒餓不恤嗜飲徵詩如故
王苹曰生越人也越自故相朱賡於明神宗時引戚里
爲朝官掾今百餘年越之材畯爭出其間而生顧爲諸
生異矣生落拓有心計無夕不醉而慕陶潛雖然陶之
於酒遠矣生則奚取焉

明安平知縣孔公傳 乙未

公名聞俊字秀若姓孔氏兗州之曲阜人先聖六十二
世孫也性敏給剛果事親孝好讀書負經濟大畧善書
入草聖善射能左右手當明之季吏治刓敝民生壓耗
慨然自奮有東漢名士澄淸之志甫冠補諸生會明懷

宗幸學優錄四氏子孫公得授直隸寄雲教諭署寶坻
有聲擢知安平縣安平城甲土惡頹且盡公至令民過
宜抶者輸石輸甓自贖不數月城成明末兵興三輔震
驚薄安平三日夜公纂嚴城守指畫方畧提兜鍪屬櫜
鞬獨當城北門彎弓左右射射所向辟易董澤之蒲盡
矣忽蜚矢集公面毒發公射止令貌類公者於烽火中
服公衣甲彎弓左右如舍矢狀而自裹創部署如故城
賴以完公受創深鏃次骨力拔之欲絕鏃出始甦事聞
懷宗遣醫視疾疾愈將以公備兵天津未上疾發遂卒
年四十有四詔贈公尚寶司卿廕一子爲河南汝寧府
通判立廟安平祀之公長身修髯聲如洪鐘儀觀甚偉
遇事斧劈理解安平戒嚴毋出民有訟者卽道旁聽之
以數語決曲直獄無寃云
王苹曰公曾孫衍楠於苹爲同年生嘗語苹公少退食
自塾必射射已入塾師詰其遲不言師怒欲扑公始告
師令射十發十中師奇之洎守安平卒以射聞記曰射
之爲言繹也止也故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公之勤事
全城其以身爲臣鵠繹而止之者乎

周烈婦傳 癸巳

成山周烈婦蔡氏年十七適周世瑛爲婦成山瀕海地

不受人人多遠賈世瑛牽車牛賈京師未幾病歸烈婦
侍湯藥食寢無怠久之子女相繼殀世瑛病益篤會其
父諸生熠召之烈婦晨來暮去語父曰婿之疾革矣兒
兹去與父訣康熙戊子九日世瑛病且死目視烈婦臥
內若有不舍然者烈婦已膏沐飭衣以待世瑛目始瞑
烈婦哭拜舅姑乞此身殉地下婦哭舅姑皆哭入夕遂
雉經於世瑛柩左烈婦是時年二十三其適世瑛七年
矣
王苹曰余來成山抵近郊固有唐烈婦劉貞女碣焉烈
婦家土相望何地多貞烈如是烈婦從父爍謂烈婦幼

而懇天性質實人也於虖婦非顛烏能烈哉

每愛震川集王烈婦傳字無泛下妥意規仿振衿肘見可笑不自量矣癸巳五月十二日自記

孔節婦傳 乙未

孔節婦胡氏曲阜胡惟中之第三女也年二十適先聖六十六世孫諸生興裕性端淑孝事舅姑謹事夫子門內外皆賢節婦久之興裕病噎不食節婦泣亦不食興裕疾革節婦益堅不食蓋欲不食以殉而子毓洵生興裕間語節婦吾有父有母今復有子皆以累若若死吾真死矣興裕歿節婦哭踊不食一夕重違興裕言乃食

奉舅姑撫弱息盡鬻其尺寸田宅塟興裕其撫毓洵節婦營爨無粟衣無絮采茶以飽采薪以爨間以女紅得錢晴木棉乘月紡織供舅姑甘旨餘哺幼子自毓洵提抱以逮成人如一日舅姑卽世營塟事節婦尚竭力盡哀盡禮形家者每言興裕塟非所至是節婦拮据卒瘠遷其藏於舅姑之兆毓洵年漸長知讀書節婦督責甚嚴顧家貧無從受書節婦因長跽與裕伯兄與教其子伏地哭伯兄毓洵皆哭毓洵始入世父塾忍飢泣血奉教惟謹苦志誦習倍塾中學子不數年補諸生有聲閟里間康熙甲申

詔舉節孝旌表如例里中以節婦苦節合令甲將上請節婦慨然自謂未亾人不死非幸也兩月之子以有今日幸也烏頭雙闕

國典自在吾知爲未亾人而已敢濫與乎事遂寢丁亥節婦忽左手足不仁臥疾六年過問者語毓洵若母三十餘年苦餓苦寒以成其苦節今老矣復苦病奈何節婦毓洵更相對泣下壬辰節婦卒年六十有八

王苹曰余癸巳秋遇節婦之子毓洵汶泗間衰絰泣述母苦節屬立家傳且謂母節苦其迹不足以盡於虖節婦其德在易恒之六五其節在易節之上六矣然余聞

毓洵遠祖某某神明之胄桓圭袞冕固上公也一傳再傳至毓洵無以自存遂恃節婦采野蕨以育之若是毓洵念母節能文章將以功名自見夫恒之婦人吉節之悔亾固於節婦知毓洵矣

徵濟南雙忠祠詩文啓 丙戌

海抱岱迴秀澤盡金輿之野齊頭魯尾淸瑤流玉乳之膏左右楸梧大有藥公之社俯仰魚鳥偏多石相之祠然而秋饗春筵非關風烈崇臺緯楔無足低徊若夫祀修今日事屬前塵出俎豆於苔蘚蝸涎之餘人心未泯隆棟宇於木瑟水明之際臣節爲昭卽非揚扢已欽嶽

時而淵渟得藉裔章用備迎神而和會維茲雙忠祠者
祀前明崇禎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長洲用晹宋公及
歷城縣知縣蒲州長卿韓公者也兩公運丁末造忠矢
同心一則偉望碩儒鍾南戒江山之秀一則清標循吏
稟西極河岳之靈視孤城以為存亡吸噓神鬼捐此身
以闉捍禦號召風雷横槊愴呼痛疆圉之多故登陴悲
咤冒矢石以如飴洎乎奮起
天戈巖城瓦裂竭茲臣力孱旅土崩茂苑之血碧成樓
寒蕪剪紙蒲坂之燐青兩道怪雨啼烏斯固貫金石以
不磨亙天壤而莫極矣抑有感焉尤其難者蓋

大兵築圍齊州正宋公埋輪滄水守土之責不逮皂囊
分藩之憂無膚鐵面郎使遂巡驄馬誰得議其翱翔縱
或委蛇繡衣無從訾其觀望而公突圍而入擐甲星馳
攖城以徇枕戈而泣告哀臨於都亭水剩山殘誓衆盟
於池館地老天荒七百萊兵即是楚西子弟半千士卒
何殊海島軍人告急七疏崩讀既蜩螗羹沸總監一旅
東向復秦越瘠肥公于是灑熱血以告親藩張空拳以
衛重地埋河捧土請朱邸之金錢奮骨撫膺激孤軍之
忠義蟣蝨生於介冑望絕援師鋒鏑集於兜鍪人餘固
志食盡而烏飛不下鼓儳而泉咽無聲乘墉則百萬熊

羆憑陵天上揚盾則經旬老弱麼耗行間一夕不支危
城遂破而公袍提馬躍仍存短兵狹巷之心鬚磔目張
未摧徒手先登之氣驅市人使戰督家僮以從西南一
角依稀委蛻之區鏃印兩存髣髴騎箕之處椒漿有酹
馬革無歸身殞名垂共仙郎而驂列宿城殉節著入
昭代以炳中天
國史特書發幽潛於不朽崇階進
錫肯堂構以皆賢入座孤卿超軼遠巡之子弟文章政
事纘承忠孝之門風碩實顯融隆名光大公與韓公毅
魄嶒嶸靈風浩蕩行與日月照臨天地終始已而乃既

皆哲嗣咸有文孫宋公之孫持節而臨畀壘爵是忝藩
韓公之孫露冕而守桐鄉官為典郡兩家才智共說通
門隔代忠貞奉揚舊德言尋聽訟猶看一樹寒棠遠顧
空營惟得數行衰柳溯湖波而臨高蓋短墻喬木惟先
公俎豆其間新廟貌而勒桓碑擊磬雅吹在羣賢詞詠
其事某等氓編紫海籍隸青方景孝綽之高會綱維宇
宙觀本初之嗣續氣象山河懷尺璧於蓮子湖邊爭趨
是役賦大招於青蘿館後欲矢其音伏願金閨鉅公石
渠大手或朋或宋摹芳而發菊紉蘭以雅以南比潔而
凌霜凝雪則詞於斯在奏東坡之龍騎雲白於韓江神

無不之聽昌黎之鶴飛蕉黃於柳廟矣

家慈八十乞言啟 乙未

濟南王苹拜手頓首謹啟 苹 嫡母

誥封恭人生母孺人皆以明年丙申壽八十恭人以正月廿二日孺人以九月十八日為設帨之辰恭人姓朱氏上虞名家子幼侍外大父流寓淮南儷我先公時先公督大河衛漕運大母劉太恭人在堂恭人起居敬事湔裙廁牏無不躬親先公宦歷南北雅好交游座客常滿恭人理家秉識大體克勤儉庀酒漿雜佩無或後時取辦十指不以責群婢縫人僕夫康熙丁未先公詿吏

議流滯江寧六年每先公對薄恭人輒屏營終日壬子先公事白東歸遭家多故里居六年即世恭人上奉大母滫瀡下給一家食指薄田老屋僅足自存內憂外禦心力交瘁生長南中質弱性敏通女誡論語工女紅精綸事至是屏去不復近躬紡績衣鶉結甘麤糲課農事一年强半村居幾於手胼足胝而教苹獨嚴先公舉子最晚大母復憐愛苹恭人不少姑息七歲入小學不容一刻嬉於家否則予大杖苹年二十先公見背恭人不令涉家事謂吾為若治薄田若為良田使吾食報乎若其立人品慎交游矜名節記云寡者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為友若宜思之苹是以不敢頹墮竭其疲駑鏃礪學行而所遭坎壈先公即世六年始補諸生又八年始以高等分學官廩米又五年始以年資充貢入太學是年恭人六十歡然語苹若從此倖得為學博矣若父宦海風波不願若復蹈之又六年始舉京兆又四年始成進士皆恭人之教也生母孺人姓顧氏節孝儉勤亦如恭人而鎮靜有卓識遇事斧劈理解恭人倚之如左右手苹恃賴慈蔭年踰五十不知家人生產不敢專行一事猥以攻詩為前輩許與因得浮稱遠近每勝流造門恭人帷而聽客輒為開顏乙酉公車恭人方病起執苹手

曰若幸以知讀書獲與當世仁賢遊處吾兩老人明年七十得有道能文章者為引年之辭若歸誦於吾側不愈於長筵旨酒乎苹拜而識之不敢忘今又十年矣自維不肖荏苒歲年無一末之甘以佐饔飧無一事之成以副教論舉年而瓶罄罍耻佳日而行嘆坐愁悠忽落莫衰遲連蹇於日斜歲暮之時僅而得第泪秦新詔即事改官欲慰恭人期待而小草一出海天千里輕捐版輿頓違初志以急養往以乞養歸食我舊貧奉親大耋秪以益賤子之蹶跣奚以博老人之燕喜然而緬維公車受命之辰則乞仁賢有道文章鉅公為引年之

辭以登堂介福固恭人志也謹覲縷如右上請鴻製伏惟俯鑒鄙誠錫以篇章張諸水明木瑟之區彌切岱東斗北之望則卓衛大雅如列長筵誦茲清芬如飮吉酒矣濟南王苹拜手頓首謹啟

微曲阜孔文學聘室李貞女詩文啟 己亥

齊臨虎女坤柔乃順於長河魯分奎婁節苦自甘於闕里著璠璵珩璜之訓適詩書禮樂之門則夫納來而問名無異出身而事主三星在戶百兩未將變值焚芝驚聞折玉凛未亡之操堅不字之貞雪虐霜嚴行芳如是天荒地老志潔無窮海若同淸會何庸於揚扢岱宗共

永貴有藉于篇章維茲曲阜故文學孔君肇中聘室孝節李貞女者德州刑部右侍郎李公紫瀾之季女翰林五經博士孔公宏輿之子婦也四德含章五緯連曜溫恭得性愛敬自天芙筆懼失意於諸兄翦髮畏傷心於王母歲朝則春椒製頌九日則秋蘜工銘洛誦孝經熟聞女誡言告師氏蔚爲禮宗夜月機絲和雞聲之咿喔寒衣刀尺對鐙火之青熒手雲漢以分天章躬鹽梅以湘蘋藻曰德曰容令儀令範斯則得歸妹之幾望比鵲巢之宜家者矣侍郎才擬八座當官早以何宜雙牙西粵貞女輕軒婉娩官閣雍容從父而水復山重納吉而

芻紅榕碧語族望爲神明之胄計里居爲洙泗之閒孔李自其淵源珠玉相爲輝映而乃朱絲未挹黃鵠頻悲貞女矢殉一身絕粒七日生我鞠我閔予嗟予截髮毀容易服懷刃鍵雙扉以獨處歷八年而不渝媒妁無得以陳詞婢媼未見其露齒斯則其伯之婦誓詠栢舟黙婁之妻知正布被所未聞者矣既而於火識玉於寒識松詣平原而脂𨍏以迎望花源而相攸往送貞女始謂入聖域賢關之地差不得罪於聖賢經禮耕義種之區幸不自愆於禮義事人之君姑君舅而焉得而忽諸對我之父兮母兮庶幾其無忝矣於是自筮安節宛在初

心聽金絲於壁閒泣鶴鴻於琴上授巾沃盥斷織停機定省謹事尊嫜教誨恩勤嗣子母儀斯稱婦德攸昭諸族承和中闈以睦衣斷流雲之錦敍除却月之梁起居必恭滫瀡以滑博二老之歡顏依厥姑以爲命察色知疾嘗藥驚心彌留而益竿籲天卽世而銜哀中禮婦也而子母也而師血淚竭於氊鄰程督踰於砥礪以女子而存宇宙之元氣以孤操而爲閨閣之大儒斯則子政所圖但有不逮蔚宗所列方之蔑如者矣盍以孝治獨隆於

聖朝陰教懋著於

盛世普天漢廣率土江沱貞女遺會昌期匯明志尚
國家培養之厚益以有徵承平風化之隆于是焉在某
等地偏桑海籍隸青方近聖人之居悉貞女之行謹臚
事畧用佐表章伏冀玉殿碩儒石渠上客特書垂以彤
管清製積以縹囊發揚幽光歸美
昭代百吟百讀以雅以南溯彼清芬冏俎豆乎言游子
夏景其指趣自步武乎永叔習之謹啟

修建都城正東坊薛家灣關公廟碑代乙酉

廟距正陽門東不二里創自錦衣袁通進士曹救作記
時蓋有明成化丙申迄今二百餘年條葺條廢殿瓦漏

穿旁風上雨無以揭虔妥靈康熙丙戌大興郝君芳詰
父顧修造門高其制殿悉改爲殿之左右配宇更舊觀
新像設朱丹爛然上視錦衣初建蓋有過之矣君周覽
新廟後有隙地復圖創始搆傑閣三楹丹房六楹左右
寮各一楹是皆君所式廓者廟成之後都人士春秋報
賽肅將祀事和會廟下歌詠太平頌祝
天子二三廟祝亦得庇其院宇以習其神仙之說夫孰
非君之吉祥善事耶君之子之英從余游以君修廟之
勤語余余喜君之樂於爲善遂爲之記而系以詩俾饗
祀歌之以侑壯繆於在上也其辭曰

巍百雉兮崇墉帶河流兮城東環衛太微兮惟神所宮
翼翼新兮廟貌靈旗颭兮四照神之來兮爛燎溢藻潔
兮豆登玉京通兮上升神之歆兮式馮騎箕尾兮寒芒
壯山河兮
帝鄉福此下民兮其道大光

故叔父將仕公墓表癸酉

叔父將仕公諱世盛字永衡以康熙十七年戊午七月
初六日卒於濟南越五日藁塟於城西五里溝劉戶部
先塋之東北數十步距今十六年矣冢土崩圮復無封
識馬鬣夏畦之墓偪處其旁自今不圖所以永之者後

將至於湮乃先府君墓碑未樹未敢遽謀勒石而小子
方學爲古文謹託於柳子厚爲故叔父誌墓之義排纘
遺事以俟異時揭於其墓之原王氏之先世爲仁和著
姓後以明初湯東甌和蔡氏防海始爲臨山衛人繼又
徙家於杭公少孤貧與先君竭力奉大母晨昏脩瀡無
缺蓋公尚有兩兄皆遠賈於外艱難險阻獨與先君俱
先君就祿江淮卽迎先大母及公以來公復隨先君如
京師試於吏部得官爲山西興縣縣尉在縣數年娶叔
母何孺人於藍又數年而罷思母兄皆在南方乃携家
依先大母先君於江寧居三年而先君被誣落職公復

攜家去壽春先君以詿誤留江寧五年將奉先大母返浙而大母以濟南爲其桑梓之地欲東歸先君遂奉以來而吾伯父久家其間伯父爲公仲兄卽所謂遠賈於外者此其一也未二年公復攜家至濟南依先大母先君伯父以居嗚呼公三十年來馳驅南北以依母兄及是而母子兄弟獲聚家庭視少時之伶俜孤露中年之天各一隅眞有閒矣故宜飲食衎衎笑言啞啞以享生人天倫之樂而孰知家事不齊所不忍言者卽始此邪公卒之歲在戊午先君於是歲二月卽世公時在京師得惡疾聞先君大故疾馳歸歸未四月而卒卒之日以

先大母在堂遺命以素衣冠斂噫可哀也已昔柳子厚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乃集焉其所以誌其故叔父者以此千載之下小子實與子厚同此罔極之痛矣公脩潔自好工書法褚河南所居焚香埽地從容臨池陶陶終日自恨幼經喪亂未嘗讀書每誡小子力學爲人謹愿孝於親恭於兄篤摯於朋友坦中樸貌溫溫乎君子也而生則浮湛於卑官歿則未躋乎中壽嗣續無人故鄉邱壟松楸淺土以羈魂魄於二千里之外春秋霜露卽欲得未亡人歛泣相弔亦不可得噫可哀也已公生於前明天啟五年乙丑十月初六日距其卒時得年五十有四曾祖處士公諱勲祖文林公諱仕考處士公諱應第贈明威將軍母祁氏贈恭人生母劉氏封恭人娶何氏無子養子一人公歿未幾有奪何孺人志者遣之并其養子以去葢公歿而小子以分卑於公喪葬不得專行一事今爲公表墓特書及此而其故不可得而書也痛乎有餘慟焉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十月辛未朔十有五日乙酉從子萃表（一本首無諱某以下六字其後云諱某字某生於前明某年某月日於處士公諱勲孺人尤氏之室爲曾孫文林郎考授知縣諱仕孺人許氏之室爲孫皇贈明威將軍江南上元後衛掌印守備諱應第追贈恭人祁氏封太恭人劉氏之室爲第四子）

曲阜文學孔君墓碣　己亥

君姓孔氏諱貞復字敦季兗州之曲阜人先聖六十三世孫祖諱某父諱聞謨中前明天啟壬戌文震孟榜進士由行人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會閹人魏忠賢亂政阨於其黨出爲河西憲副以經術治行聞生三子君其季也少補諸生倜儻負遠畧氣節自許不肯脂韋婾阿從俗頫卬一時介特經奇之士多與之遊曹縣王文學樂天宗人兗公茂才尤投契同邑顏吏部光敏君識之於少日曰是國器也以女字之君夙好言論踔厲風發不飾邊幅順治末邑有大獄遂爲怨家所中牽連及君

君脫身走吳楚次漢上疾篤不食已數日得癸卯山東試錄展卷見吏部名笑曰吾卽不免于難吾妻孥有託矣爲加餐焉八之獄解乃歸抵濟寧以康熙年月日卒於逆旅距其生前明崇禎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一吏部成丁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感君言存恤君家者備至君配孺人朱氏君歿苦節四十餘年年八十有二卒副室張氏子三人尚璉朱孺人出尚瑗尚琛張出女一人孫七人君旣葬四十餘年戊戌余於歲暮薄遊汶泗尚璉述君事行丐余爲文以銘君墓余惟人生孤行一意獨成其是未嘗有鄙夸流俗之意而世輒與之齟齬而齮

齕之是豈其人之好卽於艱難險阻不思所趨避要亦其天性適然或有數存於其間也不然若君之激昂磊落明足知人而動與禍會如此則夫世之梔貌蠟言毋旋磬折以竊附于素履之無咎者君不幾智出其下耶尚璉於君遘禍其述之也隱而不詳故其事不可得而書也其斯以揭於公之墓而已銘曰

有鬱者陵有封如堂是爲闕里狂獧之士於此焉藏枕洙泗之洋洋蔭松檜之蒼蒼旣安旣固以永依乎素王

家婦趙氏孺人墓誌銘辛卯

家婦孺人姓趙氏其先順天大興人曾祖皇贈文林郎湖廣應山縣知縣諱士通徙家於濟南歷城故今爲歷城人祖諱吉徵順天甲午舉人湖廣應山縣知縣父諱于蘭歷城縣歲貢生例選儒學教諭母氏耿新城名閥孺人內外家皆艮族幼卽嶷然自異知讓知戒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年十五母耿卽世父學博君客京師侍大母入京就養踰二年癸未余在公車學博君許以孺人字余長子洄又七年己丑還濟南適洄爲余家婦德充於容行踐於言恭柔專勤余嫡母恭人母孺人咸以爲賢孺人早喪母學博君絕憐愛之凡食飲起居服飾器玩惟恐或違其意以慰藉孤女洎

歸余家承事操作晨昏饋祀皆應儀矩余家舊貧比登第益困吾母以節儉措拄日食麤糲孺人甘之婉孌祖姑之側若忘其爲女時之順適也其暇則手書卷尋硯削余母孺人止之謂新婦羸質勿事此孺人遂不復讀書并力女紅巧慧特異凡事絲纊文繡不類世所爲者康熙四十有九年十月初八日己巳旣乳得腹疾巫醫不能已彌留之頃話言哀懇潔服飾容而終距其來歸囬未二載距其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廿一日得年始二十有四女一人孺人囑呼曰小姑託於乳媼於虖可悲也已洄以十一月十一日辛丑奉母恭人命俾塟於

赤霞山下吾亾妻張之墓左在先府君兆域東南十餘步以婦祔姑禮也余家上世幽堂皆不先女母恭人故俾葬于是當孺人之歿也余客江淮學博君客京師學博之歸去孺人之歿十日余歸則去孺人之葬一月哭未臨帷窆未臨穴惟與吾母相對飲泣悼淑惠之無祿嘆門祚之衰薄而孺人煢煢孤女爲婦未幾遽罹摧折母兮鞠我黃泉可及父兮生我間關不至藐茲弱息甸襁褓寄諸婦人之手哀哉故爲作銘稱孺人從家規也爾學博君丹書元磚命洞瘞諸墓所銘曰誰德之不如而不永年惟冢婦之賢我銘其阡

雪塢禪師墖銘 壬辰

辛卯之冬余以急母養改官海上入境蕭寥瞠㕓潮汐田首生平嗒然如夢壬辰七月有自京師來者言雪塢禪師順世於崇效退院出其嗣法弟子行約等請銘書辭具狀恭奉師遺言也按狀師諱德曠號雪塢大興劉氏子父瑞校母賀夢偉丈夫于髮素服至其庭曰我爲法聞來耳次日師生父卽以法聞名師年十二依崇效鼎寶師脫白受具於憫忠仰月律師受賢者傳衣於某某法師師博綜教海鉤貫外典登座開演吐音琅琅如倒甁瀉水講法華於北城淨業寺講楞嚴於西山遺光寺講金剛於昌平白浮寺講涅盤於房山福田寺一時法席無出其右丁卯病中自念生死須是自已了當一旦眼光落地三藏五車亦復何益于是謝席詣盤山參拙菴朴禪師依座下五載脇不至席大事旣徹朴每勘衆下語卽契辛巳九月朔日遂承付授傳曹洞宗三十一世師以老病侵尋己丑葺崇效西院於禪師塔院庚寅自製發願文泐石願以崇效祖庭改爲常住延同門普慧玉公領衆退居西院者二年辛卯嘉平二日示疾手書訣別云耳順年逾又五平生眼空佛祖者回掉轉船頭不打舊日笛鼓咄釣得華鯨意便休收竿不向蘆

花舞擲筆微笑而逝師生於順治四年丁亥六月初二日順世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二月初二日世壽六十有五僧夏二十得法弟子行約某某塔在寺左如干步葢其弟子之狀師者如此師長身修髯神淸於鶴語言文字都無凡諦所居蘭若建自唐天寶間樹聚千株寂寞人外花時朝士勝流多訪師賦詩二十餘年竟成崇效故事如澤州陳公說巖新城王公阮亭德州田公蒙齋更於師有支許之契休沐往還篇章贈答各載其所著集中十笏之區有榜曰無塵別境爲前明楊忠烈漣書入其室者茗椀鑪熏軍持漉囊無不以爲有六朝諸

道人風味也余從田公遊得讀師吟卷甲申中秋始訪
師寺居秋草滿庭槐花開落不遇而返嗣是每入國門
必過寺茶話間舉德州舊事相太息辛卯訪師退院老
矣力疾請余為其本師銘塔後余收官東歸殷勤言別
亦謂刹那彈指印可合并何圖一歲之中風流頓盡方
銘拙公旋銘師藏縱竺乾之學斷絕情識而零落生存
誰能遣此哉師道風遐暢四衆皈嚮其中豈無可以銘
師者而顧於坐脫之頃不鄙蹉跎淪落之大鄭重諈諉
則師之暱余何如也謹据狀特書而復益以得之見聞
者以銘師塔銘曰

住唐寺參盤谷五十年尊雙足石門禪六朝僧秖這是
續一鐙由教入桶底脫吸西江酥遏酪惟常住存祖庭
發願文泐山銘磵水流野芳發無礙香無縫塔歸然者
棗花間我銘斯對海天

蓼村集卷四

歷城 王苹 秋史

上德州公書 丙寅

帝里鶯花憑陵春事玉河煙柳醞藉詩痕挹爽氣于看
山朝來拄笏對良宵而得句竹下燒鐙趨朝視事之餘
詞場嬗壘自公退食之暇文讌張筵庭鮮雜賓門多名
士絅緣竹於臨風身逢馬帳憶俊廚於傾蓋心繞龍門
弟子苹昔以沉淪謬膺振拔間推獻於賈島能容一瓣
之香儗雲龍於孟郊謹拜三長之誨鞭絲帽影年年霑
馬頰之花書笈衣塵歲歲過竹竿之巷山薑屋裡曾許

追隨尊水園中儘堪延佇無何楚江擁傳歌驪明瑟之
亭至使秋日緘書極目瀟湘之雁豈期
帝命返才子於外臣且值公歸省慈闈於里第因宜褁
糧客路來看壇杏之紅拜手師門再叩草元之白況夫
飄零黃卷等陸氏之荒莊冷落青山愧歐門之高足張
文昌有亂心之具那堪一飽無時孫明復鮮養母之資
更是數椽不蔽思告哀於函丈行待拯於鉅公而乃匏
繫備經滿逝秋寒以至傳先生之教重為小阮闕懷鑒
弟子之枕惟賴二蘇入郡負牆莫及辟町無從北望春
風何能以已用是稽彼赫蹏上陳絳帳侯巴雖遠如親

音昔於追隨王粲無依不與周旋於仗復開緘絕倒狂奴之故態依然循詠周環小子之窮途乃衙吏垂誇曲賜提携念馬上傳詩之日憐袖中懷句之時分餘論之榮足援濩落賚一朝之饗即免飢寒則誦讀詩書當謹循乎至教傚法仁義庶不負乎宮墻潑墨贈馳含毫延佇

上王新城書 丙寅

恭惟閣下才重南金望崇北斗文章司命十五國之庾新鮑逐爭奉典型風雅于城三百年之李適遊徵獨持壇坫金閨造賦傳六宮才子之名玉案裁詩受一人

國士之目茲膺保傅行掌絲綸惜以素冠紆其好爵錫秋湖上行吟陟岵之章長白山前時抱悲雲之感元亭寂寞總帳淒清萃歷下寒儒泉頭賤子消磨白日年年癸岐路之詩激昂青雲歲歲擬高軒之過昔遇遭洋於雷首久識宗風近師德水於鬲津從知公法不圖後進瓣香私奉南豐謹溯先河一綫遂承北面者值機驅之渠今爲上小言何期善誘之鉅公頓加獎許謂孺子之可教足備參苓念大道之無私不遺瓦礫用敢仰承噓植思荷栽成伏願壯其志不究其愚激之前助抑之後示漢唐之正軌啟我蓬心錫燕許之鴻篇果茲枵腹則身非子厚將浣露以讀昌黎才愧東坡且披雲而贈承叔所祈垂鑒曷勝皈依

香泉詩序 丁丑

陳君子文今日望郎昔年名士標六朝之裙屐獨秀江東添幾卷之篇章盛傳京洛卜隣識面邂逅於丁卯橋邊謫扇酒旗得牧之於杜韋曲畔冷冷詩思鳳髓鸞膠歷歷墨痕龍跳虎卧固已百僚誦其佳句蔡公飲以香名矣及夫牽絲大邑握笇民曹自號香泉詩續閒居姚合知聲畫省人如蔣柳韋維煙接雲垂據案作擘窠之字鏤金錯采放朝為擊蠡之吟轅轢十才睥睨二妙

清辭麗句用心苦學陰何前輩餘波方駕宜攀屈宋于茲春日投我瑶華硬語雷硠柳暗驀容之壁雅詞雲委花明太乙之巖既手板以看山復肩輿而過寺苔青蘚紫開元漫剔殘碑鴉黑霞紅滹沱閒尋野渡筑音何在易水猶寒村路勸農垂西隣之木蜜河橋送客剩南浦之春駒舉入留連都歸才思觸余往事惓彼勝流十子都官盡磊落嶔嶔之彥一時豪舉皆飛揚跋扈之才抗論則目短嘉隆品題則力追開寶而乃晨風暮雨大有升沉花事酒盃頓成今昔披蘭成之一卷徒有激昂序太冲之三都用先揚搉勉旃正宇鼎矣後山燕市如新

詞場未冷堂堂磨壘重排翡翠之編落落張軍再纘珊瑚之集

梅芬遺螺龕詞序 辛未

若夫潛烜令停芳原飄寒食之煙莽蕩長河舊水渡花朝之雨二十四番風信番番促迫冊情一百五日春期日日勾留幽討况夫鵑山院裏草綠絹芊聽水橋邊花紅匼匝靖湖何處徒摇燕麥於東風名士焉如誰酹椒漿於荒七橋聲橋影生惜去國之懷石氣柳絲徧佐言愁之具而乃空齋閉置感興無窮破硯經營推敲不少題滿兎園冊後無非硬語虀鹽吟成車廄風前總是荒傖吐屬但知跌宕人譏白俗元輕郤避癡肥自分孟寒賈瘦何能鬱鬱長判促於四韻七言之間對此茫茫將放浪於減字偷聲之下無如性匪風流舌原木強空欣幕府蠟屐春蠶竊愧屯田曉風殘月此倚聲一技矢擅場於他生而協律無能甘退舍於今日也有宛陵之才子貽黃絹之新詞但理生香愉麋凝韻屬予[illegible]髮用綴青箱苟謝不文曷云采好姑藉前賢之題品聊爲賤子之鋪揚語風格則白石梅溪矜才調則眉山野卒來芳草不減離騷詠得艷詞有加山谷迦陵往矣孤香存此淵源竹垞巋然家數從斯究竟烏絲寫出爭傳柳七

之風華紈扇書來群誦漫郎之婉麗貯以琉璃之匣堪續花間陳諸翡翠之床用儷蘭畹莫同顧曲獨江上之青衫是在賞音識枝頭之紅杏君其諦聽僕更狂言客并齊州生同吳會幼即懷鄉壯而苦旅身非庾信無端河北流離人豈陸雲廼爾江南契闊江山錦繡君匪棄之如遺花草綺羅僕實思之未見不如歸去何事羈棲半塘煙月久待詞人三竺雲山每縈客夢庶幾柳浪鶯流之日君其度彼新聲則於酒旗歌扇之旁僕亦悔其少作奉蘇辛之俎豆臣尚如人望姜史之門庭卿須憐我何事風沙滿目吟易安於玉帶河邊自勝荊棘鉤衣話稼軒於鐵牛山上紛語共勉勿昧斯言

薛再生詩序 癸酉

順治初西泠張秦亭詩老以北地信陽之學訓後輩一時才畯皆出其門學成游於四方人見其行卷皆知其爲秦亭之學錢唐薛子再生爲其館甥奉秦亭之教既久而其爲詩則規撫王孟授其教而不宗其學蓋亦善用師說者已然苦家貧數因人遠遊甌粵閩海沔漢吳會燕齊之區間一再至至則與其仁賢游處必有詩如干篇今年客濟南編成一卷屬余序夫今世之爲詩者好自行胸臆不顧古人之尺度但得四聲不舛即自命

為詩人而其賢者則奉一先生之言仞其師說深濬高壘與人樹敵實則一知半解亦無當於古人二者交譏再生為秦亭弟子而其嚮往顧在右丞襄陽之間秦亭初不以為異已也讀其哭秦亭之詩可以知再生意念深矣况其詩之眞曠坦迤固非今人可能者乎而余將何以序之姑舉所聞於吾師德州田公曰為詩如作史必兼才學識三者而後工公深於詩且望重不異北地信陽再生之詩於公之言有隱與合者再生試繹其言其與秦亭當時論詩宗旨其亦有合乎德州公稱詩以杜韓蘇黃陸為宗而佐以中唐元白諸家余學詩於公

者十年竭其才力不能無忝於其教至神明變化之說益不敢出再生奉秦亭之教而不從其北地信陽之學而嚮往王孟斯其才力固有什伯於余者矣而余序再生之詩必本師承之言者亦以驗前脩論議符合與否而非敢仞其師說與人樹敵也

李董集鈔序　丙申。此首原本無今補附於此

樂安李象先遺文二百四十七篇手鈔其十四篇與董樵遺詩二十四篇排成一卷曰李董集鈔象先之文昔論多於各體識解畧類蘇氏少時聞其文學河東今集中無有近于厚者何也其得名始於櫟園賴古堂選載其文十許篇出五十餘年矣樵詩淸雖絕塵家數則小顧為新城所賞感舊集載其詩江東云江東行殿已荆榛碧瓦苔深有暮燐南渡從官矜上第西淸封事主分鄰春風嗚咽嗚珂地寒雨悲凉散蠟辰慚媿子皮終磊落功成甘作布衣人同安江上云三月同安道桃花夾岸明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歸雁書難寄浮鷗意自平可知寒食近布穀已催耕二詩風味迥與樵異或新城為之與樵詩不逮象先之文而知樵者衆知象先者希豈櫟園已遠新城即世未久尚以鉅公之識賞流傳也新城著書纍纍於樵指陳疊出於象先祗載其知前

生事一語昔諸城劉子羽語予生平未一見漁洋山人予謂新城有懷君詩子羽泣下後在京師酒間偶誦其千里名山客子魂句新城曰此吾老友夫新城之於名士如此而象先乃不能得其一顧或曰象先固有由然也康熙丙申中秋七月

書張鹿牀先生濟南詩畧後　癸亥

鹿牀先生柴桑投組遂初服於煙蘿詩卷出游收巨觀於川陸青山成骼白雪矜傳乃者布帆無恙乘江上之長風匹練遙看吟湖干之短鞋百花洲上仲蔚叢蒿四照樓旁季鷹斫鱠則有李郎貧士王子青生載酒問奇

投詩派好風酸竹夢花嶼尋幽泥滑城陰板橋買醉于
是沉淪共惜離別殊難悵鶴返於雲間江雲江樹任煙
青予歷下山蒜山朝厥明復端摹蒙載過雪花飛絮凍
合山容泉氣粘天光浮眉暈春卮正熱情話偏長用歌
餞歲之章含情風雅弁檢迎年之什結想巖廊對佳句
而茫茫羨遙情之落落實獲我心匪阿所好
是年余始學爲儷體故不能諧暢乃竟蒙德州公見
賞至今逢人猶擊節泉氣粘天數語爲聰明絕世故
存之以志余遭遇知己之所自也癸酉仲冬望日記

壽李隣有序 壬申

白雪樓空誰爲才子黃桑院冷更乏文人傷香祀竈之
辰釀熟辭年之會紙窗破屋雲凍如緗枯柳寒泉風饕
似弩溪流演漾詠究在之素心竹徑檀圖緗斐然之同
學此日吾賢厥惟隣有請其姓氏則聸紫關前述彼紛
榆則射書城畔煙籠蕭戟岩嶤開府之門火散沙堤赫
奕公卿之後而乃性脈輕肥心耽圖籍處秤尾齊頭之
地庭鮮雜賓在水明木瑟之區時多好事藥欄曲折春
來種滿白楊井路紆回秋刹徧栽黃鞠淼魚盆樹具足
風流鑪影茶煙都饒妍雅柿葉書殘十層帷鐙剔盡三
更褚柳歐虞託深心于豪素王唐瞿薛用簡練以揣摩

紙貴人間墨香座外況復聰明冰雪意氣雲霄識貧士
於蘆中結詞人於江上巖城銷夏酒醆青衫湖岸聽秋
詩題紅樹高會亂峯之裡盛筵獨樹之旁清歌長嘯響
絕壑之寒音射覆藏鈎於經霜之鉞幹觥籌絡繹拇陣
縱橫不獨風月關懷殆爲湖山吐氣矣比者宛陵已去
任城添換酒之人剡溪猶存歷下剩衝寒之棹偶於暇
日過從閒話我曹近事謂茲嘉平之月值君攬揆之期
隻雞近局續幽討於徵君斗酒爲歡竊祝辭於賤子聊
謀今醉爰述昔游更有狂言君其諦聽德非石戶志在
金閨事正可爲君年方盛雞聞午夜休令豎子成名繻

棄關門乃是吾徒作達縱潛見之有時卽寂寥其無負
著書歲月閉戶偏多落紙雲煙揮毫可得高據名山之
座長揖于鱗微吟舊水之濱抗行爵直如斯鄙願迺爾
相期似祝絳人之甲子走也爲進一觴莫同莊叟之佸
秋君兮酌茲三爵

田括蒼戶部壽序 乙亥

地過脊亢渾河流莽蕩之音車到桑乾疊嶂落青冥之
色瓦橋關下百王壘剩寒雲毛萇祠旁一帶城荒衰草
花前雁後正當梅鬚柳眼之天趙北燕南更爲帽影鞭
絲之路關懷往事交集殘年頻憶吾賢又臨佳日聊述

論交之顛末用爲介壽之鋪揚則有慧業文人風標公
子族高京兆居近廣川書戟煙籠赫奕崔盧門第沙堤
火繞岩髮鎖陸家風綺歲通華開口成鳳凰之詠韶齡
淹雅擘窠摹岣嶁之碑加以性厭輕肥心耽圖籍閉門
種學帷前忘董相之園兀坐鉏經門外記杜郎之樹冥
搜汲冢逖覽皇墳刪後無詩補黍華而嗣響畫前有易
叩寂寞以求音十載薛牆都著太冲之賦一房柿葉惟
藏高密之書顏延之錯采鏤金師其標格謝靈運芙蓉
初日肖彼風流以及兩宋篇章三唐聲律靡不游厥門
庭探其奧窔然而羞言能事藏弆篋中懼染時名留君

襲底江湖夜雨推篷多即事之篇邛笮春煙立馬有緣
情之作大江南北山川助其清華僰道東西洞壑資其
瑰異滕王閣序凌鑠于安黃鶴樓詩齊驅崔灝夫固不
須敬禮能定思王何待桓譚始知揚子者矣况夫經營
慘淡帖括尤工秋實春華編摩盡善青熒鐙火殘鐘和
苦志之吟寥閴齋居破硯磨壯夫之日秖欲集賢院裏
紹述門風但思千佛經前纘承家學何以不逢歐九偏
作劉蕡死若孤寒頓側榜前之淚誰云桃李還開舊處
之花席帽年年共鄙人面感遇青袍歲歲呼嗟予以悲
秋 日徵余吾其語女宮開碣石人思奮跡雲衢閣敞

平津衆願策名天府紛吾大臣之子曾沾恩澤於旂常
何與寒畯之流徒競短長於鎖院爰乃釋茲縫掖着彼
冠紳吟官閣之梅花金閨貴客論清時之鐵畫省望
郎狄光嗣爲地官洵梁公之有後范純仁鎮西夏真文
正之克家爲政心開更肆力於詞章之圃同官休暇復
策勛於翰墨之林但與諸大夫文讌張軍勉成高會庶
幾十才子詞場磨壘得此嗣音愧我不才託君末契師
門高厚身同陸氏之荒莊客子支離狀類庾公之逆旅
誰憐髮短頗多知己之言自顧精銷每抱賞音之感暮
年蕭瑟沉淪烏帽之儔此日蹉跎辜負青雲之目時維

歲首日在穀晨盤頌椒花門看采勝思君初度駕我短
轂路出燕山重過寮衣菼舍行來淀水仍投沽酒漁莊
入雨後之春城玉溝草綠瞻雲中之帝闕杜曲花紅遠
道如歸所幸當時置驛長筵方列正逢文舉開尊燕赴
謝堂舊巢還依廣廈雀來楊館一枝敢寄青箱漫携半
紙之新詞僂指兩人之昔夢酌彼大斗古星方聚于上
都侑以南山歌風敢陳乎下里謹序

蕭母程孺人八十壽序

夫人出則事其君入則養其親宜若歲時之旦莫寒暑
並行不悖然乃自古及今求其兩全無有者何也詩所

載先王體下之禮詳已然其遣使臣也有不遑將母之
言使臣之受命而行也又往往長吟太息念其父母如
陟岵北山之所詠者何其婉約而悲愁也後世去古愈
遠體下之禮愈失迨宋始聽人乞便郡養親其意幾於
古矣然至今讀曾子固福州上執政書以爲白首母子
縣絶萬里不能無歎倘或還之闕下引之近畿得以諸
就養而慰老母則爲德于士類甚廣其言委曲深痛若
與一日之養而不可必得者夫六經論孝至於養不足
言矣孔子之告子游則斥爲今之孝而曾子之語公明
儀亦謂參能直養不能孝葢以養者人子之所易而三

代以後之賢者顧難之殆有不可解者然吾嘗讀禮而
歎古人養之之難也其寢興有時其蚤晏有事其衣裳
衿纓綦屨有常飾其進盥授巾奉席擧几有常儀其升
降出入揖遊以及欠伸唾洟有常席其五日請浴三日
具沐有常節其飯飲有常御其酸苦辛鹹至於羔豚腒
鱐犢麛鮮羽之類按四時而敬進之有常膳而又懼其
未也必下氣怡聲問其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
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蓋其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手足
之所拮据心思日夜之所經營無不在于親者然後謂
之能養今試循是禮而責之居官在位之人則力有所

不給而勢有所不暇矣況乎母子異處如曾子固所云
者乎由是而言論孝於三代以下求如古之能養者亦
不可得也余又嘗讀史自司馬遷班固范氏後例有孝
義孝友傳考其爲人率多閭里布衣束脩自好之士而
達官大人無稱焉以此知事君養親之難兼而古今世
教風俗升降乃如此爲可感也德州蕭侍讀韓坡以少
年名進士官翰林出典江西鄕試再轉爲畿輔督學皆
有能名在畿輔廉節尤著士大夫頌之不容口蓋駸駸
將大用矣顧念其父封君母孺人之乏於養也遽上疏
以終養請得

詔制報可于是韓坡歸里養親者十七年年尚四十餘
而母孺人今已八十矣蓋韓坡以少年書生驟躋清貴
旣有所樹立而後退而養其親如此此詩人之所詠歎
昔賢之委曲深痛以求之而恐不得者也吾於是謂韓
坡能養矣其起居飲食左右就食之節不知與古禮何
如然吾聞孺人神明日强耳聽無缺與五六十者無異
以其母之壽卜其子之養吾亦謂韓坡幾於知禮焉以
彼持祿忘親白首役役於仕宦之途而不知返者視韓
坡爲何如也雖然韓坡亦知其所自乎國家稱古爲治
體下之禮度越前代在位臣工無不各遂其情而曲爲

爲之所故韓坡得以
朝廷強仕之身優悠私養於孺人者十七年士君子遭
逢盛世承藉光寵當宜何如報稱也曾子曰事君不忠
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韓坡之里居似無事君涖官
之責然
今天子方崇養
兩宮率先孝治如韓坡者必有異數褒用以風曉天下
韓坡既能盡乎古之養必求進乎古之孝其尚以事君
涖官之道勉之哉歲十二月孺人設帨之辰韓坡走書
求介壽之詞余既雅重韓坡風義不媿於古而又喜孺

人之享壽景福稱慶里門以爲國家太平盛事故爲極
論古今世教風俗之所以升降而推其自於
朝廷以勗韓坡之將來葢庶幾於詩人之古而前後皆
稱美韓坡以壽孺人者所謂雖有文毋之德必歸美於
子其亦古之禮也夫

侯戶部傳 丁丑

侯戶部公抒憬字爾謨號古渠河南之襄城人也始祖
自晉遷汴自汴遷襄城累傳至公父奠邦舉丈夫子二
人長抒惲次卽公公性謹愿孝友而篤志於學十二能
文章藻思傘涌金舂玉應每下筆不能自休比長讀書

纘言視流俗摹擬剽賊以爲深耻中順治乙酉副榜選
拔充國子生舉戊子順天鄉試壬辰乙未成進士故事
進士謁選人幸得大令以去公請就學博穿穴經史搜
討掌故以貧吏事乃授河南府教授河南自兵燹後學
校鞠爲茂草公至新學宮闢講堂日與生徒研究二程
之學考满以卓異第一陞山東濰縣知縣瀕行諸生孟
長安劉兆麐等勒石紀之濰劇縣桑深土沃民以殷富
公行次白浪河顧左右曰吾爲吏當與此水同其清矣
至濰洗手受事治行清苦絕脂膏分毫之潤時令甲嚴
竊東奸民因以爲利搆僞東陷人公廉得其狀窮百道

以治之邑賴以寧大賈郭甲爲怨家所訟薦紳爲其請
者以十數公閉閤不與通迨對簿事卒得白郭以千金
餽公於家公峻拒焉同年爲萊州守遺書徵責於公公
若不喻其旨爲書以復守意沮欲中傷公會廵撫劉公
芳躅悉公廉幹特牘薦於朝始得與行取擢戶部主事
初公以卓異遷濰人士皆爲扼腕公謂數年之學正於
此見及治濰諸政績烜烜炳炳原本儒術葢自河洛講
學時基之也公廉質在濰以勞致疾入郎署益甚踰年
卒于官貧無以歛公之諸同年官京師者醵金賻之得
歸壟令武山下公少好讀書明末流寇躪中原亟以幾

僻千里無誦絃聲公擁書如故家貧常躬耕即又挂書牛角上且耕且讀人笑其迂獨其師田先生起龍奇之壬辰會試田亦與公同榜中式云

論曰戸部公幼孤受學于兄抒惲事之甚謹令雖日抒惲語公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東視若矣故戸部公歷著廉卓兄之教也抒惲以學行為大師晩年居栢泉山著采山效曾十三願諸書學者號為栢泉先生戸部以循吏顯栢泉以文學傳𡵨門監者之後固多賢者哉

徵趙孺人貞節詩文啟　乙亥

平陵鬱鬱翟義公之樹色猶青歷下蒼蒼韓王孫之軍容尚紫昔倭石關人知相國門庭草沒雕墻衆識尚書甲第而況烏頭高矗氷操與表宅之榮彤管流徽天語重旌門之典即無揚抱巳共山高而水長得藉篇章益令頑廉而懦立茲啟趙母楊太孺人者甲午孝廉哲公先生之淑配而吾友豐原孝廉之賢母也孺人姓望宏農門宗上谷髫齡婉娩詠飛絮于冬中早歲柔嘉賦落英于秋序及歸名彥不愆淑慎之儀爰儷偉人克懋珩璜之訓燒鐙佐讀用成夫子之名高洗手羹湯時博老人之色喜時則哲公先生行同廚顧友盡儕湧庭鮮雉

賔來往者汝南之車騎門多好事贈投者天下之文章孺人黽勉有無經營問報斗酒待不時之需雜佩解中閨之餙于是西京名士爭推鴻案之多才東觀羣賢盡識魚軒之厚德矣洎乎世際滄桑移家海嶽運當鴻朙作客江湖先生則一船書畫棹殘橘柚之烟滿目吳山裝就雪氷之集棕鞋桐帽放浪於楚尾吳頭謌翁酒旗跌宕於長干木末無何而洲過白鷺識庾信之難歸帆落青溪痛長卿之荷疾江南蕭瑟翻為化鶴之鄉河北迢遙竟作啼鵑之路返銘旌於建業歸廣柳于齊州孺人慟欲頹城思將化石凄風垂絰悲殘貞女之花苦雨長號淚染湘君之竹撫雙孤於膝下弱息誰憐奉二老於堂前高年奚託春風秋月茫茫無補恨之期碧落黃泉渺渺悉銜悲之所既齋彌以飲泣復慷慨以旌心待舅姑於垂盡之年女中閔損存髮髦於未亡之手閨內程嬰教兒讀易無忘乃父之辛勤課子敦詩勿墜爾家之堂構功堪纛後德足貽謀斷後機絲還織葡萄之錦畫殘餘荻仍生翡翠之花長公既嶽峙而淵渟仲君亦龍文而虎脊如金丹桂分蟾魄之一枝似草青袍獻蓬萊之三賦轍隨軾武遷續談書彌徵閫德之隆聿著孺人之教是以父老子弟列淑範以上聞御史大夫協輿

情而入告須來官雖感從前之集蓼茹荼臣力亦云竭矣荷得恩綸思令子之鸞翔鵠起所天不吏慰乎今夫委巷貞姬非無苦節單門嫠婦亦有佳兒然而遇匪歐陽不食傳書之報官非作督誰知截髮之賢仰使譽若鳳毛才如犀角而年年漂麥難膺稽古之榮歲歲燃藜莫慰顯親之願欲望華門綽楔將同夸父之移山思邀鳳閣綍綸更似幽禽之塡海而孺人則門旌止水石伐函山雙闕嵬峩掩映氷綃之館一坊巍業平臨漱玉之泉斯誠賢因兒奮福與節俱者已某等與豐原兄分擬荀陳情叨孔李共茅容之飯久知賢母高風墊郭泰之巾具悉德門盛事值茲

國典可後揚休伏願蘭臺才士虎觀文人勿吝彩毫還披玉版瓊瑤廣輯匪同風雲月露之娛珠貝成編直爲世道人心之慶

附王將軍墓誌銘（見田山薑先生古歡堂集）

余嘗讀晉陶侃傳最其生平蓋多武功焉史言其少時孤貧曾爲縣吏復以呂岳之嫌爲郡小中正人生遇合不誠難乎以侃之才而世倘不見用則亦終老廬江之滸已耳東方生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良可歎也雖然士之負異才者官無論崇卑脫穎自見無不亟展其所長如曰大用而後爲之是乘田委吏不屑道而需次於八州督也余所以有感於王將軍而於功名遇合之際人才消長之間不能不撫膺太息也王將軍諱鉞字德衡浙之仁和人明洪武初信國公湯和募民防海遠祖與隸籍中遂爲臨山衛人五世祖仕隆慶中自海上徙家於杭故復爲仁和人凡數世（按蓼村集叔父墓表則諱仕者即應第之父也此處恐有誤）公父應第以公官贈明威將軍娶祁氏浙東方雅族封恭人側室劉氏生子三公其仲也年十九而孤家日貧依劉讀書見孫武子十三篇又得陳皞梅聖俞之註而悅之遂精其學中順治戊子科武舉公之志提桴鼓立軍門橫金躍馬策勳旂常吹長笛於長江草露布於盾鼻渠不甚壯顧以數奇授江南大河衛千戶時江南漕政行月糧改折困民運官抵通逋糧一石責償倍之公私交蠹督漕者條奏其事格於部議而止

公以領運入都毅然具本折均平一疏剴切上聞得
俞旨通田以蘇嗚呼漕政之敝自明季然矣全書所載
行月糈芠諸費原以優恤運卒厥後置而不講勢必病
運慎公而不可捄司漕計者喁喁者也選輭觀望偏指
不參蜒蝶儑偺而不敢言即言之究無當於痛癢相關
之故公一微末戎弁耳慷慨讜論效杜牧之罪言利害
不顧而卒以除漕政之大病譬諸以人搔背者時中時
否有適有不適至於我自爬搔皆舉手皆中無所不適
公之有裨於國計民生為何如也蘊松巡按御史秦世
楨廉公賢能薦於朝擢定州衛守備繕堞濬壕百廢具

舉日與衛人士講學日藉諸生文采消我豪氣也未幾
以裁缺改土元後衛衛為前孝陵龍江英武三衛故地
荒廢既久積逋五千金有奇公申請蠲除歷八年凡有
請於上官不從請之益力輒昂首竦身鬚髯戟張如蝟
毛磔議論蓬涌偏袒大呼不已上官樂軟媚善事已者
卑鄙而前媸趨而言以公亢暴啣之遂罷官公奉劉恭
人命亟離故鄉因僑寓濟南卜築佛巖趵突泉之側事
母教子以終老倪舍人璠詳紀其事今夫天下無用之
學莫甚於腐儒平日束書不觀何從曉知治體又輒自
矜胷臆好持高節夸毗乘時藪斂釣譽一旦膺家國艱

鉅之任若畫餅之不濟於饑齧騶之不適於途鮮有不
僨轅喪氣者不然則徒手仰屋退縮不前付之無可誰
何是無用之腐儒也所當求之高閣者也其不得以武
人目公也可知矣公初娶宋恭人總兵宋紀女先二十
五年卒繼配朱恭人處士朱崇道女側室顧氏子苹歷
城學生海內文章之士羣目為秋史者是也著二十四
泉草堂詩集余與漁洋豹嵒兩先生序之女一人適太
學生高玿孫男二人孫女一人以康熙十七年戊午二
月十九日卒後二年庚申渴葬於濟南城西三里之赤
霞山下苹涕泣丐銘余為之銘曰

國之楨幹世之楷模長戟大劍乃有真儒五尺之茅壽
丈之塋其光熊熊頑懦斯起令子孝思酸風如輪腹憤
軋軋胷奇陳陳二十年前風流凋謝我存謳辭丁丑之
夏

蓼村集四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王苹撰苹字秋史歴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其詩爲王士禎田雯所稱而文不甚顯乾隆癸巳桂林胡德琳得其本於歴城周氏爲刪訂付梓德琳爲之序稱原本分甲乙二集自癸亥至庚子三十四年之作各自編年惟辛丑以後之文無存今仍其舊編爲四卷乙居四之一惟書記記傳注干支於本目之下使後人有所考焉

雪鴻堂文集二卷

〔清〕李鍾峩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七年刻雪鴻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鴻堂文集二卷》提要

序

棠溪綮錦代產名卿葱嶺蟠龍世生才子棲傳碧玉
葛公籌筆之鄉亭賜紫微陳堯叟讀書之地
染翰跋扈風雲戸習操觚繪彫月露况乎眉山父子遞
稱著作之宗孝綽弟昆並擅詞華之府溯藏編於鄴架
氣稟星精仰峻望於膺門支分仙派者哉芝翁李老先
生麒麟爲目嘌夙慧於髫年鸚鵡成篇識驚才於羈貫
固已瀾翻墨浪巴峽三流霞綺文光蜀箋五色爾乃偏
遭多難亦遘侘傺當先生弱冠之年正　贈公去官之
歲直而見黜誰明柳下之非辜清矣憂讒孰辨許揚之
負屈先生則肩擕襆被艱險從行身歷窮途晨昏隨侍

凡勃海秦臺之流游迄榆關灤驛之崎嶇靡不奉杖周
旋橐饘轉播既而波恬返里羅張方進之廬事定還家
草裏淵明之徑孤踪落落曾無俯仰之資末俗滔滔疇
重解推之誼先生則躬畊稼穡橫經於負耒之餘間致
肥鮮養志於承顏之下螢牕雪案惟伯仲之相師藜火
芸函總天人之悉究激昂奮發勵磨針穿硯之工慷慨
從容鼓聳壑凌霄之概於是隋珠雷劍光燭千層桂籍
瓊林名成三捷桐因焦而元音倍叶根以盤而利器彌
彰遒羽金閨共喜貞臣之有子懷鉛玉局羣誇介弟之
難兄然而性嫻趨時道非狗俗一官寄傲門少貴遊十
載羈棲室無長物晶鹽麥飯仍同曼倩之饑博帶裒衣

羅似鄭虔之冷刱田花底祇留圃夾之賓日下觚稜慣
對咄杯之客素琴濁酒聊用襄羊茗椀熏爐差供跌宕
於時支頤獨笑抱膝微吟握炎律以抒情展剡藤而寓
興或承恩應制寫閬苑之鶯花或即景留題攬帝都之
煙月或臨岐判袂歌折柳於河梁或揚觶彈冠慶遷鶯
於喬木或追維舊雨感搖落之晨星或睠念故居望迢
遙之棧道馬太史之車轍憑弔關河王右軍之蘭亭愴
言今昔不須規仿大約以古鬱稱奇自足興觀豈僅以
沉雄入妙若夫纏綿至性悽惻人倫庭集慈烏瞻萱幃
於堂北池生春草夢荆樹於川西悲鼓劍而為除服之
章痛遺簪而撰悼亡之作但存真意無非自展其殷勤

直舉天懷寧至或傷於怨悱張正見詩名蓋世五律尤
工左太冲賦手離倫三都盡善文原載道此為能達之
辭言以宣聲斯得無邪之旨誠哉羽儀六籍彪炳千秋
者矣茲奉
簡書之官閩徼垣分牛女文章織就星河地轄海山鹽
秀鑿開庠序氷壺朗映香生橄欖之洲玉尺高懸光徹
桄榔之嶺行看化雨悉湧文濤錞以庸材辱加隆眄長
負偃塞伏菰煙蕡浪之邨少賤沉淪從漁釣犁鋤之侶
不意雀來楊館謬托雕梁笛購柯亭誤憐椽竹快承鑽
仰敬志揄揚數卷先傳定貴連城之價全緘嗣訂姑窺
半豹之斑註正則之離騷聊為唐勒學揚雄之奇字竊

比倓芑戊戌清和月既望晉川後學車景錞謹序

雪鴻堂文集目錄

逕江李鍾峩芝麓著

雪鴻堂文集卷一

通江李鍾峩芝麓甫著

賦

黃鐘賦（以審音協律先定元聲為韻）

昔黃帝體天德之崇隆握乾符而祇懔覽變化於三才忖權輿於萬品惟一理之區分為萬妙之共稟向嶰谷而旁求命伶倫而諦審會陰陽而成調錯雌雄而如錦驗黃鐘之始萌位元枵之初朕爾迺和風載協陽氣初臨撫葭灰而流聆擇秬黍而沉吟規九分而來廣積九寸而為深每分三而損益類隔八而相尋攷宮懸於七始和正變於八音格靈祇而陟降感魚鳥于飛沉乃其平成既奠泰交以接煥明良之經綸昭位育之調燮奏雲門而陳音歌大夏而按牒宣金玉之鏗鏘舞羽旄之狎獵谷后夔以効職進神瞽而肄業由功德之兼隆故情文之祇協也于是列管候氣按方布律內卑外高纍塗縵家緊和猛之是驗雖強弱而俱悉授時撫璣衡之微測天異管窺之術粤若短長攸定分寸是研統清濁而範圍區貴賤以陶甄別規模之闊狹度道里之緜延雖九服之異尚恒五度之是先懿彼懸衡無差嘉量咸應權其重而鈞石以生準其概而釜庾斯定縱億萬而弗爽即錙銖而悉稱緬虞周之遐邈暨漢魏之囂喧器與音而漸失道與法其奚存憑龠尺而異制設通準以

多門或攷度以生律乃逆流而溯源謬即身而爲度猶滌杪而遺根雖遷向之學富即濂洛之道尊深悉乎禮樂之本神解乎音律之元探和繆之遺則釋變半之微言欲音諧而歌求象槃扣而燭捫是宜推新書之精核獨攷夫舊說之墻藩者矣洪惟制作端侯

聖明符羲黃之渾噩娩唐虞之昇平祇乾旋而坤轉自海晏而河清亶聲靈之赫濯洵政教之晶瑩躬懿德之美善擅駿業之崇閎洞明述之源本擴聖作之性情咨后夔以審定命神瞽以經營宣和平之古樂振淡雅之元聲同覆載之廣大來儀舞之縱横烏慮車書之不同風而同律之不相生乎

瑞雲賦以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爲韻

惟四時之應律屬九服之來庭値顓頊之司令進滕六而効靈布同雲以叆靆洒微霰以飄零集鶴羽以添粉糝松葉而留青漸浮浮而有色靜綏綏而無聲飛玉花之璀璨羅瑤樹之瓏玲其始也散漫輕盈紛綸曲折忽整忽斜漸融漸結光悠揚以晃朗花爛熳以影撇肖大小以分形界高低而成列舞粉翼之低昂墜霜毛之鮮潔寒光慘澹念此夕以長吟白影模糊更誰家而遠別其繼也彌長空以飛灑歷永夜之迢遥或漫罔而被谷或積葉而封條或連斷而爲續或自墮而成摇象風毛之散亂類飛絮之輕飄滋來牟之翠葉蓀蘭蕙之芳苗幼兒童之獅馬易碔砆以瓊瑤其時則有重茵布席層闉臨街招金貂以滿座茁蘭桂以盈階酌湘吳之醇酎舞燕趙之嬌娃任王塵之山積委飛麵以雲埋恐年華之易逝惟晏安之是懷欣太平之有日樂吾生之無涯其或情遺軒冕性適山林任滄桑之自易歷寒暑而莫侵誦南華而流眄詠秋水以行吟瞻玉宇而飛觥嚼梅蕊而清心素凝神以脩煉每赤脚以登臨惟歸眞而返璞故揭淺而厲深別有間氣靈鍾傲骨天挺志四壁之蕭條蹈千秋之高迥發歌聲之琅琅露神光之炯炯奉詩書以爲程期賢豪而相等羞干謁之爲勞寧偃臥而不肯是猶鎡基之未試田疇而鹽梅之莫進羹鼎也若

夫八垠清晏六合昇平向花磚而委珮入蘭署而蜚英睹陽舒而陰慘玩時行而物生兆六出而呈瑞萃五穀而凝精睇萬井而同縞矚千峯而若瓊蟠玉龍以蜿蜒峙銀象之崢嶸覩天民於閭閻揖勝友於蓬瀛知輝光之自潔悟變化之由清况復郊外瓊田庭前玉樹或縹緲而飛花或磅礴而積素翻縞帶於車塵逐銀杯于馬路方豐稔之可期將國家之共裕矢氷雪之幽懷欽神仙之雅度擬融雪以烹茶聊援筆而作賦

露賦以流甘委素玉潤氷鮮爲韻

野水明兮似鏡寥天碧兮如紙泫晨光而零濃結陰液而塡委沾豐草而瀼瀼被長隄之瀰瀰宵征肅肅睠厭

浥而疇賭夜飲厥厥慶則良而喜起是故神靈著美仁
瑞流甘當天地之訢合隮清寧而廣覃軒轅之精既積
天乳之英是含滋松栢之鬱鬱垂竹葦之鬖鬖爾其重
文則沉尚武則布綠荷凝膏玉盤積素蜜房下結珠琲
上聚在彼杞棘凋傷樬樹挹三危之迢遞酌五色之參
互至其清姿綽約顥氣繁縟柳梢而的瀝潤蛛網而
連娟助蒹葭之蒼莽濯蓼蕭而慈芊懷伊人兮在沚望
水光兮接天摵渺渺之夙抱賦湛湛於新篇吸神漿以
遐舉酌天酒以延年蓋開世值昇平時當大順丹丘呈
堯零陵紀舜雲氣升騰寶光朗潤洵希世之禎祥爲上
聖之符信粤若高掌冲漢修莖矗秋軼塵壒之渾濁承
雲表之清流汪瑤爵而可飲和玉屑而爲羞惟清虛之
是索云神仙之可求若乃崑崙之墟勒畢之曲仙丘之
產揭雩之屬絳色晶瑩朱華繁縟菊蕊含黃松英結綠
味甘於飴膏潤於玉伊榮光之舒羃羗澄澈而含冰惟
和風之鼓鑄實仁澤之薰蒸應太平之敷布孚聖治而
和凝猗與帝化之翔洽允矣輯休而上承

雨賦 以灌枝諧川律莖潤葉爲韻

雲淒淒以黯黮雷冥冥而悠邈挹四溟之清潤浣九圍
之渾濁初颯灑以散漫漸滂沱而沾渥翳青山而氛氲
光紫電之卓犖沛神漿乎原隰訖天澤乎南朔草何葉
而弗潤樹何枝而未濯迺有禾名合穎木號連枝托根
上苑敷秀良時爍名藹之馥郁垂嘉實之離披灼驕陽
而將槁拂溫風而可危迨玆陰陽之和洽以天地之施
滋廿霖而葱鬱沐化雨而葳蕤爾其餘澤浸淫洪波鼓
盪衆谷迅奔諸流遄徃滙巨澤兮千尋起驚濤兮萬丈
涵島嶼兮泬漻幻魚龍兮泱漭豈揭厲之能涉無涯涘
之可想望洋而嘆始知舟楫之神奇臨流而返殊畏風
波之渺茫若夫洎高下而爲霖彙谿谷而成川既稱瑞
於清時亦仰膏於皇天或洗兵於海嶠或留客於林泉
香依微而送遠珠陸離而來前羗從雲以屑落時垂空
以迴旋固人世之希有而有亦物理之或然而然至其
恒暘滌暑終風揚塵揮汗如水卷舌無津膨容雲之靉
靆開殷雷之隱轔在埏之鸛既鳴封穴之蟻已陳謂浩
瀁之覃被定甘霤之普均何霢霂之未匝遽渙散而膏
屯及乎月恒離畢日巽逢庚嗟穎栗之在野憫黿鼉之
當極甫野霧之低集倏傾盆之時行淖經塗之活活響
橫潦之洶洶每連宵而累日咸殖穗而摧莖思婦悲涼
莫定征夫之邇高人偃蹇彌殷故里之情然而敬天之
辟憂國之俊計晝深長宅衷祇愼期雨暘之時若惟愆
伏之是訊察風霾於燕起識雲流於礎潤固位育之德
隆亦昭格之功駿元與謹稟而修職屏翳竦息而効順
觀夫羣羊象呈三豨兆協的瀝霑林霏微布葉普遐邇
以洪施慶泰交之相接兆大有之豐年成太平之盛業

猶役矜縲絏之囚稽囹圄之牒恐一夫之或含冤而二
氣之未調燮也

日賦

原夫本積陽而成象恒旋運於層霄懸紅鏡以赫赫曜
金門以迢迢驚天雞而唱曉挾靈烏而上超臨暘泉而
旦食曙蒙谷而爲宵經細柳而云暮出扶桑而復朝比
探湯而似近若盤盂而疑遙現五色以徵瑞眡十煇■
以辨妖襖送黃綿曦曝暄於蔀屋盤捧頹玉羣仰照於
泬漻爾其循黃道兮一度譬騏驥兮千里行中陸兮停
勻隨坤輿兮移徙烏三趾兮晝踆萃天精兮不毀於陽
德兮爲毋代上帝兮作使時揚光以象君毋懸象以著

理道鞠陵而攬轡歷常陽而節弭茲三辰之特先亦七
政所必紀至若縞縞似白煌煌似黃非一色之可名照
四極而爲光炎流珠之璀璨仰連璧之輝煌當亭午而
歘赫値晨熹而滄涼符王字於讖緯播重光於詩章馭
羲和而陟降駕六龍以騰驤太平太蒙出入于焉不爽
南至北至寒暑由之有常假月以光非龍山含燭之能
擬隨天而運豈夸父曳杖之可方乃若夜漫漫而將闌
鼓鼕鼕而欲曙瞻雲漢而猶橫睇斜月而未去爭散彩
以炫晃競騰輝以昭著遙海映而血凝長空煥以霞遽
迨朱明之東昇遂群光之畢除披幽林之宿霧飛遠山
之輕絮泛金波以洋溢碾碧落而容與凌巉崒之高峰

煦彌漫之廣輿洎乎玄冥司令顓頊持權霜凜凜而氣
冽雪皚皚而色鮮顧萬象之蕭條廻短晷以盤旋倚南
牕以蹲踞値離象之在天太和溢而氤氳景物觴而暄
妍傾葵藿以婉轉飄旗常而褊褼非長繩之可縶詎揮
戈之能還就之彌明史已方乎唐帝毀而難踰經更比
乎文宣若夫遲遲詠于豳風淒淒歌於宵雅移淑景兮
舒長勝百卉兮瀟灑彼驕陽兮酷烈則畏多而愛寡若
斜暉之悠揚雖在高而趨下景代明兮昭融晷著天兮
難假悵牛羊兮下來欣金盤兮出治惟朝暾之始升與
冬日之難捨未與天兮作服行先明兮王者

東風解凍賦 以調暢祥和天之青氣爲韻

當隆冬之將謝屬淑氣之猶遲凝園池而似壁迺野水
而成橋垂霜練而難汲呵凍硯而不消藏畦間之黃甲
封隴上之青苗增曠野之蕭瑟助長空之泬寥非勝陽
之可釋詎吹律之能調爾乃土膏欲啟木德稱王景遲
遲以微和風習習而初暢喚鳴鳥於晨枝飄暗香於曉
帳送春色之韶秀迫遊情以蕩漾向東臯以縱目陟南
樓以遐望聯翩金勒街前之泥淖方新縹緲虹橋隄下
之晴波瀰漲初泠泠以入耳漸飄飄以吹裳或名滔呂覽
東風滔風日以應律亦號谷而呈祥輭梟而楊園綻綠暗動
而柳徑滋黃魚吹浪而泳緩蜂趁午而飛忙胥蛛絲之
梟梟浴鳧翼之雙雙流御溝之漲膩吹別墅之笙簧於

是宣通幽滯鼓動休和或負腹而相慰或擊壤而與歌或枕肱於水曲或命駕于巖阿或持杯而流覽或搦管而吟哦閑閭閻之錢鎛停閨閣之機梭玩韶華之流轉惜歲月之蹉跎是知惟地之凍逼於原田惟風之煦扇自遙天彼凝滯之既久此飄拂之是先偃草而輕塵茷爾渙澤而生意悠然落簷前之積溜澌凘底之寒泉現粼粼之白石散漠漠之青烟潰平湖以淡蕩茁嫩草以芊緜獨是春融融其漸至冬杳杳其何之雖倚伏之無定良聚散之有時何冷然之甫被遽渙然其相隨緣積陰之已盛亦極寒之難支物太過而必返功乘時而易施故以微渺之質遂成變化之奇然則往來之運屈伸

之理勢雖常盛道無終否青郊之宿卉將苞綠波之驚鷗欲起失路而危如履薄則茫乎若迷逢源而渙若裂網則豁然而喜是惟聖帝握符明王區彙審四序之時宜因八方之風氣位左个於青陽稽東陸於象緯爰順時以發生乃造物之所貴

律呂賦 以吹律審音先定律元為韻

伊上世之至人擅絶德於天亶契翕闢於鴻鈞導陰陽之大窾躋六合於清寧居萬有之盛滿向崑崙而採竹截嶰谷而為管聽音響之雌雄區同律之長短諧變半以雝雝徵和繆之坦坦爾迺咨神瞽召樂師倡正音于太始象大化以無為定九寸而為體區三分以作基陽

八位而生子合五音而異宜陰與陽而為閒律與呂而互吹上生下生十二宮於焉備矣益一去一六十律由斯成之獨是雅俗殊名聖凡異稟凡樂理之所難莫元聲之為甚苟徑圍之未定斯清濁之難審雖人事之所營有天則之當稟何以應和猛而異氣何以錯宮商而多品是故惟元聲之既得非他律之能侵候氣而寒暑莫外制度而修短可尋準概而多寡以測衡龠而輕重是任治五則之並建實百度之所欽助禮文之郁郁寓兵法之森森生萬事而為本感衆有而流音爰經緯乎天地播和樂乎古今於是八能是資三統攸定黃鍾孳萌以統函大呂紐牙以相孕太簇引達而並輳夾鍾冒

茆而相應姑洗振美而辜潔仲呂已盛而溫蒸蕤賓咢布而開導林鍾昧薆而爭勝夷則甲堅而當傷南呂留軌而少贍無射畢入而將剝應鍾該閡而未罄順地支以推移奉天時以延亘然而古音寖息雅樂無傳或據尺制五音之笛或立通設四器之絃或埋輪扇而自應或即食器以相宣或揉銅梟之所定或用太府之所懸或累黍而殊橫縱或空徑而爭方圓或溯流於鏞龠或旁證於刀泉或作譜以垂後或立準以居先或即帝指以為度或惟一宮之是專衍京房象三百六十之日本呂覽泥三寸九分之偏徒使任職者如治絲之紛若攻古者如聚訟之鬨然是知氣運遷流典章散失官鮮聖

哲之儔世巽熙皡之日羊頭之黍既大小以殊形鳳鳴
之角亦厚薄而巽質見雖特迮苦無徵而弗從論若新
奇毋徒華而不實雖有不世之神解即挾非常之恣率
於焉吹管候氣于焉審音協律恐未易神祇咸格而韶
武相匹也惟
聖王之制作揆音律之根源道實侔于蒼昊化且並乎
黃軒炳文彩者隱南山之豹搏風雲者起北溟之鯤命
州鳩以審定付后夔以討論探六樂之本正七始之元
夫安有不被至治于民物播太和于乾坤者哉

水仙花賦 以是有琴高者陵波去水仙為韻

伊僧尃之翩翩毋皎潔而連娟歷嚴寒而沃若出乎

而倏然疊銀臺以璀璨擎金盞以澄鮮列曲臺
入華屋而益妍媲神彩於姑射擬皓質於洛川恒
於冬日遂著名曰水仙聊懸冰兮似玉望遙碧兮如紙
風凛凛兮吹衣霜皚皚兮薦履念虬枝兮在凋憶晴香
兮橫水悵繁華兮何往慨搖落兮如彼波痕圩之翠葉
逗玲瓏之素蕋向晚節而流芳待歲寒而著美爾乃映
冷光於書幌寫幽致于鳴琴惟水石之是契非霜雪之
能侵吐異香之馥馥發綠葉之森森挹爽氣於朝黛起
遐思於碧濤若夫同雲密布朔吹晨起飛輕絮兮盈空
積玉塵兮在是對瑤砌之菁葱映綺牕而旖旎貽錦繡
於詞人報瓊瑤於知己其或禁城烟晩海月輪高透珠

簾而生彩礙玉宇而飛濤歡結同心香泛流蘇之帳榮
誇獨步花迎宮錦之袍樂丰姿之瀟灑洗襞積之纇
亦有別浦艤舟長亭繫馬懷日邊之遊于望天涯之遠
者昭弱質之扶踈玩清姿之瀟雅牽羇情以疾首揮珠
泪以盈把或則萍踪似寄郎舍如僧吟餘黃絹夢冷紅
綾嶺上尋梅怯霜威之凛冽簷前曝日憎風勢之憑陵
閨門牕而靜對愛花尃之清澄逮夫和煦將來寒威漸
去燈市光繁綵樓粉著鐏罍駢連笙歌雜遝用增闤闠
之輝不減芝蘭之助稽森漫於巨浸想浩蕩於長河度
丹丘而弭鑾駕綠水而凌波揖洪崖之真侶會紫府之
仙娥纖鮫綃於潛室綴明珠于陽阿穢塵寰之溷濁耽

洞府之烟蘿方茲花之高逈伊神肖其實多乃有黃卷
青燈蒭顏皓首吻滋培之已多愧樹立之無有讓桃李
以先榮異松柏之彫後惟垂芳之足珍庶遲暮以相守

火樹銀花賦 以民物熙恬遠邇同樂為韻

屆上元而首節值豐稔之攸同月朣朧而碾碧燈灼灼
以搖紅輝九衢以爍爛布萬井以昭融隨曲直而煥彩
任高下以臨風入望玲瓏盡列珊瑚之架迎眸烱爍渾
羅錦繡之叢爾迺垂耀無窮分輝可樂攢寶炬以軒昂
騰珠光以熠燿幻峰巒之巀嶪映波濤之橫廓四靈煒
其炳蔚百昌紛以磊落素華的歷遍開野水芙蕖紅焰
焜煌盡綻朱欄芍藥至若瑤花散亂瓊樹參差輝能照

庶光若懸黎明屏間之翡翠列堂上之玫瑰映朱門而的的綴晝閣以纍纍紛紛沓沓攢攢熙熙煙氤氳而相接輝爛熳其無涯且有東海求仙西天學佛鶴髮連鬚龍眉奇崛閑曳蒲萄之杖靜持櫻櫚之拂狀指石之離奇貌拈花之髣髴各炫彩以揚輝期肖形而類物迨人聲之既沸雜烟火以齊陳奪清輝於海月欽繁耀於星辰火燐燏而成樹花絢爛而飛銀馬如龍以繹繹車似水以粼粼玩奇巧於萬變共娛樂於四民於是還類呼朋聚彼集此往來雜乎魚龍歌吹沸乎遠邇騰光赫艷綴星影於天桃放蓮聯翩統玉英於穠李或荏苒以瑩流倏縹緲以霞起時則有明眸皎皎慧質纖纖結明月以為珮垂水晶以為簾愛長空之玉魄玩碧落之銀蟾撫良宵而流盼咸心靜而神恬異矣哉道以陰而贊陽光自近以及遠集羣照以為明播清輝而未晄惟貞明之難蔽故衆望之莫損作下里之觀瞻動幽人之繾綣開宵盼於重闈燭幽微於深閫可以思明哲保身之規識

聖人御世之本

屯田賦以地利之博可紓民勞為韻

稽上古之兵戎寓車徒於井地入隴畝而服勤赴疆埸而趨義即鄉遂之官師為軍旅之將帥惟足兵之有方故屯田之不事自秦法之日變屬周鼎之將移啓疆埸之翼翼開阡陌之纍纍增養兵之繁費無裕餉之良規兵長從而不散餉日需而無涯迨漢室之文武倣周官之典儀初募耕於塞下漸墾田于車師通渠黎而治矣衆輪臺而理之力茲稼穡之務用張撻伐之奇非屯政所由基乎其宜則烏孫金城之區鄯善伊循之落伊吾湟中之沿邊振武雲中之廣博武當南陽之經理芍陂吳塘之推擴渭濱之遺跡未泯壽春之良謀如昨導雷陂以灌溉引易水以疏瀹桑麻雖大邊亭無冲突之虞饒蛤蔻蒲什伍有熙怡之樂凡此則地皆可屯之大略也其制則歷昭宣而不易洎晉魏而是遵閱唐宋而益盛迄元明而相循時資力於軍士亦招墾乎農民雖偏安而不廢縱積弱而復振惟良法之是式固前史之所陳凡此則代有立屯之經綸也其績則延壽薄伐以示威充國持重而用智侯霸七部以俱列馬援三營以並置虞詡浚渠之疏褒衹積雪之議武侯休士以勸農宣王通渠以規利仲卿營朔州以富庶子儀率河中以種植李泌之安戍卒杜祐之裕經費巧牛賜帛殷侑致儲膺之盈筴馬行郊全義愛麥穗之懿河北限夫戎馬雄州載其稻穗堯叟採陳鄧之遺蹤歐陽師唐漢之餘意咨五將以兼綜引十說以推暨宋訥區畫乎邊陲葉盛修舉乎廢墜凡此則人各因善屯以相次也其盛也則圉邊實塞充用豐儲綏汛防之羈旅省轉運於比閭披

堅而習戰陣釋甲而荷犁鋤惟斥堠之務遠亦疆理之
無疎於以消敵人之勁悍於以樂沃土之新畬井里之
生是遂廟堂之慮用紓每推堅而樹績亦歷久而垂譽
利固不勝書矣其衰也邊臣刻深守將偷惰非催科之
失人即隱占之任我際水旱之頻仍兼賦役之猥瑣思
急公而不能欲力田而未可雖兵籍之徒存良軍實之
久隳弊則亦甚矜也思設屯以為衛本以逸而待勞實
行間之倉廩壯閫外之旌旄捐舟車之遲重省往來之
繹騷習風土之柔勁諳形勢之卑高操必勝以迓舉立
不敗以相機是宜資牛種于貧乏淸兼幷於強豪薄征
朴以鼓勵嚴殿最以鈞陶鑒成敗以因革索利弊以爬

搔甚望于上下之一德正待乎明良之相遭

郊祀賦 以感通神明昭格祖考為韻

參人神而冥搜彙幽明而曠覽凡三才之攸殊惟一誠
之所感瞻壇壝之尊嚴撫霜露而悽慘君蒿悽愴固王
者之所欽承戲豫馳驅雖聖人有所不敢稽登庸於虞
舜迺受終於唐堯祀帝天之冥邈望山川之迢遙禋六
宗而致告協百神以燔蕭致中天之盛治垂萬古而為
昭惟斯禮之隆重至成周而精核南以營乎圜丘北且
建乎方澤按二至以致齋凡禮樂以習射駕玉路之煌
煌服藻冕之奕奕是薦黃琮用陳蒼璧陶匏之皿蒲藁
之席圜鍾函鍾之陳靁鼓靈鼓之摘雲和空桑之是奏
雲門咸池之是繹六變而天神以降八變而地祇來格
至如即元辰而祈穀須孟冬而祈豐用大雩於眞立享
明堂於秋終四郊迎而氣易五帝祀以時崇巡狩而告
於上帝災眚而旅於蒼穹於歲祀常舉之外明王者昭
事之衷更有以社以方之誠敬大禜大蜡之感通行反
必奠於其內征伐必禱於其宮固類禡之非一亦祈禳
之莫窮覲夕月之皎潔寅朝日之曈曨分幽雩之爽塏
設坎壇之崇隆向泰昭以展敬迓靈星以祇躬或司中
而司命或好雨而好風或山澤之廣大或嶽瀆之崇鴻
有禋祀之惟恪有血祭之惟充有實柴槱燎之各異有
貍沉疈辜之不同凡以成一代之典則事羣神而昭融

者也然而事旣隆於敬天道尤重乎尊祖追七世以立
廟合萬國而承筐昭穆盈而為祧禘祫臨而奉主宗伯
掌其大綱太宰鑒以成矩潔牲牷以趨蹌奉粢尊而僾
傴豆籩則粢盛以登鑒燧則水火是取王衮冕以肅將
后副褘而是輔祠禴於春夏斯行嘗烝於秋冬是腤有
裸獻之圭瓚有制祭之錡釜有朝踐之詳慎有饋食之
覼縷朝獻訖以雍谷九獻畢而摯拊戛加爵於嗣王妥
旅酬於儐伍迫徹餕於太祝遂歌雍於有瞽厥明而繹
更迎尸於西堂廟側而祊復求神於外户展四時之孝
思覲列祖之神宇祫以三歲合食於始祖之庭禘則五
年推崇乎始祖之父是以大返始而配以祖后稷湍東

向以居歆大慶成而配以稱文王祀明堂而受祐此又
棲在天之魂魄陟在廟之烝称者也後世曾非王而禘
作秦自帝而時成循沛禱枌榆之社入關增黑帝之牲
祠五畤而並建郊三歲而一行紫壇八觚之麗騂駒黲
路之精雖迭建而迭毀實非明而非誠若乃舉神畀祀
西郊並營爲八陛之禋脊增重壇之崇宏隆宗祀於祖
廟廣賜賚於羣英啓規模於東漢殊典禮於西京嗣是
或僅一郊是値或乃六天並迎或五帝隨圜丘俱列或
舉祀與皇祇相升薦靈威仰之玉帛肇玄元廟之几楹
至如南郊合天地之享介弟分裸獻之觥禮數年而始
舉歲七祀以爲名非對越之欲簡憚賜予之非輕南郊

北郊以各建分祭合祭以相爭昧僖祖之自出而不禘
議景靈之先謁而未更皆隨時以臆作非鑒古以立程
每因循乎歷代宜考正於有明已罷荒淫不經之祀猶
隆地天並享之情若乃嶽瀆風雷挺乾坤之正氣帝王
師相垂功德之永貞始崇祀以俎豆得妥侑于雕甍攷
祀典於勝國多折衷於儒生者也若有事于宗廟類取
法乎豐鎬良更革之頻頻多規模之草草廣侯封之侍
祠築庫南之禋道陳衣冠以出遊罷閟寢以祭掃追舂
陵之受享屬雒城之再造然後洽世祖于明堂禘高皇
乎蒼昊也若夫即魏廟而奉先靈繫石室而寧胡考唐
有三帝同配之支離宋有四祖迭配之顛倒武德南郊

之配張齊賢爭之而始明乾德以向之尊推汝恩王之
而後保有如定五聖以殷勤脩七廟以精好天子皮弁
以親臨諸王戎服以環抱凡史冊之登載資吾人之探
討者也惟仁人之格帝與孝子之饗親本父母乎天地
每陟降乎鬼神欲不疏而不數期有脊而有倫非淫祀
之攸尚緊典禮之是遵沐叢祠之麗雜黜議禮之紛綸
不端賴清時之
聖主與盛世之名臣也乎

治河賦 以當參蘇策可稽元記爲韻

理經瀆溯靈源後都實前張騫探星宿越崑崙見百泓
而東出歷九度而西奔尚清淺而可涉無衝決之可言

合納憐而漸濁會乞里而益渾經湟中而過積石透朔
方而出龍門勢局促而逼抑氣鬱勃而煩冤度成皐之
陿隘入大梁之平原由支河以分灑滙大海以歸元此
夏德之無間乃禹功之莫諼當夫懷襄方危巢窟未妥
念九載兮無成躬四乘兮在我彼其谷兮何忍苟已溺
兮奚可力濬下流之壅遂已洪水之禍惟以海而爲壑
若徙薪而止火爾其殷都雖其屢徙禹跡尚然可稽及
南流乎砀礫漸東潰乎金隄慨故道之寖失嘆明德之
難躋詎天災之叵測蓋人力之弗齊若夫決瓠子以瀰
漫汪鉅野而蕩漾沉梁楚之沃壤連淮泗之巨浪天子
沉璧以致虔羣臣負薪以爲唱楗取淇園之閒宮築宣

房其上復二渠之舊跡紹三王之碩畫示後世以可師
賢古人而奚讓至於分屯氏而端涉潰灕鳴而達單倓
底柱之是鑿並篤馬之將貪按直渠其可攷訪竹落以
相參伊汴渠之攸奠惟王景之獨諳賜山經以廣覽錫
禹貢以遐探眺滎陽之駭浪俯千乘之洪潭因水性之
緩急審地勢之北南用容長千之隄障是阜下里之農
鱉若乃赤河既離遥隄虖費東溢彭城之區北潰橫隴
之地穿六塔以邀功修二股以規利閉北流以貽害鑿
大伾以自累未諳治水之宜輒循四河之議雖屢塞而
易決直有害而無備歷金源而未艾迄元室而益肆蒲
口之狂瀾未靜白茅之驚波堪悸卓哉賈魯之識陳其

隱而無欺忠矣脫脫之心任其難而不避興非常之大
工僅數月而竣事爰勒河平之碑還紀河防之記至如
衝陽武而旁溢惟洪武其適當寖南經乎潁上且東至
於鎮陽河全注於淮水波氾濫乎吳疆始發議於張信
卒建功於蘭芳編木囤以加埽硾石腳而成防分洪流
以去害導故道而安常蓋嘗拯載籍之名言彙古今之
良策氣之導而為川水之鍾而為澤惟濁河之橫流為
烝民之大厄賈讓之意三策非欲兼行王橫之言九河
竟將另開或欲禁河渭之灌溉或欲空平原而棄鄉或
課榆柳以為防或沉艦埽以抵隙三便五利之宜九堰
八閘之迹智固各有淺深時恐殊其順逆矧今河漕相

為表裏黃淮方為主客幸惟利乾輸於修渠迴齊濬於
故宅足以慶安瀾而稱碩畫也

禮制賦以安上治民崇禮為善為韻

自鴻濛之既分闢權輿而初創列三才以並隆遂五禮
之是尚宗倫類之尊卑嚴名分之下上別嫌疑於近似
明異同之殊狀既齊莊而和樂復森嚴而遜讓統貴賤
以節文會文質而酌量美周旋之容儀束筋骸之縱放
若夫蕢皮始於包羲蜡祭肇于伊耆戰涿鹿而軍容以
肅侶九牧而賓禮攸基唐虞秩宗之命夏商忠質之垂
迨二代之並監與六典以偕施咨太宰以掌教命宗伯
而司儀郁郁見作述之美優優著經曲之宜皆天則之

所著非人力之所為大小凜以為則賢愚奉以為規爾
乃祖龍焰熄綿蕝斯啓懲擊柱之習化勳臣以禮踵亡
秦之制度昧成周之根柢賈誼所請阻于絳灌之無文
曹褒所成寢於酺敏之深詆周官王制之精微儀禮戴
記之肯綮賴應氏之潛心存漢官之大體至於三國文
物六朝衣冠各王綦以草創命摯虞以詳看令王儉以
參定委沈約以遐觀斯裁成於美善終抱守乎缺殘斯
末世之所就非大雅之所安乃若泊唐啟疆革隋成治
貞觀制於元齡顯慶成於無忌仲丘開元之書彥威曲
臺之類魏徵類禮之作王嵒刪禮之議者新儀以誌變
褒二陵以紀事新羅丐以典型渤海景其政治輕乎本

而重夫末略于道而詳其器增章彩之紛華非制作之明備迨乎後周既壇炎宋方隆開寶損益以適用太常因革以𠦝中葉詔物以編次參經史以會通召生徒以肄業酌時勢以折衷或藏之於耆府或播之於學宮或設官於内院或開局於宸樞雖古初之未復每名宿之是崇至知禮中興以紀盛矣夫書以稱功縱援古以立說實試假而非忠孜歷代之所作惟家禮爲獨善昔明祖之受有亦文公之是踐郊社耕藉之繁宮室服飾之變禮文之議頻仍法制之書浩衍夏言欲引詩書以參稽丘濬欲益唐宋而探擬倘著述之有成洵朝野之所便思體國以經野重安上與治民禮者防也防墮則不可以禦水禮者體也體缺則不足於爲人假圭幣以將敬和酒醴以展親著千秋之物則敦五品之人倫能衰多而益寡恒去僞以存眞既與刑爲表裏亦諧樂以陶甄格神人而贊化育配天地而貫星辰洵經世之極則誠濟物之深仁思修明乎典禮蓋仰待乎

聖神

曆法賦 以推日以置閏州惠而辰從爲觀

天穹窿而莫測曆變化而難知毋假仄而候氣亦應節而成時分寒暑以殊候歷古今而異宜運兩儀以旋轉行七政以參差判朔望之分杪定薄蝕之毫釐示生民以作息布王政之綱維粤若區卦氣於羲皇紀農功於

炎帝溯黃頊之本紀考唐虞之世系總六術以裁成參八卦以節制簡賢臣以分任挾神策以相劑配支干而作節正分至以成歲義創甲以居先黃垂調以相繼首探元以資始初立宗以起倒胥氣協而風調咸辰從而時惠若夫夏商周之錄遞壇天地人之統相推符天行之廣遠著王業之崔嵬訖末胄之微弱起列國之煙埃禨祥雖繁而難紀正朔尚稟而未隤嘅曆學之餘緒入秦火而成灰爾其漢祚既興秦朔是肄四帝漫以相沿百年豈而不議經邈遂之討論閎閎平之推暨覺顓頊之疎遠見太初之深邃革亥正之乖謬行夏時以光被惟以律而起曆亦資易而取義劉歆三統之書李梵四分之置即乾象以立名推星紀以區類覈躔度之精粗論曆法之至次凡漢制之有五較太初其無二厥後三國分裂六代紛綸蜀仍四分是述吳惟乾象相循韓翊黃初之造楊偉景初所陳姜岌之三紀馬顯之景寅杜預承天之哲祖暅劉焯之倫多寫子而模毋率實舊而名新南則元嘉甲子以爲用北則靈憲皇極之是遵或榮寵之是冀且諛佞以相親縱施行於疇昔終貽誚于先民迨夫高祖受圖昭宣嬰疊曆經八改之煩道惟一行之拔本蓍策以參稽合卦爻而旁訊恒倚數以立法始積餘而成閏獨鏡深而燭隱能導窾而游刃雖仍九執之法盡去諸家之疢淳風之考驗未克比其精深邊

罔之乘除詎能方其詳慎爾乃至周而王朴既出訖元而守敬是進名欽天以守憲號授時以重農總日躔以審度詳儀表以測蹤窩二曜以無失參五緯以協從法加密而世守世宜久而可庸何以照雖明而輒暗流稍遠而隨壅他若五代之紛紜兩宋之終始或踵崇元之成規或襲欽天之遺軌或建國而輒云或改元而即以徒更改之多方昧推測之至理至如洛監正於元統授太史於劉基製星盤以立則著分野以修辭改憲授時載靖之疏請良正登臺測影華湘之陳奏非欺詎人為之率爾殆天道之遠而是故貴有察變之文革乃明時之術寒暑之不爽者惟天交食之可驗者惟日易有大

衍之策樂有葭灰之律惟刻漏之務詳亦臬表之是質遴疇人以商酌俾尚家以窮詰晰理若楊雄之精布算如隸首之密隨天行以求合會衆術而歸一是固欽若所由形中和所自出也

貢舉賦 以鄉舉里選用升賢才為韻

凡帝治之隆盛與王業之光昌由明君之經理賴賢士以贊襄徵棟梁於草莽倚股肱於膠庠考行必徵其素論秀必於其鄉分職任之輕重區才力之短長期同符於交泰爰著美於明良爾其秉正絕俗離羣擇侶抱碩畫於臯夔負偉望於伊呂或耽泉石或困羈旅或囂然而自得或脩然而遠舉或夭矯若遊龍或謹飭若處女

苟道義之未協遺軒冕而弗處斯誠川嶽奇秀之所毓宗社靈爽之所憑誠知明之必舉亦論秀而後升伊進退之所係即治忽之相乘宜因材而善使俾効職以呈能錯彩色而錦美得大木而室弘屏藩列於岳牧馮翼寄於疑丞有如雨暘弗協平成未底萬日時艱勞心國是方洛儆之日切且憂患之頻起推素履於彼姝委重寄於之子倏天清而地寧若淵停而嶽峙豐功忽建于廊廟令問早昭於閭里是故司徒之所登進司馬之所陶甄本文武之締造與周召之昭宣其盛也左右皆師濟之彥其衰也韋布老洙泗之賢豈修廢之由人抑行止之在天若委寄之弗當曷良法之有焉厥後漢四科

以分途魏九品而異選因詩賦以拜獻尚閥閱以貴顯毋資格之是先惟詞章之務善隋唐科目之途明宋糊名之典先敷奏以拔陳徐明試其亶勉莫不乘時足以濟物異代未嘗借才利用同乎舟檝調燮等於鹽梅彰文彩於黼黻象響應於風雷秉公明以選擇咸和一以相推科場得純修之士薦舉有梁梲之材由氣運之將盛故俊乂之偕來其或典制徒存紀綱日縱踵故事以相沿鮮精意以相統用重典以防奸刊石經以息訟略行誼而不關僅騈麗之是重三途六學或止佐其浮夸五甲四場亦徒勞其錯綜要非科目不足以取眞才良由諛聞未嘗可實用也

貢舉賦 以蒐道藝庸賢能為韻

稽成周之貢舉良寓美于井田既培養之有素尤教化
之已先恒漸摩以三物遲考校於三年閭胥歲時之讀
法族師月吉以持權黨正四孟之糾戒州長歲首而傳
宣合鄉遂而大比惟才德之廣延或卓犖而為杰或紆
餘而為妍命司徒以論秀咨司馬以登賢辟廱所升位
王朝而拜獻頖宮所貢合侯服以陶甄是皆周旋合禮
樂之度抱負挾文武之全者也粤若二世失鹿高皇除
暴甫得國之初沛求賢之詔得豪俊之歡心扼帝王之
要道孝廉賢良之稱茂才明經之號立四科以時舉訖
兩漢以來踏襍文網之稍稀惟搜羅之務到每修省乎
災異輙旁求夫德操孝廉必舉立嚴法以繩欺甲乙分
科刊石經以禁謬非隆替之有時故賢否之異報乎逮
乎陳羣區品以為選華歆試經而後升祇道義之為尚
非年齒之可繩置州郡之中正拔巖穴之才能斯曹魏
之立法歷南北而相仍矣若乃詔賢良以對問序門第
而後登列九品以入數復五策以相徵每齊梁之見用
嗟寒素之何曾在宋有習武習經之議（周朗疏）於梁有郡
崇鄉豪之增憫沉淪之或廣謂搜薦之宜弘是則後魏
世冑之崇徒名秀孝北齊朝堂之試恐未清澄惟詩賦
之是取曷行檢之可憑乎然而周武廣遺逸之選隋煬
置進士之稱雖涼德之所臆定實英主之所欽承也洎

乎六學備與二館偕開凡三途之並進遍九州而旁索
明經童子之帖誦秀才進士之試策詢經史三傳之大
義更策論表贊之成額固經濟之攸資乃文辭之是敪
既立法之多途寧致用之一格武舉奚重于儀有廓清
之功任子為輕德裕堪調劑之責至於禮列開元之目
學有崇元之適昧王道之蕩平貽吾黨之指摘矣嗣是
三舍同置兩科並庸維宋既嬗猶唐是從定條法之凜
凜增覆試之重重標百篇之沓沓分三甲以顯顯爰糊
名以考最間再試以求容或賜詩以示寵或互試以防
壅十科肇於仁廟四場更於神宗諉明公以秉鑑追隆
盛以齊蹤建新科以立幟指偽學以懸罍嗟彼鈞衡之
已壞是豈靈秀之所鍾者哉有如弘開國之規模隆育
才之典制倣遺意於周官得有明之高帝固並用夫三
途每特優于甲第衡淺深於經書較工拙於文藝置明
經於延攬增副榜以鼓勵量南北以甄拔分文武以砥
礪滋培豐其餼廩懲勸詳其條例法固沿乎古昔制獨
彰其詳細雖科目之攸崇非資格之是滯苟誦讀之有
憑皆簪紱之所麗是以
聖朝每折衷於其典而英奇思奮跡乎其際也

官制賦 以設官分職用亮天工為韻

邈混沌之甫闢伊氏物之力蒙鮮室廬之可庇且艱鮮
之未充思咸熙乎庶績賴允釐于百工或命名於水火

或建號以雲龍或司天而司地或宅西而宅東奠洪濤
之洚洞驅猛獸之梟雄開六府以殷阜敷五教以磨礱
四輔列以翊戴九官僉其和衷寄屏藩於四岳隆師保
于三公經列聖之潤色闢隆古之鴻濛粵若夏后命官
商王分職惟百惟倍有典有則列卿士於殿陛布方伯
于侯國咸懋官而懋賞務尊賢而育德惟周室之締造
畀姬公以究研爰立爵以守土乃分職以承天每用才
而如器實位事之惟賢資公孤以坐論合賢親以陶甄
森八法以爲志垂六典以成編冢宰爲百司之統司徒
惟五典是尚宗伯繫禮文之目司馬叅征伐之權司空
掌工役之事司寇詰奸暴之慾俾六卿以分任倡九牧
而居先洵洪纖之備舉若指臂之相連無燀庖之敢略
縱府史其必全由聖德之有秩故王道之無偏自秦漢
以迄唐遡明元而迨宋鑒歷代之因革衡累朝之輕重
本彙制以取則因時勢以適用略纖細而弗詳得梗概
於大共若夫公侯區以異等卿士設以多員爵秩紛而
遞殺等級辨而攸分曰眞曰比曰中別服勞之久暫爲
守爲行爲試勵任職以精勤建元改其班爵太初更其
酬勳內外畸以相制文武輯以偕欣誠爲兩漢之令辟
稱七制之英君矣其弊也移重權于近習隆相國以虛
文顧命授于司馬政權寄夫將軍啟僉壬之覬覦滋奸
慝之紛紜緣薰猶之莫辨致玉石之俱焚此其得失昭

于漢史鑑戒著於前聞者也至於六省九寺之名三臺
五監之設衛與府兮相錯公與師兮並列三館儲經國
之英六部襃衮職之缺置都護以折衝尊方鎭以擁節
品正從而漸差爵尊卑而有別蓋枝幹之相維繫綱領
之互挈矣其弊也職守徒煩委任不切始墨勅之淆亂
漸金紫之輕褻斯唐季之冗雜踵隋室之覆轍者也爾
乃考炎宋之簪紱跡有明之衣冠雖近仍夫唐典實遠
法乎周官立兩府于台鉉設三列于朝端二十四司與
監寺省曹而經理一十三省設院司道府以糾彈安尨
曾覈其名實橫州議省其冗煩其盛也率天工而人亮
其衰也蓋名存而實刓詎立法之未善良盡職之爲難
斯帝王之所區畫非賢達之宜鑒觀者耶曉萬國之參
差觀九州之遐曠資生成于地天仰調燮於君相時清
晏之可懷國治安之爲尚侍上下之和同藉大小之寅
亮或股肱以相倚或心膂以相向期肖形於化工媲程
材於大匠斯固泰交之協符仰惟　聖明之獨當

理學賦 以洙先王開後學爲韻

昔神靈之篤生亶聰明而作后歷五德以代嬗洛一中
以相受粵唐虞之開統乃平成之初奏精一實名理之
歸危微示爲學之候禹之祗台湯之敬懋文之緝熙武
之肯構見知承之於前聞知紹乎其後雖君明而臣良
恒月將而日就道莫隆於洙泗德莫盛於文宣既轍環

乎列國迺刪訂乎彙編述詩書以啓牖正禮樂以陶甄
作春秋以明天從心之學本不廢而不
倦時雨之化夫孰後而孰先庶乎惟顏氏之子非與悟
端木之賢曾點契乎一貫孟善養其浩然理溥博而無
外學中正而無偏洎王跡之漸微遂異端之雜出始倡
臆於楊墨繼鼓簧於老佛竊仁義而亂真侈幻妄而無
實妖淫附會如猛火之燎原經傳荒蕪類陰霾之障日
俗學拘淺陋而不移偽學索奇衺以相述至訓詁之既
繁俾本源之益失子雲擇馬而未精仲淹語之而未悉
擬經而德非其倫續經而道難與匹考唐紀乎德憲生
退之於南陽掃陳言之杳杳覓墜緒之茫茫師恂恂於

鄉黨規渾渾于虞唐剪百家之榛穢扶五品之倫常繫
衆望於山斗示吾徒以津梁陳佛骨之汙挺龍德而不
拔牵廷湊之氣履虎尾而不傷延將絕之統系扼積衰
之文章力較難於孟子功不減於夏王越三唐之浮華
歷五代之紛濁雖炎宋之方興屬正氣之欲剝茂叔之
靜穆伯淳之渾璞伊川之嚴毅橫渠之端愨闡太極之
圖得不傳之學洞千聖之淵微扼六經之把握為聖域
之功臣洵天民之先覺雖履潛而處困恒反經而守卓
以息中之澄徹啓考亭之卓犖則尤道高乎宇宙而德
光於海嶽也何大道之甫著遽曲說之叢來金谿負絕
人之智姚江懷濟物之才假致良知以自異舉尊德性

以相推竄虛無以託足摭經史以為媒多委婉以求合
挾疑似以相猜翳至明而為晦焚寶玉而為灰啟多門
以龐雜陟仄徑以紆迴譬同室之人啟扃而揖盜致國
門之禦擴有以矜財河津誠中流之砥東陵亦啟蟄之
雷然理足以包攝而力難以驅排是豈草野之人所能
息其詖遁苟非日月之照何以破其霧埃也哉

貯糴賦 以萬物不過三歲而發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預備為韻

宇內之州凡九天下之民惟萬方五教之未敷已三農
之宜勸須日用之供寬乃王章之永憲五穀既熟豐稔
為先四豳咸瞻凶荒是遠則大有為天子所最樂而賑
乏固生民所甚賴也請稽成敗於方策鑒損益於文獻

可乎若夫旅師掌四野之入倉人辨九穀之物委積則
分斷以儲宮府之費必稽匪頒則因時而畀緩急之需
不屈酌三十年而國用何虞行八百載而人心無拂曼
哉邈乎誠聖王之懿軌已至如官山府海務農守粟藏
繦稸國豐儲阜俗小則以霸誠哉宜然大則以王孰云
其不此管仲之告桓公者也又如夫椒被衂會稽將破
幸出重險敬求良佐陳夫天運凡廿載而始飢揆彼太
陰每三年而一過宜乘時以儲穀務備災而救餓治牧
七年之間收利十倍之大此計倪之告勾踐者也又如
衡百畮之赦粟計一夫之丁男隨地力以各盡舉天時
以相參糴甚貴而不可糴甚賤而難堪為裒多而益寡

亦戒吝而除貪倘收四而餘四僅舍一而糴三分上下熟以定額區大小飢以指南劑當閾之術肇平糴之談此李悝之告魏文侯者也又如急於聚粟輒思加稅忘君民之一體昧有無之相係明邦本以悟主陳國備以防歲此蘇軾之告魏嗣君者也別有贖罪以粟受爵討資靜邊亭之烽燧豐郡國以京坻士民恬其安堵戎馬寂其遠而此晁錯之募民輸粟也又有逢彼豐穰留心治忽出君財之所餘補民用之有缺增時價以多收待邦急而即發弗貴弗賤不溢不竭此耿壽昌之常平倉也又有遐邇有年疆埸無故增日中之場市實官家之倉庫米成法以遐覽更新名以廣布此顯宗之常滿倉

也又有衛洛並營陝華相映轉以灌注倚為性命期濟時艱詎曰予聖此隋文帝之漕運四倉也又有拯厄周急歸厚還醇强宗感而扶弱富室轉而為仁隨所餘之粟麥賑待哺之軍民即當社為窖貯之所命社司為簡校之人分三等以自效期四民之相親此長孫平之義倉也他若稅畝視鄉之寬狹藏穀區地之濕燥九等征及于商賈二升兼收夫粟稻又若置場增糴於四門立倉分貯於諸道一斗之收務足用資種食以通融三年之糴誠稽即充糧廩以顛倒皆荒歉之未罹思賑貸之宜早此唐宋國初之常平義倉也又若雨雪令中其狀有無各悉其私方凶荒之未逮乃救助之已施絕二害

之危敗挾三勝以撫綏事良由於豫立道幾略乎前知此劉晏之常平倉也又若儲蓄一因乎地豐歉第審乎天或加估以為勸或折稅以從權禁抑配之相擾省鞭撻之相煎此陸贄白居易之和糴也又若存籍没之私田取絕入之官地給公家之牛種募農人以耕植食有疾之羸孤養無告之老稚此韓琦之廣惠倉也又若慮陳積之易朽憫艱食之無資薄其息以預借隨天稅以偕追嗟任人之不當慨俵散之失宜本以愛民之意竟受誤國之嗤舊積之儲謬言裕賦而貸矣新增之息終以病民而蠲之此王安石之變常平廣惠而為青苗也又若屆乾道而值飢借常平以為本夏量人以為賑冬

出息以相反留遺惠以不窮償原貸而無損此朱文公之社倉也至於痌瘝時切災沴是咨命運鈔以易粟俾建倉以及時雖登籍於官府却守視以鄉耆蓋賑給之良便非粉飾於文為此洪武之預備倉也嗣是水旱靡常流離可慮官平糴以維新民樂輸之已預咸來受俸省運而並充其中各往輸倉立場而直詣其處何適負之可虞信倉卒之足據此周忱之廣濟倉也彙貯糴以流覽蓋得失之俱備無奇策之可矜惟賢才之是視或近民而為社或急公而為義洵備荒之良規誠安民之至意非積聚之為難惟施濟之未易遴清强以司職簡廉明以在位恒思深而慮遠能轉害而為利毋阻撓於

有力毋發更於異議夫然後朝廷恃爲訏謨草野沐其
厚賜矣

天賦

溯鴻濛之旣判體輕淸而儀分羌溟涬而無爲紛膠葛而無垠繞北極而左旋騰縉霄而氤氳包坤輿之磅礴章日星以爲文六氣錯以雜揉十端蔚其繽紛惟乾元之資始誠大哉而爲君其體則太淸冥冥高而難卽一浮陽之運旋實渾元而無極晦明代壇以闔闢陰陽乘除以消息過浮雲而莫捻撥氛霧而可識或開鳴皐之響或展垂雲之翼昭昭者豈云貞觀蒼蒼者猶非正色其用則高明無外渾淪浩汗蔭如張蓋圓若彈丸或覆

儉以柳水礱轉轂之無端本無心而成運乃積氣之所攢倚二極以作樞立圓丘以爲壇恒行健而不息故營度之爲難至若閶闔初啓玉臺巍煥赫赫在上曰明曰旦虎豹守闕穹窿燦爛升焉匪階登之無竢彼婺飛而折翼沮邪思於陶侃非無息之至誠疇化育之能贊爾其不言成化時行物生彌淪久覆於穆流行惟好生而不已亦輔德而惡盈雖恢恢而不漏仍蕩蕩而難名惟天皇之無上羌含元而舒精居紫宮與金闕每居重以馭輕至夫南陽北陰黃道赤道陰晴寒燠帡幪丕冒春秋異躔日星殊號固宣夜之所難窮亦周髀之有未造論之若已晰於微芒測之猶未窺其閫與斯誠管窺之

夫皓首而難精以惟授時之聖欽明而獨到者也若廼紛茲黃旗聖皇是隨萃群陽而爲象升水土而現奇爲兩間之大父覆萬國而無私九野納於太和七政齊而不倚應之而興兆姓之歸如水繼之而治多方之向如葵然則傚詩人之跼蹐蓋高而彌㮚如役效女媧■之補徒勞苦而奚爲況乎立儀步緯觀文察變雖冥漠而匪遙固無親而善善惻鄉行則嚴霜夏飛應陳實則德星夜見寄視聽於齊民固毫髮之莫眩凜四知而不疚參三才而合撰故翼翼之心昭事而聿懷亦致中之學位焉而永奠

河圖洛書賦 以題爲韻

玩易象而遐想撫洪範而高歌稽六爻之自始憶四乘之攸過龜委蛇而出洛馬騰躍而浮河負文章之璀璨著形象之遮那感羲皇而締想經夏后以摩抄徹九天而廣覽兼八極以包羅洞陰陽之要渺撥覆載之冲和爰布畫以分象亦陳疇而殊科若夫一六二七而相配三八四九以相需五在中而居正十分位以相扶或爲朋而炳赫烈或共宗而事需濡或同道而主生發或爲友而利凋枯或相守以鎭靜各依類以昭蘊本在天之於穆廼於馬而呈圖觸聖心而冥會著經世之訏謨區奇偶之對待索陰陽之卷舒合羲文之著述與周孔之勤劬固千古所不廢誠九有之敬須厥後灑沉懷褒功

成疏淪曰有靈物負文於洛率以奇而統偶偏逆行而右却三左七右屈束西以相臨一後九前分南北以錯落二四位巽兊（依伏羲八卦圖）之維六八居艮震之絡維五數之居中為皇極之所託五行五事之精微八政五紀之攸度三德稽疑以審慎庶徵福極以彙斂經明王之叙次與賢臣之揚擢洩太極之靈奇闢混沌而推鑿總之象分呈於河洛道該備於圖書參三才以輔相合二氣以乘除陽過盛而將返陰凝極而漸舒始緣一以生萬終有盈而必虛左旋則順而相育右折則逆以相鋤既表裏而參錯亦經緯而紓餘偶隨奇以相統生與成其互偕彼孤陽之無取雖獨陰其何居類相得以強盛胥互根以孳與苟緣端以竟委若水到而成渠是以羲於河而圖迻禹在洛而書遇遂畫卦以垂型爰序疇以明度凡仰觀而俯察實形存而道寓八卦乃素有之精深九疇實自然之理數偶觸緒於芸生遂駕輕於熟路羲見圖而易成禹睹書而疇布雖三同而二異咸中五以參互縱方圓之殊形非體用之異趣且推閏以成曆兼晝井而作賦皆一理之所栽成非萬類之能祇悟者也

經史賦（以經傳發明天地微妙史書詳載古今陳迹為韻）

文獻徵於冊府禮樂備於明廷稽帝王以立則攷賢聖以垂型爰編年以成史廼吐辭而為經別理欲於黑白判賢奸於渭涇名有十三萬古之淵源有赫朝分廿一千秋之典故留青是皆比流峙於河嶽並輝光於日星者也一畫蘊造化之奇三才備陰陽之變書佶屈而渾穆易簡潔而奧衍禮森嚴而條暢詩和平而婉孌春秋見筆削之精爾雅肇訓詁之善六樂正於聲微兩論著於遊倦述仁義乎七篇明褒譏于三傳足緯地而經天等擊雷而鞭電蓋嘗觀爻象之紛賾察名理之縱橫歸藏自坤而起象連山首艮而殊名周文之所推演姬旦之所經營惟羲皇之本旨由素王以發明編三絕而不厭撰十翼以相成歷坑焚而莫損借卜筮以流行繼西河之卜氏有淄水之田生採本原於東魯垂端緒于西京焦贛之占驗費直之研精鼎三足以杰峙河九派以洞滐若夫略三墳之瓌奇首二典之贍核列謨訓之堂皇載誓命之鬱崫著二帝之鴻猷昭三王之偉伐古今之文各異眞贋之旨相越伏勝之所傳授劉向之所窮矻歐陽於焉闡揚鄭沖於焉洗發迺若省方既遍觀風是先賦比興維其託矣風雅頌由是成焉二南歌王化之美盛七月述祖德之緜延公卿所諷詠里巷所流連妥侑乎神保燕樂乎賓筵細則陳於閨閫大則格乎帝天初披陳於太史終刪定於文宣厥後齊之轅固魯之章賢韓嬰之傳浮丘之編毛鄭曾疏其義歐蘇欲鈎其元皆名賢之緒論固時俗所爭傳嘅風詩之既微屬道統之將墜即魯史之成文存周官之遺意紀正月以定

曆書天王以正位嚴會盟以明禮謹侵伐以申義扶萬古之倫紀加一字之褒刺欲明道以匡時任罪我而弗避理靜深而如淵義博厚而象地丘明詳其本末公穀宣其義類齊有子都梁有賈誼繁露玉杯之篇膏肓墨守之議凡以晰五始之本末明三傳之同異爾其用之邦國達於郊畿祭享見於朝廟吉凶備乎宮闈周官繁其節目儀禮辨其等威經曲華而有則官骸順而莫違咸恩明而分肅胥別嫌而明微會古今文而一致合大小戴而同歸更作篇章唐魏徵有所論定重加序次宋臨川有其發揮乃若舞蹈之節奏同律之範圍制氏世其官而不能言其義蘊劉向著其錄而未嘗指其是非

是故學必講而後明德以修而彌邵濂洛為狂瀾之砥闢閫閾層宵之照契歷聖之心傳洞六經之微妙集解擇中正之歸立說握精一之要秉經德而不回實踐形而惟肖瑞為麟鳳之靈彩煥圭璋之耀是宜親炙者歎巨浸之汪洋私淑者驚喬嶽之聳峭矣蓋載道莫詳于經而紀事莫備于史三綱之所由持五常之所必紀稽星辰之順逆誌郡國之終始載治忽於微芒別邪正于疑似存制度之精粗書風俗之惡美要使既往者常呈形於明鏡將來者若鑑容於秋水雖有是而有非夫誰譽而誰毀是以責事詳而辭約欲法密而氣疎識足服乎今古才足任其卷舒丘明之紀繁冗子長之叙古初

盧陵五代之史紫陽綱目之書倘良史而有作舍斯人其誰歟嗣龍門而秉筆追扶風而未收紀澤中之靈奇寫馬上之丰采歌大風而慨然按長劍而弼乃美文景之升恒傷哀平之危殆十志以為搜羅八表于焉記載燮彝鼎之古樸煥鸞凰之儀形粤若東都建國西蜀格疆或奄有乎九域或偏安乎一方惟炎精之未歇乃漢德之重光范曄之書彷彿乎醇而後肆陳壽之志庶幾乎闇然以章何人物之臧否未允而統緒之正閏未詳若夫兩晉之駢麗六朝之纂組或受裁於御撰或摭拾乎塵腐或馳騁而無律或脫誤而難補或貪穢而多私或浮夸而無取競靡麗以趨時尚繁縟而非古貽尚論

以口實失前修之高矩有若合南與北而為史歷父與子而潛心刪穰辭以見直稱嘉史以賞音悵書志之未師乎昔慽典制之或闕乎令洎隋書之自出實魏徵之所任資頗孔以商確偕于李以酌斟庶綱紀之略備病誕妄以相尋竊嘗彙唐宋以迄稽說金元而詳覈或文省而不備或辭繁而無益或彼此之相迕或去取之未適或遠害而引嫌或反主而為客美固稱於藝林瑕亦昭於簡冊是惟兼三長以探討廣五志以擴摭表志洞天人之微紀傳悉朝野之跡乃可名為信史而奉若金冊也幸置身於藝苑謬廁列於詞臣每出入乎閶闔時侍直于樞宸將學古以致用恒憂道而忘貧值典章之

明備睹名物之燦陳稽史籍之浩瀚究經義之深淳思登高之有自懼濟川之無津可無師攷亭之純粹而漫信衆說之紛綸也乎

宜春花滿不飛香賦

唐有名賢著錦句而哄傳向蓬萊而委珮趨閶闔以朝天燎火有輝甫入鵷班之序雪花初集早來瑶圃之前觀夫灑曲樹以分行堆逆閼而互對爍爛乎紫微之側輝映乎金鑾之內墜粉蕚之繽紛積瓊英之細碎載飛載集皎潔於樓觀之巔無臭無聲晶瑩於墀廡之背于是摧古揚令句酌字斟玩白雪之元唱含紫頴以長吟謂凝神於貝闕之間花光皎皎謂蕣芳于瓊枝之上寒彩沉沉第縹緲以悠揚徒霏微而蕩漾揮帚睹玉塵之形粘樹悟墨花之象清光廻漩下鶴羽於雲中淨色聯翩拾瓊枝于海上美景素之離披攢冷蕋之清奇縱橫旁灑扶疎下垂依稀而柳絮叢集髣髴而蘆花亂披集衣遂羨爲珠祥盈尺即占爲大有鮮妍之色徒爾芬芳之求則否沿沿汦疑培塿滋萌甲榮枯朽蓄清芬之氣畀夫芝蘭洗夭冶之容陋彼桃柳夫是以飛翰凌霄布葉封條萃天宇而千祥共繞煥帝閼而萬象爲昭其香難覓其容可靚似天女之所經營倘仙宮之所閱歷詠宜春之句兮固律手之勁敵

海棠溪夜遊賦

枕離堆而逶遲面天目之崔嵬挽江濤而左轉裂地軸而中開傍南樓之高敞繞閬苑而紆迴經錦屏而斜渡迎潄玉而徐來聚圓漕而浮鏡通曲渚以流杯瀉珠泉之旖沸湛文綺之縈洄爾其倏風載啟淑氣漸舒名葩兮作茁嘉木兮初胅踐遍王孫之草路牽楊柳之絢攢青岑於林薄錯紅綠於平蕪風何時而不馥鳥何林而不繁萬壑千巖遥天列以步障百盤九澳匝地設以錦危若乃徐氏奇林賈家仙蓝貌憶沉香之亭芳來蜀昌之里稱名友于端伯擬聘梅於黎舉林深露浥似卯酒而春慵日媛風輕若晨粧之乍起芙蓉辦之重合鷺瓊華之遍啓嬌逾紅杏人來碎錦之坊朱越夭桃舟入武陵之渼當夫滴瀝夜灑離合晨吹日華盪漾林靄全披襯朱霞於天畔鬪紅瓊於水湄捎波紋而蕩漾隱泉石而蔽虧鶯喚醒而似醉風扶起而仍垂期門豪俠步青鞋而選勝澤宮年少載綠蟻而傳卮其或錦囊詩人彩毫名宿命舊侶於芳洲聚良朋於金谷趂午日之融和愛薰風之浅煥數恨事於花前擬巢飲于水曲比佳句於蕪楊擲琳琅而成軸懼暝色之起愁亦言旋而言後洎乎娟娟素月寂寂良宵鯨鐘乍歇鼉鼓頻敲發亂釵横知欲眠而未穩唇紅臉暈似被酒而彌驕夭鮮妍於水澳委艷麗於林皋歎孤芳之岑寂悵永夜之迢遥慨遊服之何往悔娛樂于花朝豈知紫微垣側靈和殿旁

名著金閨身居玉堂醉葡萄之偲釀飽太液之瓊漿挾
烟雲於腕底唾珠玉於奚囊倣秉燭于前賢比毓秀於
春皇幸托根而得地媲萋萋於朝陽豈鶗鴂之將鳴而
憂百草之不芳也哉

頌

擬湯泉頌有序

臣聞乾旋坤轉品物于以咸亨暑往寒來節候由之遞
嬗爰分四序夏燠而冬凉既列五行火炎而水潤誠大
道之自然兩儀之恆軌也若乃莫浚成形有灌著賡歟
珠璣于池內湧酒醴于地中幻三疊以示其奇名五色
以彰其異挹之則甘苦迥別酌之則貪廉頓分是猶山
下之常未渝清凉之性者矣至於不假火而熱不藉日
而溫騰彼暄波瀉其暖溜有蕩邪之妙用具除疾之鴻
功斯一奇也而或間以險阻僻在蠻荒悵迢遞於羊腸
歎崎嶇於鳥道則下邑之偉觀非上都之巨麗無得而
稱焉湯泉者輔車天邑襟帶神皐巨浸汪洋盪其胷崇
山崒嵂艮其背　翠華遙駐蓬瀛之仙侶偕來　黃幄
方臨海嶽之神祇拱護加以八垠同軌四海無波茹毛
飲血之儔織皮卉服之子莫不梯山航海稽首而來王
度索尋橦重研而請吏馬騰士飽貔虎韜其武功禮中
樂和鵷鷺崇其文德
皇帝萬幾之暇六龍時飛汪靈液而神怡挹溫濤而思

爽一塵不染彌祓濯以惟勤　命仍舊址稍葺　行宮工
萬壽無疆恆調攝之為重
雲集以程材民子來而畢事虹橋偃水掛碧落之遊龍
綺閣臨風翥晴空之威鳳蒸朝雲以毿毿瑞氣團于湖
泉㶷暎色以氤氳祥烟萃乎神井龍為煖水蟲且疑氷
濯日月而匪遙邁藥石而何有蓋由　薰風廣被納大
地于融和　麗日高懸移嚴冬以春藹且將普滌塵埃
遍沃　恩波壯都邑之遊觀闢規模之遠大是銘盤湯
室尚欲遜以精勤擊坏允衢猶未方茲豫樂者也臣班
廁清華學慙膚末解衣推食冬日之戀良殷頌德歌功
清風之辭多愧敢竭愚陋獻頌八章頌曰

巖巖天府茫茫　帝畿靈秀咸遂華裔同歸嘉禾紀瑞
朱草含輝太和洋溢　聖德巍巍其一化本無為年惟大
有鳳巢于閣麟遊于藪比治比安曰悠曰久省斂省耕
欽哉我　后其二桑乾之滸督亢之間上谷之域軍都之
墟豁然有谷逝矣成渠澄清下土環衛　皇居其三　六
飛遙臨百神擁護雨師灑塵風伯清路飈起雲屯星移
川汪瑞色鬱葱祥煙布濩其四湃湃流泉在京之郊風雨
所會陰陽之交溫不睎日煖不焚茅清濤浴日靈穴潛
蛟其五厥流混混不舍晝夜白礬下伏丹砂上射蕩邪匪
虛除疾甚訝功逾藥石力回造化其六其功伊何匪芳斯
馨其力伊何匪殆斯寧華清駐老靈液澤形爰新　行

毀?此清泠其七 助我
皇仁寒谷布煖沛我 帝澤旁獨均滌潔可濯鮮熱不
渝卯於萬斯年保茲盛滿其八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鍾峩芝麓甫著

古體詩

秋雨過宇水飲顧尉署

大塊已秋聲炎方氣猶熾揮汗走平梁驟雨夜中至猛如兩軍交含枚趨萬騎曉來雲四塞新凉爽人意有頃來阜衣折簡投箧笥慰我脫綢羅交談欲下淚引我坐東樓高筵已滌器世態任炎凉而我何軒輊東望長白山嶢峭多烽燧天子作六師勦撫勞元帥頒當于此時充以单車使諭之朝 闕下鋒鏑不復試但以咫尺書畫爲長久利奇材伏下僚逸足羈短轡每食亦無餘安能出論事豈無激烈懷空存壯士志罷飲還惆悵山色空青翠林遠暮雲横雨微斜風剌狂波打東城岸圯心驚悸歸來賦短篇聊以寄所思

夏日經内城呈家兄鹿嵐並御簡先生

翹首長安街依微五色露鬱紆遠山嵐參差上林樹青翠映紅牆欣然欲琢句光景倏變幻投足易訛誤朱門紛縱横寶馬競馳騖韝鷹向西郊載酒長堤路冠服奇且鮮聯鑣如飛渡更有婀娜姿脂膚齒如瓠結伴坐安車天然饒韻趣明眸而善睞一笑春爲住富貴恣行樂安能窮其故嗟予不量鑿正枘多忤滯京輦下幸

與名賢聚妙論窮天人冥搜挹墳素十日三五會燕集
寬禮數自分久沉淪而遊伯樂顧嗟彼閙熱塲匪我思
所寓祇合倚水石何知偶駑駘前日讀君詩翻若抱疾
痾世無黃石公誰當呼納履偉此七尺軀其中寧無具
願言安義命勞逸皆天賦

紀夢

昨夜夢予女負其弟岌冠鬖鬖立田畔風急衣裳單覺
來四鼓餘輾轉發長嘆前月夢吾母持手涕漫漫晨起
問龜筴云吉憂轉攢憶昔先君子艱虞實萬端文章與
德行煌煌若鳳鸞而以直見忤不能給壺簞命我親詩
書寒暑常更闌恩勤徒劬勞念之摧心肝今于惟老母

無物可承歡蕭蕭一葉身飄泊來桑乾行役竟何為白
髮欲成團迢遙五千里悲哉行路難

別家蘭畹四兄

江水西北來南逝復向東下有萬頃波上有雙飛鴻鴻
飛雲際呼清響徹蒼穹良朋如手足彷彿絲與桐相資
忽相離妙曲與誰同低徊裁尺書反復情難通悲哉秋
色深陰雨來淒風濕雲埋大壑紅菊開簾櫳我行如逝
波君屋入空濛日令景物殊何以慰幽衷

離合詩

妙手理絲桐有女去文園粉膩未及施分離羞王孫既
成連理歡良人復不存棍形哀犢鼻安敢傍諸昆荷鋤
理荒畦除草餘其根似有封禪書未許向人言粹白長
恐飢無米亦朝昏織蕪駟馬橋嘉禾何日繁

曾貞女

九九澗中松色若青琅玕霜晨與雪夜修幹矗雲端上
有風雨鳴下有蛟龍蟠靈根與衆異後彫耐歲寒擂城
曾氏女世系本綺紈婉娩嫻內則幽閑性所安締好在
名族六禮猶未完嘉容忽乘箕念此摧心肝升堂禮舅
姑甘心奉匜盤鬟鬟撤不施哀如孤棲鸞極知由世德
苦節良為難後人欽懿矩直作徂徠看

送宋王賓之嘉祥

名鳥來幽谷翛然振羽翰長鳴謝其侶遼濶任盤桓又

如逝者波千里無停瀾赴壑先潆洄奔騰瀉急灘而我
實同志夙好契金蘭契濶動經時良晤信云難昨歲促
裝至射策聚長安昔日青青髮今欻白成團相逢還相
愕把酒一再歎頗言東圖史援琴試一官一官向何許
武城僅彈丸決漭注滇渤奮翮翔雲端左按黃金闕西
臺白玉欄循良 明聖眷努力頗加餐

吳伯宗詩

伯宗山西絳州稷山縣民初伯宗兩弟俱幼被
略賣莫知所往伯宗歷年月閱閭闠踪跡數萬
里卒還兩弟今相國澤州陳公安溪李公暨閣
學宜興潘公皆著詩文傳其事鍾蕺展讀之餘

輙復有感用成俚句

中陵常棣華韡韡覆其根允矣庭幃內所重在弟昆既俱貧簞豆餘樂匪思存嗟惟我同氣緩急共朝昏閱墻猶禦侮良朋難俱論稷山吳伯宗早歲背椿萱兩弟頗冲稚友于性素敦被星耕綠野荷月出柴門供他梨與栗吹此箎與塤何知人無良略季潛飛奔歸來摧五內哽咽幾傷魂販負倘可為徙業辭家園祇驚節序改徒見日車翻天空海復澗惆悵難攀援季去仲旋失輾轉氣煩冤生離在骨肉此恨塞乾坤揮手別妻孥逝若鳥孤騫去去越都邑緜緜歷寒暄便須窮地角何論探河原皇皇京邑中貴族多華軒季也隷為奴為言受主恩

厚恩良不薄高義人咸尊期爾仲氏來偕季返南轅仲氏在何許迤北薄崑崙遙遙寧古塔重裘尚匪溫冰天雲色慘雪窖路無痕邊關嚴出入匝地有艱屯卓哉此義士制行實璵璠隻身度沙漠易若踰籬樊冒死白將軍立談昭覆盆栗烈無皸瘃饘酪飽風飧還聚蓮萼下灑淚各潺湲別來艱萬狀會晤竟何言天性豈云薄苦節實難捫猗歟

聖化溥六合燮調元至令畊鑿侶敦倫立其跟是宜燕許貴折簡來源源高文輝綺繡妙句燦瑶琨芳名榮已極那羨北溟鯤陟崗念予季揮涕自沄沄

對酒

將進酒心徬徨年華脫兔去汍汍忍不見賈生二十入咸陽伏闕獻策驚君王又不見馬卿四壁無一物盡賣車騎辭故鄉自來奇士無負阨會與風雲終翱翔我也總角時志欲捫穹蒼駸駸三十年捉襟露肘無完裳百歲如駒隙徒生真可傷嗚呼噫嘻君莫樂樂極生悲與蕭索我聞男兒生不封侯目不瞑行年八十欲從軍古人意氣何崚嶒

伏枕和家兄行路難呈屈仙才先生（先予借宿東鄰為鄰所侮仙才命家兄作詩）

龍山龍嵸一萬里揚鬐鼓鬣形蜿蜒石鷹怒擊勢西下崱嶷接以散花巔每逢隆冬天欲雪狂風吽號聲喧闐

其或烈日當長夏揮汗疾走無甘泉旁則風埡與虎穴氣象凶怪復萬千遊子初來聞其名鮮不股栗而心懸豈無居人廬其側戶扃不許人息肩有時蹲踞但假寐有時排闥無炊烟有時刺刺語不休麾之弗去招弗前伊余冲雪叩其門投以片謔兮一椽陰房地濕寒氣深發我痼疾腰中酸出門還為鄉黨笑謂予行跡真堪憐佳時邑中諸先達僕馬冠蓋來翩翩夾道供給曾不暇黠者幸得為執鞭物理盛衰何乃爾謝以不敏惟速遷俗論卑污未足理獨怪長者亦云然物惟適用為世珍而我于世奚裨焉古云知足則不辱況渠此際方持權嗟乎行路難如此乃為灑墨製新篇浩如滔滔萬頃波

瑩如玉碗走珠圓勁如短兵巷接戰爽如俊鶻擊霜天
讀罷霍然病欲已憂患常思聖與賢

丙子仲夏

昨日甫中一升米添水煑粥清可洗今晨甑冷蠨蟏行
閑門呼童頻不欬況復連緜兩經旬長夏陰風翻白蘋
我惟攤書忍枵腹幼女長號妻復嗔年年此日皆如是
耳根習慣爲常爾偶欲焚筆把犁鋤比見負槖稱貸皆
農子只合閉口莫言飢無事咄咄亦爾爲飽看南山北
山色靜坐蒼苔學賦詩

美人讀書圖

渝水風光照眼新丹青奇特妙生春好手偏能寫麗人

蛾眉淡掃細腰身華容窈窕骨肉勻豆綠衫子拴紅巾
素手摻摻秀絕倫珠鞋羅襪不動塵焚香靜坐遠凝神
細斷細帙古爲隣恍如宓妃臨洛津又疑玉女下青旻
一笑傾國傾城眞令我心目空紛綸比聞　至尊西幸
秦屛絕殊色賡陶甄懷美人兮渭之濱不妨白屋載未
輪但求之于侍　紫宸信知美德世所珍何不繪圖揚
聖仁

仁懷道中

夜郎之山險無匹懸崖百仞未云畢百仞百層始見天
攢峯黑箐難窮詰仰看鳥道縈岩巒荔枝樹杪行人出
驚濤怪吼萬壑雷盤盜怒激深成窟豈無飛艇疾于鳥
項刻乘波衆峯失哀猿此際閒清晝綠樹紅花皆蕭瑟
憶昔東遊泰與魯巖巖泰華眞峯嵂去天咫尺未爲多
下有周行可罥駟如何此山半無名岸嶺崎嶇狀非一
安得力士持長鏟掀轉嶔岑塡水窟普天大地皆坦途
具瞻方岳睎紅日

示姪夏

吾姪夏也負質殊七歲抱書請爲徒日記千言未爲少
下筆便解調之無曾喜年纔十三四早遊泮水謁師儒
比來長成性反蠢不耽誦讀耽樗蒱憶昔先君嘗念汝
珍重眞同掌上珠命余善視終如始斯語未敢忘須臾
蒼皇携爾來遠地古云夜郎非此乎廣文之齋由來冷

我來況味同蓼茶爾能勤學而精進天涯相伴良歡娛
卽今如此女奚樂昔如騏驥今如愚昨夜明明夢爾父
倉皇來視形容癯問女學業近何似我口欲應心躊躇
憂乎憂乎愛女軀吾父爾父情與俱從茲努力爲丈夫

保定張光祿歌諱羅彥字仲美明末闖門殉難

我聞明季坤輿圻千里萬里無安宅直令羣盜滿中原
朝遇東城暮南陌南陌東城鼙鼓悲孫城矢日守者誰
昔時光祿今已矣張公仲美好男兒先世由來居保定
將軍忠勇傳家乘驃騎封銜未云畢未殲流寇目不瞑
生子皆貪讀異書文武科第賓雲如忠肝義胆渾相似
以身報國不躊躇當時醫國無良者龍爲魚兮鹿爲馬

賊勢東行如破竹傳檄遁見名城下元美（仲美伯兄名羅俊明癸未進士）仲美氣如虹手持長劍腰大弓登陴誓衆衆爲死擣虛批抗樹奇功季弟（武進士名羅輔）挽强年最少貫蝨穿楊更神妙持刀突入萬人中左擊右刺渾難料可憐夜夜鬧鬼哭竹見忠魂生氣蹙神京已失爲誰守况有奸臣毒似蝮獻城媚賊城乃破狗彘不如人共唾從容就義者何多二十三忠名問大（一門二十三人同死國難）知公節義是傳家閨門貞烈世爭誇我獨不知當時何以培士氣乃得忠臣義士貞女節婦相望滿天涯

題寒江垂釣圖

畫出江天澗復昏蘆葦參差洲渚橫雪花散亂大於掌

旋空飛舞蛟龍驚縹緲鐘聲聞遠寺寥寥萬里無人去問君垂餌向何方五湖七澤非其處只合端坐面中流天空海潤風颼颼一曲歌闌山水綠芒芒九有如浮漚天公付與持竿手烟簑而外更何有浮沉得喪不須論安用虛名重山斗自喜生平只直鉤穹霄爲笠地爲舟但得錦鱗可盈尺竟投林壑吾歸休

近體詩

壬戌暮春偕邵格非沈翎先訃公隨家兄鹿嵐內兄雷念兹登銅山絕頂二首（在南陽泌陽）

銅山稱勝地陟巘洵奇觀磴道依山曲長風透體寒飛梁留瀑布絕澗長幽蘭竭力登臨處千峯几席看

俯瞰晉巒際參差翠疊封身隨雲氣迴與雜鳥聲濃絕頂聞天籟危崖羨古松浮槎原有意何計覓仙蹤（頂有仙人跡）

憶母

慈母原多病衰年倍拮据可憐經歲別只喜數行書祿養何曾得名心未肯除晨昏惟季子爲我慰倚閭

夢弟又庚

弟也何時見翁然聚一堂即今初入夢知子永相望月夜書牕靜霜天客思長行行云歲暮兒女賴扶將

上巳後寄園雅集見杏樹一花獨艷限韻四首

彤雲剛一點低出最深枝不放春光去非關花信遲半

醺輕傳粉新沐澹勻脂性頗耽幽寂遊人總未知

自是仙家植曾于帝苑栽蕊仍倚綠放人又踏青來識質饒詩思微香泛酒巵欲探春信息即此是良媒

映日姿原媚籠烟韻更多可聞花嘆息惟見客經過絳雪飛清洛紅瓊罩綠蘿就中有好鳥睍睆亦能歌

候煖紅偏瘦枝肥碧暗添對時情脈脈望處影纖纖翦鬱扶花瓣霏微露葉尖高蓮遵律手四韻喜同拈

驟雨同家兄鹿嵐弟又庚作八首

懸泉瀉瓦瓴暑氣出疎櫺草木霑天澤風雷降嶽靈平疇嶒更綠遠岫望尤青頓覺煩囂淨倚牕坐亦寧

濃雲注水瓴雨脚逼前櫺紓慘知乾道生成感地靈雷

嗚鶩電紫霧散愛天青莫是洗兵馬遐方獲永寧
澍米響空瓴如珠落淺櫺吾人稱　帝德俗子語仙靈
水任魚龍化山隨草木青秋成知大有萬國頌攸寧
乘高執建瓴落落翳房櫺晴雨原無種行施信有靈秩
如苕面綠山象彿頭青瀟灑宜高枕今宵夢始寧
橫流若倒瓴怒沫過虛櫺河海方含垢鯨鯢正顯靈濕
㴽鳥嘴黑浴見鴨頭青酷暑歸何所新涼意頗寧
蕤蕤落虛瓴涼風入空櫺離星詩有讖暈日諺常靈懸
瀑岩岩白飛嵐面面青試看時雨化萬彙已清寧
高屋水傾瓴陰雲暗紙櫺大田雲有滲楚室雨惟靈野
霧穿林白炊烟出户青星言誰夙駕百室定盈寧

淙淙注甓瓴細眉復穿櫺湛覃真爲瑞嘉祥咸讓靈承說
喜雨賦蒸風自輕而襆靈漫云頭上黑䆣見眼中青渠骨露神液歡
心慶泰寧

燕山八景

瓊島春雲

瑶輿春光滿晴雲次第飛乘風尤縹緲映日轉霏微製
服天姬羨徵祥　聖主祈六龍時出入觸石即相依

太液晴波

淡泞含天象淪漪地維平看春意濶斜驗月痕低遠
渚鷗飛急輕漣風到遲就中魚在藻頒首樂咸宜

玉泉垂虹

素練垂清漢晴霓遶碧虛淵澄終若海汪濊已成渠宛
轉經　天闕彎環遶　帝居流行皆化育靈氣日容與

薊門煙樹

薊北多霜雪蔭成距十年如雲晴靄靄似霧雨絲絲合
沓中林地撐開四壁天煙雲饒古意收載米家船

居庸積翠

秀色橫天半巋然壯　帝京群山皆拱伏高岫獨崢嶸
淺黛描朝爽深藍發晚晴　鑾輿勤省歲端埬欲來迎

西山霽雪

北闕天光淨西山寒氣深平臨皆玉案環列實瓊林潔
可精詩思清堪矢素心未須嫌徹骨松柏喜相尋

金臺夕照

承恩趨玉署休暇憩金臺世杳遺踪在天空夕照來遠
鴻遵渚去殘雨抱村廻俯仰交情重遥憐羊角哀

蘆溝曉月

烟浦鷄聲亂雲衢桂魄東露華浮水白曙影漾波紅澄
澈星河斂晶瑩天地空重輪分一照今古許相同

壽茶陵彭年伯兼送石源年兄給假迎娶二首

詩酒才原富烟霞嗜獨偏静惟松作友閑有鶴爲緣岳
近青臨臚湖平綠溢田蓬瀛何異此築室即名僊
況有金閨彥神皋給假回身方辭　帝闕路早入天台
六禮今初諧三多昔已推咸云公輔望東騎幾時來

送人令梓潼　代

西入巴山路長天一線青飛猿出樹見歌鳥隔林聽芬郁羅花講嶙峋列畫屏公餘無別事洗硯熟蘭亭

題許時庵大宗伯讀書秋樹根圖

危坐俯清湍秋濤入耳寒高踪疑鳳翥靜息象龍蟠泉石幽情適詩書素性安功名青史載删述自盤桓

送龍雨蒼還蜀步韻

八年京洛別花月半生愁勞我心千里逢君序九秋來踪青靄合歸興白雲浮（以需次稍遲暫歸省）早晚黃牛峽彈冠賦壯遊

懷家兄鹿嵐時客都門

淡黃梅子落庭墀兀坐頻驚淑景移一自消餘山後雪便宜寄有雁來詩獻書知不同蘇軾賣賦何能重左思未是無成羞故里思君勞我作然疑

傳聞戛口有烽煙音信何妨寄錦官莫似羊公種玉去須當交甫弄珠還占時細檢京房易望遠高吟蜀道難思君令人顏色老夢回中夜起長嘆

涇陽旅邸次壁間韻

豪氣橫空孰與京茶杯詩卷日相迎少堪與語書千遍到不能平鋏一鳴大有年華隨水去都無素髮帶愁生翺遊何日方停轡直上扶搖幾萬程

詠雪步家兄鹿嵐韻並呈陳御簡中翰（時館于宋谷濂）

座師家

翩翩素質來何暮如絮如鹽總未真也作花開非有艷縱教風舞亦無塵祇因潔白難宜俗纔露光芒便射人偏得好山名玉壘年年收拾不嫌頻

冷兄原于眼界親聰明尾白景彌新程門雪積那知久袁户歌聞不似貧題詠自須尋雅士戲援端的讓時人只思攜手同歸好策馬中原倍爽神

奉懷陳御簡中翰（步前贈行韻）

同甫由來蜀盛名幸叨年譜實吾兄字如東晉稱龍躍詩若中唐只雁行　丹禁絲綸權出納青藜編簡久研精何時風雨挑燈坐頻扣重聆大小鳴

再至蓉城留別劉遜齋二首

十年前此對琴書驟背重來向草廬別塢尚然花滿徑秋田仍復水平渠閒心玩物今渾淡壯志凌雲總未除風物不殊情頓別人生會合那堪疎

憶同聽雨論文夜如在同堂請業時（遜齋受業于先君）白髮父交那復見青緗稚子亦能爲（遜齋時有四男）已慣爲湖海煙霞侶慷詠風花雪月詩他日視今今視昔定誰强健作然疑

酬羅西溪先生韻二首

遍經甜澁與悲歡老臥煙霞一枕安白氈巾應違繡柱烏皮几不羨雕鞍世情諳練渾宜懶詩律精嚴未許寬

意到筆隨何所似言泉風思爲飛翰
經年書卷自成歡限韻題詩下字安共羨有名推玉海
奚慚無物買銀鞍偏于舊好情懷重終是高人禮數寬
自此與公頻對面金沙箋細寫華翰

除日過鄞城

四野時聞爆竹聲村村諠擁似圍營尚餘此夕年非舊
倘憶明朝路盡生京輦遥看紅日近家園背指白雲横
鄞城却是春來早柳弄輕黄已待鶯

遊峩眉山

突起三峰草佛曇朔來面面潑深藍昇仙羊去餘丹竈
解法龍飛剩碧潭星斗平臨渾可摘煙霞環列未遑探

無邊風月誰爲主整理青鞋試竹擔

葛守戎招飲春郊

早春晴日午風柔招飲山頭樂事幽匝地尋芳學鬬艸
分曹賭勝試藏鉤已忘引滿過三爵頻訝援弓樹四鏃
只待東郊人影亂歸鴉聲裡聽鳴騶

疊韻

輕裘叔子自溫柔緣野揚兵事更幽儘有殊能稱沒羽
豈無絕力解舒鉤裁詩縱筆渾成律釃酒留賓始挾鏃
堪笑冷齋人一派也乘羸馬傍行騶

送向修野田仲昭胡章錫還蜀

從來懶[illegible]離别今日臨岐覺黯然羇背好吟雲出岫

船頭靜驗水磨天高詞原不輸黄絹廣屋行須坐細旃
君若倦遊耽緣野相期洛浦佩珠還

送岳少伯任荔波

詞賦凌雲舊有名新攜墨綬粤西行袍浸柳汁迎眸綠
縣是花封入眼青驛馬雲山添好句隨車甘雨播休聲
柏臺端的需君久早辦垂紳翊　聖明

壽閩中黄敦復先生九十

山斗鴻名宇内驚林泉幽况日相迎半枰勝負旁觀熟
幾變桑田過眼成真見池邊棲鸑鷟何知海外有蓬瀛
傳來添線逢皇覽萬石同趨爲執觥

送潘特書年兄歸養

君今將母返江潭泉石風華應獨諳出入自當緣竹徑
往來大抵近山嵐鴻名久羨人宗北絕學曾聞吾道南
非是冥鴻歸羽翰轉令分袂意難堪

壽潘年伯母

申國儀型昔所欽和熊待讀望原深金芝匝地能三秀
玉樹參天可萬尋仙訣不須王母授繡幃真見壽星臨
堂前初試斑衣舞發軔鴻名振藝林

上巳前答王雪菴

踏青人每悵春遲應待風和日麗時翠帶千條拖柳線
紅雲萬朶上花枝鋪排樂事宜攜酒撇擋閑情好賦詩
我獨鄉思豪興減勝遊難與素心期

送春坊王拙菴先生校士全川
詞賦聲華徹　帝京西風街　命擁紅旌馬幷綠水青
山去人趂霜天曉月行世掌絲綸依　鳳闕時栽葱李
向蓉城明珠白鵠差堪擬應有新篇次第成
壽黄母黄簡齋總戎元配原鎮江西子復尹于是
徽音聞海屬華簪懿胄御鱣著藝林昔見將軍能運甓
今看令子善鳴琴營留細柳規模壯花發河陽雨露新
想見豫章歌壽母登堂稱兕盡傾心
送陳霞軒任黔中
松青雪白歲寒時忽賦驪歌欲遠離剛道夜郎縈客緒
却云日域繫人思浪聞蘭署甦爰處信有花封喜載馳

况復元龍聲價重西垣虛左早相期
壽河間馬年伯雙壽
白眉丰度遠風塵衛水躬耕學子眞柳徑自堪題晉士
桃源何必羡秦人靜張琴瑟歌偕老穩臥煙霞那計春
最愛胡麻當雞黍清風明月不知頻
寄賓雞馬孟伯
於今屈指十年餘尚記連鑣渡洛敷絳帳風流知已別
白眉事業竟何如人云蘭署初鳴珮君到花封久曳裾
春雁北飛春再北等閒可見雁成書
壽閩中陳琢成
金鰲峯影插雲孤春到螺江勝畫圖但羨幽情傳水石

却令遊子憶蓴鱸從戎妙策傳人未振鐸行踪入夢無
筵設介眉占聚德纔知至樂屬吾徒
和吟香樓韻三首
手栽久已重南州疊韻成詩解寫憂幾片閒雲不在眼
一輪皎日恰當頭清辭秋水瑩無滓麗句春山翠欲流
聞道東來占紫氣叩關何日駕青牛
日暮遠山煙靄生幽情未許俗塵侵作如是想難投足
只恁慵休即養心此外風雲皆妄念當前花月且閒吟
伊誰聽角鬧笳後暝色生愁自不禁
四十餘年俱是客五千里外却為家人情半若波心月
宦味全如鏡裡花郭外不營千本橘門前那種幾般瓜

由來抱甕迂成癖閉户高吟不慾嗟
早朝
鐘漏沉遲曙景開鬱葱瑞色靄蓬萊玉鈎霜月横清漢
銀礫踈星列上台　丹禁高聞仙樂奏　紫宮遥覲
聖皇來鵷班拜舞歸青瑣香惹爐煙滿袖廻
送齊河王靜菴文宗
烏衣世澤衍三齊　詔銜文向蜀西高榻焜煌騰火
井長蚪天矯躍靈溪清潑錦水澄華月雅望巴山曳綵
霓登眺詩成渾得意綠波青嶂聽黄鸝
寄南江岳玉千任懷集
憑高縱目幾千里兀坐懷人十二時洲道繫龍形委宛

山云齊嶽景迷離埀旐調鶴閒清磬而水援琴寄遠思
勾漏丹砂熟已久華顛月望白雲陬

寄潯州太守毛晉倂

東川久已奉神明又綰銀章西粤行聽去賢辭傳欵
極浙來浩澤瀉滄瀛珠還合浦名同潔虎渡弘農政比
清到處青山環綠水輸君琴鶴足怡情

送人作解州牧 代

西行步步遠紅塵愛與青山作比隣高嶽眼前秋倚玉
長河頭上曉横銀雙旌揺曳登臨逈五馬傳呼出入頻
此去輕車仍就熟朝朝露冕看遊人

輓王貞靖先生

逸致高騫松壑風修文一去絳帷空㥪前蓮浦秋還綠
檻外桃林春自紅栄處桐花疑吐鳳萬竿竹影似蟠龍
呇孫整價齊揚馬振起鴻名未有窮

送周儀園年兄給假田潮陽

飛塵陣陣落桑乾白草寒山雪影攢迴望晴雲凝紫極
平看野鶴入青巒風霜作客詩應少水石為儔禮自寬
衣錦故鄉誰不指九經庫上老登壇

對雪限韻

粘草逢枝盡作花平封林麓急棲鴉月如皓質渾無色
梅似清光未有瑕高羨松英藏玉屑遠餘鴻影落銀沙
座中嘉客時來往滌器頻煎雪水茶

步胡章錫韻

敗鱗殘甲舞風狂粉飾從前烟柳塘映入縹緗寒閃爍
歌成金石韻琳琅千村皎潔清塵堦半榻虛明起夜光
玉蘂瓊花爭羨此拈來到鼻却無香

步施博公韻

曾聞盈尺表豐年酷似風毛縱獵天漫道屢霜成大智
敢云嚼雪即神仙銀鋪原隰溝塍合玉起樓臺觀闕連
羔袖往來閒指點雲霄鶴羽許同妍

再用前韻

即今樹樹放瓊花黑子星星遠暮鴉世界為銀休覓冶
乾坤是玉莫求瑕飄飄到處輕如絮旋舞遥空散似沙

未信党家眞恁俗羊羔酒罷不須茶

和寧波表時謙孝廉詠雪韻

能將白雪賦新詩畫出同雲疊四垂玉屑但教飛彩翰
明珠早已綴青氈水懷遠浦藏氷鑑柳望長堤想素絲
吟詠佳篇忘坐久辟寒那復覓金巵

、送醫其祥二首

聞君仙術授長桑湖海烟霞任徜徉刮目正須療肉眼
換心端許索奸腸久疑鶴在蓬瀛島共道春生游俠場
五藥三芝知富有更求醫俗立神方

雞壇近亦半寒盟乘馬乘車各縱横萬疊峯巒爭隱伏
一春花柳自鮮明誰攻腠理炎凉態難覓膏肓冷煖情

我但苦貧無别樣可留妙蒳使人驚

步鄒念尊送春韻

暮雨輕虹遠渚收青郊春色倩誰留也知不到經年别
無奈能生頃刻愁幾點殘紅飄野墅許多深緑漾溪流
舉盃獨酌還相憶何日真同汗漫遊

步鄒念尊上已同人雅集韻　廻文

香風遠送綠垂條囀鳥閑時馬度橋張樂妙音諧雅調
集朋高會趁晴朝陽坡鬭草芳郊遍曲水流觴飛葉飄

光日曉擎雲澹澹塘横小飲偶同招

寄寄光令白乃素

海國無風也自凉高槐深柳蔭琴堂疎簾不掩遠山翠
曲逕時聞新雨香幾處書聲清夜月半天鶴唳響幽篁
飄然東帯東遊客永日相望在一方

寄嘉祥令宋王賓

勞君憶我數飛翰每得餘閑便取觀分袂有時猶似近
談心無處始知難焚香坐月琴堂静携酒行春花徑寛
爭道澹臺山色古倩誰畫寄一圖看

上山左侯任菴藩臺

海國屏藩倚世臣雙旌旖旋擁朱輪庭前加禮三千客
門下聞詩七十人舊德西川思撫育新猷東魯化陶甄
清時節鉞需夔契另有　龍章賁紫宸

送仙菴宗兄還里和元韻

當時荷葉小於錢宮外垂楊翠似烟初睹清班皆玉笋
早知道骨屬青蓮唱酬頻有高人集來往都無俗事牽
忽理班衣榮晝錦冥鴻先我整歸鞭
六年委珮駐皇都朝帽依然是素儒書癖每從閑著得
俸錢盡向酒家沽多君由此翔而集笑我于今步亦趨
且喜溪山今有主登臨處處鳥相呼

送掌院陳乾齋先生撫西粵二首

碩德鴻才振玉京暫持節鉞事南征群峯雪逕松千尺
野水雲汀鶴一聲薇省絲綸留著作槐庭棟宇費經營
人云瀛島皆仙侶幾唱驪歌總動情
錢塘詩史粤西行富有經綸不自矜高爽曉升青岫日

晶瑩寒澈玉壺氷名山好句題崇閣才子多情訪漢城
南服不須勞　聖慮千江無浪碧澄澄

壽安溪李厚菴閣師　代

間氣靈鍾降嶽神由來世德重龍津文章聲價齊揚馬
理學淵源繼洛閩筆挾琳琅鏗古韻氣同星日照高旻
等閑整頓乾坤了綠水青山處處春
菊桂含花老更香雁來三五各成行蓬瀛水遠神仙逈
河漢秋深新月凉調燮多年勞稷契平章今日並虞唐
覽揆六合欣稱兕頌比岡陵翊　聖皇

壽韓母

爽氣横空湧碧波畫堂瑞靄更如何青山幾疊雲當户

黃葉半林月渡河園竹亭亭霜色古澗松炅炅雪痕多
就中仙藥闕王母青鳥啣書下薜蘿

和彭石源僦居韻

慣於閒散處安身十載羈縻入世塵但訝崑莪無好夢
誰知沅澧有幽人經年鉏澗栽書少盡日吟哦得句頻
讀後渾如對秋月清光瀟灑足忘貧
容膝纔須屋半間何論活佛與神仙宦情高潔恰如鶴
世事推移儘似船異日聲華誰最好如今著作已爭傳
安排手筆齊燕許待掌絲綸日月邊

癸巳仲夏初旬冒雨趍朝因近賤辰遂留宿内

城閱日經堆雲積翠橋田寓

淡旬酷暑眞難耐半夜傾盆澍雨來略似啣枚趍萬騎
多應斷雪捲千堆纔知莞簟凉堪寢未有蚊虻曉便催
夢覺黎明房闥靜奚童鼻息正如雷

淩晨匆遽捉朝衣赴　闕肩輿去若飛入眼九逵流活
活穿簾四面雨霏霏胥徒寂靜依簷宇冠冕參差出瑣
闈最愛　御街平似砥但防蹉跌踏泥歸
生來負不要人知椎鲁聊充恥道饑馬齒縱增新歲月
虎頭猶是舊鬚眉怕當軒冕臨門日恰際風雷駭目時
自笑竟成牛馬走雨中京洛望迷離
衣裳盡濕慵更換斗室容身可暫居鍛鍵烟雲催暮色
深沉鐘漏落前除擁衾臥雨思陳迹閉目排愁背舊書

忽憶山農當此日平明糾笠荷犁鋤
十年宦跡若萍流肘後金章未可求勢想禾輪餘馬鬣
名鈔青史只蠅頭遠山朝爽青于玉湖水晴光碧似秋
路遶蓬瀛開卓馬鬱葱佳氣　帝王洲

賦得宜春花滿不飛香同魚門用晦作

淩晨素蘂舞金鑾飛過爐煙落片乾望去鮮妍同繪繡
嗅來清冷異芝蘭花逢瑤圃尋還易香問瓊枝覓便難
帝闕定應天女散仙芳安得俗人攤
繞闕瓊花向曉抛整斜飛灑下雲梢飄颻臺榭神相肖
焚爇沉檀氣不交皎潔但隨緣陛楯芬芳未許襲衡茅
上林春色人間早珍秘天香被雪教

言懷

每覺臨冬夜漏長起燒銀燭待晨光纔經眼處書須讀
將到身邊事再商安穩似從閒裏得酸甜已向靜中嘗
盈虛消長誰先覺順理平情是妙方
漫把西江一口吞還須逐次覓眞源閒隨湖海雲爲侶
靜愛山林石有根鏡裏樓臺難作準夢中花月總無痕
於今要識養生主黑白雌雄未敢論

壽太倉相公

平江世德重庭槐人日欣逢壽域開濟物恩膏深雨露
經邦事業捷風雷九苞威鳳天邊現三秀靈芝海上來
山阜盡呈新氣象公卿爭奉紫霞杯

聖朝燮理本難名稷契鴻猷次第成甄拔驪黃開有驥
澄清邊徼海無鯨八埏喜覩祥雲爛六合同依瑞日明
壽世經綸羣仰止千春長慶泰階平
賦得細草偏承迴輦處
玉輦閑從綺陌過春風早已到寒莎初迎　黃幄青猶
少剛轉　丹輪綠更多生意芊緜連紫塞柔姿葱蒨弄
晴波都緣　帝澤洪無外花盡芬芳鳥亦歌
賦得風迴巖岫雨中移
下下高高翠作堆春遊髣髴入蓬萊參差洞壑隨雲見
迤邐峰巒趁輦來風遶旌旗千騎出雨催花木四圍開
山靈有意邀　宸翰變幻烟嵐俟　睿裁

禱雨
萬方常是樂豐年春杪神皋澤偶愆秧出水田青隱見
麥鋪隴畝綠芊綿晴鳩絮語臨村急野鸛長鳴向垤偏
此日　鑾輿勤省歲令排鳳駕視桑田
宸衷日夜待爲霖特沛　丹綸百職欽冉冉海雲飛玉
葉祁祁甘雨沛桑林芳郊野色凌晨綠遠岫嵐光向夕
深或恐遠方猶未渥務求霑足軫　皇心
節進　萬壽正春明頌禱同殷海嶽情弟令三農安作
息便諧九域奏昇平繁鑾早並岡陵積浩澤終隨雷雨
盈自是，皇猷規久遠八埏時若共澄清
紫陌紅橋春正長半空霖雨沛天閶風牽湖荇迎眸綠

水映宮墻倒影黃太液魚龍潛變化上林花草益清香
要知霙不殊麟鳳保定無疆樂　聖皇
送陳昭遠任建平步原韻
公餘日日坐迴碕書卷茶杯到處宜官舍熟梅黃歷落
郵亭過雨綠參差家聲昔著荀爲友宦蹟今從范作師
文正昔爲廣德司李江上清風山畔月與君琴鶴靜相隨
詩名想已籍江東茂宰襟懷迥莫同望若雲騰行作雨
化符草偃德爲風驚人彩筆知無敵濟世鴻才定不窮
剛道是仙渾未覺朝朝鳧影訝王公
賦得午枕徵風送鳥聲
客舍閒愁詩興減午窗靜坐睡魔多剛驚殘夢飛蝴蝶

驀見微風裊薜蘿宛轉正從林外聽清和恰在耳邊歌
可因出谷殷求友喚起離情奈爾何
春日漫興
春光曾否遍園亭興淺何嘗目一經雲滿巖巒看盡白
鳥歸林麓望徒青留名可異倉中米託跡何妨水上萍
閒道生稊渾未信懶尋枯樹逐郊坰
賦得江城五月落梅花
笛聲高徹翠雲頭五月寒生江上樓韻冷乍臨添澗雪
音清偏引異鄉愁欲穿霄漢翔仙鶴幾作波濤起素虯
解慍薰風渾帝德落梅誰信滿南州
擬賦人喜菊花香應制

深秋黄菊綻籬東澹蘂清香迥不同一兩朶皆邀 帝
眷百千叢並拱 宸楓恰當雁去隨時令每候霜來報
歲功須識 聖明無隱逸幽芳解化萬年紅
步龍雨蒼韻賦得柳色微茫遠岸村
遥見輕鷗三兩點細看深柳幾多叢晴光淡蕩青帘外
秀色飄颻碧浪中山碓自舂田上屋水禽羣磨岸頭風
此間端有幽人住猜節墻邊徑已通
甘忠果公祠
巍巍廟貌峙滇城曽是當年竹馬迎惠澤正同洱水濶
高標直並點蒼清忠魂那許留余闕傲骨誰能識禰衡
熱血一腔千古恨夜深悲煞鷓鴣聲

五色褒綸下絳霄昆明猶近 聖恩遥春秋鼓送青山
雨伏臘幢摇碧海潮大節千年垂竹帛殊榮奕世席金
貂執膰重有韋皐在六詔卿雲蔭筰橋
欽賜周易折中恭紀
陰陽倚伏羲難明四聖經綸易始成象數遞傳更漢魏
津梁獨得自朱程六爻深探天人秘十翼冥搜今古情
直向名山留盛業另排笙管奏韶韺
重道崇儒待 聖朝折中垂教被 恩遥民財已阜風
同舜帝力偕忘治比堯絶學千秋金作鑑微言萬古日
爲昭小臣未悉韋編秘錦軸牙籤許共徼
仲春陪高章之王疇五鄭魚門侍直 暢春園

賦七長句 遒丁
風輕雲過影徐徐几坐垂簾讀易書剥啄乍聞傳片子
郎當還命覓柴車敝裘適體塵沙慣倦客逢人禮節疎
剛得數椽同托足儒生酸味未全除 與王鄭同寓
神京景物異尋常二月郊行花正芳金勒影遲泥尚滑
采輪聲遠麝猶香草抽嫩葉茸茸碧柳綻新條淺淺黄
燕子未知春已半舊巢冷落背斜陽
更衣楚楚雁行新對送門单籍貫真花木參差殊有艷
臺池清雅杳無塵披簾仍奉昇平揖入直初逢錦繡春
暝色欲來人始退羣鴉歸吽暮雲頻
鷄鳴珥筆候晨鐘久立宮門春氣融鸞愛雀翎弓似月

嘶懷豹尾馬猶龍青衣暗漬花梢露翠幰輕摇柳下風
只候内廷先輩至摳衣趨赴御池東
名株處處覆新莎淺綠深紅夾御河雲氣氤氳閶闔近
香風清冷蕙蘭多頻年飽飫天厨味極力難裁 聖德
歌隣有書倉儲往跡清談萬象總包羅
乍到中宵被覺单曉來泥濕露瀼瀼及時霡霂能成潤
匝地霑濡未信難草木縱然忘帝力新畬早已戒農官
遥思紫陌紅橋外烟浦漁簑不道寒
塗鴉强效愧潛生覆載包含仰 聖明鄉夢勞人歸不
得詩情惱我詠難平並無事業涔同涸那許名聞玉比
清歸路曉烟浮緑野村村紅雨待春耕

桂

菊老蓮稀玉露秋香飄金粟出層樓堪為窣窣仙人室可和芳鮮帝子羞枝折月宮非素客詩吟天竺是名流休言結實眞難得拋讓吳剛拾未休

桂花

黃如新粟潤如珠翠葉森森韻致殊折便離塵仙府有開常依月世間無孔鸞棲過枝恒淨蘭麝朋來氣更腴聞到秋深能結子殷勤收拾囑吾徒

細雨

秋色盈江滿雲痕掛野籬乍聞風淅瀝便見雨離迷漬尾光嫌淡穿簷響覺遲入池渾不覺到竹未全知頻落難成水層陰易作泥最能牽客緒偏解惱幽棲誰度淋鈴曲我吟濡軌詩鳥鳴形愈惡螽躍景尤悲處處妨遊屐年年老鬢絲短篇情不極兀坐竟何為

喜雨

朱明應節序碧落煥雲霞秀麥含新穎嘉禾茁淺芽薰風繞扇物澍雨即隨車自是天心順還因　帝德遐雷聲殷巨礮電影掣長蛇瓊液霑新籜珠泉散晚花經塗行潦滿赴壑亂流斜河渚揉灘樹汀洲刷岸沙神鑾添嫩綠上苑發奇葩一任魚龍化終令黍稷華三農謀餉饁萬井樂桑麻天澤眞無外參贊屬　皇家

送趙子烈年兄還里

綠柳長隄客晴霞天半賒神皐初縶馬天漢早逢槎妙質雲中鶴新裁錦上花搏風飛羽翰狹日幻龍蛇香折月宮桂光分日域華文章今報國孝友早傳家烏帽從人羨斑衣祇自誇促裝歸故里分袂自天涯邀酒灘聲靜摧眉翠影遐談心時契濶會面日逆奢去路烟嵐護歸踪雲水遮不堪分袂後兀坐聽鳴笳

送陶善長年兄還里

燕山來委宛蜀道去微茫遠岫煙嵐重長途花草香束裝隨馬首伏劍渡羊腸去去依田舍行行出　帝鄉宵明螢火細晩濕嶺雲長村酒頻須把孤縈莫漫傷窮通雖有數得失亦何常已漾宮袍綠曾簪桂蘂黃生徒猶整肅傳舍任荒凉附驥今云忝登龍昔已嘗錦城聯几席渝水共舟航豪爽眞能擅窮愁實共當君來無僕馬我出缺餱糧方擬形隨影何期參離商經書眞事業湖海大文章亭榭恣遊眺山川任倘佯染毫攤古帖選句納奚囊偉抱終難測鴻名豈易量林泉雖自適簪紱肯相忘　聖世無遺逸徵書出上方

送總憲吳容大年伯予告

槐署名原重烏臺望夙崇西園推大匠南國仰宗工染翰雲烟似修詞金錫同端方齊杜密博雅類揚雄袍色渾紆綠花光高綴紅絲綸頻視草簪紱盡趨風偉業天家重鴻儒　聖眷隆垂紳歸畫省晉笏赴　東宮講

席披陳細鵜聯奏對宏精勤昭 睿鑒仁孝 錫榮封
松栢蔭成幄芝蘭香滿叢撝謙能受益敦艮善居功共
莠貽謀盛咸推蓄德豐位爭擬保傅 帝實倚夔龍請
假山林去揚帆江水中錦衣誠顯灼寶帶復玲瓏繼武
仙班重紹庭鷺序榮此時青玉案他日黒頭公景福知
無極鴻庥未不窮僉云勳望重未許臥江東

送潘特書歸養

秋色金臺早韶華玉署遲庭槐黃滿院幽菊紫盈籬雲
路鴻歸日天涯鳥倦時致 君學本裕將母思常危華
服從人羨斑衣祗自宜顯揚寧易測光裕已無涯泛舸
廻螢渚揚旌渡澧湄 國書開領略家法早修齊閩洛
源堪溯臯夔業可師他年知利見此日悵臨岐情篤心
千里沽難酒一卮麓門如眺望可有寄來詩

奉題少宗伯王琄湖夫子 御賜雉魚圖

神京迤北去巉削插芙蓉路出千峯豁川臨百谷衝飛
翔摩健翼游泳有潛踪 翠輦祥烟合 華舟瑞靄封
鳴鑾趨六駮縱櫂設鴻罿素鬣浮江獲原禽觸矢逢人
爭方涤沮 帝雅念夔龍 御膳頒宣惠 天厨疊授
褒錦衣文炯爍玉膾味鮮醲 寵眷喧都邑光榮逮祖
宗詠歌昭 聖澤圖畫著臣恭物象傳名繪元音振大
鏞雊山疑泄泄喋水欲喁喁錦臆生機萃銀鱗樂趣重
揚鬐幾縱壑奮翮可當鋒獨待調羹手 皇恩湛露濃

奉寄家兄鹿嵐時令平南

七年渾潤別萬里少音書地是炎蒸處人仍草昧初崙
山高入畫紫水豁成渠庭靜希鬨析江清不羨魚綠蘿
行拂蓋青草坐侵裾植柏當迎牖栽花自遶廬舊聞猶
整理新作更贏餘令問推遺愛嘉猷更樹譽芝蘭森幾
許桃李竟何如俗見原無據人言信有諸倦遊情冷落
抱恙意躊躇勞我憂徒結知君意自舒西臺期引珮
北闕待鳴琚蘊負差能展經綸庶不虛他鄉雖樂土故
國實靈墟何日來京輦同時向里閭

奉送海鹽大宗伯許時菴太夫子予告旋里

盛世倚元良鴻名播八荒溯源過月旦問族是高陽宅
近橫山右居隣潡浦旁鳳麟占氣象海嶽煥文章廉介
擬公範溫恭比季長懸輝留倒景奮足躡奔洋腹笥眞
能爾心齋實已嘗學惟宗閩洛才却邁王楊柳汁依依
綠宮花冉冉黃尊嚴瞻衮冕整肅見冠裳寢食圖書府
翱遊翰墨場制麻含雨露史筆挾風霜秋水澄無滓晨
星照有芒放辭霞爛熳琢句玉丁璫寶軸頒 宸藻金
罍把桂漿 紫宮頻伏謁 丹禁屢趨蹌飭已恒謙抑
持躬祗直剛羣皆推茂振 帝獨識君房西蜀繞旋旆
東吳早促裝岌峩緣鳥道淮泗引牙檣簫鼓喧臨渚旌
旗靜陟岡前麾迎棨戟後隊接艅艎草木恣吟咏山川
任徜徉搜羅窮藪澤培植遍膠庠朗鑒誠超俗清操果

異常盡人懷杕杜到處想甘棠桃李舒嘉蔭珠璣漾素
光令猷彰黼座偉望重巖廊遲日雲方曙隆冬夜未央
鳴珂經瑣闥曳珮入鵷行啟沃資　明主賡歌翊　聖
皇典墳由校閱財賦賴劻勷帑藏還充裕閭閻俾樂康
邊城輸駱馬下國萃琳琅九府流刀布千箱貯稻粱版
曹輕稅斂民計富蚕桑利器宜蟠錯諸艱藉棟梁深泉
探地脉巨浸指天吭鹽鐵何須論河渠更可商霑濡滋
畎澮蓄洩繫堤防灌溉京畿內潆洄日域傍幾年勞濬
塞萬姓慶豐穰雨笠耕泥淖烟蓑棹渺茫再煩螯歲計
仍　命理神倉籌畫調盈縮張弛握紀綱晉階升畫省
養望躋雕堂北闕傳開晏南郊趣奉璋委蛇陳幣帛蹈
潔薦鱗鰭揖讓覘邦化中和卜運昌禮衆虔執贄升服
凜來王忠信孚遐邇聲靈布氐羌　君威原赫赫臣節
聿煌煌鍾呂功初就尊罍思不忘聖賢明出處豪傑慎
行藏芳躅稱都邑逸情適故鄉門墻森檜柏後嗣起鸞
凰野艇浮于漢遥峰劃彼蒼四圍詞好鳥三逕響幽篁
杖策尋松菊扶笻閱井疆香山應似此茀祿永難量

新秋步同年鄭魚門韻

霖雨驅炎暑涼飈起帝臺跨空虹虵虵射壁日皚皚黔
黜遥飛電軿輣遠聽雷往來分四序倚伏悟三才衍引
縹緗帶荷蝌錦繡堆吟蟬何處樹醉柳舊時盃腐草螢
爲母繁霜露已胎未知天氣肅稍驗歲華催翥鶴晴嵐

合浮萍翠㠗開鷹看冲漢去雁想逐蘆來松菊思千疊
尊鱸夢幾回清暉都在目無復翳纖埃

冬至

乾象南行日招搖北近時權輿生有兆橐籥化無私朔
會臨星紀曦輪駐巽維黃鍾吹似鳳蒼璧薦如規表驗
年常稔衡懸炭暗移踐長思獻履賀節欲裁詩添線欣
來復書雲識罄宜陳根含甲細晴旭布輝遲雪意連朝
作霜威傍曉知短簷暄共負密室氣潛窺樂導仙靈護
鞭揚猊虎隨試看迎至返萬瑞已昭垂

露

晨暉初逗景零露正生涼野草滋彌茂園花浥更香霑
濡蟬腹小嘹唳鶴聲長陰液承高掌神精萃蜜房垂絲
荐歷落綴葉玉低昂尚武雖殊象求仙實好方肆筵歌
湛湛嘉晏詠瀼瀼表瑞昭仁澤徵祥煥寶光幾能盛滿
甕誰解採盈囊天酒從教酌靈膏一任嘗吉雲非杳邈
勒畢詎荒唐大化當新合呈休待　聖皇

元旦早朝

爆竹聲方密明星影尚繁趨蹌依玉署冠服侍金門疊
鼓鳴　天闕鯨鍾接　帝閽出看燎火導還見羽林翻
宮漏移時報晨雞到處喧　皇仁隆四始玉曆重三元
殘雪瑩仙仗和音悅　至尊履端瞻曙色復旦上朝暾
表賀山河壯官繁禮樂存右旋惟拱極東注盡宗源律

轉風初嫩春回氣始溫舉頭瞻衆象佳氣滿乾坤

擬米兒口行圍應制

選徒咨上將差馬槖纖驪雲罕虹霓護龍旂日月隨鑾
廉清道日滕六灑塵時静看車徒出遥聞管籥吹前旌
屯絶塞後隊列通逵布網疎何礙從圍樂不支力能拉
虎豹威早懾熊羆俊鶻凌霄逈蒼鷹掠草低蔽空毛散
亂積野類離奇士卒猶餘勇　天王動遠思仁將倂覆
載道直並黃羲試看　鑾輿入條風起巽維

新柳

露稀抽碧玉晴縷綻黃金暖日眠烟浦和風舞水潯纖
桃紅作錦映李翠成林入苑春偏早臨流色始深扶疎

資化雨慈蔭護幽岑恐向征人折閑於隱士尋長堤絲
嫋嫋永巷翠森森蔭好花前看愁堪醉後吟柔情欺嫩
草青意妬遥岑摇曳牽閨思紆廻繫客心惟知生意動
未覺歲華侵有鳥辭幽谷遷飛自不禁

春燕

秋後何方住社前及早歸撲簾頻盼盼入院便依依影
落雲痕疾聲諠風力微差池看不定下上聽還稀梁幕
嬰塵暗灘泥茁草肥來宜辭紫陌去可到黃扉呼侶令
仍急營居昔莫違幾能翔殿陛多只在郊畿斜翼翻芳
甸輕姿弄曉暉慧心雖解語纖質那知幾葭律移新管
園株長舊圍似憐經歲别低傍主人飛

賦得首夏猶清和

朱明方變律靈雨沃郊坰静蟻封穴簷喧燕賀巢月
墻行蜥蜴風網落蟏蛸潦水流三峽奇峰矗二崤殘花
紅隱葉深柳綠垂梢嫩筱冲霄直新藤抱屋交樹陰圍
似蓋泥色膩如膠早讀書全忘遲歸夢未抛日和翻晋
帖信遠卜羲爻座少居人到門惟素友敲吾心愁覆瓿
人世笑懸匏不計升沉事無心作解嘲

水仙花

清潔看如水輕盈望似仙迎霜偏耀若對雪更飄然瑶
草幾同秀瓊英許共妍葉分蒼檜色花並古梅鮮默玩
消塵想閑吟謝俗緣銀臺光爍爍金盞韻翩翩映月懐

良友凌波憶昔賢榮纔陳禁苑品早異林泉曾動　龍
顔喜兼霑　帝澤全名雖遺禹貢地已近堯天海屋怡
神日蓬萊注籍年幽香浮瑣闥盡布歲寒前

梅花

梅本羅浮植移將上苑栽影仍横水瘦蘂愛逗霜開古
樹蟠成篆南枝玉作堆遠宜烟霧護晴好澗松陪擬桂
香微暗如蘭氣早催清光渾似月蒼幹半疑苔索笑循
簷可尋芳踏雪該詩傳官閣興賦著廣平才斜整溪全
映參差春漸回遥看驛使去暫見故人來甘遜羣英後
應爲衆卉推調羹期有用　帝德久滋培

雪

調元勳　聖主寅懔歲咸宜始見同雲布俄看瑞雪隨
瓊華天際落粉翼幻中奇飛灑風毛舞飄飄軟絮披迎
晬空片片撲面靜綏綏蓮島何須覓瀛洲應在玆幽蘭
滋嫩甲秀麥孕新穲盡是澄清意都成豐豫時結爲銀
爛爍堆作玉參差試茗烹來可尋梅踏去宜霏霏浮
紫極靄靄爍丹墀盈尺尋常事唐虞不用祈

笛

笛本傳丘仲辭原著馬融龍鬚纔半剪鳳膺却微豐暢
志悲愉共通靈今古同能令魚跳浪會教鶴翔空縹緲
高樓外悠揚老樹中橫吹淒夜月獨奏咽江風裂石奔
清澗穿雲曳彩虹落梅愁嶺北折柳悵城東暮靄聞樵

遲孤燈響釣蓬聲低汀雁黑調起海霞紅喻陟林泉興
桓伊豪俠衷倚林擫紫玉幽韻自無窮

送閣學彭老師

豫峯青未了淮水碧無涯華國覘龍見經邦賜鳳儀青
箱餘舊德黃絹愧新辭振藻雲霞萃含毫星斗移焜煌
同黼黻古樸等宗彝日域休聲播神州輿論推講筵資
啟沃坊局仰猷為分校遴寒畯持衡拔瑰奇殊才俱入
彀杰士盡蒙知學探千秋秘文傳一世師閫閣思旦奭
廊廟倚皐夔忽起東山興歌驪動遠思

壽南樂魏筠闡年伯

繁水先生耽習隱栽槐築屋傍金隄閑雲飛向野籬掛
好鳥來於幽樹啼漫興千言皆渾脫精思萬卷各端倪
夫人氏系郝鍾並令嗣才名庾鮑齊四德宜家溫若玉
一經紹業貴如珪也開竿相山中住留好神仙樓上棲
曲沼青蒲藏翡翠芳園紅杏隱黃鸝朱顏早搆安期棗
瓊液頻分王母梨介壽祥烟縈錦帳生申瑞氣靄虹霓
百年景福知偕老七袠榮華今共躋花引薰風常馥郁
草凝湛露已迷離三多惟有公能擅佇看　綸封降紫
泥

玉河春柳

融融清淥來銀漢嫋嫋柔條拂禁墻枝盡萬年依曲沼
河迴九折列垂楊凝烟照水添深翠過雨搖風漾淺黃

輕絮遠飛達太液豐林環拱向明光曾聞張緒神堪擬
也讀蒙莊鑑可當晴樹何妨繁舸碧波原不礙流觴
懸知落葉通瓊島試聽鳴鶯達上方白映樓臺增氣象
綠圍宮闕煥文章如絲細線盈堤密似帶春流遶樹長
遶渚依稀聞玉珮高柯彷彿惹爐香逢源把注懷先正
成蔭滋培自　聖皇霑潤自宜先日域托根早已近朝
陽

梧桐

嘉木孤生自太冥峩峩百尺始敷榮多年盤屈雪霜古
頃刻晦冥神鬼驚密葉垂陰翳綺閣輕條吐秀出華楹
排雲突兀森天宇含霧氤氲拱玉京生傍朝陽春鬱勃

樹于梵室勢崢嶸素琴代泓諧聲靜仁鳥來時振彩宏
鳳羽九苞光奕奕龍吟十弄響琤琤婆娑脩蘇眞無兩
卓犖孫技更有名金井匝闌皆烱爍銀床飄拂總晶瑩
凌霄欲作虬螭舞冲漢疑將風雨鳴題詠頗胃勞聖哲
游歌端的見昇平昀昀綠野三時穫漠漠青旻一柱擎

恭祝

萬壽詩并序

臣聞三多之祝頒首肇於封人五福之陳疇實
衍於箕子稽長年於帝牒自大電繞樞以來攷
求命於王編暨流星貫昴而後祥凝殿陛鴻庥
慶於無疆瑞靄宮廷純嘏歌夫有秩或德本神

聖明可並於升恒或功則平成能可贊乎化育
或宵旰而熙庶績或儉素而撫皇圖頌以純熙
則天淵比盛介以眉壽則松柏婉休要惟氣運
值夫昌隆遂乃茀祿徵其悠遠欽惟我
皇上符地以貞合乾之健冲齡登大寶善繼善述纘緒
而長發呈祥碩畫晴多方乃武乃文垂統而來
清著績　天戈遙指四海浪靜波恬　玉輦時
巡萬國風清月朗河流永奠隄防無衝決之區
水利肇與墳埴盡膏腴之壤怙父恃母畎畝之
賤咸得覲龍座以言情就日瞻雲山林之逸靡
不向康衢而驤首家給人足坻京之積良豈政

簡刑清象魏之文徒設蠲租逾萬萬恩膏洋溢
黃童白叟交欣廣額筱頻頻甄別精詳春試秋
闈疊舉而且　典隆闕里大道與河漢同流配
進攷亭正學偕日星並著加以心勤乙夜更博
典墳躬親萬幾兼綜技藝　宸章璀璨鏗鏘聲
若琳琅寶翰聯翩翔舞形如龍鳳大而博學孰
謂成名之無　聖又多能夫何常師之有道全
德備紹虞夏商周而集其成雨順風調萃南北
東西而會於極普天俱登衽席家室和平薄海
同在陶鈞民物安阜惟勳德之並懋宜福祿之
來同迺者序屆三春日過上巳紅霞縹緲香飛

上洞之桃碧浪瀰漫煙靄平疇之麥聯堯衢而
似繡鳥語花香瞻禹甸以如雲風和日麗走金
貂於紫陌寶馬嘶楊度翠幰於虹橋朱輪漾日
頻年豐稔人生沕穆之天匝地殷盈民在熙皥
之世　聖人臨乎九有較昔大衍之用已羨三
籌　君子實惟萬年喜今花甲之週政當六袠
旌旗旖旎虹蜺繞而天宇高車馬縱橫雲錦鋪
而　皇居壯濟濟皆搢紳委珮鷺序趨蹌桓桓
盡貔甲偃戈虎臣稽拜敦詩說禮辟廱之鐘鼓
喤然望杏瞻蒲阡陌之桑麻沃若別有雕題鑿
齒鏤髮奇肱習俗各殊胥叩關而輸賮語言重

譯咸向　闕以來王甘𠌯隣國之附庸𥰝慕中
華之文教歡聲騰沸恍廻萬疊之潮香篆絪緼
頓靄層霄之霧仰南山之崒嵂猶莫彷其崇隆
指東海之汪洋尚難方其廣遠在　聖皇垂裳
之治謙讓未遑於臣庶稱觥之心歡欣何極貢
獒獻雉方物不限於梯航肆雅歌風頌禱堪勒
於金石有能畢獻于來之頌良殷無美不呈媚
茲之情甚篤農工商賈萃域內之珍奇僸佅兜
離貢遠方之音樂九州同豫而奉堯樽六合偕
來而觀韶舞莫丕基於有永曰安曰富曰尊曰
榮景福冠乎古今膺　定命於無窮爲位爲祿
爲名爲壽純禧昭於天壤祥呈南極何須方朔
之桃德注東華奚貴安期之棗　一人有慶萬
福攸宜臣飲河有素擊壤無稱誦習遺經私幸
服官已久景行曩哲深愧知非未能縱稱五而
述三猶掛一而漏萬擬天保之致告但賦磬宜
效菟茨以陳言惟歌攸酢謹拜手稽首而獻詩
曰我
皇至德超隆古福斂箕疇寶祚昌天際結成雲有靄海
心飛上日當陽運惟景泰三辰順世遇恆豐百度彰
丹殿垂裳敷政教碧霄抒藻煥文章四時草木俱呈瑞
八表山河悉効祥郡邑道原均遠邇蠻荒貢弗限梯航

曾聞蓂莢開前殿屢産嘉禾報職方下國熙恬忘作息
深宮靜穆肅珩璜閑調玉勒收還縱細按朱絃卸復張
睿算含弘天浩浩　皇仁汪濊露瀼瀼氏羌振古爲邊
圉岳牧於今是棟梁犨捲輕颸歸浩渺氷迎朝旭散淋
浪迅雷振後春偏麗澍雨晴餘草倍芳保介第開修錢
鎛有司真欲措桁揚豐功於鑠昭霄漢雅化霑濡暨井
疆崇儉規模侔泰壹還醇風俗等陶唐　東巡闕里觀
車服西閱岐周憶鳳凰徃哲盡皆馨俎豆眞儒
特詔晉宮墻黃淮底績勞符禹盤劍垂銘敬紹湯銅柱
山川花漠漠玉關亭障月煌煌閶闔殷阜仁爲美壁壘
森嚴勇不妨幾向爨餘遴異響早從伏櫪識調良已同
度木施成室尚恐遺珠未入囊那惜位高優廩祿奚論
地迥隔巖廊八埏耆定防尤密六合咸寧慮益詳蠲賑
殊恩浮億萬搜羅曠典邁尋常典墳博洽時探討才藝
多能日就將　御筆揮題皆琬琰　宸章寵錫各琳琅
德容粹美昭金錫政治精詳振紀綱問視寢門情罔極
懇懃棣萼意難量恭逢　六袠千秋節恰值三春百卉
香冉冉桃華紅爛熳昀昀麥浪碧低昂兩班簪紱隨臚
序九域共球列雁行貴若王公虔俯仰遠於象譯恪趨
蹌旌旗飄曳虹霓影車馬駢羅錦繡光野色正濃新雨
綠山容輕染曉煙黃笙簫合沓頻堪聽樓觀參差遠可
望薪槱自然儲棫樸畢罦久矣萃鴛鷟胥歌厚載生成

大共慶高明怙冒長衆福罄宜　仁者壽敬陳無逸佑
霞觴

畫馬六絕句

皇人歕玉驄日飽天家粟魚藻詠那居長閑千里足
原自青海來京洛嬰塵土拂拭自今朝龍鱗差可數
並驅涉層瀾縗如履平地默助應有神而我聊遊戲
骨相眞神駿桃花耀目明站時常在水踏石恐人驚
每憶龍鱗侶深慚豢養恩低徊思故國翹首望崑崙
曾聞騕褭姿曲折知人意託足向清流引轡令相試

漁

日日垂竿學釣魚淡黃潑剌上雙絲山村有客堪閒話
好繫孤艇覓一巵

黃牛舖遇雪二首

風毛散亂落山深路跡模糊不可尋到處玉山堪對面
只疑身已入瓊林
北風凄緊暮寒催遊子疲驢雪裡來却憶故園梅信早
此時正傍短簷開

平溪憶亡友向金岑四首

清江宛轉抱山流夾道依然竹木稠嘆息向平今已往
迷離煙水起人愁
琴書零亂無人整三徑荒凉長蒺藜曾記圍爐當雪夜
分箋追和子瞻詩

鴛央城在平溪北上鴛央去憑吊凄然有所思空剩一釣山
上月清光繚繞不勝悲
憶同策馬去還來遠近梅花照水開令折一枝何所寄
暗香曾不到泉臺

阻雨

幽居近只在林間人阻河干夢屢還風雨凄然煙霧滿
從今最厭米家山

飛龍圖

健質潛淵已不侔凌空夭矯孰能儔攜來靈雨三千尺
霑灑須臾遍九州

題陳太府騎牛圖

漢書一卷足生涯蒲鞴逍遙玩物華遠勝當年江吏部
無多踏石亦成花
州留岐角若擔矛衛犢曾聞與虎讐鉅鹿清風無所戀
等閑漫認作青牛

和趙子琳梛接桃枝韻二首時趙買妾

露浥烟凝翠色新頓開鮮蘂最怡人等閑莫解賁其實
覔向隋堤別遇春
連理枝成別樣新即令配合自何人朱華翠葉幽時認
可似章臺舊日春

營山王廷颺于聖泉謁選都門先買妾京邸漫
成四絕句

小院吟哦夜讀時幽情繚繞不勝思何時得意春風裡
先買長安花一枝
縞衣祇合老荆釵癡望　皇都信幾回為報為郎還未
得小星昨夜抱衾來
徜徉泉石自今稀氏社關心是也非早伴卿卿甘一夢
畀時風月任依違
花縣何花不許栽思量護惜費安排誰知錦幄花能語
種自三生石上來

疊前韻送張方曉年兄之進賢

雪意沖寒歲暮時錦衣先動故鄉思向來襞積情誰解
試展瑤箋和竹枝

借別應為理鳳釵經年可有夢曾回錦江春水平于掌
彩鷁真如天上來
琴堂清肅事應稀招我由房那便非鄭字賈名風未遠
新硎肯與素心違
定知雙柏手能栽　撒座書名取次排但約倦遊歸錦
里草堂懸榻待君來

題王氏柳陰訓子圖

湖山幽處百花香詩卷茶杯消晝長寫罷黃庭何所事
青箱舊業訓諸郎
雙鶯覞睆喚新晴柳色青青花正明試傍仲宣樓下過
好風時送讀書聲

盆梅同疇五和查潤不韻

本是靈山紫葉根移來庾嶺老氷魂傳云化杏休輕信
粉蘂瓊枝更絕倫
清香幾朶逗春開冷影蕭疎絕點埃試對氷盆聊索笑
深山風雪故人來
撮土栽來諳雪霜疎疎淡淡蘂成行分明退向羣芳後
開在春前先有香
盡放盆間南北枝暗香繚繞起離思天涯兄弟青山外
茅屋疎籬待倩誰
何遜當年也二毛每來東閣興偏高三生石上青禽去
月落參橫夢幾遭

跋

通江李夫子視吾閩學歲試竣重鋟贈公太夫子雪鴻堂全集既校訂成帙方彙刻賦頌詩三種共二卷仍名曰雪鴻堂文集明紹述也不以小子評固陋命校字焉評捧誦之下莫能贊一辭然忝沐一日知已奚可無數言以識簡末耶竊惟文以載道期於有用而已三百篇詩祖也垂為經離騷賦祖也亦以抒忠悃見推下此歷世雖殊明道則一譬子孫之於宗祖一脈相承未可忘所自始者是以唐世用詩取士即於其中覘經濟實學一代名公卿事業卓卓可紀能不悖於古自說者有詩思別腸之論務纖巧尖酸美詞章詡詡以風雅自負失

其旨矣夫夫子夙負經濟大猷為斯文宗匠不屑于時俗澆薄齷齪而有凌雲之氣明天道則賦天風日露瑞雪考天時則賦曆法闡禮樂則賦禮制郊祀黃鐘律呂至於理學河洛經史與官制貢舉治河屯田貯糴等篇皆明道經世鴻章豈徒成一家言已哉其於詩也如憶母夢弟示姪之什皆孝友至性所流露祝　萬壽早朝及湯泉頌悉本忠愛之誠他若寫景賦物諸體莫不有裨於倫教是真得三百篇之韻與神骨者矣行見　聖眷攸隆寄以銓衡重任夫子展其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之心驗諸實用已可於是集卜之也且文可傳世如程子所云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又不可於是集信之歟若夫夫子與鹿崗師伯先生克世贈公太夫子家學一門文章堪媲美蘇氏海內既無不深羨視閩學公明勤慎以培植士類道路童叟俱能詳之評不復贅旹康熙己亥春三月侯官受業門人朱評百拜謹識

雪鴻堂文集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峩撰鍾峩號芝麓通江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集乃其督學福建時所編凡賦頌一卷詩一卷多館課及應酬之作案鍾峩父蕃有雪鴻堂集其兄鍾璧集襲用其名鍾峩又襲用其名殊不可解如以爲家乘之總名則又各爲卷第例亦難通也

王石和文集九卷

〔清〕王珻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江西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石和文集無卷數》提要

天下有先讀其文而繼見其人者見其人益重其文也有既見其人而復讀其文者讀其文益思其人也予少為科舉之學常披閱前代作者及

本朝諸名人之文以為舉業科律已乃得太史山西王韞輝先生四書文稿讀之清新俊逸獨出心裁是能不受前人牢籠而卓然自成一家言者因手抄四

蘭吳俶不忘顧一晤其人為慰而
山川間阻無緣得見繼又聞先
生賦遂初退居林下冥鴻高
舉瞻望天末遂以為生平嚮
慕之衷將終自結於私淑之
儔也雍正十三年秋予有山西

巡察之役甫入境聞先生掌教
會城書院至則喜而趨謁親
其道範朗然如明月之登懷也
冷然如清風之滌煩暑者也爰進

諸生於堂下高誦予所夙識
先生之文開明切示為諸生得師
慶當是時數十年積慕之
衷一旦見之而私心大慰且信
向之所童而習者真有道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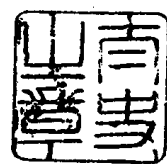
也先生官京師時恥奔競鑽
戶讀書同僚咸敬憚之比告歸
益砥礪實學以醇朴氣鄉邦
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予別去
益心儀弗能置乾隆六年予

方家居時訪人以先生時文久膾炙於海內而古文集僅傳播其地乃於先生季弟盧溪令署中覓得先生文集欲重梓之以公四方介友屬予為

序予展而讀之其議論上下千古論事必持其要論人必當其衡合參之四書文而体用大備顧予向所見先生之爲人恂恂如不出諸口者至是覺昌言正論剛嚴不屈之氣是非成敗之際若決江河而下則又嘆賢者固不可測而予向之所以重先生者尚未盡其底蘊也見其人而重其文讀其文

而思其人予於先生中心藏之矣先生字韞輝石和其別號先生自有說見集中

乾隆六年仲夏江西新城後學

黃祐書

評非出一人手故不注姓氏不敢問世故不求序不問世曷爲梓欲問後世耳問世且不敢況後世欲與後人語也豈必後世之是之哉後世是吾文則吾得與後人語後世非吾文吾亦得與後人語後人可語今人不可語乎夫今之人固已語之矣求序是

欲今人是之也吾文無是者又何求若世之君子有不深謬其文而惠之序者則吾亦不敢矯已雍正己酉四月上旬王瑜題

三立祠傳

後學劉贄撰 甲辰進士

王先生珝字韞輝號石和晉縣人生而穎異至性天成甫七歲祖烈病故抱屍痛絕三日不進飲食人皆奇之成童時讀朱子遺書慨然曰學人非徒習爲詞章必做誠意正心工夫始爲無愧時人頗議其以理學自居因益加省察恐涉浮誇一言一行求合古人日所行之事至夜靜坐自思稍有不合終夕不寐其讀書有識每讀一書必推究根柢論古今是非得失透徹入微登康熙乙酉鄉薦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授檢討學養深醇爲名公卿所推重與人接溫厚和平對之如坐春風以

推薦充 三朝國史館纂脩官旋以親老乞終養歸瞻依暌下服勤竭力無異爲諸生時親期頤病殁哀毀骨立嘔血數次每忌辰輒涕泣終日至壬戌冬病已危劇值母忌日猶令人扶起望塋稽顙號泣孺慕之誠耄終身如一日云珝鄉居數十年敦重品行德望大著鄉人士某與某因地互控忽自相謂曰我輩興訟到案官法可受獨有何面目見韞輝先生乎因彼此忿俱釋其鄉素稱多訟珝在日鄉人化於禮讓無訟事遠近稱爲禮義之鄉尤善引掖後學先德行而後文藝人稱其有安定之遺徽焉其爲文自出性靈時文古文自成一家有韞輝眞稿不和古文行世雍正二年各憲重珝學行延爲晉陽書院山長從遊者百餘人俱因材造就敦崇實行勤修正學其講習訓廸諄諄以立身行己爲學者讀書根本由是以發之於文則言爲有物科名直易易事耳掌教十餘年從遊者日益衆多至數千百人月中批改文藝至二千餘首無不殫心訓示自丙午至乙卯丙辰之間登甲乙科者百餘人及屬疾辭帳諸生樹教澤碑三立閣下並鐫其教人條規以詔來許自後肄業書院者咸聞風私淑以未及親炙爲恨先是乾隆戊午沈提學以品端學邃訓廸有方繕摺具 奏奉 旨該部知道壬戌年若干歲卒今

省士子皆有梁木之痛癸酉公呈請祀三立閣又配享晉陽朱子祠

論曰先生掌教晉陽書院値書院頹廢之後當事振興之得先生以實學爲化導十餘年人文蔚起科第聯翩不足異也先生殁後數十年書院士子猶能言其丰度稱其教澤不衰先生之道德生民之彝秉俱見於斯嗚乎先生可以不朽矣

孫 元繢 元綾 元紀 元緒 校字

王石和文目錄

晉陽三立書院受業諸子叅編

深得宗旨

王石和文卷之一

晉陽三立書院受業諸子參編

微子抱器歸周辨 甲辰八月二十六日

王瑀

孔子謂殷有三仁魯論首著其人曰微子去之去殷耳非歸周也使其歸周則微子之仁豈得謂爲殷有哉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子速之豈不甚矣哉商道嚴肅駿厲故商人之心信而好

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有商之人不服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於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爲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思也後世安祿山移唐祚奏樂凝碧池樂工雷海淸悲憤擲器於地微子之賢豈遂不若一海淸甘以殷先王重器

精覈透紙背

高岸

惟周封爵是求乎大武王克商大封帝王之後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薊堯後祝舜後陳禹後杞微子以勝國之裔其獨應不獲一胙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遜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夫微子既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況當周之未興殷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爲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

子言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之夫既謂歸周矣何又見固皆知其說之誣也

深醇贍切議扶綱常不但於古賢有勳

文家爭上游法

一往遒屈

有子避席辨

王璇

史記稱孔子沒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及窮以宿畢不雨商瞿生子之事有若絀於辨乃撤其座異哉所言必好事者爲之不可以信彼弟子之欲事有若也豈不以爲賢乎果賢也必不自忘所造妄尸乎聖人之座若果妄尸聖人之座而居之弗疑開口論說儼然爲諸賢解惑授業自尊大於七十子之上則其不自量而心昧於聖人之道不賢亦甚矣又何待後之窮於所問而始信其不足事哉且所問之二事固未足以定師道矣聖人無不知

知此二事固宜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在此今弟子既師事有若則當求詳於聖人之道之所以至問仁問知問政禮樂不當專以此虛無幽幻之事占來察往者瀆請而嘗試之也令有若誠知乎此豈遂足爲孔子當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之科不乏知聖之深者豈尚不知有若之不足爲孔子至此而後知之有若豈尚不知己之非孔子至此而後知其不足乎吾知諸賢固不輕以是推有若有若之賢亦斷斷不肯然也昔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曾子大賢

趣甚

也曾子既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隨知其不可故其事遂不復行謂行之者好事者之妄耳不然今日立之師明日撤之座吾見一堂之上齗齗然幾何不以師道爲戲乎或曰弟子思孔子而不得見故師其貌之類孔子者道之淺深德之至與不至無論也余曰如是則有若撤座之後貌豈遂不類孔子

絶倒事得快辨解頤自令四座絶倒

險語政是

奇情至理

壽說 丙申

王珻

天地間孰能壽於人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又孰能壽於今日之人蓋鳥獸草木之物蠢然無知不可以壽言則所貴乎人之壽者不過謂其耳可聽目可視手足可持行口可言事理當否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家國天下之大皆可以求盡其所當爲而下逮日用飲食之細樂也可歌悲也可泣凡山巔水涯亦皆可以隨其身之所處而求遂其意之所欲致非是則前之千古非壽後之萬年非壽也何者自有天地以來其年不知凡幾而腐斷滅息與鳥獸草木同盡於不知凡幾之年者其人又不知凡幾卽魁梧奇傑富貴豪華之子亦隨衆人生死於其中而我獨能以無往不可之身隨所處而求盡其所當爲與意之所欲致則甚矣古之人皆夭而我至壽也彭祖至今猶以壽稱是邈何說哉何謂壽有斯壽何謂夭無則夭有者何可見可聞是也無者何莫知莫覺是也古之人有悟於見聞之不常而知覺之不可再也故往往托之不朽以傳於後俾後世讀其書慨然想見其人亦巧以不壽爲壽之一術也然今日我知有古人古人已不復知有我矣況

後人之渺茫不可指數者其於今又何知嗟乎古人不能有知也後人未及有知也乃於古人既往後人未生之日卒而適然有我且適然有我之今日則莫久於今而前後爲至暫莫久於今之一刻而千古萬年爲至速也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夫物安能不變其觀者自不變卽觀者亦安能不變以其有不及觀之時而當其及觀固不變不變而觀物之不變不變也不變而以觀物之變亦不變也變與不變不變於觀而觀者之爲壽大矣斯壽也何壽也是堯舜之不能留孔孟之不能待

蘇秦張儀之不能以詐取而秦皇項籍之不能以勢奪也其易得也哉得之不易則承之亦非輕輕以承之而不求無負於所生則生爲虛虛生與不壽同

涉筆恣肆如鴻濛雲將汗漫九霄

峭刻　精當

降服說 丁未十一月初七

王坶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情有時屈於義則不得不奪情以就義而又不使人之絕其情故情重於所生而義重於所後自漢以來論爲人後之禮者無不求詳於情義特爲後者事有不同則因事立議遂或畸於情或畸於義而不能得其畫一之理歐陽子之論深爲宋人所非歐陽子固未嘗滅義而獨解爲其父母報有失儀禮之旨彼謂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夫其父母云者乃儀禮推原之詞非以爲後者遂據而父母之也故疏曰報之爲言使同本疏往來

相報之法若既親於所後之父母復親於所生之父母是兩父也果親於所生之父母而報以降服之期則父母無期服之禮是薄於所親也故以謂父母之名不可改則服亦必不可降服既可降則亦不得而仍父母之名矣使謂禮不沒其文者便如其稱則禮固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夫所後者父也固不得以禮沒其文遂不父母之而但稱之爲所後也且爲後者於所後之親屬若子則於所生之親屬不得若子也不若子則不若父也蓋聖人不諱人之所後故重之以三年亦

不諱人之所生故報之以降服禮大宗得收族自期及緦
麻緦麻之外而爲後者固有矣然不以本服之輕而有減
亦不以本服之重而有增明乎降服自爲其父母報並非
期大功小功緦麻緦麻之外所得而增減之也斯報之盡
也若又無改於父母何以別其爲人後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父母其所期而期於所父母名
與寔違不可爲事甚矣宋人之持義甚嚴歐陽子欲愼叅
乎情故借禮文以自伸其說夫欲自伸其說而因事輕重
其議猶不失一時之權若曲解禮文俾禮之本旨不明於

天下而天下後世倀倀焉無所依以定情義之準則歐陽
子之失言也

刻聚明切羽翼經傳

石和說 瑀號也丙申八月二十三日　王瑀

石何以和石不石觀也不石觀何以言石石之爲言不可
易而加以和石其姓和其名也予既借和之名以和石遂
借石以石予即借石之和以石和予予以石爲名石以予
爲姓也石於天地間爲性最介芝山之麓大石蹲出蟠結
深固其爲介也甚矣然東數路之衝往來行人至則坐臥
石上雜踏狎玩磨之瑩然如鑑日射之光可耀數里雖欲
不名之以和其可得乎夫石之性從無取於和而茲獨命
以和則石爲不同即和之情從無取於石而茲獨繫諸石
則和亦爲不同不同故有取也使石非和吾惡取於石和

非石之和吾又惡取於和石與和不相謀而適相合合之
適足勵予予行欲端鑑石之性予言戒戾鑑石之情不端
而戾則對石未嘗不發愧而羞其見故我也昔柳子厚之
愚其溪也溪以子厚重故溪之名從子厚子不足以重石
而有學於石故予之名從石溪與石彼此取重之義不類
其有所愛而名之則一矣獨是予愛之石常在而愛石之
予不常在則石之見愛於予者又將轉而見愛於人欲如
子厚之名從己發而俾天下後世之莫與爭其溪也能乎

雖然石之名自予和之則石自予專之予之外固不復有石也不復有石石不石觀矣石不石觀者予不予觀也則予安知予之非石而石又安知石之非予乎予在則石予予去則予石後之人有愛石者卽所以愛予倘有愛予者石寧不當之怡然呼而欲應也哉

人與石竟說得合同無間栩然若莊生之夢胡蝶道理實自君子和而不流衍來

貧解 丁巳刪舊樂解題

王晦

天無心厚薄

不能不厚薄

以情之同乎其厚薄

夫人樂莫樂於爲天所厚憂莫憂於爲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爲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爲罇則罇貴適爲甓則甓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迨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遞推之以至於至薄由薄遞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幾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已以憂樂乎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爲樂亦遂一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貪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憂之在是耳誠憂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

以樂之宗同乎其厚薄

人當無失其情

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平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各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以尋常測也厚心為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為大而身薄非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為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

透出理字更進

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為憂何論貧賤蓋樂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子之樂在富貴貧賤之外然苦以樂歸貧賤為厭貧賤者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為貧解

霞蔚雲蒸毫端萬態

刷流跌宕無限綿邈

文情 丙申

王珩

喜怒哀樂之情一動則不自知其所至是非成敗富貴貧賤老少死生之故鬱乎中而達於文若歌若泣若狂夫之呼號若細語一一與喜怒哀樂之情相發無情之人未有能工於文也若當喜樂之時而為哀怒之文當哀怒之時而為喜樂之文則不能肖雖同屬喜怒哀樂之情而此時之所為文易一時而復為之則亦不能肖夫一人之情一人之文其心之所能思而口之所能言非遂相什伯也而不當其時遂不可以強而肖況欲借古人之言以舒今人

之情豈非並欲借古人之情乎古人之情不可借也縱極語言藻繢之妙亦止道古人之情之所有于己乎何與且自有文以來其情之有而人所欲言者亦概見于古人矣後之人窮思儆慮偶自喜其言之不同及觀古人已先我而言之而我之所言乃其餘也于是恨其生之晚不能與古人同時當古人未發言即參一義以自鳴胸中之奇又恨古人言之太盡不肯稍留餘地以待後人今後人復出一詞頡而抗之遂使後人無往不出古人下也恨此不暇而又襲之以自陋哉秦漢而後能文之士不絕于世有相

學而無相襲彼其所學者在神來氣往之際至喜怒哀樂之情則莊列不能告之馬班馬班不能告之韓柳歐蘇雖其情不無過中失正而能自言其情之所得故其言皆可以不朽非如後之所號剽竊家宜頑而不情爲可陋也文中子之著述擬諸論語其理非不粹後人讀之若不敢以爲文中子之文也彼所以動乎其情微有間焉爾理範于同而情生于獨獨之所生固未可強而同也世有工畫者爲一人鬚眉神態罔不畢肖好事者竊而摹之復持以贈一人則彼一人者見之固不知其爲己寫也遂不以爲工

今世爲文之士不求工于畫而欲竊其畫之工豈非不情之甚也與

思議雋妙處處愜人心脾中幅極纏綿沉鬱則又情生于文矣

與楳月窗

遐來人語

文氣

王　瑀

山水草木之生皆可通諸文尤愛松之挺然鬱然動而爲韵則笙簧交作鼛鼓鐘磬之喧於空中而聽者不測其聲之所際也神乎韵乎挺然之質老於雪霜鬱然之色沃於雨露韵獨動於風風無形而有聲而文之韵又動於氣氣並無聲而有力雖極天下之重無不舉極天下之堅無不透故能發於文之先充於文之中溢於文之外或振之而高或幽之與以曲或縱之而放乎不可遏抑或節制之則詘然以止其爲氣也不同而養之皆必有道矣孟子之氣

養於理戰國策之氣養於世故莊列之氣養於虛史遷之氣養於憂患及名山大川唐宋以來之氣多養於讀書入之深則心有定心有定則氣盛氣盛則能直達其意之所欲言油然沛然隨其言之所至曲折赴之而靡不宜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今誠不敢望是然獨不曰志壹則動氣乎今之學者志不足以帥氣嗜欲昏於中取舍亂於外其觀古人之書是非喜怒泊然一無所動則其心渺不與古人相浹吾未見古人之氣可猝然借之爲我有也昔庖丁解牛心悚然爲戒愼乎其養氣也推之百家

衆技造其精莫不由於養氣而况於文乎文者心之聲也五色辨諸目五味悅諸口而五聲之動起於人心入人最深彼其所以感人亦有運乎聲之中者矣運乎聲者氣也以無聲聲聲則人莫窮其聲之所自來而莫定其聲之所自往往來之所以入於環中環轉者無窮故文章之氣通諸松而極於樂

智周今古思入微芒向來論文家從無此透闢

呼吸所到通老泉之說

兵間 丙午　王璵

間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深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合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擦其七也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逆之間項羽也羽使至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何恃謂此一事足以走范增也兩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爲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爲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秘之不暇其肯以帷幄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爲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至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逐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

采徵可
補詳略
亦未詳

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爲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遣書故點竄其字句此其爲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卽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背而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爲遂所乘惜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羽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爲人乘得禍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知己知彼發於

無形而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爲五勝者誠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參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斯

於勝敗之多寡明用間之淺深而以中二事証之熟於情勢故往復辨論無不得其機要

一轉不測
洄翔盤手

思羅造化

游術迅兔
而來

生民之欲 戊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王珻

生民無欲則不可以治聖人導之以欲使天下羣趨於是而爲之各遂其求所求旣遂則趨之者益甚而其情遂肆出於天下雖聖人無以禁其後衣食人之大欲也使必織而後衣耕而後食則人之不耕不織者倚所賴天下又不可無不耕不織之人乃人有求於耕織而耕織無求於人則欲不能相通而天下何以治聖人於是有權以通之而以金銀珠玉爲之易其衣易其食使天下之人知金銀珠玉之可用甚於菽粟而金銀珠玉之權始重於天下夫金

銀珠玉始非可重也重之自聖人始使聖人不重金銀珠玉則金銀珠玉與石無異使石爲聖人之所重則亦未嘗不金銀珠玉也然而石之必不可重者以其多也聖人導天下必擇物之少者而用之然後人知所私私故重重之而惟恐不得於是相逐相爭以至於相盜而卒無有所止斯時雖執天下之人而理喻之曰金銀必不可欲珠玉必不可欲彼肯從吾言而易其逐之爭之盜之之情耶天下將有逐之爭之盜之而必不可易者無怪也以欲導之而以理勝之理固不可得而勝也有術焉仍勝之以欲使金

歸宿

銀珠玉一無所用而惟以菽粟為用則天下之欲固將羣趨於菽粟天下羣趨於菽粟則逐之爭之盜之之情未必不復施於菽粟然菽粟積之不能久藏之不能多不多不久則不甚私不甚私則人之趨之者必不如金銀珠玉也果其至如金銀珠玉而後復以金銀珠玉通之則亦聖人疏節天下之人情使其欲有所間歇不至於流而無極也

大氣斡旋意到筆隨開合頓挫無從覓其段落之痕

談理如源泉滑出

福善論 丙午

王珝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為善戒人為不善之權伸於一而窮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既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為善避禍而不敢為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伸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為之言曰為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

不懼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禍福而禍福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為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伸天之權一無所伸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為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聽善不善之自值則有矣而其實善之得福固終多於不善也特以古今來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福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為多數人之善而得福者一二人天下不計其數人而但以一二人為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福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亾

凝氣折旋

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況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焉大凡人之堅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之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

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強於善以爲倖福之具況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歸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今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閎中肆外道理處處滿足唐宋人當分一座

持平

王石和文卷之二

王荊公論 丁未

王 瑚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爲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間成敗毀譽之所遭或幸而激之爲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爲小人如宋之王荊公可惜也荊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柢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爲君子則以學君子未

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爲畔也蓋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已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荊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爲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荊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荊公遂激而一出於不改此荊公不能容當時士大夫當時士大夫亦不能容荊公過不獨在荊公也不然司馬溫公亦嘗作相矣欲改顧役爲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媚公取容何如少年蚤附安石以速富貴溫公深謝之然卒不

淵光蒼色

百折不罷愈老愈横

易其議夫顧役荊公之法也今既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溫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已亦人情之常溫公未嘗不同荊公但溫公能謝蘇范言而荊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卒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荊公不幸以志成其拘有志則患無才而荊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己患不得用而荊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

與才夫古之眞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爲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爲君子者固有矣而荊公獨不幸不得爲君子其可惜也哉其不可不愼也哉

唐之柳子厚劉夢得亦類是文欲爲君子者知所謹非徒爲不爲君子者恕也

筆從韻逸

楊子雲論　甲辰七月二十二日　王瑚

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後之儒者理不足千萬世而其言乃使一世不可知楊子著法言太元而太元尤極意故其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吾謂其薄當時而厚於後之人也後世亦世之積耳知文者無擇於時未必不在當世一世無知亦難信後世之必有知也子雲沒四十載而法言大行於世太元至今罕有傳者亦安在後世之必好之哉唐時始得一韓子韓子固以子雲自負矣然韓子之才亦非千百年

所可待也千百年有韓子亦或千百年不能有韓子設世終無韓子又誰知子雲之文之足好者即宋之程子亦以其書爲無益朱子又謂支離不成物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程朱非其人與程朱不以爲好不知子雲之書其於世安用也子雲之書一擬之易今其方州部家爲隱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而六十四卦之文固未若八十一首之晦澁而不可讀也子雲方欲以發明易理爲事而不可讀乃過於易其又何取況易之爲書精於理而與於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寓焉子雲當新莽之亂不能去於幾

滂沐中氣極岸然

先乃以劉棻之問奇字投天祿閣幾斃已則不閔而欲使後世之士奉其書以爲修悖趨避之道恐愚者不敢爲信矣然則韓子之所取於太元毋亦惟其文之好而非謂其理數之奥足與易上下也夫子雲之書不及易而其言必使一世不可讀如易者直當終天地無讀可也然後之學者讀易而不及子雲之書何哉子雲之書非不高也顧易之爲易至矣不容後之聖人復有作也子雲非聖人而欲奮一己之心思囊括羣聖人之奥故其言高而不可讀然不可讀者聖人不以爲高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者也

宕而逸抑揚婉中司馬子長之風

奇恣開達

嚴子陵論 壬寅

王珝

嚴子陵可謂高士矣雖然光武不與子陵必不隱子陵之所學非隱也子陵既與光武同學意其建謀發策必足發光武所未至而有可施於當世之務子陵而果於隱光武亦不與之友矣光武既與固子陵可以有爲之日也而顧矯之曰士各有志則奈何志與學之相違若是吾嘗以是求子陵之心而竊意其有未大也盖子陵之視光武不過忘年友耳其年長於光武而所學又過於光武以素所重已而已不甚重之人一旦貴爲天子統萬國而臣妾奔走

之子陵亦王臣安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偃蹇之懷遂不能爲光武下也觀足加帝腹之事可見矣夫人即善傲亦何必放誕至於此極哉彼其心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見天子之不足貴而鳴已不臣天子之節故由今憶昔隱隱有一故人天子在不能自遣於是挾之自傲而不覺其頽然放也乃或者不察而曰光武召之不以道也又曰度光武不足大有爲而懼言計之不行也夫物色旁求非不知子陵者子陵學無其具則可有其具遇此明信中興之主尚不肯相與有成其將何待而可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士生三代後輒謂非堯舜之君必不可與共治此亦學無足適於用而徒見其論之高爲不可近也故卽令光武言聽計從以大盡子陵之學迹其偃蹇之態所學或不出黃老家亦未必遠有伊周之業興治扶化度越漢廷諸臣十百倍也其又安知光武之負子陵彼子陵之被徵年已六十餘矣計其所生當在元成之代歷哀平不隱新莽不隱而獨披裘釣澤變姓名於光武之世是光武之世不及哀平新莽也蓋子陵有軼天下之才而無容天下之量則天下遂不可以容其身一激而入於隱也隱豈其本心哉

雖然高矣

光武大子陵高許高不許大而高士之身分益顯

郭巨論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

王瑚

郭巨埋子養母載孝義兼今腐大儒子皆能言其事以爲孝至尾於大舜閔子諸人嗟乎如郭巨者固當治以殺子之罪也惡得爲孝哉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孔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若郭巨之故殺其子而絕先祖祀其所毀傷豈但身體髮膚之不謹而已乎孝子之事親其事隨分可盡郭巨有母而不能養已則不孝豈一子之爲累而顧不能聽其自爲饑寒如途人肥瘠之不相關而必計致之死而後快子卽死其母未必遂

甘旨也且甘旨又何足以養母巨其以母爲賢耶不賢耶不賢徒以重其慘刻之過賢則呼號悲切傷骨肉之相殘而食不下咽也何養之能爲古之君子寧以善養不以祿養取非其有以奉二人猶謂之不孝況殺其子者乎孝慈一理也不孝必不慈未有不慈而孝者也郭巨忍於殺其子必忍於棄其母而猶曰孝之孝之云者亦僞而已矣世乃謂掘地得金天所以賜孝子其誣天尤甚天雖仁愛斷不加愛於殺子之人其得金也安知非郭巨自藏之而自掘之乎蓋其時以孝舉人故欲殺子以成孝名又託得金

誠剌

流風蕩漾

以成孝可格天之名使埋子即可以得金則天下之埋子
者益衆埋子者衆則天下之孝子皆不能有其子郭巨之
父母蚤欲以孝名豈復有郭巨哉五倫一人情也自古矯
情干名者多出於詭異奇譎之士至愚者慕其事而不得
遂遏其心之不仁不難絶性以欺世而世之愚者不察又
轉相稱嘆以是爲當然致生人之類竟不幸而爲人子而
天地好生之心絶矣此五倫之賊也抑吾又思巨既得金
則子固可以不埋金果巨自藏則巨固意子之不即埋也
而世反傳其埋子以爲孝吾故不論金之得不得而深論

其埋子之罪使知矯情絶性之事必不可以欺後世而後
世之稱其孝者適所以與於不孝而徒見其識之愚爲可
笑也。

愚人好名至滅天理而不顧患中世道矣逐層辯擊義
挾風霜

抑人子房

議論風發

燕丹論 戊申十一月十八　王璵

嘗讀燕世家未嘗不悲太子丹之義而燕君臣不自強奮
忍殺所愛以媚秦爲苟延之計可恨也秦之爲暴烈矣諸
國之待亡不可旦夕億使丹之謀得遂則非徒燕國安諸
國賴之俱安今觀其舉動固燕之人所不能爲雖齊楚韓
趙魏之人亦盡不敢爲至韓亡數年始見一張子房耳丹
之謀與子房合子房幸而不死丹不幸而死後人多以此
壯子房而罪丹之輕謀取禍則狃於成敗之見也不知天
下之敗謀善乘之每足以成功彼秦人之自視制天下如

僕妾一旦幾斃匹夫之手即天下視秦質子割邑奔命之
弗遑倘有人焉探虎狼之穴而欲制其命雖無成實秦之
所心慄而天下之人心所大奮也使燕知其終爲秦滅而
以國授丹一聽丹之所爲則丹必能得燕人之死力燕人
知戰亦亡不戰亦亡必出死力以抗秦隨遣一介以利害
切動諸國則齊楚魏必幸燕之首先效死合力以與秦從
事而韓趙之已滅者如張子房輩必能收合餘燼爲燕甘
死於秦此一役也燕可以造觀子房擊秦不中後陳勝吳
廣皆得乘之起事而謂諸國獨無意哉燕不知出此而殺

變幻若游龍

丹以謝秦夫秦欲得燕耳豈徒丹死之是快丹死而燕卒滅於秦齊楚韓趙魏無丹之謀而亦未嘗不滅於秦可知足以存燕者丹之謀謀不遂而燕滅非丹之罪也丹與子房之謀同出無聊耳爲兩人者其所得施於秦固惟有此而已矣曾料其萬全也哉然子房之不死其勢可以死也擊不中宜死擊中亦宜死非若丹有可乘之勢丹惟知慮於行刺之先而未慮及於刺不能行之後此其智之所以不如子房使子房處丹之時則亦可以不死獨是丹不死於秦而死於燕固尤丹之所深恨也

溫公以燕亡罪丹謀不知燕之亡形已成不係丹謀也讀此覺昔賢之論未稱盡允

深透

漂母論 丙午

王璵

漂母其聞道乎其諷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蓋竊焉挾望報之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則人將忍而出於無報不報則怨怨斯讎兩讎相尋而德尚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忘亦不讎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子房之盡忠於韓也不望韓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漢報故能成天下之大事而有

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圯上老人教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圯上時已盡挫其英銳之氣而寵之不加喜辱之不加怒寵辱之不驚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默受諸老人而自得於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用也淮陰遇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思遠慮而其言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怏怏不自戢之狀而故爲是言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

神派氣盛却在懷淮經營之後

淮陰不能為可惜也淮陰之初將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全齊畀之高祖豈真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休高祖其何以厭之觀其語蒯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未絕而高祖之不能不疑且懼者惟此厥後淮陰非有叛於漢而卒以叛獲罪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無足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為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徒以千金為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望報自是淮陰一生病根却借漂母之言發出又借老人之教子房形來遂使文情錯綜迷離

豫劫

萬派爭匯波

何信論　己亥

王琳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為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者咸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為不義然吾以為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救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為淮陰而勢固已蹙矣安有陳豨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遇遽以反情相告告之而又不赴約徒觀望遷回以自貽戚耶夫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明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敗事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也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削其職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豨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蓋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呂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

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者性旣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何之得君當高帝征豨時后每事必相識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紿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竄送南粵王何旣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爲計也高帝之不悅

勳臣久矣當信登壇受拜高帝已不能不疑信及拔趙下齊高帝又不能不畏信使君疑且畏而尚能安於人臣之位從古未嘗有也故信反亦死不反亦死使何力爭救信高帝終疑何與其救信而見疑不如負信以自全此何不救信之隱意也天不救信則亦已矣豈必附呂以紿信然不救信則不得不附呂附呂而信死雖謂何之殺信也亦宜

有深文入何處有原情出何處其出何處正入何使無可逃最得文家擒縱之法

鴻門論 辛丑

王 珍

知天之不可爲而猶欲以人爭之斯眞能有爲者矣其卒不可爲天也沛公入咸陽范增疑沛公有天子氣鴻門之役數目羽殺沛公羽不果後之論者咸病增謂沛公旣有天子氣天子安可殺且增于羽之諸暴不諫而獨勸殺沛公故不能佐羽成王業卒亡垓下甚矣其論之陋也使羽早聽增殺沛公安有垓下之亾哉其亾于垓下固增旣去時也所謂天之不可爲者也當楚漢之爭勢不兩立羽不殺沛公沛公必殺羽增旣委身事羽則必望羽之取天下

望羽之取天下則不得不殺沛公使逆意沛公之爲天子而不敢謀加刄焉則是爲人臣懷二心而苟以王之天下默授于人也豈事君之義哉况羽之攻入關也其心未嘗須臾忘沛公鴻門一會楚漢得失之機如反掌增早夜焦思而幸得此機此機一失大事遂去增方自恨其人謀之未遂而乃以增之不能順天爲非是乎且君子之欲盡人以爭天也亦以所謂天者原在揣度疑似之間非如人事之確然而可據者也故增之疑沛公有天子氣亦在揣度疑似之間耳彼沛公素嘗以天子自疑良噲諸臣亦何嘗

就本事披駁如抽繭絲

不以此疑沛公如是則鴻門之會豈不可恃以無恐而一時君臣相顧失措幾不自保夫增之識沛公爲天子亦未必過于沛公之自識與張良之識沛公也以沛公之自識而畏羽之殺以良之識沛公而畏沛公之見殺則是羽竟可以殺沛公而增之謀殺沛公固未嘗爲不可也夫卽使沛公果不可殺在增爲臣之心亦所不顧況其在揣度疑似之間哉至于羽之諸暴不諫吾亦不能無憾于增然增朝夕親羽亦未必不諫或諫之而不聽亦未可知如鴻門之勸殺沛公而羽不聽是也蓋不可爲者天增之所盡者

人也厥後鴻溝之約良勸沛公負約擊楚羽乃亾垓下嗟乎觀沛公之不肯釋羽愈知羽釋沛公之疎也故范增之謀與良同良幸而增不幸耳

知天不可爲而欲以人事之道破千古英雄本色歸結到幸不幸使亞父無冤九泉

究心　揆時　度勢

鴻溝論 庚子十二月十二

王瑛

楚漢旣劃鴻溝以盟已而漢負約擊楚楚卒以亾後儒乃責漢之不義而以子房教之擊者爲非是憾過矣君子之論人也必揆之于時度之以勢兼究其人初心之所存與夫德之能至與否不得以迂濶難行者槪論而刻繩之也漢高乘廣勝之變以泗上亭長呼衆起事苦于戰者七八年其初心不過欲得天下以圖富貴非眞有憫于秦政之暴痛生民之塗炭如商湯周武之師爲不得已而興者也一旦時與心違天授我以可得之機而又曰姑舍勿取將

以鳴信義於諸侯則其違情失時與宋襄公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何以異哉夫楚漢之不兩立不待智者而知漢之不能與楚敵又漢高自知之也彼自興兵以來得與楚相持不下者僅見有此爾以漢之勢至能與楚相持不下其勢卽終能下楚故目前之安雖漢之所貪而將來之勢漢之所必爭也蹔欲引還未幾必自悔悔必乘間復出關以有事于楚然至復有事于楚而勝敗之勢又不可知矣況漢卽無事于楚楚必有事于漢其與漢盟楚之不得已也當是時成皐失利兵罷食盡姑許盟以爲息肩之計

崖德

不旋踵必且選精簡銳悉甲以來而喑啞叱咤之師度漢能當之乎不然義帝嘗有約矣先入定關中者王及漢高入咸陽羽怒提兵攻函谷關一舉而拔鴻門之役漢高僅以身免彼既不顧義帝之約又何恤于漢高之約既不難以銳師拔函谷又何難以全師過鴻溝豈以子房之智不能早見及此而肯舍之勿擊以自遺患哉昔武王東征至孟津諸侯會者八百僉曰紂可伐矣武王復歸此聖人養晦順天之意若使當牧野之役壁壘相對商王忽下割地之詔恐武王聞之亦疑且懼未必肯俯首聽命弭退處故

國也漢高之于武王其德爲何如楚置太公俎上漢遺之書曰若其烹分我一杯羹是豈敝蹝天下竊負而逃之義乎以武王之未必行者而責于分羹之主欲其顧名思義一切成敗利鈍置之不問固已難矣

奕奕熊熊是致堂管見東萊博議中文字

深穩不可撼

逸快

王景畧論 丁未四月初九

王琇

秦王景畧之終也屬秦勿以晉爲圖後人以景畧始終爲晉列於張子房之不忘韓狄懷英之不忘唐過論也夫景畧之心不同於兩人而景畧之勢亦不同於兩人彼韓非漢之敵故在漢得以爲韓唐亦未嘗與周爲敵故在周得以爲唐也若秦晉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儼然一大敵國矣景畧身在秦尚安得而爲晉使其果爲晉景畧亦不忠景畧於晉非有必不可逃之義也子房韓之世臣忠漢而非寔仕於漢懷英雖仕周而猶當唐祚未絕之時寔唐之

舊臣也景畧則晉人而未仕晉固非晉臣也未仕晉而仕秦固秦臣也人之爲義其重孰與於臣官人之官祿人之祿而乃身秦心晉陰爲圖存之計則爲人臣有携心是子房懷英之所羞道也且苻堅之遇景畧不爲不厚矣諫行言聽極後代人君用賢之道而景畧經營國中輔君成富強之業固亦非不賢而能之也厚則君有不可忘之義而賢則不敢忘其君忘君以利敵中士之所不屑而謂賢者爲之也哉使景畧之心誠在於晉宜必不仕秦當桓溫之伐秦也景畧披褐談世務溫已署爲軍中祭酒彼溫雖版

爱者心恬

鼉非遂王敦之比會稽王尙能義沮武昌之移況以景畧之才而得左右其間俾之竭力王室復晉中原故所失地未必非溫之能不然卽舍溫歸晉制溫覬覦之謀亦未必非景畧之能乃不從溫南旋則知其心亦非以晉爲必當事旣而事秦則其心非以秦爲必不當事亦可知也景畧蓋功名經濟之士思得一君而事之以自吐其胸中之奇晉則晉秦則秦非眞有得於聖賢出處之道必擇而後進者也及晉不知而秦知士爲知已者用景畧之心如是而已觀晉之伐燕景畧勸秦救燕破晉師於蕪此得謂之爲

晉謀者乎不謀於生時而反欲謀之於死後難矣然則其終之語何爲曰爲秦耳誠知晉不可乘而恐秦之自取敗也厥後秦果敗於晉益信景畧之非爲晉謀若曰景畧不謀晉則誠有之

審勢推情一歸於理卓然論世之文

無不英偉痛快

鄧伯道論 己亥九月初七

王璜

晉沒於石勒僕射鄧伯道挈子侄以行恐遇賊不能兩全乃棄子留侄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鄧伯道無兒天道無知嗟乎此天之所以有知也伯道之棄子於理爲不安於情爲不順逆理而違情雖欲不謂之欺天不可得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已之於子父子弟之於其子亦父子全弟父子之倫而戕已父子之性伯道信以爲人之親其子果不當如其姪乎卽自揣其愛姪之切果勝於愛其子乎吾不知棄子時子若何戀戀於伯道而伯道此時竟何以爲情也今設有兩途人呼號望救於我其望生之情均

其可死之勢亦均而我必殺一人以生一人仁者固有所不爲伯道之視其子其視途人爲何如而忍爲之乎況伯道當日原非處必不兩全之勢也使處必不兩全之勢賊手及而脅之曰殺爾子則存侄殺爾侄則存子伯道念已身之向在痛亡弟之一息不得已而捨其子亦強義者之所爲然君子猶謂其情之難也乃初與賊遇時已掠其牛馬而去則此後不復遇賊亦未可知遇賊而賊不害其子亦未可知安有預懸一或然之想而曰度不能兩全遂棄

破的

次骨

之以去哉則賊之殺子猶未定而伯道之殺子早自決也且當日之賊未有定所伯道雖棄其子安知棄子之後不復遇賊遇賊而安知賊不復害其侄是侄之存亾竝不繫乎子之棄與不棄欲存一未必生之侄而先棄二不必死之子盖徒以全存侄之名爾而又自言曰幸而能存我後當有子嗟乎伯道旣以棄子之事矯人復欲以存侄之事邀天乎使天早語伯道曰爾後當無子則伯道之棄子或未必若是忍且決也古人云爲善無近名夫求名於人且不可況責報於天乎今冥冥之中有定伯道之案者其

從全侄之例乎其從殺子之例乎不知何以引斷也昔第五倫於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於子病不一省視而竟夕不眠彼雖自謂有私然第五倫之私在人情之中伯道之公在人情之外所謂非人情不可近者也易牙之烹子啖君與此事淸濁雖異而其心之忍則一也使天下慕伯道之所爲吾恐刻薄之夫皆矯情干名欲以僥倖於天而父子天性之愛幾何不絕於人世哉吁天道其知之矣

覵定忍心邀名立言雄辨層出伯道無從置喙讀之令人慈愛之念油然自生洵有關世道人心文字

開

收

郭汾陽王論 甲辰

王玙

大臣之得固於君也不以術用術則自疑而疑君疑君則君亦疑用之不善則君之疑立形用之善則無可疑之隙而有不信之心疑固待時而動也史稱郭子儀窮奢極欲方正學以爲子儀狥衆人之爲而使君知已不足疑保身之智也余曰非也賢者固有所不足此子儀之不足爾不得以爲智以此爲智則子儀亦不善用其術矣君子之事君也必其心一於君而又使君之能知其心故上下之交不疑子儀之心果一於君矣不宜又狥衆人耳目之欲以

自開其可疑之端也天下之可疑者孰有大於欲臣之所望於君與君之所惟恐不能厭其望者皆是物耳安有裨將牙官森列堂下服食器用之好一擬諸天子而欲使人主之不疑謂情也哉而不疑者則以唐太宗保全功臣絕於往代數傳之後遺意猶存僕固懷恩之叛則全其母李懷光之叛則念其子況子儀之功倍蓰此兩人者乎而于儀又能不以利害芥於胷詔書一至卽日就道當時之君有深亮其心者矣非亮窮奢極欲也觀相州之敗則讒留京師以李光弼代盜發子儀父塚入朝之日上下洶洶然

一路擒縱收放極緊委波爲之妙

是當日之疑子儀者固有也曷嘗盡以窮奢極欲免哉厥後楊綰作相子儀減去聲色五之四可知子儀之心亦自知靡麗非藎臣所宜特以大節無愧小小者無事矯飾姑狃於性之所好而不能自克非果求免於窮奢極欲也使其功成身退日隨二三羸僕蕭然山水間無復耽樂富貴之見豈遂不能自免豈必窮奢極欲而後足明其心之無可疑耶如此而使人主不疑者幸矣非子儀心一於君而又能使君之知其心何以全之昔王翦將秦兵六十萬伐楚臨行請美田宅翦之意以爲空國之兵在已恐君疑之

而中掣其肘則功不能成故以是堅君之志非徒欲保其家也翦以是行於閫外而謂子儀欲用爲終身自全之計恐子儀之智不肯用於此也子儀有再造之功奢欲何足累子儀然不如無之爲愈也若子儀之所不必有而以爲美則適足掩子儀之賢而令天下後世功高震主者相率而入於驕也

議論委折周達有似紫陽序論波態

蓋寓論 乙巳

王珝

議立論淵

惟波瀾如指掌

李晉王克用既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將入朝蓋寓止之胡致堂曰蓋寓於此有失策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祚之移豈係茂正之誅不誅哉而蓋寓此言可謂知大體矣其爲克用慮至深遠也蓋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跋扈自沙陀入衛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之時强藩鎭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釁則請入朝危及乘輿天子下堂出走宮闕宗廟之大爲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寧居爲禍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徒以請誅茂正

之故强自入朝驚駭朝野天下聞之洶洶然將跋扈之迹與此輩何以異蓋寓甚爲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卽入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許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茂正既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爲有名天子在內而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

原缺第二十六葉

知能純提
不作

文信公論　乙巳　　王珣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夢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勸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爲知信公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叛元而殺之何爲不知信公夫存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尚欲留人之國而冀人之無加害於己蓋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曰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僞乎曰奚爲不僞信公尚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贛州烏合之衆奮然仗戈先天下勤王者而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生誠欲有爲也及元兵壓城下猶議背城一戰眞州之脫間關走閩海是豈知其不可爲而遂不爲之者歟其志又不在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信公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殺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苟與元之君若臣靦然面目其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

名論透
竹

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鼓之遂起正不待土崩瓦解如元之季世始然也使信公不早計及此而但欲以黃冠之身終老牖下則與舉兵入援之日前後何逕庭哉蓋信公一日不死則宋祚一日可復故當其生也無偷生之心而於其死也亦絕不肯有苟死之意迨至不得已而死則信公之不幸然吾謂信公亦幸而死耳考元自世祖混一後數十年之間無大失政信公卽不死亦無機可乘無可乘則不如死死于故里則不如元而其所以得死寔留夢炎能知信公使然嗟乎留夢炎徒知害信公耳豈知所以成信公也哉

黃冠一語從未有闡發及之者得此而信公心事益與日月爭光

湯武論
（己亥九月初八日）　王瑢

堯舜之聖幸而揖讓湯武之聖不幸而征誅湯武心非利天下不得已而出於征誅而後之言征誅者必自湯武始以是嘆湯武之所遇為不幸論者不察徒求諸古人揚厲之詞曰纘禹舊服曰于湯有光遂以為聖人之仁至義盡者於是乎在嗟乎聖人卽不以此損盛德奈何指其所不幸而以為美哉此如周公之誅管蔡孟子論為過之宜若遂指此為公之德之盛則固公之痛心疾首而不敢自安也蓋人倫之所遭有常有變聖人人倫之至旦以聖人能

盡其道謂人倫必不變於聖人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以湯武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君臣以周公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兄弟皆極天時人事之慘聖人亦受顚倒於氣數之內而其心幾無以自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不幸也孔子刪書雖無非於南巢牧野之事而嘗論一書常若有微詞故朱子曰文王泰伯同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微之者何以其稱讓為至德則不讓者之非至德可知稱服事為至德則不服事者之德之非至又可知若徒稱文王泰伯而美為德之至則不可言微也至其論才則又曰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此雖聖人盛周之才而周才之所以不及唐虞亦概可想矣蓋際者揖讓之會也周非揖讓不得為殷周之際而又安從借才於異代乎向使十亂得與武王從小心翼翼之聖偕殷三仁比肩事主都喩吁咈於一堂之上縱其才不盡如五人而以二三人當一人其優絀正不敢臆斷而聖人之所以論定者又不知其何如乃不獲有此而卒以燮伐大商成太白懸旂之績聖人才難之嘆倘未必不寓此乎記者會聖人之意而先之曰治㠯亂戡亂之才其不可與致治同年而語豈顧問哉昔成湯放桀而有慙

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吁聖人之慮來世亦至矣使成湯生於來世親見放伐之事正恐憂切於中而食不下咽也豈但虛懸此心而慮得失於萬一也乎至武王行之而不慚成湯先之也武王以成湯為先而天下後世遂以湯武王為先夫求揖讓於三代之後堯舜未必能行則征誅固天運之不得不然以不得不然者而湯武先之先之者不幸也蘇子曰武王非聖人其論為過余謂武王特聖人之不幸者爾而文王深遠矣

湯武之聖而猶以所遇為不幸可知君臣大義一毫不

得寬假愈見古聖人胷中眞是纖芥難容本孔子之言爲宗而堯舜泰伯文王周公主賓錯綜變幻入妙

紆徐蹊勢操縱隨心

魏不受衞鞅 戊申十月三十日

王珝

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也而亦可以存人國用於既強之國則亡用於將亡之國則存秦孝公用衞鞅而秦強秦之亡即亡於恃強故曰用於既強之國則亡秦強而六國亡使六國用之則亦強彼其所以致強之道不過刑名法術而已終亦必亡然必不亡於初強之時故用於將亡之國則存鞅初在魏公叔座勸魏用之不果卒走秦夫不用鞅未爲魏失也彼鞅者誠不可用而獨縱之入秦則魏之亡形兆矣後秦東向制諸侯魏之受患最先魏自貽戚耳孝公死秦人怨鞅將殺之鞅亡入魏於此不用則魏之大失也何者秦固鞅之所必報也小人之心安樂則暴而憂患則深鞅以得罪幸脫之身求全於魏則將悉力自効其所經營於魏者當不同於用秦之日更不同於公叔座初欲用魏之日必且憤發雄勇大作魏人之氣而深合五國之交併力爲秦患非但若合從之士鼓簧於口舌徒幸無事而不旋踵以取敗也蓋從謀之敗以無可恃果有魏以爲諸國之恃則不敗矣觀田文合韓魏之兵攻秦直

譎變莫可端倪

入函谷關以文之怨在秦也幸而鞅怨在秦則魏不得復仇鞅昔管仲齊桓公之仇也用之以霸鞅之才誠不及管仲獨不可與文輩比論乎魏不師桓公而反納之秦以幸秦旦夕之無侵大秦之侵魏徒有鞅在耳秦知用鞅以侵魏魏不知用鞅以撓秦則奈何昧於利害之機哉雖然鞅之暴大矣魏用鞅則鞅不殺於秦以鞅之暴而得其所死豈天之所以報小人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即能自亡也

不遊掠於營外直入堅陣變化詭譎英銳莫當國策秘鑰有是此固得之

風發泉湧

漢昭烈不取荊州 甲辰

于瑒

天下有大勢惟勇者能據之乘天下之勢有大機惟智者能得之機之所關間不容髮其機一失後雖百其謀力以追之而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若昭烈之不取荊州可謂失機矣荊州天下之大勢也扼南北之喉得之可以制吳魏故壯繆因之北向而魏人不敢當其鋒然當南北之衝爲吳魏之所必爭故壯繆方北向而吳人遂已襲其後則荊州之得之重而守之難亦概可見矣余嘗論荊州之守非壯繆所難守所借之荊州是以難耳三國

時吳魏皆有憑藉蜀君臣無尺土之階以白手定大業則蜀之人才固過于吳魏劉表不能以荊州再世信非昭烈之輩孰能長據而有哉使乘表之讓獲有荊州魏雖強必不能臨江橫槊而吳人亦絕不敢以非分之想覬覦于荊州也乃姑息猶豫坐失此機既失已而始百謀力以取之取之于魏而又名借之于吳物之固有于已者人非甚強不敢奪而物之偶借于人者人雖甚弱不忍棄荊州之借吳之所不忍棄也吳之不忍棄則昭烈之所不能奪也蓋借則于勢不安借而不還則于理不直以不安之勢直

奔放中忽盤旋

之以不宜之理故雖壯繆之智且勇不能以此折吳人之心而吳君臣早作夜思得之則榮失之則辱不能一刻其心于荊州者亦職由此也彼曹操者知荊州之不可復得遂舍之爲餌以搆兩國之釁而兩國六七年間往來爭辨使不絕于道嘵嘵然今日議分明日議還卒之伉怨相尋至于毀敗荊州之亾實亾于不取荊州之日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此言聖人心理之極非所語於干戈擾攘之際也成一時之小諒失天下之大計鄉黨自好之士爲之豈取天下者所宜出哉況不取荊州

而取益州武侯蓋逆知荊州之借未可久安故不得已復事于西以爲自安之計其實早取荊州以坐觀益州之變則益州終可取而致其取之亦必有道矣可不至如當日之急遽而無序也或曰表甚私其後妻之子琮未必實以荊州讓昭烈夫表非曹敵也當操舉兵壓境表實不能無懼心況其將死而孱弱之劉琮豈足支大顛表誠知與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委之昭烈而令其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則爲昭烈者與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取之已而令表之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取其地而全其子固亦義之可通者矣比益州之取不猶愈乎故昭烈之不取荊州于是乎失機

於當時情勢洞若觀火故曲折透快言之遂爲千古定論若行文之飛揚出沒不可蹤迹肖山而後孰與抗行

淮陰侯取趙 甲辰

王珻

用兵之道入險難弗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當至井陘道懸吊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知兵柰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僥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知彼知已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刼莫秘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尙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爲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

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旣入不速奪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是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頃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況井陘之地旣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日趙陳高阜望井陘若隧趙若堅壁不戰以輕兵出井陘後則淮陰之兵必亂背水之陣徒速之死耳是皆不測之險也淮陰安肯以三軍之命徒試之於一料哉淮陰固籌之定矣蓋先有間伺於趙凡左車子之爲趙謀趙之所以不聽左車子已無不得其情然後決意入之而無疑也旣入而恐趙之不速戰也故爲背水以餌之使趙人貪背水之利空壁而來然後千餘人得以間道入趙壁拔易其幟一鼓而趙可虜也大抵用兵之道無試險無爭利料險之可不十不入料利之可不十不貪凡此者趙失而淮陰得之故曰行之於險者皆

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旣過喜形於色盖喜已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已幸矣蜀之馬謖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以行之險者皆實爲主識議卓絕淮陰逆趙文逆淮陰井陘一戰歷歷如在目前

補証

鼂錯居守 戊申

王璵

蘇子曰錯使天子自將而居守欲爲自全之計乃所以自禍夫謂爲自禍是也而以爲自全非也錯非欲自全者也錯之謀卽如寇準澶淵之戰七國之反以誅錯爲名其心不能不忌有天子錯使天子自將以中七國之所忌則彼師爲無名而三軍之氣奪矣錯欲以此速已天下之亂不幸計沮身滅初非因欲自全而然也自全之說蘇子特因袁盎之讒而究其弊於居守其實錯之心有斷斷不至是者也錯之所以得死者有三而不在欲自全當文帝時賈

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尙遲回不肯用錯乃謀削七國無故發不世之難固已險矣當是時方捍患之不暇猶暇借是傾袁盎則適足發盎之讒鋒而自將之議又犯天子之不順何也七國之削非獨錯謀實景帝之深欲也削之而反則帝之所不料也反出於帝之不料則已不能無悔於錯謀而又重之以所不順雖使從錯之議率六軍之衆親冒矢石獲成功而還爲居守者將何以堪之彼澶淵之役寇準身與行間王欽若猶有孤注之讒眞宗卒以此疎寇準況錯之居守者乎夫人臣爲國家發不世之難

深中錯病

遺天子以情之所不順而先施啓奸讒之口如是者無一不可危則錯之濱於死數矣而特不意死之若彼速也蓋人好爲欲速之謀者其取禍亦速而險於謀天下之事往往自中其身錯惟銳於削國而算弗先定一旦變出非常其急切之心遂不能少待使少待而以一二大將奉天子之命出兵制吳楚則吳楚亦必敗觀錯誅而吳楚不退卒成功周亞夫固知無待於天子之將也惟天子自將則試險而成功速吾觀錯之謀殆與其所以自敗始終無出險與速蓋識有餘而氣不足不能自養其鋒槩用之以至於

敗故其父謂錯曰劉氏安鼂氏危惟不知自全之道使然耳不自全卒亦無濟於天下之事此天下之所爲惜也蘇子固曰天下惜錯之以忠而受禍使果欲自全則不忠而可誅矣又何惜

錯本自不能無失不必復以欲自全故示深文通篇出入操縱俱極酣暢淋漓之致

直不疑償金　甲辰六月十二日

王珻

深刺

語妙千古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世稱爲長者蘇子獨謂之求名有以哉或曰不疑償金弗令人知也何名之求余曰此不疑之所以求此不求名之名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若漢以來士之好名者與孟子之時又遠矣能讓簞食豆羹千乘之國或未必然也不疑償金是直簞食豆羹之義耳其以金償同舍固以名自償也彼謂金可以得名而所謂盜金者卽終可以得不盜金之名並可以得不辭盜金之名故不辨之而償

反覆詠意

之而復不辨若隱隱以償金之名寄之同舍待同舍之悞持金者告歸而必返返而必不昧其金然後情暴事彰而其名遂取之如左券也孰謂其果以盜金自汚哉盜金者小人之事而償金君子中之盜也君子之處世也不敢邀君子之名亦不故邀小人之名無故而甘居小人之名則其情必有甚貪而於名將重有所不能忘古之人爲君受過爲親受過有時冒天下之不韙而不必自明其心彼其心誠有不得已視不疑之償金其大小爲何如豈不簞食豆羹之不若乎且不疑亦烏能充其償金之心設使所亡之金多而至於力之不能辨不疑將何以償或同舍者貪不疑之償易一時而再以亡金告不疑將何以償夫人必有不視千駟萬鍾之識而後能平情於一介若不疑之區區於薄物細故其不平也甚矣安能充之以至於大而無往行之不得也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不疑償金難爲受金者地矣不疑而非君子不疑而君子也能不恥哉

看破邀名伎倆層層抉發如剝蕉心

煙雲處狀

北漢王報宋太祖　乙巳　　王瑀

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吾於北漢王鈞所以報宋太祖知之也北漢偏據太原地非廣於蜀唐兵甲之強且利亦未必過於吳楚荆南諸大鎮也乃終鈞之世晏然無事閱十餘年無一矢加遺豈不以其辭哉史謂宋祖哀鈞之辭而不忍加兵非也宋祖誠服之矣徒哀之云爾乎北漢世承漢業於曆數爲正統使當隱帝遇害時若天命之有歸傳檄天下伸大義以混一海內則名正言順固未見其當紬於宋也宋乃欲假桓文之故智懾漢來降曰爾何困此一

方民其詞浮而驕鈞之報宋則曰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大哉言乎心之不欺氣之不侮力之足以奮發而有爲俱於是乎在亡國之君未聞有此言也誠念高皇帝如綫之祚傳於渺身身既負荷先業於宋非臣非叛尺寸之地義不當子人宋即貪漢之土地人民欲與無名之師北踰太行向能死社稷之君以决勝負問鼎於城下吾知不欺必能結民不侮必能馭衆奮發有爲必能得士卒之力將背城一戰出死力以抗宋師宋能必其有濟乎故宋祖知無濟而不爲非果有哀於漢也不然

南唐之滅李煜一門臣妾請成其可哀視漢爲何如乃宋祖則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何不忍於漢而獨忍於唐且李繼勳之攻漢在鈞死之未踰月獨不念漢氏之不血食乎以此知宋祖之非眞有哀於漢也宋祖嘗雪夜至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深阻之而又張其詞曰諸國旣平彈丸安逃蓋一時君臣當大業甫定之餘欲修服遠之畧不肯以言示人弱槪如此也其實太原之不能驟取宋祖與普固已相喻於無言矣其不能驟取者以有鈞之辭在耳觀鈞死之後繼勳帥師攻漢竟不能克至太宗之四年乃

下益知生前所以爲此辭實有自固之算其知彼知己非出于倉猝也太祖之服豈徒以辭而已乎然則鈞固非但能辭也

宋非哀漢史家從未參及明眼看破婉曲中復極雨驟風馳

斷定

岳武穆班師 壬寅

王瑀

學者不設身處古人之地而談可否於事外則甚易況執事後之成敗以定可否無怪其言之多中也岳武穆朱仙之役功垂成而班師卒去天下事說者曰公當違詔以進待其成功然後以身請罪則身亦可免嗟乎公之所處固萬無可進之勢也卽進亦無成功之理爲此說者徒見其易於事外之談而亦不中於事後之見其弗思已耳宋之和議非但秦檜所深持亦高宗之所便也金牌之詔一日十二公安能抗不奉命哉兵法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此言偶爾攻守之事非所語於公之所處也當檜以和議沮公公之得與檜格者獨有戰功乃和之苟安已形而戰之成功未見以金之強豈得銳師壓之果遂如與諸將之約飲黃龍府可計日而待哉夫公之成功檜之大忌也忌功之成者刻不容待而公之成功尚必需之時日則此時日之內檜必百計中公越一日不歸再必變法以詔越數日不歸必數變其法以詔不但如金牌十二已矣甚或責以阻撓國是之罪奪之職而收其兵符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又或遣一臣親宣天子之意曰舉朝甚憂將軍跋扈天子獨嘉乃忠謂將軍其必還以執朝臣之口用昭天子用人不貳之德不然卽請血使臣頸以明將軍之果不臣也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使不奉命則負叛矣如是以求成功則功固不可成用兵之道作氣爲先身負叛名三軍之士咸有進退維谷之懼師未動而氣先沮喪矣以沮喪之師深入重地聲援不至金且以重兵襲其後孤軍久老於外焉有不敗乎小敗則檜得以喪師按公罪大敗則以公假手於金夫人臣欲忠於國而徒抗天子之明詔奮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僥倖成功固已舛矣況功之無

代詔戰國策毋用此法

成卒撓國家事而亦無以自明其心跡公之智勇其何取於此蓋公之班師經也以公之班師爲失計欲公之行權也然無功不可以爲權公之心固非一二事外者之見所能測識也

設身處事方有此論後儒紛紛言權徒援古人

丙吉問牛喘 甲辰

王珻

丙吉爲相出見羣鬬殺人橫道不問曰京兆之事見牛喘下車問之曰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謂其知大體甚哉丙吉之好爲大言也然其細已甚彼以宰相之體安在哉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理萬民俾百姓安樂壽考靡有不得其所是則體之大者矣若區區一牛之喘不過物類氣息之偶然未必有關陰陽之事且陰陽之在牛與在人孰重百姓不親而後物失其性不推其本於人而遽於物是問吾未見陰陽之大果一牛所能轉移而調劑之也

京兆任百姓而宰相反任一牛則京兆之職固大於宰相矣夫宰相百官之率也凡典禮樂錢穀刑罰之務不必身任其勞而無不心管其成若一切謝之非己事則天下事莫不有官官莫不有司各掌其事於所司而宰相其何事哉周官之制自冢宰以至司隸皆有事殺人則曰京兆之事牛喘獨不可曰司獸之事乎若必以牛爲陰陽所兆則天地間固不獨一牛草木之榮枯風之鳴條雨之破塊莫非陰陽之所兆而欲執是以理陰陽雖聖人不能況丙吉乎吾恐牛喘即有陰陽之理亦非不問鬬殺之丙吉所能問也昔文帝問錢穀刑獄之數於周勃勃不能對問陳平平以宰相調陰陽非其職吾謂平實不知故欲以此塞其責非實知之而以爲不當言也然亦未至如丙吉之混輕重而失序若此之甚也蓋丙吉者是不問錢穀而問耗鼠不問刑獄而問鬬蟻曰將以調陰陽也不亦細乎古之君子仁民而後愛物其愛之也亦必實有所及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譏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然固已及之矣吾不知丙吉問牛之後其恩之及於牛者又安在竟有何術焉可以已牛喘也嗟乎彼固以陰陽之事非人所能推詰也哉

丙吉之賢固不以此一事掩若賢此一事反足掩丙吉

珻蚤歲曾有是作後讀司馬溫公所論多同遂毀之然事終不能已於心故復論及 自記

宋勢二　壬寅

王珣

嘗觀宋之亡於和而速亡於不和皆不可謂知勢強弱之勢兩則不能合三則合弱合弱則成強合強則愈弱而兩弱俱亡吳越之人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非吳越之相愛也勢之所偭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不得不然者也金本宋敵而有元則爲宋黨元起自沙漠蠶食盡諸國滅夏侵金而不及於宋者金爲之隔耳故宋之有金猶六國之有韓魏也秦不能越韓魏以取齊楚燕趙元亦不能越金以取宋爲宋之計但益修前好使金無南顧之憂得以

一意向元然後內修國政繕軍實靜觀二國之成敗金勝則以重兵襲其後有元金必不敢專肆力於宋不勝則乘敝取金併金之地亦足以抗元勝負均無彼交爭之不暇其誰我爭則金一日不亡固宋不亡之一日也宋不知禍之即已而欲和元以逞夫元之不可和非但如昔日之金也金雖日侵宋而饜宋之金帛者有年亦未必遽有吞宋之心若元之設謀定慮非金帛是問宋即欲和元其心與乎不與終必背宋況未及元背而又趨兵於元則元之取宋爲有名而宋自貽戚也舍易與之宋而結難信之元失宋金之衆而恃孤宋以與元從事嗟乎其未有以滅虢取虞之事告之者徒速之禍以取敗而已矣使其用於高宗之代也則可以張彼其將內則有若李綱趙鼎外則有若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諸人爲之運籌決勝不可以和也而和寧宗以降不可以不和也而懲和之覆轍欲奮螳螂之臂洩數世之寃遂致一敗塗地不可復振豈非同一法而倒施之者歟蓋宋無日不以圖金爲事前既失於不果取既遂至於不能取而終又失於取金取而宋隨以亡然則宋之取金乃其所以自滅也哉

籌畫宋勢情類國策用筆則眉山

頓宕

王石和文卷之四

讀出師表書後 乙巳

王 珝

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人不可學非言之不可學其所以不得已者不可學也蓋其不得已之言初非有學於人也三代已後之文章莫盛於兩漢而出師表冠絕彼其忠愛悱惻皆出於心之不得已雖董賈未之到也何論後世能文之士蘇子稱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謂知言矣然今論兩漢之士其鑽經研傳博極古人之書者或不屈指武侯武侯固未嘗以書爲事也豈獨武侯卽伊尹傅說

當時無多可讀之書亦未嘗以書爲事也使三人者屑屑焉日以書爲事而勞於誦讀如後世操觚家求工聲音句讀之間以自鳴其能文而已焉雖其言未必不勝於後人然欲如是之卓然千載而與日月爭光不可得也蓋言者所以徵理而發事也當其理明事切得之心而注之手並不自知其非古人也又何知有古人之書凡知有古人之書而爲言則皆得已得已則言皆可學而至而非其言之至也自武侯以來宇宙之書不啻倍於古讀書爲文之士宜亦倍於古而古之作者反不概見非其才不及與功之

深辟

識論絕頂

未加也蓋其書旣煩擇而不精於書之深者概遇以淺而其淺者咀之而易竭閡之而難解學之者不識其易而徒驚於所難字梳句櫛數卷之書窮歲而莫盡及詰彼則無餘而我亦無所得故其耳目昏耗而文章之不逮於古職是之由學者蓋不知也古人云書智者之作耳智者不讀也夫吾謂不讀書則無以開其智惟智者始可以讀書智者之讀書能無書也武侯嘯吟隆中時於書想無不讀當流涕入告不過自抒其不得已之言豈復有所謂古人之書在其意中哉史稱武侯讀書略觀大意夫大意得矣尙何略然則武侯之略卽武侯之所以能深也夫

讀書能無書武侯確贊尤足開後人讀書行文之三昧

讀王荆公周公論書後 乙巳　　王瑚

周公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此荀子載周公之言也王荆公曰甚哉荀子之好妄也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余謂見士固宰相之事縱其事未必有其道非不可行不得以爲妄且周公之見士不必其一日也使一日而見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勢誠不可給若合終身而計之十人三十人固少而百千餘人固未爲多也公將於不賢之中而取其賢於賢之中而又取其大賢安有

南海北海之士人各一才才各一具㴱然不一識其面而風聞懸度遂謂苟取一二人而已足耶且士之見公何爲也哉公方制禮作樂凡周官三百六十之選所在皆需人汲汲然求當世之士如不及故士以此得見於公非如戰國諸公子竊養士之名欲以士之言語權詐傾動諸侯王而行若毛遂侯嬴之徒固無由一至公門望公之接引而禮遇之也不得以孟嘗春申比至謂周公但宜立學校之法而不必勞其身以見天下之士者其言尤不備學校之設莫詳於周矣考周之太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民之俊秀皆與焉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而後可知類通達亦已遲矣若使待教行化洽舉公輔庶司之器無不取給於學校則非遲之數十年不能也將數十年之前何所取以爲治夫天下之才原不能盡於學校也當日者呂散夭括之才孰皆用於文武之世設使其未用此數人者能必盡歸之學校乎不盡歸之學校而周公遇之能無執贄以見乎後荆公當國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周張程邵非出於荆公之學校然則學校之立原以養天下之才而未必能盡天下之才

欲以此廢彼固不可爲訓矣荆公乃謂荀子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而惑於亂世之俗夫見士豈亂世哉蓋亦狃於先王學校之法謂可以易天下而不知見賢立學之義聖人固並行而不悖也周公非小而荆公小之荀子於是乎不妄

思議宏通如霞綺目有關經濟之文非徒翻案也

疑闔海水汩沒

神行一片段落都化爲烟雲

讀老泉書論後書 丙午

王瑚

窮者變之甚也變之窮每至無所復入萬物之情不能安於無入也於是復起而變之以求通於所入而脫然自出於窮之外不窮則不變寒之不窮則不炎炎之不窮則不寒使當夏之初而思入於秋冬之半而思入於春雖天地之大無所用其變故窮者變之甚而天地聖人所以乘也聖人雖有善變之才而不適値夫窮則亦囿於變之中任天下之所變而卒不可以變天下蘇子謂忠質可變而爲文文不能復變而爲忠質以周之制不容爲其後者計也

嗟乎豈知不容爲後計者正後之所容以計哉食之太牢矣不可復茹其菽豈其習於夏之炎矣不可復入於秋之爽乎極乎夏固秋之所乘而太牢之厭固卽菽之所以乘也故忠之後可變爲質質之後可變爲文文之後復可變而爲忠質秦人乘可變之勢而不善用其變嚴刑暴斂以困天下所謂以炎夏之窮一變而入於冬也漢乘秦之敝而亦未得聖人以爲之變故不純不備終不足以語於先王之道夫先王之道豈遂絕於天下後世哉帝可變而王王可變而霸其勢易也霸變而爲王其勢難而非理之必不可者也人之變變於運運之變亦變於人人有爲而運無爲雖一日之間可觀矣初盛擬諸早極盛之時擬於午過則昃昃之不可變而爲午固也然有時氣朗風淸固不啻午也夏商之季昏暴淫虐豈非狂風戾雨之發作於日中乎故一日之時先後不變而氣之陰陽無不可變古今之運先後不變而政之盛衰無不可變變者所以救其窮也古先王立制原無不窮之理後之變者乘其窮而矯之太過則不久亦窮窮復變故其變速若變而折乎大正久之始窮窮而後變故其變遲此善變者但變於所窮而無

盡失乎彼先王立制之意其所以立制之時原未至於窮也窮而後不得不待變於聖人聖人者能乘變之窮者也

惟聖人能乘變之窮自是千古定論深雄奇幻擒縱莫可端倪

書韓非說難後 甲辰七月二十六

王 瑚

史稱韓非著說難甚具而悲其以說卒死於秦嗟乎豈其知之而不能行哉惟其行之是以不免於死非之死固卽死於著說難也君子之說君也合則留不合則止兩言決耳其又何難焉彼非者慮難之端無不至則用說之術亦無不至盍必欲其君之從而後已也今夫濟川者無必於濟測津梁之淺深審風波之險夷可斯濟否則已焉有老於操舟之子挾必濟之心而巧施其無不濟之術未有不覆者也非之著說難可謂老於操舟矣且所以用其說者亦不過戰國狙詐之謀以利害傾動人主束迫之使無不然耳不必其說之能用以正而有得於古大臣事君之道也事君之道太上格心其次格行心與行正然後上下之交固一合而不可離若徒以非道之言而嘗試於所交疏將悅於利利之既得而終疑悚於害害之既去而終畏吾未見權謀狙詐之朝疑畏日積而上下能相與有成也若是者說雖行而必危又何論其不行夫說者以言進於人固必問其人爲何如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苟不可雖一言已過豈待多端謀之求合耶秦政之亂賢人

氣歛神鮮

君子避之若浼非以韓國諸公子入使於秦不能爲韓計而又以計求合於秦其擇主之智已謬區區慮說之難不亦末乎彼非之慮亦少疎矣人主之心必有所信李斯者秦之所尊信而姚賈又秦之所親信也非羈旅之臣未因於所信欲肆百中之口立談間回人主意而奪其所親信則尊信者聞之安得不忌兩信交謀而非安得不死非之說秦其揣情料勢當亦靡所不至而乃獨昧於此乎由是言之非之著說難亦容有未具也

卽就說難發議以矛刺盾不攻自破韓非子千載孤憤見此亦當爽然若失

坡心

卓論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己亥 王珝

蘇子范增論文詞宕逸甚可愛獨惜其責增者太過而不能使增之心折於地下也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恨其不早耳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也嗟乎獨不思增之初心爲何如而謂肯去於此時哉增少好奇計留心當世成敗之務其欲有所攀附以就功名者已非一日行年七十而後遇羽增固恨其遇之晚也廣勝之畢可以代秦天下者惟劉與項而項強於劉增初未遇劉而先遇項原未嘗以項爲非其主也即勸項梁立義帝亦不過爲項氏計彼卿

子冠軍義帝偶用之人趙之役實庸而驕羽殺之救趙敝秦諸侯震懾不敢仰視霸天下之業從此定矣增知佐羽定天下何惜一卿子冠軍增之於項氏當歸梁時已有君臣之分至羽既誅卿子冠軍而君臣之分遂定入關後始識沛公有天子氣豈能舍項羽而中道事之乎當時從龍之士雲附沛公其自項歸劉者有矣而增獨能事羽不變增固有人臣之義也蓋增之於項成則俱成敗則俱敗雖明識羽之不足謀大事而猶欲竭己之才以濟羽之強庶成東西中分之業迨陳平間行羽疑增不能用不得已去至彭城疽發背死則知增之初心未遂而其戀戀於羽者固未有已矣若於殺卿子冠軍時便去之以明進退之義則增徒役役老耳後世安知有增易曰知幾其神乎此聖賢之所以難進而易退也豈可以律豪傑功名之士然增不去禍終及已故不得已而去之以全其身亦不可謂不知幾也增去羽遂亾則增之去就係羽者固甚大而謂可輕也哉

亞父功不遂志抱憾九泉矣何堪後人復責之偹也惟此原心立論往復頓挫逸氣欲飛

讀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甲辰

王珝

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曾子固以此嘆鄭公之賢書於傳後一篇之中反覆嗟惜甚有味乎言之也雖然鄭公誠賢矣其所以觀理之識於此得毋有未至乎人臣之事君也善則稱君故使天下知君之善不必復知吾之善也若曰其政善以吾諫之而行其政不善以吾諫之而止是掩君之善而以善自予也不然是欲與君並其善也自予則私並則不讓雖在朋儕之中猶不能無惡於意而況君也哉曾子固乃謂不如此

將使後之君臣謂往代無諫諍之事或啟其怠且忌矣夫人臣幸遇納諫之主則當導其機無塞其流皇皇焉致吾君於堯舜之不暇舍此不計而徒為後世之為君為臣者計乎若鄭公以此逢君之怒而後亦不敢深有論說可謂自塞其流矣且使後世聞之咸曰納諫如太宗敢諫如鄭公猶不能保始終之無間將諫者誰不懼而自怠哉子固又曰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存之於書未嘗掩焉固也然伊尹周公之所以諫亦其史官自為書非必伊尹周公之自付之也且其書刪於聖人其所言者皆祈

名言至論　魏公亦應俯首折服

色肝神飛

天永命之道若鄭公之逐日而言逐事而言其言未必盡可見於後世宜太宗之聞之而怒也與成王之命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成王不忘此於臣下而謂太宗獨無望於鄭公乎或曰納諫非不美世固以此傳太宗之賢矣余曰里人有暮夜之慝吾言之而彼改之則其改過之名非不美然使自吾告於人曰彼方作慝賴吾言止則其人聞之固未有不怒者也故諫諍之事自天下傳之則可太宗自付之史官則可自鄭公付之則大不可也夫以鄭公

之賢絕非欲沽直於後世也不過以遭時遇主其一時相得之雅知無不言言無不受為往代君臣所未有庶垂之青汗播於無窮使天下後世知吾君有納諫之美且使太宗知人君之一言一動不能泯於天下後世益謹小慎微以求至乎其治之至也詎料以此失始終之義哉以此而失固鄭公自取之也厥後遼東之敗太宗猶恨鄭公不在則知太宗之心終未嘗不亮鄭公而鄭公平日之所以敢諫其君由太宗納諫使然耳賢不獨在鄭公也嗟乎太宗誠賢矣哉

有評

南豐書傳王歸美鄭公文或順其語闡發或就其語翻

駁旁通曲暢要本之中正和平洵推當代鉅手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 甲辰七月十七日 王 [illegible]

余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而竊謂文章之係於所知重也嗟乎文章之知難矣爲文而爲世所知則文未必至若世盡不知又何取於文之至哉韓子非不欲世之知世無能知韓子故與馮宿有激乎言之也使其果有知韓子者不至如當日之大慚大好大怪韓子豈樂俟後世之知

宕開

韓子之俟知於後世韓子之不得已也顧韓子之文誠不易知不謂當日之士何竟出今之士之識之下也今韓子之所謂慚者誠不可尋讀其得傳於世爲士之心慕手追

而不敢必其有至者固必韓子之深思極慮大稱意而自以爲好者也乃今讀之亦但覺其好而不以爲可怪何哉雖然使今之士生韓子之時驟讀其文之淵然蒼然而惶惑萬狀者亦未必不以爲可怪而怪韓子者得生今時從

頓挫

容讀韓子之文亦必以爲好而翕然稱之無異詞也士固疑於目而信於耳何必唐之人爲然此韓子之所以無慚於不知而一意望知於後世非果不欲當世之知之也況非韓子者直當以不知爲慚耳韓子之文不易得好非韓子之文亦不易得怪非韓子而得怪則安知怪之者非適

風水相遭當看鬆處

出知文之人而已之所好乃足慚也此不得以韓子之不慚不知爲解矣且韓子之文亦非世盡無知也其不知者人人之爲見至若孟郊張籍李翺數子皆高明深識而篤嗜於韓子不可謂不知韓子之文也使並無數子之知將其文湮沒佚散不必留於後而亦難望後世之必有知矣後世之知韓子以數子爲之發端也然則韓子之文尚不能不託知於當世而士敢謂世人之不必有知乎但不必人人之知耳人人知之固必有深知者焉以爲不足知若求人人之知則又人人之所爲不足知也

作者知者相得而益彰無限感慨寄望文情之妙在若遠若近間

別裁恣肆龍門氣味

讀古史疑 戊申

王　璵

三皇氏世系年紀遠矣荒略難信故學者獨詳五帝以來事其所傳聞異詞亦往往不能無疑史記顓頊才子八愷帝嚳才子八元至舜皆得用而虞書不列其人安知非四岳九官十二牧諸人而異名耶然以年考之則八愷不當用於舜世而索隱以八愷主后土爲禹八元敷五教爲契禹明爲鯀之子是紀鯀爲顓頊子以禹列愷不可爲據甚矣獨孔安國傳書以皐陶名庭堅曹大家註列女傳以伯益爲皐陶子庭堅八愷之一則益顓頊孫也秦紀又以益

爲大業子而大業即皐陶然推大業爲女修子女修爲顓頊之裔孫又何以稱且皐陶雖少亦當生於顓頊之末年越帝嚳在位七十年帝堯在位七十二年至帝舜在位六十年讓位禹時皐陶猶以邁種聞則皐陶不下二百餘歲鯀殛於舜當亦不下二百歲自黃帝來人率百歲而兩人之壽獨久如是哉乃顓頊紀又云駱明生鯀駱明顓頊子也漢書律曆志又以鯀爲顓頊五代孫由前說則皐陶鯀當與帝嚳同爲黃帝曾孫而帝嚳之子堯與禹益爲四從兄弟由後說則禹爲堯之姪或曾孫而益又加遠也一人

而祖孫之互易其代將何所據而是或謂古之一姓不避名皐陶之庭堅非即八愷如少昊名摯帝嚳之子亦名摯然固不敢臆矣帝嚳四妃生稷堯契摯則稷契爲兄弟契之十四世孫爲湯稷之十五世孫爲文王後儒又疑湯文不當隔六百年爲叔姪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之言也蔡氏亦以太甲繼仲壬後而大紀論湯伊尹無舍嫡立弟之理然考商世固多立弟太甲弗明厥德伊尹敢放於後獨不可奪於前但湯崩丁未太甲即位戊申則又無外丙仲壬曆數凡此者其果足信乎夫有所信則不能不

有所疑守其所信則疑者固可棄也而未知棄者之果不足信也以信棄疑不若以疑存信故寧疑

頭緒極紛敘斷極淨其於可疑處言之鑿鑿

奇情辣筆

讀古史疑二 戊申

王　璇

女媧氏之治天下煉石補天甚誕而羿射十日事何爲猶附堯紀孔子刪書弗載固不可信獨元鳥生民詩至今學者稱焉以爲聖人之瑞不知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耳能聰目能明心思能睿哲天之所以生聖人亦不過以聰明睿哲足爲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倫之極而已矣豈必弗出於人而後貴哉蓋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形生神發能得天地之正氣而聖人尤人中之最貴者果如二詩所云則聖人之生亦不正而怪甚矣事之怪者

鮮不爲不祥今若以人而育物世必共指爲不祥況育於物乎奈之何又不育於物也維天篤生聖人其安所取於此禘祭之義應推始祖所自出若仍祀自出之祖則非其父爲賣若儼尸一元鳥巨人跡而駿奔俎豆之被之詩歌揚厲無窮之功德頌之乎侮也後秦之於大業亦神其瑞於元鳥蓋纂商周事而附會之也夫始皇得天下出自呂姓則元鳥之瑞固不能及於始皇凡若此者直可見於齊諧鄒衍之書不當列於正史以滋天下萬世之惑也或曰元鳥巨人跡朱子固以之註詩矣余曰此朱子因史記之

言而未及改正者也然史記之言出於列子列子好奇之士其言豈足爲典乎其與補天射日何以異也有謂補天爲贊大之所不足以元鳥始至之日祠高媒祈子爲元鳥降生從帝高辛行爲履帝武其說近之

蘇明允譽妃論最雋辨得此互相發明足開商周兩朝聖人蒙霧

王石和文卷之五

靜觀 戊申十二月十五日

王 瑚

靜居一室之中將旦悠然會天地古今之形聲而形聲無有也無形故形形無聲故聲聲使入於形聲之中其爲形聲也幾何登山者不可謂見山涉海者不可謂見海遠而望之則見然見其所望而不見其所不望惟以心望之則無不見矣天下事入乎中者必不能見其外閉離婁於戶中問以戶外之事與聾者無異好惡之情交於心而成敗利害攻取之事接於目雖智者處之不能以無失况愚乎

喻警

然愚者立乎外而觀之亦未嘗無所見也今夫以我觀人其耳目口鼻鬚眉之神態無不見以我觀我則不見以人觀我則又無不見無他人處我之外我處人之外也處乎外者無我也苟無我則我亦爲人故亦可以觀我我遊心於千古則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無不有我我遊心於六合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不有我千古六合有我而今之所有固非我也我以觀千古六合者觀我而觀我者固非我也非我故能觀我能觀我則無不觀觀不以我則仍一無所觀一無所觀者靜也善乎蘇子之言曰事有必至理

眼前道理新絶

奥想

融類圓覺繹然亦只是靜之理

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見知爲智者之事不言智而言靜以智者亦有時而不靜也平旦之時固無不靜善觀者能常守此靜而不失雖謂人人之皆智也可

靜悟之後所見固自不同是儒是子

每遇折處不可捉摸洵異樣筆力

山河日月喻　戊申十二月十七日

王珻

山河天下之奇觀也取石於山取水於河以作山河於都邑之內矗之成峯缺之成巘匯之而池衍之而流磯激之而湍瀾然固不如山河之大且深也主人自奇而觀者羨焉遞而竊於畫爲峯爲巘爲池爲流爲激湍一一與山河相肖然又不如山河之可登而涉也而觀者聚而嘆美主人益自奇嗟乎彼之所爲山河固皆象天下之所有非天下之所無使果所無則又不足奇也乃不奇其有之眞而反挾所象之假者以爲貴何哉蓋眞者天下之所公不得

私而有也惟假則可私愈私則愈貴甚矣人情之好私也道德天下之公理而或假之以炫世文章發道德之蘊亦天下之公器而或假之以傲物然當其炫之傲之固知其非道德文章也道德文章無可炫與傲也炫而傲之者私之也日月照天下夜光之珠照不及尋丈世或千萬金易之而不可得夫世有愛而欲易之千萬金者吾不問而知其非日月也日月非愛之者所得私也故天下之好私者每不愛日月山河而愛珠愛畫愛所作之水石彼所作之水石與畫與珠皆一無適於用挾而私之不過炫與傲耳

而不謂從而羨之者豈其未見日月山河哉然不有羨之者則彼亦何從而私之爲炫與傲也惟私故小吾於無私而見日月山河之大於日月之經天山河之鎮地而見道德文章之大士之慕道德文章者亦衆矣其無若珠若畫若水石之作而爲也

不事雕飾而疎横之氣溢於行間惟老故横東坡晩年文字往往如是

本地風光所據甚確

泰伯三讓 己亥

王　珣

或問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爲至德讓周乎讓商乎曰讓商何以知其爲讓商曰卽於孔子之稱至德知之也嘗論稱至德者二曰泰伯曰文王朱子曰孔子論武王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蓋文王讓商者也同文王於泰伯則泰伯亦讓商者也但使讓周孔子未必以至德稱之矣卽稱之而曷謂其旨之微哉微之者何但言讓之爲至而不言不讓之非至也以成湯之聖而不能讓於前武王之聖而不能讓於後成湯武王之德

非有議於天下無議於天下則不得竟指其德之非至而但稱泰伯文王爲德之至則聖人之意之所重固獨有在於讓也夫君臣之際前後聖人所至愼也生民以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義大於兄弟泰伯力行夫義之大而不敢自明其心故後人不知讓之何屬然聖人之稱至德固必於其至大者稱之矣或謂泰伯果讓商則當留其身以自靖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也彼太王實始翦商欲以天下及文王其不得遽及者徒有泰伯在耳伯去而翦商之謀遂成後武王克商有天下未嘗不始於泰伯

曰此文王不能得之於武王者也而謂泰伯能得之於太王乎且太王之心非有利於天下也天之祚明德久矣虞之後有夏夏之後有商商之後不能不有周故周之代商雖泰伯亦知其不得不然也事有可以爲又不得不爲而特不自我爲之庶其心之對天地而無愧質鬼神而不慚也泰伯之心如是則已矣故太王武王可以取而取也泰伯文王可以取而不取也取之行天下之大權不取守天下之大經君臣天地之經也聖人於太王武王而外固不欲天下後世之行權矣乃權又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不行

聖人亦知天下後世之不能不行而獨贊泰伯文王之不行者以立君臣之義若曰權固無累於德而德之至者卒在此而不在彼也信乎泰伯之讓非商無以爲德之至孔子稱泰伯之讓非商無以見其旨之微而朱子之所以闡幽發隱合泰伯文王而一之者意在斯乎或者不推其義之無大於此而徒以爲兄弟之讓小矣夫伯夷叔齊兄弟之讓者也孔子但曰古之賢人而不稱以至德何哉

讓商讓周千秋聚訟得此可正其紛

有字作通篇之綠

遊術 癸卯

王瑀

吾友孔貫原爲余言某園天下之幽邃處也奇花瑤草曲流怪石軒榭之勝都極人世罕有一方士大夫稱遊觀之美者於是爲最主人旣貴顯日出入黃閣紫薇之中無因至其地某歲暫歸居園者一日親朋故舊之謁無虛晷其所爲幽麗者卒不得而寓目焉吾嘗携壺至園中十日而返園之勝盡有於目中矣今猶彷彿能一一言之也余曰有是哉子得遊之術矣主人承閥閱之舊葺石引澗積數世而後成子有之於十日何易以數世之勞而居者一日

子反有十日之樂何久則安知子之非主人而一日居者之非逆旅客耶蓋人之求適己者非以己適也適物之接乎己者也陳奇淫玩好之物於市聚而觀者靡不稱快觀者快耳不問其人也推之人有錦繡可以悅吾之目人有管絃可以悅吾之耳何必據而有哉苟其悅之又何必非有也然則吾之所有者固大矣彼園之花孰與大塊之文章園之水孰與江河之大且深園之山孰與武夷會稽泰華此乾父坤母遺之爲我不鬻之産極天下之有財者莫能藏有力者莫能奪而惟知其樂者能有之吾樂天地之

有彼人之所樂不過分天地之有則亦不過分吾之有彼分吾之有則彼固無有也而吾又羨彼之有則吾亦無有也吾非無有無於有人之有吾無人之有故有有有則有不有吾並無吾之有故無不有則以為吾有之可也以為人有之亦可也以為人與吾同有之可也以為人與吾同無有可也同有而人不有有故吾獨有同無有而人有有故吾獨無不有無不有故無不遊無吾之遊也以心吾於子得遊之術矣

所見甚邃胸中言下有智珠流走

議論千古

智昏原 甲辰八月初四日

王 㻐

天以書開天下之智李斯焚書天之厭智也上世之人智於書後世之人昏於書天厭智天亦厭昏厭昏者天心之常而厭智則天之變也蓋智與智不相治有高於人之智而人咸受治焉故治一國者必一國無復同其智治天下者必天下無復同其智使天下之人各逞其智而大智照如神小智察如鬼胥天下之人皆鬼神而天下何以治倉頡造字鬼為夜哭畏天下之趨於智也鬼猶畏之而況於人乎流至戰國人心之智險而無所復入矣彼李斯者一

舉書而火之天下之人昏昏如也漢興除挾書之律天下漸多智然固不如書未焚時自是著作愈紛邪妄龐雜之書皆行於世而人之智又不如書既焚時夫書非能昏人其書本自不智古人之書如源泉探之而深推之而廣後人之書行潦也擾之斯濁且理不足發天人之奧情不足狀事物之精學者久於其中而神氣汩矣幾何不為倉頡之鬼所笑乎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書之善者何時蔑有惡夫邪妄龐雜之亂真也有能別其眞偽而審擇禁毀之固人心由昏而智之一大機也昔書焚於秦而六

愈折愈緊若江河之決

經獨不滅可知天亦甚護理之正者今其所亡百家之書不可考想其理固不如六經而後世之邪妄庸靡想又不如所亡之書而天之厭昏又甚於厭智則其書固不待如書契之興至秦時之久當必有人焉審擇而禁毀之也然非大聖人莫能任其事天厭智必假手於大惡之人及其厭昏必假手於大聖之人非聖人而爲之則又昏矣

書以導智而不別其眞僞則書反足以昏人固知讀書不可無識

探得天心

名論不磨

君子之報 壬寅

王 璕

天之於眞君子必報於眞小人必報其可善可惡混處於君子小人之中者則每聽其自爲富貴自爲貧賤於其間此如草木同生偶値時地之異則榮枯自爲不同而非必天之有心位置之也天之所用心蓋在眞君子與眞小人矣乃嘗求諸古君子之報而竊嘆天之用心有所不可知何哉或君子不得君子之報或君子而得小人之報甚或不如小人之報此懷忠履潔之士每欲翹首問天而天高無言不知天固有以報之矣今夫富貴安樂爲天所愛不

輕予人才德顯名尤爲天所愛尤不輕予人彼旣得大之厚能自拔非常有以顯當時而傳後世則華於身與華於心孰榮榮於一時與榮於萬年孰久其得報之輕重大小豈可以尋常計哉而猶必欲天之富貴而安樂之稱謂其望於天亦過也且夫盡古今之君子而悉與之富貴安樂雖天亦有時而窮何也人之爲君子者或近乎仁或近乎義其所取原自不同也近仁者渾然而溫如春夏之能生近義者毅然而肅如秋冬之能殺秋冬之際意肅氣寒即以天所甚愛之物而欲暢茂滋榮以助其生恐造物之才

從宋儒入道出

固有所止矣語云太剛必折夫折不折君子無懼然其理不可易也故吾謂古今之僞君子者不獨所遭有幸不幸而所稟亦有幸不幸焉君子而近仁君子之幸者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夫愷悌仁之謂也人而愷悌則和平之福有不操劵而至者乎君子知其然故持己謙接人恕其養德也如春

說到不報而報則君子無憾說到報皆自取則君子無尤於天人感應之理眞是通達周至

胸有古今天心人事一一並揭出

刻切

申君子報　壬寅

王[illegible]

人知天之惡僞君子也甚於惡小人乎僞君子猶得君子之半也惡君子之半豈其怨小人之全然自天視之固全小人也而又得君子之半則更險於小人小人不知有善僞君子不忘有惡僞君子與小人同一惡而多一僞僞非惡乎是惡之中又倍其惡也倍惡不惡天亦不聽且小人固無待於天之惡僞君子則非天不能惡之也彼小人者鄉邦非之行路謗之其於不善之報亦略相當矣僞君子獨儼然於身世之間居之不疑人旣不之知而又不欲天之知豈天之昭昭在上而肯受其欺罔乎蓋名者天之所恃以償君子也人世便益巧利之事天亦不能助君子之人使出其才以與小人爭而獨留身後之名以待古今來孤忠苦孝強仁慕義者之所爲若並此而亦竊之其何以償君子嘗論域中之權有三曰利曰勢曰名而名之權大天方操此權以待君子而僞君子乃竊之以自予則天之權去矣孔子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小人盜財僞君子盜名盜財者盜於人盜名者盜乎天旣盜之矣猶欲主人不之知反奉以廉讓之名而酬其德豈情也哉然

則天下之為君子者豈必皆安而行之而勉強於善者非乎曰偽者反乎眞而為言非反乎安而為言君子之偽即小人之眞也即吾所謂小人者亦不過指庸劣貪鄙者言之非有寬於天下之巨奸大慝若巨奸大慝則天之惡之也固甚於偽君子

以天惡警偽君子思議處處沁心透骨

學君子不實毋滋斯弊余未能學君子也亦不敢不以自警　自記

古今滿心頭

施杏樹弋地文　壬寅

王珻

余家杏樹弋地稱沃大人受自祖先以授於珻珻業之以為重非徒地之謂謂是先世之遺澤所存也祇若宗之問晴課雨而親履其畝者也衣之食之數世於玆矣村之巽隅新建文昌帝君閣成余奉大人意獻之作香火計或曰此地子之所重也當令世守之不如以他地易余曰此正余之所以重此地也念閣經始於家大人與族之諸父兄余輩奔走之以襄其事鄉人士之所敬而祀也今思所以獻於神必擇物之素重而又可以垂諸久遠者為稱夫人

心有所敬不得不假於物假於物而不將其所重與心有所重之物而謀所以位置之處不將於所敬二者皆失也吾敬神豈敢有愛於地吾重地固不敢有靳於神矣靳於神而徒委之農夫野老歲計升斗之獲守也與棄等且亦安知後世子孫之必能長有此地乎人世盈虛消息之數是惟無來來則必去故一切靡麗之物罔不隨時俱盡惟地之縱橫於西疇南畝者歷古今莫之變然地雖不變而不能不變其主地之人則以主地之人視地雖謂地亦有時而去可也余嘗行田野詢荷鋤之父老或曰某地已易

藹然知讀蘇氏族譜引

主也或曰某地易主而又易也問有數十年不變者乎十無四五矣歷百年而不變蓋十無一二也用是慨然太息思彼祖先世朝拮夕据辛苦遺子孫當纖毫不肯施捨而子孫承之僅如萍水轉轉相鬻數世之後欲邪為誰氏之有而杳不可識甚無謂哉茲地祖父相承二三百年以至於余而不變誠恐余一旦先地而去而將來地之存亡又不可知則人與地俱盡其視世之轉相鬻而不識為誰之有者何異嗟夫余悲世人之重地而反輕也故以是叢諸神神在則地不去地在則人亦不去後之人易其畝遡厥

所由以為某地某氏之所施庶知區區之忱來自祖父非珣今日之所敢德色也雖更閱數百年誰有過而問其直者哉故時之人無如余之善守祖地也後之子孫讀吾文知神明之不可慢而祖宗之所遺者雖一物不可輕棄其謀所以保之難如此則余之重地固非以地重也

綿纏篤摯讀之不知是情是文

忽開議論縱橫淋漓

王石和文卷之六

關帝廟碑記

王珣

神之祀遍天下與尼山梓潼比祀尼山以德祀梓潼以福神兼以威宣祀神者尤衆惟神之德以白手佐昭烈成帝業君臣之義始終無間鎮撫荊襄上下倚之其福利於國家甚大一時吳魏之人懾其威惴惴不敢仰視使身不即死必能席卷許昌指顧復舊皇帝大統漢業之興不止三分而已也每讀史至樊之役未嘗不嘆呂蒙之失計智出魯肅下也肅初以荊州假蜀豈其忘荊哉亦以荊非蜀則

不能據之以抗魏蓋三國並爭吳蜀之所患皆在於魏魏之所患則不在吳而在蜀而蜀之鼎足為魏患者尤在神吳不知合蜀以為外固而反[illegible]計襲荊荊襲而吳亦不振徒禍蜀而資魏之逞魏既[illegible]兩國遂不可為卒乃致後之滅蜀平吳為司馬氏階者以此此神之所死不瞑目也忠漢之心不遂而充塞於萬世故大義於今為烈談蜀君臣事者猶凜凜有生氣上自王公大人以及窮鄉荒壤之牧豎走卒商賈負販之流慕其德慨然而憑弔冀福者雖疾痛未嘗不呼神佑至亂臣賊子過廟泚顙或逡巡趑趄於

門之外而畏不敢入拜也其威亦靈矣哉夫天下之人情不過爲慕爲冀爲畏而三者並得施於神故通天下無不祀神固巷孟郊外之僻里也舊有關帝君廟且壞里人奮輸財力修之聿新三情固不忘於僻里哉亦因是多里人之好義

光明俊偉文境擬兩漢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王珝

事之忠且苦者不報於身必報於子若孫否則精魂英魄之無所洩往往鬱而爲神趙氏世忠於晉下宮之變何其苦也况公孫程兩侯以他孤出文子於難先後繼以死其忠苦之載在史者令人不可卒讀及趙後稱雄列國雖始封之燕齊魯衛莫與較大可不謂忠苦之報與然兩侯之裔竟未大顯於世何哉且韓魏未有斯苦而亦與趙裂土君國則知趙自爲神明之後此未必天之所以報下宮也故數人之忠苦鬱而未伸團結於一時而光怪於異代遂憑奇岩峭石絶壑之間發之爲風雲蒸之爲雨露摶盪之爲雷走霆掣以感動乎人而廟食於土理無足怪獨是神之靈滿宇宙而式憑之者顧屑親於孟以孟故爲藏孤處十五年匿山中其精神胥萃於山與孟人生死相狎而依者二千年於茲矣故孟人之敬神尤切神日歆黍稷之薦而膏澤之以酬下民之勤如響應神固猶是人情其靈之團結光怪而必不容掩遏者固有然也己亥秋八月山水暴作廟幾圮珝懼忠苦者之不祀也倡謀於邑侯孔君擇董事者六人且遍告鄉人士咸鼓舞從事輸財力以後至

宕逸

宕逸中忽發瑰偉濤湧波立

爲恥工作之勞閱三四歲冏閭當是時四方以歉告哀鴻之聲延數百里盂歲獨無恙落成日殿榭墀階大易厥規棟梁榱桷之飾完以華歲益大熟父老走相譁以爲是神之靈爭入山奉馨香無絕嗟乎玆役也顯慰斯人求澤之願而隱存忠苦者血食之報其關於農桑人心風俗之故非細豈盡人力哉倘有神焉陰相之

將神所以得爲神處說得極平實將神所以感動人處說得極親切高論贊幽明與名山同不朽

絕代寫生手足合風雲色變

周遇吉節錄補聞 壬寅

王 珊

明總兵周遇吉守寧武關死甚烈雜見書傳中世多能言其事然與余所聞頗不類余得之太原馬守備馬故公兵丁也言公死事始末最詳當李自成將寇太原公時在代州旦夕巡城上忽一騎飛報母舅至郊廳附公耳語左右不知語何但聞公厲聲云何來評死舅爲明副總兵已降於賊蓋賊遣之說公也騎飛馳去移時復來附公耳語公厲聲云將頭取來遂遣健卒數人去舅舅甚兩卒出不意抱之伸身卒皆仆地廳壁亦催旁一卒恐速刃其胷須臾持頭血淋漓至公哭命棺葬之後數日聞賊攻太原公提兵往援至忻州地頗逡巡余又聞之楊故老當賊之攻太原也巡撫蔡懋德會飛文檄公與大同總兵姜瓖公至忻州待姜不至此與馬逡巡之說相合當是時公欲援未及賊之前鋒已至公戰大捷賊勢益集遂退代州出奇兵奮擊復大捷會食盡公恐寧武有失於是移守寧武關賊至公開門連戰皆捷賊怯欲引之去有僞書生敎之復戰公復欲戰王兵倫，司令士塞其門公曰如此是爲死城矣賊累日夜攻城益急城上不能支將陷賊揚言曰獻周遇

應前塞門以驗公言帶補兵備死節

吉一城無死。公謂左右曰：遇吉生不能報國家，今豈惜一死以累衆，衆可獻我。兵民環泣不肯。公曰：死耳，無泣，可速獻。衆遂以繩繫公下。公時將巾布衣，有兩賊挾之去。公既下，馬等隨報公夫人某氏，曰：公且降，可無虞。氏曰：安有降賊將軍哉，必死矣。言未訖，賊紛攀衙牆上。氏命馬等射之，退。又命人運草，馬等會意，趨出南出，火大起，呼號之聲慘不可聞。氏與家屬盡死於火中。賊既陷寧武，恨其久不下，屠殺一盡，血流成波，有聲以數。門土塞不可走，故也。兵備亦自殺。公見賊罵，倒懸演武廳磔之。公死後三日，有壯士伏

公屍哭，哭訖觸石死。壯士失姓名，嘗盜公馬，公壯其人，釋之，給馬，故來爲公死。至今寧武演武廳天陰則石有血痕。壯士血耶？公血耶？

王珝曰：公死無愧張睢陽矣。然睢陽死後三日而救兵至，故十日賊亡。公死誰至者，蓋僅一壯士耳。卒之身死國亦滅，於以悲公之不幸。雖然公死則明爲有臣，至今父老皆能言公事，何爲不幸哉。

按史李自成將犯山西，公請濟師於朝，朝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公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尚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公怒立斬之，不言是公舅。豈史偶未詳，抑馬當時聽之悞耶？然馬又言公哭，則似有戚誼者。姑據所聞俟爲史者之覈採焉。珝記

摹繪逸事，聲情俱現，筆意自段太尉狀張中丞傳得來

史法

書田子方廟壁 戊申

王珝

介之仙臺有所謂蚜蚄廟土人俎豆之維虔每歲五六月交禾垂有作父老紛走廟下奉黍稷以告哀籲之聲相聞於道如是環十數村而遥虫卒不爲災其亦靈矣余偶經其地有紳士語曰此田子方廟也異哉奚爲乎天下有名實之相違如此者乎遍索碑記則近人所爲無復言子方事惟門額有三賢字其字跡斷落僅可尋汾乘載子方與卜子夏段干木號三賢想昔之好義者建祠於兹後人不數徒以子方與蚜蚄音相合而又冠以田遂置子夏干木

不道而子方之名獨以訛顯今廟象尚三其加冕而旒則後人附會而新之也嘻果蚜蚄奪子方之位耶抑子方竊蚜蚄之祀耶我人不敢知獨念蚜蚄臚諸祀族次先穡矣亦何地不可居歆而實逼處此以與後之君子爭有數椽也不已陵乎而子方者義至高生不苟合當世豈其千百年後忽改行易德區區一祀之愛取非其有而腹是果常士猶將恥焉敢謂子方其不吐乎然今之享祀者伊誰哉其又誰爲福民而利賴之也蓋古之聖賢生有殊功德死則以風雲雨露之澤庇厥庶民子方賢人不辜下民之請

矯折

爲之捍災禦患俾弗嫉於菑歷用克有年亦理之可信而特不能自言其非蚜蚄也民日受捍災禦患之德以時舉祀勿敢墜亦遂不知其爲子方也夫吾謂子方之得祀於士宜矣其祀宜在士大夫乃士大夫不祀而獨祀於農夫野老農夫野老祀之又不知爲子方而士大夫又不爲之辨其非將跪而祝之曰蚜蚄坐而受之則子方也觳士女而降之康者子方也頌神功而矯舉之則又曰蚜蚄名與實違人祀之非實神享之非名非名則冒非實則濫濫與冒也弗光祀典爲告鄉人曰先生姓田名子方魏文侯時人文侯下焉與卜子夏段干木著於春秋之季祀不可闕也名不可假也

解流俗之惑還先賢之祀義蹱文炳

重修雲閣之舞樓記 丙午

王珝

烏川之大觀在雲閣捕漢凌霄之狀環境數百里未有也居人李友梅募衆修舞樓於閣之前走余求記因錄古碣文以示按萬曆十一年記唐勅遣尉遲敬德復造則知唐以上閱有年又云自漢以後漸圮則知漢以上閱有年嗟乎考閣之由來其使人懷古之情深也余惟秦周之際列國日以干戈相尋絳宇紫廬之盛罕有聞者意其在兩漢時年豐物阜都人士安樂壽考而烏川沃壤數十里山之所鍾毓必有縉紳大夫卓識之士出其間遂相羣山

邃翠左右二水之瀠流蜿蟺噴激胥極於茲地故建閣東其隘以寓扶偏起勝之意此有心者所經營豈偶然耶魏晉而降應亦與廢相間無絕以是至唐猶有遺址唐既受命有天下推老子爲姓所自出崇祀躋上帝故今其閣奉三教烏川徑可通塞外地敬德生溯漢初事劉武周歸唐想其生平橫戈立戰功其往來攻襲之地或多經於是凶不忘也哉吾因更有感矣敬德於貞觀間得圖形凌煙閣後數年至高宗時遣官復圖者七人而敬德已不與況千年後雖欲過凌煙憑弔往事於斷碑殘碣之中覓氏而杳不可得不謂茲閣猶留之也獨是碑既述漢唐而漢唐舊文未見豈土人徒得之傳聞抑歲久爲風雨所剝蝕余向偶經其地亦未及考他日有好義者廣厥貲力完茲閣益新余將遍索古碑摩讀之以識顛末並賦雲物山水之美則舞樓之修其小焉者也或又曰馬氏曾於西南隅重修漢壯繆廟今復環之方丈數楹以增茲閣之勝若是亦宜牽連得記

低徊唱嘆無限弔古之情

培風室記甲辰九月二十二日

王瑚

余作室於松山之半名曰培風室其地多風故取諸風然不培則風之積不厚而無以行遠莊子曰而後乃今培風言風之可以行遠也蓋物之能入微而行遠者無過風與水水障之則絕風則動於呼吸之間放乎無極舒之非有卷之非無孰障之而孰絕之無可絕故行遠嘗偃臥室中以聽山之風聲搖山巔韵動林內一旋繞於室之左右始聽以耳而噫如而噓如小者颯颯大者飂飂既聽以心若詞章之鼓吹爲文風若抱德者之實大而聲宏爲道風若

坐明堂出令若大將之號萬軍若忠臣義士感時憂事吚唔而寫怨也爲治風而古人得之以培蓋天地間無非是氣氣之所積莫不有風風皆可培培於天則爲溫爲肅培於人則有文章道德政治堯舜培之其風也動孔孟培之其風也流荀楊培道義之風而未醇程朱培之漢唐以後諸名臣各培事業之風左史韓柳歐蘇之徒培諸文章培之厚故行之遠大哉風乎播於六合之外被乎百世之下而實藏之於一心之中今而知心之可以生風也與天地通矣吾以天地之風聽古人而以古人之風聽天地心不能生風也而未嘗不心乎風心無風但以風名室無風而心乎風遂以風名室而勖之培

於風聽出如許道理故培字俱從心上做工夫說鵬說鯤尙多曠語

遊六師嶂記 己卯

王珝

六師嶂最奇勝名與藏山埒甲戌夏同志者偕遊余後至不甚悉然其勝彷彿於意中歷三四年未嘗忘也既張碩儒約余讀書山中意在藏山六嶂兩境云於是先尋六嶂嶂出衆山之上崖削如屏故遊客名爲碧屏山而土人則仍謂之六師嶂也傳有六羽士化於山之洞內今其洞極邃好事者束燎照之入或一二里不能窮往往燎滅而返有廟構於嶂之腰頗壯麗非六師也門從裂石而入廟後倚深巖巖內池水幽黑深不可測以小石激之碧光閃動若有龍神之出没悚然不敢逼視出巖斷橋橫木而南得茅屋數間即可休息讀書處也一白髮山人作柏屑香即之言弗顧坐移時將歸乃曰有徑至藏山三里許一路景不減是行焉果得奇巘數狀皆可繪北折踰嶺而東已迷藏山故徑矣行及數里林木漸茂有斧斤之餘蘖置路蓋樵夫所僅至也余若有駭欲返碩儒曰樵夫至之矣不可疾行數里山益高林益密有斧斤之大木當徑蓋伐木者所僅至也兩人均駭碩儒欲返余念已至此返艱因曰伐木者至之矣不可行之益疾越數嶺迥非人徑蒙雜蔽空

鳥鵲亂喧嘗聞山中人言鵲喧必有虎駭甚又越數嶺日將沉林中暮色蒼然而來蕭颯之聲四起茫然不知所出欲陟嶺以待旦至則萬山叢峙不辨南北東西之向而隱隱風送對山樵歌大聲呼之不應而山下別有應聲急就之惡林如櫛尺寸不能視忽山斷石分下絕萬仞緣之而行上下壁立中不能旋足此時亦不知應者之果在否也良久乃下其人已陟對山之半遙揖而問曰此非藏山道所由乎曰此去藏山絕遠久號虎穴以手遙指其路復疾行至劉氏庄昏黑久矣急向一門扣之主人閉弗納連扣不已方肅之入問曰何來余曰迷藏山而來也主人曰嘻來何暮此非藏山道久號虎穴樵夫牧豎莫敢至者來幸矣余兩人且喜且駭越宿乃行後二日囊書復至藏山

情景如畫

不夾議論處處寫生從史記得來

癸浙

天播不可方物

遊芝角山記 癸卯

王珝

山之生於天地有幸不幸焉或幸而名擅古今之勝或不幸而歷古今無聞知彼其實非甚相讓也而名之顯晦顛異豈非所遇不同輕重之惟人使然哉余少讀柳子永州山水記私怪造物之秀豈其獨鍾於是州及讀歐陽永叔記除州者乃知永之外固復有除往歲至除尋醉翁豐樂二亭遺跡求當年諸峯林壑之美未見獨跨吾芝山也又訪於永來人親見穹谷嵁巖之狀或不如子厚所記云倘見者雖遇其勝而未及搜耶然則山之有勝而未經人搜固不乏也吾負遊山之癖每携朋入芝山松之大者干霄小者樹密林外得夷石如几可環坐歆有泉盈流石徑作細大鳴與松韵相間引觴滿酌頹然成醉不知永除之足樂視此為何如獨惜吾山不得生於永除以邀二公之遊又嘆二公獨不讁吾鄉得前後遊是山為之窮奇而抉秀也故山雖具有永除之勝而見是山者猶獨羨永除此山之所以不遇也雖然永除之山自開闢至唐宋千萬年而始遇二公當未遇之時荒寂何遽不若吾山則吾山千萬年後安知不有二公其人者發之俾赫然擅名宇內如永除也未可終以為不遇矣獨是開闢至今千萬年既無有一知之者則後世雖更歷千萬年之久何不可終無一知之者又未可以為必遇也嗟乎山與天地無窮極其知不知無所謂後世也自吾不及見山之知遂不得不俟知於後世後世知之而吾不見吾憾吾不見而後世或終不能知憾更甚天下之山之美者衆矣如永除之見知者有幾豈獨吾山也哉吾以山推之抑又不獨山也

遇之顯晦顛倒無數英雄天乎人乎今古有同慨也

低徊欲絶

跌有曠世之感

藏山石床記 癸卯

王瑀

攀磴至藏山之中嶂路折而南忽復西入小石門崖石突出當徑旁高於徑三四尺土木雜積猥奧獨相石之隅殊廉度其下必夷因與張碩儒余弟荆潤書童道人道童併力剪闢五六日乃盡果得平石如床日光得熏灼午仄壁陰下陳簟憩之甚溫床頭橫石半尺許長短與床齊可枕尋其旁隱有斧鑿之痕知前人曾有樂乎此者其愛石之情想與余同也書課暇則携壺石上玩雲嵐烟壁晨夕旋徃之態以極此石之樂今歷二十四年余復來坐此石同憶當時併力之人碩儒道人已逝兩童不知處獨余與荆潤在耳顧余冉冉將老也若倍二十四年保能復坐此石乎若再倍二十四年固斷斷無之也後人之坐此石者又誰哉其亦如余之徘徊眷戀於石否也嗟乎今古之感其使人不忘矣彼前人之斧鑿而愛斯石者不知閱幾百年而後發於余余今日欲問其人而已杳不可得後之漸而積踏者又不知幾百年其有愛而發之同余情者又不知幾百年欲問余今日之爲誰而又必不可得也夫幾百年則已遠年之幾百與幾百相積而遠遂不可窮人於無窮之內前不能待於後後不及望乎前獨石以不欣不[illegible]質逆旅古今人而閱其死生徃來之變人爲萬物之靈[illegible]不能與萬物爭天壽類如此石可歎也今日者徘徊眷戀於石之上醉而歌歌而悲以泣怪造物者胡不竟石余[illegible]俾無今古之感其不足樂乎然余果石而又安知石之[illegible]也余其如此石何也

設想都在前後際千古萬年茫然遙集

細繪乍右

蓑池怪松記 癸卯

王 珊

桂之焚漆之割松栢榧楠之伐皆以材戕有不材者腐澌岩阿往往爲世所薪則亦戕蓑池西落趙文子行祠內植耉松二株右者倚徙飛揷如鳳舞其左類龍形皆松之弗戕於材者也而類龍者最古身臃曲不五六尺兩幹交紐爲一橫拖南北觀之莫測首尾其粗倍於身有半旁數枝既舒復迴亦紐幹成環皮骨悉入幹內無迹故其幹乍細乍粗屈突夭矯如老龍之橫偃舒放於空中雖不爲世所材而其材固已奇矣非果如世之不材者株守而自腐也

夫材戕於人之所貴松不材故人不知貴不材戕於人之所賤松非眞不材故人不敢賤伸之縮之縱之橫之無往不得其爲松矣忽有好事者嫌其長枝碍簷爲之削其杪其果以材戕乎不得而知也其果以不材戕乎亦不得而知也然則削之者自陋耳爾松何過焉雖然松亦有自取者矣爾既偃蹇於世不爲匠石之睨則當厚爲斂戢不得恃其無用疎蕩自任而伸之縮之縱之橫之不復顧流俗中亦有好惡爲也瓦礫當徑行者擲焉惡其無用也非惡瓦礫之無用惡其無用而碍人之用也彼流俗者既以爲弗材又病其有碍一旦好惡出於心從而戕之若擲瓦礫又何怪乎雖於松無甚傷而好惡之情則可懼矣大抵物之在世有用則險無用則腐而自恃其無用則肆險與腐定自天肆成於人爾松無患於天矣愼無自肆焉以爲當世之所侮也

蒼秀如老樹着花意爲貧賤肆志者痛下一砭

考妣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王瑚

先考府君王姓諱纘先字接武山西太原府今隸平定州盂縣北鄉永寧都芝角人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生明崇正丙子享年九十三歲其卒雍正六年正月十六日也後先妣李氏五十日先妣爲明四川遵義府知府諱應龍孫女邑庠生諱廷薦女　勅封孺人生明崇正戊寅卒於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歲今以三月二十二日合葬於祖塋之次不孝瑚泣而誌之誌與史相表裏史館之徵實者三取諸墓誌銘以故世之子

孫欲揚其親者必求當代顯官大人之言爲榮而顯官大人重其子孫之請遂不惜浮擴美善以張厥生平又溢美及子孫此於作誌之道無取夫譽非其實則與誌他人無異而美及子孫固非所以誌其親也昔人重一字之褒奈何以浮且溢者掩親之實行爲人子者懼焉按太原王姓世系載於史甚遠自十二世祖諱仁美來茲土以耕讀世其業越數世人無不橫經後族漸繁始間有易儒而業者然青衿之士益衆取科名宦遊者相望曾祖太原郡庠生諱汲用少孤力學卓然不苟一介士林推爲古君子生祖

待贈公諱烈尤謹飭於物無失色蓋自曾祖祖歷府君三世無隻字入公門云祖生子二長伯父太原郡庠生諱繹先次即府君府君幼穎悟甫爲文即能屈其儕輩從祖丙戌經魁憬負才少許可見府君文未有不擊節以蚤失祖妣太孺人史氏遂輟帖括不治然居常益自憤因爲兒輩延師督課至夕爲之講貫兒輩誦聲不歇府君從不寐至康熙乙酉瑚始倖鄉薦丙戌成進士兄弟子姪登賢書者連六七科無虛榜一門頗得側於文事而極固陋如瑚文亦過邀士大夫口謬爲海內操觚家所傳誦不知其源多

出於府君而不逮府君遠也府君未試於位無赫赫之績然靜而有識論古今事輒中退讓不敢以氣加人自言橫逆之來忍於未發則易待既發之後恐彼此難收尤研倚伏之理常訓子孫曰盛衰相環與其過裹寧弗盛吾不願子孫富貴但世世爲讀書人足矣若時富貴來適當存不富貴之心故終其身約於自奉甘粗垢弗厭惟營兒輩筆墨之費則殫厥心罔惜吾家稍席前世之豐妣孺人出巨門益不習貧中年困鞠育之計日與脅毋佐府君教子力業惟恐兒輩以貧故懈進取迨兒輩次第列科名才劣不

克致通顯以養父母致始終甘旨弗充此不孝珻所椎心
自訟而莫容也孺人之附身極菲切囑勿易之華附府君
身尤菲甚府君顧慼然以爲過有慰之曰是於封君之分
固歉府君曰情分二字須明非謂過分窮子之情竭矣嗟
乎兒輩既以窮累父母乃父母獨甘窮惓憐兒輩至死弗
能已今檢笥篋所遺藏一器一物靡不敝垢不孝珻有深
痛焉然則兒輩之不肖其負我父母之德固多矣惟府君
之德謙而能忍孺人則順而好義府君之終自捫其胸曰
吾生平無一昧心事倘閭前小貿易保無有一二銅錢之

不如值者嗟乎卽此固未必有府君檢點至此此古人之
所以謹屋漏珻泣識其言用告後世子孫之不知省察者
府君長孺人二歲孺人以十七歲歸府君齊眉七十三年
生男五長甲午科舉人揀選知縣璣生丁酉科舉人揀選
知縣錫信庠生錫穀次待封文林郎玥生辛卯科舉人揀
選知縣錫礜錫章錫晃三現生錫繁四乙酉科舉人丙戌
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加一級　三
朝國史館纂修官珻生甲午科舉人四川敘州府隆昌縣
知縣錫光蓀光幼五戊子科副榜癸巳科舉人揀選知縣

璐生錫榮幼女三皆適名族諸子孫所娶及孫女之適人
者省文不載念珻嘗濫竽史局追陪諸君子之後府君又
嘗顧珻於長安得接一時名公卿及四方文學之士故今
之望人亦多知府君今非不能邀一言之華袞特以府君
積行惟恐人知不敢以是違夙志而不孝珻撮述遺行亦
不敢片詞假借使後世疑其文而反有不能得於府君則
不孝之罪於焉滋大執筆荒述中寧野且略也銘曰
惟我府君謙和守常孺人相之恭順而良天眷乃德俾壽
且康雖康而壽壽弗山長有原山腹不騫不傷室廬未遠

生死相望歷千秋而百代仰古槐喬松之欝然者知吾父
吾母之藏

語質而摯

快論刺心
外解顱

王石和文卷之七

釋諱 庚子丁巳刪

王珻

天下惟事之常者不必諱而至常莫知死惟人甚惡死故其諱死也爲獨甚偶言之則以爲不祥聞之者亦以爲不祥嗟乎彼固以死爲重事耶重則愈不可忘於言古之人當樂而悲每痛心於死生之大誠有以達乎其理矣蓋死者人品事業學問之一大課程也謂生平之程至是焉始定過此以往雖上智無所用力矣此古今來聖賢君子所爲朝乾夕惕畢力以爭此一刻求其死之無憾而後即安

而不敢有諱其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知不死而已者且慮乎其不可以死也豈其諱之而以爲非己事哉且諱之亦何嘗免於死富貴貧賤人生有經有不經惟死則無不經無不經者常乎變乎經之反以爲常而言之反以爲變可笑也蓋必死於夜朔必死於晦春必死於冬天地不能以此爲諱而況人乎人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生必有死而不能如天地之健故一死而不復生焉則已矣雖諱之曰不死奚益嗟夫余亦甚悲人之死而不復生也而不必諱也人必知

衆壑爭流
激湍濺沫

有死之悲而後知有生之樂擁爐飲醇醪不自知其樂也啓戶見同雲密雪裂人肌膚方知不寒者之爲足樂也當勞方知逸之樂當病方知無病之樂然勞可以知逸有病可以知無病死則不可以知生故不若於逸時念勞無病時念有病生時念死然後知未至於此者之足樂也天下事當其未至而謀之則不至於有悔適百里者方晨知暮之終及而急於行至晡知暮之將近而愈急於行彼諱言暮者未及行而忽暮諱言死者未及盡生之當爲而忽死可不謂大哀乎故不諱言死欲重用其生也人能重用其

生而無驚於死則一切可喜可怖之境俱不足動其心乃可以臨大事而不亂斯亦養氣之一助也

生必有死惟生順則死寧見人當生時一刻不可放過

張明痛切言之如青天白日

趙受韓上黨 壬子　　王 海

秦昭襄四十七年攻韓上黨郡守馮亭以上黨十七城都市入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敗論者咸以受罪平原君夫吾謂趙之所以失者在當受之時不知所懼而但以得地爲喜既受之後不知自保而徒以貪地爲能其失不盡在受也秦之蠶食諸侯久矣趙爲秦之勁敵秦何嘗一日忘趙自趙成侯高安戰後於肅侯則戰於武靈王則戰於孝惠王則戰於孝成王則戰豈其以受上黨哉夫秦之與趙越韓千里而干戈相尋如是況拔上黨而實逼處此則固朝發而夕至也趙何以待之故其取上黨滅韓之兆也滅韓亡趙之漸也馮亭以地入趙非眞有忘於韓實欲親趙以抗秦使趙之君臣得地而懼早作夜思生聚訓練以固其內設險置戍以防其外增十七城之賦役合韓西向秦則秦趙勝敗之形未可知也此一役也趙可以強戰國之時兵連禍結誰非土地人民是利其誰肯得地而舍之轉以滋大國也豈必定料其有長平之敗哉且長平之敗固成於趙括何者秦郎因上黨之故而伐趙豈能必勝趙趙即因上黨之故而敗於秦豈必敗之至於此極乎假使當

日者秦間不行廉頗尙將彼白起雖知兵安所施其能哉以趙括之劣遇白起之勇雖無上黨之受其敗當復如是也不然秦趙前後經數戰勝負率相當而四十餘萬之命胡爲獨盡於趙括獨是括之驕誕無實鄰國知之朝臣知之其母亦知之而不知者獨一趙君耳吾不知趙君以括代頗之時平原君安在哉不能於此時痛哭爭其事縱不受上黨奚益趙豹曰聖人禍無故之利蓋言利之不可幸也趙之君臣有幸心矣幸目前之利而忘自強受鄰國之間而以庸妄代老成此雖以秦之強不能逞志於趙況趙之於秦乎故趙受上黨亡不受上黨亦亡不受則安於弱而禍遲受則禍速而尙可以強趙惟不能自強而徒速其禍則雖謂趙之亡兆於上黨之受可也而其實失不盡在受上黨也

斷制屹如山岳高文老識

藺相如完璧　壬子　　王　珻

秦趙戰爭之國也相抗以勢勢之所在不得示人以弱示弱則人得乘閒求逞於我而我愈不可以振藺相如之完璧歸趙也其事甚壯奮單使之威折虎狼之秦用是不辱其國此豈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哉楊龜山謂相如不當輕身以重璧區區一璧與之可也嗟乎璧之在趙璧耳挾之入秦則國勢之所爲重輕也苟爲國勢重輕之所係雖瓦缶不當以讓秦六國時韓魏數賂於秦而趙獨否至長平敗後始欲割六城爲媾而虞卿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大欲

於趙與趙之所深患於秦而惟恐不能以自保者皆不係乎賂也蓋秦之視韓魏若弄掌耳有所求則伐得所求則舍擒縱之惟意而趙不如是也譬如兩虎相捽爪牙威力皆足以相角稍退則反爲所噬彼秦愛趙璧而必以十五城爲易秦固不敢以韓魏視趙也故趙雖畏秦之強而許其璧猶必欲得十五城之易以爲名若城與璧兩失則徒爲笑於天下而趙其不競且夫無故貪人之寶而欲取爲已有此其情已不遜雖以十五城爲約實要以不得不從之勢安知非借是窺趙而欲試其侵侮之端其意不專在

一氣奔放行乎不得不行

璧也況璧入而又自悔其約此市井反覆之爲雖匹夫尚當以受紿爲恥而謂趙甘之乎夫趙果畏秦而不敢愛其璧則當與於求璧之初今既申明二國之約而選國之不辱君命者以從事相如慷慨受君之命捧璧而西漫無所得徒拱手奉之於秦則趙君臣之任相如何意而相如復何面目以歸於趙故於此時爲相如計惟有與璧存亡而已矣蓋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與曲在趙入璧而秦不與城曲在秦雖恐璧之壞而按圖示復與既先欺趙則曲亦終不在趙況秦終必不與城此相如所以決意使之懷歸而

無疑也璧既歸趙則相如之事已畢死之生之惟秦是聽而尚何懼哉然秦既不得璧必不殺相如此又相如之所能料秦於十九者也後澠池之會相如從趙王入秦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以劫秦王於五步之內信如龜山言則鼓瑟之細雖趙王獨爲之以媚大國何害乃相如尚不肯以此伸秦屈趙而況璧乎

當日情勢實不得不如是非相如之勇却不能如是撥情度勢透闢無遺

蜀漢戰守之形 壬子　　王珻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蓋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取西蜀非遂棄荊州迨荊州旣失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有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關絶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荊襄不連西蜀亦僅可

遙切

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劒門峽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荊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荊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尚在孔明專任荊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荊州爲門戶則吳魏之強直可鞭箠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荊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綿國祚四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

錯綜賓主五花八門

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讓掣東都自以兵入關中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密又亡惟唐高祖則約詞謝密使東綴王世充之兵而徑搗長安用成帝王之業此一擧也直與漢之高祖爭烈矣司馬溫公乃謂項羽不能修德雖聽韓生之言留關中終亦必敗此自論其德耳不知韓生之所論者勢也使猶是漢高項羽之德而互易其東西之勢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興楚惟居可

迴環掩映文思大發

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陜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陜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荊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荊州則爲宋祖後世之慮但荊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

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西蜀攻守之形洞然於心了然於口將漢楚唐宋錯綜寫入鎔若一事是何等力量

從衡 壬子

王 珻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恃故弱者得以自立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強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弗遑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橫之說兩持天下之勢以歆動人主秦卒用橫併天下橫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橫不合於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姻暱齊歸燕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雜於縱橫之間故曰縱之難蓋縱橫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橫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

筆勢雖奇夭矯

六國之心六秦非橫別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則瞻利顧害一有不利而已不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縱者曰六國無賂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六國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噬而一國安危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旦夕亡已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不助秦以攻救當此之時尚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

筆墨淋漓

關筍曰工

手雖尾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顧之不暇且惟恐不能移害於人而冀已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強有力之人奮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戟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呼六國之時獨無有一人焉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啖虎狼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強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

爲難又必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可自強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觀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率五國之兵大敗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強其國秦伐韓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奮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以成從約秦人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況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曰攻秦無賂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蘇氏父子六國論千古絕唱此更飜進一層其談成敗處眞令風雲色變

大旨炳然
表裏無憾

關壯穆絕吳 壬子十一月

王　珻

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言天下固可不得也。若人臣佐主取天下則義主於必得而並非有可得可不得之義然其心又不忍以不義取則當其不行不義時而其必取天下之計已大定於心矣壯穆義絕吳婚卒失利於吳說者謂公激於一時之意氣不屑與吳國通好雖終不得天下亦有所不顧故心與事不及相謀此實不足以知公義之至也漢吳之勢何嘗一日忘於公心公之心固不以天下全歸之漢不已者也欲以天下歸漢則不得不取

吳其不遽取者以有魏在耳若滅魏之後不吳是取而焉取哉公固曰吾方籍爾之土地人民滅此而後朝食而與爾爲婚媾乎許之而終不取則以兒女之私緣忘國家之大計許之而終取則包藏禍心以圖人之國反覆危險非公之所以爲心蓋漢與吳終不能和公與吳人皆知之公卽與吳爲婚吳亦終負公而公必不能負吳然公又終不能不取吳故與其失信於後毋寧絕之於始也昔下邳之變公嘗羈旅於曹而未嘗自諱其歸劉之意此公之不欺曹也公之不許吳婚亦公之不欺吳也曹吳公之讎奚爲

起手提明
始守一路
隱伏至此
方露大結
宿

而世之所稱尤富貴者其樂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且吾與富貴同其樂而樂亦不同彼富貴者志滿意適求罔不遂聊借是以逞豪華未必其心專一於是而實有味乎枕石漱流之趣也吾惟無所得於彼故專樂於此蓋其枯槁沉抑無與當世之寵榮惟窮而思息以深究其清幽淡泊之味誠非如古之君子實有是樂於中而適然遇諸山水花木之間也然是數者富貴人得之以爲華吾幸得之而又能深究其味則亦未嘗不樂樂而後知吾之果未嘗不富貴也嗟乎造物之富貴原非有靳於人也人誠明乎富貴

之義則何地無園誠明乎園之義則何時無富貴吾向者惟知富貴之園而不知園之富貴故富貴者日得挾所有以傲吾園吾園亦遂黯淡無色甘爲庸夫孺子之所共棄是吾以憂貧賤而失園之富貴久矣園而有知當笑我之無知也而後乃今知之則吾之有園固自今日始雖謂吾之有富貴自今日始可也因名其園曰始園

所見亦達亦實

唐肅宗論 戊申

王 珝

理用之於常而勢用之於變苟爲勢所不得不然而有可以濟於天下勢得理亦未嘗不得也世皆言唐肅宗之即位於靈武爲逼不子而元宗傳寶於肅宗爲縱不父信斯言也是使唐之天下不至於亡而固不足以快其論理之心也夫理之至莫不通乎勢勢之所在失之則不及爲撓之則爲適足以生變彼其論肅宗也旣有以失天下之大勢而其論元宗也又撓以勢之所必不能行守一時之諒而甘以父之天下讓於賊姑置其所以討賊者而與吾子

校當立不當立之義是豈勢之可通者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推聖人仁孝之極其實瞽瞍果羅於法舜亦未必肯棄堯所受之天下況肅宗棄天下則實害於孝而不即位則天下又萬不可得何者當時之天下已不知唐有天子矣雖明告以天子在蜀而賊見據長安乃徒遥奉一傳聞不可知之天子則天下之心不固又安知奸諛之臣不窺伺兩宮而各懷向背於父子也如是則唐之天下亂不獨在賊矣故爲此時之元宗肅宗計皆當以天下爲心元宗心天下不必天下之自己取肅宗心天下

委折脊放筆勢至此眞十乎傳抄畏不供

忝吐

不必天下不自己取之也此雖元宗無命猶當行天下之大權以繫中外之望況軍駐馬嵬時元宗固嘗以天下授之肅宗其即位靈武猶是遵馬嵬之命也即位而元宗復命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不知馬嵬之命已行也知之而即傳寶於靈武猶是行馬嵬之命也吾見父子之間心安理得惡有所謂逼與縱哉或者曰肅宗請之而後即位則無失嗟乎是乃與於失之甚者也古今來安有自請爲天子者乎請之而從則是肅宗非復奉馬嵬之命元宗不能不疑肅宗請之而不從則是元宗自悔其馬嵬之命肅宗不

能不疑元宗父子相疑而天下之大勢去矣其失孰大於是然則肅宗一無失乎曰有之肅宗之失在平賊之後而不在即位之初今有人奪父之物必拱手讓父之取而已不敢先於父與旣取之而以爲是取於人非取於父而遂欲據之爲己有二者皆失也故爲肅宗者但當退居儲位固迎上皇率天下臣民而上之璽一而不獲至再再而不獲至三必求元宗之受而後已使元宗必不受不得已而居之則亦無憾矣惜乎元宗之所以辭與肅宗之所以請今皆不知其心何如然其事固可無惡於天下夫事之無

惡於天下者雖聖人不絕也

道理光大議論闊邃

破的

高簡淵涵

辨桐葉封弟　辛亥

王琈

成王以桐葉戲小弱弟曰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遂封於唐柳子曰如此是教王遂過也必非周公之所爲余則謂王之弟當封者也當封而封之非過其何遂武王克商大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小弱以天子之弟而不獲一咫土其於親親之道實闕此雖成王無戲公猶當以時入告於王況王言及之故公因而成之非果以事之不可行者但執天子無戲之義而勉強迫束俾無自食其言而已也

凡人君之言當論其是與非是不當問其戲與非戲果非是雖朝出而夕更之不爲過卽如柳子所云設王不幸以桐葉戲婦寺公亦將舉而從之乎果是則惟是之行是則不得謂之爲戲也在王出之爲戲在周公聽之爲正夫人臣之事君能因事納誨獎順其君之美使戲者亦無不歸於正斯其用意深矣若必沾沾曰是戲也必不可行待其戲既寢而又曰是必不可不行則凡事之行止前後惟臣意之所變而天子不得自行其意此徒足重君心之難而事之得相與有成者不亦寡乎夫持責難之義危言讜論

而不以戲渝開君心之漸此三代以後正色立朝者之所爲大聖人之轉移君心者正不必如是且戲原非天子之所宜遇事之當爲者而勸其無戲則王知已之動出爲令雖一嚬笑之不可苟而謹小愼微以自善其後是適足以杜王之過而非所以爲遂也周公之意豈不然乎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大成之曰史佚與非史佚今不得而知而其事要非周公之所必不可爲也況公方負扆治天下無鉅細取決於已乃以封國之大典聽諸史佚而已不與亦未必然矣

柳州之辨本自留間乘間攻入探情抉理簡切之中神韻無窮

逸情橫生

三多族譜記

辛亥十一月十四日　松

王珻

余畏友端木氏髯叟其族之人咸挺身而髯多壽多男而又多君子上世分司五行之職宣令於東方而天下順之禹受命有天下以勳進爲春官長而封諸國中得與勾龍氏之位相次越商周千餘年無顯者至秦始皇帝東封泰山叟家爲東道主人賜爵大夫世其族蔓延於天下然其家抗直孤厲不屑中風塵之物色故多隱於深岩大谷之中余邑僻在萬山傍山而家者數十族皆大夫苗裔其家於北山之麓者爲泉宗派蕃衍多男子大

夫長蒼然眉壽世之祝年者雖公卿大人未嘗不具書禮請大夫彼武陵武功之族世所稱著氏然時輒靡謝爵大夫家節勁心堅卓然有君子之風自秦以來通籍者率在春官裏行後代艮材輩出懷奇利用之士亦往往出入冬官門下惟族於玆者雖銜大夫之號而抱樸如處士其或老其材以待用或以無用爲有用大夫家進退有義余不得而識也余嘗載酒爲大夫長壽至則萬石君之胄未嘗不在余時抗坐不爲讓至大夫家之環而侍者雖諸幼輩亦不敢俯視其家風喜絲竹每奏之冷然而善聞則慷慨

異想天開

奮發如驚濤駭瀾淒風寒雨之驟至余悚然不敢爲聽辭去數十武音猶在耳一日邀余賦詩偕官子文同往子文脫冕謝問故曰吾毛屬於大夫凡吾之縱橫藝林者皆大夫之餘香顧余粗操翰墨亦有通家之誼遂與往來不絕無一二日不相見故其族之祖孫父子昆弟無不與余善因丐余譜其族余惟自大夫長而下爲子爲孫爲耳孫爲雲孫蓋數十世於茲矣而大夫長猶得拊愛之如同室豈不盛哉爰爲之次乃家世俾後之覽者無忘大夫典型且知多壽多男多君子如大夫家而獨肯引余爲同調固亦

余之幸也

寓意最正亦奇亦確寫得陸離尤怪

倘定昇祖

紫栢歸根記 辛亥

王珻

達幽明之理識鬼神之情狀者無怪雖怪亦常也芝角山有龍神祠世傳爲紫栢樹能作雲雨以潤於民鄉人至今俎豆焉而語之則猶疑以爲怪雖然祭法固言之矣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曰神神固不必盡古之人爲也其於紫栢何疑之與有但事信於目而疑於耳九州六合之內外不乏幻杳奇譎之事以至誕妄不可詰而文人筆之異錄無慮千億數後之君子讀其書終以爲疑紫栢雖非其理之無而世遠年湮未得於目之所親見則

事之有無固不能使人之不疑也丙申夏禱雨龍廟掘得栢根於院中絳色虬形剌之得液如生紫栢之說於是焉可信時里人士或議毁以龍非栢或議藏以栢即龍先君子持之曰藏是栢非龍也而或爲龍之所憑憑之久則亦龍矣石言於魏榆晉侯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龍之爲靈出沒不可方物往往憑於幽岩絕谷古木而呈其煙霧變化之狀其與栢固將合同而化何必是龍而栢之非且龍必有死而神則不死其神安知不在栢也龍祠始於封禪書三代弗秩之典而栢之得樹東社則已久矣鄭

精理眞言觸手紛來

旱有事於桑山斬木遂不雨董仲舒謂春旱令民以水日禱社稷山澤無伐山木是雲雨之作未嘗不通其理於木鄉人但見作雲雨而不能指爲何神遂概謂之龍其實神之所以靈未必鱗甲鬚爪而行空者也今像神於廟而栢是毀木之與泥奚擇焉夫天之生物莫靈於人古聖賢盡性至命以極經天緯地既歿則歸魂於天而彌綸於宇宙之內不在纍然衣冠之藏也然過墟者罔不敬矣栢雖植物既歆下民之饗倘亦有其魂之所彌綸而根其故我彼河圖洛書之理何與龜馬設世有得遺骨於河洛之間者

必不以爲可棄況紫栢歷千百不可知之年而其根猶生則又安知非千百年內山之精靈鍾是其靈不沒故其根不死也瞻之者用是有戒心豈其曰毀其如周禮埋祭山林之義不亦順乎人士避先君子之言藏於岩下西北之遂以石塞其口蓋聞海栢根會化爲石藏之既久行與石化將與雲致雨必有膚寸而合游揚光怪於岩之際者是紫栢之所歸根也記之俾後人無迷其處且無以其事爲怪而不信云

典確閎遂縱橫自如

宕一筆乘勢陡接開後無限波瀾

揣合數千年事如照日前情文相生雲垂波爲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壬子

王　珻

太史公謂韓獻子紹趙氏孤以成公孫程兩人之義爲天下之陰德宜與趙魏終爲諸侯嗟乎周衰同異姓諸國殘滅十無一二韓以侯國之卿崛起有疆宇得與趙魏同君國子民合土地兵甲之強半天下守其緒至十餘世其爲明德之報遠矣而遡祖先父功德乃權輿紹趙孤一事哉亦可知此事之造福於趙甚大而自叔帶以下血食皆拜獻子之賜蓋趙自成子從文公定伯業世有勳於晉及下宮難作獻子義沮屠岸賈弗獲告趙趣亡趙莊子義弗肯

曰有子必不絕趙祀獻子爲諸後晉景公十七年疾卜得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獻子因以趙孤言而文子得復趙田邑如故獻子用以此踐其言獨念復趙孤於成者獻子也而出趙孤於難者公孫程也假令不得公孫程兩人之義獻子雖欲不食其言而坐俟成敗於十數年之後固無能爲矣不知獻子當日竟何恃以諾莊子蓋獻子之存趙祀也不在景公十七年當時屠岸賈之威擅晉國國之諸將半司其耳目使非有闞閱共謀之士周旋彌縫其間兩人何以出入晉宮而十五年匿山中亦未必無風聞洩於

踈薫得宗旨

外而敢必趙祀之為不絕也則趙孤頭角未露之日固獻子所早夜以籌而幸龜策有告遂乘之以立故史遷曰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武韓厥知之也觀趙氏被害時獻子稱疾不出則趙氏始終之計已大定於胸中而或者不察以為獻子至是始功於趙淺矣夫人固有發策定謀濟天下難成之事而不必使人識其心者獻子身為晉卿使人得識其為趙之心則晉君臣必疑而將不利於趙故公孫以存趙之孤而死於前程以趙孤之存而死於後獻子則不死而委曲全趙孤於前後之際此三人者迹不必同

而其心皆可以對天地而不愧質鬼神而無慙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今盂山故趙地以得藏文子故而秩成信侯忠智侯祀乃獨獻子是遺則其典實有闕揆諸文子之崇德報功為不稱㱕故捐貲搆祠命僧寂玉營地於中嶂之絕壁下像祀韓獻子適麗牲之石弗具有金代舊碣砉鼓其陰遂附鐫紀事而又顏於祠曰不絕人祀以見獻子晉賢大夫行業多可書其得祀於藏山趙文子廟者獨有取諸此也且㱕嘗過梁山故老言山之九郎峯有藏趙氏孤處倘其時索孤未已必不敢十五年株處一山而或旋移

之以為避然詩傳謂梁山韓之鎮其地固為獻子采邑是亦可推獻子之與知藏孤事而與諸公同廟食於茲山宜哉

闡幽發微情事曲暢當令兩名卿怡然地下

新建文明閣碑記辛丑　　王㻿

聖人以善教人而天下之好善惡不善者定乃天下之人不能無冀於福而爲善無懼於禍而不爲不善好惡之情遂不足以勝其爲不爲之念而聖人教人爲善之道且窮夫聖人之教原非使天下自悖其福而徒驅於禍之中也其善不善共行乎禍福之途福雖不必與善爲緣而亦未嘗故與善相避如是則爲善之心亦可以定矣而聖人之教固可信於天下然人之所冀於福又不但如是而其教人爲善之道遂不得不窮蓋小人以不善倖福君子以善

卽爲福而中人以善求福天下之中人固衆矣有道焉期天下以君子而一狥中人之情以大鋼小人而俾不得逞志於禍福之途則惟納禍福於善不善之中而使天下求福於善懲禍於不善而爲之而不爲之庶有以神乎敎之用而通其權於聖人之所不及此文昌帝君之牖世其功謂與孔子配可也孔子有教而天下不肯爲不善帝君有教而天下不敢爲不善天下之自然而不肯爲不善者幾人哉使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於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忘者無惑焉何

說得燦然氷釋

者彼誠無所冀而懼也人惟冀與懼之念交於中而一意之萌惕然如不可以對鬼神此原與世之眧僞盜名者異力而行之亦聖門之所謂強恕而行也惡害於道哉一念強之強而至念念人無不善之念此其人爲何如人一人強之至人人皆強世無不善之人此其世爲何如世念與念相積人與人相化久之但知善之可樂不善之可耻則亦無所用其冀與懼矣雖聖人教人爲善之初心又何以加諸此也歲壬午八月二十九日族中諸父兄以士子攻舉業者屢躓塲屋咸堪輿之理議建閣於村之巽隅迄乙

酉歲六月二十四日告成㻿適以是歲登鄉薦後歷數科無虛榜今誠不敢謂獲雋者果能善然愛慕青雲之士或因是罔肯玩愒奮發自勵於文行亦不可謂非帝君誘人爲善之權之所寄而堪輿家所謂巽隅振文明固有徵而未敢深恃也不然何地無巽各祠一神而事之豈必皆有利焉後生勉哉果能砥行學文以力於爲善是乃所以事帝君也其將福汝若果能力於爲善而並不惟福是求則其能事帝君也益大帝君之福人又豈必區區專於富貴利達哉

並謀利計功亦納入正誼明道中方是聖人礪世磨鈍本旨其論圓而正

低桐書致

修孟城碑記 庚戌

王珻

今上御極之七年海內登上理鴻綱織目之張舉者弗可億數一時親民賢吏遂各相山川風土所宜恪恭興事成久安長治無疆之業我孟則於是以修城告孟城四阻於山而小然從未罹於兵國初土寇薄城下幾危卒殲其醜於城之西門外至今問其遺事而父老尚有言之色動者則以城雖小其完有可恃以爲存也後因循不葺漸卽頹圮往來如履坦官民熟睇以爲常蓋天下太平久矣富庶安樂室家婦子相歡聚身不經干戈戎馬之擾其望烽警燧或至白首不聞其事因不思設險自固而然也顧吏柄境之興革惟境大事是講城盛也所以滋豐保大值時和民豫之年而陴隍罔飭司土者於政實有闕非徒爲寇之出入與非常聊以固吾圉焉而已也而有備無患之道未嘗不於是乎在邑侯閆公煊甫蒞任卽心營其事期年政洽民孚乃以意喻諸人而邑之紳衿黎庶爭輸財力者旦夕雲集城下環垣而理其長五百五十八丈五尺爲高三丈或甚稍崇則減之尺者二爲闊八尺或址稍隘則增之尺者二而女牆飾以睨則修堞臺所憑以爲禦則修西門

視三門獨弗堅則修數十年來盂邑之工蓋未有煩且大於此者乃問所費則不過一千七百緡問其時則起於己酉三月三日迄七月之晦不過五閱月用力少而成功多侯何幸得此於民則以聖天子過化存神速於風雷而各大寮爲之勤宣德意侯用是承厥風旨凡有施爲動合機宜愛民力故民不辭勞惜民財故民不知費其鼓舞從事而奔走之恐後者洵有自來非偶然也茲役也侯亦嘗自愧其之不能廣施以爲民先然使侯果有囊可解雖不惜千萬金以成此功將多財好施者類能之而考風者實嘉

且憎謂其財保無廢於民且民也徒諉其事於上逡巡雉堵之下袖手不一執其勞是吾民終事之心不與而上之所以感動乎民者或未有道也然則侯之寡施而能致民不亦賢乎至其董事奔勞捐輸人名已紀之別石不復及焉

敘事議論相輔間出絕類歐曾風味

二一路典碩
筆茂

重修盂東關城碑記 庚戌

王 珻

春秋城築不絕書重病民也閻侯既理內城而毅復運事於東關途之人以爲難謂民之財力幸用於前矣不可以復嚐是而其未知前之役夫前之財固未嘗費而力固未嘗勞也雖數興之何病且又以爲利蓋東關之與城勢爲輔車居民煙火萬家冠蓋之族如雲廛邸市肆交錯於內幣帛財賄米粟之所積商賈往來者之所輻輳治內繁華之區於是稱最倘陴堞之弗完奸宄者日伺焉或有不逞大懼爲我居民病侯於是比初籍而校酌之俾財焉勿淫

汰其浮之一二工焉勿濫汰其浮之二三心畫悉定然後屬之紳士民以董疇亮陶事埏人是察疇諳石事砌人是糾疇格灰事煅人是課各度乃事惟懼稍不緻堅致有隕越於邑大造事訖計費與侯始之所畫一一相符於時窮鄉僻野之民羣來走觀城下相告語以爲吾侯何術之施而成之無難也若是夫吾以爲事之難易何嘗惟視舉事之人茲關成於明嘉靖中日久頹廢當事者非槩無壓於心奈工費多寡之弗省檄禁不言其事間有銳事者甫興作而費耗紛然四出亦遂畏之中止以致官民舊日因循

文情搖深

敘次簡古

百七八十年卒無有人焉敢起而任之者無怪途之人以爲難也若侯今日之舉則固無難矣蓋今日之所費不過官俸之餘與紳士民之所樂輸其役不過公費之所雇財力既無與於民民其誰謂我難不然城之役大矣有司不善設法而閭閻是問雖其道終主於佚民而難與圖始者且執非常莫殫之慮以撓我有司有司遽能有喻焉故於修城見侯之功而於不勞民見侯之德且於寡費見侯立法之善孟人感侯之功德而又良其法爲紀諸石曰闕西因內城爲垣東南北還之如制其長蓋六百丈高三丈闕

七尺問增減之近是禦敵之臺六門於東者二南北各一新建崇樓於東門之上工頗不減於內城而約費僅得五百一十四緡有奇量材程工計備存之於籍悉可法後之有事於城者其如侯法從事愼無畏其難且無病我民也侯諱煊字言揚直隸南宮人以庚子科鄉薦任孟縣事克勤於民多惠政云

清腴典奥左國之遺

感慨情深流衍無際

低徊俯仰神采飛溢

宋東京考序 辛亥六月

士堉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絕無足異惟後之人憑弔往事往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園苑之觀美及渠洫關梁之營置以至一閭一墓無關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遺蹟慨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歌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書得悞字爲快夫人情何快於悞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情有不能自已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干戈相尋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顯庸之志遂一切因陋就簡以至於宋

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謨繼世因之海內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踵事增華靡不窮極其盛盛極而衰蕩然無存什一於千百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宋近在數百年內其賢君相之德業學士大夫之文章悉於今爲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磨滅至求其故墟而不可得豈不惜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決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爲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絕塞之可憑故名區奧境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

中而烽燧之餘蹂躪燼毀問其故老而杳無復有存者斯
東京之徵信爲倍難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
豈非地勢之遭不同所致而然哉夫政治載於史風俗載
於志其繁簡質文之爛然靑簡不變也不變者無庸考惟
是境遇之遷移或蹟是而名非或名在而蹟去非實有得
於見聞之餘則名與蹟相謬謬與謬相傳非但如魚魯帝
虎之訛可以心揣而得也後雖有博古之君子其何從而
正之周子維宗客大梁數載隨境討搜凡書之所有必求
信於目目無可信則訪之耆舊以求信於耳至耳目無可

信則仍參之稗官野史以證其見聞之所得俾城郭宮室
園苑渠洫關梁閭墓及他蹟之非一而足無不纖悉臚列
而東京一百七十年間遂炯然若目前事雖間及於前不
過遡其沿革之原或偶及於後亦不過推其沿革之委其
意總求覈乎宋之東京而止故曰宋東京考也誠得其沿
革之故以想其時之盛衰而政治風俗之大亦未嘗不略
見於此矣且吾則更有感也宋祖欲留都洛陽晉王諫止
之謂國家之固在德不在險夫其始之興也固以德而其
後之亡也則以無險之可恃有國者觀前之所以興與後
之所以亡修德而無忽於險則雖以此書爲得失之林可
也

昌明贍博渾灝流轉南豐得意之筆

神情瀟灑

波瀾縱是廬陵

石樓縣志序　辛亥十月　王　珻

吾友袁子梅谷纂修石樓志既成繕爲八帙郵諸志而三其藝文志獨居五甚矣袁子之湛於文而嗜也夫志猶諸史無亦惟是詳搜核討求得往昔遺事闡賢人君子之幽俾信而可傳以不沒於後世則亦已矣豈其掇藻摭續而文是爲將天下罷其文而究何得於古之人與事也雖然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彼其所言之事不能按眞肖曲而其人之始終本末適掩於固陋胖散之詞後世安所據而信之古之所稱良史獨司馬子長絶冠惟其以曠代之才縱

横上下古今之林每傳一人吞吐騁頓曲寫乎事之所難明假令移其人與事而屬班范以下爲之其同不同固未可知故當時之人物事蹟得託於子長之文不可謂非遭逢之幸文亦何累於道哉且其所謂文原非徒競於詞而以掇藻摭續爲足以當之也禹貢一書不遺壤植墳壚以至篠簜箘簵龜蠙齒革羽毛之屬罔弗悉具而周官職方所載其瑣羅織列往往近是此皆無意於文而爲天下後世能文之士所莫及子長惟有得於此故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蔚宗乃自謂體大思精誠雄其文之甚然似著書自爲文者之言非所側於左右史之記言動其於禹貢周職方之意爲間矣知此意者可與論志史之文也袁子以名進士起家文章擅海內來令石樓起殘救敝循政次第舉而獨於文教之興三致意焉誠念石邑僻在萬山曩數被於兵不沐以詩書之化民將野健而逞悍然弗率長上之教故立學課藝之暇復有事於志之役今閱所志星野津梁戸口鄉村風俗之最瑣細者亦莫不燦然有文可誦而藝文所載則又不過表揚忠孝節義爲百姓疾苦請命期無失悅安強教之意而已焉而未嘗徒以文自鳴則吾

所取於袁子之文者固在此也昔文翁治蜀導其俗從事於文而蜀士習爲之大振今石士之興起者豈不駸駸漸澤於雅乎遲之數十年後行且家絃戸誦有文章命世之英接踵繼出炳焉得儕於兩漢之選者知必自袁子今日始然則學不通於治信不足爲文故吏如袁子可與言治士如袁子可與言文夫志之文猶諸史也吾請以茲志之序質諸袁子而繼今與之言史

往復和平卷舒自如

如遊武陵桃源

培風山堂之始園記　辛亥　　王　珻

昔未有而今有之則始園有於昔何爲始不知則弗有也旣有何以不知以園固富貴者之所有吾以貧賤辱園不園觀故不知園之有也今非富貴何以知蓋歷觀富貴之園而竊喜吾之不貧賤也富貴者厭於甘食美衣崇榭不足則繼之輦石引澗而爲園故能爲園者率稱富貴之尤然當其爲之也窮工極巧不惜繪天下山川雲物以求克肖一有不肖則引爲憾及退觀吾園適爲彼之繪本彼求肖吾園吾園不求肖彼也園出芝山之麓西背松嶺結室於上有澗從嶺之絕谷而來雨集則奔流委匯於室之前林木上下蔭翳環池掩映厥樹楸檀榆柳白楊厥果梨棗杏桃李山花之不培而榮鳥之飛鳴而啼陰噪晴者不可品識其負戴馳驅喧路於林之外者爲行人迤素曳翠隱現變幻於林之間者爲遠山與川霧每攜觴坐石遙極萬類風自東來則園林唱而嶺松和如波濤西來則嶺松唱而園林和如琴瑟於時得之耳成聲得之目成色得之心則聲色俱入於化舉人世之窮工極巧靡費數千萬金求彷彿泉石之奧而不可得吾獨得之雖不美於衣食軒榭

不欺蓋公忠漢之心根極於天性光天地而昭日月雖讎敵之前無所容其隱忍之詞夫忠於漢類守義者所能不欺曹吳以忠漢非義之至者不能公固以絕吳之言決其取吳之志所謂得天下而不行不義者也其終不得天下乃天耳非公之所悔不然吳國之大亦何辱於公公之智勇豈不念及於天下之事而徒悍然出之於口者哉

闡壯穆之心光明洞達堪與日月同輝

慈福尚餘香半日

壽馮兆公母賈孺人乙卯七月

王珻

詩三百篇中詠婦人女子之事葢詳采蘋卷耳桃夭雞鳴皆見風謠而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後世法然未聞著爲母儀也且其所詠率化行俗美宜室宜家士女相警戒之詞而無一言及於壽卽言壽者終雅頌之什累牘矣而壽母僅見於魯頌閟宮豈造物之錫壽易於男子而難於婦人婦人之賢者宜於爲婦而不宜於爲母與葢婦人無非無儀亦唯是主中饋佐夫子以事舅姑至稱之爲母則固以其子而母之也子不賢人何以賢其母子不賢而無以彰

母之壽人何由得壽其母也彼截髮窺遊之事彤史爲烈向非陶王二子其事業功名足垂之竹帛後世安知二母之賢故二母之賢賢於其子獨其壽不壽固未可知也馮子兆公慧於文業工詩賦古文詞書畫素問公卿大夫多引致之爲重而一時求字問疾者紛集於戶無虛晷人既爭重兆公因益重兆公之母制錦稱祝以申錫純介嘏之意是陶王二子之所難而三百篇中絕無而僅有者兆公何幸得此於母哉古之議婚必擇婦婦之關於門戶甚大吾聞馮之先世有隱德天將大馮氏之門因篤生明經公積學砥行卽以孺人作之配益講明於修身敎家之道故兆公之文學多得於幼儀而孺人遂以賢母稱其八秩帨辰在明年之正月乙卯秋同人以余適寓會城預爲請序或曰大比在卽當待兆公之貴也余曰兆公成進士孺人不過爲進士之母官翰林不過爲翰林之母其賢而壽有以加乎凡世之富貴而不能壽其母者何限兆公遂以貧賤歉耶始余得兆公於三立書院在乙巳丙午之交把手論文兩人青以純方十餘年而兆公僅得慈侍余雖欲着斑斕之衣承歡菽水豈可得哉葢余同兆公之貧賤而以

不肖不能及時娛親重有羨於兆公也今推猶親之誼稱觴數百里外兆公跪進余觴孺人其霽顏加一匕箸也當是時兆公之樂何如

姿以宕而愈流

祇今文字傳書簡不使功名上景鐘

祭許茹其文 丁巳四月

王斨

嗚呼士惟文字性命之交歷久而難忘雖不相見而相思思之至於風雨晦明溯洄無從又每悵於不相見況乎駒走梭擲石火電煌其幽明之暌阻者不徒天之南地之北而竟成今古之茫茫則低徊往事感念夙誼安能不臨風悵望而涕泗之交滂壬辰之歲迪來先生來自江西晤余帝鄉腹咏口誦唯津津乎公之道德與文章余之願交於公實於是焉心藏後余解組訪公金陵杯酒論文氣沉神揚而益信迪來之告我非荒唐迪來作吏石樓把袂太原

兩人靡言不及公而績滿遷處道公之里其與公敘愫而談心者想亦念余而徬徨三人踪跡參商從未聚于一堂而晤此則思彼晤彼則思此異跡而同思者蓋越二十餘年而如常前歲公致余書言隨往處州又冀余偶以他事南下或邂逅處州之署而意若幾幾乎不敢望孰意言猶在耳遽焉長逝遂修文地下而爲郎嗟呼公之品行遼瀟與閩公之翰藻學歐與韓展其底蘊固足黼黻廟廊否則折一枝之桂亦何難決勝於科場顧乃白首衡門羈旅異境而遊魂於處山之巖巖釣水之汪汪有心者求其故不

我寄人間雪滿頭樂天所以悲也

得欲向高高而問彼蒼嗟呼一時之屈後世之光公之著述久膾炙於人口所選房行闈牘咸不脛而走四方且有令子克嗣縹緗世之顯而達者非一以此較其所得未知孰短而孰長雖然公於此誠可以無憾而朋友之私故舊之情不能無痛於公之不第而爲下荊山之淚者數行念余文之固陋望作者而未遑獨公與迪來之不棄手自鉛黃而加詳天下有不深謬余文者或不河漢公許余獨何心能無讀遺言而斷腸顧余之謭劣不能發公於萬一今所得致於公者七百字之哀言塗荒紙而一張誠有愧乎

迪來之交全終始而棺椁衣衾之附於公者固有不滅嗟乎自古迄今靡不有死富貴貧賤同歸於盡何問乎爲彭與爲殤公今先逝我豈終强所爭唯先後遲速之間而又何傷吾所傷者于公半世蘭情僅識一面而一朝千古如薤之露而草之霜可知人生知己不但聚會爲難雖求常爲一世之士而不可得則奈何以非金非石之質恣人壽之無幾勞勞焉妄逐乎兎迅與烏怴嗟呼公則已矣余與迪來異地同聲哭公於數千里之外以爲是昔所稱同調之士也而今則云亾尚饗

藹而摯悽然可悲

推到父子念見天人繼倫深心

論繼母之服

禮之制繼母服也有禍焉天人繫焉者也民之初生無君而有情聖人緣情制禮故禮生於情有人情所不及者聖人爲之禮以範之使其情必至於是而後已故情又生於禮禮生於情者天之自然情生於禮者人之當然天下日習於當然之道而久不自知其非自然也則禮教之權微矣繼母之服三年此聖人發天下之父子而爲之教其母以慈教其子以孝也繼母之於生母其情不同可知也而

比之以服其何以報親母說者謂子之所以重父也夫重父則祖父母爲父所自生而降以期服伯叔爲父所同生而降以期服降於所自生同生而獨重於所親先王制禮之意恐求必盡於是故知此爲聖人之所以教慈而教孝也何者服降於祖父母而天下未嘗不知祖父母服降於伯叔而天下[illegible]伯叔降服於繼母而天下幾不知爲母矣五倫之中自人合有人合繼母之於子其初固途人也途人[illegible]母子[illegible]不能無疑而又降[illegible]服[illegible]隙生忌積忌生

端子化心起偽所以不能無講於後倫

殘忌殘交相起於兩疑勢必有因母子而賊父子之恩者人倫之變孰大於是聖人故爲之同其服明示於天下曰此固爾之母子也天下亦皆曰此固吾之母也非吾母而吾何以服之三年又皆曰此固吾之子也非吾子而何以爲吾服三年夫天下有吾服之三年爲吾服三年而尚欲加之忌殘者固人情之所大不順也而孝慈之天於是動矣然聖人當日又非以理之所本無而徒爲之禮以強天下也使以理之所本無者強天下則天下亦未必從孰途人而責以三年之服雖加之刑其可得乎子之於繼母始

雖途人今固父之婦而夫之子矣爲吾父也婦而吾不以爲母吾何以爲人子爲吾夫也子而吾不以爲子吾何以爲人婦是雖禮之未制而孝慈之理固亦不能無動於心也聖人因而制之爲禮使其情一無不及焉則情禮相生而天人合天人合而後母子之分定天下之爲父子者愈無不定此聖人制禮之微權也

敎孝敎慈雖未經先儒發明而原情酌理遂成至當不刊之論得此可以翼經可以註律

總駁一筆警然

此議尤足闡微

讀王荊公伯夷論

丁巳七月二十一日

王埼

事有出於諸子百家苟其理不可信不得已察聖賢之意以爲斷若非不可信而聖賢意又無明指必欲強釋之以就己意則徒足掩他書而自失其事之所據斯尙論之者過也史記稱武王伐紂伯夷恥食周粟王荊公非之以謂紂至不仁武王至仁伯夷必不避武王而不事至引孔子不念舊惡求仁得仁餓於首陽之下孟子不立惡人之朝非其君不事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爲證吾謂此數書者固未足證伯夷之必不恥食周粟也彼荊公之所謂不念

以爲不念紂耶則紂惡未嘗舊與惡不仁之意悖以爲不念武王則武王非惡也是其言已自齟齬矣且伯夷固不立惡人之朝豈遂欲立武王之朝殷之三仁何嘗無惡於紂今讀書所載其痛心於宗社之亡者最至伯夷誼誠不同三仁亦何至竟欲滅商之祀而翹首待武王哉夫伯夷所待於天下之清原不在周紂或悛心而改過武庚或繼紂而中興庶冀得其君而事之以延有商六百祀之基非其君不事伯夷固當以武王爲非其君也荊公又謂伯夷太公爲天下大老春秋已高或欲歸而死於北海抑來而

起伯夷于九原應當首肯

死於道抑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以死太公相武王而成之二人之心豈有異耶是又不然二人同爲天下大老太公可及武王而相伯夷獨不可及武王而餓乎安知非欲歸而文王已死不果歸或至文王之都而武王已立遂避之而不屑就也蓋伯夷太公同思文王一則行天下之權一則守天下之經各行其所是而已伯夷之所是乃天下人之所不共是惟不共以爲是獨能守之至死不變其是乃在萬世亘天地而不滅也武王伐紂來會者八百國若伯夷而亦宗周是八百國人人之見耳何以爲伯

夷太王欲翦商而泰伯不從文王服事殷而武王伐之彼祖孫父子之間已不能不各有所是伯夷之與太公又何必同觀於始偕北海而終餓首陽此必爲恥食周粟而然若以遜國之故而至餓以死則亦憤而怨矣孔子何爲乎賢孔子之賢伯夷蓋指遜國一事而孟子謂聖之清則統始終而言之也夫以武王之聖而伯夷不能容非清之至者孰與於斯善乎呂東萊曰武王得無君之罪天下獲有君之幸而伯夷則不之怨也可謂知伯夷之心矣由是而言史記稱伯夷恥食周粟而餓於首陽非不可信也有眉

反復攻辨痛快淋漓足令恥食周粟心事昭然若揭

公雖拗當亦無從置喙

象入舜宮疑（甲辰六月十九日　丁巳八月初九刪）　王璿

孟子之書有經門人問其有無而辨其無者如百里奚食牛伊尹割烹要湯是也有門人未及問其有無而但就事論理者如象入舜宮而欲使二嫂治棲是也然則象入舜宮之事無乎曰未必有也何以知其無有曰吾必之於象必之於堯必之於舜而皆知其無有也象雖傲敢傲於兄必不敢傲於天子二嫂固天子之女也象何敢使治棲且象傲耳非遂愚也觀其有殺兄之謀而必假父母以爲名豈能無懼於天子當堯之妻舜也九男事之百官牛羊倉廩備其愛惜而隆禮之如此以天子之所愛惜而隆禮者一旦致之死而處其室謂不懼百官之譁於下九男之從而發其事哉夫抑思堯之時何時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固天下大治之時也使舜果死而象入舜宮而有舜之所有異日者堯進四岳而咨之問其所以試舜者曰已死矣問二女曰適他人矣九男百官各皆走散矣此何如之世也雖大亂者不至此堯何以君天下堯之爲君必不容象有此事故象亦斷斷不敢爲此也況四岳之薦舜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於

斷案

發明必之於象

發明必之於堯

發明必之於舜

是瞽降二女於嬀汭是舜之升聞固以其能孝親而不格姦也完廩浚井之謀縱有之亦當在二女未降之先若既降而復有此事不格姦者如是乎所稱克諧以孝又何也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夫底豫卽書所謂克諧而不格姦之時也當是時天下旣已化而有弟不克悛心竟同異類者之所爲則傷風敗俗自家始矣何化之有當必不然然則孟子何以不辨其非曰孟子就事論理以明聖人待弟之心其事之有無不暇辨也戰國好事之流敢爲異說者固多何可盡信故吾發其私心之疑如此若帖括家

應舉業者則一以孟子之書爲斷可矣

文說孟子就事論理便非翻孟子之案又說制舉業者一以書爲斷並非翻萬章之案不過自發其心之疑也而推究情理斷制如山匪直破疑團兼足維風敎洵有關世道之論

體會入細

惜分齋說 戊午十二月

王珻

陶士行曰大禹聖人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嗟乎是何言分之易惜分之說不當爲衆人言也蓋分之爲義大矣禹惟惜分而至寸非惜寸而遺分也自有天地以來一分之細積之可成萬年而萬年之遠析之不外一分日月以之而盈虧山河以之而陵谷城郭人民以之而今古其間賢愚貴賤之相錯成敗興亡治亂之相遁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相周旋恩怨之相尋喜怒悲愉愛惡取舍至紛然不可紀極而當境之實而受用者無過於分人

欲無虛此當境其實而可以致力者亦無過於分若越此分而至彼分至彼分而留此分雖天地聖人亦有所不能是以堯舜之執中湯之敬躋文武之緝熙孰競孔孟之不厭不倦操存舍亡子思之愼獨所爭皆分也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不爲不久然自旣載壺口以迄四海會同無非歷分而成故天地間惟分爲至重人知百年之有用而不知呼吸爲至久也莫迅於呼吸當呼迫不可爲吸當吸已不能爲呼是惟呼吸之時乃爲有用而呼吸之前呼吸之後皆虛而不可致力者也危乎微乎自非大聖人安能惜之

警策

論只說分處聖賢有入本題當惜之義

至於此極乎聖人惟知之遠故所惜愈近衆人惟知於近故所惜反遠惜尺之陰則虛寸惜丈之陰則虛尺惜百年則虛一生至一生皆虛而歷百年不嘗無一分也惜分之說豈可望於衆人哉雖然謂衆人不惜則可謂衆人無分則不可謂衆人有分而可不惜尤不可蓋衆人之才固萬不逮聖人也衆人惜之百不足當聖人惜之一聖人不惜不得為聖衆人不惜並不得為人矣彼士行之言分雖易而其望衆人也不已至乎我衆人也幸天不置我於分之外即未嘗不與聖人同在可惜之中因顧而自警曰分中

人分中人惡可以不惜遂書之而額於齋

道體周流無間分陰所關最大是從子在川上章悟來

昆刀切玉語語刻透

論不刊

書院文是序　乙卯

王瑜

古今之文章惟其是是非非者天下之公心而韓昌黎獨謂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楊雄之徒不為當時所怪必無後世之傳此不過以文自樹立之道教劉正夫甚費數子在當日未必人盡怪而非之也即昌黎之文亦未必當日人盡怪而非之也其怪而非之者固皆不知文之人文章之是非必問於知文者而不知文者何論不知文者謬以是為非猶知文者不以非為是彼此各自為是非而卒之是非天下之公心其是而是之者固常且衆也惟楊子雲以

好奇頗不理於時乃後世自昌黎而外即程子朱子蘇氏父子未聞有是詞焉然亦不可謂為後世之傳矣然則求文章之是豈必定如子雲彼昌黎三試禮部而不中歐陽永叔知貢舉大為時所謗時承六朝五代是非汨亂之後雖不必人人非而偶為越雪之驚猶宜若當今文明化成之世聖天子光昭熙丕正文體文章之是非如揭日月於中天士生今日但患其文之不是不患是而有司之莫非之也夫所謂文之是者原非但不謬於經必意刻詞警而氣足以相輔古之號能文者惟有得於此故其文不必

盡中聖人之理靡不卓然自立而爲法於天下後世況帖括代聖賢語其理原無容岐異果能意立詞隨詞出氣行則其理自無不顯而天下翕然稱之無所容其異同之見無惑也山右密邇神畿沐菁莪棫樸之化又得諸賢大僚鼓舞振作而宗匠者爲之督學使故操觚之家駸駸日澤於雅余因得於書院課業中擇其合者付諸剞劂以爲是之嚆矢而未敢信其果是也蓋求是有道雖意氣詞互用而氣爲難然舍詞意又別無用氣之法誠寢食沐浴於古人之詞而深得其命意之所在俾我之喜怒哀樂與古人浹

洽無間則眞氣動矣氣動則辭無不達意無不暢而談理無格格不吐之病所謂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也士能於此求文章之是行將與古作者爲徒豈其屑屑於一第直探囊取之可也

其體高潔宕處流姿

發出孟子新宗

從變之他秦漢論奇峯突出

議論覺奇確

唐宋九家古文序

巳未　王　梅

六經爲文字之祖而操觚家不敢以爲文孟子生當晚周異學爭鳴能依六經之旨以爲言歷秦漢迄唐宋惟孟子文章最盛故唐宋諸君子莫不祖六經而宗孟氏後世學者轉相效法亦遂非唐宋之文不道也夫唐宋以上非無文章自韓昌黎衰起八代而諸君子先後倡和率變先秦兩漢之體貌而未嘗不抉其精入情欣於所適宜其學唐宋者尤衆明之中葉有才績學問軼唐宋而步秦漢然未見其能秦漢也或則蹶焉有遜志唐宋者則僅足當王之門矣有志者嚮往尚友之而不敢奉以爲宗此唐宋之文

所以膾炙人口而亙千古莫之變也可謂盛矣自古文章之盛變而不變不變則蹈常襲故附會雷同而不可以爲文變則詭譎支離此之所見間之彼而不以爲可一二人之所可質之天下人而尙鑿不相入如是又安取以文爲也文以明道而道非一人之所獨故古聖賢之文其理不過愚夫愚婦之所知能苟爲愚夫愚婦之所知能固天下人人意中之所欲出也然欲望出於天下之人人則固未能今夫日用飲食山川草木之顯而易見莫不有理人人

諸質確評

一筆一意一轉一勝如入九曲武夷

歸宗孟子

皆可知其故或遂執途人而授之筆往往不能造一語能文者爲之探奧鈎元縱橫變化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彼實有得於中非強而言之亦明矣蓋文與道相表裏道足者文自至不然亦志於道而知足以及之者也韓歐之文因文見道朱文公體道爲文其他柳蘇曾王所見雖不必同要其筆之所至皆足以發難顯之情苟於道有所見皆能親切言之而曲盡其所以然不如是則無以成一家言而名後世是九家之所以不變也何必九家是乃秦漢以來諸子之所不能變質之孟子而一原者也故尚論九

家之文可合爲一家夫九家非有意於一而適其是不能不一學者誠欲造其是惟會其所以能一之故則執筆爲文亦不過自寫其意之所欲出雖九家亦不必有一家而後九家可學也然非深於讀九家者[illegible]九家非靜熟於人情物理出入諸子百家之書[illegible]九家曉乎學者至能讀九家之文而[illegible]宗九家所以宗孟子也

醇意高文如明霞綺晴空

氣字作骨

義爲氣之本

關帝廟碑記 己未四月作十二月初一刻

王[illegible]

天地何爲而覆載日月何爲而照臨山川何爲而流峙氣爲之也非氣則不能無絶續於今古晦朔陵谷變遷之際而天地日月山川不可以終古况人稟天地之理而肖形於日月山川之内非氣愈無以爲生故生莫非氣氣必有理而得乎義之理者其氣爲最盛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生可以死生則爲聖爲賢而死則爲神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誠有以探乎氣之本也然集義者聖賢存養省察之事若神之義又非有待于集而後能全其本乎天而成乎

性不徒求合于事事隨其所遇以行其心之所安遂莫非全體之流露而自極盛大流行之趣雖神亦不自知其氣之何以來而何以往人又烏從而知之不可知故神世之論者不測神義之所以至而徒曰扶炎漢義也忠不忘昭烈桓侯義也信封魏武之金義也節此固未始非義然皆忠臣義士分内之事有不必待神而能者矣且使神之義可以一二指數則有至有不至未必能充塞宇宙浹洽人心而天下後世尊之以至于今凜凜有生氣如是也惟其如是故非義之至者不[illegible]天下事造其至者雖匹夫匹

聖爲義之至

婦一節皆可見天地之心洩大聖大賢之所爲乎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良以清和之能造其至耳惟神固義之造其至也豈不謂聖之義者乎義至乎聖則其義無以加而浩然之氣亦遂不能有所絕續于生死之際此神之所以參天兩地炳日月鎮山川血食于天下後世而令天下後世尊之至今知是漂漂有生氣無疑也彼施民勤事定國禦大捍患之祀各秩于典而神之所以爲神尚不必區區例諸此矣何也氣爲之也陽曲大孟鎮舊有關帝廟肇于萬曆二十八年越康熙十年而脩之者有榮君某某今越數十年又得榮君某踵而修之然則榮氏之慕義者亦多矣

從孟子養氣章推來將所以爲神處寫得彌綸布濩

昭文樓碑記　己未八月　王珻

國家以文章爵人仍不大離古仁義忠信之意抑亦三代以後其法不得不出於此也故文章之事每與世運隆汚而爲天心所甚重陰以司其錄者統天下之文人學士而爲之甲乙進退于其間此士之以文章進者莫不競言天而有志者或惧焉以爲文章人心所自出從談於天將能文之士何恃然竊思人同此心而能文者何以不槩生於世生之而又或有顯有不顯何哉蓋兩間文明之氣必有所鍾在在發於名山大川而英偉奇傑之士遂得應氣而生以顯爍於當世其山川之高下向背或不無古今變遷有心者所爲相厥地勢施補偏救敝之功固亦非其理之不可信也晉舊文獻大邦古聖帝名王之所産而陽邑首隸會城文章事業之汗青簡者代不乏人厥後科名漸減於往代癸丑春闔邑之紳士民增修文昌閣於東隅因福建進士泛公一葵令陽時與孝廉劉君璋所建舊閣而巍然其樓祀奎星於樓之絕上近賜進聯萬顯畢見一方文明之氣於焉大會乙卯夏落成李君璚適以是歲登賢書後鄉會獲雋者相繼一時翹首青雲之士幾莫定其功之

離奇夭矯令讀者眼光閃爍

所歸將歸於人彼其人率生於數十年之前頑必有所移而後發則不得不歸於地而地豈能爲功於無攷之人仍不得不歸於天然天實陰察天下文人學士之高下而甲乙進退之究非有所私於人也蓋天之於文甚矣歸功於天天心之所不樂也故善承天者不恃天人事盡而天之命屬地之氣凝天地人相得益彰而人之權爲重維神國日高高在上以鑒此邦士之所修於人事何如也多士勉哉是役也工鉅而人和當其爲之以後爲羞及工成勒名以先爲耻吾見彼此交相讓而不樂以功自與也故文內俱不載姓氏而紀於碑之陰

或言天或言人或言地而主意仍歸於人出沒縱橫變化不可端倪

意點神飛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己未七月十六日

王琳

嗟乎甚矣舊事之難忘也雖山川草木道途旅舍及徵逐遊戲笑語之處一再經過往往流連不忍去況生平誦習之書而又爲良友所手贈如之何其使人無感於心也余少與故友張碩儒連窗事筆硯碩儒案頭有山曉閣唐宋八家選余借觀之一夕碩儒窺余燈下知余頗有味乎其書也曰子愛讀是書請以爲贈願無負贈者之意當是時余陋處窮鄉不獲聞當世大人先生之緒論竊意世所稱高才能時文者其搆思取氣想亦無能出於八家因逐日程誦不敢稍後於時文然不過移聲襲調借爲時文之助絕非專心致志而於古人之精神義理有深相浹洽者也後成進士官翰林餘家作汗漫遊東西南北經涉萬里未嘗不以自隨其得閒卷而讀者究時無十一於千百也前既徒讀而不能專後雖得專而又不能讀此余所以有負良友之贈而常抱歉於是書也今余老矣其得致力於是書者愈無幾時偶檢敝篋如逢當年寒燈風雨之况而良友夜分持贈丁寧告語之聲久久如在目前不覺掩卷神傷而涕爲之潸然下也嗟乎碩儒既不得見是書余幸得

見之而又不能終讀回念書之與余相習已五十年今裝帙其本不知得相習者又幾年若善藏之其得後余而存者或不下百年也夫八家之精神義理存於世無終極余徒寄思本頭而計存亡於百年之後不亦淺乎雖然余誠不能與此書共存亡本存則余之思存而得托之以百年本亡而余之思未嘗不存所托又不止百年夫人生固罕得百年者日勞勞於富貴貧賤之途炎於中而動於外幾不自知其壽之所終迨忽焉以盡而雲飛煙散乃不能與一紙爭壽一紙之可懷豈不勝於富貴貧賤然則此書之

發余舊懷深矣撫今追昔余固不知舊之為書也果何心也哉

波翻雲亂

俯仰情深低徊欲絕讀之煙雨迷離

彥明王先生墓表 己未十一月十五日

王瑀

先生王姓諱焯字彥明邑庠增廣生為處士諱希尹之仲子於族為瑀祖輩以帖括教授里中三十年族子弟之業儒者盡出先生門下間有他姓縉紳慕而致之西席族子弟往往負笈以從故族之頗復振於文事也自先生始吾族在順治中青衿之士甚衆罕得自奮於青雲後歲仍饑饉人困於衣食之計盡廢舉子業不治而文章是非利病講究之法絕口十數年訖後生無聞先生孤寒士獨奮發詩書於衆所棄置不為之時召收族之儁而有志者為之

肄業講貫數年之後採芹者接踵相繼最後明經鄉會兩科及宦遊之人盡衆非先生之門人即門人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而先生獨不幸窮以死矣其死在瑀登賢書歲之冬凡後瑀而進取者先生皆未之見也先生立身有法度取予不苟一介而色溫氣下於黨里一無所忤故族之為士者重先生之文而為民者重先生之行歷先生之生迄死後三十餘年凡後生之見先生與未及見先生者每言及先生未嘗不知先生之為善人而能文也嗟乎天道福善而善人必有後先生文可式靡而獨艱於一第行足範

欲下雍門之涕

筆端有鬼神風雨

嗚咽

俗而反不能自貽其子孫凡經先生之口授講說與其所私淑食稽古之報光門戶者比相望而先生身無尺土片死之存豈天之福善人者果遲而有待抑福善禍淫之理雖古之君子不能無失什一於千百固有如此也先生不過古之君子耳又何怪雖然吾不能不憾先生之生平而悲先生長子汝霖博學能文早餼於庠前先生卒次子汝梅後卒有孫邁生亦卒矣　生曾孫甲戌先是占者謂其塋地不善先生門人議改之而未果今門人之不存者過半而孫又不能為主其事或遂已悔大懼先生之文行久而

愈湮故立石几識其處而又為之敘述始末將刻諸碣以景先生之風而志小子之思焉

敘夾夾之議論悲憤出以和平文章中國風也

董貞女序 己未七月二十日

王

忻州貞女李昌之妻曰董氏既為昌昌也妻胡女以其尚未妻故女之也女已胡妻妻之以見終為昌妻也女在[illegible][illegible]其父國學生董某許字昌將屆婚而昌亡女自矢靡他以意白母其父走聞昌母王氏王氏悲喜諾蓋王氏年二十已故其夫昌之父克顯撫孤昌一十三載以節著於里女既入門拜夫於柩拜姑於堂晨夕執婦道鄉人士義之爭贈詩歌孝廉張子安世錄聞於四方之友太史王晦曰嗚呼貞女董氏之所為可謂難矣風詩之詠婦事者最詳而節

婦自共姜以外無聞說者謂婦女之節病在下或不工詠歌不盡達於輶軒若是宜莫詳列女傳乃劉向之書不過著有國家興亡法戒之大義至范史偹采野聞之秀而列於傳者僅十有七人此十七人者曹大姑傳其學蔡文姬傳其才其他傳賢傳孝而不必盡以節傳則信乎節之難也雖其節或死或不死君子第論其事之難易而死生固非所論昔程嬰公孫杵臼脫趙孤於晉宮公孫問曰立孤與死孰難程曰立孤難死易自常情論之鮮不謂其避難易之分乃公孫甘擇其易而以難遺程程亦慨然自任其

一語獎揚
乎此可勵

難而不以生愧公孫厥後十五年匿山中險阻備嘗而後得復趙氏於故妳信二公之言絕不自欺以欺人也今蓮氏痛舅之亡傷姑之無子自入寒帷代夫事其母謀立後以延李祀其事之大小誠不可與程公孫較而其心之不自欺以盡於所難則一也夫天下事有不可不爲人不盡爲而已獨爲之則難有可以爲人盡不爲而已獨爲之則尤難以氏未結其褵夫亡別賦于歸其事亦可無誚於世乃氏獨深痛於心而有不能自已者假使氏處共姜以下諸人之地以死以生必能不愧於諸人若諸人與氏易地

而處正不知能爲氏之所爲否故氏之所爲爲尤難且吾於是更有爲氏難者禮夫死稱未亡人其意蓋皇皇以待亡也今氏之所待或十數年或數十年以至百年身死而節完其待固已久矣氏即不自以爲難而吾能不爲氏難乎雖然不難不節節不極難不傳氏勉哉

守節難女子守節尤難故篇中只從難字發論文致疏古與衍

張碩儒墓表 己未八月初四日

王瑯

乾隆四年秋故友張碩儒之仲子請表其父於墓夫余實陋於文不足發吾死友之懿顧念獲交於公最久深知公之言行意氣文章公之知余亦最深以知己之人而又爲己所知之人徒以陋靳於詞俾轉求能文而不相知者爲焉其何以慰吾思友之心而死友之目恐亦不瞑於地下也公性果敢有爲羞一切齷齪之行平居議論風生若決江河而下往往以論屈其座人雖間不無過中失正而心坦直可原其有戾於理者固寡故人亦不能復其詞以相

抗使其遭時得志居喉舌之位必能亢直喜事敢道當世之所難言而惜其未達死矣死而無傳於人也公家饒於貲好蓄古今書衆交一時翰墨之士遇急難輒恤雖處遠鄉而邑中士大夫莫不知重公其爲文爽切頗與意氣類而不喜藻繢粉飾至累躓於場屋故雖知重公者亦不知重公文而余固知之也公之祖庠生諱慊端飭有守余初爲之表於墓後公考諱[illegible]之歿也余又爲之表今又表公嗟乎余年長公二歲而公家若祖若父若孫皆得見余文文無足論而余之衰且老何以堪也憶余與公定交[illegible]

泊舟三峽夜猿似悽絕

皆未弱冠。風雨連宵。誦讀發夕無間。誦讀之外。有得未嘗不勸。失未嘗不規。規之而未嘗不惕然省。怡然無忤於志。時携酒杯詩與深。則論古今成敗及當世文章之得失。是非有不合者。雖劇言談辨。卒未嘗不歸於一。可謂一時意氣之隆。而忽焉長逝者。成今昔之不相及。然則人之於世。幸而耳聞目見。得開口論說。自吐胸中之所有於知己之前。爲時幾何也。生哭其死。生又哭其生。死生之相距又幾何時。顧役役焉敝精弊神。較錙銖毫末於人世。而忘其身之寄世爲有盡。欲何爲也。公諱彥。字穎翁。本原府庠生。生

子二。長雲翔。國學生。次雲翮。庠生。享年若干。距余今之表也。又若干年。

生死聚散之感。如有哀絃急管奏於紙上

余非余疑家語

讀家語疑 己未十月十六日

王瑀

世疑家語非孔氏之書。夫家語明載孔子言行與諸弟子之問答。何自而知其非。且其書見於禮記。見於左氏春秋。又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亦有合者。何自而知其非。但其記事間涉隱怪。則疑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如少正卯兩觀之事。久疑於心。及讀朱子舜典象刑說。所疑益不禁。疑之發也。夫孔子之以周道治魯也。非即堯舜之道乎。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今爲政七日。他務未遑。不言而殺一大夫。如刈草芥。揆諸聖人欽恤之心。其

盤踞洙泗唐宋之典

用刑恐不若是之輕也。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必使死者知罪。生者知警。今少正卯之誅。果誰與乎。國君不知。朝臣不知。國之人亦不知。雖少正卯亦不自知其罪之何以至此極也。徒以子貢之問。而後知其有五大惡。是當時之人。固但知其誅魯之聞人。而不知其誅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也。其何以信天下。將使後世之當國柄者。威福自擅[illegible]莫須有之罪。皆得借之爲口實也。豈小患哉。恐聖人[illegible]斷不若是之隱也。或謂魯國君弱臣強。孔子欲借少正卯以威三家。是又不然

昔宰我對社而孔子非其說朱子謂是時三家僭亂惟禮
可以已之少正卯既爲魯大夫必爲三家之所素用不告
而殺其所用則三家之心必疑且懼而謀所以去聖人不
終日也尙何魯國之爲且權不施於三家而反誅他人以
示意則其意何以對少正卯而使少正卯之無負冤於地
下乎彼共工驩兜之罪雖不及誅而堯之惡共工也曰靜
言庸違象恭禹曰何憂乎驩兜是二人者當時固明知之
而明言之矣非若少正卯之不言而誅誅而復不言而絶
無知於人也彼子貢尙不知何況他人朱子曰少正卯之

事予嘗竊疑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
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
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由是言
之則家語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不可盡信
若以少正卯之誅爲可信必其所載子貢之問當贅也

翻論確有至理上關經傳下關世道

曲折如繪筆追酈道元

情辭並振上

王石和文卷之九

增修芝角山廟記

王璇

廟之經修也匪一朞以補救卒事自已丑歲始置常住而
宏厥規越今近二十載又以重修告葢踵事而增之華也
廟面山而遍背廟北營山門依門環之垣垣外潤基二丈
餘東西長倍以半從基廉俯覗斗削成崖於垣內依東岩
搆室引澗水踣廢室中潛行外基地北出噴薄於崖之半
雨後觀之懸瀑飛流激射可愛又穿比院室前後其戶以
賓溫爽與東室配先是鼓泉當東室基甃之平爲井渟然

於陂右井之亥南爲西岩岩洞頗邃洞泉黝而寒列群碑
於洞口盛夏泉水盈瀉潺湲鳴碑際自洞透而北不十數
武石壁峭立聳峙有泉洒壁趾益激而甘蹟泉起樓臨壁
上曰聽松樓每風動松巔鼓吹雲間登樓聽之栩然立塵
外茲役也工不倦而致幽董事者葢於此乎有匠心也按
芝角村北枕山山爲村主嶂歷修多同韓氏豈韓之先曾
有寓居於此者今弗可考但前既與韓氏同修後之修者
何必外韓氏況祀神公典也我子姓用不敢私匪徒使人
謂我能修睦於他氏誠恐稱松漸盛後世子孫有專而利

之者其若山靈何是以不義貽後人也故莫若互察而守
俾永無壞後之子孫非事於廟其誰敢嗣山木之植以逆先
德而取怨恫於神明也

叙次疏古詳悉

合修八蜡藏山文子廟碑記 庚申　王瀚

近治城百數十武絶河而西八蜡文子廟相比建然其廟
各垣而環以故祭祀各以時舉廟之興廢亦各從鄉人士
之向背以爲盛衰而蜡廟乃漸即於頹不治蓋蜡神之祀
通宇宙而藏山舊爲文子藏跡處故盂人俎豆文子尤虔
要其規制卑隘皆不足以展犧牲之陳周趨蹌之節且廟
門俯瞰於河河水齧其趾甚急不修且壞乾隆某歲紳士
民群協於謀復有事文子廟做厥地基易腐增缺壯麗輝
煌一後前觀井修蜡廟如制遂毀垣而合之以祀於通院

合之何義乎曰是皆加惠於民而有利社稷者也按社土
神祀配勾龍稷穀神祀配后稷八蜡肇伊耆氏其祀先嗇
以下及坊庸咸與嗇主稼穡義通乎稷坊隄也庸溝也義
通乎社故曰蜡祭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文子以賢大夫生
定社稷沒而能作風雲雨露以廟食於茲土固宜與先嗇
諸祀前後相配矣古之論祀法者皆有功烈於民及民所
瞻仰與財用所自出非此族不在祀典八蜡與文子其族
從合而祀之誰曰不可況八蜡次社稷通立國里有司蒞
土者例得從事廟下其敬率在官而文子膏雨境內鄉人

之望歲者里尸戶祝童叟皆以爲靈敬幸在民今合之而祀則同祀問與官民修則同修亦無偏修偏廢之舉以取怨恫於神明也用是協神道而宜人情俾將和年豐百穀順成其造休於神人固大工說孝廉石君士鄉求記余惟廟之修屢矣紀於碑林立而合之自今始春秋皆始事故余之作記也獨於合修三致意善始也

疏明典雅氣韻聲於劉中壘

批廣誠之用引入用兵見其誠不可掩於兵

用兵 毓傳議 壬戌三月二十四日

王瑛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蓋惜宋襄陳餘用誠之無終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旣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爲一日之能誠尤未足盡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誠以自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通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知誠之爲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爾也若施之於用兵則固有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已而實有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將遇敵之愚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求以武侯爲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概責之宋襄陳餘哉蓋兵詭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

詐其至於顛倒覆敗固宜而尚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誣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暗於入深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並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知有傷股之殘必擊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拔幟易幟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孰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爲誠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

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噫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東萊言用兵貴誠而以宋襄陳餘爲一日之誠恐後世談兵者過信其言爲害匪細故於此不能不致一疑非敢乘前賢之間　自記

臧哀伯諫郜鼎疑問議　壬戌四月十八日　王瑡

君子之事君也擇而後非非事而後擇既事矣而猶心逆之曰是當與言以成其善是當不與言以長其惡且導之縱欲敗度以至於陷溺死亡而後已此雖庸劣之鄙夫恐不設是心也顧反責賢智者以爲之且深責其不能爲以爲非是無以全臣子之節而不知已滅臣子之義夫無義又安得有節臧哀伯世仕於魯羽父弒隱公而立桓公則羽父桓公皆哀伯不同天之仇也春秋之義臣弒君子弒父在官者得殺無赦哀伯爲魯之世臣既不能討又不能

逃而有靦面目甘心立於仇人之朝哀伯之失節固難以自謝矣然君子之罪哀伯也在弒隱之初而不在事桓之後桓弒隱則桓爲哀伯之仇哀伯事桓則桓爲哀伯之君哀伯以郜鼎諫其君而呂東萊不之是也曰所言者是所與言者非謂不當發忠言以補亂人之闕夫君之有臣所以已亂也況哀伯爲魯之世臣而隱桓皆惠公之子哀伯既柰桓而君之則當盡其爲臣之義昭德塞違納君於無過之地用保厥宗社俾十二公之血食無委於草莽是亦爲世臣之道而可告無愧於惠公者也而必曰是仇也仇

之何如勿事前忘隱而事桓既不忠於隱後事桓而戕桓復不忠於桓將使哀伯生乎前後無一不出於亂也何疎於爲哀伯計哉齊桓公殺公子糾而管仲相桓公孔子無非焉唐太宗殺建成而王珪魏徵爲太宗名臣夫三子之所以取重於天下後世非重其爲桓公太宗臣而重其能盡忠於桓公太宗之世也假令管仲懷檻車之辱王魏不忘六月七日之變各包藏禍心以亂人家國事則天下後世其以三子爲何如人吾不知東萊於此將從而取之乎其必不取也然則哀伯之與羽父其不可同年而語亦明

矣東萊欲正名定罪不肯置哀伯於羽父之下不已甚乎厥後桓不能聽哀伯諫動不以禮卒致彭生之禍吾方憾哀伯之所以格君心者有未盡而其功不如管仲激言敢諫爲不如王魏也而東萊轉若以彭生之禍爲哀伯之所宜幸不識哀伯又何幸於此嗟乎東萊罪哀伯於事桓之後無怪其責之多過也

議峭辞態紆綽出入處不爽景泰

伏　氣通　經濟

龔毅齋墓表 辛酉九月十五日

王　瑜

平遠龔子諱昂字毅齋從余學於晉陽書院余既旋里復負笈千里告別歸省至家卽亡距別余之時僅五日踰月余始聞信而哭又踰月其叔君聘來求表於墓余大哭死生人之常余所以痛毅齋者以毅齋固孝友人也其生平氣誼經濟文章無一之當死而卒以篤孝故致死死猶能以英魂出奇令余追念其生平之氣誼經濟文章不禁西望出涕於無窮也毅齋爲武孝廉諱君錫子孝廉善事其父諱儼處士公撫諸弟甚摯令毅齋與其叔君聘同學於

余友愛相得無間竊意能友者必能孝此毅齋爲人之大節與人交然諾不欺無賢愚不肯以色忤而不奪其胸中黑白之辨有時談天下事及論古今成敗津津出諸口予嘗高其誼而逆其才之有以用知非章句迂書生所能爲之一二彷彿也少嗜韜畧偶應武童子試冠一軍督學使見其文而奇之惜不當以鴻才角技勇歸卽高學博告棄去就余問業初閱其文汗漫無歸不可繩以舉子業凡度數月淘汰漸淨乙卯歲大比以國學生入闈文爲司衡者所識賞既以微疵見放益自奮涵肆於前輩大家而得

其高明果毅之氣同儕交讓爲不可及擬其必捷乃失意酉六月廿六日忽以父病召歸星馳未及家三十里於鄉人得孝廉計信痛暈馬下入門一哭仰絶絶復甦閱三日死旣死而兩目視家人多端撫視如故叔君聘爲取族子立嗣乃瞑然每至夜分大聲呼若於院家人與之語不應此復呼若嘆王與氏宗祀所生止毅齋而又無子自恨其所負未能於世一拆其纓親揚名之意俾孝廉之宗祀得所托以傳於後世故目雖瞑而心未瞑憂虞憤懣之氣不得伸於人間至贊爲苦痛大發於厥聲有悽絶也余嘗

疑人死之無知讀傳載苟偃以不復嗣事於齊卒不瞑爲奇今觀毅齋事其奇同而竟悲聲纈聞於人如生爲奇絶可知古今來有心人深慮家國之事至死不變有如是也至是乃不敢不以人死之知爲有嗟乎毅齋之友愛以及氣誼經濟文章余知於生前而篤孝乃得於死後然惟其孝之篤蓋信其友愛非誣而氣誼經濟文章皆有所根非徒矯情飾貌博浮名於世好而已也君聘歸讀余文於墓復爲余告毅齋之靈曰子之文章何難取一第天斬不得用而徒抱其氣誼經濟以死然天能死子而不能死子之孝子死於孝而子之文章固自在也其氣誼經濟亦得托之以不朽於人日毅齋其無恨毅齋又喜音律善琴工眞草書花鳥[illegible]畫素大草有得在孟時嘗爲余寫芝甬山廟碑記端楷可愛而未鐫毅齋名余方別磨碑以待毅齋書而毅齋逝已

情事悽惋聲淚交集不知是情是文夜臺有知毅齋可無憾於九泉

足闡萬古之蒙

謁嶽廟神像疑 辛酉十月十三日　　王璈

形神俱也形在斯神在天之形高明故其神無不覆地之形廣厚故其神無不載嶽瀆之形巍然魏然浩浩蕩蕩故其神無不鍾而獨人鍾嶽瀆之氣而成形於天地之間得爲萬物之靈其寔人固弗靈於嶽瀆也使嶽瀆反借靈於人而屑屑焉欲變其形而惟人之是肖則亦小之乎爲嶽瀆而偶以成其鎮物潤物之功洪荒以前無祀法孔子删書而堯典尚闕其文至舜受命始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望者望其地以祭未嘗有廟也後世禮儀漸備祭法所載天

地社稷山川皆有祭然圜邱方澤壇壝之制至今著爲令亦未嘗有廟也故韓魏公北嶽廟記云廟而祭非古也廟祭已非古況從而人之乎古之秩山川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三公諸侯爵耳視之者視其爵以差犧牲玉帛之數非遂從而人之也人已則必有祖宗子孫居里姓氏今嶽之祖宗子孫爲誰而居里又安在也其姓氏果屬於何族而命自何代哉或曰祀於封神傳夫封神傳不經之書豈足爲典且封之爲義不過使之配食社以句龍配稷以后稷配句龍后稷原非社稷也今若舉社稷而人之爲

金石可敝 卓論不磨

句龍后稷即社稷之所不受矣吾不知今之人而祀者果爲嶽乎抑爲配嶽者乎大抵封告山川之事出於中古以後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山川生於天地則人未生而嶽之爲嶽固已久矣此亦何待於人而像其形以爲重形神俱也非其形則非其神然則今之所祀者固人耳非嶽也何以得神之所在吾故以爲天地山川之祀皆當神之以位而不必像之以人蓋祀典之舉於官者沿革皆有自或沿或未及革若愚庶無知遂任意繪飾附有忌憚竟若不知天地山川之非人者往往冕旒上帝而冠之

以鉞夫上帝主宰兩儀即無極太極之理而徒曰人也哉

精理發[illegible][illegible]肓聾聵是關係宇宙綱常文字

富貴不能無借於名從人事看出卓論不磨

無名之富貴非天所報從天心看出愈卓愈深

名論庚申十二月二十日　王　瑚

德人所自立也而天之報德者有富有貴有名乃人之慕名每不如其慕富貴而得富貴之難又未至難於得名則天之所以報人者名固重於富貴且富貴亦不能無借於名也極富貴者之所衣不過滿體所食不過滿腹此亦無以甚異於人然而富貴之異於人者以人之爭榮乎富貴也假令埋金玉於深谷匿公卿於荒野人無可以知富貴富貴又何榮況吾所謂名又非苟榮於富貴者之所能必得也彼世之富而不仁貴而不義者固有矣乘富貴之勢

以逞其淫雎暴戾穢行在一時而惡聲留後世如是之富貴往往與名相反縱欲名之是借而又烏可得哉雖然反乎名者非天之所以為報也報者報其人之所應得賊仁害義之徒憑機任運以僥倖於不可必得之數此並非出於天之所予而又何報之有使如斯以為報天固不應以穢行惡聲為仁愛斯人之具也然則天之所以報人無論富貴貧賤固不惟德是視德修於已而名施於世貧賤則獨善其身富貴則兼善天下富貴出於天而得名與貧賤同與貧賤同者出於天而實不徒恃乎天不徒恃天者正天之所深欲報也蓋人之生於天也原有清濁厚薄之異因所賦之異而名而富貴之以成其厚名而貧賤之以成其清惟厚與清皆天之所以篤愛有德故報固不惟德是視而富貴之報亦統歸於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為其疾無名疾無德也

一字不肯苟下是古人鏤心鉥氣之文

王氏族譜序 辛酉八月十五日　王珝

譜系不明則將有親疎罔辨近遠無別休戚不相關慶弔不相通以一父母之生而漸淪於秦越人之漠不識其誰何無怪焉是大可痛也昔人謂宗法立斯譜系明然自卿大夫不世其官而宗法不得行於世苟譜系之克明則人知念一父母之生而宗誼固未嘗不宛然在抱也魏晉及唐雅重於姓顧公卿大夫以門閥相高也意不在叙宗故考所自出率帝王公侯之後夫天下之生民衆矣九州四海之大豈盡帝王公侯數族數族而外豈盡無所生以留於後而留於後者豈盡無貴而顯爲公卿大夫者也是末

敢以爲然也漢初之功而侯者罕能與國相終始四五世則絶絶則散爲黎庶况唐之代雖其後裔欲遡厥始封而往往不可得彼唐虞三代年世益遠經秦氏之暴焚書坑儒文獻之徵澌滅殆盡而尙欲叙次如譜正厥昭穆之無謬固亦難矣乃世之[illegible]譜者猶多[illegible]不[illegible]闕疑考信動引帝王公侯爲遠祖夫即使果[illegible]帝王公侯而傳聞疑信之間亦甚不可爲據况源流一失而已斷續移乙姓甲奈之何不誣前人以誣後人也故誣而失亂則有孫謂

狄武襄所以不敢冒梁公也

其祖祖爾爲孫之誚誣而失僞則有謂他人父誚他人祖之嫌以水源木本之誼而徒爲矯誣誇世之具適足增家之羞而已復何謂哉吾家系出太原太原之王自周秦以來爲右姓今太原土著已莫識正厥昭穆之次而吾遷祖從太原歷常山而來固並不識遷祖所自出又安問自出已上之祖故吾之譜吾族也自遷祖始遷祖至余纔十二世閱二三世單傳其祖厥後宗支繁衍四出聚族而居者蓋十無七八也其間或流落異地而無所稽則難譜或義養隨母而有所碍則難書茲譜之斷惟謹吾正祖所自出於四世但記祖之兄弟而不及兄弟之子五世則記兄

弟與兄弟之子而不及其孫六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若孫而不及孫之子至吾太高祖以下始詳而盡書焉是非譜之有畧於疏遠綿然者既不可易爲書惟以兄弟子孫發其派俾承其派者各自爲叙親則易親簡則易核諸派濟而一源可遡萃而觀之固宛然也嗟乎譜之爲義重矣上以敬祖而下以睦族非導之睦何以致敬非教之善何以敦睦而譜之教也即寓乎譜之作蓋列於譜者其初共一父母其後固共一父母之所生也吾則族之人其以

為榮而惡則共以為辱誠知榮辱之於族是關也而凜凜焉以不克齒於族為懼將樸者耕秀者讀其有貴而顯無矜己以傲族亦勿護族以虐人是乃族人士之所共榮也而共於宗也可亢故宗以明譜之法而譜以廣宗之義

醇厚淵涵仁孝之言藹然可思

舍眞汪洋深作激瀾而淡澹隱現

紛紛濫觴已繁紛碎

王氏族譜後序 辛酉八月二十日

王璵

作譜之病莫大於失眞余前序已言之而又為之申其義曰譜之作也猶於史不知者無妄紀知者無遺錄如是而已矣然史明書善惡以寓懲勸而天下後世讀之動其為善去惡之心譜則不能然也不過別其世序第其昭穆使人明收族之義而親者無失其為親善惡固有所不及是其與史不同爾故史以昭天下之大法而譜以屬天下之至情情親乎服服盡則親盡親雖盡而猶不能不用吾情斷不至相視途人若也假執途人而祖宗奉之雖愚者亦以為情之不順而世之混譜者何其不情也其風始於魏尚衣冠之族以盧崔鄭及太原之王四姓下司州吏部勿充撰官治至唐命儒臣纂姓氏錄一時譜牒所上唐虞夏商周之裔姓且遍天下獨不思古天子命姓諸侯命氏爾時林林總總之衆不為所命者今果安在哉王姓氏之紛而入於淆非一日矣姓別為望望別為房或一姓而數望或一望而數房房望多而姓益亂欲合天下之姓而支分派析雖遷史其以為難遷約世本以作世家敍姓氏所由來而要求若後之詳且盡也後之作者吾不知何所考信取

驗而能詳盡若是眉山蘇氏族譜遠及高陽而斷始於蘇
味道乃其譜則以高祖止非徒謂親盡高祖彼以高祖而
上不可知不可知者固無所致吾情也寧闕其疑今吾之
爲譜也直而遡之不極其遠但始於遷祖橫而推之不極
其廣但詳於太高祖高祖以上行實概從省文自吾曾祖
諱汲用懷芳履正士林推爲古君子得於吾之所親聞吾
祖諱烈言信行謹終身未曾一覿官吏得於吾之所親見
吾父諱瓚先誠朴而慧思字忍字爲家法娶吾母李氏賢
有器識佐吾父教諸子子孫之登鄉會榜者雖多人而才

思器識固未有以逮之也節其梗概附見譜序中而不敢
詳及以失序譜之體夫譜爲吾族而作乃族名多未具然
善讀之則端委可尋而法戒可推譜及祖之兄弟則兄弟
之子孫有所考而感譜及兄弟之子孫則兄弟子孫之子
孫有所考而感而太高祖以下子孫無不有所感夫今日
之子孫固又異日之祖宗也世以傳世前[illegible][illegible]望某某祖
爲人若何而某某爲之子孫某某子孫爲人若何而某某
爲之祖上思不愧於祖宗而下亦不貽子孫之羞讀斯譜
也得無悚然爲戒而油然以興乎苟能戒且興也則懲勸
之道未始不於是在雖謂與史通可也

申發前序前借宗立言此借史立言無不透切愷摯

家祠碑記 壬戌六月九日　王瑋

繼別大宗法不得槩議於下即五世之小宗亦歷乎百年罕行者非理不當行勢不可也勢不可而强行之適足長亂而於理爲病故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多緣分立家廟而家廟之制於今爲昭王制祭法廟制頗異要自大夫迄官師皆有廟惟庶士庶人無廟而寢薦官師國周諸侯之中下士以此知有職者宜廟廟無隆降而廟數有隆降大夫三適士二不及曾高官師一不及祖乃程子則曰今人不祭高祖甚非朱子本周禮而酌乎時宜以定爲四親廟與程子意同皆溢於古大夫之數何也朱子固嘗云廟規制甚大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蓋廟有廟夾有序墻有寢爲唐爲陳爲枋甚具一室則諸不擬於廟制而高祖在五服內獨斷乃情而俾不得伸非先王孝治天下之意即如今世之祠堂往往合族之先後尊卑而混祀一室之中雖不可爲典亦未嘗以溢乎其數爲僭也況古大夫之數實合祖廟而三大夫不得祖諸侯初爲大夫者别立爲祖廟而四親廟內無祖廟故得通於上下祖始也若後世非始遷始封及始爲官者廟弗稱祖余家自始遷以來宗族繁

衍其分衍於吾支者至吾考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公於制爲可今立廟而仍合祀高曾祖於內迨親盡遞遷則吾考當祀自吾以後所出恐勢難拘四親數略仿世俗之祠堂而小變其義已祔囿遷惟不混於祔凡廟中告祝主祭不問長幼論爵之有無有爵則序貴賤爵同仍序長幼雖青衿亦與而白衣則隨祭執事而不主祭殁亦不得祔倘子得主祭而父方隨祭則父代然非有職及科甲之父未封而終應封者雖代祭弗祔夫祀事之設所以教孝弟也不議親而議貴謂孝弟何勞念孝弟非讀書明理不可概於衆人之中而問孝弟誰爲不孝弟故不得已取諸讀書概於讀書之中而問明理誰爲不明理故不得已取諸爵誠以有爵之人或從讀書明理來而立身行道光前裕後之事庶幾其終有望焉若使衣冠其身而禽獸其心處不齒於鄉論出有玷乎官箴雖得主廟祀而問心內慚正恐顙泚之欲下也既無以對祖[illegible]又何以服同宗無爵者之心然則膺是任者豈不難而[illegible]慎也哉余不自揆稽之於古以禮祀其祖宗而慮之於後以義廸其子孫禮有常儀義無定法守其儀而變通其法爲余家私祀之權禮非

敢以是爲通禮也若通禮則有紫陽之家制在焉。

醇明靜穆其古在品

王石和文集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珻撰珻字石和又字龍輝盂縣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集中多議論之文筆意亦頗縱橫其記周遇吉死節事謂賊兵攻城急城將陷賊募獻遇吉者遇吉謂左右曰豈惜一死以累衆可獻我兵民環泣衆遂以繩縶公下有兩賊掖之去公見賊罵倒懸演武廳礫之云云與明史本傳不合又以蚜蚄蝻爲田子方廟與朱彝尊碑不合其最異者如文昌閣碑記謂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於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忌者尤不可爲訓也

十峰集五卷

〔清〕徐基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峰集五卷》提要

序

夏四月遊雲間聞

有十峰先生者能

國子騰之文化為

四五七言與風序

讀詞曲無不標奇

領異而其同里諸

子皆一時名流擬

武而起相與積累
其業久而益多分
體撰類合成二集
以行於世因得其

本觀之蓋乍覩而
驚覆按之而有味
細究之而津津乎
其旨趣之深以遠

也夫夏口以東漢
陽以西三國時要
地也百萬之師空
於一鼓而子瞻於

千載之下悲今懷
古其有慨於中者
皆託於前後二遊
以形容之抑無端

而及道人一夢空
靈超悟是識文中
之仙今十年復翦
截其文而運化之
以自達其所欲之
自然神妙出奇於
古人之外是豈非
仙於文者耶昔闇

常侍集千字文妙
顯一時流布至今
乃其數固千地而
今之所集不越四
百十有五字耳
然則遊心運思古
今人詎不相及哉
十年閑其途而聲

賢起於後躡跡尒
馳不相上下是二
集者將雙行於宇
宙之間五色之石

不足現其雲霞也
十影之乘不足超
其塵出也四照之
花不足述其奇葉

也八月之濤不足
注其煙波也異哉
文範而有是乎十
嵩起東海為太師

文貞公一宗方以
舉業世其學而大
其門今唯以明經
得廣文施教於遠

縣戎疑未足大顯其中藏然而其地有大方之山興雲之洞在焉山川奇勝嘗無異於所之水波不興山高月小看而十峯極遲其間豈惟七月一

遊十月一遊而足乎則其箋中所積庸詎知不有更多於是者耶董子若木來海寧瀫鄗之序其端為書數行歸之深愧無以測十峯与诸子心思

之所至也
康熙丙戌十月海
寧陳元龍廣陵氏
集聖教序帖中字
并書於南陔子舍

余讀宗頊徐子集前赤壁字之詩而歎其識高而才卓也夫集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之理集於二儀四時之氣集於一元大成之誥集於一聖則集固未易言也學者上下古今縱橫百家而獨出其心思以發揚才藻不欲取象雷同不屑寄人籬下僅取前人一篇之文限以二百餘字形諸詩章或長篇或短吟隨題拈合無不吐奇選勝斯亦難矣余謂徐子曰今日能詩之家或以集唐見長無不手握隋珠人懷荆璧韻有成韻句有成句如出自然亦足集腋爲裘嘖嘖人口間今子獨取一賦者何居徐子曰是亦偶耳庚辰首春偶檢趙松雪是賦法書因集爲聯以置座右嗣後歌詠聊託焉集之趣緣如是是亦偶耳蓋惟不工於詩而借古人之字以成詩以獨成一家言使天下寧嗤我之拙或恕我之短豈敢與集唐者競勝一時乎哉昔蜀人張南本與孫位同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畫火遂爲千古獨絕徐子其猶此志也即其意言而爲序辛巳夏月同學弟吳三省題

楊妣圃日聚如潮之仙字詮猶龍之眞詣陶羅萬
象舌吐千蓮上窮冥漠下闢神區非名著丹臺慧
鍾金闕豈能源源本本德其所德道其所道乃爾
至玉屑霏霏直可自成一子命曰專家使玉局老
人而在必將顧而笑曰仙乎仙乎惟我與爾可共
駕赤鯉而控蒼虬乎泰陽弟楊際亨

吳綾者曰徐子宗頊既取赤壁二賦中字別爲二
賦矣乃奇思疊出復著道德篇言玄同之意覽者
或驚而異之予以爲無異也太史公論刑名諸子

以爲皆原於道德未有能名其旨歸者坡公作論
始暢發之是异道德者莫坡公若也兩賦中風月
之藏無盡飛鳴之夢忽來孰非苦縣隱君子微旨
人特未能會心耳徐子掩關靜悟得於清淨者深
隨手所拈合同水乳況兩家本無二致者耶吾欲
以此匹君家中論焉弟吳昌祺

清和之月徐子詩成皆酌取赤壁[illegible]以問予
夫予何知亦止於賦中取之以寫[illegible]知其餘
乎夫詩如少陵浩然樂天其人皆能飛潛天地爲
千秋生色誦其詩如佀其人而終莫能方其音響
者何也詩蓋有獨絕也今徐子樂爲詩章與懷彼
美惟取蘇子一賦縱横上下皆出其中其變化有
如此惟其變化是以不竭吾曹不禁有徐陵之目
也然而星不如月之明江不如海之浩今人何如
前人世人又不樂成人之美觀今所爲詩往往非

笑之今徐子獨取此賦爲用嘗曰山川風月與人
之襟抱相生而不自知我惟自適焉如以爲破人
之非笑安知非笑者之不更甚也予曰不然子能
爲人所不爲是舉世所絕少方且爲之生羨既能
駕御前人何止與今之詩賦者流相爲上下乎且
我子何可獨適我將共子而爲適此固適之適也
內弟張李定拜手撰

荆山之所藏滄海之所出麋鹿魚蝦間莫能物色
也而光明終露於山川詩章之於人也光屬牛斗

爲世之稀有者亦然我友南州徐子懷美人而未
得幽蘭託於空山咲歌自樂少有其侶間嘗寄其
能於一賦中縱横變化方駕前人其清音可羡也
則仙客簫聲天風吹下乎其飄渺在望也則淩波
徐來桂旗窈窕乎其長駕無方也則武夫出辟舞
槊飛登旌旗變色乎其一往莫御也則水順風雄
瞬目千里舳艫蔽江而下乎吾曹縱觀造化哀須
臾之隟遊慕潛德之幽光亦嘗泛扁舟淩絶壁上
友千秋蜉蝣一世無何海上之山空羨羽人之侶

安知惟藉詩酒以適懷抱焉耳然止取成賦酌爲
歌詩未有不坐困者也獨徐子徘徊風月下上其
肯虛白襟懷將在於是雖然徐子何爲獨取是賦
也徐子曰舉世挾共江海之望獨我也漁樵爲侶
無須人知方且一枕清風酌匏飲水興來而成歌
烏知其出賦中如曰風之擊水水自成章我則安
能予曰以子之長固將飛聲鵲觀非止遨遊東山
以一羽之光爲獨絶耳如以爲盡於是將泝江海
以一葦安能盡之哉今夫人窮荆山滄海之美縱

得少焉自生色於天地爲光於席上况其間又取
無禁而用不窮也風清月白桂蘭盈坐誦我徐子
之詩將有飛仙之目而光屬牛斗者與辛巳蒲月
同學弟朱應麟書於六橋幻境

子不知賦亦未能詩夫天下之知能亦烏有窮盡
哉有不知而以爲知不能而以爲能者有知而下
於不知能而下於不能者如予則一無所知一無
所能而又不自安於不知不能之中夫不自安於
不知不能則將寄其知能於何地間嘗恭蘇子赤

壁前賦一洗月露遺音出以空明清響且其爲人
一生風流籍甚而流風籍籍人口於今人盡知之
人盡不能之予安得而不慕之慕之則誦之且爲
之長歌以屬和之如悲逝如寄託如登山臨水與
之所之賦在目前酌取適用非此賦則不知非此
賦則不能蓋亦蜉蝣倚於辟下飛止往來甚自得
也不知有山川洞壑又何知其爲天之蒼蒼地之
茫茫也乎如以爲如是而詩既爲章賦又可歌也
將世上漁郎盡泛武陵之棹而山間樵子皆成空

洞之仙烏有是哉客有問予者曰賦有相如詩有子美世皆取則今子以賦爲詩又以賦爲賦是於萬而取一得此則遺彼何也予曰盡取則吾不能用盡用則吾不能化況乎取少則苟且可以自安取盈雖成章亦共人笑予惟抱一而獨歌是亦秋風一葉萬山一壑千牛一毫耳何有知能哉如曰滄海一粟一粟亦能藏世長江一葦一葦亦曾淩波不亦繆之甚焉者乎如月哉生明南州徐子取之前賦中以自白懷焉

星里之南東海在望曾觀海而以爲觀止如登山則未能盡登今則誦詩而知誦之更莫可窮焉蓋以爲此賦者千賦之一而用此賦者一賦爲千苟非有得於千賦安能變化一賦一賦且各出而不竭千賦將何盡而何終今夫一縷之水出乎川流雖萬夫酌焉千牛飲焉虛者皆盈而水不爲竭也況乎其爲千山所抱萬壑所藏如海水之茫茫者乎星於蘇賦間嘗適懷而浩歌今誦賦中之詩皆屬耳所未得之聲目所未遇之色是望海而不能駕海登山而未得窮山也雖東海之東星少長於斯取婦亦於斯徐東海郡而不知爲山爲海東海之能變化一賦有如此中星亦且爲賦中之人而不自知之也予堦沈中星百拜識

天地間之物各有藏所哉斗牛藏於渺茫也明月藏於西方也清風藏於秋白露藏於幽蘭葦葉也浩浩乎水波藏於滄海鬱鬱乎茗桂藏於空山也谿盈川逝魚蝦藏而漁人藏也辟立陵接佷藏麋鹿藏而樵夫亦藏也蜉蝣藏生侶如寄也烏鵲藏

羽喜有托也盤藏肴核以適口也匏樽杯盞醴飲焉爲藏酒也舳艫之與扁舟順下千里一瞬萬頃爲藏棹槳也旌旗蔽天長槊相危雄藏武卒也美人吹兮窈窕洞簫所以藏音也羨仙子兮馮淩造化所以藏樂也蓋萬物唯有藏者則有取者有取者則有用者不禁其取不竭其用將目遇之而爲色者又有色色者耳得之而成聲者又有聲聲者人之於詩歌也亦然其爲怨焉慕焉嫋嫋焉鳴鳴焉如嫠婦無節哀泣削枕而無可訴焉愀焉悲

焉如彼孫客默流困於江渚徘徊獨泝相知甚稀倚艤而扣擊焉其幽況也如吾曹遨遊登臨周章觀望而喜笑焉其和樂也如人德宴正坐南風以吹襟焉其昌明也如星光繆天洗出爲章焉其縱橫也如潛蛟飛舞遺響破壁焉其驟也如泛駕之莫御其飄也如秋毫之莫挾焉其興長也如縷其音餘也如粟焉斯爲詩歌之色與聲而詩歌不自以爲色色蘇子赤壁賦之色不自以爲聲聲蘇子赤壁賦之聲斯爲詩歌之色色與聲聲夫色無盡

乎色色者無盡乎聲莫窮乎聲聲者莫窮乎此爲者不知也觀者知之知曾知夫天地天地自然有爲而無爲固能藏物而物須臾變化夫變其所變化其所化而消而更長虛而更盈物無盡天地亦無盡物莫窮天地亦莫窮唯天地爲藏物所而物之變化如是然則赤壁賦爲藏詩所而詩人之變化又將安止乎吾東海自少能詩不下徐陵亦可上友七子而造其席壬戌秋孟以所生屬予爲婦今婦雖既終而我於虛白中（虛白齋名）往來不絕懷抱共露誦其詩非泛然取赤壁賦以爲用者蓋曰一主一客藏詩之賦主也取賦用賦之詩客也將來之取是詩而用者又爲詩中主詩中客也則以是詩之聲色與萬物共藏於世且舉以問世（以上皆前賦中字無一添換遺）

借

子壻路徐來百拜識

一東坡先生曾集歸去來詞字、爲詩十首、集字爲詩、眆此乎、又嘗和陶詩、謂古人有擬古之作、無追和古人者、追和自吾始、予謂集字亦然、茲倣其步趨、誠不自量也、

一前赤壁賦除重見外、止二百八十二字、因
聖駕南巡、託之頁誦、復集爲長短歌章、豈能愜意、至通之後賦、又得一百三十三字、頗覺離井陘之險、得康莊之樂、

一賦包天地、凡花鳥昆蟲烟雲竹樹、觸手成文、如赤壁二賦、賦體之變而濬者、予既仰止眉山、自應含濃取瀋、

一道德上下經、別寓元同微旨、縱虛心實腹、勘破良難、茲妄下註脚、但可比之蛙鳴蟬噪、至釋氏語錄、聊充三教之數、滴水淵源、本屬茫茫也、

一廻文各式、悉依古本、惟五七言廻文、用平仄無收者、五字化爲十五音、此古體所無、師其意勿泥其式也、

一重疊金即菩薩蠻、末二句、第四字、應先平後仄、因礙廻文、稍爲變通、更做爲詞餘、豈曰聲諧宮羽、惟用韻不複、安排良苦耳、

一用字從古不從俗、如須即鬚、麋即眉、湄適即謫、嫡敵御即圉禦馭迓、莫即幕幙瘼漠寞之類、此從古也、如戍不作戌等此、不從俗也、又如徊不作回、廻因徘徊本作俳佪、回與廻同、非從俗也、至於是即氏、士即事等、皆出古典、以非常見、不敢輕用、更如呼即戲、戲不通呼、後即后、后不通後、似屬可假、亦不溷用、

一用字從今不從古、如天地日月等字、照字彙列音、則每字各有三四聲、恐過求險僻、止用正音、

一滄海作浮海、盈虛作嬴虛、共適作共食、狀如作狀似、皆見蘇帖集中、從未取用、趙文敏帖中、枕藉作枕席、又餘一寓字、間嘗用及、蓋本諸此、

一興會不齊、各因所觸、或遇古人成句、即攘爲己有、若律以敲金戛玉之音、則筆底行間、拘束多矣、甚望同志賜和、以光梨棗、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七夕徐基自識於恬拙齋

十峯集

卷之一 前後兩賦共計四百十五字

集赤壁

小赤壁賦

雲間徐基宗項氏

天縱蘇子嘯歌雪堂、赤壁二賦、山高水長、余里之西橫山蒼蒼、亦有赤壁、小立一方、歲月如流、星霜何久、壁既非前、賦更有後、彼在荆江、此橫谷口、俯視凌虛、仰觀絶斗、東海是其東顧兮、望山共其南望、臨安踞乎上流兮、渺蘇州而蒼茫、龍洞出於巉巖兮、見而潛光、虬鱗倚其鬱盤兮、繆而成行、於時徐子俛絶壑、抱孤松、臨清露、坐和風、懷夫日下之鳴鶴、如遇斯山之士龍、乃凴桂觀、更步蘭宮、人日而少長樂歲上巳俗作巳、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音以、而詩酒攜從、登斯壁也、如見夫龍飛而波湧、虎嘯而風生、望水天兮一色空明、聽松風兮萬壑和鳴、赤松黃石兮翩躚步登、小小盈盈兮窈窕徐行、樂矣窮巖、何須舞狀歌聲、棲乎盤谷、可以潛姓藏名、白日東典兮夢斷西清、縞月西横兮嘯寤東陵、四月惟夏、赤烏方駕、樂天盡慕清和、破鬱良需子夜、於斯時也、

泝流而知斷岸、薄暮而出東皐、侶枕石之流、風中泛槳、從羽衣之屬、夜半吹簫桂葉蘭陵千杯且少篆山顧渚七琖能消、虛舟露坐、乾酌山肴懷開而清言落落襟脫而仙御飄飄、雖斯須而浩渺、何獨處之寂寥、來斯辟焉、更見夫高觀時開赤羽之旗、巨川長泛黃龍之舳、出舞者魚蛟來遊者麋鹿披茸茸兮細草攀鬱鬱兮萬木滄海之黃鶴來巢南山之赤豹出谷、旣而夷則鳴秋露肅天幽、登高可賦、駕我扁舟哀草木之黃落驚夢影之去留寄秋

毫於天地、笑江渚之曹周、如接斗牛、如託蜉蝣、雄風安在、而何藉乎人謀、於焉小山桂、松江鱸、携斗酒、慕潛夫方將漁於秋山兮羡不在魚、又將樵於秋水兮一葦焉需、知鹿洞之有高人兮、無藉海陵餘粟、如龍山而可放歌兮、何須羽蓋前呼、噂爲行酒之白衣兮、不如歸去、亦有相如之四壁兮、莫賦子虛、望長安而何自兮、昔遊渺渺、步武夷而獨往兮、今且徐徐、止見夫嫋嫋秋風兮辟上過、秋日行天兮辟下無、秋鶻橫秋、兮秋空盤擊遊子悲秋兮

秋怨何如。賦得秋聲兮、吹將飄之秋葉。詩成秋與兮、悄臨去之秋波。如其歲餘幽光。就盈月良。（十月爲良月、就盈數也、）巢成鵲喜。日南景章。星稀於夜兮、龍吹而淩人曰藏（燭龍藏於委羽之山、呼爲夏、吹爲冬、出淮南子、）水歸於壑兮、魚潛而天子來嘗、地白千里兮、知盈尺之可喜、松高千歲兮、飄不周而亦昌。懷安道而空往反兮。適流風之徊（廻同）雪。時壬戌而望順成兮。（許慎曰、漢以冬至後壬戌日爲正臘見日躱蜡祭以祈來年順成、）見木蘭之凌霜。何葉不脫兮、何草不黃。何物不潛兮、何履不將。爸者十月。蘇仙舉核兮。我來斯。蘇仙焉適。蘇

仙乃天上之辟星哉。惟藉餘光於東辟。亦復巉巖高不千尺。露洗霜披。未嘗變赤。何以歲歲來登辟。人人皆過客。後之視今。正如今之視昔。可獨而亦可共者。見在之耳聲目色。能不與客遊遨卒歲而杯盤狼藉。歌曰。洞風吹兮音鳴鳴。坂泥露兮石道孤。飄予襟兮接予步。登危一望海天歌。縱予懷兮寄予慕。安知非今日之小蘇。又歌曰。日往月來兮四時惟有西飛。適與言歸兮。一辟未可携棲。羡風物以噫嘻兮。共造化以徘徊。

春日遊小赤辟賦

方夫夏正時和、天山雪盡、赤烏在虛兮、地中出震、蒼龍既駕兮、日長人困、於焉慕笞蘇仙、舉槳叩舷、名山巨川兮、盡在吾前、清風明月兮、順其自然、一巖雖渺兮小有洞天、道書洞天三十六小有爲第一望巉巉之長阪兮、狼顧而虎踞、見鬱鬱之[illegible]鱗兮、豹變而虬盤、岈草家背兮、披辟叟美谷風和樂兮、來辟可喜、蘭臯飲露兮橫辟如洗、遊人援武兮、望壁共履、木臨流而動影、石洸波以生衣、葉凌風而舞日、烏子夜以

驚飛松生户兮、倚崦阪待月兮星披、聽樵歌兮桂巖上下、觀漁樂兮華渚東西、四顧皆山兮、蒼茫莫識、叩諸山人兮、何知在笞疇、憑黃耳之音問、疇賦石魚於往籍、千山有石刻雙鯉宋許尚賦之相傳風雨化去疇爲復全覆舟之上人、船子和尚覆舟而逝疇是四明之巖客、華亭王可交辟穀隱四明山疇攀月桂以抱子、華亭尉顧向有折桂關宋李燮生子鋼於此疇慕鱸魚而自得、疇遺高士故言、三高士係楊維禎[illegible]疇造東山白石、佘山之東爲白石山址徐陳徵君[illegible]莫不聲寂而影消、空仰瀌風於後日、徘徊良久兮、在彼中陵、日窮千里兮、經歷更登、如縱如橫兮元黃之色何盈、爲高爲下兮、南東之岍何明、衣牛衣兮萬人共來萬頃、履草履兮、西疇盡望西成、前阜而行白鹿兮、德風吹草以飄旋、郡守太守行春常有白鹿夾轂而行中谷而鳴黃羽兮、歌聲在木而可聽、元鶴蹁躚於松下兮、翔掠而戛然以鳴、烏鵲喜起於巢中兮、子和而自呼其名、無竭川兮魚蝦樂生、禁然山兮麋鹿無驚、又來上方兮、朓然世網、且揖開士兮、空諸色相、上清仙洞兮、美輪可仰、步虛羽客兮、海天焉往、羨山中之化日、何侶少而知稀、歎辟下之草堂、已物

是而人非、橫雲草堂係元唐詠洲故居陶宗儀有詩記之予不見夫鵾謠瓜巖兮更高其棲、蛟潛巨壑兮、又藏乎泥、與時行樂兮、亦在知幾、正月月望兮、喜放夜以縱遊、清明明日兮藏肴核以泛舟、出水渚兮、人坐而杯流、羨飛仙兮客去而名留、將一往而十日兮、可一歲而幾周、且景小而觀巨兮、雖獨酌以無休、況乃我松之山、得此而成十、明錢鶴灘福同諸縉紳游東横山之秩爲十峰有詩與序爲記江黃之辟、登彼而見小、董文敏過齋安登赤辟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松郡者三四倍之何以小爲亦有詩序以記上有石而如斗兮、仰叩成獻、壁上有石鼓如斗擊則響應下有洞而如劃兮、俯視

幽渺（壁盡處劃然一罅如虎口試劍石狀壁若懸空）扁石可坐兮坐石而蒼山如抱細流可枕兮枕流而白波如縞（壁下有扁石可以踞坐下瞰小澗）仙人醺酒兮天然自造（壁上有仙人洗酒石）小山懷友兮知音不少（壁之麓有小山招隱處元孫稷所居）雪堂何主兮於斯歌笑（橫雲亦有雪堂係前朝部郎李逢中廢圃今更是名）蘇子曾遊兮空餘幽草（小赤壁向有仙雲館疑翠軒爲東坡遊賞處今渺無迹）傾而樂之東壁可以嘗來觀乎止矣谷水何不言歸又安羨夫行如御風一瞬而窮山海夢託遊仙周天而飄羽蓋也哉乃歌曰風聲起兮娟娟乎山可樂兮水無波鶴夢清兮客懷孤須我友兮和哉歌良時美景兮驟將過中藏落落兮何有何無卒章曰橫山中斷兮復起倚天之石壁壁立山後兮乃有正南之赤德（東西兩橫山中間水壁在山之後面北）清音更和以下里兮糜（省全）山之復遊是則上下千秋兮皆有無盡之聲色昔時之詩賦歌章兮何一不可取攜而自適

苟雲亭父母曰勝境古蹟敷陳殆盡而感慨係之其倣省山處不特形似而且神似真作手也甘泉凌雲拭目俟之矣

楊芑園先生曰巧擷省山之秀重搞赤壁之辭

特爲賦家另開生面至若襲翠爲裘類天衣之無縫采花釀蜜等仙液之盈樽字字圍香言言琢玉固宜入文圃之室矣豈徒登玉局之堂哉得此新樣文章允躋十峰班秩擬集蘇書以鐫帖尤表東海之大觀

朱黃輿曰賦有選賦有宋賦斯作兼而有之用字重複正如蘇子前賦中凡江天風月詩酒山水等字愈用愈靈讀者如入武夷九曲窈然以深怡曠何盡

道德篇

昔有空谷高人問於滄江處士曰未有天地道於何起天地既成德於何寄予也谷絶人稀山空壁蔽惟子時泛千江日窮萬里何去何從疇非疇是爲我盡言莫遺巨細滄江處士曰唯唯不不予亦行乎地之中而不履地如坐乎天之上而未登天道德二者更屬茫然予以爲山不如水我以爲谷美於川如不得已而道其所不能道道德其將託之於仙如彼化人來（周穆王時化人來自西極）又如黃安止（黃安坐此龜背龜三千年一出頭已三出頭矣）如彼禁虎且擊蛟（趙柄能以氣禁虎不動鄧遐斬伏飛[illegible]蛟）又如化風更步水（苻堅將執孟欽欽化風葛孝先步水赴子胥之酌）如彼飛車嘗飛魚（衛叔卿駕雲車而下於武帝殿前寗封子食飛魚而仙去）又如羽生石盡起（魏文帝詩曰胸臆生羽翼黃初平叱石起盡成羊）如彼洞仙驚一夢（雲房黃粱炊未熟洞賓一夢到華胥）又如東海呼千歲（安期生賣藥東海甚久人呼之爲千歲翁）如彼月下共吹簫（簫史弄玉吹簫月下夫婦成仙）又如波中獨用履（葛稚川往來南海太守鮑靚處以雙鳧爲履）斯皆和而不流中而不倚既非如來化缶空言四生十地又非豪士虛聲不知是一是二者也時有日觀漁郎飲於龍宮樵子方且樽開而樂盡人天璣舉而聲盈

歌吹山川遇乎目音響來乎耳既已盡知處士所言更復細視高人所以仰天而笑長揖而出惟時樵子攀衣留止以爲予生於水而託諸山予長於山而寄諸水今者子既未能盡網千巖予亦何能竭樵四海海物不盈山肴安在然而客中之客固可留客中之主良自喜道德在彼亦可在此何以將泛匏樽翩翩高逝惟彼漁郎莫顧莫視乃凴日月以爲輪御蜉蝣以爲羽驟涌巉巖於半天劃成日觀於絶處飄然而來披襟獨踞坐則徐徐言則縷縷顧二子而愀然曰嗚呼噫嘻道高德美如取如携天生地成無盡無遺如二子之答問蓋將惟仙之爲是而非仙之盡非不知夫出世者爲仙其得乎道德也幾希用世者爲人其去乎道德也亦幾希渺茫之仙鳥能盡擧目前之人固可共知生今自能視昝觀往可以知來彼夫道德降而歌誦風已凌夷歌誦降而縱橫世更可悲其所以變而復變者非彼一時而此又一時亦非道德之日非而言道言德者之日非也今將言人之所不言非

東徐甫道入上下經本意

人之所不非不言人之所言不非人之所非非有得於人也自得而已非有適於人也自適而已如不自得而得彼不自適而適人是得彼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烏乎可以爲道又烏乎可以爲德余今將爲天下後世正其道明其德是曰是非曰非何止爲高人處士言之二子其亦可以莫聽之而休識之昔者天地未開渺渺莫莫天元地黃物物則無聲出聲無色生色千變萬化皆與道一然道待人而行人待道而立道無前後人有今昔人皆去道以爲道道乃如有而如無時絕而時得自道絕而德起德出而道寂然則道固高矣美矣非德所可幾矣盡人言道而道常不明舉世皆道而道常不行蓋以道高莫登從從衡衡道美無凴窈窈清清不用爲用無視無聽非有而有無動無聲行如山立影將自正坐如石盤震出何驚水流下順風來上凌光乎日月接乎斗星道無可道名非常名德藏於道道獨成名萬言之半今昔莫更取之不竭與之不

盈望之如在就之未曾高岈爲谷幽谷爲陵得時則駕一舉飛鳴爲聞不用視履生荊四時叟變惟道日與萬物消長皆道生成盈天皆有蔽地亦應怨夫與知婺婦與能凌虛無而遊造化惟不自生乃可以長生方其夢日落懷流星飛口取木以爲姓仙盤昌後能聽以爲名知音希有時共白石飲天酒（白石先生煮白石爲粮飲露爲酒）又與道陵言南斗（老子升玉局與張道陵演說南斗經今玉局觀在成都府）萬生於一抱一而如龍莫就道見乎言無言而枕中莫叩（老子有枕中經）乃出露竅亦遊名山巖背千霜之草谷飄萬日之蘭明光下然夫牛渚（明光宮名牛渚然犀以照水怪）元波曾（古層字）湧乎龍川懷之已盈七十二歲用之何翅世萬秋千桂觀清虛仙客（紫桂觀即仙都紫府）赤宮道德天尊（太清爲大赤天宮道德天尊居之即混元老君）更慕其狀何一非良糜（即眉字）白而耳長音響而目方（八萬歲則瞳子皆方千歲則一日有時而方）豹變霍立鵲起蛟藏襟清止水懷肅明霜赤輪西逝宮中夜允縞月東興坐（即座字）上流黃舉步履已（足文履已）出口天章無爲而化正席飄裳降生之時龍見於堂駕牛而出喜遇周行十步而下步武之者名曰地仙道德是藉如

喜關尹名

此言[illegible]引之厄　此爲人真道士在世女許由上者也　此言又成五利之非　此言人在自立無所不成

御風於白日亦飲露於子夜自無而有樂天行自有而無觀物化言乎犛鱗則未盡從（後宮從黃帝升遐者七十人餘皆攀）騎而蹟言乎過海亦莫能駕（始皇於海中駕石橋出三十里而橋陷同僅登岍從者皆溺）又有取一粟以藏世去千葉而復歸孤渚蘭風坐久而不知中山桂酒飲少亦如泥視之不見可爲曳聽之無聲可爲希天長地久日往月來無知無能如赤子正人正己樂幽棲遺世而寂處處乎寂而世共徘徊絕物以攝生攝吾生而物在襟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亦莫之爲而爲是以中道而立天下莫能之望道未見須臾不可遺下而託名道士繆曰仙侶前赤羽而後元武東蒼虬而西白虎不謀斗粟不成尺縷藉口凌波空懷仙露名動一時聲震萬戶虛前席而不處造洞宮而盡與將以爲步斗可以高舉赤章可以飛御吹呼可以上訴黃白可以驟取烏知夫遺萬有而莫顧縱一毫而不予且夫七尺雖細亦一小天十方雖巨可在目前成抱之木秋毫生焉周天之步出戶起焉久之又久落落仙仙白雲元和（陰真人鍊成白雪黃芽之丹元和先生有五練生尸之符）洞壑

安閒（即閒字）赤松黃石道侶翩躚寂無可寂元之又元良以可道非道上德不德天山渺焉一葦巨壑如橫一葉日南而草鬱木昌長夏而霜元雪赤曾見窮巖波萬頃更觀海水不盈尺有如斯之變化亦焉往而不自得然而爲我之見不可用爲安世立人之則臨御之方何可問諸谷飲陵栖之客所以黃裳安適應不兼無縷之天衣旌蓋前呼又何需泛水之桂旗黃派在中仙酒不須攜清音在御天樂亦如斯獨不見夫羨飛仙而出海一去幾何時用方士而罔（古網字後加糸）言日久且生悲也哉是以尊德樂道之主用人而不爲人用順人而人爲我順以下之目視則明無不盡以天下之耳聽則聲無不震如駕安車而行未嘗攝履而千里莫問泛扁舟而往不知泝游而滄波不困者也且人有行而恐動其影步而怨舉其武者橫行而影從縱步而武侶將以爲行驟斯絕步徐而露也竭盡其方終不能去不知夫潛幽以休影安坐以藏武其無識也蓋亦甚矣人之各自是其是且各自是其非共

非人之非且共非人之是不知夫自之是非人之是也自之非非人之非也不如是耶予言如是如是予又烏知如是之是耶非耶況乎言者不知知者不言飛不能藏海潛不能掠天動則喜於成物止惟慕乎懷安各適其適自然而然亦不可爲白黃何可爲元德薄恐從風而皆薄道尊雖日用而獨尊如道而可以言取何不取諸前人道而可以言與何不與之後起所以惟危惟一能盡天道人道而不能與之於子喜哉起哉共叢爲明爲良亦

止於各成其是而已且夫人我之間去取之處可以取亦可以無取可以去亦可以不去既未能前知又烏得自主木之良者適人用是斷是尺則爲所去者莫得而前知也水之清者供(與共同)人飲盈杯盈琖則爲所取者莫得而自主也一水一木且然而況乎我之去取夫人與人之去取乎我也哉今夫魚不見水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道不見得日在天之下而莫飲其和時處地之上而不知其德人之於道未嘗非二何曾不一如天地之相去而自

得其得亦得彼之得上下之相反而自適其適亦適人之適者也予何言哉予何言哉苟以予爲不然予亦將去危山之鹿鹿順安流而休休駕木蘭之棹槳登松桂之方舟且反龍宮而長樂挾樵子以遨遊東海海爲酒休言去留南山山託杯豪飲千秋何須於德而正其繆於道而更爲謀人以爲高人可託山中相我方歎空谷何時出幽人以爲處士將爲月中客我又恐滄江日就下流悄人世之不知止凴造物之是與不[illegible]天在西而不盈地

在東而未周且嘯東皋亦步西疇踞虎豹而安盤谷泝星海以接斗牛惟與逝波而汎汎瞬目而游行乎十有二州一聽大高山流水之士懷德而莫揭其藏適道而不知其狀者視茫茫而景(古影字葛仙翁始加彡以別之)滄滄中夢夢而色行行就不可俯攀不可仰影響莫窮前後休望上下四維皆不出我之網而後浩然長往也哉斯時滄江處士空谷高人驚而羨樂而從自歎夫長逕滄江未嘗接水下潛龍又何知仙山樵客縱飲蛟宮且怨夫窮栖空谷不曾見

東望孤松。靈岩寺有摩頂松，元奘西行後枝頭向西，及是年歸，枝枝望東，出大唐西域記。又何知武陵漁者久託空洞。音同，淮南子曰天地鴻洞，空洞一作崆峒，又作空同，廣成子所居。爲谷亦爲目、自道知其雄，乃爲物所物，不得空諸空，從今共望漁郎於日觀，各餘喜色，又生恭，與共同。不禁起舞而步、爲道藏之歌曰：道之不明兮，四顧蒙茸，道其不行兮，在西笑東。羅如藉者望長安，長安在曲笑而東故然詩。道岈未登兮，既悲夫窮道之斯行兮，又不知其所以終，而今而後兮，視天非夢，[illegible]非非所務，周公不復夢。得未曾有兮，震落開蒙，盈虛方之明月兮，往復如寄清風，道德何高，何美兮，乃

不出乎赤壁二賦之中

曹十經曰：繩規尺矩之中，具有筆歌墨舞之樂。道德南華，家絃戶誦，莫能賅備，然可斷章成篇。斯作變幻靈動處，皆以起伏呼應出之，所以神理融成一片，非面壁十年者不能。

嚴徵又曰：寓言質言，洞洞屬屬，莫可端倪，玉局所云落筆縱橫，盤迂汞文，覽文心庶幾似之

范筠溪曰：管神通善書二人以金壺汁佐老子著道德經垂十萬言，更除繁索存五千言於世

我友徐子十峯以坡仙赤壁二賦[illegible]百十有五字集爲詩賦已成，手軸一[illegible]之琪草瑶苓，今復集字著道德篇，示我話小范大議論不窮，有類乎淮南之原道，參同契之法象諸篇，則是坡仙二賦，即徐子之神通善書也

朱黃輿曰：隨機引喻，則逼真南華一意，卷舒則酷似鴻烈，問答則七發七啓之源流也，聲調則三都兩京之典核也，重道不重德，正與柱史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禮者忠信之薄等語相吻合，非讀破萬卷，豈能道隻字

卷之二 前赤壁賦共計二百八十二字

集前赤壁

雲間徐基宗瑱氏

送友北上

縱橫七章中目能一世空觀光酌桂酒登籍駕仙風州里惟生美襟懷自不窮長安盈舉子子又萬人雄

偶寄

不羨千夫長安能一世雄南州懷世德東里樂清風海潛舟曾泛天空興不窮此生何所慕山色有無中

元旦

星飛踰未盡夏正樂方來共酌東風酒徐樽長者杯（屠蘇酒先飲少者後飲長者）

靈隱山前

遺下仙人洞飛來海上山水聲流不盡樂矣在此間（賦止二韻）

漁父詞

光武飛登惟將將子陵長往赤仙仙世間不少漁人侶何用星光上屬天

獨樂歌（賦止五韻）

鷗飛在我上魚潛在我下枕月美清秋杯水消長夏世慕盞無窮子懷惟有且可以與人樂亦為獨樂者變更在目前悲笑何須也

寓言（賦止四韻）

寄懷懷莫倚不飲飲天和知音今未遇漁樵共一歌潛蛟今未化魚蝦共一波樂天惟有白籍也泣窮何

檃栝前赤壁賦

南州有桂獨凌秋露白橫天望更幽萬物盈虛遞造化一生懷抱託蜉蝣清風來坐（座本字）知無盡明月臨江空自流逝者如斯今莫問蒼茫赤壁笑曹周

赤壁寄懷

遇目縱觀惟自得子懷鬱困且無窮孤舟獨泛于江月斗酒長歌萬里風桂在秋山人共羨蘭生幽渚色皆空安危不寄漁樵客枕上仙遊一瞬中

鏡湖吟

西子今安在惟餘響水流波飄千頃月杯泛一扁
舟過目成絡色登山渡絕壁問天而鳴鳴笑歌止
自適前者白樂天亦長遊此川何以邀遊侶舉世
誦蘇仙蘇前既有白皆屬觀魚客託賦在詩章於
今且籍籍籍甚餘光喜縱遊悲哉瞬目是千秋月
明盈我枕風清吹我襟清風明月我上下共登臨
人生如寄亦如露遇此不樂將焉慕我將慕夫樵
莫往莫來興可消亦嘗飛舞憑陵出洞壑挾抱何
嘗有一毫我將慕夫漁非我非魚樂自如不須絕
流竭取潛藏物羨得臨江不在魚西山山色亞登
蒼東海海波更茫茫山海蒼茫皆浩渺遊子悲懷
亦不少

題赤壁

月光如水水如天水月光天月在川東風不與周
郎用江水何能物盡然（九國志吳渭陽十二年冬十月濟東瑞之揚林江水中山火可以然物）

客有吹洞簫者

歌得秋山風月清簫聲一一和歌聲風吹萬華飄
餘響月倚孤舟出更明嫠婦有懷悲莫訴怨夫無
侶歎空生嗚嗚如託幽蘭賦縱少知音耳亦盈

懷友

樵海漁山惟自適樂天襟抱不虛藏相知皆可來
千里懷友無如各一方長夏臨風悲寄客中秋得
月羨清光詩成且盡樽前酒消長何須問上蒼

征婦吟

郎出正郎襟郎戍莫能禁千山有何侶萬里將何
遇郎往興方雄於今音問空長夏天皆赤中秋露
又白槊舉兮舞橫斗擊兮更明風悲兮聲清枕孤
兮泣盈望夫夫望兮望且竭望江望海兮望明月

題扇

波光萬頃駕扁舟絕壁橫天挾客遊詩酒笑歌今
且在一如江月共千秋

悼内十韻

是月觀音生哀哉卒吾婦長歎接滄江悲風和泣
露如彼各飛鳥孤飄絕其侶如彼不瞬魚萬頃橫
波泝舉止未茫然色笑將焉屬物化固千秋蜉蝣
寄一羽困窮雖自安所如又莫遇餘響在遺章懷

之成鬱葱門大天蒼蒼憑虛無可訴逝者曰仙遊
子荆空託賦

鳩守

露白秋清羽更雄哀聲下上月明中縱橫變化皆
成一夫戍天山音獨空

品茶

挾取清風七碗來水聲魚目共徘徊相如縱有盈
樽酒更喜仙盤露一杯

悼内

孟光如友且安窮能武幽間（即閒字古有間無閑閒字）何驟終孤
枕自虛來夏月盈襟莫訴怨秋風悲歌不出詩章
上懷慕長於山水中縱舉匏杯無喜色一生萬有
盡成空

儀九内兄還居和十蒸韻

棹舞舟飛江海凌幽蘭蒼桂適相憑千山樵客來
仙洞一葉漁郎泛武陵羨子有詩且有酒笑予何
德亦何能光流西壁如星斗安世遺風今更興

感懷

西山樵侶憑消長東海漁人樂縱橫棹槳擊流知
客駕桂蘭歌和得詩成江天浩渺匏樽泛月露滄
茫洞壑清懷抱能無悲既往遨遊惟有羨長生

小飲吟

我飲不在酒我歌長窈然飲水亦破鬱歌幽自樂
天清風焉用來盈坐明月何曾獨在川終南上客
人皆慕一往孤懷安羨仙

賀汪釣笙六十雙壽

秋月秋風人共適風前月下來仙客仙客人間各
一周桂月風飄桂子秋襟懷千頃藏明德郎星操
武盡風流接武清光（唐汪濆字清光）如山斗寄籍於今得未
有能詩能酒白樂天無慕無懷孟浩然周南窈窕
流餘響長枕和風則友焉立德遺安子所獨魚蛟
變化在瞬目瞬目秋山山正清萬川流海海不盈
南山酒海千杯舉東海仙山一葉橫東海南山皆
可詠仙山酒海曾相共適今蘭桂正秋風嫋嫋簫
聲秋月中樽前秋色長歌舞千秋舉酌更何雄

賦得赤壁皆秋（賦止十一韻）

秋風興。秋月明。秋月臨枕荆。說文云作枕用金荆秋風飄旗旌。中秋秋孟令秋正。秋江秋泛樂秋成。秋桂秋蘭秋葉盈。秋渚秋山秋露橫。秋水懷秋秋興清。秋賦悲秋秋怨生。千秋秋色與秋聲。秋波一瞬秋光更。

貧婦詞

立窮坐困是徐吾。空羨餘光壁畫無。月上海天如一色。虛能生白在須臾。

題桃源

空明一洞天。空明洞天在趙州治廨內更是有山川。為問今何世。

挾樂亦登仙。

赤壁篇

何山不有壁何壁不有色壁則亦是壁此壁獨成赤我何取乎赤白可造乎赤赤不更為白蒼烏間色不如赤我何慕夫壁人畫樂乎適遇壁如有得山陵洞壑無如壁遺籍藏壁中樂聲出在壁子虛烏有壁立成秋聲託賦聲盈壁我亦惟知賦中壁我亦止賦壁中歌壁間色赤今須問上窮千世更風波周郎臨壁御曹雄然畫舳艫又然壁赤羽赤旌空壁來飛赤飄舟舟共擊何須舞槳赤成泒止此東風可憑籍壁危風順赤方然赤風飛壁壁變色赤窮成卒吹為魚赤將赤中懷孟德孟德目曾空一世赤江將美烏江客赤無遺縱獨縱曹縱出赤來亦莫適東西怨望赤盈前赤人露枕悲狼籍哀哉赤子萬餘千須臾盡化波中赤縱能更赤變江山壁上赤光洗不白客遊望赤誦武成江東倚壁人安席於今壁既赤千秋赤在物中皆可核赤夏生萬有赤德正衛方赤仙淩赤水赤烏飛赤光赤為空盡兮說文云空盡無物曰赤赤地千里不可絕赤為無物兮赤波萬頃不可竭赤也鳴歌繆且長壁山樓赤接天章千山壁蔽千江屬壁枕江泒赤渺茫我今未能破壁飛東壁星光光又稀藉此稀光遊壁下烏知赤白是和非

偶成

蘭渚幽人寄。孤山怨客登。清空露未下。窈窕月將盈。逝水千江泛。虛舟一葉橫。予懷渺無盡。歌舞自相生。

蔦蘿榭讚

挾客露坐欝蒼蔽天天生羽蓋蓋我地仙其色則一其縷盈千色能清目縷皆上盤方之匏葉有餘美焉間以星明赤光自然抱下凌上以危爲安寄生之屬惟此可觀如泛波中如舞風前歌笑於斯月出橫川

其二

孤生不長有倚斯昌凌空上出相繆爲章地得空明天爲渺茫星星間赤飄飄可望縷盈不絶盤周而藏其用幽潛其色東方風泛秋波月破清光露立獨造露飲共嘗樂寄其下何人不將天然羽蓋欝乎蒼蒼誦曰蒼耳如盤（蒼耳即卷耳叢生如盤）夫須爲席（薷本字夫須即南山有臺之臺可爲簑笠與席）物各有長我無一得子安寄生我何憑籍子以橫行我窮莫適子能侶萬我惟抱一子露赤中我懷未白於是樂其美觀旣而哀其變色又爲之歌曰秋露清兮秋月明方且喜子之獨成慕子之長生秋水盡兮秋葉稀亦將如絶羽之不飛逝水之不西瞬目盈虛皆有盡人何耳順不知非

壽楊屺園太叔翁七十

東山人望望山東（公居泰望山之東）更出蒼生望不窮長美襟懷如海月惟知世美在清風飛旌露羽凌江上（淩江南雄地名）桂酒匏樽蘭渚中喜遇千秋歌下里德星接武晝詩雄

其二

南斗長生稀有之盈盈喜色既如斯虛中自有仙人侶世德惟懷子我知蒼桂幽蘭清望是歌風舞月樂天爲友共（恭同）盡屬東山抱如和蕭聲各賦詩

又和儀兄遷居

蘭舟一葉泛滄茫潛德幽人無盡藏西望長安懷世友東來徐辟美餘光仙風獨抱如扁鵲客坐（座同）盈樽是孟嘗流水知音非絶響子歌下里正周郎

悼内周忌

人間盡物更長夏幽坐（座同）何曾酌一匏羽化不須共粟水天風爲酒露爲肴

怨歌行

月盈惟在望水逝未曾西烏生子兮可倚獨絕侶兮焉悲獨猿屬食猿而無侶獨叫一聲魚有目兮不瞬蛟無羽兮能飛牛何飲上不飲下鵲非知往且知來出淮南子鹿得七星爲仙客唐明皇於芙蓉苑中得一白鹿有銀牌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爲仙客又漢明帝時荆州鹿角有七星符狼能徊回同望更前知狼喜還顧又草木子云狼卜能知孤虛蛘蝣不上山而自樂蛘蝣戴盆不能上山出易林蝦目止寄水而何危能能獨立中皆固能熊屬獸中獨能故謂之能骨節中皆堅實足似鹿蹄立焉焉古燕字秋飛往又徊回同正非希有長飲羽正即鷂鳥小而疾飛極難射故畫於布侯中爲的出禽經希有崑崙山鳥名南向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麋爲鹿屬自如之蓋灑可縱千江以上泝亦飛將橫萬里而南爲羨造物之無盡哀吾生之如遺登絕壁兮安所得酒臨清流兮未能賦詩天蒼蒼而莫問世浩浩而知稀雖彼懷而此慕皆人是而我非

黃兄爲予作序賦以答之

蒼蒼者桂其葉盈兮我懷之子來歌清兮來歌清兮是以有德星兮　蒼蒼者桂其葉昌兮我遇之子惟其有章兮惟其有章兮是以有光兮　蒼蒼者桂在彼中陵我樂之子七章縱橫七章縱橫一舉飛登　生之生之之子明之成之成之之子能之維其能之是以憑之

蒼蒼者桂四章章六句

贈儀兄遷居

之子于東臨流自適里曰安昌安昌里屬棗陽縣界秋空月得飲人以酒懷人以德彼往此來坐中盈客　如蘭斯幽如桂斯飄適彼樂所舞羽吹簫既酌以酒更將以看有容有客與子遊遨　鵲飛于天魚潛于渚襟藏明德託歌且賦在水一方蒼葦白露既遇之子我懷則慕

之子三章章八句

廻文秋興

仙懷獨寄得風清白水秋江泛月明千縷波盈光渺渺前川在望酒飄旌

其二

遊遨共適自清幽月上江盈渚水流牛斗橫天飄露白舟孤泛竪萬山秋

周忌悼內賦此四韻

色笑音聲如在望遺風空寄一旌飄仙盤不藉人

聞露月桂常共天上憑聞縱幽明悲擊枕飛登夫婦羨吹簫星臨亦既周牛斗夏往秋來鬱未消

遊呂仙祠

風流人物寄山川聲色皆空自浩然盈竭止憑江上月飛潛各得海中天千秋歌舞今焉在斯世生成遇目前樂地懷安如中酒吹簫能不羨登仙

十峯集

卷之三

集赤壁

雲間徐基宗項氏

元宵

東風吹得笑歌聲。此夜烏知不禁更。舞出蛟龍和月白。行來鶴鹿共星明。淩虛曾有遊天子。葉靖天師駕虹橋於殿上同帝至廣陵觀燈後廣陵守奏是夜天仙見空託興能無賦美成。周美成有元宵詞、千縷光中生萬色。予懷渺渺一樽盈。

鶴

松間當露立。萬里自翩躚。月羽從來白。霜衣可變玄。怨聲驚絕壑。舞影見長川。滄海曾橫翔。歸時歲已千。

集唐

山行落日下絕壁。人攀明月不可得。華岍漁歌月泛江。江月去人止幾尺。

又

秋露清風歲月過。何時携酒聽高歌。漁人相見不相問。登山臨水復如何。

予鄉居巢燕十年不來矣、今春復歸故巢、喜

疇昔落泥處。巢空今復歸。棲時共黃口。舞去動烏衣。堂寂和音細。風高掠水稀。蹁躚良可樂。能不羨于飛。

席間觀舞

共樂杯盤舞。衣羽復歌宮。蹁躚鷩立鶴。俯仰見遊龍。泛泛波中影。飄飄席上風。來觀時已暮。縱飲與方雄。

春郊和友得又字

景美時亦良。登臨惟恐後。屽草乍生黃。渚蘭飄露久。日歌聲出谷。聽之酌斗酒。雪消日正和。耳目變萬有。松風吹我襟。山川周以繆。高高復下下。四望何須驟。昔者武陵洞。樂哉子與婦。何以網魚人。獨得來洞口。薄遊生長嘯。疇其懷去就。此間俯且仰。將為往反又。

夏日納涼

萬木蒼蒼赤日臨。草堂一枕更開襟。雪山盈尺知何處。魚見鳥棲樂不禁。

鄉園客過

蘭友來空谷。時良景更和。攀巢觀日落。枕石聽漁歌。風細千松葉。月流萬頃波。惟知泥飲樂。莫問夜如何。

上張大文宗

西安人望惟安由。七葉流長葉葉昌。萬壑千岩能得木。十間與閑同一顧莫留良。南宮桂籍登壬戌。谷水渗風挾雪霜。名下無虛今網盡。蛟飛鵲起仰龍光。

鄧尉山還齋上舘和韻三首附刻

風飄落葉響秋鷩與起幽懷徐子名客夢黃泥山月渺鄧尉山有黃泥煩詩歌赤壁夜光生南州美木高天望東海潛鱗破網行目斷蹁躚日下寉長空時仰一飛鳴

星飛烏鵲影翩翩此夜秋風仰道玄叢桂小山詩赤壁半輪明月寉長天懷人在昝曾攀斗歸客空餘歎逝川一自披毫無盡藏扁舟何日草堂前

徐陵此地昝來遊留時赤夏去時秋今者清秋共言昝酒興詩懷潛與白知音自不從時變赤壁遺

響舉毋羨開道（與導同）夢影喜天龍無色無相更無空
東望有山山有虎（本寺開山始祖道號義虎今有義虎講臺）校正須藉周郎
顧戔戔光明高曾曾（層同）相輪風動聽憑登鶴放一
舉可千里（鎮中有鳴隺橋二陸放隺處）斗辟四周亦千歲況有開堂
日月長波凌仙子木蒼蒼良友相得托彼造嘯歌
倚和應不少臨流洗石復開毫松雪星章未盡消
遊方屐破泥黃色曹洞諸巖雪夜立（予始自癸亥冬月參訪鄧尉夫椒以
及浙中諸名勝）坐草歸兮懷小山（因有書經之願前歲夏間始歸）仙宮叢桂不須
攀睡驚葉落飄時暮天半飛來白雪賦南州高士
之清風誦聲響接幽明用（古韻字）

宋明府（弘業）次韻之作（附刻）

有客友麋鹿高風接斗牛放懷凌上下託興在清
絲天地空杯酒山川寄葉舟何須臨赤壁良夜縱
遨遊

吳子滄雪（江濤）徵蘭大喜依韻奉和（賦止四韻）

鵲起光前德留餘後自安高山今共仰周樂昝曾
觀行且攀宮桂懷我賦夢蘭日長惟顧復喜色舞
杯柈（盤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

題吳子滄雪行樂圖（賦止五韻）

披襟踞坐飲天和洞豁清閒日日過石上龍飛風
動影山間隺舞葉生波高懷寄處憑詩酒幽興來
時託歗歌良友共知麋鹿侶無須驚顧問如何

詠妓二首

何時歸樂籍一顧盡風流絕辟歌聲斷行車舞影
留漁郎來洞口西子泛扁舟言笑皆生羨疇悲黃
落秋
笑出歌風起行時舞雪徊（與迴通）驚於攀月桂道是步
天能（即台字）不藉周郎顧常從安石來望仙宮在目如
飲夜光杯（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靈器也）

秋夜（集詞名）

西江月出千秋歲子夜歌成十二時歸去來兮一
葉落秋風高寄獨留詩

和高子查客遊西湖

高適詩襟遇景開余從谷口羨飛來放生魚薄遊
人忻無主荷（即何）飄過客栝水色能空山俯仰風光
且與月徘徊七言賦就何豪縱鶴步松間亦樂哉

縱筆二十韻

千秋觀美留車蓋長樂宮虛寂羽旗（別作壚非詩云升彼虛矣）仰視俯臨皆可託登高履薄未嘗危二南流變起蘇武（詩學淵源圖云三百篇之後蘇武創爲五言體）諸子雄豪後拾遺盤谷寤言只（即止）自得閒堂悄立少人知翩翻裳舞淩波動窈窕簫聲待月吹几（即幾）上萬章止道德坐間巨斗乃希夷山川良與漁樵侶肴核須從幕（即莫）席攜江埠（即步）幾回今夜景星光曾是昔來時桂巖餘粟天然供蘭渚流杯友共醮嫠婦亦尊名下士樂人能誦枕中詩岩廊（即郎）迴雪浮（浮草本作蘇子手蹟）霜露小肆橫風奇水滑（即㵐詩云居河之㵐）出處盈虛浞浩渺行藏夢影莫典悲扇茸虎耳（芳草有八種虎耳居其一）嚋鷲顧松見龍鱗適輿披赤羽車前黃放鶴元明洞口（茅山南洞有玄明觀張元始造）白遊麋巢成烏鵲相呼和網舉鱸魚應笑嘻焉用有名復有姓喜於無遇又無爲幽哉不識惟長嘯窮也非哀休賦噫造化蒼蒼而已矣蜉蝣揖揖（音葺會聚也詩云螽斯羽揖揖兮）盡如斯滄茫仙御歸何處寂莫孤舟任（即壬）所之維石巉巉亦縱步終懷落落且開眉

壽郁子覺關二首

自昔應徐嘯可步東皐寄嘯仰風流登高託賦懷何浩遐物能名興更幽豹在山中藏七日鶴鳴天上樂千秋久嘗松子成方目應兼雄襟横斗牛

籍甚南宮清白聲後人鵲起待飛鳴光于秋月藏皆見坐在和風化自成元鹿遊時能久視赤龍駕去得長生參天共上如陵頌喜遇堂前蘭桂盈

乙酉歲屺園楊先生鄉飲禮成集古字六章

奉和

濬諟川踈覩緜知湫飄叓訛燬糸卽彞舜昰膽蘇覭牧兂衙奧宮昜的眉

夆鳩敃飢詯化犕七長癹反夏戠茐忩連朙玥甝耵谷珍圓籀稽繇畿芦

𧮫豁肖鎧嗷嘐合檑豨東卣鬍亞鰊釗異鱗鸎龘巒宮肅衎釗弜爰匍衡

潭阜熘餘牒諜纋遠取殁棚鑾㡛臺昌曾明㥁佮郲丕雒咨蒉荊圖冘兂

香闌矣旨佡蘸敞兂桼衿褱鈥扈斋

斜歎騷滙匯秖番咼涉帀塒㮰謠空
峕虒匚茁的慄奄乃嵩遡豖愸龢鎗砉㽞㽞㽞同
㕁㑥珏蒜㦤或躳䌖圠

從今

清望從來羲四知流風更託草元畤友于甚樂藏
名姓不道橫宮舉白眉 仲兄郡司馬璞園時年八十七歲齒長於公十有三年林下已久于注恐煩登
降堅辭
盛典
南雄久已寄高旌 曾任南雄府別駕 少長於今復識荊 公自註云介賓皆舊時同學 喜動明堂觀聽者江東籍籍震休聲
登歌用昔鹿鳴章 工歌第一章用鹿鳴 揖降東西四坐光州里
尊爲
天子客肅將元酒問周行
清白留餘葉葉昌歸將肴核供松堂高曾明德今
如在鵲起光前日正長 公自註云先大父曾膺賓禮先大夫年近八十尚未舉行
桂蘭遇目侶樵漁天海襟懷縱所如
萬歲臨江方就問西清有待駕安車
出處方之白樂天又嘗過我和蘇仙巖巖山斗人
皆仰谷水與歌自十千

做怨詩行集魏文帝陳思王樂府成句 并引

按怨詩行即七哀起自子建爲獨棲之思婦而作
予仰思王因成句未足又取諸子桓焉

秋蘭被長阪 被即披 清風飄我衣寥寥高堂上 此句魏文帝
遊子久不歸 解一 俯仰歲將暮出亦無所之中夜起
長歎悲鳴夫何爲 解二 我獨困於今不能歌德聲去
去莫復道行行將復行 解三 行行日將暮卒遇回回
起不知江海流之子在萬里 解四 虎嘯谷風涌口林
不能開 兩句魏文帝 元豹游其下悲歎有餘哀 解五 西山一
何高茫茫非所識出戶步東西 二句魏文帝 潺潺風飄白日
六解 流光正徘徊落葉何翩翩人生處一世光景不
可攀 解七

自題小影

去世爲人影在生曰行樂影藉後人藏樂從何處
託蒼天放我閒杯水消寂莫步月草堂前長鳴和
孤鶴笑問影中人此間樂不樂

題王子調元小照 兩世工書有羲獻之目

高松巨石露坐徘徊觀者羨曰之生之哉

題鈕子式圖小照

盤石安安。清風嫻嫻。小影中藏。翩翩美少。白雪幽蘭。寄其懷抱。黃鶴蒼松。供其歌嘯。巨壑藏蛟。南山變豹。踞坐披襟。天高海浩。

題朱子靜廬小照 景補琴劒書卷、

流水高山。和鳴在御。飛景倚天。長嘯起舞。反鵲游龍。歌詩屬賦。俯仰浩然。江東獨步。

我宗名賢輩出。至理學大儒。首推比部崇祀鄉賢鴻洲公。著述極富。內有信古餘論。及庸齋日記各八卷。尊崇晦翁。羽翼經傳。因稍不流傳者少。得從家茲心在茲處展讀。敬識卷末。

遺籍藏良久。開章危坐披。後天方動處。萬物未生時。周子風何渺。正蒙道在斯。千秋皆仰望。步武自如之。憲副厚源公又為理學名臣躬修實行著餘齋恥言二卷明善東堂詩葉不以示世、

小山招隱 在小赤壁之麓元孫偍所居、

絕壁既登歌小海。虛堂回望見諸山。休言空谷人幽寂。萬壑千巖懷抱間。

躋秋十峰

天地化生。皆成於十。我松之山。獨少其一。仰望東橫。既高且赤。四友攜從。時來遊辟。鶴灘定翁鶴坡緩齋四先生躋小赤壁之秋為十峰、俯視諸巖。如星拱。拱即共、立。美名斯起。鬱蒼在昔。山縱有知。未嘗為德。谷口誦聲。於今籍籍。

扁舟

凌風飛破波漂月。薄蚚携來網得魚。往反未窮千里目。尊前景物盡憑虛。

垂虹亭

蘇詩序云、與泰太虛參寥子 名道潛今人所載、 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置酒垂虹亭上。賦風字詩。按垂虹橋今屬吳江縣。松江府名創自元太祖十五年。先生遊時。尚名平江軍。然小赤壁及普照寺皆有先生蹟像。第不可以吳松江謂為松江府耳。

少游開士盡名流。蘇子來松昔共遊。前世徐安中可是。和歌風月亦千秋。

題十峰圖

蘇子西陵。黃州漢以西陵、士龍東橫。山不在高。有人則名。

無題

處士孤行安寐莫高懷自放寄滄茫南山豹變潛
幽谷東海龍歸抱夜光皎自石間開洞戶鶴於松
下步廻廊(即廊)水波動處魚蝦樂天酒飄時蘭草昌
千歲山川遊化日十洲(即洲)巖渚飲元霜白秋舉網
鱸鱗白黃葉臨皐桂栗黃坐上相携皆道侶枕中
獨得是仙方風吹賦就清風須月出詩成明月章
書遇杯盤盈八(即幾)席俯觀星斗在衣裳縱然爲相
須諆婦莫道終窮不過郎斷岈橫江流泛泛層陵
薇木欝蒼蒼半輪飛影鶖烏鵲萬里從征(正通)戍(成借用)
白狼惟託餘音和窈窕休將浩歎怨昂(仰與卬昂通)藏此
消彼長疇能主興盡悲來亦乃常已聽和鳴響絕
聲更憑閒夢睡虛堂雄豪雖笑襟懷薄寥落應知
況味(即木)長

冬夜

西陵夜半鶴長鳴葉脫風悲夢亦驚千里蒼山松
下影一川白水月中聲高人以飲爲能事浮(見蘇帖)世
非詩莫問名彼美清虛如小有雪舟過去詎閒行

禽言五首

得過且過黃鶺不如我翅非車輪秋風起舞駕非
仙人亦有子和我有裳衣美矣獨步長天未曾掠
滄海鳥用過日南羽破何須悲呼巢中休出戶出
戶恐霜露得過且過黃雀不如我

田婦苦旱

行不得也歌歌行不得也歌歌黃草夏衣赤日過
少婦車水車輪斷魚蝦露出水無波人道有蝦虎
又道是松鱸取盡在須臾惟我空空且託歌昝有
披風今已破昔有扁方今亦無小子嗚嗚在地啼
仰天長歎莫問夫去歲時嘗十月白其如今歲盤
空脫粟何我也不望千石共萬斗我也不詁海白
與龍須(與鬚同)止消龍宮千尺水獨獨飄在後地上出
木耳生落蘇

田夫喜雨

泥鶻鶻泥鶻鶻前川細流流將絕薄暮震響起何
方毫光幾道烏風攝天波立降水天接東岈涌來
西岈葉開口笑嘻嘻二賦何悲竭酒既造歲將卒

十石粟。謀一物。莫如更取(娶同)少小美婦人。日日枕秋波。夜夜抱明月。

貧女

得過且過。處子獨處。困窮疇訴。正襟縷破。荊縞曾賦。鱗衣斗裳。(楚辭云魚鱗衣而白蜺裳曹植與陳琳書云戴北斗以爲裳)成之藉我東壁可顧。光餘日暮。巨萬盈千。秋毫何慕。木蘭能戍。吏光能舞。一無所長。倚月危坐。何不出户。行恐飄露。

征夫

不如歸去。萬水千山無一遇。望者高堂怨者婦。歸去可歌亦可舞。十空詩。烏有賦。何日覩光天上[illegible]車嶢巘。舟風波。世人反復(與覆同)甚狼虎。何如披草衣攝草履。一縷一毫休取與。時良景美方開户。桂月蘭風凴吾主。子不見東里西疇睡夢郎。日高千尺不驚寤。

遊壁倣叠韻詩二首

叩婦有斗酒。秋遊周泝舟。揖客適赤壁。疇謀留休幽。

川前仙翩翻。宮東松蒙茸。層(同曾)陵應能登。龍風雄空中。

倣梅聖俞五側詩

月出斷岓口。鶴立絕壁下。不得與客飲。獨坐亦半夜。

字謎

不言之諷二十七人山橫霜相明去日輪

倣一韻疊字詩

聽更盈明星。行旌登曾(與層同)陵。名與生能成。聲清鳴應鷹。

閨情

户半開時月半光。半山半水半閒堂。半言不露。秋將半。半是懷郎半怨郎。

東坡有和陶詩一百九篇。和原韻也。今余讀淵明止酒之章。因賦中韻少。惟步止字未能倣坡仙百中之一。聊寄尚想云爾。

處士止有潛。乃余所仰止。知止樂其天。止於杯中寄。止酒歌一章。章章止喜此。何止衡(即橫字)斗石。攀之斯止耳。止有二江州。一止一不起。(檀道濟與王弘先後爲江州刺史。檀往候陶。偃)

臥麓士王欲識陶具酒半道間出邀飲陶止行共酌竟無所迕攜核止山肴揖客止破履舉止古趾字周伯溫曰別作趾阯並非止造酒為彭澤令時有公田三頃皆令種秫造酒賦詩觀止矣

東皋止霜黃終南止甘桂安止臨清流止羨中山美去來行止正行止高千世

赤壁無盡藏倣楊升庵九言體

小壁虛危牛斗星光起賦藏六宿正如一粟中藏天地水雪堂曾寄歗笑高千秋龍洞不見飛潛可萬歲來往客皆上岳有巢人知識子為今日無懷子在箚立言白麋同與箚誦莫窮遊歌酌取二賦而已矣

登釣臺謁嚴先生祠

石道巉巖千尺松予今危步揖高風子陵如在安昌里光武曾無長樂宮坐處可觀秋水白飲時更晝夜山空客星終與漁人侶應笑從龍出海東

按先生本傳曰會稽餘姚人也後乃耕於富春山文按南陽人物考曰新野人有古碣可考世傳餘姚恐誤安昌里屬南陽府棗陽縣界有光武故宅先生與同游學

題睡仙圖

可以飛天何就地不須用岳惟安睡一夢如泥木石間今箚幾人知此未古無味字後人借未為協洽之名因加口另為滋味之未

春雪回文二首 并序

東坡老夢作回文雪詩起而續成二絕句一句云夢驚松雪落空巖恰與賦字合甲申正月二十七日及如月二十四日大雪盈尺雖遇東風未消且予平生無夢近於夢中亦曾得句因就蘇詩續貂二首正如夢囈但知夢中詩雪中夢不知詩中韻賦中詩矣

如月雪光飛半天夢驚杳雪落空巖徐歌步賦蘇堂雪餘雪風飄波泛川巖字係原韻不敢更改賦中止有巉巖兩韻因借一先

光生夜飲雪山空雪下橫蘭幽谷中良夢得詩回雪賦霜明雪月正雄風

一韻回文詩 并引

蘇長公既作夢廻文雪詩復作夢雪一首蓋一事兩記也予慕雪堂雪天落成更慕蘇仙步自雪堂因以天仙二韻為一句起結復作回文亦聊以步夢雪一章云爾

天雪落成堂步仙草蒼無色影翩翩千巖白處廻風舞川涌舟橫鷁岸前

蘇夫子有虛飄飄三首、聊步其一、

虛飄飄。喜子橫開網。爾雅曰蠨蛸長蹄註云長脚小蜘蛛世呼喜子飛鳥留覆巢。空舟漂與飄同薄海。落葉未臨皐。天笑星流瞬目過。露披雪舞立時消。虛飃飃。各般與盤同景狀是吾曹。

蕭肴豪三韻、賦中共十四字、即蘇學士虛飄飄樂府、稍變通之、得十六韻、蛇足之誚、烏能免乎、

虛飄飃。閒消消。登高飲危巢。波漂水泛匏。步東皐聽簫。酌天曹仙肴。與蛟海江伱寂寥。漁樵山川共遊遨。虛飄飃。閒消消。我得秋毫亦自豪。

再用前韻、戲為三字遊仙詩、雖音調復變、仍不出虛飄飄之意云、

黃雀巢。仙風飄。揖星曹。馭虎蛟。山海經曰禱過之山浪水出焉其中有虎蛟、杰人簫。傳子曰馬先生能令木人吹簫、桂宮樵。吳剛赤松匏。五經要義曰笙謂之匏王廙洛都賦曰赤松吹笙、白石肴。董威輦夑石為粮、洞觀高。有五城十二樓元始以洞元內觀玉符授李君、庚雪毫。抱朴子曰鹿壽千歲色如白雪、化龍遨。費長房得仙翁所與竹杖乘至家投葛陂中化為龍、下江皐。千霜消。蔚衣衣蓬仙詩曰萬古一方春千甫豈二睽、元波漂。晉庾闡遊仙詩曰南海納朱湍玄波漂北溟、亦可豪。列仙傳曰食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可以豪、何寂寥。

風月聯珠賦共二十一韻、剩一狼字、內用風月各四十三字、餘不重一字、

飄風能扁月能方。風扁出續世說、明月聊隨屋角方、蘇詩、風月開襟小草堂。月色盈盈風細細。風聲姍姍月蒼蒼。千江月出風中涌。萬頃風來月下藏。虎踞龍盤風月久。天高地浩月風長。月虛有影如風影。風動無光藉月光。月闢風嶶需俯仰。風蘭月桂變星霜。悲風泣月休呼婦。斑鳩晴則呼婦、雨更逐婦、待月臨風莫怨郎。莫月懷風風正起。秋風抱月月應望。叅風華月月風寄。岈月巢風風月良。風月四時為我友。月風一瞬可憑相。風吹月蓋。建日月以為蓋楚詞翩反景。月聽風詩窈窕章。月羽鶴名凌風衣泛白。風輪墻頂名、得月酸流黃。川橫月半橋名形似月之半出白帖成風造。匠石運斤成風日薄風烏檣竿頂名就月滄。月客月波歌月賦。風人風洞誦風行。風洞在登綵山後石門磴研清風襲人李白有北風行張湖有江風行相風前道遺風駕。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導遺風千里馬名主月須從夢月昌。后妃主月漢李尋書、漢元后母李氏夢月入懷而生后、枕石披風觀月狀。李后主令宫娘以帛纏足作初月狀、酌匏嘯月和風嘗。御風取月風驚坐。列子御風周生取月入座坐客皆驚遊月仙風月舞裳。上皇遊月歸制霓裳舞露月夜過風寂寂。雪風暮降月茫茫。適今明月清風在。疇不山風海月將。行此詩云何人不將、

蘇子瞻集中有舉網驚呼得巨魚之句。借為起韻。作酒色財氣詩四者。溺與達是今賢愚。率意漫成。比於續滿城風雨近重陽之作耳

舉網驚呼得巨魚。有肴有酒可歌。鳴風高月出松舟泛。木落波興桂客需。不用常杯何止籍。諸阮皆能飲。宗人共集。以巨甕盛酒。圍坐大酌。不用常杯。樂觀人飲亦如蘇。中山一斗泥千日。時復中之疇禁乎。魏太祖禁酒。徐邈私飲至醉。問以曹事。則曰中聖人。由是得罪。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舉網驚呼得巨魚。樂哉歌舞步南徐。詩成宮怨良無是。賦就美人亦屬虛。西子子夫皆娟娟。夜來來夢自如如。東山挾客遨遊久。般樂非為色可漁。

舉網驚呼得巨魚。孟嘗客且歎無車。秋毫既竭惟言少。萬石天然獨羨餘。龍斷不知衡取與。牛衣何以酌盈虛。子荊苟美風千畝。空洞此中也自如。

舉網驚呼得巨魚。周行天地亦須臾。何人出處高東望。有客縱橫過孟烏。光接日星疇可主。浩如江海止憑吾。一生夢庶無時已。蓋世雄風安在乎。

鶴歎。蘇詩也。予喜而和之。

鶴立堂前崔夢孤。幽懷子崔和時呼。翅破裳飄怨視予。蘇仙化託人言乎。昔曾掠海亦登車。更棲松石侶樵漁。今日惟供耳目需。名曰放焉禁有餘。我聽鳴長見步徐。脫粟相將又細魚。蹁躚而去疇顧諸。羽成千里止須臾。道士駕之凌空虛。飛天驚人我不如。

過舊居二首 并序

甲申清明日過舊居。謁嬸母盛恭人。年八十一歲矣。一堂兄弟歡聚。恭人命煮筍烹茶。且曰。浦以東節氣稍遲。往年此時籜龍未見。今春雪初霽。柳葉如眉。筍亦出地。予敬聽言笑。隨吟一絕以志勿諼。

喜嬸母之壽而且康。復和前韻以當嵩祝

時將上巳雪方消。時三月初一日清明。眉葉風飄影鵲巢。更喜龍生今出地。清明客過可供肴。

壬歲南宮名不消。嬸叔寅畏公諱六公同登壬辰進士。鹿車曾共樂成巢。長生無藉如何木。如何木即火棗。又名四味木。子婦能供江水肴。詩美夫婦至孝。母飲江水。嗜魚鱠。遠汲力作以供。

壽楊太翁郡司馬璞園 時年八十五歲

坐擁黃堂名不虛 曾署臨江府事一載 歸兮詩酒寄徐與德留世美今皆羨清恐人知後莫如蘭谷歲時遊雀鹿桂巖風月侶樵漁千秋久屬蒼生望行見宮中駕小車 昭帝以田千秋年老得駕小車入宮因號車千秋

壽外舅萊翁 時年八十八歲

昔時聲望飛鳴起 試必領案 今日鬚眉白復烏就問携來天鹿美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所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穆天子賜人以黃金之鹿 登臨何待化龍扶 與夫同 東川寓目皆蘭桂 羅結一百七歲精爽不衰詔賜東川爲居業 谷水與懷寄酒鱸弟子未能如樂道 李晉卿生二女長配王樂道 曾元四世樂相呼

自題小影

落落乎不識不知乎干干乎何有何無乎飄飄乎如夢如露乎鹿鹿乎亦樵亦漁乎人見斯影一望能呼我觀斯狀疇道是吾蓋將希泥飲草堂之白扁舟赤壁之蘇

家孟冥門都諫東郊新第

清宮下問霸南徐雪白霜明世莫如從駕時觀飄

小蓋 陰興字君陵給事黃門每從車常擁小蓋障蔽風雨卒无除道 回天喜見馭高車西堂夢處詩方就東壁星臨光有餘阜月尊開風景美元戎接武望非虛

倣張正見賦得山藏卦名詩 賦止八卦

谷響朵風震蒙茸草色披臨流知斗絕履石望虛危鶴放良需酒糜遊復和詩千巵登不困觀止我何時

集蘇文忠公詩五首

安流去如飛今來牛渚口清音盈我襟顧影一杯酒坐客皆可人樂哉十日留[illegible]雖有餘今出何獨久披衣起視夜破壁見星斗浩然天地間盧名非我有

西望千山赤東泛萬頃白窈然雷清詩嘯歌方自得俯仰霜葉黃虛明中有色臨流吹洞簫時時出木石不識長者車主人亦是客

仰空慕高飛俯見月在衣露草不可藉得酒未舉杯石壁高千尺臨流亦賦詩清絕正如此常恐來無時丝人方獨夜此地乃有之我生行樂耳將去

復徘徊

高巖下赤日絶谷來悲風中有獨樂者清山石岸東我來叩石户欝鬱蒙霜松以彼無盡景落我酒杯中翻（與反通）然賦隧去自笑四壁空此樂清且放安知歲將窮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空洞叓無物來上東西山臨風莫長嘯坐待月流天天梧飲清露我適物自閒俯仰可卒歲已矣復何歎

追輓外舅張翁

曾悲荆婦逝日覩影滄滄（日觀有文人峯）明德藏千頃滿懷規二方（元方季方也。今謂方伯浙江公諱明正萬曆己丑科，胞弟職方署江公諱明化隆慶戊辰科，爲公之祖）貳車能復中（己卯甲午兩登副榜，皆准貢）七葉更生光樂酒長安肆清言有羨堂開毫臨道子縱步武知章蘭託幽人谷荷（何通）飄處士裳東皐時過從出戶笑相將（思歸笑迎門，見女扶相將，黄山谷句）寉駕應登籍龍川何可望無從見山斗渺矣幾星霜空洞吾安仰（茅君内傳曰：岱宗山之洞，周圍三千餘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天蒼共海茫

薄薄酒（幷序）（東冬共十四韻不遺一字）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飮不擇酒而醉常曰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東坡居士推而廣之作樂府二章予今倣顰其一焉

薄薄酒泛杯中盈盈月涌海東携酒得月客可供月西酒盡與莫窮在昔縱横皆㞢雄凴望山陵無一松登臨般樂夜遊宫於今惟見草茸茸疇識幽蘭蒼桂歲觀二十四時風亦且縞衣荆履高枕潛聽子夜用（古鏞字）寄生爲蒙（蒙草名，即女蘿，又小蟲名，相如賦曰：莵蒙踴躍）休道登龍鶴舞魚遊皆有終（荆州記曰：衡山紫蓋峯時有白寉翔舞其上。甘始嘗以五寸鯉魚投沸膏中，奮尾鼓鰓，浮沉自若。闔閭葬女，舞白寉於吳市，令萬民隨觀，因俱生納之壙中。釜中魚游，見張綱傳）麋涅狼籍我安從（麋聚草[illegible]成涅，狼籍草中，踩躪使亂）與其名留日後千秋萬世也屬夢夢何如豪飲生前一斗一石巨曰空空（巨，豈也。漢書曰：公巨能入乎）

十峯集

卷之四

秋日重遊小赤壁

地以人（晉同　與增）美渺焉各一方荊州固可賦谷水亦為良辟是天然赤草從秋後黃樵風應下上演影自滄茫且往觀龍洞行將步雪堂山清休洗露葉脫復披霜釃酒巖生色留詩石有光徘徊寄所樂登降共成章孤鶴如江夏鱸魚非武昌幽蘭空莫莫行葦鬱蒼蒼今日遊麋鹿昔時踞虎狼不須悲孟德安用笑周郎消長幾千變飛潛無盡藏月明歸棹處豪興與川長

賀友鄉薦（串韻止十四字）

露白高秋日魚龍樂變更四方應屬目萬里驟知名挾抱飄風浩襟懷止水清堂前草不去席上雪長明賦物千言就歌詩七步成斗光能夜識石破自天驚在昔望（平聲）蛟𧏰於今聽鹿鳴南宮將託籍東觀又飛聲杯珓從來住車輪見縱橫曾（與層同）[illegible]良可仰巨壑未嘗盈星海松舟泝仙山桂客行披霜履道里過阪動旗旌舉世羨遊月何人空泣荊如予豪飲者觀化寄吾生

贈黃子若木

昔月黃山谷樂與蘇為友餘風今更見景仰何前後抱道而自適獨步江東久縱橫尺籍間雪月兆所取（音兆）披剷破霜毫細斯是與不虎嘯共龍飛變化得萬有草元寄清虛名流皆過叩相接安以和如飲中山酒悲予惟寂寞鳥知去兮就須白不為郎半生已無婦與懷蒙顧時渺矣望將復遺以下里音良能正其繆松舟縱未駕蘭言往反又驚喜從天降何趐出諸口莫邪雖藏地光明動牛斗凌空千里行（凌空千里馬名）周遊焉用騾

仿滕王閣詩體成句（前賦中字）

凌虛仙觀臨江渚橫槊吹簫縱歌舞槳舉舟飛南海波葦滄壁立西山露風光水色正周遊物變星稀一葉秋觀中仙客今何在寓目長江空自流

張子房

為虎為龍十二州天生逦主遇諸留屬車縱擊疇知影少海從渚獨剷謀問道曾將黃石履成名羨詠赤松遊非如仙子凌波去何用夸光共泛舟

漁樵問答

樵子未歸山出月漁舟將泛水生風二客相遇且共坐披襟長嘯在天空樵者問漁何所道答言曾駕武陵棹羽仙海上共遨遊山中往往來虎豹此子飄然亦託歌世間安步有樵蘇惟見蛟龍出舞處馮夷日日起滄波樂哉各樂其所樂疇能知其所寄託一藏水今一藏山水月山風何寂莫

陶淵明

東皐秋色自幽哉更喜霜黃秋後開斗粟烏能言去就孤松良可賦歸來終南縱步疇為友半道攜看共舉杯處士無懷成獨往江山更姓莫興哀

白樂天

我懷白樂天世世仰詩仙（宣宗有詩弔之曰誰教冥路作詩仙）上能步子美何須羨浩然七月識之無詩章盈十千既成問里婦無有不知焉攜之見顧況驚羨在長安（顧況恃才少所推可白上長安攜詩進謁驚歎所文得人）獨有不喜者開視恐如蘭（樂天不為贊皇所喜每寄詩文緘之一篋劉禹錫請開視李曰恐見詞則廻吾素心矣）生長履道里清幽樂小山方州聽自取（憲宗以白貧聽自擇官請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詔可）高危從不攀攜虞

（御為姻家而嘗字宗閔白惡綜黨人升乃移病免）松陵與天目雄飛亦閒閒（松陵江屬蘇州天目山屬杭州曾為兩地判史）坐歎千人石徘徊十景間浩歌起長歎清音託放言（有長恨歌放言詩）口誦出漁樵如泥日泛尊（自號醉吟先生）有車且安步有舟可叩舷赤鱗共白羽盡在草堂前草堂揖仙客白須（顯本字在顯曰須）皆飄然（香山九老）暮景懷開士（釋如滿）色空如是觀我今希上友舉動何翩翩樂哉七十餘（白七十而致仕壽七十五）飲露得仙盤笑彼不知止寂莫空草元高山良可仰月落在萬川

蘇子瞻

在昔一蘇仙化鶴託人言能與虎豹侶蛟龍可共盤（蘇耽成仙後有白鶴數十集於城樓其一以口畫字而言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來歸咸謂是耽）瞬目千餘歲天道又何元麋（與昔同）山蘇長子姓名起四川草木皆無色詩歌何翅千知友黃山谷亦美為蘇仙（山谷有詩曰風流文物屬蘇仙）高風世共仰後更光於前章成縱且橫出處聽自然可以相天下（仁宗覽軾轍制策喜曰朕為子孫得兩宰相）落莫無怨焉曾為木天士時亦出東安（吳黃武五年置東安郡今杭州府）十里波中岸千巖水上觀孤山問小小鶴放自蹁躚風流何所步步彼白樂天困窮能自固海南寄孤蘭更有

臨泉樂挾客何翩翩浩歌在雪堂明月長叩舷松下可踞坐赤壁泛匏尊於今辟星太辟賦在人間下上將屬和高哉不可攀萬中無一得松江懷小山

范少伯

舳艫潛出轍江流（越以水師襲吳）不洗棲巖怨不休地震天驚須有日蛟藏虎踞幾何秋主方得歲謀安樂人待成名識去留風月東南如在筲可曾西子泛扁舟（列傳不載西子滿舟事故用疑詞）

上方伯劉公

時和喜起樂明良清德遺來後更光綱禁羨餘歲萬石户成歌誦日千章如川出海人人酌惟月從星物物昌正遇鹿鳴能造士應知名世屬襟藏

呈華亭葯邑尊

曾攀秋桂出爲郎明德襟懷無盡藏鶴舞應知清是水烏棲共羨肅於霜和風在坐人人樂縞月行天凝凝光名震江東千萬户長安不日下龍章

寄懷王閣學

能（即台字）星共（即拱字）御自餘光蘭雪（堂名）言懷已十霜東觀攀鱗留日影西清前席接天章臨川正藉松舟用夜飲時將仙露嘗視草德音來鶴禁（前邑呷後特賜視草二字）一堂喜起誦明良

送黃輿朱子舒馭路子秋試

萬里飛鳴此日長天開黃道接爲章蘭風喜得如蘭友桂月將觀攀桂郎滄海無遺良可羨荊山有美自餘光夜來更夢東江客龍虎名登又一行

壽儀九内兄七十

慕予無懷歲可千今方七十須盈前時臨行草如松雪間出詩歌是樂天往籍不遺能上友清言何盡更藏元高風曾羨希夸者長夏虛堂託睡仙

其二（前韻）

甚羨襟藏有萬千不將歌須上車前高人來往無虛日半子攀留有洞天渚水盈盈方泛白草堂寂寂又成元適今七十長如少喜見東臯一地仙

其三（前韻）

如陵如海誦言千蒼桂幽蘭盡在前破石赤蛟潛

呂登淩風黃鶴掠長天道中見道何非道元處藏元又有元化日清歌良自得更能爲我和蘇仙

其四前韻

下里歌成和者千也應自和客樽前縱觀鶴舞風生坐喜聽簫聲月在天草木嘗來名盡識海山窮處景非元幽棲已是南宮侶何用飛輪復羨仙

遊辟集詩經五章

駕言出遊飄風自南順彼長道維石巖巖于時處處于時言言　有扁斯石生于道周既往既來良士休休高山仰止以遨以遊　有美一人在彼空谷不識不知有物有則出言有章且以喜樂　蜉蝣之羽其爲飄風酌之用匏黄流在中來遊來歌何與荷同天之龍與寵同　幽幽南山有夸之行是顧是復月出之光歸哉歸哉何用不臧即古藏字通用漢書加草以別之

懷高山流水客二章集詩經

終南何有有客有客往來行言予懷明德可以履霜如臨于谷景行行止四方爲則　魚潛于渚在水一方彼其之子出言有章德音不已日就月將于以用之爲龍爲光

六言詩二首

樵侶窮巖落日漁舟止水生波適來龍洞長嘯時飲雪堂縱歌爲問其中黃耳何知江上赤烏橫山谷水遊客桂月蘭風主人不羨從龍化鶴且觀飛羽潛鱗雄豪鹿鹿成夢窮放閒閒莫禁

遊仙

西山淩絶辟高高不可適上有二仙客非坐亦非立與我一方石臺光成萬色携之未終日中懷良自得亦既登仙籍何須問黃白宋曹舉肴核嘗之未能識

擬爲六如偈

行成雪山道派中夏化無不化無有高下坐湧千葉光明不夜

如夢

如見草藏鹿驟馬人化魚千秋皆一瞬嚋道是子虛噫不曾擊破遊仙枕萬狀鳥知一物無

如幻

東來一葦西歸一履色空空色有何凴觀音變相
爲此耳
如泡
從水中來從水中去化化生生飄歸何處
如影
萬物皆有侶獨行也不窮時暮應悲寂我西子不
東
如露
仙盤可就酌彼天酒無上正登得未曾有
如電
震驚風浩毫光一道人視天夢夢天見人懷抱
步虛聲 道家所唱備言縹緲輕舉之美
縱望終南秋露清天風吹下步虛聲斯須就枕知
戍誦 司馬承禎方就枕額上有小日如錢腦中出須經聲文靖天師聽而歎美之 十里仙山月正明
壬午九日登小赤壁
秋盡挾霜毫小山遊以遨波生魚出渚露下鶴鳴
皋縱飲懷何盡清言興更豪荆江如在目良友共
登高

男湝和
盈虛止一毫此地寄遊遨木落巖飄葉川橫月泛
皋風霜驚客夢歌嘯託詩豪慕昝扁舟樂龍山興
更高
男渚和
相從攜月毫閒寂寄遊遨酒望長飄谷漁歌何處
皋黃州曾託興江夏有餘豪風景此間遇登臨不
用高
傚蓼莪之什八章
翩翩者鶴飛鳴自樂有懷二人歸於洞壑 山有
虬松其下蒙茸有懷二人栗水焉供 共同 如月十
日四方來容仰止高風以誦有德南山舉杯白麋
昔全 共適顧我復我喜生於色 皐月十二予堂降
生主婦莫莫和順清明何有何無衣縞橫荊顧予
夜誦問月觀星 四方有羨無幾相見四之日生
悲 予母先三年卒時二月初一 一之日又變 十一月初二予父周忌 哀哀二人問視
已斷二十星霜惟有浩歎 相月望前予託生焉
不能成立空誦遺言望我二子苟亦無然哀我人

斯然慕綿天　南山寂寂飄風鬱鬱人仰高堂我
獨不卒　南山可主飄風可御歲時歸來音響如
遇

與友同舟軌綿

逝者茫茫安寄哉幽藏一望一徘徊悲歌能和凌
波棹竭飲馬消飛羽杯水抱山盤龍見處風清月
白寉歸來千秋今旣如陵固爲賦登仙莫賦哀

渻渚兩兒服闋因書以示

月過二十七悲逝非一日色笑徐以去遺風莫可
識哀哀縱呼天順時亦有卒顧復良無已能不懷
明德望子以成名惟其窮往籍從此得觀光應如
彼桂客獨予嘗顧影徘徊自飲泣風吹萬川泛月
落千山寂景物盡幽然在今已非笞蘭生人共羡
也須知自立天道甚茫茫不知安所適

泖湖秋泛

松江諸水何者清惟有千頃止水水草横四顧小
山知幾處安流震動棹歌聲東海東江自相接渙
郎舉網從不絕薄暮落落斗牛光七層泛影見明
月馮夷挺舞正秋空孤渚湧出滄茫中游龍茸桂
蔽尺地更造南海水月觀音宮一葉之舟木蘭槳
叩舷高駕驚波上東西去岈十里餘虛襟浩渺來
幽響我今適興哀行休魚蝦寂莫不知秋盤龍白
鶴亦二水何如此水可遨遊洞壑與波葉已脫與
客放言疇和答彼美人兮未嘗懷鱸魚且酌盃中
物行葦蒼蒼天一方高松鬱鬱木千章渺寄蜉蝣
於造化窈窕登臨何盡藏露肅霜清歲將逝遺世
飛淩羡仙子一日無過十二時閒消半日乃良士
枕流洗耳潛姓名周章掠美歎無成惟友秋水秋
山與秋月呼友長嘯天風生

遊亭林寶雲寺

上方清寂地獨羨顧希馮孤坐松聲震虛堂月色
空星霜千歲變里落一州雄懷昔風流士遊觀與
不窮

友人徵蘭之喜戲集毛詩以贈

維鵲有巢肅肅其羽之子于歸德音不已　之子
于歸其從如水見此良人旣曰得止往來行言亦

既抱子　美目清兮小子有造雖無予之顧我則笑日就月將行彼周道　四方有美且維彼其之子其嘯也歌懷哉懷哉其樂如何

慧曉舅兄春秋七十有四集赤壁賦字以壽不自知其布鼓雷門也

降生人日地行仙風雪山中孟浩然安毋自能安化世樂天良可樂光天詩成七步名高矣賦得千章美盡焉德望於今疇是侶時和歲歲誦尊前

其二

人日歌詩寄草堂羨今七十四星霜遺風應待飛車駕（遺風千里馬名奇肱國能造飛車）斷水能留落月光（越王采金成八劍之精一曰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曰返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賦物立成方就坐（張純張儼年少多才往見朱琚琚曰爲我各賦一物然後就坐皆立成）清言徐聽是周行名流共仰爲山斗如答翩翩美少郎

拙刻呈正宋明府次瓚繆承賦詩許可集字以謝

玄言驚四坐之問得攀留白雪天山降雄風谷水流音清良可樂興適自能幽何日携尊酒更從壁下遊

壬午中秋後三日退園張治中載酒顧氏園出近作有和楊別駕屺園夢中得句爲訃聞望驚秋韻因集字奉和

歲餘餘夏月月望驟驚秋嫋嫋風將起飄飄露未幽東山寄杯盞顧渚羨遨遊四美良非夢霜毫光斗牛

張治中退園（果）次韻之作（附刻）

久羨徐陵望相攀樂桂秋放歌凌浩渺懷抱自清幽携酒來明月扁舟託夢遊徘徊挾仙侶所見目無牛

其二

主客東西處有懷白露秋道從人共適興與地生幽行樂須知己開襟復夜遊霜皐一起舞日落見歸牛

小赤壁懷古戲用虛字

今者遊焉況不孤壁乎雖小樂于于斯之所與山川耳而亦能知水月乎縱曰時哉應有幾如何影

也且爲無松耶歌處曾非昔可是雄風已矣夫

文學黄若木兆森寄贈二十韻附刻賦止二十二韻餘雖惟二字

東海雄今日南州高一時幽襟如放鶴潛德共遊麋笞歲從良侶扁舟相問遺星堂曾過挹露酒亦留醲前同舒駁西焉兩兄遺訪荆縞方歸太山川復間之惟憑吾友往得訢美人知頃反松江棹携來赤壁詩舒兄以尊集見餉詩文詞賦皆集赤壁賦字幾於天上落可是洞仙爲寄樂須呼嘯言哀也賦噫斷章攀以乃所以乃莊子內篇中句法細縷劃之而之而顧氣也見考工記出色皆飛舞流音半笑嘻蒼茫驚座客

寥悄泣窮嫠起草成蘭雪開毫畫桂夷歌餘秋變化誦久夜何其歎慕空生羡徘徊鬱自悲亚聲嘗寂莫此道恐孤危牛耳將安屬龍鱗藉子披有兆能動斗甚武且登旗黄石雖無識徐陵喜在斯月明西望處應託順風吹

姓名詩

蘇章後漢人徐則隋時隱逸日休皮日休盛唐人焉高適盛唐人清江中唐人僧時道玄盛唐人西皇姓吳萬里一姓楊一姓江一姓程宋人千秋姓車山鄂蔡俱漢人姓凌唐人名在昝夷吾晉惠公名管仲名又前漢人姓趙姓謝子美唐杜甫字宋蘇舜欽字姓非前周觀魏人周處晉人能安世漢人姓張何武前漢人何曾晉人不樂天中唐人姓白無可中唐人僧羡之劉宋人姓徐且藏用前漢人姓莫唐人姓盧石黄山谷宋人下赤松仙神農時人

節孝鄭夫人二十韻賦止二十一韻借用章字餘狼相二字

吹簫笞侶斷甚歎我來章節孝爲文學高來章夫人抱獨如高適于歸友孟光巢成知順德輪御羨仙郎牛耳詩名震鹿車婦道良和鳴相夫子問視接尊章今作嫜桂長固應久蘭生乃未昌呼天已莫應絶立粒通更何望渺矣流波逝悲哉去日長清明凜雪月怨慕識風霜寄託從今巨孤危此後嘗山川曾今作增寂景物

盡茫茫非匪同石亦非席縞衣復縞裳玄宮安羽化赤地起幽藏中正斯爲則襟懷各有行匏杯盈上客旌扁俗作匾出東方聲動明星里里名歌登世美堂堂名餘哀馬藉白共喜遇飛黄舉止人皆仰誦言疇不將留夷千歲鬱谷水四時滄于姓奐龍變無須叩彼蒼

葬妻舊阡即事二律賦止六韻餘一襟字

一從去世笞成今壬歲蚪盤應在壬壬午臘盡日啓壙前盤赤蛇一青蛇二頭皆北向塒雅云蛇盤向壬信不誣也歸藏何知武露降臨窆日適逢甘露降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末

均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弘武飛星又遇谷風臨是日立春天上諸星各飛坐位又值東風山披細
草蒼蒼色壑震高松㛹㛹音虐音四德無遺良可誦
如歌如泣莫能禁

其二 賦止六韻餘一幾字

荆婦藏幽我曰歸凭虛來夢是耶非清波茸草天
然得山地四周之水獨清水中荇藻隆冬亦盛化日和風毋所稀人坐行舟驚
岍動月臨流水歎星飛明堂枕藉悲歌飲時寢處晏會於明堂殿中
脫盡今生如雪衣

疊字誄詞

山盤盤盤草茸茸茸上聲逝冰滄滄悲歌洞洞溯溯
生前色色可風撫風切詩云穆如清風協誦履困安安竭而不空臨
震蘇蕿蕭而無恐婦德婦言言中行中美非掠美
用不自用歸山歸天長夜長夢前呼後邪爲尊爲
從作用切音仲尊卑皆用力也鬱人方相方良盡縱周禮春官鬱人及葬共其祼器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註云方良即罔兩縱去也昔者聽變止道不動夫子與老子助葬於黨巷及恒日有食之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鄭註曰恒道也變謂異禮也出禮記今遇良時天酒出共張華註神異經曰天酒甘露也蒼蚪赤蚪見而復從才從切音衆放之也化日景星何荷同天
之龍寵同哀子哀哀行行泣涌遺響遺風可悲可誦

擬墓銘

仙御茫茫長夜寂寂無成有終於焉是適細行細
名洞今洞昔二子哀哀有懷不卒藉以安焉玄宮
七尺無不之也夫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出檀弓凭乎四德良
人之言亦可劃石

楊用于文學像贊 繪僧伽像

山耶鹿友水耶漁郎詩耶子美酒耶知章望之蒼
蒼就之堂堂視履中正物我和光毋道是上人之
色相余以爲高士之行藏

題文學楊裕文遺像

虎觀木天清德毋世接武聲名屬在之子空谷蘭
飄驟爲長逝今仰遺風翩翩良士天與休明虛彼
盈此自後日昌固應如是

阜月二日儀九内兄招友小飲予亦半東適
以他冗不與明晚始見即席賦詩聯句諸
作始知座客爲相子桐陽瀛愷昆季趙子
有章朱子黃輿不覺見獵心喜因依韻集
字率成

自問詩非曾子固（彭淵材嘗恨曾子固不能詩）烏能更上東方虯（錦袍先賜東方虯後之問詩更愈遂奪付宋）長安名動將千里下相人懷幾十秋斗酒開襟皆道侶仙宮寄嘯識荊州（相子向居相家橋作客長安已三十餘年近甫歸里暫寓錢明宮）小山西席相歌和天水成章樂未休

端午

臯蘭生阪草蒙茸色縷飄颻與自雄夜半歌詩月未半天中飲酒日方中黃龍舳泛盤斛渚（即湖泛渚陸希聲自詩曰盤斛小穴出嵌空潛伏幽姿在斛中）赤羽旗開長樂宮飛白星章出禁御須知德美動清風（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各賜卿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

登浮舟渡月樓

落星吾不取黃鶴羨飛僊（落星黃鶴皆樓名）臨下幾無地登高如在天四時皆可樂一望自幽然夜月虛舟客飲巢也叩舷

草名詩

洞有仙人草（夜光洞有仙人草茅君種之句曲山中）虎須與目中（虎鬚草可為燈蒸以名草與目）石衣馮水白（海蘿海藻及苔俱名石衣水白即浮萍草）龍御羨天雄（黃精草名龍御五歲附子名天雄）烏蔚能長樂（烏蔚即蓀蒔草長樂紫菜別名）希夷可播空（芝草一名希夷人食播空草可以空中孤立足不履地）車前恭耳子（二草名）流舞自蒙茸（逢為流草舞草人歌則葉自動）

四時廻文十字詩

波生水美景風和飲客歌

松高出谷廻清風夏木茸

秋江一鶴舞前舟小水流

明霜白雪夜稀星歲酒清（歲星即福德星歲酒春醞夏成秋藏冬發）

十四字詩二首

武陵魚網得盈車樂有餘肴共（同供）客飲

桂巖樵客喜吹簫怨寂寥天來鶴和

屺園楊別駕和韻之作（附刻）

南州聲望震江東美盡章相與莫窮揖客時開安石酒歌詩可武少陵風桂巖蔚蔚蘭堂後白雪飄飄赤壁中喜遇虬龍飛舞處前人雖起未能雄

贈還公上人

一葦東遊波不驚高人高寄莫知名斷言亦可開輪藏空相無須樂化生臨水清音龍出聽窮山獨步虎從行予懷仰止如天上何日玄風得叩鳴

其二

西堂開視（與示同）日翩翩松雪閒嘗武道玄牛困泥中

登彼岸觀盤月下掠長天未來何用言千葉過去應如逝萬川海藏龍宮披劃盡（時寫藏經寒暑不輟）七能十誦可光前

己酉歲讀書明心寺荷池山房今不復遊者三十五年漫憶寺中八景恍然如昨云（原名華嚴院梁開平年間建至宋治平二年賜今額）

蘭宮美景昝曾遊於今幾幾四十秋鹿鹿襟懷非疇昔行見須䰄（同鬚看）將盡白惟有山間景不變夢得須臾寤且羨觀音藏石見蒼龍衣裳色相中皆空（淳熙年間青龍鎮地上生光發得石函內藏脫沙大士像今供寺中）開堂開士士如虎是人非虎名應顧（法堂後為義虎講堂治平間有希最法師於此開堂講經緇流畏而愛之號曰義虎）倚天危巖飛七曾（與層同）仰觀可望不可登（寺有華嚴寶墖）翩翻鳴鶴放萬里一去來歸亦千歲（寺前有鳴鶴墖相傳為支道林放鶴處）二木戍行日月長亂盤蛟舞鬱蒼蒼（古檜二本元豐間所植至今存焉）上方四壁輪扁造縱橫為章斯世少松雪喜之披狼毫露洗霜飄影不消（正殿四壁壁縫各成花紋不失毫末西壁外面有松雪手書為風雨所侵猶存字影）水宮仙子赤白色出泥窈窕淩波立（荷花一名水宮仙子）長者知可少月山（時寺中最長老號知可最少者號月山）高哉見地未能攀棲客攜尊時薄暮遇

目歌詩更託賦木魚流響夜半風誦聲在耳又聽用（古鐫字象形如鐘後人借為施用之用）

晉照寺為習儀朝賀之所相傳係陸士衡園亭舊志力辨其妄然入角井黃耳塚皆在傍乃斷以寺非其地恐未盡然因感而賦之

茸地蘭宮半過惟斯歲歲聽山呼長安音問憑黃耳谷水聲名自赤烏海月中堂海涌月景蘇西觀景遊蘇（寺有海月堂西廡祀東坡額曰景蘇）士衡（即橫字）起舞登歌處影響於今可有無

四面蓮

千葉蒙茸更四出水宮仙子自何來風吹月蓋淩波立露洗鱗盤就日開獨坐高歌如遇友披襟小飲藉為杯泥憤流草清光見影動魚驚去復回

壽松菴禪師（師曾手書格言二藏募建石橋五座）

在昝孟秋望如來是日降尊者共（與供同）十方坐草從斯放（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託生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初八日生目蓮尊者於中元日供盂蘭盆經言衆僧自四月初八日坐草中名曰結夏至七月十五日各散名曰解夏）吾里松上人託生武世尊白

少脫毋綱十歲誦天音正登得無上一空諸有相
虛白起光明昌言盈二藏造舟皆駕石斷岸復行
車木杯無可用匏葉更安需於今歲七十往來聲
籍籍德行更日高獨自成知識

贈牧公上人 賦止四韻 起借一東

天言顧問自行宮開士翩翩一葦從攝履窮山降虎
豹流杯涌水寂奐龍客臨得坐觀蘇木星落虛堂
就鬱松 敕賜禪定寺西有得坐軒蘇木戶檻雙松堂落星石皆宋時遺蹟 同道人來章葉變
寺西呂公樟宋時同道人手植後數年復來問章公無恙耶時已枯道人取甌中藥瘞根下乃復榮葉葉有甌痕 歸空不二此

蒙茸

吾郡本一禪院與瑞應教院俗呼大北菴小北
菴實則並蒂之蓮一元之燈也志載宋元古蹟
皆在本一而不及瑞應然兩院基址相連難分
是一是二今瑞應教院
聖天子賜額禪定寺牧公上人悟三空超十地鳳堂
鹿苑皆可阜錫區區荃筏遺景有不在雞園鷲
嶺中者乎因詩已成聊附數語以自文其疎繆
云耳 自紀

送別郡博張覺菴告歸

正蒙毋美接千秋立雪應如觀海遊望屬蒼生需
顧問化成諸子駕名流懷風 首當草一名懷風 何待供肴核
携石方知泛斗牛歸去桂蘭正寓目攀輪江岸羨
仙舟

野花 賦止五韻

四時開放影翩反處處蒙茸蔽洞山攜在後宮觀
不盡爲生江岸見如閒既無高士披毫賦更少行
舟泊 道經用薄字皆從泊 棹攀蒼桂岱蘭雖世羨披風飲更

共人間

偶寄二首

半杯亦且消盈萬一石能無盡十千白雪高歌音
嫋嫋清風寓目影翩翩泥行顛岍從牛後羽翥遊
宮駕鶴前過客疇曾天上步何人得遇洞中仙
日出旌旗何變動月明宮觀似 狀如松江之鱸蘇帖作狀似 凌虛披
襟長歗千巖上縱目清光萬里餘盤谷幽閒懷木
石前川往反友樵漁詩窮酒放人無羨舞羽吹簫
我自如

擬李太白登科應制

獨往人觀海上客呼來自道酒中仙旌旗色動開宮禁日月光臨出御前賦就萬言登虎觀詩成七步飲龍川盈盈有盡蒙知遇浩浩無名止頌天

放言四首

晝日觀奐臨水坐有時從庶上山行周遊石道松千尺宿聽寥天鶴一聲暮雪未知東岸白秋波曾見巨川清堂高嘯笑江風寂枕倚希爽海月明應懷化日能安世莫泛滄江歎逝川洞觀曾無千歲客草堂也有四時天漁郎所侶惟樵子詩放何知是酒仙孤枕寤歌眠未就小山後賦景非前豁夢時留詩枕上徐行不出酒旗前水從絕壑歸滄海山倚虛堂高半天蘭渚相携皆石友桂宮獨步是飛仙明知變化我無矣縱遇風流亦悄然樽前遊客江天夢席上美人子夜歌谷響驚聽風落木岸浮滄海之一粟蘇軾作浮海驟見雪凌波蛟龍泛水偏舟過虎豹盈山步月過自託放言終未出世更如何

十峯別集

卷之五

集前赤壁

草莽臣徐基

齊東諺

天子萬世駕臨萬方少長歌舞州里生光
天章自南鵲喜魚樂造化生成德周洞壑　羨餘禁止人望既周惟正不取又在來秋　既懷西夏更御東南臨流明德水止魚潛　風不興波星海可泝長駕登臨山川託賦　旌旗山立舳艫水雄星臨露坐於變南風　和色覲風清光蔽地來遊來歌耳目不寄　人之懷德如水順下山海誦盈皆來接

擬大田

駕　萬人舞叩萬口成詩天長地固於萬如斯
駕御南州用絕盤遊飛旗露立舞槊星流　海天懷德飛潛順適雄武如之何非中不得　山有幽昌五方神鳥北曰幽昌中央曰鳳凰　洞有蛟藏
天子所取白鵲白狼　能上者上能下者下在目前者取用是藉　窈窕飛旌來往無聲嘗祭名　物既登

御用不盈

擬萬民宴 賦止三韻

蘭陵美酒酌千曹上共何曾有一毫東海得魚山擊鹿相將風月共遨遊

其二 賦止三韻

斗酒歌天酌用匏將窮海物駕山肴上同 尚方禁絶非長 常通 共止取魚蝦不取蛟 漢昭帝時釣於桂臺得一白蛟若大蛇無鱗甲命大官作鮓骨青肉紫味甚甘美

擬大閱

上將與中郎皆爲

天子用正美各懷雄

御前曾取中變化有千方往來能七縱喜遇

一人知樂將萬方共武德在風聲能不登歌誦

又擬江上大閱 集赤壁

光天之下共一主羽蓋飄飄臨江渚盡水窮山皆駕御縱橫成行樂斯舉狼將人人各爲侶正卒美卒安其所不惟舉樂復飲羽方彼詩人美如破蛟龍潛藏馮夷舞從行虎豹何甚武擊則盡擊驟相遇止則盡止如安坐旌旗山立雄視處於樂哉

天子所予須臾容舞各歸去亦有舳艫上泝沂於時酌酒飲天露如川之長如山固千曹誦美相屬和下里何知爲此賦

集易經成句六章

飛龍在天智周萬物道有變化乃見天則 龍德正中其道光明得其所歸水流而不盈 日往月來化成天下順而止之下觀而化 前言往行未嘗不知美在其中樂則行之 中以行正萬物化生立天之道時行則行 久于其道天地相遇風

行地上各得其所

集書經成句七章

正月上日望于山川明明在下惟德動天 言以道接惟德其物惟時惟幾惟和惟一 光于四方十有二州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惟聽用德月之從星方行天下往哉生生 主名山川用人惟己可以觀德一日二日萬幾 在予一人天休震動乃亦有秋以萬方惟正之共 予視天下中夜以

興時乃天道日月之行

早朝集詩經成句二章

夜如何其可以履霜髙髙在上爲龍爲光行彼周道則維其常自天子所亦各有行　月出之光西南其户東方明矣不留不處言觀其旗方將萬舞萬有千歲天子之所

集赤辟

十峯吟客徐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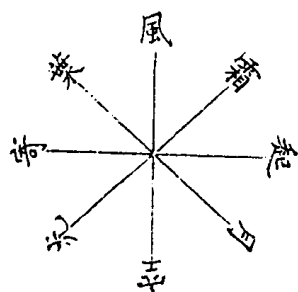
倣古疊字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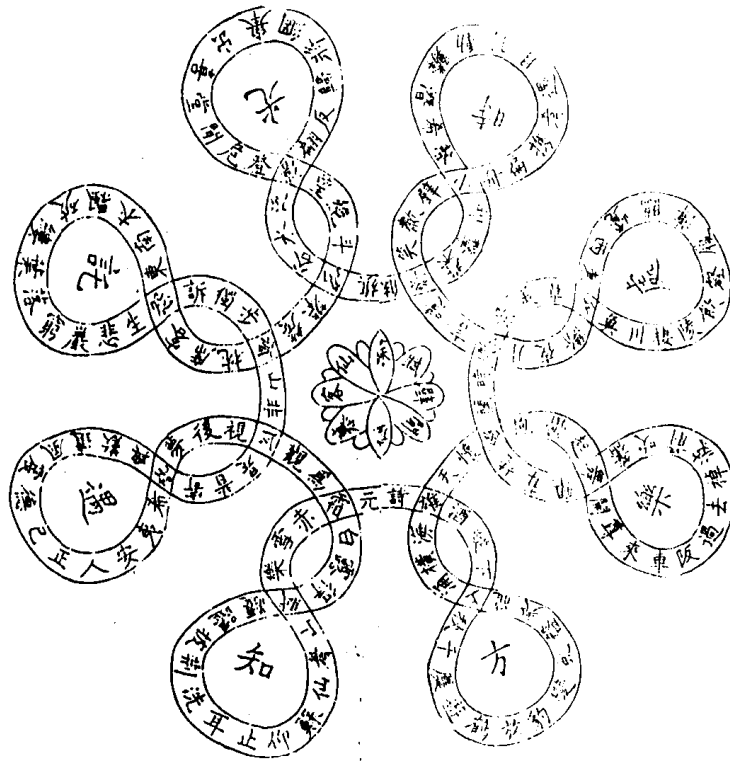
賦賦鹿鹿鳴鳴時時震震驚驚舉舉桂桂容容名名從從不不識識得得觀觀光光處處士士爲爲章章聲聲涌涌起起雄雄谷谷水水時時景景幽幽樂樂處處美美周周遊遊駕駕水水波波興興歌歌響響應應漁漁樵樵侶侶如如奇奇飲飲酒酒且且自自適適琖琖盃盃皆皆共共得得縷縷

飄飄盈盈秋秋色色可可遊遊山山水水一一瞬瞬目目茫茫歸歸去去來來休休鹿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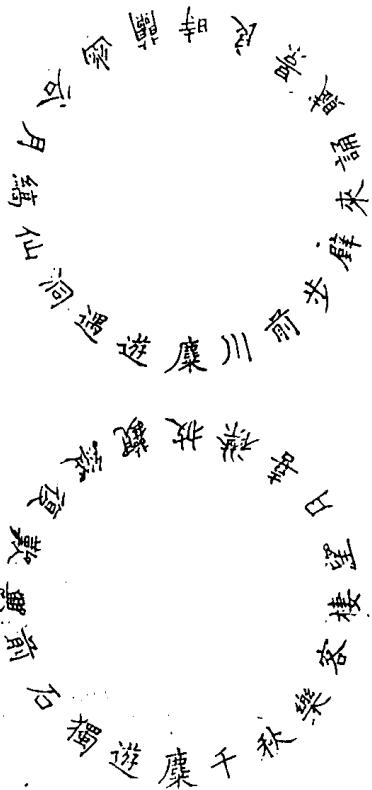
倣梁簡文帝紗扇銘

閨蘇蘭名蕙字蘭織錦璿璣圖因倣白樂天遊紫霄
宮詩式作五言十句以美之
藏頭
廻文
拆字
詩
玉連環
倣古鑒心
借字廻文體
遊辟倣秦少游

借字廻文體
漢真七絕二首
倣秦少游

倣古盤鑑圖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
讀之四字爲句遞相爲韻

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右旋讀之自詩字起至元字止當
就寒仙韻左旋讀之自元字起至詩字止當龍文微韻

麋字藏米雙叶三突
五七成章左右通貫

麋川前步韓來鼎尚節時閑憐可月窩仙洞遇遊

其二稍變原式七言迴文各借
上句兩字內五字平仄兼收

麋千秋樂客棲雲日歸遊林觀臺夏興前石獨遊

集前赤壁

六塘基

望江南

江南樂寓目盡如仙月上江光光接斗秋來江水
水盈天能不慕江南　江南樂人物各風流藏壑
漁郎蛟出舞登山樵侶鹿來遊何不泛扁舟

迴文秋閨調寄菩薩蠻

月明山上歌聲竭聲懷悲困秋飛葉清怨訴長更
旌飄酒望盈　聲蒼潰露白客泛來江適天上盡

成仙焉知我不然

周忌悼内調寄望江南

懷荆婦物化託遊仙魚水輿悲悲絕地渚麋（麋與湄仝詩經居河之麋湄渚兩兒名）飲泣泣終天星斗一周焉　懷荆婦驟逝
間幽明扁鵲於今何可得如來空誦莫能生怨望
泣長更

集赤壁

六塘野人徐基

一葉落

一葉落將焉託此時方有扁舟樂清秋月影中江
東橫孤鶴橫孤鶴露下西風薄

望江怨

歌聲悄目斷滄江悲更愀（音悄）未往皆知道日長人
困人來少空渺渺高枕夢郎來時在郎懷抱

望江東

江水西流斷江渚望不見江東戍徘徊止有夢中
遇休放我空歸去　盈樽未飲悲將訴更不道人
何處待留明月臨幽戶孤枕長驚顧

漁家傲

洞壑藏舟生細草漁郎渚口橫孤棹婦子嘻嘻聲
窈窕歌且笑披襟脫盡方開抱　舉網得來魚不
少波淩一葉江山浩枕倚清風吹夢渺天地小滄
茫不羨長安道

烟節悼内調寄怨東風

一望清明臨歲歲山間飲仙遊何獨不歸來甚甚
甚爲訴泥人更謀木主有無音問　薄暮天光晝
小睡長驚震鬱成悲怨幾時消困困困惟有西飛
半輪明月驟臨孤枕

詠雪 起句限江山風月承句限漁樵詩酒韻限空中鶴下白色清明

調寄減字木蘭花

江皐雪下浩渺漁舟横水駕落雪山中樵子巉巖
莫步空　風高雪白酒望飄飄如縞色雪月餘清
夜半詩成鶴唳明

其二

江天飄下屽白漁郎何處駕高士山中樵者行如
鶴步空　長風飛白携酒登臨皆一色月落光清
子夜歌詩幽谷明

水調歌頭

天樂幾時遇獨酌問蒼天不知天上虛渺裳舞是
何仙我喜凭空一聽又恐月中秋桂高處不能攀
夜半休悲寂宮羽在人間　棹歌趣漁歌答共鳴
川響窮音變高山流水寄樽前舉世聲雄下里子
獨幽蘭白雪吾亦扣吾舷長嘯風波湧歸去更茫
然

念奴嬌

歌聲在耳更生來仙子凌波如攝造化東風吹客
夢瞬目變成霜雪坐上飛杯樽前舞羽此況何曾
竭堂空郎去縱然言笑無答　盡道薄暮東皐行
人長見夜夜遊明月鬱抱滄江流不斷今又千山
相接待得郎歸知音復遇行動飄黄葉自應驚問
昔時少小人物

悲秋調寄疎簾淡月

登高縱目正洞壑藏幽霜露將肅望斷天空月小
窮巖孤木臨風長嘯秋江上泛清波蘭舟往復棹
歌聲動酒棋甚處渚盈艫舳　歎自昔毫豪通雄有
屬悲逝者如斯襟抱成獨彼美興懷渺矣海中之
粟鱸魚託興人何在就時光葉飄陵谷於今凭望
龍山休顧且遊麋鹿

小赤壁懷古

調寄念奴嬌

雄豪天放自生成落落蘇仙人物挾客吹簫何怨訴前後行歌不絕谷水登高黃泥過阪各就堂名雪鱸魚斗酒千秋歸與相接　盡道嶄岈波間巉巖幽處不少肴山色既得士龍聲已震更有士衡（即横字）藉藉日下飛鳴扁舟託夢孫隺從來適辟留人去清風明月如昔

其二

海天一望問疇是獨步江東人物巉石蒼松來客夢如過荊州赤壁谷水懷歸雄襟蓋世鶴怨何曾

雪蘇仙遊處也憑觀望能核　應羨秋日鱸魚遨遊舉酹露白飄黃葉千古風流悲逝水藉有知音不絕長嘯吹簫翩翩去就世網從今脫扁舟寄與滄波共適明月

彩雲歸　競文

夜來星落見流光歎人間處士幽藏正桂秋露白霜清日飄宿駕空慕衣裳莫能聽洞簫吹出遺音嫋嫋長有子興悲風木並影茫茫　諸郎翩翩接武羨將來世德方昌木天虎觀登籍地下亦降龍

章一瞬中仙山遊夢何用泣盡千行酒行處可識生時色笑如常

秋興調寄一剪梅二首

赤松黃石步秋天山也幽然水也悠然巨舟凌水過千川不是飛仙疇是飛仙　桂巘叢處又觀蘭吏羨山間隺舞蹁躚草堂風月客尊前正喜清言復託玄言

酒懷清況屬吾曹莫道雄豪莫笑詩豪子陵安石寄遊遨何處爲高閒處爲高　海山天放託漁樵

霜也飄飄露也颼颼正襟危坐聽吹簫共酹山肴共步東皋

夜行調寄梅花引

夜星稀夜霜披夜月橫天薄客衣夜婺悲夜烏飛飛出蒼山長江小岈西　歌聲呼起歸人履車聲驚寤幽人睡影如夷影幾危危道巉巖前川望酒旗

贈隱者調寄行香子

莫道盤剝且應呼牛不風流處也風流露壑霜岩

雪夜孤舟覓侶漁樵友麋鹿寄蜉蝣　萬里雄謀
四海行休問何如水月藏幽主人高睡有客來遊
是酒知章詩山谷夢蒙周

寄懷榆谿宋子調寄思佳客

木落波興斷岸前尊光上客自東川詩餘可步黃
山谷七絕應如白樂天　歌浩浩聽玄玄窮山問
水地行仙悲秋在昝曾留賦懷友於今寄放言

榆谿宋子弘某酬和之作附刻

藉藉聲名震一方東皋寂寞寄松江山川行樂馮

懷抱詩賦興言無盡藏　携斗酒就高堂是日秋酣於張儀九先生渡月樓曾留小子泝流光高人舉缶能空目獨喜爲
子和樂章

法駕導引 集詩餘調名

漁歌子天仙子共駕一江風明月棹孤舟泛泛高
山流水望江東處處夜遊宮

客思調寄瀟湘神 集詩餘調名

望江南夢江南烏能見如此江山一葉落時望江
怨夜飛鵲亦月中仙

昭君怨 集詞名

如此江山前去霜葉飛飄何處白雪應天長月中
行　懷夏州千秋歲歸去來如魚水子夜夢江南
月中仙

法駕導引 集詞名

南歌子風流子共道降黃龍秋夜月盈天下樂寄
生草託望仙宮何用怨東風

秋江夜泛調寄重疊金廻文一首

清風起舞歌明月秋山壁赤黃飛葉霜白影披星

稀光夜藉行　江長流水順舟涌驚波震無懷寄
洞仙遊客步前川
川前步客遊仙洞寄懷無震波驚涌舟順水流長
江行藉夜光　稀星披影白霜葉飛黃赤壁山秋
月明歌舞起風清

集東坡先生詩餘調寄重疊金

須將幕莫字席爲天地歌前起舞尊前睡人與此堂
高臨流吹洞簫　虛名非我有更盡杯中酒江海
寄餘生無人與目成

南鄉子三首（并序）

甲申孟秋望後五日東坡先生遊於十洲三島予得追隨杖屨親承色笑不知身在華胥也須臾聞讀書聲惟見殘燈明滅皓月半窗回憶仙遊恍惚莫據止有一聲長嘯海山秋之句能全誦焉因復挑燈孤坐倣先生集句體續成南鄉子詞一闋亦以見嚮往之誠可免生不同時之恨耳

歌舞樂時休（武平一） 何曾得見此風流（李山甫） 絶地維消虎踞（李紳） 扁舟仙鶴徘回天上遊（盧照鄰） 出處不我謀（東坡） 一聲長嘯海山秋（洞賓） 客夢宵時生枕上（[illegible]）蒙 周仙籍人間不久留（吳元機按南鄉子譜每句叶韻皆用仄惟先生第十二首第二句用平今又屬夢得成句此首不從譜從蘇）

其二（并引）

天台勝遊豈能更度因想山青月白對我成三人苟自適何處非瓊宮閬苑也乃更賦前調

高枕道天台（清塞） 長嘯一聲幽抱開（許渾） 寂莫空餘歌舞地（王建） 悲哉且樂生前酒一桮（李紳台即能） 白露共徘徊（李益） 水望（一作向）東流更不回（韓偓） 薄暮漁樵人盡去（東坡）

休懷萬水千山得得來（貫休）

其三集東坡先生成句

千歲有餘衰時見幽人獨往來絶谷水流終夜響興懷杯酒今應一笑開 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黃葉飛我視去來如夢耳噫嘻一洗人間萬事非（事與士同詩云弗士行枚）

其四（并引）

東坡先生南鄉子詞共十六首內集句者三子既和前調遇有古句僅一兩字不符者用賦中字代之亦聊寫予懷不得律以集句之體也

人在木蘭舟（馬戴） 細草閒飄小洞幽（韓君平） 此地東風吹客夢（韓翃） 蜉蝣世上蒼生望不休（實翠） 東泛復西流（李洞） 露下南宮星斗秋（權德輿） 造物應須時幾變（東坡） 何謀十里松巖獨自遊（貫休）

其五

天地一扁舟（李商隱） 萬里山川半昔遊（許渾） 何人更似蘇夫子（東坡） 飛蚪更有仙人洞壑幽（宋之問） 危石倚滄洲（羅隱） 事往曾將水共流（羅隱） 歸來虛白堂中夢（白居易） 空留

已得汆江岸上秋（陸龜蒙似字本蘇軾洲即州事即士僦齋名虚白圖書巧合從詩撰入）

其六亦係舊句未免點金成鐵不敢註列姓名

風景似相留霍駕凌虚出月遊滄海仙山無一里飛舟二頃何知爲鶴謀　來往自風流木巨安需回萬斗白日西飛東逝水無休露洗荷裳已是秋

其七

山月半輪秋萬里風波一葉舟盡道仙郎歌白雪聲幽洞簫攜從十日遊　爲客恐長休听斷興悲

水獨流共酌清尊開口笑潛蚪出相須歸與婦謀

集赤壁

大意　　閒閒道人徐基

西江月　赤壁巉巉託賦荆江泛泛興波看山出處問如何聽取洞簫吹破　畫道明良未遇焉知今復高歌千秋物望莫如蘇此後風流疇步（黃州赤壁原名赤壁）

正文（賦中共七十八韻不遺一字不重一字按先生遊赤壁時年四十七歲生於丙子十二月十九卯時）

臨江仙　豪放襟懷天賦予孤漂寄與樵漁危言危行自于于黃州非樂地（只書得）二客日相於（按元豐二年十二月

貴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生時年四十四歲只即止）

仙呂點絳唇　景美風和四時行樂人皆可困窮如我（何曾）禁嘯月觀荷（遠城觀荷登峴山亭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先生四十四歲時事荷即何）

二郎神（況於今）清江露橫飄户葦蒼黃葉舞（止望見）陵谷滄茫臨水埠扁舟渺泝憑風千頃凌波舫叩餘音窮窕過何怨慕（如聽）哀發泣訴（是）悲秋賦（更遇得）周郎顧人間歌者從無（堆即步）

仙呂賞花時（可正是）舉網江間得巨鱸携核山中有水蘇（歎此時）無酒待如何桂嶶薄暮巢飲羨潛夫

【叫林薄】歸而斗酒謀諸婦復登絕壁高呼應鳴鶴

和耳鳴鳴望稀星 又 惜南飛烏 笑昔日 旌旗舳艫一

瞬目東風燃破歎方今 不知 龍與虎 空留下 一石吾曹

遊坐 甘露寺有狠石孔明坐此與孫仲謀論曹公先生甘露寺詩曰四雄皆龍虎又按先生遊寺時年三十九歲之十二月

【五煞】我方將 從赤松 自樂供 黃石履 我方將 慕元霜 安得不

蘭宮步望仙書共飛仙馭道潛託夢須知也與可

名言時識諸 也曾得 千里來江渚臨皐驟遇其樂只

且 [illegible]仙嶠飛仙亭為麻姑飛昇處係黃州古蹟先生居黃夢道士[illegible]詩後守杭作應夢記先生在杭與可從詩口西湖雅好莫大詩[illegible]奈[illegible]石

【四煞】俗時雪月少游與今日人龍安石吁潛虬不

是懷蛟侶夜郎白更詩無敵壁立相如賦子虛潛

渺冯高舉歎無鱗羽 也休羨 脫鶻鷺魚 先生醉臥臨皐亭作寶相記千餘言但更定一兩字耳客攜原稿至汴安石立索從月下展讀歎曰子瞻真人中龍也吁即千數即適

【三煞】雪堂成不巨泥阪過斯須 休道是 白狼寄客黃

牛戍臨川共擊空明槳就道何需四望車夢得雖

窮為地主層陵未武莫賦歸與 先生黃牛廟詩曰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時黃州故人馬正卿字夢得於郡請故營地造雪堂以處先生者先生文序云僕長夢得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即吾兩人又推夢得為窮之首

【二煞】薄海波如縷蜉蝣羽似余耳聲目色天然寓

清虛堂上時相接風水洞前去獨徐 自生來 吊棲凝

飲良成痼萬頃人謀將變泊半風天笑莫遊顰 清題虛堂年月無考但按先生三十六歲詩敘云任監官告院時與孫巨源等相聚數月後於興龍節侍宴前一日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言昔日與孫巨源同過定國堂中存歿生歎谷賦一詩則知題清虛堂在先生三十六歲之前無疑遊風水洞在三十六歲之正月時先生倅杭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以待荊公講水利欲涸梁山泊為萬頃田但無貯水處元坐獨謀劉攽大聲曰甚易公亟問曰另穿一泊足矣泊中客介甫入朝風遊顰上帝顰之而笑王禹玉戲為[illegible]曰屢遊相顰曾經御覽似字本蘇帖痼即固 洞音同淮南子曰天地[illegible]洞

【一煞】虎豹蒙茸踞星霜子夜餘山空月落人何處

睡鶴道士蹁躚狀夢託仙遊影響如未往終成去

秋毫莫取萬化須臾

【聽尾】江上可徘回月波兒仰俯七十里山川相繆

乎 就是 松江小赤壁 也曾共 知己遊歌詩窮如我更安

濡 只消得 薄薄之酒犧樽屬虛飄飄去不須扶 莫言今

日斜川無處士 應知 昔時鹿洞有東坡風月主人疇

道孫 江夏漢郡隋以後為附郭縣月波樓黃州古蹟江漢間赤壁凡五處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是也遊者屬黃州戰者屬嘉魚從黃州南至武昌計程七十二里從祭風臺赤壁至嘉魚縣沿計程七十里賦中東西望處自明先生於甲寅九月與劉孝叔等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又詩敘云與秦太虛參寥子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小赤壁有仙霞館凝翠軒為先生遊賞處時年三十九歲薄薄酒詩作於四十一歲虛飄飄年月無考陶淵明樂遊斜川先生作擬斜川序云雪堂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歎曰此亦斜川之遊也因作江城子詞白鹿洞在忠州白樂天徙忠州刺史種花東坡先生取以自號乃樂天之遺意也按先生詩序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詩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老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illegible]江上[illegible]即夫斜即邪坡通陂

䮦楷赤壁賦

南呂宜春令歲壬戌時孟秋喜風光飄然放舟攜樽呼友清風一棹吹江口共歌來窈窕音繆正相與開行未久少焉月光托起在東山後

太師引望寥天橫星斗葦蒼茫是東岸西疇蒹葭萬頃波光相繆安放我泛月凌秋馮虛去登仙飲酒我樂甚惟將舷叩歌可有蘭舟桂舟空懷望美人今夜出來不

瑣窗寒興橫秋和著爲疇有客吹簫響不休聽非徐非驟嫋嫋幽幽更如答如叩嗚嗚往復舞潛蛟餘音良久縱遊驚聽少婦在孤舟爲何泣下如縷

三叚子天空露流月輪高稀星半留襟抱夜幽笑驚烏飛飛未休彼處是昔時孟德椎風留旌旗辟立波中驟橫槊成詩臨江釃酒

東甌令不道是江東將人姓周此日能憑黃蓋謀行成反間將艫繆斷不落諸曹後自南徐江夏接荆州千里各盤蚪

三換頭更喜是西川客謀共相成就東風一起來

燄各舟波興風驟赤羽旗開瞬目見在在舳艫烏有將士波中覆滄江幾斷流赤赤光光將半辟江山空成影子留謀音某覆即復

劉潑帽而今望烏巢赤辟橫江流泛長江風和景幽二雄可也今知不休道曹周且俯仰山前後壘兵

赤辟在漢陽府名烏巢與黃州赤壁隔江相望

大勝樂正不如水渚清幽鹿相從蝦是友樵車漁網能將就如米石寄蜉蝣且去攜匏江上江爲酒抱月懷中月共遊目前是不又道甚天長地久造化人謀

解三醒我止羨巨川中風回谷口我止羨小山前月涌江流我止羨清音莫過松間久渺一粟自千秋聽憑我耳聲目色天然取醆洗杯飛不少休時光驟又何知東方既白枕藉扁舟取音走

節節高時方過立秋又中秋蕭然霜降窮秋後從良友十月遊如前又雪堂小步臨皐口黃泥阪去蒼巖就兀月色如霜影空明止見飄飄落葉霜黃久

前腔 行歌望斗牛客相留黃州曾見鱸魚不松江有喜此州魚來就細鱗巨口良非綠夜來網得須共友頗看有杯空嘆如何更喜得蘭陵斗酒藏諸婦

三學士 攜核盤中又挾酒星言復駕前舟江山不識曾行處水石安知今更幽彼且攝履悄登巖洞口笑二客疇能一一遊

大迓鼓 攀危望四周劃然長嘯動鶻鷲蚪禁不起山鳴水湧風何驟終須下虬龍虎豹賦歸休夜色蒼茫何物如輪影掠舟

前腔 止望見凌空鶴舞幽東來西去影往聲留不知是翩翩道士舩前叩又不知是裳衣鶴駕枕間遊睡夢須臾如在臨皋揖羽流

撲燈蛾 登臨赤壁遊問我懷開不疇昔未相知名姓何曾出口也徘徊俯就止相與噫嘻一笑而休應是夜來時飛鳴仙友户開後虛無飄渺狀如留

尾聲 夢中風景何曾久止樂得日泛滄波壁下遊更休將酒興詩懷落在蘇子後

漁樵問答 和黃子　　徐 基

仙呂八聲甘州 漁唱 漁江萬頃歎樵夫不識一葉須登我獨羨流風回雪桂旗蔽月波淩時當聽響窮聲斷江徐應又嘗見露白川橫危壁星何曾有蚪盤豹變狼行

前腔 樵唱 樵風泛影笑漁郎未見反道何曾我獨羨窮巖坐石仙人落子縱橫時時動黃山谷和蘇詩興夜夜懷赤壁高流飲幾更常言道飄江出海休行鄭弘采薪得一遺矢有從者來覓與之問弘所欲弘苦若耶溪載薪不易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如言因名樵風涇王質樵山遇兩仙奕觀棋爛柯常即衆

不是路 漁唱 我出處明明處則七里龍前仰子陵成危行出從東海岸上後車行水飛星白衣天蓋滄茫影網舉江皋婦子更方秋孟長安客起鱸魚興共藏名姓共藏名姓七里灘又名七里龍其上爲子陵釣臺白衣雲名

前腔 樵唱 我下土山陵嘯出東皋和鶴鳴聲相應蒙茸掠盡草常盈四時生一泥我懷音白下陂千頃月洞安棲抱小星時光更葉稀露出樵蘇景順其物生順其物生黃憲傳汪汪千頃陂與波同音悲生即性字周禮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

解三酲 漁唱 我恐子虎狼聲山鳴谷應我恐子蛟龍起洞

破層陵方良木容時生影鵲巢跕鹿夢驚何如我樵
漁天與皆無姓海上詩仙白也名言非橫幾曾見草
衣桂栗俯仰謀生層即曾方良即魍魎樵青漁童明皇賜張志和奴婢名李白詩仙自稱海上釣鰲客

前腔（樵唱）我恐于半江風馮夷舞影我恐于覆舟山日夜
虛驚盈車網得休高興于道是飄匏葉泝牛星何如我
松堂石户皆仙景在在天能日武陵可相正幾曾見
龍宮海藏俯視空明覆即復能即台正即証

（漁白）魚巨幾千里漁之乃成名樵客不知道從我水
中行（樵白）一秋幾千歲萬牛動莫能諸于言非繆謂莊子杜

（子蘇子）何須山上登（漁樵共白）嗚呼噫嘻不道木巨乃如魚得
見自然驚更不道魚更巨於木視聽且何曾

煞尾（漁樵合唱）我和子從今日起各應更變漁樵樂此生
更閒將水景風光高岸為谷滄海生荊共造一山
歌子細歌與世人聽

按譜內有句字不拘者一十四章煞尾共一也
仙呂調中可用煞尾此予桂月初九日所作遙
與石城諸子共弄毛錐豈能效衢歌輿誦黼黻
清時亦聊以博漁樵一笑并記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四書文

立道有自然之應化不可幾也蓋為人上者疇不
立之道之乎而斯立斯行者少也非夫子之化烏
能如是且夫吾人之共尊一人者固以其德也而
又以其化化之莫可名者上焉流於天下焉流於
地以安其生以與其行人之化一天之化也不待
久之而無不應固可誦昔人之言而如遇之不有
立者乎立者雖未能行而已無所倚於物焉此人
之安其生也何道而能然哉昔者明主之御世去
其鬱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取乎並之也不觀和
風之吹萬物乎是天之立之也乃俯仰之間粟則
餘於粟而無悲乎適口也衣則餘於衣而無歎乎
卒歲也甚而斗酒歌呼共遊於化日之長何其婦
子之皆安也方其立之未嘗曰人其皆已能立而
不知其然而然吾知立之化周於四海而草木亦
有以自樂固不需時也吾將言夫子之化之立而
昔人已有言之者也自非虎興歌以來吾道幾窮
而有不窮者一以為斯立也有然不有行者乎行

者不止於立而自不窮於所往焉此人之與其行也何道而能然哉御者明主之御亦開其蒙而無一物之不順其則取乎道之也不觀清露之變萬物乎是天之道之也乃日用之間耳目無所繼於巳而幽獨之主有常也聲色無所震於物而舉動之則自安也甚而杯盤和樂共適於光天之下何其少長之自得也方其道之未嘗曰人其皆巳能行而不知其然而然吾知行之化周於方州而飛鳴各有以自適亦不待時也吾將言夫子之化之行而昔人巳有言之者也自彼婦與歌以後吾道幾困而有不困者亦以爲斯行也又然嘻非夫子生知安行之德何以如是而況不止是也

朱黃輿曰亦復游戲至此耶才人學人固無所不可

倣釋氏語錄

東海徐子自名鶴放上人於未歲長生日雀鳴天上高坐仰觀適有天目開士從西方來如如不動色色可人顧鶴放而問曰鶴過長空影流逝水水能留影鶴可歸來何不道破答曰岸霜千里雪江水一天秋又問如何是色辟虎踞堂應得月石牛眠草不知風如何是空一毫半縷來鳥有萬頃千間去盡無如何空是色桂栗何時開復落木臭(樹名)甚處酌言嘗如何色是空懷得虛風藏水洞拾將飄影供天堂如何非色非空飛潛變化無窮繼在元黃天地中烏鵲夜鳴棲叢木赤蛟歲起化成龍一雀孤飛過滄海歸來千歲也棲杳天目時時開西方在立地我今適開放與子叩問巳無影亦無聲鶴放放久矣木上座何在(拄杖名)飛去擊一下

還上人曰大似雲門古禪自有紙衣道者記錄

張東潭曰唐設三教珠英科以待通徹三教者然而其人不槩見今鶴放上人游戲筆墨豈非具有夙根者耶

懷白詩流知章道士放其裳
衣何彼何此　弟恩蔚題

而狀不雄而遇皆窮而生夢夢而死
空空而托南州之後少長東海之東
不識前言往行落落光天化日之中
何以獨立於世何以洞開其蒙亦惟
慕蘇子扁舟赤壁雪堂明月清風

十峰自題

非漁非樵飄然獨立蘇子
復生飛仙更出飲酒賦詩
風流藉藉望美人兮長天
水接客問何人笑而不答
我知子夫仰見明月　奉題

十峯先生笠屐圖　秦陽叟楊際亨

十峰集五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徐基撰基字宗項華亭人由貢生官訓導是集自詩賦文及塡詞皆集前後赤壁賦中字錯綜盡變極有巧思若其中遊小赤壁賦春月遊小赤壁賦及道德篇諸作皆洋洋數千言而伸之縮之不出四百餘字之外雖才人狡獪不足以語大雅而專門之技別開奥窔亦詞苑中之奇作亘古所未有者也末卷倣梁簡文蘇蕙蘭古璧鑑圖及宋庠寄范仲淹諸迴文皆有思致卷首有康熙丙戌陳元龍序序集聖教序中字亦如自已出以弁此集可云勁敵然元龍特偶一爲之尚無不可基則弊一生之精神成此一集可謂宋人之楮葉矣

蓬莊詩集十卷

〔清〕沈虹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至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蓬莊詩集六卷》提要

蓬莊詩集卷一

長洲沈虹渭梁

康熙丁亥三月兄曾純之官於郴之永興偕而南行由浙至楚蓋余之伊始出門也於是歷錢塘西江之勝俯仰縱觀覺胸臆爲之稍闊矣江山動人離別增感每發之於詩以寄其懷明年夏歸應省試復沿湘流泛洞庭從大江而東下夫長沙武昌宇內之名區也岳陽黃鶴天下之奇觀也皆古人流連賦詠之地更得攄懷憑弔紀其間見與肆[illegible]歌吟覽亦多幸矣詩迄戊子六月共存八十二首

出門行

天環空地積阻山嶺屼水涌滂亦知行路難況復別離苦饑來驅人不自主含悲强爲別慈母淚如雨癡兒怪牽衣問我適何所剌促離思慘無緒離思不可支暗復數歸期歸期難預數遠行方自茲飄飄浮雲疾提提歸鳥遲依依日以暮靄靄月微輝主人開樽促飲譙同行慷慨還相勸君不見班生投筆伸壯懷龍門歷覽雄文翰念此一散愁酒闌當夜半

自吳江至嘉興道中雜詩

竹枝款乃盡情歌五夜催人喚奈何楊柳曉風凝望處高高西北畫樓多古詩有西北有高樓篇

紅妝緩緩踏青行陌上花開笑語迎底事撩人倍惆悵斷魂時節是清明

垂虹風景春如畫鶯脰湖光水似藍處處竹林新發筍

村村桑葉又宜蠶
畫眉橋畔住蘭舟閒說前山聲最稠更有行人聽不得
鷓鴣啼與斷猿愁
孤舟昨夜月微明今夜愁添風雨生野曠天空看日落
海雲如墨正崢嶸
飛閣誰家曲抱江臨流玉女自窺牕（雲光殿賦玉女窺牕而下視）檀
槽聲細波平闊掠入紅襟燕一雙
兩岸桃花遶釣磯一群魚翠弄晴衣南湖舊有鴛鴦字
不見雙雙貼水飛（輿地紀勝云湖多鴛鴦故以名之）
青青一帶宜桑土廬敷陌上逢人語懷中絲子眠未成

渡闇此日憐辛苦（蠶子必煖之懷中始生絲子見樂府）

岳墳

武穆遺形仰肅清英靈儼若恨難平十年血戰冤三字
五國塵蒙痛九京矢報此身寧惜死中興遺事竟誰成
空聞九蠟書驚寄慟哭中原萬里城（山谷詩百不一試埋九京又火）
南渡湖山久喪亡南枝墓木尚蒼蒼鐵人半截雷霆怒
碧血千秋日月光盡瘁死悲殊蜀相成功生恨異汾陽
黃龍未抵金牌至搔首長吟泣數行

于墳

我謁岳墓來復此[illegible]至憑弔二歎息肅蕭凜大義後
先功業豈相師人生各盡男兒事成敗由天未易論冤
沈二字更何因（按公被禍法司以意欲二字成獄見谷應泰紀事本末）金牌淚血
同餘恨（公被誣以金牌迎立外藩牧齋詩金牌終古事參差）少保丹青共不泯（公亦官少保）
君不見西湖之旁雙表式萬古綱常賴扶植

伍相祠

江上空懷伍相才恩讐吳楚劇堪哀亡身難效鄭庭哭
抉眼羞看敵國來麋鹿竟遊西子苑鷓鴣亦上越王臺
未須終古長留恨金鑄鴟夷也作灰
往事愁看越絕書興亡憑弔一欷歔猶聞蓮下埋文種
不獨江干祠子胥山閱古今名共著潮分前後怨常餘

（見吳越春秋）也知炯炯精靈在故國還憐幾廢墟

江月

一片空明漾影遲酒醒衣冷欲眠時江頭此夜淒清月
始信人間怨別離

浙江

江勢遙連海氣陰天風震盪水龍吟潮來早暮聞吳會
（永建中定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見水經注）地判東西亘古今驅石猛威猶
遠渡射濤強弩自雄心還憐形勝登高望多恐錢塘弱
不任（江潮逼岸可畏）

七里瀨

短蓬相逐等浮萍聒耳灘聲不可聽忽喜翠禽迎客棹却看紋石滿沙汀溪迴似帶流逾綠山峽如屏疊更青我欲停舟訪高隱嚴陵瀨畔雨冥冥（水經注自桐廬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

食江魚

富春江水闊漁市集平沙偶喜初開網因之一繫槎削鱗揮素刃（斫鱠見爾雅郭註）釋米數桃花（桃花米出新安見梁書任昉傳時甫過新安江口）忽復慈闈念翻令入饌嗟

望金華山

金華石室舊曾聞峰岫重重護白雲待訪蘇仙直牛法他時還禮牧羊君（蘇耽郴縣人事見桂陽列仙傳）

有鳥行

有鳥有鳥巢洲上哺雛覓食時來往身離子幼或取將驚看一叫一斷腸我心感此淚不止離別無如母與子急爲嗔索還其雛巢中悲喜聲鳴鳴

登蘭陰山

煙雨纔消霽景新野花添媚草成茵石泉急處常侵路山鳥飛時忽近人峰帶晚霞紅似錦江涵溪漲浪如銀長歌徐下月初起寂照孤蓬穀水濱（按志蘭陰山下即穀水水經注永康溪定陽溪吳寧溪皆入穀水）

宿衢州

家隔千山外舟眠半月餘每憐江月照真似洞房虛（杜詩舟虛小洞房）餬口嗟爲客無才愧上書（時鑾輿駐蹕蘇杭）只將牢落意何處問相如（鄭相如有蒲知術爲信安尉見新唐書鄭虔傳）

常山道中

宿雲初消散溥露山翠欲流紅日妬金銀花發遍郊原清香凝結風徐度空山無人鳥啁啾千百成羣散還聚最憐一路鷓鴣啼聲聲喚徹行人情脈脈兼愁虎豹蹤凝眸一縷煙生處澗邊艷冶誰家女驀地相逢驚避去容予無端思不禁竹兜低度楓香樹

山寺

山寺荊榛塞禪心靜自深松風獨來往清磬出寒林

小憩

小憩幽松根枯枝啄山雀底事忽驚飛松花紛紛落

舟子

浮泛三江更五湖生涯落落伴鷗鳧聚來渡口移時穩散入波心片影孤雨暝浪高迎急櫓月殘霧起傍寒蘆輸君領略風煙景幅幅倪黃好畫圖

發舟玉山

解維懷玉驛初霽晚風柔五兩看似動輕刀自遡游（俗名

船曰刀子詩鄭箋小船曰刀鄉情尚東瀧溪水却西流水經注餘水東出餘汗縣
慘淡斜陽裏淒淒倚柁樓

即事

舟中寂無爲閒讀水經注時一開舟人行行是何處

過貴溪與大維兄談嚴嵩告夏桂事

鈐山十載竟何如奸相何曾不讀書只博青詞能進幸
可知心術已乖疎

南昌發家書

別家已一月別淚盈千行相思無停時髮鬢愁如霜伊
余平居日意氣殊飛揚四方丈夫事遠遊謂其常及茲

出行役離思自茫茫慈母未暫違念子無時忘如何從
此別道路阻且長定省悲已曠忍復重親傷遙憐深閨
婦晨昏侍姑嫜臨行珍重語歡顏奉羹湯應知感此意
咽淚暗悽惶嗟余四兄弟日夕相頡頏中夜尚談笑燭
灺情未央風雨天涯念其如各一方更有兩男子丱角
頭雙雙一日不見面歸來喜如狂阿冬持我衣阿讓牽
我裳幼女尚提攜循行始扶牀見我索雍樹要我馳東
廂漢書滕公傳面雍樹馳師古註雍樹抱小兒也休言小兒女未解憶他鄉自
從出門來百感攪我腸況茲久陰雨兀兀坐蓬窗子規
啼北向鷓鴣飛南翔見禽經心愁夢亦頻夢覺空徬徨行
日以遠今已及南昌附書報平安何時達高堂遙遙
家中信安得雙鯉將含情默無語煙雨障空江

渡贛江

贛水源長自贛都名因章貢實跡迂見水經注十川匯合波
濤壯一棹掀浮身世孤彭澤帆歸風迅疾楚天路渺雨
模糊客心無限生愁思何處停橈問酒壚

豐城縣

聞道雙龍劍曾經此屈蟠如何出匣裏旋復入波淵神
物精靈在風塵賞識難宵來自紫氣空射斗牛寒

過永新諸灘

冥冥萬重霧漠漠千巖雨水響知灘高舟人雜呼語前
行路已迷孤篷渺何所

茶陵州山行

晨興戒徒御山行險難量結旅向前去此去非周行亂
山若波濤起伏紛一望低昂入其中屈曲排榛芒虎跡
猶載塗有氣不敢揚狐狸穴草間奔竄多驚皇山風況
颯颯陰氣霾天光藤蘿澗壑喧猿鳥林木藏盡日不見
人矧得療饑腸空山何處僧忽喜來何方急爲問投宿
笑指前山旁迷離遠林末一縷炊煙長

五日

五日今年客邸逢常年五日一家同玉蒲奉母浮杯裹
艾虎妝兒鬧室中髮鬖欲從此夜白榴花恍對故園紅
未知鄉信何時達節序嬰心思自適

寄家中諸兄弟兼示衛晉玉

楚徼蠻荒地飄零此滯留山長連嶺嶠水經注郴縣有黄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瘴合暝江流畏虎常虞夜聽猨況及秋應
知衛叔寶爲我益添愁
把酒尋雲榭顛狂興不窮一泓涼水碧數朵渚蓮紅颯
颯風生竹紛紛月入櫳銷魂客萬里獨立步櫚中上林賦李善注步櫚步廊也

送天維兄之郴州

孝養蘇耽里曾聞羽化還仙踪眞可慕雀駕恐難攀好
飲千秋水言尋萬歲山攜將靈壽木得共奉慈顔水經注千秋水出萬歲山山上悉生靈壽木

義帝塚在郴州

吾觀鴻門宴項王非忍人殺讐尚不決何以弒逆稱危
哉廣武聞太公俎上陳父子恩且絶君臣義寧論漢高
多詭譎楚罪知非眞時無董狐筆直道誰其伸

寄懷惠二仲儒

紅豆君家樹秋來正及時獨憐南國秀寄我一相思

書李秀才宗德卷

楚南富山水遊覽怡心神昔賢每棲託笑傲離風塵我
來多逸興君亦澹蕩人何當浮瀟湘禮南嶽九千餘丈
聳地靈七十二峯紛嶙峋長沙記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聳畢差次七十二峯
中有仙人之石室不死之福庭醴泉丹水流其垠水經注云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又云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攀絶域今採
洞壑巖頭幅練凌空落塵襟煩想還疏濯水經注云山上有飛泉下注望之若幅練在山乘輿振策五峯巔共發長吟震山岳俯觀日
月出沒之洪濤水經注云湖水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仰視雲天翔
舞之白鶴荊州記紫蓋峯每見有雙白鶴迴翔其上

樓望

亦知空一望忽忽欲登樓已隔千山路況經三楚秋獨
看飛鳥去更續瘴雲流無那鄉心切憑欄詠四愁

晚步

城南山色好向晚一相過新雨行人少空山落葉多夕
鳥翻夕照寒月下寒蘺忽復蓁樵出淒清發楚歌

客子

客子日多感天涯淚落稠九秋常恨別五字細吟愁定
定看山月李義山詩定定住天涯依依下楚樓隔鄰聞喜笑偏唱
大刀頭

唧唧

唧唧聲何處王孫咽草根（楚人謂蟋蟀爲王孫）欲眠還起坐風雨又黃昏

遊城西口號

萬疊雲峰煥柰何且閒涓滴醉還歌秋深紅葉江流見霜老青山野燒多故舊傳書悲契闊年華作客感蹉跎憑軒北望情無那又聽南來吹雁過

客散金鞍日又催獨依山閣重徘徊雲來桂嶺都成瘴水會黃溪却似雷（水經注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一縣蕭條城角動四山寂歷暮猿哀不辭縱飲還愁絕擬就程鄉覓酒醅（水經注郴縣有程鄉溪郡置酒官醖按志云程鄉有千日酒）

遊雞公山

出郭已知塵事違登山況復露未晞朝陽夕陽（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散雨氣紅練白練迎人飛垂樹飲猿忽驚嘯養翎馴鶴時相依蕭然景物恣幽賞令我忘世兼忘歸

飄泊

飄泊誰憐瘴癘憂故園消息杳難求岑岑病久常行藥（漢書許皇后紀註岑岑頭病也）咄咄書頻獨倚樓不倦楚猿啼暮雨亂飛楓葉下深秋愁看直北三湘隔悔煞征南萬里遊

漫賦

郴山似劍列屏開（昌黎郴口詩山作劍攢江寫鏡）耒水如湯下郭隈（水經注耒水又北過便縣之西永興古便縣）朝瘴浮浮晴亦雨地炎殷殷臘猶雷人來嶺北腸多斷雁到衡陽叫更哀歎我飄零尚羈旅天南萬里首頻回

寄許二舜天中大教授

書劍南征悔已遲年來祇覺鬢生絲蠻煙瘴雨紛愁緒酒盞歌聲減客思松菊故園頻入夢鶯花異地總成悲可憐夜夜明明月惆悵空庭獨立時

答鄭大季雅

湖湘歷歲月風土已能諳澤國多魚米園林半橘柑江楓幽思結香草賦心耽爲報年來意新詩積楚南

寄內

至後連朝風雪繁寒閨憐汝黯消魂誰能刺繡更增線祇是重添翠袖痕

篝冷燈殘漏箭遲霜寒月落雁聲悲閨中若問新消息只憶題詩遠寄時

答人

憔悴心情藥物宜誰憐楚舞斷腰肢憑將一語江南寄銷盡閒情是別離

憶女

嬌小吾家女阴來未忍忘聰明知學母宛轉索新妝繞膝連宵夢牽情斷我腸更憐衣補綴顛倒繡鴛鴦

思歸吟

淡淡春光二月天輕風搖曳布帆懸等閒聽唱吳兒曲驚起湖中鴨嘴船

送俞竹友歸

來水下湘江舟行如箭疾衡山九面看面面雲嵐出水經注云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麓山衡之足宋杜題詩處中有息心人誅茅此相聚南嶽記回雁為首岳麓為足水經注云麓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三月桃花水春波渺洞庭中流忽凝望一十二峯青長江來岷蜀疊浪流沔漢白日舞蛟螭掀騰蹴波瀾豹尾猶傳讖江東霸氣收樊山舊時鎮千古映江流武昌記曰孫權常獵于山下見一姥問權何所得曰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不見後事應立廟虎踞龍盤地眞憐王氣空金釵玉樹恨只在百年中茫茫揚子江海陵對京口試觀八月濤何如曲江否南齊書海陵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刺史常以八月多出海陵觀濤枚乘七發李善註廣陵國爲吳無明文但其丁頭節伍子之山註則引子胥立祠江上事似以浙江爲串又水經注亦引枚乘語証浙江濤史可據且江以曲折得名安知不亦名曲江世俗說得不詳其文因廣陵而并略曲江矣讀南齊書更知其說之有由也是論發之惠仲儒余加詳玫作此詩遂備及焉

休歌行路難且唱江南好陽山君隱居採藥堪終老

寄內

望斷衡陽歸信遲又逢寒食斷魂時去年寒食日別家洞庭波渺瀟湘隔憐汝重吟阿母詩外姑詩堪憐最是瀟湘水阻我良人不還家

遠別離

洞庭波高湘水曲江南路長山簇簇風霾霧瘴地沮洳吼虎啼猿聲斷續天垂蓋處去何爲昔人詩少時聞長沙乃在天盡處既無官守非遷逐妾今身病半死生歸期空擲金錢卜

感懷

萬里郴南作客來可憐懷抱向誰開黃茅青草連天瘴白浪銀濤動地雷郴江灘聲聒耳一歲故園書一到三春臥病月三回余頭風時發愁多久已慵看鏡驚說霜絲早鬢摧兀坐行吟復放歌經年日月暗消磨湘南花草愁心結嶺北風煙瘴氣多白髮倚閭書有淚紅閨沉病錦拋梭紅閨見樂府拜新月詞歸期未定春先晚便發明朝柰遠何

龍王灘夜泊初別永興

龍王灘畔暗沾襟獅子巖邊惜別心千里月明孤棹泊萬重山遠一猿吟

杜少陵先生墓

曾聞衡湘間先生昔遊地飄零寓耒陽抑鬱平生志牛

酒恨難平千古同歔欷櫬歸首陽山越在元和世載稽
唐史書歷歷符元誌元微之有裴係銘何由耒陽郭荒墳尚孤
寄遺靴語不經流傳益訛異錢牧齋云近代有爲耒田工部祠堂記者謂子美以牛肉白酒飫死爲鸞端所漂唯留遺靴因葬虛塚瘞之青蓮謫仙人亦有誇虬事
誰爲好古者搜訪析疑義

合江亭 杜道過訪

訪古意何極紅亭引興長紅亭仍韓詩朝暾麗棟宇夜雨漲
烝湘巖列韓詩在仙應洞府藏亭旁來陵後洞昔傳資翁出入於此聊
題四十字記余過衡陽

開雲寺

衡山山高雲作冥倏忽萬狀難爲省老僧珍重說開雲
爲賀晴明露峰頂

望岳

今朝望南岳極目一逡巡合沓摩天宇横空亘地垠五
峰難遂即九面許相親寄語山頭鶴他年遲故人

長沙競渡歌

茫茫高天蒼蒼色蛾眉遭妒賢遭嫉千秋公道在後人
嗟哉競渡猶招屈我來長沙當五日觀湘門外人紛憂
船裝露橈如翼張後漢書吳漢傳裝露橈喧塡金鼓聲騰沸迎濤
逆浪性命輕迴幹招呼徃來疾湘山兮龍挺湘水兮浩
呼洶靈兮何處成幽宮魂招何在還相同角黍休纏五
色縷靈兮力能排風驟雨驅蛟龍生雖鬱鬱死則雄古
來賢士多湮沒可憐處處招何窮吾聞競渡始勾踐見樂府解題附會招胥理亦通君不見龍舟之勝誇吳中奔走
士女成土風廻首閶闔城畔路彩旗猶映玉簾櫳

賈太傅故宅

漢文古賢主爲治殊英明一朝惑讒佞尚復遠忠貞慟
哭固年少朝廷誰老成長沙厄賢傅宜室忘蒼生悲哉
弔汨羅此恨誠難平荒祠傳故宅汲薦寒泉清井傳太傅所鑿

湖湘間見播遷之衆感而作此

湖南好風景蝦菜洞庭船尚有三登稻水經注便縣有溫泉水左右田數十頃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溫水所溉年可三登猶聞再熟年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火耕初闢地水耨已治田歲歉征輸苦居民有
播遷時靡塈之令甚急又值歲歉民多流徙蜀中衡郴二州爲甚雖嚴禁之不止也

湘陰守風

洞庭一夕風轉急湘江片帆愁尚停三十六灣月黯黯
九十九廟波冥冥洞庭君廟在湖者凡九十九

登岳陽樓

十年夢想此樓間孟杜詩篇杳可攀識得岳陽眞面目
洞庭中峙一君山

登黃鶴樓

我登黃鶴樓懷古情何既花顏自題詩黃鶴曾歸未白雲悠悠去來得黃鶴難歸人不識鸚鵡何年謝世塵也隨仙去無消息鸚鵡洲已沒江中

江風阻行作歌遣意

南紀斯游亦壯哉歲月淹滯歸心摧昔從前月下長沙瀟湘洞庭破浪來漢陽易舟託估客擬即掛席窮高桅一風七日不得發長江震蕩如奔雷故鄉尚隔二千里明月計圓十六回那堪對月還聞笛夜夜江城怨落梅

小孤山

山形螺髻似孤峙百尋餘大地洪濤闊擎天翠壁虛神工開繡殿雲氣護靈居石蘚猶蒼古長疑玉篆書

西梁山

天門古塞莽帆收乘興還登最上頭紅日遠沉浮海氣青山對峙鎖江流澄潭水急湍如雨絕壁風高冷似秋今夜月明微有暈荻蘆聲起長年愁

采石磯太白祠

風流傳太白低首謝宣城異代空相慕青山今古情

蓬莊詩集卷二

長洲沈　虹　渭梁

戊子夏杪歸自楚南試既不售至臘月而捗遭奉倩之傷已丑以後奉母家居宛轉展侘每累白頭興嘆低徊提抱還憐黃口紛啼時觸目而寄淚或書聲以傷懷詩迄庚寅之秋共存九十九首

秦淮雜詩

桃葉渡頭秋雨收秦淮河上月光浮紅欄畫閣珠簾捲忽憶當年十四樓

淡粉輕煙俱樓名貯莫愁傳聞往事足風流空憐才子佳人地一水盈盈問故邱板橋雜記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

最是傷心永樂初勾欄妓院忍經過可知養士基三百恩出高皇聖母多明特士之制皆太祖馬后親定立教坊以供遊學永樂初遣入死難眷屬

冠蓋當年著兩京前明官制兩京俱設六部繁華原是舊都城三山街市雲霞蔚十里淮流燈火明

國破家亡漫莫論宮中行樂日梨園相傳更有堪疑事故劍沉埋龍種冤

梅花零落怨難勝紅豆相思淚染膺梅村牧齋未死白頭江令在可憐彩筆賦金陵

青溪明月板橋陰南院清歌北院吟紅粉佳人傳馬鄭馬湘蘭鄭妥娘白頭遺老憶丁林丁繼之林古度

六代繁華枉勝形舊時金粉總飄零新來傳得周郎句

不獨哦詩有阮亭閻漁猟淵學有金陵懷古詩回首也盛傳
王氣黯消冷石城刧灰忍復問昆明鍾山山色如龍臥
嗚咽淮流漾影清
何人爲弄桓伊笛是處愁聞子晉笙長說阮郎新樂府
不殊玉樹隔江聲
勝朝文獻散寒叢半入梨園小部中猶有秣陵春一曲
等閒淚灑唱當風梅村秣陵春傳奇傷昔感也
桃葉桃根古渡西水流一曲是青溪無端往事猶成夢
枉把秦淮舊日題

讀漢書儒林傳書此

六經肇遂古刪述自夫子周公著爾雅詁訓之所始秦
時縱一炬其亡竟有幾醫藥卜筮書存者翻銷燬說本通考
乃知天地寶圖書珍秘啓日月共天行江湖成地紀炎
漢首尊經跲伏諸儒起表章大義興闡發微言旨申公
伏生輩講授登筵几著令厲學官專經立博士師承有
家法傳習明源委石渠故事垂論辨良有以前漢書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親稱制臨決後漢書肅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議同異如石渠故事兩漢盛
儒林孔門遠紹擬馬鄭皆功臣服何允從祀通經古所
難幽莽寧幾此上而極天文下亦盡地理大則備聖王
細不遺方技童年事孳孳白首不獲已所以古名儒專
經是尚耳自多百家言分爭穿穴喜貝成繡鞶悅不獨
爲華美後漢書儒林傳論引揚雄法言語註謂喻學者文繁碎也詁訓失其眞章句
日益鄙淵源久不澂反覆失所指嗚呼漢以後其學寖
微矣六朝嗜黃姝六朝人呼書爲黃姝相尚遹浮靡涉獵爲文章
修詞瀾若綺唐宗崇註疏漢賢力追企正義雜純疵亦
堪矜洗髓宋儒談理學著書汰糠粃羽翼經傳文程朱
自莫比沿爲筌仕媒掇拾聊爾爾甚或求高閣惘然不
一視吁嗟繼自今修明果誰恃考核患不精集說患不
軌黃童無點竄末學愼議訾六經非凡書未可等兒戲
斯文在我　皇光華今古被煌煌重經學開館闢蒙否

庶幾老尊宿作述有根柢永爲來哲貽千秋用昌偉

枯桐

枯桐既已焦中郎斵爲琴當其爨時不異於束薪聞
聲獨見賞作合眞有神飾之以朱絲徽之以黃金手揮
發五弄拂拭時相親良材豈自獻直由知己伸向非蔡
中郎吞聲委灰塵貫音世固希湮沒安可論

古樹

亭亭千尋壁直指何㨖霓㨖使結切霓五結切見西京賦上有古樹生
托根亦奇絕扶疎自爲榮芳穠自爲悅鸞鳳此游息蠖
蟻不爲齧雖招烈烈風根深寔盤結亦有樵採人孤高

免攀折歎彼柏與松僅與凡卉別置身人世間空能傲
霜雪

錦帆曲

吳王霸吳忽縱欲色荒𪓟𪓟離宮屬青龍之舟錦作帆
盤遊滿試春風足春風無力倦西施嬌憨倚遍紅欄時
閶閭城旁看仙子一水留香望漸移姑蘇宴罷館娃樂
採香泛月相尋作梧楸未省一時愁新胆誰開此日謀
春宵宮中長夜飲酒鍾千石侈逾甚青龍還似從餘皇
敵國軍容跨衣錦

讀外姑青湄集感成 外姑棣川顧氏名瑩歸谿湖華氏為外舅維藩先生之配

惻惻重看憶女吟病餘弱息思難任也因嫁與黔婁婿
宛轉猶憐是阿琳
少日塗鴉百不知每懷憐取教塡詞年來淚盡東牀客
豈獨涼州絕調悲 集中涼州贊慢一闋乃絕筆也

戊子除夕悼亡

去年除夕萬里客今年除夕歸鄉國不如去年作客時
相思猶有相見日生別輾轉常惻惻死別吞聲淚何極

悼亡

噩夢誰圓竟作魔九年一日不爭多 己卯臘月三日來歸戊子臘月二日去世
痛心最是呼兒女問道蘆花可衣何

小別猶憐信息疎黃泉永隔恨何如憑他画篋塵封滿
忍見衡陽寄汝書
絕句唐人卷尚存深閨曾與斟斟翻而今半已成忘却
幾度重吟聲自吞
玉環曾約玉纖纖環破人亡冷淚吞此物斷腸誰會得
舉頭圓月映疎簾
交頸鴛鴦翼未伸並頭菡萏粉猶新彩絨零落誰能續
腸斷當年倦繡人
紅杏花繁此尚開當年親遣侍兒栽記曾手向枝頭摘
拋擲輕黃杏子來

薄寒輕怯勸裝綿小坐黃昏澹不眠今夜風來花弄影
月明誰倚画簾前
秋氣初深曉乍涼簾衣風颭獨傍徨更無人坐妝梳地
零落堦前是海棠
君來我夢復何時我夢尋君更不疑最是傷心今夜雨
又聞滴瀝到階墀
寒衾孤枕與空幃薄醉橫眠未解衣五夜夢回驚坐起
朔風吹雪打牕扉

酒闌

强作樽前笑誰憐醉裏身無家仍客似多病更愁頻寒

餓悲孩稚辛勤累老親酒闌當伏枕掩涕獨傷神

過東田別業懷學士叔

一載歸來山閣巔雙靴絕迹五花韉（公拜侍讀學士有雙靴竟踏五花韉之句）夢回冀北愁何極（公詩有夢兼以丁內艱歸里）曲奏江南淚共懸（集有江南好六十闋）淅瀝竹林來小阮離披荷葉眄東田難忘最是憐猶子索得新詩與共傳

九日

颯颯西風撲面來含情扶病強登臺平天鴻雁憐孤影委地芙蓉感半開九日風光空憶昔十年心事總成灰長歌當泣何人會佳節那能更舉杯

夜步明月寺

妙香微有聞月浪空中泛高閣出經聲塵心避清梵

山人隱居

結宇青山曲翛然高士棲深林遮不盡樹杪出炊煙

遊天平山莊（范參議長倩公園林中有翻經臺宛轉橋十二樓等處）

翻經夜月清歌歇宛轉溪流碧草侵誰識舊時行樂地可知陵谷易消沉

峰翠依然似黛螺朱樓虛憶鎖青蛾拋殘法曲誰收得剩有山禽睍睆歌（睍睆用朱傳）

遊天平石室

天平諸山尊聳秀朝斗極千巖列翠屏一徑擘青壁峰深人欲迷磴絕股復栗層石何壘罪乳竇皆滴瀝古木陰崖巔蒼苔染石色幽花燦可悅山鳥名難識盤紆石室見靈境更奇闢神工鬼斧成知有仙人集杳靄護白雲天關接呵吸雲中雙白鹿來往莫可測我將求丹砂於此鍊飛術

支硎法螺菴作

尋山值杪秋巖壑逾幽妙霜苔粲絕壁水派掛乳竅古澗落葉塡危石枯藤繞翠柏際空青丹楓明晚照日落嵐氣陰潭影清霞曜行行訪招提山徑何窈窱入門寂無人林遠歸鳥叫殿閣隱層阿環立千峰峭我來無支公誰可永談笑孤吟步月明時聞山鬼嘯

落紅亭作

我行靈巖麓獨上落紅亭返照積松影幽光起石屏樵歌聲隱隱泉澗響泠泠有僧類行脚一瓢復一鉢揖予石上坐清談語沉豁平生本忘機悠然覺禪悅驚麏倏奔竄歸鳥飛已滅僧起投夜宿我還弄明月

友人招集小飲座中有妓善度曲彈[illegible]索贈賦此

少日風光感逝波年來哀悼淚痕多閒情暗與消磨盡

那忍重聽子夜歌

昔年曾記泊潯陽商婦琵琶感斷腸今日况聞凄切調
絃聲絶處淚千行

猿嘯不盡三更月虎嘯無端萬木風記得湘江孤泊夜
數聲哀怨隔舟中

病中答人乞大[illegible]

金粟如來骨似麻語言文字絶紛拏一從天女新辭去
更有何人爲散花

讀爾雅釋荷偶成

一從爲藕便牽絲花到成房子亦隨須信見蓮還見薏

苦心的的阿誰知

繡被

繡被陳寒具開籠色尚殷裝綿離合在宿廨有無間枕
畔秋聲急牀頭燈影闌誰憐錯彩處添有淚痕斑

片雲

片雲愁夜色細雨雜秋聲萬象皆歸幻人生最有情暗
蟲緣户入饑鼠上牀鳴欲寐偏無寐中宵病轉嬰

對竹偶成

我來竹室坐虛白足幽情憶訪枯花衲曾經積翠行（枯花積翠俱在穹窿山麓）竹深山色暗寺[illegible]磬明隱隱西林裏娟娟

寒月生

憶山中梅花

一曲横吹斷續聽（梅花落漢横吹曲）空山風雪正冥冥眞憐一
夜飄零盡坐忍寒宵向膽瓶

探梅二首

堰東堰西月色微拍牆徐步渾忘歸梅花千樹淡于雪
宿鳥一雙驚更飛

酒氣初醒夢亦醒花光月色兩冥冥披衣獨坐清吟賞
子夜誰家歌未停

宿徐氏山樓

山樓夜色淨埃塵對酒高歌興絶倫四面好峰青似黛

一庭寒月白於銀暮禽咭聒歸林晚香雪繽紛撲座頻
我醉欲眠還倚檻瓊姿應許夢相親

即事

積陰生溪煙朝來沒平楚獨立古原邊山禽樹中語

湖上

湖上方看春水生粼粼風動夜波明沙叢鶴起歸何處
月照平田渡影横

望天平山

茲山挺奇秀緑翠莫可匹石筍如削成杉松亦森密素

朝嵐氣消山頂明紅日胡然雨欲來諸峰雲互出一僧山半行冥冥忽相失

雨霽尋白雲泉

朝來廻驚飈林雨滴清響陰雲四散飛山光忽蕭爽石路無纖埃興來還獨往泉聲聞琮琤悠然愜心賞懸流破山翠數縷明遠歸飛泉濕我屨水沫沾我衣碧林流逸韻巖石況清徹心神獨怡悅坐此眞忘機我欲候明月清宵發長嘯舉杯酹山靈空山獨相弔何當置幽棲長與白雲約寥寥誰賞音白范我同調白雲泉白傅所題范文正有詩

白雲寺

白雲泉邊白雲寺寺門深閉雲常遮一聲清磬出林外幾曲短籬隨澗斜石竇有泉下竹葉揩擁似雨飄松花老僧短衲起揖客自吹活火烹新茶

寄懷鄭大季雅

別君常惻惻別夢頻相親牢落常爲客飄零復滯閩鄉園廬猶熟谷況荔枝新莫漫矜才調憐君得幾人

苦憶滎陽子栖栖劍浦潯那看明月夜清聽斷猿吟幕府千山合鄉心五字深昨過窮巷悄門掩碧苔侵

懷李四龍友

養疾憶李子清臞亦可憐晝閒常鍊藥夜靜好談玄室滿竹枝影爐餘松子煙思君不可見夢遶玉山前

閒步天宮寺

幽蘭薄户發修竹傍簷遮樹鳥風翻落籬花雨壓斜我閒看貝葉僧爲說蓮華瞻坐忘歸去鐘聲起暮鴉

坐生公石

昔日吳王墓今爲祇樹林[illegible]圓旋[illegible]沒劍氣久消沉池冷月常浸松寒風自吟不須聽說法始得悟禪心

虎山劍門

山勢崢嶸甚眞思劍閣雄棧雲兼隴樹渺渺路盤空

破龍澗

屈曲高以長陰森晝欲夜緬懷四高僧獨坐忘朱夏驚看暴雨來澗水如龍下

三峰

昔有漢月師天童稱逆子五救與七闢辨論不肯已當仁自不讓夫子亦云耳于此開道場弘宣象教旨弟子十二人彌天散法雨乃知精進力自可成佛祖

拂水山莊錢牧齋與柳夫人憩息之地中有玉藥軒花信樓等處見初學集

老去尚書莊尚有柳絲玉藥共招魂樓頭風好傳花信依舊年年廿四番

同心共命慰憂居才子佳人信有餘悟到色空空色處

也應悔煞老尚書

再懷錢尚書

恨餘枚卜金甌日公曾以枚卜去官 夢斷觀棋玉局身集中有觀棋詩

曠代逸才堪作史不知佳傳屬誰論

楞嚴頂禮漫逃禪續得新編尚紀年初學集終甲申試有學集始乙酉

問維摩不二法語古文字豈真詮

簡申惇復

昨日過君齋幽蘭散芳馥徘徊寂無人仿佛在空谷猗猗復揚揚露浥若膏霂把之解渴飢清凉沁心腹歸來盤襟袖餘香尚紛郁臨風思結佩庶用慰幽獨

坐暑申惇復齋中

共坐閒齋散暑愁話濃兼喜境多幽簷垂桐葉頻翻影簾護蘭香不上鈎麈尾暫憑團扇代龍鬚穩藉隱囊留肯教午夢消清晝甌茗頻傾興自稠

田家喜雨詞

殷雷忽聞聲急看陣雲起奇峯紛峻嶒未雨先作喜

風急水生浪橫衝港口船遙看雨脚白已遍山南田

苗枯色槁槁苗潤光油油歌聲出丹田雨淋車不休

連宵雨不止屋漏無乾處曉起披綠蓑放水出巾去

坎頭水活活坎下波瀼瀼不獨稻苗滋還看葵荍長

外河通內水水長魚育育坐雨向茅簷破網重結目

牯牛日㪺水水竭力亦窮朝來閒作苦乳犢臥欄中

夜來燈火坐織屨已新成雨積岸泥滑還穿舊屨行

去年臘雪多多收十斛麥今年雨水勻粒米看狼藉

高田已沾足低田又平水還去穰田神以寧我婦子

石湖泛月

水滿春橋花滿堤串珠歌曲畫船齊越來溪畔調雙槳剛到橫塘月已西

自竹塢至寧邦塢

幽澹平生好閒行趣轉佳山空泉響澗石滑蘚侵鞋野寺園深竹孤僧坐晚齋閒花何處發香氣入吾懷

當路孤峯礙行行一徑斜水邊看浴鳥石隙認奇花斷澗橫危彴幽林散晚霞欲尋高士語踪跡杳磨霞

行人日暮少形影怯孤單黃塚啼烏弔青松飢鼠餐蕭蕭幽谷靜漠漠渚花寒忽聽踈鐘起餘聲滿碧巒

歸路遙相識山村望巳賒晚煙迷百鳥夜色冷千巖野曠一燈見峯高孤月銜柴門敲未應清影漾松杉

茅蓬僧

無復莊嚴勝道塲銷金古佛供茅堂山泉煮給行人飲鉢米餘爲野鼠糧拂石焚香翻貝葉破牕關月臥繩牀

偶來茶話漫叅取何處木樨花正香山谷木樨花參案見傳燈錄

讀詩伐檀篇書此

是非別美惡好惡分取舍耳目苟足憑需之論定者研檀不諦得緊迷緊迷尚可得駁馬二語詩疏引齊諺風塵貫識既失真卻憐翻說真成假此事悠悠自古今且須酌酒陳杯斝

讀老子書此

世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于人嘯歌殊自喜聊兩不終日飄風不終朝天地任自然我心何搖搖君平昔在蜀百錢聊賣卜至人守其要知止與知足閒簾閱

數人下簾即討論玄中通易理至妙實無垠

題採藥圖

長鑱白木柄採藥獨[illegible]尋不知山路遠只是亂峰深峰前老松樹根下生伏靈坐此若有適仰聽青青陰

題画兔

綠莎軟於綿皓月光如瀉閒臥月明中舉頭望平野想以營窟難因懷擣藥者

王明君

奉詔傳來翠輦春殿前驚見玉顏新始知當日君王意不屬宮中買幸人

聽盡琵琶總怨彈朔風吹臉淚成瘢祝君珍重憐顏色親按圖中仔細看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世說昭君自彈並無所考

歌舞前臨毳幙間新歡也強破愁顏誰憐待詔深宮者不憶昭陽憶玉關漢書應劭註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于掖庭曰待詔

一曲明君千古悲寧肓漢史至今垂蛾眉不惜黃金盡借問承恩有幾時

題霍小玉傳

一見空憐骨已枯黃衫無那力全辜十郎此際知何似鐵石心腸動也無

兒女情癡極可憐生生死死恨難填人間勝業坊中事說著黃衫一惘然

玉釵往事自酸悽玉茗清詞豈漫題解得情根俱夢幻斷腸深處是菩提

蓬莊詩集卷二

蓬莊詩集卷三

長洲沈　虹渭梁

庚寅秋兄曾紈移官沅陵再倪余往大楚南之地東為湘西爲沅而中匯洞庭余既遊湖中鬱鬱里居淺澱然誦九章涉江之篇焉冬十月從事南征蒼江瓢泊黃口同行朔雪征蓬東風激浪望天南之無極致卒歲以淹留人孰無情時能遣此辛卯春正始達沅署署後有飛霞山讀書其上者凡五閱月又以試事北歸歸六日而病癯輾轉相尋百有餘日而身且不免矣壬辰癸巳之間杜户讀書詩亦甚少應酬諸作悉非性情並事芟除今彙成一卷共存七十九首

登金山江天閣

傑閣登臨趁晚晴憑高目極正潮生江聲直撼金陵郭帆影羣歸鐵甕城山似絶根隨浪動水疑無際接天明

明朝舟楫南征去愁聽金鈴塔上鳴東坡金山寺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

舟曉

無眠倚枕倦搘頤待曉推篷霧漸披僧啓半關燃落葉鳥拳一足立霜枝遠山紅映朝暾靜野岸青來客帆遲寒日江村人晏起酒鑪初煖未標旗

燕子磯

石城如虎踞燕子竟飛來莫問前朝事磯流日暮哀磯所由名不知何據此詠劉誠意語讖

太子磯

太子誰名氏危磯獨擅稱江留墨一點浪湧雪千層

望九華

何處九華是江行望猶遐白雲如玉盤托出青蓮華

宿彭澤

風雪孤舟夜江天逼歲除愁瞻小姑廟誰寄大雷書

水程

水程難預定夜泊竟無涯月照千巖雪風吹萬里沙江寬看四野天迴只孤楂客子愁何極前行路正賒

黄鶴樓

夜發青山嘴晨登黃鶴樓江飛爭渡燕漢口渡船名雙飛燕城下

弄晴鷗波淨紅霞映天空紫氣浮神仙如可接好與詁丹邱

簰州曉發

吹角傳寒戍清鐘送曉風星稀沙漸白日出水先紅失侶悲孤雁離根嘆轉蓬又隨征帆遠湘沅極鴻濛

荆口

脈脈舟中臥傳云近岳州江來岷蜀水湖湧沅湘流勢合濤爭壯波分天共浮水經注湖水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起來乘興坐放眼亦消愁

重登岳陽樓

眼底波瀾闊乾坤獨此樓氣雄基址震風猛棟梁愁飄
泊三年客重維萬里舟戊子夏過此樓新落成登臨感傾圮惻惻
我生憂

岳陽守歲

岳陽風土嘆遐荒守歲維舟夜正長與弟同眠言陟屺時天采弟同行有兒參語怨離鄉千檣爆竹喧如故三老壺觴
樂未央擬向神君乞如願洞庭此夕思茫茫

岳陽元日

九日題詩倦客舟思親懷土一登樓三苗風壤寧爲美
五渚波濤只攪愁青草碧連萬頃色赤沙紅截半湖流

青草湖赤沙湖皆與洞庭相連還依北望陳遙祝徙倚軒欄爲少留

洞庭風雪歌

洞庭黯黯波瀰瀰舟行盡日無涯涘黃雲蔽天風欲狂
朔雪紛飛片如紙濤聲徹空帆轉急淺沙忽阻驚舟子
拍天四顧一孤篷東西南北誰能指舟人號呼齊著力
禱祝祈求竟徒爾手疲皸瘃冰裂瘡舌凍詰屈語戰齒
一時相對各沾衣行路艱難嘆如此破篷遮掩坐黃昏
擁被迎寒無處徙猝聞舵轉動有聲起看星月澄波裏
造物變幻不可測憂虞翻怪神驅使曉來天氣倍精明
天氣精明見漢書陳湯傳飽趁風帆似鏡平青岑碧樹寒原外雪滯
沙明画裏行

龍陽縣

楚縣多蕭索龍陽景自稀況經飽風雪忽此覩春暉水
市漁梁滿畦蔬菜甲肥木奴猶可植歲絹得無饑

武陵西郭

武陵西郭俗塵違隔岸江村景物稀風動森筱宿露落
浪衝鷀鷁背人飛桃花水色明流駛螺子山容倒影微
小憩漁磯竟移日柳條掩映蕩春暉

木瓜山

行行渺前望云是木瓜山李白題詩處西風慘客顏

桃源歌

山盤盤水沄沄舟人忽報桃花源爲言此是秦人洞洞
中別有廬舍桑麻田一自漁郎迷往路空憐雞犬亦成
仙時復拏舟經過此春來看遍桃花然有耶無耶杳莫
知但見綠波吞吐煙芊綿淵明文章妙絕倫洞口直教
想煞人仙源有路應容識塵世無心肯問津長嘯一聲
山應許猶認拎子洞中語

天維兄築室于沅署飛霞山之麓初成而余適至
喜呈短律

地與漏天逼山城風雨盈我來冒暑濕新築喜春成別

緒三年曲愁懷一夕傾庭枝正蕭瑟恰聽對牀聲東坡子由兄弟往來詩多用韋左司風雨對牀之句見王直方詩話

結宇飛霞麓官閑幽意賒耽書翻素帙養疾事丹砂好鳥時聽訟遊蜂任放衙興來還命酒共慰客天涯

春縣花明錦奇姿異域送芳蘭字鵝鵝菜小而圓花亦如蕙紅藥號芙蓉庭砌商量種瓷甌珍重供忽思便縣裏花發紫荊濃前在永興署中有紫荊樹一本花開極盛懷雲亭子上最憶好林泉竹筍應雛籜池荷欲疊錢閑花紅滿地古樹碧參天誰復開金琖春來倍惆然

兒輩服除日書此

半生榮落嘆沉淪多愧飄飄託此身怨別三年常負痛饑驅萬里更隨人伶仃兒女關心切寂寞音容祇夢親說與旁人渾未得風前無語獨傷神

鶴鳴澗上

鶴鳴山澗綠陰垂小築誰家傍水湄最愛短籬扶姊妹花名坐聽花底語相思鳥名

即事

青山頂上紅霞映綠樹叢中碧水流一曲楚歌雲不動數聲羌笛月當頭

同崑山徐廉夫溧陽彭基士錢塘伊震遠弟天采姪雲昭坤一宴集辰州宋瀟碧司馬署中黎雲精舍時庭中薔薇盛開

他鄉正值暮春天撫景誰能惜酒錢花到欲殘偏爛熳酒因微醉倍流連朱絃促柱難為別白髮高歌劇可憐謂徐廉夫司馬風流尚京國新詩吟就倩誰傳

牆東次友人韻

牆東芳樹綻春葩樹底深深見浣紗紅袖每隨金粉蝶綠雲濃綴碧桃花沙輕蓮印依裙亂風軟腰肢妬柳斜溪水一灣門外遶依稀風景類如耶若耶一名如耶見前漢書

寂寂次友人韻

寂寂傷春夢雨天金堂人隔影空憐庭花零落臙脂冷舊燕翩翾翠袖妍未忍釘心抛棘刺釘心見晉書顧愷之傳可能輸面擲金錢輸面金錢見孟子西子齋疏雕籠忽報紅鸚鵡是否憑將消息傳

無題次友人韻

東風漠漠日遲遲梁燕營巢共語時紅豆有花初結子春蠶作繭正抽絲宵長那禁膏融淚月小誰憐魄減規荏苒韶光容易老濃華愁盡綠陰垂

撩亂閑情自不禁東西溝水魘波深長卿故有求凰曲弄玉寧無引鳳心楊柳春深愁黛減芙蓉秋老怨霜侵

三年鐵網勤收取莫放珊瑚爛海濤珊瑚三年不取則爛見神農本草
屏戌光明玳瑁霏綺寮掩映蠟燈微香凝文錦鴛鴦被
夢繞流蘇翡翠圍五夜露濃花氣細一庭風靜月波輝
青天碧海情難訴舊恨新愁淚並揮
含情脈脈思盈盈暗把柔腸宛轉縈反舌亂鳴心自忖
画眉交語夢重驚柳枝曾負濺裙約見義山集桃葉還愁理
櫂迎底事偶教棋局近中心惆悵獨難平

麻姑

望斷蓬萊路莫尋海波隔絕碧沉沉麻姑應爲人難到
特地頷頭側淺深

王母

王母青鸞駕暫停阿環再拜極娉婷密香來往離容待
看殺牕中是歲星

送春曲

落紅紛紛亂飛絮東風慇勤勸春去春風與春亦何嫌
催歸不管人心碎春兮春兮若羈旅我亦將歸差後汝
惜春苦死欲暫留可柰春光不自主搔首青天天不語
獨憐春去來有期歎我飄颻無定處今年與春別辰州
明年春色知何所此心耿耿忽不樂把酒臨風倚山閣

辰州曲六解

清浪水如沸甕洞聲若雷清浪甕洞皆灘名郎今下灘疾歸定
莫船回
郎去舟若飛郎歸馬如鶩愁然辰龍關路險不得渡
有獺魚可羨有筐蔬可飽俗以獺取魚腰筐摘蔬出門險處多不
如在家好
三春勤放蠟秋晚收桐子桐子常離離蠟生亦累累
郎今莫渡江水中有精怪是郎所見聞吞象如鱗介江中傳有黑魚精曾有象渡江沒水不復出
丹砂可駐顏砂牀新禁採郎今好尋覓莫惜錢來買

贈彭二基士長歌并送其北行

我聞太史公遊歷遍名區文章有奇氣下筆驚羣儒乃
知十年讀書如蠹魚不如窮奇覽勝恣所娱可以佐我
胸中書惟君浮長江臨鄂渚過岳陽涉南楚揖乘鶴之
仙人懷望雲之帝子憑屈賈之遺墟訪仙佛之故址漢蘇耽仙人唐無量壽佛皆郴人日月出沒洞庭之波樗蒲清照湘江之
水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衡岳連綿雲陣奇嶺嶠氤氳
瘴煙起紛薜荔與杜蘅雜蘼蕪兮蘭芷擴聞見于一朝
拓心思于萬里更從二酉探秘文不避五溪淫毒親乘
舲船兮上沅辰灘高水險石嶙峋雷洄清浪俱灘名驚殺
人喜君相逢在此地紀遊得罄新詩句况君所遊皆我

曾歷處讀之親切愈有味短篇奇古逸氣繞歌行奔放
風格老更出當年燕趙詩悲歌慷慨傷懷抱花前月下
縱談論金壺玉盞齊傾倒有時携手登山坐翠微同聽
泉聲與猿鳥樵徑無人日暮陰共嘯劃然崖谷杳歸來
對榻不知疲話濃五夜還疑早君今後何往跨驢上荆
襄上荆襄度大梁從之入帝鄉君才自足矜廟廊絲綸
世掌傳鳳皇承明金馬增輝煌余亦東歸别意長還憑
著作勤寄將

遊明月巖

壺頭綿延三百里伏波自昔藏軍處兩岸童山峭揷空

中間毒水奔流注我行愁卧正轉側眼光忽豁幽巖露
翠屏青壁疊煙鬟古木蒼藤亂雲素深沈絕澗下無垠
側足飛梁橫斷渡玄猿怪鳥相向鳴我亦長吟聲共赴
仙人忽從沉香船載得銀壺美酒泉（沉香船銀壺辰州仙跡）手持
綠玉杖縱步來層巔揖予石上坐洗酌同流連謂子骨
相頗清異秖因福薄多塵緣辰州丹井久已堙朱砂牀
在無人穿子來撒手空茫然洞庭浩渺江連天風波翻
易誰爲憐好隨赤松子採藥穹窿便（飛絕書赤松子服赤石脂于穹窿）
蝿頭蝸角不足羨躡踪二老長千年

自明月池歷三石澗綠蘿山

乍過明月池又歷三石澗鼎峙如削成轉瞬不可盼但
聞綠蘿中漁歌景清晏

洞庭阻風歌（泊明山）

洞庭五月南風號掀空白浪如山高一吹三日聲轉急
欲渡不得心煩焦朝來風力稍衰歇舟人不戒凌鼉鼇
帆開十幅眼乍瞥波騰四面天爲滔日光溟濛霾曀氣
風色慘淡揚餘飈心驚默禱寂無語柁師篙工暗不驕
船欹帆側卧貼席顛簸萬斛同于瓢此時鴻毛輕一擲
豈期倏墮山之坳滿船相慶生歡喜剪紙酬神酹桂椒
山形矗起只培塿湖心點碧堪遊遨狂風吹水水欲立

駭浪觸山山若搖銀牆萬堵紛起伏白馬千乘齊奔跑
雷轟電閃頭目暈峰頭忽舉盤空鵰翻飛健翮不肯下
怒濤一掣落九霄吁嗟爾力何足恃海中爰居猶避逃
風波無常亦有命安穩片刻隨所遭且復開樽滑濁酒
聊爲歌呼與一豪醉聽乾坤震輪軸狂吟日月浴波濤

渡洞庭

今朝風勢緩敢渡洞庭西水闊乾坤小波高日月低浮
生還自歎物理已能齊翻喜神鵶舞時來檣上棲

早發

波濤喧枕畔五夜早開行心動眠難穩舟輕坐不成江

山同炫轉星漢浩縱橫隱隱聞墟落雞聲次第生

廿將軍廟

將軍號神武英氣橫乾坤自喜結束異常懷知己恩慷慨酌銀椀軍中重一言想當揮指日曹瞞直可吞吾聞關侯灘昔對將軍壘真傳咳唾聲不渡茱萸水見水經注

江雨

雨氣積西嶺山風吹復之岸迷波更闊帆濕渡逾遲得意江豚舞羣飛水鶴嬉漁舟亦泛泛蓑笠不知疲

不寐

不寐獨輾轉孤燈曖虛焰推篷一相窺涼月鋪江面船尾忽跳魚波光破澄練

空閨

岑寂空閨裏三年淚暗垂春來花自晚秋好月虛窺雨雪人行處關山腸斷詞更誰閒討論款款証離思

苦瘧行

江湖多風波寒暑侵人骨我生逐斷蓬飄飆常作客去年出門冒風雪今年歸來當毒熱楚南況是瘴癘鄉五溪淹滯愁煎迫還家六日不得寧苦瘧相纏臥牀席寒如冬月當灌汲復如祼體投冰凌溫牀厚覆猶戰兢冬月灌汲溫牀厚覆見三國志華佗傳熱如烈焰圍束荻又如受縛就鼎烹清涼甘露無由登深山窮谷沍寒固陰炎天赤日鑠石流金吾曾飽歷猶難任沉綿輾轉已百日形骸槁瘦空皮侵置書不觀束高閣神農本草馮將索杜將方術覓倉公始信中醫不服藥見漢書藝文志吾聞療瘧讀杜詩瘧鬼年來亦古殊誠知此事公成戲一鬼三年不自驅近得卻疾方直窮大化理同此一推殘術撰少促可造物山來皺弄人達觀已擬齊生死任他寒熱逼人來不使炎涼著心裏瘧兮瘧兮亦徒爾

浩歌行二首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龍行在天不可攀馬行在地愁九野安得神龜爲我卜世上還憐無日者史記有日者列傳山川不能言肺腑不能語地師醫師樂且舞吁嗟得食無安所天公惱怒將擊汝

和吳右卑依綠園雜詠

迴廊修竹

千箇琅玕竦八雲朝朝拂拭費辛勤相親曾記東坡句更語廊邊抱節君東坡詩云寄語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即相親

空庭野鶴

獨立翛然整羽衣空庭晻靄散餘暉雲消月出不成夢忽唳一聲天際飛

緑堤垂柳

肯向離亭作送迎緑堤自舞伴啼鶯不知何處粧樓望
又逐春風惹恨生

隔岸夭桃

桃葉桃根手自栽隔溪婀娜滿林開漫酣暈頰臨風笑
疑是凌波欲渡來

曉林鳥韻

露凝春曉百花明宿鳥嚶嚶弄早晴中有一雙啼更婉
金籠添得画眉聲

幽壑松濤

喬松百尺礙層霄出谷山風響泬寥忽憶江湖行路日
孤舟野泊聽寒潮

林畔孤亭

林高接葉製茅亭翹首童童一蓋青想見吟詩當静夜
月光林影兩冥冥

香簃垂釣

溪迴小閣波粼粼游魚戲水浮香蘋閑來倚檻坐垂釣
潑剌一聲脫錦鱗

山坡石塔

石塔由來偶擅名梅檀誰與致精誠那知石笋凌空出
便是浮圖幻相成幻浮圖見洞微志

凝雪觀梅

香雪成團映小樓明燈玉盞珀光浮誰能豪横題詩句
一爲簡花破寂幽放翁賞梅詩豈誰豪橫那清臞聊爲詩人洗寒餓

哭天人雛兒

春草池塘感舊題澧蘭沅芷共招攜人從火瘴蠻中別
路入仙源洞口迷辛卯五月與兒別于武陵玉笛正哀爰寄弄丹砂
肯信蒿翁棲天南淚灑情何極每爲招魂向五溪

雞鳴高樹巔

雞鳴高樹顛物色殊鄉里不省出門行莫笑遼東豕

鰕鮎篇

鰕鮎遊潢潦寧知天地寬所嗟賦命小拳曲自能安

題陸維能把釣圖

画師點綴小閒身舊是侯門出入賓拋去玉驄甘理釣
白頭應悔老風塵
巖瀨臺荒夢雨天孤蓬記否共流連輸君尚負桐君約
麋鹿塵寰又五年

再題把釣圖

沅江波泛桃花色湘水流含杜若香清絕湖南舊遊地
君將何處著漁梁昔歲同遊楚李

山幽石積水潺湲楊柳桃花夾岸繁忽憶問津前渡日
夢魂重繞武陵源

採蓮曲

荷花滿湖水亦香荷風吹動羅衣裳纖纖蕩槳花深處
欲折不折愁紅妝紅妝盈盈淚秋水絲飛宛轉纏玉指
花紅似妾柰花何妾比花心思更多

將進酒

將進酒歌一曲爲君具壺觴毋爲苦剌促知止者不殆
知足者不辱語見老子人生百年若電流就中得意無時足
東野竹弓鴨可射南山霧雨豹可澤金易鑠骨易銷山

難挾海難超將進酒歌且謠

休洗紅

休洗紅不洗紅猶淡憶昨嫁時衣開籠色黯黯故衣可
染尚不鮮紅顏對鏡長自憐

望夫石

望夫石自何年至今突兀臨江邊江流無情日浩浩行
人擔擱青春老終古難教少別離深閨望苦夫不知江
頭留與行人看滄桑更石不爛

行行且遊獵篇

獵馬怕寒情不驕霜鷹耐冷意獨豪健兒妝束有殊態
屈襟短後窄袖袍草叢雉起兔逸竄左手放鷹右拔箭
俯身飛鞚縱馳突耳後風生鼻火出語見梁書聲作霹靂弓
弦鳴中或疊雙百不失山空野曠搜白沙氈房毳幙儲
爲家烹羊飽食就中宿夜半餓虎帳前伏樂此不疲矜
得意連朝風雪歸來未

移船

春風吹船船欲開春波綠綠可裁岸花促客傍船去
村犬吠人沽酒來

隔岸

隔岸依依楊柳津臨流初試曉妝新等閒狂客多喧笑

驚去樓頭獨倚人

白鶴山人歌

山人少年誇俠骨豪盡青春今白髮酒酣故態猶向人
鎗吐梨花劍渾脫一生好事學長生燒徧丹鉛悵未成
往時飄泊同江海猶爲尋方覓玉英心懷八公不死藥
手捧五岳眞圖形丹經反覆誦不輟深夜琅琅神鬼驚
此汞不是凡間汞語丹經乖訛玄奧爲君恐年來至道離
傳得何處藏眞鍊精魄

蓬莊詩集卷三

蓬莊詩集卷四

長洲沈　虹渭梁

甲午春余將北遊京華行有日矣又以德化殷明府之約遂徙而南轉徙無很飄然萍風鶴自悲也往來匡廬忽忽三載幸遇賢主人流連歲月然而蓮花漏刻惆悵時深殊覺風景依徊欲絶矣詩迄丙申之冬共存八十一首

題彭二基士滌硯圖

鸜鵒晶瑩碧眼重洗來香淨墨花浴硬黃素得臨池法

春蚓秋蛇態轉濃

鶴鳴山澗飛霞麓曾共揮毫坐翠微添我未妨同入畫

芷香春雨思依依

同彭基士天采天協弟看花虎邱

同心偶約話綢繆閶闔門西覓小舟花市雨餘供眼醉

酒帘風穩殢人留遠山坐對晴雲出野水浮將浴鷺流

尋勝更教誇足力玉蘭香藹一林幽虎邱有玉蘭一樹最著名

息廬

栩栩蝶夢一軒渠雲度無心影亦徐紅藥露芽新雨後

白鳩刷羽晚晴初供花聊寫斜枝韻畫紙閒臨楷字書

小坐鈎簾待明月喜教偃仰息吾廬

懊惱曲

明月何處人與日偏殊魄嫦娥空擣不靈藥四時誰平

分彊半不似春太皞疑爲天公嗔天上人間會如此有

情終作無情死造化寧皆夢夢然故意惱人腸斷爾不

然銀河亦應清淺流黃姑織女無離愁

有懷

漁洋山接洞庭青吳問靈光舊典型留得一編傳世上

精華錄在見遺形王阮亭先生精華錄具小像

宏詞入名彙才奇竹垞風流舉世師十五年前曾識面

白蓮禪榻訂詩

怨情

庭前桃李花灼灼東風吹開復吹落對花常爲怨東風

對鏡還憐歡不終入門相見情漠漠出門笑語多諧謔

一心誓許各無移咫尺其如形影離妾意正濃郎意改

郎心遂意知誰在含羞問郎郎不言褰帷偷自挹啼痕

人情得新即忘故那得教人不嫉妬願身化作相思煙煙一名相思草

繞郎腸胃時纏綿

夢華汝愚名慧珠無錫人余內弟也來從余遊苦志力學年二十而卒著有隨州詩集

夢裏常牽念汝思嘔心只似病難支依然舊日挑燈夜

爲論隨州集上詩

寄意

五年孤枕夢初殘舊素新縑取次看爲報九泉兒女念

不愁他日獨嘅寒

将之九江賦別

白鷗萬里竟誰馴已悔飄飄託此身偶爾潯陽潮有信喜爲惠遠社中人雙姑翠黛應重覩五老鬚眉許再覩山水情緣眞不淺祇憐小別又沾巾

江夜

今夜江光斂纖纖映一鈎疎星點水淨清漢疊紋稠宿鷺底驚渡戲魚殊自由微吟會有適寒曲忽鄰舟

風雨

風雨來西岫雲遮已半山江波忽改色客子慘無顏白

浪驚三尺青林喜一灣無人舟獨繫飛瀑下巖間

戲題江干竹上

愛此江干竹題詩倚夕陽殷勤謝剪伐留作女兒箱樂府

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

夜發

一望潯陽路轉脩客行觸熱只淹留江騰暑氣蒸于火夜趁涼飈爽似秋帆影穩依風力軟波光細帶月痕流長年三老吾憐汝白晝攤錢不弄舟

余忠宣墓

大龍山色皖城隈丘壟森森沓嶂開歎惜孤臣廟貌在

幾曾學士履聲來謂危素閭門俎豆陳終古清水滄桑任刦灰清水塘已涸廢落日荒原重澌弔江流汩汩尚餘哀

卧冰亭

相傳此卧冰冰破魚躍起循階竹笋生眞嗟仁孝里眷言念古人所悲鈌甘旨而我獨何爲哀哀淚不止

東林寺壁王文成題詩尚存張明府近光恐其久而剝落爲手摹勒石以存先賢遺跡感其好古之意詩以贈之即次原韻

遠公蓮社成荒草東林豈復曩時好十八高賢何處尋[illegible][illegible]層雲問五老虎嘯猿嘅溪壑哀千年猶此法堂開

風流好古張公子政暇空山訪舊來遺壁文成詩一首慨然憑弔澆杯酒爲感山靈久護持還愁剝落終歸朽手摹刻石耀山庭幾易豐碑棄澗汀殷殷此意堪千古過客摩挲共眼青

東林懷古

名社千年久寂寥白蓮池畔草蕭蕭長懷宿昔開堂日松柏于今說六朝

持公自別東林去古樹曾驚不壞身偶向定中金磬覺祇今何處又棲眞

西林近接東林寺惠永何殊惠遠師開道飄飄披短衲

道人風度更清奇

宿東林

自昔炎蒸離上方頓令心地覺清涼齋聲佛號山中課
朵朵蓮花世外香一室照來溪月淡萬峰環鎖谷風颸
竹關禪榻無塵夢睡足還疑漏獨長

聽明泉

玉甃聰明水次殊座下生息喧絕塵觸湛止涵源清淨
業通三昧靈臺鑑一泓參乘有妙理會得此泉名

廬山道中

一入廬山路天然遠俗氛芙蓉映澗碧錦繡疊峰紋雲
樹常倚薄風泉雜聽聞何當此學道長事越廬君

雲峰老僧歌

路入雲峰已半山老僧款款開竹關雲峰高出白雲上
尚有雲截峰腰閒徑危磴險行踧踖策杖攀躋汗如液
時時喘息抱長松往往欹身倒磐石來此連傾數碗茶
忽覺精神抖擻加山風爽人來四面林鳥怪客頻一譁
老僧自云力猶健入山住山足吾願饑來餐有纓絡粥（山中糧盡以米少許雜草炎食謂纓絡粥）常時劚得黃精飯洗鉢烹泉擬玉
漿翻經拂石即禪牀麈廄有意閒投迹花草無名睡覺
香一龕古佛時相伴百顆輪珠持不斷咒力能將猛虎

降心清不怕山魈見有來歲月任如梭那問寒暄人世
何雪積斷巖知臘近樹榮幽谷識春多潺潺碧澗流相
續嫵嫵青岑看不足但鏡衰顏自減紅還梳白髮欣微
綠芒鞋時復踏疏臺箬笠常教拂翠堆瀑布巖前聽水
去石梁橋畔訪仙來此身自喜無拘礙坐臥住行多自
在客來茶話亦悠然正欲登臨觀鬱鬱言罷翻身徑入
雲亂峰深處渺無聞相從欲作遨遊侶鸞鶴飄颻豈得
羣

上廬山歌

盤盤鳥道松恍疑躡天路不然何飄飄足下生紫霧長
歌廬山高復恐驚九霄句奇自詰屈力盡還咀嚼何人
大書絕壁上令我快讀心神壯東巖西巖悄相向青冥
一氣垂萬丈中有雲嵐翻若浪

廬山絕頂

喬松夾道三千尺石磴凌空一萬層到得廬山最高處
驚看下界白雲騰（天池寺王文成題額曰廬山最高處）
舉頭呼吸接天關放眼乾坤尺幅間偶向文殊臺上坐
此身忘卻尚塵寰

宿天池

天池摩青蒼眾峰罕儔列罡風吹無根殿角瓦皆鐵星

辰似可捫寒暑忽異節我來當朱夏揮汗乘險絕陡覺山氣凉巖冷骨欲徹陰崖凝層冰太古留積雪曾聞有聖燈往往夜明揭無緣一見之雲海空漫滅山僧言下界恐有雷電掣

錦澗橋

天台有石梁我昔夢遊處忽此錦澗橋彷彿意中路四山環其間一水遠奔注徑欲躡其踪延緣斷前渡但聞潺湲流遠若經聲聚

別家

合少離多灑淚頻歸餘一月倍情親不知此別愁何似那更秋風失意人

宿揚子江懷申惠古廣陵

昨向江天裏重登估客舟因憐揚子水爲憶廣陵秋坐覺暗潮上遠兼寒月流離情正無那浩蕩挂帆愁

江行

秋江風剪荻蘆平欹側蒲帆傍岸行試望前途渺何處浪花遠際白雲横

阻風

行人自上九江船愁水愁風倍黯然無那秋江一夜雨荻花漁火伴孤眠

家書

倚閭愁白髮灑淚念昏晨侍兩閨中婦娛玆堂上親旨甘佐餕力寒燠問衣頻但憫丁寧切徒將婦職論

蘆花

江上驚風起蘆花亂眼縈只疑朔雪積不似柳綿温落木時兼下寒凫且共翻悽然感飄泊獨立憶鄉園

江城

江城寒逼亂鶩飛漠漠同雲雪欲飄野燒燭天光徹曉濤聲震地響連宵雄心矢嘯悲鳴劍傲骨禁寒戀敝貂奔走十年成底事不堪華髮漸蕭蕭

寒夜

街鼓鼕鼕報不齊更深擊柝罷城西雁吟咽雪吞聲度雞宿驚寒失候啼長夜正嫌逢小至羈心無那況孤棲隔鄰同是天涯客怪煞昏昏睡似泥

寄彭二基士

君看太華三峰去我識匡廬五老新雲錦屏風耀南斗翠虛樓閣照西秦洪河雷動源星海瀑布虹飛落漢津山水遨遊兩奇絕何時樽酒縱談論

紅梅盛開友人集飲即席賦此室中清供兼有蠟梅木瓜詩并及之

東閣花開香氣多何郎倚醉漫婆娑尚能艷句翻新曲難得佳人按板歌（用李後主賞紅梅事）

檀心磬口別丰標恰似匀黄色態饒（唐婦女閨妝以檀色匀面）醉客莫教頻嗅取怕他著煖蠟融消

痛飲狂歌莫漫嗟客中只合醉看花壽陽自是傾城艷尚有仙人萼緑華（時緑萼將於）

苞苴誰解此枝將取次摩娑透體香戲語酒狂休掐破也知他是木爲腸（木腸見晉書）

江邊野鶴歌

吁嗟乎爾鶴奚爲江水潛煙波渺渺將何之羽毛摧落不自振誰識翻飛蓬閬姿瑤池不得飲芝田不得啄孤影煢煢任飄泊愁思故里望雲天空憶乘風向寥廓狎鷺鷀而爲羣偕鸂鶒而爲侶柰彼之各自有其儔兮相與和鳴而集處吁嗟乎爾鶴顧曾不如其悠悠而得所江風揚威行路艱寒濤震湧噴雪山翩鎩毋爲泛其閒吾觀爾鶴終不凡形爽貌悴神安閒有時曳翅如輪旋猶能長鳴引吭聲驚天吁嗟乎爾鶴世無浮邱子晉誰能憐

寄懷中憲吉

一自揚州別空憐歲又除匡雲時悵結江樹遠愁予無敵清新句通神瘦硬書平生資切琢寂寞悔離居

再寄（閒讀漢書將上計矣）

嗜古心情愧不如丹黄甲乙積居諸知今上計春明去

馬上懷君讀漢書（馬上讀漢書見李義山集）

平生最愛孟堅書造次吟殘悔厥初惆悵年來又離索一編挂角獨匡廬

陶白祠

陶公有道者冲澹亦天性白公自曠達厄遇不爲困陶公白公皆可師雲中五老常見之

能仁寺

能仁古寺唐時創訪舊空門禮梵王市遠甞聞蓮漏永春深花發麝囊香袈裟經卷消塵慮燔幢琉璃醒客忙昏黑諸天歸路杳肅瞻層塔隱穹蒼

岳母祠

常懷背上字恍親慈母顏傷心岳少保徒步入廬山

碧甃朱欄曲（元李文忠公黼死節處）

九江城中路旁井孤臣節義心炯炯君不見朱欄碧甃團井邊參差鼓吹猶喑塡（九歌吹參差兮誰思註云洞簫也）千秋死忠只此足歌作迎神送神曲

宿圓通寺

彷彿似曾經過此不知是夢是前生候溪橋畔潺湲水日暮無人遶澗行

白髮高僧海鶴姿（謂杲菴師）閒翫祖印論參持不知今夜亭前月爭似當年夜話時（寺有歐陽文忠公夜話亭）

西林寺

東林到西林只隔數武遠延緣石路平杖策易往返芙蓉紅遶溪松杉翠流巘一塔獨高標雙扉或輕欵山僧無送迎眞率情宛宛茶煙颺霏微風旛自仰偃登臨上佛閣經卷可寓眼時聞東林鐘坐覺西林晩

琵琶亭

亭外寒江水亭邊送客風無人殘落日深樹半林紅

庾樓

只此弔古意偶然登庾樓江風盪秋氣吹雨度磯頭

寄內

寒月天邊雙照孤相思歸夢杳模糊愁心却更憐君夢能識潯陽路也無

湘南客況攪離愁寒夜題詩寄淚流最是年來不忍讀斷腸此夕又江州（前在永興有寄先內子詩）

張殿颺明府集飲賞雪漫賦

匡山漠漠盡寒雲散布江城雪正紛飄壓竹梢聲漸細舞來牕上點時閒庭枝妝作瓊花樣簷溜消成玉筯文多謝匡君能置酒不辭酩酊到宵分

玉局風流緬已遙聚星堂雪即今朝也無翠袖橫斜點（蘇詩云倔無翠袖點橫斜）却有紅梅意態饒煖飲捲簾看撲舞微醺仰面著融消座中詩思誰清健白戰猶懷舊禁條（蘇詩云白戰不許持寸鐵）

匡廬積雪歌

朔風團雲作雪狀半夜打牕聲若浪曉起失却青芙蓉玉山突兀森排向撐空耀眼寒射人裝點高低隨沓嶂雙劍光芒鶩出鍔五老傴强露殊相香爐孤峰息紫煙屏風九疊開素障白龍應偃玉匣中（蘇詩劈開青玉匣飛出兩白龍）彩虹凍屈銀河上瓊臺琳宇三百六泠氣寒光一萬丈列山丹邱不可尋應眞巖窟能無恙九江化作水品宮南

天湧現光明藏澗壑常餘六月寒彭湖會見三春漲安
得置身最高巔俯臨下界重一望

雪後懷杲菴禪師

天寒千澗寂雪積萬山封餓禽書猶宿吼虎夜無蹤遥
憐山僧凍粥罷燃枯松

投宿甘露菴

山行盡日倦相侵投宿禪關暮色深畏說寺門多虎跡
真依佛閣聽鯨音遠山野燒明松澗新月微芒印竹林
茶話老僧同破寂頓因方外謝塵心

喚渡亭

堤邊綠柳已抽芽籬落紅梅盡著花喚渡亭前人喚渡
晚風吹月下寒砂

徐高士

思賢舊有亭千秋緬芳躅陳榻亦空懸其人固如玉

梅尉

梅尉偶吏隱相傳即仙去憮然對西山長懷鍊藥處

登滕王閣

少日曾吟滕閣序今朝放眼倚晴欄不知無限登臨客
才調何人似子安

岳陽曾繫洞庭船黃鶴常懷玉笛仙潦倒十年猶作客
却登滕閣忽愴然

重登

城外春帆逐曉風城邊旭日麗晴空西山舊識峰巒迴
滕閣新看氣象雄（丁亥過此閣燬于火）歌舞只今傾帝子賓朋尚
復憶閻公登臨徙倚偏饒興欲盡清樽誰與同

側側輕寒倚檻前客中登覽倍留連山凝霽雪明千岫
江湧洪波會十川（水經注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于彭蠡）鈴鴿獨遊何
得意渚鳬對浴劇堪憐無端觸緒添吟事日極長天思
悄然

夜過山下渡

山月淡如霧江風夜逾寒移舟絕壁下潭雨飛驚湍篙
師疾呼叫行子悲路難漁燈渺前渡炯碎映波瀾

自通遠至東林

匡山雲積萬重迷澗壑風泉似鼓鼙白雨驟過看遠近
翠峰徐出雜高低尋僧向晚辭僧寺畏虎深宵渡虎溪
又到東林投宿去蒼茫古月下巖西

重題三笑堂

舊與東林結勝因雁門師遠更誰親頻來莫笑風塵客
身是蓮花社裏人

採桑

女桑陌上抽芽早景淑風和春正好提籠採葉淚潸揮
夫壻言歸尚未歸去年蠶織愁衣薄迎寒欲寄曾裁作
裁作還收與質箱空閨誰與訴中腸新絲方續舊絲出
憶否青春辛苦日蠶成豈學錦機工願得郎歸為剪縫

廣陵趙幼清以庭中四花詩屬和因次其韻

跨鳳仙人久絕踪芳名誰與記花叢緣知秦女宮中種
曾染吹簫玉指紅鳳仙種上聲
錦帳魂銷淚血殘空餘舞態尚姍姍江東子弟多輕薄
休認閑花野草看虞美人
堦前綠葉自萋萋未覺憂忘轉似惔盡日對花常憶母
況聞人說是宜男萱花宜男見韓詩外傳
紅榴似火艷無倫客舍心驚節序新遙憶故園花發處
玉蒲釀酒遲歸人石榴花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洞庭之南五溪之濱目極渺渺愁無垠中
心輾轉猶車輪憶昔天涯偶結鄰美人二八如花新嬌
憨繡榻欹身坐窈窕文牕對面親日射紅妝光冶艷風
褰翠幙影逡巡朝眠鵾鷄傳言緩夜刺鴛鴦放剪頻美
人兮美人昔為咫尺今參辰五年不見空沾巾接歡深
負良媒約賦別難將密意伸碧㵎門前新漲雨紫藤花
底暮時春斷腸苦恨同萍梗芳信無緣覓錦鱗昨日江
邊路人傳消息具知君猶未字坐失艷陽晨東家莫愁
亦早嫁十六生兒掌上珍美人娟娟獨寂寞空山誰與
致殷勤憐君此夜淒清月照到牀前色似銀

石鐘山歌

大江從南來彭蠡復東會江湖此合流激浪驚澎湃大
姑似欲淩波渡五老騰空躡紫霧石鐘之山在其側怪
石崚嶒忽披露水痕枯落出千尋嵌空穿穴杳以深漁
子生涯罾網集懸崖桂壁紛歌吟石鐘之名自誰始酈
元所著良有以愚人至今尚敲擊賴有坡公會其旨須
信山當風水衝山根穴窟本玲瓏江湖蹴蹙成萬古洪
波鼓鑄由神工物空則鳴理自顯叩以大小應不窮江
虛夜靜萬籟寂噌吰鏜鞳聲涵空我來適逢良夜泊長
歌激越響徹作又曾清晝空潭眠以石拋擲還鏗然乃
知李渤得其膚坡公得其要風耶水耶杳莫知但聞一
擣一拊皆成妙更為山名廣其說坡公應亦掀髯笑

過蘆蓆夾

潮迴滄海浪夾東大江流風日孤帆暮蘆蒲兩岸秋

蓬莊詩集卷五

長洲沈　虹渭梁

白浪千層每悔孤踪謬託紅塵十丈每思生面重開易南浮爲北征更東余而西抹荳商歌燕市絶少知音而文戰龍門重嗟點額得而又失命也如何死矣復甦病將何及託良朋而共涉羅衆登與歷殘臘以歸來典衣買藥閩閶城畔甫幸生還羅刹江邊那堪再渡復淺姑蔑之地未名相依賤織歲水之間歲華遽擲龍鄖是隱嗟肥遯之可懷飲射不存數行藏之莫問況夫雅琴忽喪鄰笛頻哀少兵之淚堪枯洗馬之愁何極能無因序詩而悼念爰涂翰而寫心也哉詩起丁酉訖己亥共存七十八首

招鶴歌

有鶴有鶴遊芝田雪衣丹頂何翩翩翱翔馴養矜安全忽然翻身上九天上九天不回顧乘長風躡雲路鶴兮鶴兮爾兮逝此不得息九天風高愁爾力

邗溝行

揚子風生浪花蹴片帆飛渡邗溝曲潮來溝水正盈盈岸頭楊柳搖波緑楊柳搖波牽惹愁忽聞歌吹傍鄰舟低佪一水分明見綽約明妝倚舵樓春葱玉笋携紈扇綉轂輕羅點珠汗別有幽閒雅淡情不矜濃艷光華燦樽前喧笑促佳人㛹旋爭憐入座親紅酥玉潤三分酒粉膩香粘一段春徵歌羞澀聲猶嬾輕拍紅牙按銀管年少倡狂不自禁目成心許情滿滿就中有客鬢婆娑醉唱江湖行路歌歌憐蕩子愁孀婦聲作吳音凄楚多自言飄泊傷懷抱愁教名利牽人老酒闌夢斷念家山何心更戀閒花草可憐客邸足歡娛那識深閨已淚枯腸迴錦上還依字石化山頭尚望夫言罷欷歔重嘆息舉座慘淡無顏色翠蛾深坐亦含顰似有心情啼不得徹席明燈耀煒煌迴船南北兩分張我亦十年江海客青天碧月思茫茫

贈運使張釆臣先生

揚州富庶天下無東南財賦稱名都豪商大賈居比櫛熙熙攘攘人爭趨公來膺命治鹽筴人人爲公皆雀躍公心遺義樂吾真屹然不動如山岳剔弊釐奸儼若

神清聲直節堪激濁九重寧負主知隆四海咸思澤流渥吳興門下著通儒（係出先伯翟菴太史之門）有弟親承侍起居誠知學養平生足展布宏猷自有餘香清政暇閒文讌花放官閒祇讀書春風樂志襟期合秋月澄懷纖翳除俯仰天人獨有得無慚董子體安舒（相傳署即董仲舒宅）

淮安城

淮安城民居地中水上行河水漫漫日以侵河堤日加高過城吁嗟乎河堤之高不可量黃河西來自天上

漂母祠

英雄起困窮處順非天厚人情真可嗟軒輊分前後市

上惡少年閨中孱食婦如何古與今所在皆其耦區區
一飯足千秋直使英雄共淚流

征程

僕夫愁溽暑夜半促征程月落山村暗星流野岸明瓜
時呼守望棗徑怯經行不覺涼侵骨翻嫌絺綌輕

泰安州

昔謁岣嶁峻今瞻泰岱尊十年一身世兩岳半乾坤瘴
癘東南極塵沙西北繁正思探玉笈訪道問眞源

趙北口

趙北燕南舊擅名眞堪避世絕囂爭（見後漢五行志獻帝初童謠）也
知佳麗由來重水色山光別有情
渺渺平湖波不生輕舠打槳行交橫一雙小鳥斜衝去
遙向叢荷蓋上擎
旅情倦似浮波燕詩思枯如欲蟇蟬堤外白蓮堤畔柳
喚人歸箇賣魚船
堤上人家煙翠痕柳枝拂水水當門酒帘斜趁魚蝦市
便是江南畫村

自笑

飽肆塵飛怕軟紅侯門手炙畏炎風意錢米解呼盧雉（意錢見後漢書梁統傳）
躍馬無能拓臂弓不忝性成涓滴飲況聞

羣喚囁嚅翁（唐竇羣訥言人稱囁嚅翁）長安道上人如蟻自笑區區
百不同

貧交行

在山無平坡在水無平波貧賤多生交富貴杀君何相
逢何敢迎君馬君今尚視誰能下

寄示坤一姪

沅湘一望尚沾巾（[illegible]）攻愾林遊爾獨親良治勿忘
先世業著鞭休讓後來人藥須大返丹方就劍到能飛
術也神莫向西風愁蒿帗仔家諸子自凡塵

閨中憶母

兄弟分南北求名各異方爭思探月窟誰與慰萱堂風
露侵衰鬢梅檀禮妙香團圝難共遂北望自神傷

丁酉中秋撫堂徐太史偕容安主人留村玩月作
詩見示依韻和之

客中不惜醉淋漓況值佳辰風日晴賓主正憐無俗韻
林園猶羨足幽情秋歸閒院知逾爽月到空山應倍清
縱酒尚容隨意步未須踽踽避嚴更（是夜余留[illegible]）

主人招過留村仍次原韻

留村地僻遠買斷日極西山萬岫晴負郭園廬偏涉趣
異鄉賓主倍多情易教人世風塵汨難得身閒心迹清

楓赤菊斑秋正好不辭酒琖遞相更

贈僧

十丈紅塵欲接天街逵車馬雜喧闐就中會得眞乘出始信空山枉坐禪

漫吟

春衣典盡復寒衣衣盡寒生悔計非愁絶隔鄰砧乍歇庭西林葉晚風飛

憶遠曲

憶昔郎在家同心恣歡樂不願長賤貧願郎得高爵郎心亦欣然腰懸劍流鍔分手向前行兩情空漠漠只道

功名事等閒那知離別成擔閣合歡衾眠難著相思枕悔初作苦憶龍沙卷復堆忍看庭樹開還落織錦空餘腸斷愁擣衣誰寄淚難收流沙河畔天邊月鳥鼠山頭塞外秋郎君總有封侯相柰妾紅顏不久留

妾薄命

去年書今年慶萬里思中天鏡郎自多情妾薄命烈士沙場勵壯心將軍幕下嚴新令兩字功名誤盡人一身生死猶難定郎今爲國寧顧家敢因離別多咨嗟

車遙遙送天采弟南歸作

車遙遙情惻惻有弟南歸獨留北天涯骨月倍纏綿失意分飛更可憐同來不得同歸去愁煞寒雲斷雁天我有難伸烏鳥情思量日夕淚沾襟青雲已負男兒志白髮空悲望子心耿耿孤燈向誰語西風一夜催簷雨

相逢行

相逢在狹路誰家年少郎翩翩盛裘馬意氣獨昂藏路旁有相識云是青雲客雜遝擁賓朋甲第朱門赫踟躕策蹇歸置酒長太息旅食凋華顏寒總度駒隙富貴難致身轗軻多苦辛古今同一慨天道終難論況復悠悠世賞識隨風塵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我欲竟此曲此曲難具陳樽前有白髮感余涕沾巾

古調騷聽天潢四公琴而作

霜凋木落隨風偃榮枯頓易悲秋晚幽愁一段苦難言露坐中庭看月轉四公爲彈古調琴歷落斷續聲抑沉七絃婉轉導和氣十指次第流元音息心聽之深理趣微妙自覺殊哇淫寒蛩無聲暗虛壁浮雲度影搖輕陰一彈再彈暇以整令我神閒氣亦靜始嘆古音不易聞未經潛玩難爲領令人古人各異尚此調空憐成逸響亦知舉世少知音公乎公乎苦懷最上獨抱孤芳自相賞吁嗟公兮勿復彈翻令感我摧心肝

客心

客心愁永夜每藉枕支頤篝火餘明處征鴻聽斷時羞顏長鋏歎灑淚白絲詩棧馬霜風急嘶聲亦共悲

苦寒行

北方苦寒寒驟迫九月雪飛深一尺有客無言面黎黑憐君衣單心惻惻我典裘身亦冷且沽酒同酩酊吁嗟寒士滿長安出門所向誰爲恤健兒擎鷹來向東狐裘大帽僕從雄揚鞭縱馬眼一瞥馬跳蹴雪塵濛濛

少年場

玉勒金羈馬上郎偶同徵逐少年場天涯塞曲偏滋淚客路濃花自斷腸莫笑一寒貧不濫未須多酌醒猶狂

北宮愁悴西門達(見列子)空向人前論慨慷

讀徐電發太史本事詩

憔悴東陽病不支生牽別恨死牽悲無端月落燈清夜觸撥人間本事詩

珊瑚吟

莫言淮南橘踰北化爲枳莫言京洛塵素衣易爲滓良由所稟質未純非直區區地所使君不聞珊瑚一枝東海生愈老愈赤光精瑩沉之鐵網今始出朝來照耀扶桑日

有客行

有客有客貌七尺不事讀書但遊俠鬭雞場內論英雄躍馬圍中示趫捷笑余儒生百不知識字多招自苦爲不如燒卻架上書功名富貴寧事茲徵歌命酒呼博奕意氣橫出盈几席

出都

十年江海嘆淹留一上長安更倦遊東郭履穿常自笑蘇生裘弊只含羞服車怕說塵途困鎩翮甘懷病體憂(時以久病手足皆痺)風雪歲寒行旅客不堪前望路殊修

催行

頹壁催行早應因病起遲登車還障面擁絮獨支頤人

冷默無語驢寒嘶正悲疎林尚殘月霜雪共迷離

趙北口

寒氣騰如霧朝來看漸披茅茨人起晚野店火生遲冰合閒漁父簷暄聚雀兒堤邊曾繫馬忽憶綠陰時

高郵曉發(時以河凍復登陸)

河冰聲已寂風緩力猶爭曉月覺逾白寒星分外明遣愁歌即事力疾趁歸程卻笑勞舟楫曾經百里行

歸家志喜

頓覺愁消疾真教喜上眉正逢殘臘後方與倦程辭病劇憐形瘁途窮語數奇老親相慰藉翻有淚如絲

泊舟垂虹橋偶吟

江城名勝在垂虹極目無端思不窮自昔饑驅愧題柱
不知身世尚飄蓬

平生本有煙波興入世徒多憂患情已分此身漁釣侶
三江風景阿誰爭

寒江蹴浪如鷗白遠樹含霞似錦紅漁艇雜投鳧鴨亂
倩誰妙筆寫垂虹（徐電發太史為丁防亭先生寫垂虹秋色圖偶懷及之）

日落漁人收網回銀鱗出水市成堆渡頭歌唱聲喧雜
誰與殷勤載酒來

西湖曲

西湖妙絕世無比我昔結想復至此青山四合翠微中
波光一片空明裏縹緲中流歌吹喧氤氳塘上香塵起
西湖尤物古來稱奔走世人猶尚爾十景參差樂不厭
六橋宛轉共流連也知真賞遺世俗妙處有在誰能傳
我欲遍尋湖上寺幽巖絕壑探奇異更訪高僧隱逸儔
形骸放浪同高寄素朝曳屐看雲橫良夜乘舟泛月明
紅浮綠艷春容媚嵐淺波輕秋氣清湖名西子真堪屬
絕代佳人看不足宜喜宜嗔自婉孌時濃時淡隨妝束
雨嗔雪霽邃幽情煙抹霞飛潋灩痕將軍金碧陳粉本
顛米雲山駭墨翻圖画天成自今古倏忽變態難為數
此意何人是賞音孤山處士曾領取

江干

江干獨立暮生風怒捲濤聲響徹空愁絕客心吟望裏
明朝西渡水濛濛

阻風遊六和塔院

行歌向山寺奔峭與逾衰古塔旨侵廢金魚迹已消（見東坡詩）
僧房參玉版江檻閱銀濤濟坐不知暝風聲猶怒號

登嚴山懷古

絕壁凌空路入雲不辭攀陟揖高芬水經壇下彌清激
（顧野王輿地志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山向瀧中亦出羣齊澤

竟誰物色在（後漢書傳云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春江終古逸民
聞（後漢書載逸民傳）緬懷往迹情何極獨立沉吟漢史文
同遊同學久相嫺出處誰能只等閒衹為真人與白水
遂甘釣客老青山熊羆早絕磻溪夢（按本傳光武即位始物色訪之）兔
狗長悲淮水閒脈脈此情成獨往未妨深論一追攀

蘭溪晚泊

孤城向晚一登臨更上高樓夢雨侵忽憶故鄉揮涕望
亂山合沓亂雲深

即事

款乃聲中棹若飛綠溪深處見人稀岸花岸柳夕陽晚

白鷺遥驚上釣磯

春歸日漫吟

春盡流連惜物華客中幽賞興猶賒山禽聚語爭桑椹野蝶尋香撲棟花簾外小紅榴破萼檻前新綠筍抽芽獨憐鄉國風光似腸斷飄飄秪自嗟

姑蔑城邊歸夢遥坐愁日日蹔魂銷地炎知近南中瘴灘響疑來江上潮遶岫抹烟迷復見斷雲兼雨住還飄無端又聽刀環曲更乏心情逐酒瓢

柳絮

春晚東風作絮成正逢惜別舞輕盈絲絲欲綰嫌無力點點相隨最有情水面共憐貪活計世說楊花入水化爲浮萍泥塗何處息征程用飛絮粘泥語閨中拾得腸應斷知伴紅綿浥淚橫古詞云拾得楊花淚沾臆崔國輔詩紅綿粉絮浥妝啼

新篁

娟娟碧玉吐新尖掩映牕几翠暈添春雨驟過驚破籜晚風斜趁喜垂簷摩挲未忍鐫題損拂拭猶憐汗漯黏閑徑蔣翁還好事儘教侵路不須嫌

松柏行

百卉彫在前松柏彫在後新葉承舊葉朱子詩傳舊葉將落新葉已生新枝亦榮茂生小由來氣質殊不獨龍鱗老幹能貞守

亭亭挺秀森玉立凜凜孤芳懷勁直異日眞堪梁棟材即今驚露文章質歲寒冰雪獨昂藏斤斧相尋實可傷塵埋霧掩路旁惜葉盡枝枯骨節香君不見百卉柔媚人所憐誰能放爾長參天

衢州道中

越水經行客思長衢州春晚足風光雙雙沙鵠翔煙渚點點雲山澹夕陽新漲一篙灘失險好風十里橘初香打魚艓子勞相傍潑刺銀鱗爲勸觴

藤花

古樹藤牽花正榮半臨溪水映空明偶然飄落浮波面沙際鸕鷀亦定睛

送黃蘭孫歸省

他鄉相聚倍相親叔度風規亦絶倫破盡俗情人似古只餘眞意味如醇憐君扇枕歸心切感我瞻雲別淚新從此羈愁逾悵結南陔重補共誰論

思歸歎

飄飄之行雲不復戀故里我生亦有家安得常如此上有白髮之慈親下有赤頭之稚子稚子牽衣夢遶膝高堂那不嗟行役庭前益母花苒苒中有遊子嘘春風

訪隱者

絕域路威夸蒙龍蔽榛莽長松夾長峰飛花雜飛雨徑曲雙崖開蓬居搆巖塢竹葉覆侵堦鳥聲幽入户中有忘機人玄談骨心古我欲叩仙訣授以黃庭語飛丹謂難成神仙亦誰覩虛閑學道人白日能輕舉言訖自趺跏朗然鳴天鼓道書以叩齒爲鳴天鼓乃知長生術會心宜自取

凝眸眺前山斷處雲時補

日夕

日夕氣蕭瑟徘徊臨寒沚四野紛暮煙千山凝夜紫涼月下竹林清風水鱗起微吟破寂寥遠梵流我耳

秋山雨霽

白雲生峰腰晴光轉俄頃秋清山更幽雨洗容逾靚石髮潤如梳霜苔染成錦巖懸飛瀑紛磴瀉清泉冷琮琤澗壑聲杳靄林木景楓丹耀陰崖松翠積平嶺徐看霞散綺況乃月流影娥娥玉鏡升悄悄煙縈整擬續良夜遊領此秋氣靜

秋夜吟

丈夫無事不皺眉秋夜讀書方自怡偶然起步庭除下一片淒清攪容思輕雲吐月還籠月獨鳥依枝忽易枝霜深柿葉紅爭落露冷芙蓉弱不支凝望迷離情若夢怨吟幽咽氣如絲別離容易相思苦直到相思悔別離

閑行

石路淨如拭秋苔滿目斑雨餘山樆綻爾雅梨山樆流在山曰樆風定寒離閒乳竇下滴瀝好禽鳴間關閑行雜坐起日暮商歌還

過建德江

水曲隱還見山深斷亦連秋林澹風色落日慘寒煙有客閒乘艇無人獨叩舷但看明鏡裏楓葉滿前川

戲爲山鳥歌

春山一片紛紅碧山鳥飛飛一雙白朝遊相命出林間暮影聯翩舞煙羃一飛一顧意殊親作匹成儔若自矜對浴每看多護惜和歌還似各呈能有時勾引花叢入或共翻飛沙際立飲啄無求得晏安幽閒不復虞拘執撩人物色有如斯可以人而鳥不如相彼作歌聊寄與蜜蜂蝴蝶亦蘧蘧

眞境

天陰淨嶽翠山晚釀花紅帆度青溪曲灘流綠篠中苦吟愁肺氣覓句耐頭風真境翻成畫人遊在短篷

曉步

熟睡不覺曉起來猶自慵疎林尚殘月遠谷發清鐘江市花光亂森沙鳥跡重健入貪爽氣徒步得從容

七里瀧晚泊

瀧中驟雨歇幽壑晚相尋水自洄流曲山從亂處深孤猿坐白石羣鳥下青林我亦忘機客悠然獨賞心

龍游郭外

丹楓環縣郭綠橘出人家春紙溪流急雨餘聲更譁

言尋雞鳴寺偶向橋東渡一逕引長川千山積橫素

灘高水愈疾竹筏下如梭秋來收旱稻水碓亦增多

臨平石鼓

臨平有石鼓叩之寂不鳴一遇蜀中桐宏聲忽共驚異物得奇耦吳蜀竟合併張華不世出感此愴我情

哭黃彥卓

讀書無益舊同歎得第徒然淚可乾我病感君猶共載丁酉冬病痾君自京載余同歸君亡恨我未憑棺九泉莫問縱橫術四海終憐契誼難傳語西華當世態西風蕭颯滿長安

自檢詩篇漫題

落拓浮生喚柰何不堪觸境復成磨義山哀悼情常結子美飄零感最多得意長吟偏下淚無人簇拍忽高歌誠知性僻渾閒事却悔年華任擲梭

江山有約舊成緣書卷無多每自憐俯仰古今聞見在推敲字句歲華遷鈞絃柱指章成矣流水高山意渺然酹酒心神笑徒爾瓣香何處問真傳

再題

命知自昔生來薄窮到而今格外奇泰否有詩悲抗髒曾生甘分嘆驅馳秦客曾生見後漢書趙壹傳尋仙脈望長依字食蠹春蠶只吐絲惻惻正愁年易邁青雲誰與計聲施

短句長歌盡慨慷自吟自解自思量質當有韻風何與菡萏非花骨也香但願詩神長不去只憐窮鬼送無方幽懷尚有難伸處愁絕南陔事補亡

長洲沈 虹渭梁

自康熙庚子負米上游食京華忽忽四載慈親望子之心殺水關承歡之節少慚所謂儒冠多悞身也雍正甲辰三月失意南歸七月復渡淮而北舟泊宿遷忽心動登岸北夜決作還住以身免散失既多丞為京集凡存詩八十五首

別母吟

子別母不敢悲強歡顏入庭幃只言玉京路非遠青雲志在男兒願母言兒行須努力我年雖老猶強健吁嗟母老猶強健不覺吞聲淚欲揾

渡河歎

黃河陡落波怒狂雷轟電掣何雄強我來意氣殊飛揚臨河擊楫歌慨慷急欲乘風達 帝鄉忽然屬目憂思長蘆葦如峽束兩傍奔流衝突相抵當危乎險哉不可量吾聞神人可驅山女媧能練石胡不塞此河終古不為厄若爲天公有意作人害隄防晝夜無貼席吁嗟河流倘一決百萬生靈化魚鱉安得天生神禹疋疏瀹導施奇策永保淮揚得安宅

曳船行

運河北上閘砰訇一閘盤來一閘行船行到閘如雁序一閘閘閘聲縱横大船載重小船輕將伯呼呼約代更

如何大船過不復還相迎小船憐力薄獨自嗟支撐人心不平有如此物我誰能等夷視

昨日

昨日一樽酒故人從此別今朝河梁上渺渺煙波滅故人不復來此意憑誰說搔首向長空孤雲正流瞥

停驂

長日何漫漫炎風蕩鬱燠驅車沓平原彌望心煩燠道傍有古井綆汲旋轆轤我馬亦踟躕停驂喜童僕況有衆樹林三五成蔭覆聊爲此憩息頓愜心與目人不厭塗窮安知止與足

曉行

曉行將日出東望光熹微野水如白練朝雲若絳衣見晉書天文志千畦新麥綻一道熱塵飛前路知何極轅駒已減肥

即目

雨歇餘行度古原忽成野趣一停轅圓荷葉淨承珠點新竹梢長帶粉痕天末健翎如鏡渺林端潤碧欲流溫此情可待容留戀多悔征塵意轉煩

望徂徠山

徂徠何深深松色積蒼古竹溪六逸翁猶懷孔巢父

悲哉行

有繩莫作綆有木莫作輪汲綆常隨轆轤迴車輪日與塵沙親賦命由來任旋轉那計高低與深淺窮泉之水不可竭羊腸之坂難為越可憐一絆一摧折長綆斷汲始歇輪轅敝跡亦絕

君不見

君不見梁間燕定巢生子多留戀君不見雲端鴻飛鳴却顧愁何窮同是天涯客悲歡各不同吁嗟燕兮勿太喜吁嗟鴻兮慎所止此身幸免入籠樊不道人間苦中苦

雜詩

天地有至理陰凶陽則吉陽光一以收便至百怪出聖賢行大道青天與白日不用力擠排魑魅潛竄匿蕩蕩復平平斯為帝王則

三陽開泰階萬物從此造假無春風吹大塊殊草草商秋肅以殺倏忽成枯槁玄冬更閉塞生意全不保貞下復起元循環流妙道我欲躡其根冥冥仰蒼昊

治國如治身賴此精氣融筋骨欲其固血脈欲其通草鬱則為蠹樹鬱則為蠹民病國之鬱國鬱災自豐聖王決壅蔽民病將何容語本呂子

太素文自足太璞神自溫至味莫如淡元音不在喧吾嘗觀道妙其理未易論咸感以無心兌說以無言說本經疏無懷葛天民恬淡遊德園

偶來

偶來川上坐愛此碧溪流古木深如谷遙山淡似秋一泓聊可濯萬境共澄幽彷彿濠梁趣悠然物外遊

制義

制義本析理理精義自純讀書貴適用學術分疵醇易稱蒙養正設教宜循循義方率之謹經史浸之馴文章即至道詮發幽靈伸緬惟嘉隆盛正始典則陳樂有賢父兄子弟知所遵如何蒙訓初反以戕其真末學師小智狂瞽飈風輪雕鐫與機巧嗚呼遂迷津聖王敷大化意在風俗淳幼學乃如此壯行難具論昂哉儲國器慎勿隨風塵

讀黃庭經

神仙不可學白日難昇天世人徒爾爾大藥由師傳五石可鍊形六芝可延年得之實非易性命寧久全吾嘗讀黃庭鍊藥只在身內外丹本合固此精氣神導養可致壽衰白豈無因所以道德經首以欲字論一身備大道人自喪其真

焦山瘞鶴銘歌 康熙壬辰冬滄洲陳先生遊焦山值江水大涸銘石露沙土中募工從置高處湊合補列於此存好古思汪退谷先生爲補圖更作銘考焉

焦山之山神仙府昔傳瘞鶴銘江滸雷轟石摧久秘之
舊物重驚耀千古吾聞神物類海亦有數山靈黙黙加
呵護滄洲遇此豈偶然龍宮水伯不敢相爭怒發卒挽
出沙土中筆畫攫矯新磨礲真若厥土闕奇觀爽塏勢
掩先玲瓏 退谷考厥土爽塏勢掩昔世古大字皆昔人所未見者 碑計字無二
百人間俯身椎搨慳所得殘璋斷玦矜什襲詎知銘石
所存字搜刮還餘七十七 按圖所得凡七十七字 眼明對此真面
目世俗贋本何足述退谷居士嗜古深重爲立圖考索
綜古今猶愁此石此銘久久歸湮沉吾見此銘驚且喜
獨緬懷乎當年之真侶真侶逝兮不復還銘鶴之石猶
人間晉耶唐耶杳莫論好爲千秋萬世留此形摹攀

京城北

北城雖朝市車馬猶難數如何水蔚藍便覺同洲浦況
乃荷花鮮清芬正欲吐今日天氣佳風光淨塵土渺焉
望西山山容亦嫵嫵

送蔣子範之官辰州

辰陽風土舊曾遊魚米江鄉橘柚洲君去葯房初試浴
可知爲政足風流

煙嵐山瘴已多除溪峒民人尚古初更有公餘清晏事
任君探讀酉山書

雁字次進四庵若韻 時方報罷

斷續回文忽映空秋容蕭颯黯蒼穹鄒應繫帛傳情切
學得臨風寫恨工意緒不堪聊爾爾草書無暇爲怱怱
却憐失侶孤飛影愁盡吞聲滅字中
渺渺雲藍尺幅寬 雲藍紙名 江南塞北思無端青冥有約聯
吟若碧宇無情賦恨難一字九迴愁鍛翮寸心千里託
濡翰 濡翰見文賦 知應識得人間少寫向天公仔細看

懷徐畫堂太史楚中

三年無復信音傳萍泛孤踪共黯然往事淒涼魂欲斷
新愁潦倒淚還懸燕歌惜別憐庾信楚客登樓感仲宣
南望江湘舊遊地朔風吹雁正聯翩
前輩風流歎罕存斯文大雅共誰論迂踈自分爲人棄
拙澀何堪獨世宣多悔蜀塵滯京洛每憐秋水憶湘沅
歸來黃鶴知何日擬事還丹道侶敦

即事

今夜露華冷醉眠微透衣仙山不可到夢到忽仍疑

校獵曲

内廄擊來響玉鈴蘆花白與海東青 俱鷹名 曉看飛騎傳

鮮進風過猶聞帶血腥
羽插雙鵰八石弓秋高調馬古原中番人驚怕遥偷覷
爭說將軍氣象雄

憶母

坐對春光憶故園滿懷心事向誰言人間離別憐母子
客邸關情只弟昆往日一堂同定省祗今兩地異晨昏
採蘭愁負平生志目極東南淚暗吞（昌黎詩渺然望東南採蘭起幽念）

石氏館中雨後坐海棠花下作

雨過輕陰護海棠石家金谷鬬芬芳材浮碧潤如新沐
花襯紅酥似晚妝粉翅蝶來邀共舞白頭翁（鳥名）到為尋
香我家南土君西蜀慚愧相依在異鄉

再吟

玉潤容顏帶酒酡輕寒須護軟紅羅宵來試把銀釭照
恰似佳人睡意多

邱翁昔年逾古稀以三十歲時小影索諸名公
題贈恪庭家太史感其意屬代作長歌贈之

我吳每多高隱倫邱君雅尚昔所親少年達觀謝世網
有如鸞鶴離風塵傫傫氣骨何蕭灑丰儀爽朗神閑雅
長康好手為寫真攜將酒壘更吟社忽忽經今四十年
披圖欲問為誰傳啞然一笑思如昨攬鏡相看祗自憐

已逾七十顏殊少幾回對影舒長嘯滿眼兒孫遶膝前
爭教認取當年貌豪興依然與昔同放懷肯信老成翁
紫芝曲奏商山侶常令衰顏倚酒紅

春日天街雜詠八首

北方風物異南中花市先春欲寄封最愛衙寒舒豔色
煖融染出小桃濃
春入新年竟不知微陽一脉候偏遲怪他喧熱長安道
已自冰漿早賣時
消盡春冰水淡沱御河風過皺如羅橋邊楊柳先舒綠
畢竟恩波沾溉多
觚稜霽影耀舒蜺（舒蜺見魏都賦）山色灣環紫禁森鷹鳥帶鈴
從內起盤空一瞥入雲迷
春風已向上林吹花信傳來總後期偶喜天街閑採望
辛夷蘗見一枝枝
日煖韶華拱帝京欣看萬彙應時榮一羣野鴿棲身
穩得意爭飛五鳳城
春城雨過淨無泥鹿鹿車聲共馬蹄一陣好風吹隨後
秋千笑語隔街西
雨雨風風花事餘天街日煖晚晴初丁香紫白芳菲處
小隊紅妝下錦車

作歌遣意

我生生長江之南疏理(見蘆浦傳)瘠肌百不堪去家猶賴枸杞食(諺云去家千里勿食枸杞)小疾每嘗牛乳廿[illegible]回知自從隨所遇那復憂疾常如恢皮裏肉消顏色改對鏡華髮空毿毿一椽托足聊適志有書堆案身相依研經論史性所好長歌短謠興亦酣客來留守不須酒閒去朋情喜盍簪有時掩關寂無事一龕趺坐同瞿曇

薄醉

薄醉不成眠偶坐臨階榻舉頭見歸飛低頭看夜合

愛月

愛此嬋娟月優尋到洞房庭中花影入漆作畫屏張

九日

異地逢佳節思親泣坐隅萸囊佩自懶菊酒泛誰俱兄弟鴒原隔關山雁影孤白頭人好在遙共祝歡娛

對菊

黃葉丹楓意惆然獨看秋菊立風前不矜人豔開偏晚曾染霜華色倍鮮漠漠小寒宜飲日疎疎細雨倦吟天故園知未荒蕪甚兄弟相思應我憐

即事

蟋蟀滿階砌吟寒不可聞愁心正無那哀雁亦求羣

送申東一廣文之任天長

岡上笑蓉足嘯歌盤中苜蓿小調和也知人世真滋味熱處無如冷處多

京華同學自青雲晨夕論心我共君君去我猶歸未得西風黯黯惜離羣

食蝦

蝦居水族中為物最微細拳曲潢潦遊烹鮮所不棄世人所見只如此豈知海中大者以丈計長鬚高於檣噴沫波如沸能為水母目(見江賦)或出鮫人淚(見事物志)耳目所及苦未廣莊生列子寧罕譬管窺蠡測空笑人物類不齊毋小視

讀荊軻傳

白盡烏頭恨未平金臺多士枉虛名荊卿至竟將誰待腸斷臨行變徵聲

讀項王傳

氣盡英雄歌慨慷帳中舞罷美人亡江東父老長垂泪衣錦歸來說漢王(項王傳云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

題家仲澄小照

寶劍韜光鍔氣寒雄心託寄賞音難樽前猶恐苔生澀時一摩挲嘿嘿看

紫藤花歌京師順城門外半截胡同有紫藤一本拳曲如龍數百年物也而名未甚著思泫揚太史農先徙居其間花時鋪如雲因以其尊人芝田先生一樹紫雲[illegible]數賞黃鳥斗將來舊句索[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並徵徐敬亭先生同賞[illegible]以有事郊外未果為作長歌以志其概

草玄亭前藤一枝，花開滿[illegible]間紛[illegible][illegible]蟠夭矯雲四出
噴豔若沫光離奇，垂垂纓絡因風動，朶朶明霞拂曙霏
含嬌學得丁香結，比蕊還同豆蔻肥。此花夙昔名不顯
香山偏怪曾嗤點。後來好事多僧之，當爾綽約殊堪遣
日下喧傳吏部廳，匏菴手植曜台星。更有海波寺旁藤
亦古，猶聞玉輦昔曾經古藤書屋龔芝麓尚書舊寓昔世祖章皇帝曾臨幸風

流芝麓尚書第，著書竹垞還相繼竹垞朱先生著日下舊聞於此名賢
因此爭賃居，伊晤歡賞紛璚麗。獨此韶光民不聞，青蓮
往日常同憩先是迥文李太史寓居時共憩花下今來楊子益可人，招集
同心掃氛翳。[illegible]摛才華自絕倫，蘭亭書法妙通神。懸將
宫諭當年句，緬想風徽與共論。故人留我不得住，策蹇
郊遊宿蕭寺。今朝黃鳥報風生，却憶紫雲應滿地

將進酒

人生天地間百年為最久，上壽不可期，金丹豈易有。君
不見駒隙庚光陰，行樂猶悲身速朽。令名尊顯鮮克終，
受用不如杯在手。杯在手，開笑口，身後名君知否

征婦怨

良人從征去，同伴有喪歸。傳餘髮一縷，哭熱向天西

秋夕

颯颯西風已報寒，客心無那欲歸難。愁多酒力飜嫌薄，
砧響衣裳忽覺單。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註繞
牀覓夢夢難安，撥爐更向欄邊倚，明月婆娑影獨看

恪庭叔生有幼弟賦詩索同人賡和因次原韵奉
呈以博一笑

參得維摩眷屬門，善心成實裕諸昆維摩經有菩薩問諸眷屬維摩答偈慈悲便生女善心成實男自行摩頂還名佛長名佛壽次名佛日人誤傳燈認

有孫只合破顏微，作笑固應稱善亦無言。從今益信吾
宗振，且為登堂說報恩

壬寅元日

慈闈遥祝向南天，荏苒金臺又隔年。獻歲每懷椒作頌，
朝正多羨馬連錢。飄來雪霰千家瑞，望斷雲山一抹煙。
此日故園兄弟樂，聯翩堂上彩衣鮮

元日恪庭叔示冬日諸詩每一韵各數首即次原
韻奉呈二首

稠疊新吟積一冬，即情即事總春容。名流風格詩成癖，
官況蕭閒硯作農。思永味逾澆悶酒，境真清似喚人鐘

却應補幅祐毫畫只寫看雲注遠松（詩有斷雲一抹出松梢之句）
逸情遠性雨相交雅誦循環未忍拋摩詰詩中兼有畫
放翁書裏作安巢歲朝吟淡嘯吟事容郎追陪蕃韵敲
撫景忽思花索笑故園春正逗梅梢

讀水經注

禹貢隨山紀奠川桑欽續著水經篇一從往日酈元注
陵谷經今幾變遷

讀李廣傳

將軍才氣天下無生不萬户寧非幸憐才幸遇漢文主
尚使英雄枉歎吁數奇千古人爭惜負能敢戰何輕敵

公孫灑淚泣殿前感我廢書長太息

讀留侯傳

黄石何如倉海公報韓心事竟成功可知圯上從容步
多悔輕生博浪中

長慶僧舍

日日愁看車馬并今朝心迹喜雙清春冰初泮流猶咽
臘雪潛消岫始明草緑未勻隨意遠柳青欲吐滯陰輕
可憐野外閒風景好坐僧房細論評

支機石

燕石嗤宋寶和璞難楚爭天孫感此意為語問君平

送彭基士之任江油

岣嶁曾探神禹文蓮華識得巨靈分要君更一雄奇賞
巫峽濤流棧閣雲（基士昔游從南再遊陝右故云）
為政風流在此間登臨正喜得優閒兄從太白臺前望
自有匡山與華山（江油有大匡山相傳李白讀書其上又有華山以相似得名）

懷抱經大兄

池邊懷大謝春事又將闌小別三年易相思一面難雨
過紋石潤（庭有紋石傳來自海外）風動碧林寒想見抱經者栽花
事藥欄

陶然亭送春

此生何處不情牽客裡留春倍可憐紅藥受風翻宿雨
青林和日抹輕煙雲間孤鵠聞空唳野際羣鳥自在眠
偶離喧囂成小憩始知不飲亦陶然

癸卯四月報罷作

畫眉深淺竟何如零落殘妝對鏡餘（原朱慶餘詩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比意向人啼不得自憐形影一欷歔
欲休還似韋端已歸去誰憐沈亞之為報高堂莫惆悵
春風旋繞杏園枝（癸卯正科移甲辰二月）

發家書

萬重愁緒數行書浪迹長安三載餘最是傷心吟陟屺

應悲歸計又成虛
鬱匆佳氣畫樓思得意春風走馬時吟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翻作斷腸詞

旅情

雨雨風風攪旅情春歸無那夏將迎螢榮北户懷慈母
麥薦西山憶弟兄鄉夢似絲憐易斷愁心如草怕叢生
京華流蕩三年易多愧眞成浪子名

猛虎行

猛虎在深山不聞入城市城市駢闐人跡居安得磨才

肆吞噬雄風高踞嘯殺人行路畏之多遠行家家掩户
愁惻惻白晝無聲伺人食

示陳漢登

誰云志在必騰驤班鬢秋風淚黯懸壯歲有懷書十上
左驂無贈僕三年補亡東晳常多感上計秦嘉秖自憐
我亦與君同此恨故園回首共茫然

寶劍篇

寶劍寶劍光騰掣夜夜沖霄氣不滅呵護常應似有神
玉匣珍藏敢輕發火金之精冰雪姿龍章星彩矜離奇
錯成七寶妝來異價薄三鄉貴不貲良工鼓鑄天所秘
作非偶然識豈易風胡歐冶自通神雷煥張華固不世
我欲仗此斬蛟蛇又欲佩此降魔祟不然臨敵摧三軍
破陣當鋒雄一試天生神物必有為劒豈無心甘自棄
胡為韜光斂其英匣中繡澀紫苔生腰懸惻惻行千里
壁掛時時鬪一鳴劒兮劒兮眞可惜每為摩挲增太息
華陰赤土鸊鵜膏拂拭瑩瑩神默默也知遇合任浮沉
舉世何人是有心愁他變化成龍隱大澤深淵不可尋

吾土

日日愁看滚滚埃每懷吾土首重回村名竹塢兼梅舍
山號紫莊與米堆朱橘黄橙果自熟白魚紫蟹網常開
京華歲月蹉跎甚浪說陶潛歸去來

出門行

槐花紛紛滿地黄今我不樂空徬徨湘簾霏微風入户
梁燕嬿婉泥落牀何處勾留堪覓伴出門茫茫塵撲面
錦衣公子何翩翩東街走馬西街宴香霧氤氳七寶車
紅妝笑入誰家院

君子行

人生與世逐識見日以鄙貧賤能不移獨立惟君子竊
然念此身敢不求諸己喜好隨人情安恬解吾訑忤人
豈所欲鄉愿亦所恥閉門還讀書治心惟析理

想夫憐

君歌相府蓮妾唱想夫憐同心亦同調此曲任人傳樂府解題相府蓮者王儉爲南齊相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後人訛語爲想夫憐

雜詩

吾觀游俠徒樂哉事從禽翻身躍上馬縱轡入深林意在鳥獸盡馳騁不自禁嗟哉逐兎者豈無放麑心乃知適意爲天性多戕侵

贈徐蓬堂先生志喜

久別長相憶忽忽喜一逢故應多款曲相對且從容白髮宦情淡黃山遊興濃先生始從黃山歸備述勝遊清談正娓娓有限促征蓬

張烈婦詩烈婦戴氏湖州人歸於張夫以佚家致死遂絶食留詩衣帶中而卒

妾生侍吾姑妾死從吾夫中心輾轉兮難兩全夫冤不伸兮生枉然烏頭可白海可塡願姑身康壽百年

歸家志喜

五年不得歸歸塗逾艱阨及乎至里門遥望反却立偏怪相識多促步登堂亟老親見我歸歡喜淚欲浥慰我不得意欣無面黎黑瘦妻問我好翻若增赧邑兄弟知我歸衣冠忘炎逼嬌兒爲脫帽嬉笑爭繞膝幼女不我識呼之不肯卽問言知爲誰偷覷語還塞父子天性眞俄傾頓親暱回思出門時豈料歲月疾依然一故我哽噎塡胸臆二三同學者把臂殊相得蜘蹰步庭隅次第看手植寒梅老蒼苔小桃綴黃實榴花相向紅稠疊如染汁齋中拭淨几架上翻舊帙幽閒得安居骨肉幸團集人生幾離别憮然悵何極

蓬莊詩集卷六

長洲沈虹工渭梁

余如析詩一卷輒自作小序冠其端秘不敢出也息南徐貫堂先生一見輒書當語何嵩門先生云是能直追庐賢若親為較字從之什梓余友企老廉漢三間為註律不知其何所愛而然鳴呼漢三亮矣甲辰以後之詩未之見也兩尤為書空兩賞因甲辰秋往來於淮濟之聞覆消頗蕆詩秋此多與書堂常相親多也兩作列賢書丁未下第以脩參桃遂教職棠

世宗

召見僉允歸侍慈悼候補戊申其丁大故幽居悒悒畫學書閣翔來月以續刻為三因棗前六年之詩付之參梨而余亦將服閣此空矣詩共七十五首

公無渡河 甲辰八月覆舟後作

吁嗟公今無渡河人間尺水猶生波黄流滾滾那可越
箜篌一聲腸寸裂人言隔板是黄泉及泉不死寧非天
船敧柁折浪打急荒郊昏夜誰爲憐蛟鼉之宫鬼伯國
磨牙舞爪伺人食天公示警似有意不然逝此將何及
公乎公乎早還家狂波怒濤渾無涯出門所至茫然興
嗟翻覆世路轟掣日車團團骨月好歲月難為賒丈夫
脱䠞覩妻子獨不念堂前將母寧靡盬蠅頭蝸角何足
數課兒事詩書輟業師農圃妾身奉姑能力作婦職辛
勤敢辭苦吁嗟公今無渡河歸來歸來安樂土

紫薇花歌 時因覆舟寓畫堂先生齋中索詩賦贈

紫薇紫薇花顆顆含風弄日枝婀娜天公留我賞此花
故遣陽侯重惱我芳菲爛熳正秋中前度来看怪未逢

仲夏過訪花尚未開長歌快讀稆堂句示李稆堂先生過訪長歌愧我無詩事
不容今來主人先屬和細疏物理傷摧挫時竟言花待發已早欲來此
稍遲為索新詩償宿逋花前翻笑重相過遂先詩生償開也以
花移種自天家紫髯金縷沾華露分將一棵伴幽居托
根安穩蹤跡[illegible]樽前酬唱情低佪月下娑娑步翰
墨紛陳恣討論偷墨出所繼搬藏光騰輝映爭妍素君不見三
春花事共嫣然李代桃殭亦可憐誰似此花能耐久俗名耐久花
零將白露色逾鮮姍姍丰韻枝柯古豔豔芳華骨
氣全羡得幽閒娱歲月避他攀折謝塵緣憂虞雖覺心
猶悸歡賞還教與自牽正喜清吟對晨夕伊人秋水共
縹緲

題何義門先生書

義門學士書學士諱焯妙徹華與齊始升顏柳堂經入歐虞
室學書有程課垂老無閒息楷法更精到點畫昭典則
端莊態横生遒勁意嚴密魯南徐太史畫堂先生書法亦奇
逸收藏學士書寸紙矜什襲持此重示予唏嘘念膝漆
云昔武英殿共事書此幅開緘細端詳超然永興筆遠
追廟堂碑前後無作述神隨手腕運氣含鋒穎出五言
三杜律字垂百四十懸之一室中光華若可挹斯人今
則亡我意殊蕭瑟

為畫堂先生題竹趣圖

重巖沓嶂圍深谷，中有千竿萬竿竹。竹中何人着茅屋，清陰虛白偃仰足。得非子猷癖，無乃蔣詡躅。吾聞古有竹溪逸，此君胸臆寧同俗。披圖愛此霜雪姿，我亦長懷思卜築。竹孫豈必讓木奴，歲晚猶可供饘粥。

甲辰中秋泊濟見庭感夢

此夜中秋月，飄零五度看。（自戊子至甲申[illegible]中）依然成梗泛，多幸出波湍。憂患心猶悸，思親淚獨彈。清宵愁倚枕，忽喜夢團圓。

聽王鶴峰琴共懷家恪庭學士（崔峯諱天慶，福之泉州人）

濟上秋蕭颯，閑房清氣通。東霜初見赤，梨雨欲翻紅。落落琴聲永，悽悽別緒同。知音懷大阮，愁絕七絃中。（恪庭亦善琴）

哭石義山二首（義山名溥禮，正白旗人，以世家子効力鷹上，甲辰春奉命往山東河工，偕余之行，余以事歸，期以三月，比至濟上，而義山已死，因哭之）

少小先皇侍，身親傍紫微。擎鷹馳絕塞，躍馬突重圍。警蹕常相從，恩波自昔輝。攀髯空慕切，此日竟何歸。

供奉辭前殿，河邊作使星。達生同仲統，拚死作劉伶。愁掛千金劍，空餘雙玉鉼。哭君寢門外，洒淚想遺形。

太白樓

濟上多古意，斯樓猶擅名。渺然一孤客，獨對兩先生。（相傳太白賀知章觴飲於此，今並祠）曠代風流迥，非常知遇榮。臨風重懷襲（去聲），默默正含情。

太白樓望南池

傑構依城起，南池接檻幽。山川知未改，李杜此曾遊。懷古人誰會，高歌我獨愁。一從二老沒，詩酒不風流。

九日獨登太白樓

濟上逢重九，閒登太白樓。人懷秋水遠，菊憶故園幽。風帽吹誰正，茱萸插自愁。何時開笑口，兄弟結歡遊。

過王鶴峰寓居

坐擁圖書一室間，焚香瀹茗侍雙鬟。才人韻致寧同俗，名士風流不等閒。時以揮毫副茶錄（汪退谷贈蔡忠惠茶錄臨本，崔峯常為摹寫），每因得句啟荊關（詩成常相證見示）。相親恰喜能相慰，鄰笛愁聽未忍還。（石義山與崔峯同來河上，已故）

失群孤鴈歌寄家中兄弟

君不見，雁行聯字排天空，相呼相應何雝雝。又不見，一雁失群西復東，羽毛憔悴傷途窮。徘徊却顧情慘切，終日悲鳴傷沙澤。明月蘆花照影孤，朔風雪霰催形遐。朝飛忍餓向誰啼，夜宿驚寒空斂翮。嚴冬歲暮歸不得，道遠路難多阻隔。同群豈不念孤鶱，不見天涯愁恨絕哀

音似欲訴寄斧叫入寒雲聲哽咽

濟上迎涼

一片蒼茫色春來何處迎寒深[illegible]日[illegible]平水
面魚相狎沙鷗[illegible]獨行此身孤寄在[illegible]正含情

觀趵突泉

訪舊開行歷下城南風物眼爭明山依靈岳偏多異
水到真源分外清鶴去只今空想像仙來誰復省逢迎
廿年欲覓蓬山境忽忽蓬山夢裡情廟有蓬境匾額因憶昔年曾夢蓬莊恍忽久之
飄飄自笑一身孤又歷青齊都會區訪道有心探玉液

問津無路覓元珠珍珠泉今已圍在衙署中參乘伏脉知綿遠濟水伏流
識得靈源任散殊坐覺道心生舜歷晚風吹月下庭隅

登古歷下亭

真觀靈山異又北杜詩雲山已發興飄零心跡喜隻清五龍潭
峙亭猶古二水波瀠渚自明水經注歷水與濼水合流於大明湖杜詩所謂交流
也北海風流空緬想南池詩思復含情時從濟上來何人重
此開芳宴惆悵蒼茫落日橫

登歷山

青齊門外歷山巔不惜登臨屐齒穿石上龍蛇盤木古
壁間蟲鳥篆苔鮮平鋪麦浪疑流地峭揷峰層欲接天

廟貌祇今虞帝祀傳疑猶說舊畊田

歷下亭重題

海右孤亭此再經大明湖畔雨冥冥波光瀲灧輕浮碧
山色灣環耀晚青隔岸小桃遙出水受風楊柳欲眠汀
濟南名士今誰是不覺臨風憶阮亭阮亭先生詩名士軒頭碧漲天

章復園先生談同聲慎交兩社各樹旗幟往事賦
此復園諱銳承宇孝恭康熙癸酉孝廉歷官刑部員外郎
才名五虎盛詞場復園尊人五兄弟號章氏五虎壇坫猶傳彭與章主慎
文者郡城彭雲客宋御之尤展成諸先生主同聲者章素聞先生兄弟及吾家韓倬公作賦客今
瞻屬殿吟詩人舊問滄浪滄浪章氏亭名復園為章湘御先生之子于今稱者惟吳

元黃文戰談方永青白風流思正長尤西堂哭章湘御詩當時漫說元黃
戰我輩終憐青白人朋黨未容公道在漫教剪燭論行藏牧齋紅豆尺牘曾致書吳梅村排解

題廖紅泉小照圖寫採芝兼侍女史

曾夢天台訪道行千尋瀑布石梁橫披圖忽憶三芝秀
一片紅霞渡赤城
仙骨飄蕭物外身應知服食異時珍阿誰傳得餐芝法
信向靈山遇玉真

消寒即事與言張書石敬思東瞻兄弟同賦

臘深雪霽日初長正喜消寒興欲狂詩就敢誇填字穩

時以詩牌限字酒行真帶弄橙香（欲思句指示弄橙香及酒）旅情款語誰能
倦塞曲捻愁豈諳腔忽向樽前思舊侶更無消息黯迴
腸（謂石眉山方伯義山司馬）

感舊（字限）

感舊招朋侶新歡愛酒紅如何共明月萍泛各西東

對梅

幽閑有韻詩難稱貞靜無喧酒不宜我意欲描嫌色相
閑門十日對瓊姿

從步

閑來徙步獨遲遲雨後晴光暖更宜春日園林多得氣

家山風物極相思牡丹欲拆初含露竹笋新抽半吐枝
最有此時兄弟樂聯翩常與虎邱期

恪庭學士叔招同錢迥菴侍講王用舟待詔携樽
於楊農先太史寓齋紫藤花下兼為余餞別

嘉會不可常良辰不易得二三前輩老鬢蹤頭半黑年
年此花下舉觴興何極我昔賦歸歟去年花發時今春
來又去花意亦參差開樽花下坐一枝低拂戶時有飄
風來恍疑紫雲度明燈艷若綺皓月淡如霧殷勤話別
濃依依同促步

舟過惠山

横林夜半促歸程曉起推篷望眼明一水白連平野闊
九峰青疊斷雲横菁葱碧樹迷秦塢霮䨴對清泉下石坪
是處酒家成小市甕香新醖擬徐傾

過山中訪中散後

扁舟西指亂雲巖道侶追尋得共淹禪榻竹關眠自穩
石泉松火興頻添山蔬小摘偏多味野笋初嘗分外甜
準擬明朝恣遊展宵來無那雨廉纖

坐雨黃氏園依竹亭

山亭景色絕塵氛花史園公意款殷茶話未妨同聽雨
竹枝且喜欲看雲小桃得潤如凝笑幽鳥愁飛只喚羣

乘興好携青箬笠岩流千尺石邊聞（千尺雪寺名）

鄰寺（來鶴菴）

山園鄰寺逼喜不礙山青竹筍穿墉角花香過戶庭析
鳴知護果粥罷聽傳經最是晨鐘發能令俗夢醒

贈禹言上人

紅塵十丈競繁華滚滚熬煎未有涯爭似空山禪定日
春風披拂錦袈裟（上人少日馳騁長安中年棄妻子出家）

自華山至千尺雪

山厨一粥晚猶爽鳥道千松曲更盤相送老僧珍重語
石頭路滑小參難（石頭路滑見禪燈錄）

千尺雪

瀑挂層巖洗緑苔淙淙招客到山隈旃壇香滿華嚴界有衲音傳字母来

寒山 高士趙凡夫隱居今為寺

山如高士襟期冷梅似虬龍古意多最有老僧禪定力十年持誦髮婆娑 僧白蓮持誦寒暑不輟積十年如一日

老僧道濟辟穀學道住天台三十年復歸吳中於中峰見之真苦行僧也口占贈之

休粮絶粒道心堅迹似孤雲野鶴閒我亦前身歟笠侶偶然步足到塵寰

法螺菴

白雲淨掃四山碧蓮花一峯猶護持朝来獨上旋螺頂趺坐長懷讀徹師 明末高僧讀徹隱于中峯共題旋螺頂販云蓮花一峯獨障西

菩提樹

罡風忽蹐到人區不昧前因初地棲栢樹庭前同證果見禪燈錯 菩提依舊是菩提

廢苑

夙昔青門客曾經此種瓜井[illegible]天棘蔓路没地丁花封本齊雖剪枯楊倒自斜薔薇似無賴亂入女桑芽

一泓

空明一泓水上下共澄鮮坎止無塵滓瓶盛有佛緣道心只似此境象忽離詮風静波平處閒看水底天

宿村寺

佛閣攀躋力不任病餘行藥強登臨亂雲依歸村落暮雨蕭蕭響樹陰僧涑早眠常輟課鳥眠薄晚已投林欣依禅榻琉璃火趺坐彌清塵外心

小閣花韻

輕寒側側養花時細雨初過弱不支暖氣乍融微馥郁芳華争吐漸紛披濃酣似觧臨風語偏反如懷向日思偶倚小闌供眼醉遊蜂舞蝶亦差池

沽酒

沽酒前村去維舟小汭濆花迎當路樹犬吠獨行人山僻柴扉静林深鳥性馴澗邊磐石坐野老得相親

一輪

海嶠一輪月半涵水氣升遥波鷩不定夕帆次相承岸際漁燈隱天涯客感增舟虛成不寐長向舵樓凭

贈徐澂齋太史

人物江東數二徐採芝仙客悵離居 謂書堂先生 相親幸有楓江叟坐挹風流書卷餘

石皷傳疑論未休摩娑㸃毆 㸃毆見石鼓文毆古也字 細研求古心

古骨知誰似真匠韋韓與鄭歐（著有石鼓文賦）

中山風土隔滄溟槎漢曾傳返使星背似木華空作賦
已從海外續山經（舊有中山國土也）

紫霄玉界天邊客青笠紅蕉物外身辰州砂駐顏色
飄蕭服食一仙人

湖州雜詩兼示歸安石右民明府

青青山色繞城隈一碧湖光似鏡開忽憶秋雲木葉句
懷人先在讀書臺（柳惲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今讀書臺在府治）

陰陰桑柘綠成圍四野蠶忙晝掩扉卻喜長官休牧日
殷勤時切念民依（時明府切問四鄉蠶事）

道場山上高僧住白雀菴前梵刹著打齋頭陀掛瓢笠
夾路溪橋引人去

苕溪雪溪水瀰瀰浮家泛澤煙波瀲有箇漁翁上酒炉
手握銀鱗三尺許

施烈婦詩（烈婦顧氏蘇州人為施于宣文學之婦嫁未一年而寡從容殉義因槩括其事而作詩以哀之）

少讀柏舟詩風義夙所師我生何不辰遘此空涕洏一
心堅匪石哀痛只自知豈無脂與粉膏沐為誰施亦有
簪珥飾緘封不復持庭中花照樹几上酒盈卮曖日耀
綺戶微風動素帷顧影自悲嘆[illegible]完心不移生兒既不

育苟活將奚為所念惟舅姑迴腸慘煎摧膝前嗣有子
孝養可無虧相從黃泉下庶兒長相思願為華山鳥雙
隻不暫離願化青陵蝶飛飛常共隨

即事

湖渚秋清月影橫柁牙初轉一波明扣舷有客吟長句
昨夜酒歡今獨行

投宿

返照收山村相投意已亟我行日靡靡僮僕少顏色車
殆馬亦煩倒臥不能食嘗聞蒙莊語疾走死絕力處陰
影以休處靜迹以息萬物欣托足我生苦南北嗟彼農
家流兒女情親匿款曲勸樽酒真率無所飾明月下庭
隅相顧神默默

途次即目

雨歇徐行度古原忽成野趣一停轅圓荷葉淨承珠點
新竹梢長帶粉痕天末健翎徐入杏林端潤碧欲流溫
此情可待容留戀多悔征塵意轉煩

丙午志喜

家世雖云舊門閭已漸寒百年空仰企一日頓堪觀慈
母堂前喜嚴君泉下歡吾家利在丙（先世以丙科中式者極多世譜有利于丙之說）反覆涕汍瀾

丙午榜後感座主虞山相國舊事書此

童年識賞感吾師記逗桃花贈一枝更示新吟兼楷法

孝廉船泊虎邱詩（座主中丞康熙己卯北闈曾以覆試蒙恩甲辰五月南歸吳門感事以詩四首有不見玉堂紅遍與衹因長作謫仙人之句極其沉痛時余年甫弱冠一僧扇頭書近作師見之極賞因于便面寫桃花一枝并書前詩四章後跋云舟泊虎邱詩示毘陵趙侯赤長洲顧俠君少時不知寶惜并扇亡之矣雍正丙午師以大司馬典試北闈忽出師門下追憶及此感泣不勝）

座主寶應劉師

座主當年國子師逢人說項感心知幾番蹭蹬猶憐惜

鳳沼名標歎遇奇（師於揭曉時見虹名喜謂同僚曰此昔太學極賞識人今幸售矣相識者咸為稱慶）

房師衛鐵峯先生（師名昌績山西澤州府人以翰林改御史）

千尋積鐵進門墻自昔風才重玉堂有客朝來稱賀我

不勞多事誦阿房（徐澂齋太史來云鐵峯先生館中前輩西方彼美君出其門實為可賀）

內院傳經王子師（時師內廷教授）每過日晡出遲遲摳衣謁

見欣先說蕋榜生花得子時（述劉座主填榜時語）

題同年姚十五範治撫琴圖

朱絲絃白玉軫十指冷冷暇以整想見神閒氣亦舒我

未聞聲心已領琵琶箏笛紛哇淫此中理趣誰能深乃

知靜者心多妙聲涵萬象通元輿君今一為操元音我

亦從君學同調

除授教職

本以樗材棄還叨　恩意寬窮通分有定澹泊義能安

莫道嫌官冷方思盡職難所欣邀薄祿奉母浮盤餐

贈黃崑圃先生

前輩風流絕比肩每依杖履一周旋幽情避俗饒陶韻

長日談經補鄭箋（時註周禮節訓）齊物未妨隨世遇忘機久已

得真詮寓廬況有園林趣花藥親栽樂靜便

蕭疎旅況一書帷玉軸牙籤萬卷隨鄰院雀來依古樹

（白雀道院）閒庭花照傍清池論文客喜談方永問字人過酒

不辭豪性逸情殊未減山林鐘鼎總相宜

黃崑圃先生著周禮節訓既成命為校肄卒業書

此

少時讀周禮記誦苦煩縟井田祿制等筭數紛在目世

人皆畏難致悞經笥腹先生惠來學討論事反覆採掇

百家言詁訓炳若燭刪繁舉其要可以供卒讀厥名曰

節訓諄為後生最周公致太平運用天理熟（朱子語）經術

根柢在易簡理自足但宜參時變勿以拘迂束　朝廷

重儒臣古治酌所復用人須儲才庶幾先里塾

答同年黃淵亭

窮惟自喜還餘骨懶任人嫌只伴書若問新來甘旨計

春深猶摘故園蔬

哭母

二十餘年事（吾母歿距先大人二十五年矣）難忘慈母心殷勤追語笑

欸曲話升沉[illegible]情深

寸草吟憐今思祿養風樹悵餘音

痛絕吾生後彌深母氏恩殷憂喪中婦補綴及諸孫奔

走緣衣食晨昏侍弟昆自今悲告反無復倚閭門

宿牧牛菴

一室瑠璃影微融香篆清山空風不静夜永月初明多

病啼烏怯孤眠噩夢驚披衣還起坐寂歷不知更

靈巖塢

一徑沿溪曲遥看竹木幽楓丹返照射山碧暮光流逐

牧尋墟落聽歌雜唱酬誰家雞犬放日夕不知求

靈巖望太湖

靈岩舊是館娃宮渺渺湖光入望中徑說採香惟月白

灣名消夏尚蓮紅興亡歷刼常如睇梵唄流聲自徹空

長此湖山天地古兵爭吳越竟誰雄

堯峰

西山聳奇秀堯峰獨蒼古石色雜苔黃逕盤踞如虎山

農羲皇民衣冠皆朴魯引我上層巔努力闢榛莽渺然

睨太湖諸峰歷可數梵刹上下分晨夕接鐘鼓寺（分上堯峯下）

堯峯僧人自樵炊丁丁湍岩塢截訪詩人居誅茅半無補

緬懷對兹山著書日旁午（謂鈍翁先生）

姑蘇臺弔古

姑蘇臺前山嫵嫵舊日吳宮此歌舞美人騎龍自君王

枉罪西施迄今古憶昔曾經讀吳語夫差少日稱英主

雄圖霸業冠春秋一旦昏迷竟至此我行臺畔步委遲

處處藏軍洞穴施不怕兵戎來敵國忍教麋鹿証鴟夷

何代遊觀不苑囿幾家行樂遺妃后閑睢窈窕淑女述

臺沼經營聖王搆越來溪上漫吟哦胥口橋邊嘆逝波

保邦制治圖終始豈必宮闈女禍多

題謝雲逸先生一角樓詩集

童稚曾親憶昔年老成風格在詩篇無端感觸渾如夢

細讀挑燈一惘然

一角樓頭已久空停雲亦失舊詩翁（與文與也為詩友）紛紛後

進矜才艷誰溯王韋古澹風（先生詩宗王韋）

五更坐着

群動息深夜五更蟬獨鳴猶餘暑氣逼但覺露華清淡

月隨雲見涼風薄樹生曉光初動後又聽聚蚊聲

送人赴邊幕

依依離故國杳杳去長城馬度關山澗鴻飛沙草平一身非戍客萬古此覊情捻近還鄉約難禁出塞聲

懷徐書堂先生兼憶天濱容安主人

太史文章伯高才自罕儔猶憐披雅度綽有古風流翰墨青巒香琅玕朱鳳愁授經餘舊業夙昔事浮邱謂安溪先生

師友平生切知音感最深人琹痛已矣蕺露思難任徐幹辭多素劉安藝作林懷賢蕪歎舊存殁一沾襟

易服日哭母

寸草三春此恨長年來不着芰荷裳傷心轉瞬三年易

從此音容更渺茫

蓬莊詩集卷七終

蓬莊詩集卷八

長洲沈虹渭梁

余以庚戌秋服闋赴補在外委任金壇教諭旋奉部文除授句容癸丑上公車報罷回任乙卯夏秋之間節奉各上憲檄調考試鴻博力辭不得九月初鶯闈

世宗憲皇帝升遐恭遇

今皇帝踐阼是冬彙薦給咨北向待詔京師丙辰九月

召試

保和殿自慙荒落復至被黜將以廣文終老因輯庚戌迄庚申十年之詩頗多酧應兒少性靈可存者無幾止錄一卷嗟數奇之有定傷髮齒之已零而掩卷洒泣忽成大夢之初覺矣詩凡七十七首

喜學周姪選庶常

丰儀玉潤紫薇郎穩步丹梯上玉堂中秘有書資黼黻

青年勵績紀旂常清華門第重增耀文獻家聲得再昌愧我未能恢父業喜心倒極一沾裳

以第三子嗣亡弟肇千後哭而成此

垂死悲無後哀哉喚我聲不言心已會有子許相成論序未應立誰憐無限情慘然為告廟淚血一時傾

汝死長已矣吾生何所庸猶憐子割愛却慰婦能從三子為繼室長胎詩禮家聲舊萁裘世德重他年幸成立庶以繼而宗

即事口占

不醉一千日如何消得愁西風吹敗柳散作滿庭秋

聞宿遷河决得徐畫堂書志喜

河流環縣郭冞决破城南大地成中海揚帆直上山百年羅兀運萬姓慘愁顔泛濫　堯憂切彌深疾痛關圭美堂無恙（畫堂先生艸堂名）居高人地安爲言作字竟忽此駭波湍水去封題寄書來輾轉看飢驅愁食盡搔首一長嘆

閒居

潃雲踈雨釀微寒盡日幽吟補槧欄小摘紫房荆婦喜偶抛銀杏稚兒歡秋羅色媚真疑剪（剪秋羅花名）月季花明不厭看最有閒居多韻事未妨疏食一加餐

庚戌臘月之任金沙

宿昔良常慕曾傳仙道成欣依山己字（金壇號己山）適喜膺嘉平薄禄携妻子寒曽愧友生所悲陟望切止有鶺鴒情

簷外紅梅盛開偶成

拂拂輕風軟巡簷香氣融家山千樹白荒署一枝紅抱膝長吟客支頤獨笑翁老妻猶有韻茗椀得頻供

寄詩神

寄語詩神莫漫過清吟心苦奈神何也知詩瘦渾閒事慣損腰圍姓沈多

將從金沙之句曲留別丹陽金閶客丹徒胡心言

丙同寅

年來寄興絶風塵踈懶襟懷笑此身偶向金沙問丹訣又從句曲訪仙真宦情最好無如冷世味深嘗莫厭貧正喜論[illegible]話晨夕却成小別一沾巾

古柏

古柏十圍腰亭亭一蓋標堅貞度霜雪孤傲出雲霄有月篩庭影因風伴客謡朝來更有韻寒雀聚啁噍

遣興

華陽稱福地多喜拂烟霞舊是隱居宅（陶隱居學仙於此）今爲博士家官閒兼學圃吟罷即栽花生意欣欣盛吾生幸有涯

桐城張十曙彤贈長歌依韻答之

平生俯仰横九空踈狂落拓朋儕中交游竊喜樹風骨意氣直欲摧雲峰高吟不成白雪調幾度自憐還自笑投詩爭訪孝廉船對花興發時開筵豪情自昔追千古薄宦於今得一氈欣依福地豁胸臆擬事茅君養真息仙音欲覔步虛聲塵俗無緣聽鼓鼙正思龍洞探奇跡忽向雞壇續舊盟相門才子玉笋生寧同紈絝飯香秔君才逸氣空今古繼美相承足令名應知立振乘風翮

騫翮會作雲霄客莫恠相逢眼獨青多憨顧影顏增赤
感君投贈類瓔瑤嗌余自寶同燕石如韓如杜格律真
長歌激越入青冥得君一詩即不朽蕪詞且覆床頭酒
時索余倩刻詩勉酬索和漫塗抹不辭一擲成死缶風流長憶
靈和柳

延壽菴小憇

維摩方丈室向火漫相從禪寂消塵慮心清減病容豆
香粥正熟餳輭菓餘供風土記餳以祀灶時俗供祀竈糖菓破臘櫝心紫
微薰煖欲融

黃崑圃先生北歸自維揚寄書句曲相別因奉懷

宿昔相親炙深情與古期北方稱學者南國重經師樽
酒白蓮社書堂蒼翠帷白蓮榭蒼翠亭皆先生寓居處年來依夢寐書
到倍添思

桐城周筆峰澄江章慎風潤州周桐崗何滌齋招
飲秦淮漫成

清淮曲〻水溶〻河上人家畫中是處綠楊斜拂水
隔籬遙出海榴紅
飛閣凌空繞水湄朱欄碧檻影參差樽前閒話前朝事
十二紅樓艷一時
碧漲含霞皺縠妍綠楊凝黛惹愁牽不如往事千僊憶

桃葉江頭一惆然
板橋清吹娛中夜畫舫明燈耀兩涯依舊十年前渡景
斷腸風月在秦淮

燕子磯

天塹長江一望中危磯千古鎮江東潮迴鐵甕猶洶湧
山近金陵自鬱葱一片繁華迷六代幾番征戰數群雄
當年王氣知何似弔古登臨慨不窮

烏江項王廟

赤帝旋聞漢祚移烏江空酹憤王卮項羽稱憤王見南史一抔試
問誰家土劉項何妨共此祠

樽前時癸丑下第

樽前豪氣尚成虹誰可論心托素衷失馬漫看得馬客
焚書還是負書翁見韓非子屈伸有定難知己妍醜無常任
畫工傀儡胸中消不盡快聞風雨作聲雄

喜景灝姪得庶常

家聲文獻舊綿長近溯高曾奕葉光七世已逾十進士
自景灝上溯七葉共有十二進士矣三朝歷數五仙郎青城公諱世弈順治乙未翰林瞿巷公諱旭初康熙丙辰翰林東田公諱朝初康熙己未翰林學周名慰祖雍正庚戌翰林尚賓名景灝癸丑翰林
鳳池接武綸扉重棣萼聯輝香案傍況復英〻多王筭
懸知老眼喜難量

延壽菴僧曉輪留憩

禪喜尋蘭若欣逢開士招佛楼花氣上經席雨絲飄香茗徒能煮春蔬手自調早知幽興愜從此不須邀

贈覩徵上人

老衲安禪久幽居滋味深持躬守戒律念佛淨塵心妙解華嚴義嘗參字母音閒來覓茶話好向德雲尋德雲見華嚴經

翛然

翛然物外一身閒曉鏡鬢眉日漸班蔬菜任從兒子闢术叙笑付老妻簪神仙路近空傳迹道士方多漫駐顏

我本飄飄鶴鹿侶每乘幽興歷層岩

渡黃河

洪濤東來蹴大瀾真嗟今古奠安難黃流怒湧平沙沒青帆斜飛曲岸盤有客調高還擊楫無風聲振徹驚湍水天一色同雲慘早又蕭蕭暮雨寒

房山縣曉行望西山

山向神京拱穹窿復蜿蜒空青明積雪界白似飛泉冷氣衝霄迥孤雲絕塞懸驅車杳前路極目轉蒼然

得李庶常含奇詩集因以哭之含奇本名錢進嫌名彥成康熙辛丑庶常蘇之吳縣人年三十餘早卒其同年黃太史若木刻其詩并叙其逸事而臨卦之占余所親見若木先生時視學閩中未之知也因補及之

我曾論君詩君死十年不復知一編忽我寄知是良友謀剞施開緘淚珠落重吟黃絹詞君筮得臨成進士八月有凶心自悸玉堂快意職神仙却病一年死期至先期有夢事尤奇告我為神永州治身為永州府學土地有文牒促之偏怪陰司亦重文何為年少又煩君楚南昔是人文藪屈宋賈傅皆篤君天問招魂并賦鵩鬱紆誕幻抒心曲靈今不隔可親承為訴人間盲註讀自古文章湮沒多縱傳其奈後人何君今恃我二三友安保他年即不朽憮然執卷三歎息塵世茫茫枉開口魂歸來兮路漫漫洞庭波綠江楓丹

蔣恆軒先生招飲相國　座主　賜第

賜第重新輪奐垂聲華繼美鳳皇池黑頭卿相看他日時官侍讀學士白髮門生感舊知閶闔別情悲永訣座主以內艱在籍應　召舟泊閶門進謁遂成永訣陸庄語讖正多奇康熙庚辰座主以孝廉歸里曾為虹書扇頭有懷涼陸氏荒庄在若箇門生為勒銘之句蓋殁西溟姜太夫子也似語讖故云樽前誰會悽惶意繞遍平泉淚暗滋是日得遍遊　賜第

丙辰待詔京師同周蘭坡錢伊人兩先生並迓廢若王孫同厲太鴻諸同人中秋宴集分得拍字

昨宵何淒淒風雨三更黑今夜忽秋光長空萬里碧憂

樂本無常境象頓改易人生幾中秋況復作旅客如何佳節過一半成虛擲所藉同心人相與共晨夕舉觴酹明月興發酣飲適式歌且起舞更唱喧坐席我醉欲先歸何人為簇拍

丙辰九月廿八三十兩日與試博學鴻詞在
保和殿恭紀八首

彤庭曙色影初分鶴舞橫空耀五雲
內殿宣傳多士入前驅先有羽林軍羽林驍衛為携筆硯等物
捧來題目貯琅函
御筆朱書尚未乾次第傳看彌肅穆拈毫祇覺韻難安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以敬授人時聖王所先為韻

乾坤五六位居中甲子輪旋數不窮參互錯綜能事畢漢志云十一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旁推妙合義元通如五音六律五味六和五色六章之類皆以五六合

黃鐘數起握乾初得一函三遍六虛
聖主當陽宣萬化鈞權協一事無餘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宴錫天廚日兩回
殿廷分列肆筵開書生何幸沾恩寵玉粒金虀飽饌來

九重魚鑰靜嚴更緩步依人出禁城試時每人設一侍衛試畢隨之而出
內殿特邀燃寶炬玉墀還喜露華明

聖人天亶見聞殊記事胸藏有慧珠一一條分親問切第二場問經史各數十條空疏未許混賢愚

經經緯史最紛拏作述源流同異賒經有專家史有學書生豈易逞才華

鴻博即授翰林因賦

此生只合伴漁樵人事天心莫漫焦夢入蓬萊原未易儻來軒冕豈能要見陳書江總傳東皋薄宦欣傳釀彭澤歸田怕折腰猶幸一官殊俗吏積書岩下且逍遙

惻惻

京華夢斷謝塵囂作賦長楊枉自豪宿昔雄心餘傀儡

新來詩句雜風騷鞠通豈易花叢遇脉望空尋仙字勞惻惻此心無可說惟應千日醉香醪

浩歌為蔣恒軒少宰作

靈芝生無失所芳蘭榮勿後時功名富貴須及早不知此柄誰操持君不見少年卿貳秉國政黼黻宏才若素定珠胎玉質本異種鳳雛鶴族誰能競由來故國有世臣名世天生勝大任忠貞篤棐傳令聞不驕不侈訓行正知人則哲　主恩深學優而仕思日奮嗟余昔是先門生郎君官貴寧無慶看築沙堤傍舊痕重開東閣延英俊

丁巳夏徐澂齋先生賦長歌送余回句因以答之

自笑蓬飛底又忙此生只合白雲鄉十年學道情能淡

萬事回頭味始長雛鳳琅玕誠自得（來詩云君家才多皆軼羣謂尚賓學周也）齡禽芝术正難忘良常君果能來否（來詩有詩我良常數曲間之句）

猶有陶家舊艸堂

交遊

交遊自嘆寡儔倫秋雨秋風又浹旬老去故人時夢書

年來知舊倍情親魯南愁絶音書斷（晝堂先生）蒯北空憐問

訊頻（崑圃先生）四海名流尚餘幾相思不禁一沾巾

作歌為晝堂先生壽

魯南靈光今獨存巍峩高峙誰與倫五年離索華陽館

目極停雲夢亦頻去年風雪鍾吾路（時應名入都中）除夕驅

車已昏暮正是先生祝嘏辰惆悵臨河未能渡先生八

十養天和忽喜徵輪此日過齊眉相慶兒孫舞逝取人

間福祿多京華有約旋相見過訪殷勤重會面耆舊交

情在率真後生末契空凌亂先生之學宗濂閩先生之

文源六經親承大賢師論議（謂安溪先生）洵堪 聖世珍儀

型青藜重燃絳雲赤紫薇光搖彩霞射欣看著作垂不

朽却笑迂踈成棄擲當年親炙感知音此日還憐霸與

侵勞生多悔塵氛擾入世彌堅道念深先生校書留天

祿我作游仙歸向曲他時書札到山中為報神方共餐

玉

再贈二首

亭亭泰山松青蒼摩碧漢貿古成文章根深挺直幹閱

時無變態可仰不可玩因之感物情稠枳何足算

斯文嘆在茲橋門有石鼓千秋僅見之三復愁莽鹵世

人共摩挲奈此文字古珍為模楷師足以震聾瞽

夢餘

夢餘身世漫相猜放浪長歌歸去來白壁敢言還楚璞

黃金多愧問燕臺孤堅莫剖甘成棄（見韓非子）蓬轉無垠尚

有荄從此逍遙閒歲月不教心作復然灰

學周馳封 祖父母喜而示之

松楸長望痛吾親忽喜馳封拜 紫宸念子成名悲屬

纊（先大夫臨訣時猶諄諄屬望）有孫繩武上 恩綸日邊捧到金章

燦堂上迎來玉軸新記得當年生汝日阿兄奔告[illegible]

頻（學周生於先大夫七後三日）

懷肅州觀察寓冊姪兼示申尚虔

人生幾何鬢已蒼動輒十年離別長萬里音書隔故里

五涼風月舊悲涼憶昔遨遊共京國二三同學歌慨慷

君獨飛揚振毛羽置身却坐中書堂讀書識變達今古

喻赫聲華徹　帝旁宦途通顯　主恩重屏藩倚托馳
咸陽是時軍雲正旁午君才肆應雄西方邊氛既息事
未理君以機務移嚴疆昨忽傳聞羅憂患中心惻惻殊
旁皇申生縱出遠中夜亘亘天各情同傷余亦南歸多
失意夜來羈夢空茫茫何時得君脫羅網相与話舊舒
中腸

春夜

一片西飛一片東幾翻花信幾翻風華陽博士愁多少
爾許深情一夜中

年來

年来常自問真吾六十平頭歲月徂傀儡場中消氣魄
榮枯隧裡漫歌呼功名豈必奇男子仙佛寧為小丈夫
鍊性便為安命訣却因入世易模糊

搔首

不聾不啞不癡頑搔首長吟涕欲潸馬瘦揺憐行步怯
（鮑司隸歌馬雖瘦行步工）豹藏空老霧毛斑元黃變幻知何底青白
風塵只等閒準擬松雲尋舊侶華嚴妙諦事禪關

示同志

豈必將輪棄常思作井堙懶隨儕俗輩獨守抱經身二
立空嗟晚（二立謂立德立功見張衡傳）三長未易臻（有欲延入史館故云）匏瓜
長此繫不食漫全真

戊午元旦偶病枕上口占

年華日逝感吾生萬象更新此夕情每以浮雲觀道妙
却因卧病喜心清高燒歲燭双花吐近報春雷五夜聲
不去朝正多反側明朝疎懶謝逢迎

題柳園圖（為金陵太守張公井崖作）

篠南柳園似深谷柳色千條萬條綠太守江南攻務忙
十年不見成喬木携得生綃一幅圖閒來披寫舒心目
圖中高下褉樓臺宛轉清溪繞來曲紫霞館松雪亭（園中地名）
逢憐處處陰森并東花柏逕香馥馥凍梁秋水波冷

冷塇荒聚樂懷曩昔離合無常難再得西村松菊亦就
荒（西村艸堂公别業名）未暇重將三徑葺偶因感舊倍情牽臨風
不覺增太息我聞公言成此詩人生寄也隨所之卧遊
可作達觀想何必堂開綠野時

江陰道中

泰望山前曲曲流村村深竹遶來幽舟行如畫波如鏡
月上影高遥水浮
漁子船回拍棹歌一聲中斷隔煙波小橋忽轉水流駛
是處遠藏村塢多

南鄉查賑即事

微官冷澹一青氊目擊灾黎敢息肩雨雹自天空似豆雪花鋪地却如綿朝過墟里多扃戶夜宿山村少爨烟聖主憂民宵旰切恩深早鑒繪圖先

宿柏周村草庵

南去山村號柏周暮尋古寺一相投繩床支穩差伸脚茅草圍成半枕頭谷裡吼風知渡虎佛前殘夢悟浮鷗病餘老衲多長嘆為說年飢僧更愁

山村

遂門乍起一逡巡一片霜華染地勻亂葉出林同旅客

寒花入戶匹佳人泥封屋漏營巢舊日映窓虛補衲新昨夜西風太作意肩輿早出問斯民時因散賑

王武沂先生見示蠡湖詩卷書贈

相逢真恨晚一月喜聯床時共事江寧府署中舊業研經妙著有春秋類聯新詩引興長九峰思纏綣六代感蒼凉懷古兼懷土添余一攪腸

金陵白上閒草書歌

白門佳士多奇逸白君草書妙難匹紙上縱橫態不羈一片神行矜筆力二王行草運腕遲單微一脉君得之瘦硬盤旋盡筋骨不作一團肥肉癡我聞懷素學羲獻

變態特出開生面自述墨寶希世珍華陽駱氏曾親玩懷素自述真蹟在華陽駱氏　今君書法侶懷公恰與二王真本同得心應手有宿契知非徒事臨摹工白君白君心骨古豈獨成名一藝取却憑草聖為君傳餘子塗鴉何足數

御製經籍頌發到學恭紀

金鏡珠囊自上方歡騰多士慶無疆泮宮每歷宸宮念聖學還全經學昌揆合後先風紹遠義昭作述澤流長治平經濟煌煌在職忝師儒日頌揚

秋望

又聽征鴻天畔過九秋其柰旅情何白雲常逐玄雲遠紅葉怎如黃葉多思到纏綿常迸淚望窮飄渺一悲歌荻花似絮汀洲舞是處曾經醉酒酡

題徐愚谷小照

自嘆田園歸已蕪竹孫得似木奴無他時倘亦開三徑話舊還期兩不孤

周葆山示己未除夕詩即次原韻

忙中聊破俗枯坐對芸編吾學渾忘老人情頻改年齋心非佞佛安命不呼天除夕除何物先令煩惱痊

此夕竟何夕先生亦晏閒圖書深古趣風月足人間先生

門對書一腔風月千古圖書樂道還飲水開門喜見山明朝新氣象潑墨事荆關（先生善書）

錢

太公圜法象乾坤王莽錢刀而秩尊一自青帝謂相後至今不肯到寒門

有錢萬事總堪謀一語今將問魯褒若果通神能役鬼烏飛兔走應回頭

病後寄俞天池（善岐黄）

高隐知君卜築心養疴常欲一相尋孤雲野鶴栖流澗凍雪寒梅對遠岑雨後周顒自剪韭松間思話獨携琴方傳許餌神仙术閧道於今更産蔓（茅山近産人參）

哭徐晝堂先生

二十年來知契深（余以康熙丁酉五月得交先生於京師至乾隆丁巳五月復於京師作别成永訣矣）臭蘭淡水思難任即今露白伊人渺再向蒹葭何處尋（昔有伊人秋水共懷綿的）

夢中死别兆幾先（晝堂死之日有夢兆）宿契應深文字緣珍重故人親手札鐘吾自此絶書傳（晝堂來字已裝潢成帖）

答嘲

豈必陳絲竹何須坐絳紗得錢即沽酒對客且看花政事才誠拙詩書道足誇太平興教化各自贊王家

知足

知足兼知止曾何與世違風鳴任感觸雲度本無依慮息情多淡神清悟入微只隨天地意逐物恐攖機

小摘

小摘園蔬攢作羹五禽聊戲飯餘程（五禽戲見華佗傳）老妻晒藥憐予病稚子澆花遣我情髮秃翻憐搔獨快衣穿却笑掣來頻婆娑此日容疎放真箇吾兼吏隱名

寄家中兄弟

十年薄禄戀微官青菜黄芽苜蓿盤荆樹空榮難共賞竹林雖好不同歡情宵有夢歸猶杳長日臨風淚獨弹多愧舊堂巢旅燕年年一到一盤桓

示兒輩

面墻嚴聖訓作室繼貽謀學必兼三到人争第一流經綸宜素定詩字亦先籌尺寸從時效還須少日求

心地

心地清涼境絶譁山中常得伴煙霞斷巖有徑雲成塢野水無波風作花矢口漫吟隨吾會拖節行脚類僧家欲從樵叟尋歸路又戀松蔭引月華

蓬莊詩集卷八終

蓬莊詩集卷九

長洲沈虹渭梁

余既續刻甲辰以後之詩二卷矣今復集辛酉迄今之詩大半皆雜入古紙堆中應酧詩文之內命兒輩檢出錄之反覆刪改覺較之從前氣味稍遜乃知世故日深則性情多汩矣或者曰君少負凌雲讀書弦□成年遊獵或助江山放踪於詩者雄留肯武□傳苟其得志則明堂清廟必學成雅章樂奏以潤色鴻業乃佳以廣文終老風花雪月不過陶泳天和或感時嘆循亦所謂絢爛而歸乎平淡也子曰否否夫盛衰之理我固知其如此窮達命也我安之惟才自天生一老而日煮陸機有云物勝權而衡息形過影而照窮又何能以自解耶且夫平淡云者絢爛之進境也其贊酒解其氣爛厚初非淺勞之謂嘗竊力矯之而何敢蹈焉嗟乎吾衰已甚雖有詩歌亦聊以自娛豈堪問世然而時俗所尚大抵皆同錦裝花獲綱目欣依色賦香消旁觀太息安得不顧影而自憐乎詩合一卷共九十二首乾隆丙寅長至日書

古意

我有一端錦十年藏匣笥同心不相見搔首將誰遺今朝一開看默默還成悲不悲錦空製但感我何癡海中珊瑚猶易爛況此天孫雲錦緞裁成稱意自穿着教與人看任嘲讚

自笑

閒來風月足平章自笑營營底事忙東觀不逢開秘府南山空守積書堂思經白日眠難遇（見漢書邊韶傳）閱覽通宵苦健忘（見王覽傳）只合無言觀道妙劫灰不復問秦皇

簡京華同學二首

不官不隱竟何如半讀儒書半道書寄語青雲同學侶當年豪氣已消除

故人滚滚羨騰冲每望京華入夢中可憶華陽沈博士十年不調老成翁

夢徐澂齋來訪惠天牧繼至時兩先生抱病在里心竊憂之未幾而先後訃聞因寄其異而哭之

曩時曾約訪仙庭（澂齋贈詩有待我良常幾曲閒之句）結伴同來夢杳冥宿契知為學道侶魂遊先叩故人扃憂疑正擬營芝朮前後驚聞喪典型淚洒年來師友盡積書岩下結愁亭

再哭徐澂齋惠天牧

二老已云沒斯文喚奈何研經誰辨說（天牧著有禮說易說）觀海絕搜羅（澂齋著有中山風土記）紅豆相思子（天牧家樹）楓江嘆逝波（澂齋故里）故人不可作默默淚潛沱

采石磯二首

愛此危磯峙江天萬象收青山詩酒地碧月古今秋短笛吹良夜高吟上翠樓謫仙應我過同話舊風流

一帶青山色長依姑孰邊江聲束采石詩思接青蓮誰續燃犀壯猶懷飛將傳（相傳明常遇春飛上破元兵於此）當年曾渡客復此重流連

九里山

九里山前陣雲起劉季稱雄項王死早知天意屬炎劉鴻溝何必分彼此天生豪傑非偶然重瞳暴興亦可憐咸陽一炬太慘毒到處屠滅寧為賢嗟哉天心眷仁厚羽實自亡莫可救不然子弟收殘兵一渡烏江可圖後沛公長者人共知平治天下安瘡痍鴻門白登皆至險天心已定難為移成敗何常信以理暴似前驅為仁使由來顛倒任天公冥冥數合非難擬每憑青史論英雄莫怪紛紛事不同陣排九里矜奇策還是貪天作己功

閒寂

閒寂何人送酒錢病餘多幸一身全（久病幾危）茶鑪自扇嘗來美花藥親栽分外妍課子誦哦渾不倦弄孫啼笑總欣然杞粮菊糗供朝夕（見東坡杞菊賦）後官冷還甘少事牽

閒居

閒居常自笑講舍類茅庵浮米即為足無錢何處貪菜根原不厭荳莢近多甘知是吾生分猶懷奉職慚

月夜泛秦淮

花月春江漾小舟輕煙淡粉（樓名）繞紅樓不知今古秦淮月銷盡人間幾許愁

天光雲影碧沉沉一片空明夜氣侵世事渾如水與月誰從閒處一參尋

壬戌新正假歸學周得廣西學使亦告覲省聚話

志喜

兩年歸思豁於今半月淹留戀此心門戶喜看新氣象庭除淚洒舊光陰白頭兄弟歡常少青鬓兒郎感不任時（以少時事語子姪）惆悵相親即相別情依不覺話更深

春夜書懷

講學容山側真嗟駒隙辰春如新客至書是舊朋親每伴梅花蕊常依松樹鱗（摩詰云種松皆作老龍鱗）十年窮博士猶愧小儒臣

乾元觀夜坐示道士許功純

乾元觀是舊仙宮山古亭孤入夜空擁月斷雲凝作紫洒林清露漸舒紅欲成小隱留梧下（見國策）獨抱元微嘯谷中學道有心棲住穩茅君應許往來通

近況

老去心情興已闌新來慣習坐蒲團翻經常向僧家借學易頻將人事看傍硯揷花成小韻就窓烘日禳微寒斷蓬有託終非故十載華陽戀一官

題王蓼園無我相圖

本來無相亦無無妙手難將此意圖會得真如無字義

蓮花千億不糢糊

先生無相不迷真我亦飄然物外身好共煙霞結伴侶
須知無着是天親

題敷淺原圖

壓世真如點爪痕悔余踪跡半乾坤渺然西入匡游處
認是尋陽敷淺原

斐姑虛憶粧梳靚五老空懷面目殊欲向迷君問消息
廿年前識故人無

燕子磯雨望

金陵此門戶磯踈束江流山勢雄天塹潮聲震石頭雨

波兼浪湧帆影趁雲收鐵鎖銷清晏空餘今古愁

郊行二首

出郭因塵事凌晨興漫牽寒林聚群雀野水散諸田日
上池魚躍霜零樹果妍城西塘外路愛此小春天

此日郊原好風光倍往年豆苗得蔬積麥隴已芊綿狼
戾農家穗凄迷墟落煙池塘欣更滿春水畫淪漣

吳棠泉先生許借青雲樓暫住并投以詩即次原
韻奉答

樓閣青雲近真登百尺間相依欣駐足且得共開顏有
興風迴雪無心雲出山聯吟兼眺望呼吸接天關

北固山登眺

山勢崚嶒俯碧潯江流浩浩一開襟正愁人事淹時日（時以事滯京口）且喜泉光潤徑林弔古有心何處問詠懷無那
漫長吟携茶欲向山中住海闊天空意獨深

甘露寺登眺

潤州城外路逶迤甘露亭前望眼舒山接金陵雄北固
江環鐵甕鎖南徐旂飄似引帆檣近潮氣疑傳梵唄虛
珍重老僧茶話久刼灰猶說六朝餘

七夕

天上雙星隔年年此夕過亦知良會少但感客愁多靈

鵲欣填渡明河淡不波誰家西樓望翻笑擲金梭

駱慎庵室中蘭花盛放招集周葆山余貢南徐愚
谷諸同人宴賞時逢花甲之週賦詩以贈即為
祝嘏

君家樹幽蘭妙得培養秘蔚為王者香天生清淑氣今
年花盛榮招集同心至氤氳吐奇葩馥郁凝芳卉主人
有道者對之品相類久坐一室中我亦忘所憩問言珍
藏法寒暑調非易常將甘露洒時以陽和被於茲悟其
由盎然積生意滋德如滋蘭君貲感物瑞（主人樂善不倦）不然
階前芝何復挺其異瑤草亦倩蔥紛披同獻媚（室中蘭芝靈芝）

瑤州同芳芝英潤丹砂蘭蓀珍玉穗茂承理所宜後凋松柏
翠持作介壽言親切有臭味

題周葆山先生歸來圖二首并小序

葆山先生讀書秘省出宰華陽兩載居官六年帶影
歷波濤於宦海抱氷雪之胸襟時與句邑知心作畫
吟詩風花款洽余亦天涯末契談經論史晨夕親依
於焉松菊思存蓴鱸念切爰揮毫而賦別出畫冊以
索題人共牽情我尤魂斷從此當筵顧曲無復周郎
多病清吟空餘沈瘦雖相期以後會實結悵於臨岐
拙句聊申大方貽笑

薄宦如君志已違十年零落一身孤少陵心事盈詩思
摩詰閒情入畫圖前輩風流人罕匹經生學業古爲徒
折腰五斗原無謂泰取蒙莊守故吾

至後寒生晷漸長正憐松菊傲嚴霜孤鴻回首聲常咽
先生失偶而歸老鶴橫空氣尚昂故舊有詩多慷慨他鄉闊樂
揔悲涼沈郎頭白猶留滯不覺樽前思攪腸

乙丑七月青雲樓讌集即席示同人

少日雄心喚奈何名場歷涉幾消磨座中莫訝聲情淡
悞染寒螿冷氣多

妓院誰能繼頓揚當筵一曲惱人腸少年場事渾無賴
那識朱顏舊沈郎

老去心情百不同楞伽泡影悟來空歌聲舞態歡娛處
傀儡升沉一笑中

秦淮風月真尤物一片繁華今古迷我欲臨風問蒼昊
青雲樓閣絕丹梯

姑孰太守朱蓉溪於署中雙桂軒磊石作小山賦
詩見示依韻和之

名都開郡日坐鎮大江雄嗜好淮南似游心山桂中庭
幽新度雨香靄晚當風太守風流甚高懷挹謝公

乙丑秋重過慈母磯對岸即望夫山回憶舊遊忽

忽三十年矣感江山之如故痛人事之已非身
世迴環猶疑昨夢心情感觸非復曩懷句兩岸
而凝眸忽中流而隕涕矢口長吟臨風哽咽

三十年來身世殊無端感觸一悲吁磯名猶痛稱慈母
石古何人說望夫兩岸青山容黯澹中流有客淚模糊
迴思往事真如夢腸斷重泉骨已枯

贈上元明府許諱逢元時陞建寧司馬

相逢濟上日留連屈指經今二十年太白樓[illegible][illegible]樽酒
杜公池畔記詩篇政成多[illegible][illegible]穗老去應憐戀一廛
澤遍江南人去思君歷任江南甚感余惜別更愴然

建寧景物最清奇豈獨仙山說武夷倒掛綠衣香吐細
相思碧艸篆生遲烟一名相思草旗槍錄在珍茶市圖譜陳來
艷荔枝爲羨使君才品逸公餘堪玩並堪貽

漫成

風流博士淡生涯官况家風儘足誇新焙岕茶凝綠暈
舊栽花藥長紅芽爐呼小婢添薪活筆趁嬌兒畫字斜
有客到門相見喜不談經史即桑麻

喜尚賓姪授御史寄示

先訓留餘屬望隆留餘堂先太守公舊額覲揚前邁慰而翁協弟字来
云御史亦是吾家未有之官祖孫濟美難君匹自高高祖以下六世進士三代翰林兄
弟分曹及爾躬與學周同官翰林今異職年少上書規激切清時入
奏在和衷一從傳得　君王命每憶京華有夢通
自愧明廷命不逢衰遲多負舊心胸文章報國吾家事
諫納專司爾職崇兩漢策陳先賈讓河決屢懷故及之　聖　三唐
書奏有宣公蘇子瞻進宣公奏議以資講讀太平經濟匡時畧不在迂
疎末學中

喜學基得庶常學周再奉　命示學雲南書呈大
兄兼示兩姪

天平松翠結虬龍祖塋松樹當門結虬大如屋早卜吾家瑞氣鍾舊
德衍綿光燕翼新　恩稠疊慶綸封祖孫接席斯文主
先文嚴公曾爲雲南學使昆季齊肩染翰重世掌絲綸聲益振羨余
癡叔興添濃
滇南　溫諭肅征行學周視學粵西將復　命後使雲南　上溫諭遣之北闕承
恩只阿兄華鄂王堂光照灼綺筵珂里色敷榮抱經
有志振前烈載德無慚裕後英大[illegible]兄[illegible]記否弄孫啼
笑日于今先後得成名學基當祖父沒已週歲

寄楊學士農先

史筆鴻裁倚大儒時纂修明史十年學士滯銀魚家聲卜我
能重振叔母范太恭人學士外姑也太恭人年八十余登賢書學士屬文曾从之宅相因君
亦廢餘韶榜眼二愚明美酒鬱金香可憶學士當出昆陵酒餉余紫雲黄
鳥興何如學士寓中紫藤盛開將共尊人宮諭一樹紫雲狀不起數聲黃鳥叫將來舊句屬王篛林先生書一對懸以娛客歸與倘許同疎放先向蓬廬事掃除

亡弟肇千天性孝友督課猶子如已出體先人志
也悲其無子以沒十餘年来家聲振起俱未及
見知其望嗣予益深詩以當哭兼示兒中

門閥新看氣象隆誰知悲喜九泉同十年庭訓渾無邪
一子傳經豈易工先從侶公詩僅能傳一子猶勝積千金汗漫歸思悉計
拙恤惶老淚洒途窮開来心事將誰訴隔絶幽明語未
通
講學談經續舊盟公餘家課得嚴程堂前喜見塤篪契

室内恩憐母子情五夜夢回心事集三冬業望汝名成
承祧傳有先公在光烈還期先後榮先太守二懷公亦出継故云

再寄學周

粤西痺濕蔚辭回又接滇南　恩旨開藩甲供臣薛拜
命両番典學倚掄才地傳風景三吳似滇南自前明沐國公徙封風土人物猶有金陵之舊天錫人文六詔裁自是君親難兩顧高堂
頻望有書来

將歸志喜

荆樹芳榮棣萼華清和風物最堪嘉鰣魚遠勝鱸魚美
何俟秋風始憶家

楊梅子熟枇杷黃綠筍朱櫻次第嘗更有虎邱兄弟樂
畫船絲竹渡山塘

虎邱三臺詞按樂府三臺皆送酒行樂之詞蓋歌臺舞臺吹臺也唐人體多六言今爲虎邱三臺詞亦即江南三臺之遺意嗟乎巴蜀竹枝昔多俚鄙江南楊柳無復新聲雅俗紛靡濫觴各別用做三臺之舊吟成六言之章似耳目之一新實體裁之非異也

吳儂家慣蘇州到處人稱虎邱遍賞奇花玩器時聞簫
管歌喉
古樹僧房玉蘭白雲天半迢遥看夜夜朝朝爭賞風風雨
雨愁殘
悟石軒頭雨過可中亭畔風来二月三月春色千紅萬
紫花開
過客居人坐滿山前山後茶園最好雨前新茗品題虎
阜三泉
梵刹浮圖崍峙琳宮別殿縈廻遊客且須歇宿僧家處
處樓臺
昨日送春歸去今朝消夏重來豈獨秋光醉月早從冬
臈探梅
山上人遊如織塘邊菱市成堆長蕩湖中歌歇西山橋
畔船來
前渡木樨早發新來金粟齊芳人擠排門花市香濃七
里山塘

著處紅樓歌沸連宵畫舫燈明斟酌橋邊客散半塘寺
裡鐘聲
名勝地稱極樂風光天似長春常說西湖尤物還輸此
處迷人
海湧峯無虎踞劍池月印禪心有客獨吟良夜何人是
个知音
昔日生公說法曾經石點頭來誰道千年陵谷於今竟
作三臺

過申家莊與二妹夜話懷敦復妹婿

衰年兄妹倍關情此日重來若夢驚池上無人同步月
燈前有淚話更深窗明野燒空堂今夜靜溪喧顧影清
人世死前彌恨別扁舟我亦計歸程

贈寶華山文海大師 師名福聚

寶華山上隆昌寺寺隱蓮房深復深的的中間俱是佛
緬師着意苦心尋
山古宗風留一脈澗流印月積千潭此中便是華嚴界
身坐蓮花結靜參
見公律虎具威儀 昔見月師住寶華法戒精嚴玉林國師贈以律虎小印 闡道禪
宗盛一時一自 梵王開寶座彌天法雨又吾師 雍正年名師至京主戒討放戒千餘人

大藏新頒山耀輝帑金重錫剎暈飛他時應入高僧傳
猶有袈裟賜紫衣 雍正年間師賜紫袈裟乾隆年間頒發大藏給帑重脩

謁明道先生祠

官閒事詩書輟業聊散步喜過先生祠展拜伸夙慕先
生抱道躬經術通世務上書陳國政議論作敷布沉抑
在下寮未遂平生志奕奕王佐才所悲塞時遇卓哉義
命安樂道得深趣廓然虛中懷風期溶吾素緬想几席
間流連空遠溯

題余貢南畫竹卷

恕菴伊何人畫此幅一尺三竿兩竿筆有神嗟哉知希
成棄擲余君得此寶若珍好事可傳真具癖裝潢卷軸
行常隨詩題滿目紛迷離自作長歌氣豪橫識君恨晚
殊風期吁嗟有癖不如我我癖自笑同老可渭濱千畝
在胸中饞口何辭齒酸隨君今索我一題詩詩腸枯竭
詩眉鎖春來飽啖擬向君不覺津津動頤朶

水中鴈字 次台怡菴先生見示原韻

雁陣橫空映碧紋筆花藻采兩氤氳却疑絕塞傳書帛
化作沉波織錦文鳥篆天生漾影合墨池粉本判誰分
紅閨好事添描繪繡入湘江六幅裙

群鴻倒影學游龍秋水長天一碧中寫照自成紋縠細
臨摹妙絕墨痕融郵筒書任沉浮去尺素魚驚波捺工
戲海通神原未易故應收入水精宮

再賦

迴波顫影一盤桓尺幅雲藍上下看草聖沙明猶迹象
書空境幻渺倪端天淵活潑還同趣飛躍機關總一般
不即不離空色相本無文字可參觀

訪秋 次台怡菴先生見示原韻

星火初流候金風乍發飈微知秋有氣會見葉初飄蛩
已喧增寂鴻應度塞遙詩人故有興延訪自今朝

爽致來何暮迎秋喜作緣氣從風色辨信自樹聲傳目
極登高且情長望遠天誰知先客訪欵欵到庭前

風箏美人 次台怡巷先生見示原韻

飄飄仙子離凡塵一縷紅絲許倩人奔月有心矜捷足
臨風無那似懷春步虛共仰飛瓊跡掌舞爭憐趙后身
天若多情垂眷顧應從紙上喚真丶

再賦

風姨月姊捴天仙人世緣深好處牽誰分淩空舞長袖
欲憑私語奏鈞天雲中自度思凡曲霄際時傳別調絃
入夜露濃愁瘦損爲憐丰骨本珊然

身世 時寓上元學署青雲樓鐘山在望

身世隨人擘鏡孱 前署高淳今署上元 不官不隱幾多閒簷花索
笑當樓月曉色凝眸傍檻山萬卷日隨窮亦足一錢囊
澁老寧慳何時得似陳蕃伯好種柑橙學駐顏

青雲樓即目

青山傍高樓開軒几案遇欣然揖相親似與故人晤昨
夜雨冥冥朝來忽失顧誰爲施幻術散作五里霧寂處
正愁侵扼塞心如痼颯然清風與次第岩巒露頓逢真
面目高吟仰天素從之永今夕相與結深趣

昨夢

昨夢禪堂香篆清千僧肅跪寂無聲一心自喜萬緣靜
回首西岩月正明

估客詞

朝從宛陵行暮向長干宿長干古多離別曲一夜愁心
睡不足曉來風色正掀然白浪銀濤湍拍船岸頭青草
無邊潤江上濃花極可憐作客經商悔計左流光躑躅
蠅頭鎖潮去潮來相送迎船住船行無定所春江花月
夢揚州白日青溪拜蔣侯傷心子夜琵琶語腸斷高樓
玉笛愁十年蕩子離鄉國少婦深閨憔顏色縱使腰纏
十萬回一生擔擱衰遲逼陶頓天成命可安生涯穩覔

且爲歡囊空漂泊尋常事運舛風波呼救難君不見南
濠北濠百貨聚貿易泉生趨若鶩行商居賈各有業移
家欲向閶門住

答友人

閒中滋味詩書足冷處風光日月長却笑廣文開館後
高歌忍餓太郎當
青雲學侶羨仙蹤採朮頻傳書素通爲說華陽沈博士
還丹不就已龍鍾

題田剃圃望雲圖

樹欲靜風不停子欲養親不在當年讀過滑我口今日

翻思芒刺背感君示我望雲圖目極憐君淚眼枯一片心情畫不出雲山漠漠空糢糊與君相逢在異地同此情腸結胸臆多君有畫索題詩攪我天平松栢思先隴在天平山

感舊

賭酒旗亭日吟詩結客塲當年同畫壁今夕幾廻腸紅豆新歌曲朱顏舊沈郎輸他年少子接席太顛狂

俛仰

俯仰人間慨不休與懐陳迹總難留百年幾日韶青髮萬古傷心是白頭木以不材欣得壽舟因虚觸幸無尤

南華妙語真堪繹更作逍遥物外遊

長山道中小憇在丹徒

長山山勢鬱嵯峨曲曲流泉引出坡雨後看雲成小憇南峯漸少北峯多

海棠葉潤碧如雲宿雨紅苞半吐芬白髮老僧多護惜移床相對坐斟醺

一漚泉在茅山

石上一漚水天然非鑿成常盈渾不涸持滿亦無盈涵有造化妙豈惟靈異呈小中能見大太上豈忘情

望茅山有懐

仙亭一帶白雲長芝朮叢生岩際芳仙度人來常易易我尋仙去事茫茫洞天畢竟誰為主福地終憐是異鄉幸有家山不用買自開藥圃自鋤荒

偶興

人壽天心心不齊柴枯鐵能絶端便身依長鋏歌還求氣入高秋興不淺荷蓋半殘猶挺骨菊英乾死肯沾泥一從長薄多搖落赤鴉茅簷獨穩棲

新秋陳組雲招席河亭

秦淮風月絶無倫河上秋來索句頻試問樽前同調侶何人詩思最新清

老餘與狂難棄月詩未成時柰此秋座上詞人盡年少相憐猶有種瓜侯為高郵王孟亭

壽江偉人六十

理學家聲昔罕倫詩書足繼未妨貧一生肝膽誰知己十載襟期我獨親輕薄任人常共笑屈伸有道得全真華陽耆舊還推重俯仰長留不愧身

家寓舟姪入名得白諳事旋授贛州刺史路過句曲適余以事羈高淳廿年相别不獲一見寓舟留詩因依韻和之

廿載華陽别欣君問道源何期滯採藥空此過高軒福

地洞天宅青山綠水村留詩信宿去繾綣意徒存

君還駕五馬嘆我老青氊政治期龔遂經生得伏虔（有著五經辨錄）明之官攜汴鷺供客愧徒鱣恨別參商似挑燈讀手編

枯坐懷周葆山王薛田

時聞鄰院雜春禽青草芊芊路又侵南圃謝空誰問字西園客去少知音（時王官永州周歸山陰）丹鉛有約依茅氏桃李無言在泮林我有愁心難托寄斷雲一片入遙岑

蓮莊詩集卷之九終

蓮莊詩集卷十

長洲沈虹渭梁

自丁卯至今滯跡十易又歷四載矣中間老病纏綿幾至不起戊辰之冬病已而痊目力頓眊左目竟已失明知精力之向衰非藥石之可愈也用是束書不觀并謝筆墨作詩既少與至或口授兒輩迄庚午長至共成一卷嗟乎詩壇酒社故舊凋零秋月春花情懷頓減廿年乾繫同賈島於并州七十霜華愧葛翁之句漏而余亦將歸矣詩凡八十八首

四科

宇宙生才決四科帝王因革任搜羅周時德行書升冢戰國縱橫言語多兩漢政興崇策問三唐文學尚詩歌聖門一語經綸定樂育洪鈞永不磨

學而首五章

開章第一學爲宗畢竟誰先時習功務本行仁方得要存誠去偽貴爭崇有曾自是師傳在悅樂還根孝弟中聖德王功俱莫外身心家國理相通

以編纂示兒輩

吾是兩空手將何貽汝們書香承舊業心血幾多翻經史精華在均平道術存誰能繼其序從此大吾門

許道士留宿天心砦

四望鬱嵯峨雲中藏一阿天從心內見（山中心相傳其茅）泉喜客來過（山中有泉名喜客拍手則沸）上界爐烟合中宮紫氣多神仙

不可遇留宿意如何

賦得空水共澄鮮 限鮮字 應試

吾懐謝康樂幽思忽盈川澄蕩襟期遠空明景色鮮波平無旭日江濶浸長天點點白鷗淨依依水荇牽雲流水六逝詩在人俱傳渺然千載意欣賞共流連

有懐

魂夢常依笠澤間春風春雨洞庭灣梨花一白湖千頃人在華陽尚未還

山村野店蓽門斜楡蔭槐陰碧水涯竹杖奚童覓茶話石龕雲擣看籐花

散步池上喜同年鶴慶太守吴企晃至

向晚池邊看敗荷自唫自賞自婆娑月波初動影先到露氣欲來涼已多有客遠投欣舊雨無餚小摘具新蔬忘形剪燭伸離緒相對憐余雙鬢疎

家傍

家傍仙庭丹井邊 晉西青元觀有葛仙丹井 廿年面目故依然山中無復陶弘景道侶難逢葛稚川但令隨時開笑口何妨對酒漫張拳華陽本是靈山窟欲覓還丹誰與傳

自東壩歸偶作

一水淺含碧孤行此息机暗偏無蠟炬眠欲藉村醪舟小因身側歌傳入夢遥枏爲疑警夜達旦不辭勞

山僧

山僧住山不出山結茅手自除榛莽十年行脚掛单叅一旦休糧行恨苦六時禅課起禽音時雜經聲出亭午輪珠百八曰夕持趺坐披衣納穿補爐內常空供佛香饑來杖有樵雲斧深夜誰敲月下門無風猶吼山中虎曉光侵牖隙間窺松根猿坐鬚髯古

賦得楓落吳江冷

先時感搖落春日賦江楓誰謂詩人意猶憐騷客同三秋澄水碧一葉漾波紅幾許傷心在吟成冷字中

春寒

尚有餘寒在春城花未開今經二月節猶探一庭梅官薄金無侶情般王有杯如何消九九獨立且徘徊

咏後漢詩十首

達人先自保深僻莫馳驅即人人亦即豈獨虎負嵎因之悟易理即鹿豈無虞 野王二老

子平尚中和卦惟損益求貧賤既已安死生理豈矛所難斷家事五岳名山遊 向長

逢萌嘆三綱既已掛冠走哭市復何爲新予杜開口嗟哉王君公牆東儈牛久 逢萌

高士不求名神龍不見首周黨矜晚節毀來固宜有太
原俗黨風儒仲豈其偶 周黨王霸
故人同臥起勢位両忘情帝著唐堯德還成巢父名豈
惟星象表日月共爭明 嚴光
昔有井大春五經稱紛綸隂候說徵致薄食更何因禁
乃駕人車斯言實快人 井丹
梁鴻有孟光偕隱得同趣舉案婦德傳賃舂賢主遇作
歌餘刜術嚶嚶結情素 梁鴻
文通本名儒勸人先遜讓心名不求顯詐托竪所尚竟
以漁釣終置身青雲上 高鳳

高人臺孝威甘心隱巖阿穴居存其神采藥養其和一
言道苦樂使君意如何 臺佟
韓康本逃名賣藥價不貳恥爲女子知肯以元纁至飄
然身遁逃柴車幷相棄 韓康

偶成

老逢春色欠風流偏喜秋光獨淡幽繞砌繽紛蘭若種
满庭璀璨漢宮秋杖藜徙步從容賞載酒何人寂寞求
黃菊待支插竹晚又聞爭報韮初稠

遣懷

盤餘苜蓿坐餘氊乾繫還同習靜禅陶令去官猶負約

仲長樂志豈能全遂門未省何方立釣艇還依那水邊
到老生涯空嘆息飽經風雪自年年

蔣方槎部曹招飲新居覩飛雪泉賦贈

舊時稱相府 宅係申文忠故居 今日宅星郎鑿地逢泉涌嘉名
飛雪香 主人自題 源深呀自求水活脈方長正喜招尋過流
連巖石旁
卓錫泉隨注人天應感微如何流已伏忽此雪仍飛藏
器皈清淨 摺得軍持 乘時療渴飢主人多夙契奈取是耶非
暫與七真別 時從華陽假歸 欣從三徑過難君返初服早歲拂
鳴珂令子東牀選清聲丹穴多他時徵瑞應還作醴泉
歌

芳宴臨池上潾潾俯碧湍自從灑飛雪真覺氣如蘭 館名
晝永樽長滿風生暑欲殘新姻與舊好此日罄交歡

遣興

酒後風光醒覺新夢餘心性味多真嘯歌難向孫登抑
禮法寧能阮謝繩霜禿初添披短髮秋空自喜興長春
只因脫屣空成話仙佛場中愧此身

歸與

骨相非仙每自歔胸懷無物喜安舒虛依葛氏尋丹訣
好向靈威乞素書青史功名歸泛泊綠蓑煙雨羨樵漁

言旋不悔而今晚甲子週来總閏餘

哭周葆山四絶

宰官原是蓬瀛客（先生以庶常出宰）良吏今添名杜歌料得遊

魂依句曲循聞姣穗説周婆（任句容遇旱災對百姓大哭急心救濟時撫周妻明年遂有葬歿哭殤）

無官日夕一身閑談藥筆停周葆山（去官後常与句邑多士論文講學）

淚盡將針成逸響（文稿名杵針集）廣陵散已絶人間

溪水剡緑君家住道説山陰我醉心猶得長康圖画本

千巖萬壑思難任（先生常為余説山陰道上景寫贈千巖競秀萬壑争流圖）

當時君別茅州去曾寫歸來一冊圖今日溪山常似此

尋君還有路来無（臨行自寫一圖指示人曰他日尋我可從此一路来也）

己巳中秋署中紅杏忽開桂花亦盛作詩記之

仙杏新栽月姊家上林春色桂宮誇嫦娥應是憐年少

早許同攀及第花

九日登高憶家中兄弟

老去登高力杖藜不尋儔侶強裁詩塵中令節難知己

郭外仙山有所思多羨茅家同氣樂獨憐羈客一身悲

片雲天遠西風晩雁翼翩翩度影遲

對菊

漠漠情懷淡淡思不知嘆老不嗟卑無生震旦人誰會

齊物南華理不疑祇覺春光榮落易毎憐秋色敗殘遲

菊英有意因寒到獨殿芳華故後期

山中見老梅盛開

老幹摧殘已半枯春來花發似重蘇何人着意閒評取

香比尋常勝也無

寄懷王蓼園武宜（名緬曾原任江寧教授）

廣文官曹冷自古紛、年少若墻堵落泊交情獨子殊

唱酬知契偏吾數談空説禪兩不羈掛冠散髮常相期

金剛慧劍決長往（佛經云金剛慧劍能斷一切情慾）無我相圖真視兹

（先生有無我相圖）逸情遠性返初服應知笑我歸何遲多愧雀

盲難問字可堪鳩杖作人師我留君去光陰速襟期誰

同老成獨一水漂波隔渺茫十年風雨縈心曲九龍山

青蓉江緑品泉理釣無不足我亦偏舟思洞庭他年訪

舊廬靈屋

南閘桃花盛開獨步悲舊遊（主人王薛田官七永州周葆山歸卒山陰）

自笑桃花容又恨重遊我獨淚盈眶天涯昔此賓朋叙

人世原知傀儡塲画裡玉山巖壑秀（葆山善画）夢中芳草杜

蘅香子期思舊情何極況屈荷錢出水長

夢畫堂激齋兩先生作

吞聲死別毎餘衰忽夢南州二老來還似舊時申漆契

留無片語及泉臺驚回風雨兼長夜老罷金蘭數刼灰喜得此身猶健在也知是寄不疑猜

家寓舟先刻成毛詩明辨録遂寄求示

等身著述治先經鄭孔功臣[illegible]有風詩辨具眼教兒快讀老夫聽（余著有詩小識數十條）

君宦無方我在田難期作合有何緣情知老去茫茫矣灑淚題詩意惘然

蔬菜

昨宵甘雨滋蔬菜欣得氣此物何足珍嘗之有至味天施地產生豈植無猜忌所以古至人家國務本治渺然

萬天民憺忘息機事

宿山家

偶向山家宿相親話語長寒炊供釀煖新粒煮粳香爐具添松火床鋪疊蠶秧老農偏曉事款款問行藏

曉起柴門外看雲度遠峰鄰翁多意厚少婦不妝濃經雨鋤新麥因風颺宿舂兒童狎雞犬風景美何窮

喜余沙于傳巖至

輕薄交情不可聞正思風義嘆離羣山分兩字常縈夢（茅山界分兩縣華陽形如句字金沙形如己字）忽化雙鳧忽渡雲（傳巖曾令東莞）豪氣尚餘衰鬢改諾金猶記故人云（忠學士天牧常誦傳巖高義）著書歲月消磨盡（近註周易數卷）獨抱元經誰識君

與山僧茶話暮歸路上作

此身只合住僧寮佛火經聲萬慮消巖岫月生侵石路薜蘿風起渡溪橋人歸蓮社心心靜詩到寒山字字超會得吾師禪味語一知半解也逍遥

雜詩

南陽千頃橘成都八百桑畢竟子孫賢方能得久長心學十三經治法廿一史以此作貽謀流澤深遠矣

金陵

佳麗曾傳六代繁華猶說前朝滚滚江流不舍可憐王

氣潛消

臺城（梁武帝餓死處）

寶誌神僧日侍達摩震旦初來佛在眼前不識臺城餓死堪哀

清涼山寺

昔日君王避暑（陳後主避暑殿在焉）至今猶號清涼古寺週圍山拱遥天一豁江長

秦淮

青溪九曲蕪沒紅樓十二煙消猶有秦淮水榭争憐風月江潮

莫愁湖

石城橋邊鼓吹莫愁湖上煙花觸撥風流人往翻令愁
恨靡涯

明德堂 文文山書

取義成仁無愧脩身明德為先講堂天下第一 舊頒天下第一
學宮公書千古長懸

遜國

惠帝從來柔懦諸臣亦失和衷 謂練子寧齊泰黃子澄輩 報道荆川
門陷可憐火起宮中

方景二公祠 祠在雨花臺

木末亭邊廟貌雨花臺畔魂遊總有空王說法也知英
氣常留

中山王寶座 係安藩司署舊府

聞道中山舊第猶留一榻憑依麟閣功勳長已蓬萊海
水塵飛

黃公祠 祠在鈔庫街 忠宣公菜在皖城大龍山下

昔日曾瞻余墓 今朝肅拜黃公節烈兩
家無異綱常千古原同

南都

聞說前朝鼎盛南都六部冠裳誰料偏安江左竟成小
部君王 宏光南渡日事演劇

六朝松 吳中吳前山同年所居 吳卒于京闱廬荒矣

此地六朝松在幾多閱歷興衰惆悵主人別去更無消
息重來

妄想

幻妄情何極營營安所[illegible]求真面目偏悮用心思古
語堪爲佩人迷空自癡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口號

儒冠知己悮歲月杳難追入世都成夢歸休悔後期庸
庸多厚福了了失便宜願棄人間事優游任所之

晚出步池上作

老去平情玩物華静觀萬類任諠譁人間豈有忘憂草
世上應無解語花杞子晚垂霜後藥菊英秋點雨前茶
就中景色皆堪賞策杖還欣水一涯

參觀

俯仰閒身覺境寬每憑物理一參觀安常得免忘蹄易
逆轉成丹養火難歛泣孤懸思速合棋爭一刼悔通盤
因憐幾箇漁樵侶話出風塵戴笠冠

搔首

冥鴻畏增繳野鶴獨翱翔已悔先機拙寧教初服忘甘

隨荷篠隱且學接輿狂搔首雲天末歌聲金石長

閉目

閉目真觀在冥心物理齊始知靈覺體直為見聞迷舊書教兒記新詩任口題一從目力減早已忘筌蹄

小樓閒望

昨夜更闌風雨收今朝晴喜靄娥眉春雲出岫添閒興山雪沖寒逼小樓得得一僧來有約飄飄雙鶴去何求一枝梅綻前簷近正好烹泉茶話幽

聽紀雲駒説内養法

曾讀黃庭内外篇也知呼吸本丹田門扉壯籥重扃閉宮闈中人自保全遍以息調常得壽鹿知伏氣可通仙長生久視寧無術要妙終須口訣傳

南鄉

風土南鄉美山家質率同辛勤資婦女畜牧任兒童負日茅簷老行歌村市翁山川淳樸處真有上皇風

喜友人書至

官冷敲門少家貧供客疏宴眠禪喜後行藥課工餘衰老甘多棄寒暄任所如晚來乾雀噪欣得故人書

將從句曲告歸口占示諸同學

獻賦曾從紫禁遊一氈空戀洞雲幽百年事往渾如此七十翁餘何所求蕉鹿夢醒俱是幻眼花離即總難收迷津不復茅君問歸路欣聞有棹謳

五六輪旋捷似環（五甲六子見漢志）廿年託寄渺追攀夢中説夢空滋淚身外安身且破顔初服久懷尋道侶脱簪肯復濫朝班他時故舊能相訪只傍靈威煙水間（靈威丈人隱林屋洞天）

九日句曲懷舊

笑口開誰共吾衰興亦微相看菊又放并恍髮全稀薄祿終何補浮生悔已非歸依離畔思廿載故山違

令節成吾老年年客裡過所嗟人事異其柰菊花何酒侶晨星少交游宿艸多并州故鄉似搔首一悲歌

余年七十有三乞休計有日矣而兩目頓眊門牙落處兒齒忽生喜而作歌示諸同志

吾生飄颻去鄉國遂飛轉輾長惻惻忽從月殿下天風吹墮華陽老仙窟華陽仙窟覓仙緣曾聽鈞天廣樂傳賦獻玉京閶闔閉丹還金鼎歲華遷駐顔方士空傳藥雪鬢蓬鬆不嬰鑠花看霧裡月朦朧兩眼昏昏齒亦落齒落重生人共驚天公應念百無成不令精神垂耗散只教滋味養餘生自慚誤作書癡久荏苒光陰逾八九從此逍遙陸地仙歸向田園樂事有

庚午七夕立秋

佳期隔歲慢云遙良會驚秋柰此宵說與相思添別恨

明年人日是春朝辛未歲人日立春

眠食

內學恐多誤外丹寧易成忘機心得養止靜氣還盈負日尙崇韋高歌北調清且隨天地意眠食過餘生

即事

今朝七十四清明又見濃花插鬢盈且喜此身猶健在昇平日月慶吾生

脫𨚗

脫𨚗朝衫捲𨚗書箇中滋味只如如身同入定常歸寂心類忘情任御虛物態艷生爭我眩風光本色耐人娛寒山詩句多開悟字字真詮不用疏

遣悲

閒消白日歲華遷仙佛相依宿有緣一帶花看春又好三分病事老來纏但知俟命甘居易豈有厭心肯復燃幾箇霜巔徒侶在愁聽隣笛數聲傳時王上采樂殯

病目因思楞嚴妙義而成此詩

生人具五官雙眼若流電是光緣在目明暗可隨顧何以日月燈無明即無見二相相陵奪習焉義多眩吾嘗讀楞嚴闡發若針砭覺明無靑妄至理深而遠吾老眼病昏一室常息宴真觀清淨觀道妙實以覘所憂盲在心有目徒空煽

居士

三生因在苦浮沉老去方知坐道心洞口桃花仙未遇夢中蝴蝶化難尋爐經扇去常消熖石點頭來便是金居士於今無眼界更何色相可相侵

身寄

身寄浮蝣意渺然知餘花甲幾多年蘭亭俛仰悲千古玉局襟情賦兩篇流水行雲變態足清風明月取揩便自從春事闌珊後又喜霜林點染妍

親兄弟補錄舊作

客行常山道路途徒旅羣肩任以為業鴈序何紛紛人持木一竿隨行若瘤贅借問此何名答云親兄弟力盡賴以扶身危得所倚兄弟苟不存他人空自為聞言心慨然顧名傷其義人生有天性親嗟哉何忍戕同氣君不聞田家紫荊樹君不聞姜家長枕被嫌隙易開悔莫追反覆思之可流涕我成此曲語世人此曲傳來莫輕棄莫輕棄親兄弟

久雨

清明數雨好時光偏恠經旬風雨狂鶯為濕衣藏葉底蝶憐褪粉宿花房詩情每向愁中覓春事渾驚去底范倦詩挑燈數簷溜夢回猶聽滴宵長

新晴

水積庭除半綠苔憑軒瞻眺獨徘徊忽驚旭日穿窗見且喜殘雲帶雨廻鳥弄晴光聲更媚花迎煖氣蕊齊開故人祇為春泥滑先遣兒童報欲來久雨新晴皆少時詩曾見賞於虞山相國座主者

蓬莊詩集卷之十終

蓬莊詩集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虹撰虹字渭梁長洲人是集其所自編以作詩先後為次起康熙丁亥迄雍正甲辰古今體共五百四首每卷之前皆有小引紀其歲月及所閱歷遭逢

雄雉齋選集六卷

〔清〕顧圖河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雄雉齋選集六卷》提要

方今制科取士專試時文士皆斤斤守章句習
是則目爲外道而於詩尤甚曰旁及者必兩失
非絶意進取山林窮僻之徒未有能專工者也吾友顧
子書宣年少単寒方皇皇覓舉未嘗一日捨去時文而
其爲詩乃不啻專爲之者之工則文與詩詎有二體歟
安在其爲之而兩失乎然顧子之試於有司屢矣尚不
得一第又日與吾輩違時泥古之人傲然肆志以爲詩
而不求人譽雖欲自解免於兩失之説其孰從而許之
雖然所業具在不可以誣也顧子往時之詩妍辭秀色
頗爲時之人所稱道久之自覸爲不工焚棄惟恐不盡
自甲子迄今丁卯四年得詩三百六七十首非曩之詩
矣余爲删定十汰其三顧子又痛自割削僅登百餘凡
稍近乎曩所稱道無一存者大抵余與顧子所謂工非
時之人所謂工也夫以顧子之才何難與世角逐出其
妍辭秀色旦夕獵取名聲而獨存恢奇奧衍盤礴不羈
之詩以與吾輩一二人相賞顧子之用意蓋深且廣矣
即其所以不第非苟且爲文以求合者不待深言矣嗟
乎如顧子者信亦難其人哉吾故序其詩而并及之如
此

康熙丁卯臘日覺堂汪懋麟謹識

江都顧子書宣介薛生孝穆過余丘南出示所作詩三
百餘篇余雅聞書宣年雖少所交多名公鉅儒下筆言
語妙天下而於詩尤工讀之終卷見其在余宗人蛟門
比部齋中所唱酬者及其擬張文昌體祭蛟門者爲之
掩卷喟然曰蛟門之視書宣其殆如韓昌黎之於孟東
野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與昔韓之爲孟生詩也稱其
有咸池之音繼又欲低頭下拜以雲自比以龍比東野
與其追逐於四方上下間而歐陽稱聖俞亦然甚且推
爲詩老而自以爲不能望其惓惓慕好如此故當其會
合則以詩相貽言別則以詩相留至於間闊之旣久則
觸物感懷又莫不以詩相慰問迄今傳諸集中爲識人
所誦說若蛟門罷官以來鍵戶養痾之日多而宴集談
笑之日寡其與於唱和者益加寡焉逮其與書宣言詩
也相與講貫討論磨礱淬礪不淡造古人不止惜乎聚
合無幾時而蛟門遂偃蹇失志以歿也今而後書宣年
力益壯著作方富當有數倍於此卷者顧蛟門則不及
見矣春之日秋之夕書宣飲酒微吟欲唱而能和者誰
與欲和而能唱者誰與得毋有感慨歔欷如所謂不復
鼓琴者乎此吾所以歎也余自顧於詩學不專而往往
好言詩嘗與蛟門上下其議論矣蛟門之序是集也稱
其恢奇奧衍盤礴不竭而又以推知其用意之深且廣
遺言琅琅猶在識精而論公與韓歐陽之稱孟梅何以
異書宣其可以自信矣余雖好言詩亦何能易一詞哉
巳巳八月望後一日老鈍汪琬序

吾鄉有顧君書宣者東南二三能文鉅公無不重其才
而交之恐後矣君非以才衒名者也君才實奇名且不
能盡吾所畏而愛之者以爲君非今世海內之所有而
何覓有於吾鄉鄉之人且不有於吾又何能量測君之
才而不震懾駭汗惡妬于其名之遠也如鄉人者誠不
足怪吾亦嘗擬吾鄉初何能產君楊之爲郡雖四方衝
會水土輕揚無山川奇麗形勝之壯觀以鬱積爲魁[illegible]
駿雄之士而君乃獨拔出其間然則君之才自積於古
殆爲時代之出而吾謂非今海內有者實後世之鸞論
而何斤斤於鄉之見與君負異稟酷嗜古人於書無所
不貪手鈔口哦少寒暑晝夜之間家城東七十里外偶
一入城停數日亦滿車載卷軸擁身自隨其學有根柢
自古文辭俳體儷筆暨時文無一不本於古絕出於
今而尤殫心力於爲詩吾常笑謂君以君胸中書淹貫
融液即目不見漢魏六朝唐宋以來詩一字但[illegible]體製
率病撚筆成詩亦當美妙猶絕何也非於詩中得詩而

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乃君講求詩學且於古今源流正變格律音節句法韻書一一總集其成即又於詩之中得詩而撮其至精者也竊論讀君所撰詞必已出而體不妥造細者入無間大者放乎無何有極牢籠萬有之變而無隻字不矜愼具凌跨百代之力而不依傍一門戶蓋盡得古人之師承而自立宗派於後者豈乎君之詩至矣自非古來數大家殆越其前後震耀一世而僅僅塗澤揣摩爲光華婉麗之詩者俱不足以當君也君於詩之道實究心焉而未盡猶年多病廢學方欲養生味道共不得讀書與日奔馳塵堁者無異把君集甔娩歎竟日不覺其言之長也君性醇謹舉動樸雅絕不染纖靡佻巧便給惟與吾輩論文上下詞辯鋒起酒酣雜以諧謔歡呼笑歎淋浪不自知其風流邁往者蓋君之爲人且不可以今世求之矣今將負笈來都出其學以應世之求當代名公卿不少憐才好士褒然負一代文章之望者其必有以識君才成君名而詩吾之言爲不私於其鄉也夫壬申冬月同學史申義謹序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書天

銘座十章

祛妄

樹當鏟惡木草當薙邪蒿邪蒿生無根惡木日夜高牙蘖苟勿翦斧柯將重勞拔本絕其蔓寸地勤鉏薅耨學而種仁惰癡非賢豪

惜陰

西日難爲繩東波難爲翦虛生與浪死志士懼不免鼎鼎百年內一瞚不及轉誓言敦素業濁心慕先典孤生幸有聞雖晚豈辭勉

省愆

勿謂一蟻缺無傷萬金鈞微瑕不揜瑜終爲白璧羞人雖或汝赦我疚當急瘳時時自砭劑庶幾薄悔尤良朋惠苦言告我不及謀

攝生

保國釋外懼攝生留小疾朽索馭羸馬徐行百無失中疏固其衛獲少斬其出割慾如守疆謹身如縛律不讀黃老書淵冰宜戰栗

力農

起家自杞菊卜鄰亦桑苧一逕米花邨茆簷自楚楚躬
耕聖不諱力田古有舉暑雨驅役夫飽食敢安處壺漿
慰作勞余心良媿汝

讀書

一日盡十紙十日破百卷譬如閱廣場一過誰記面故
書舊交友無斁數數見奇書新募兵既聚當日練精甲
不在多三千故可戰

任運

善走須得途邪逕不可行善博須得盧不關人力成達
八期任運世路誇趨營百慮輸一恖百巧輸一誠不見
信天翁亦得全其生

樂天

我笑阮嗣宗作人孱可鄙途窮合大笑哭泣據何理意
行物無梗外困中有恃原田無怨草江河非恨水安往
失吾懽戚戚豈君子

息交

君子如春風可愛不可竭小人如酒顏但得暫時熱急
絃莫浪彈一彈絃一絕市交莫浪交中路難團結惟當
同心人可與論金鐵

止酒

百觚聖無量三爵禮有考誰云飲狂藥而可通大道醉
車幸無傷不如安坐好飲酒但飲和玉山推不倒莫徒
無功鄉是中非可老

汪蛟門比部招集十二研齋次宗丈梅岑韻

中春日在奎既望月離畢溼雲苦如翳陰魄那照膝杜明月照我膝困欲酒為年閒對詩過日轉覺增頭風坐憂生腹
疾忽此枉折簡霍然起投筆況聞二仲聚何惜雙屐出
曲引穿修廊規方得斗室吻燥嘗喬酒手香破廬橘天
愁稍開霽人歡失寒凓銀絲鮮鯽美碧縷嘉蔬茁數行
爵無算一取醉為率酒糾嚴有政詩筆峻如律偉觀驚
愚蒙淺衷昧深沕炎炎五字城蕩蕩萬里漆公藏霸壇
坫誰敢闞篇帙門生妙春華謂阮生老友茂秋實謂宗丈連
枝更挺拔二華並犖嶧謂叔定諸君互唱酬賤子但傳述
神驥不易追跛牂恐非匹將詩乞砭鍼如病待苓朮
帶辱昌黎探囊媿長吉幸因禮數寬頗叨往還密宿酲
若未消醉語恕野逸

附汪詩 幽禽耽高翔觸機遠羅畢野雀落近玩沾
泥沒踝膝所以塵外人樂此山中凡愛酒思無功狂
吟念一棄疾邈矣骯髒姿偉哉澹蕩筆如何數百載此
輩不一出新雨才及皆吾子儼入室咄嗟令燕荒
怪欲剖倫譚者神彩張聽者毛髮栗單聲正蔑嘗章
句鄙軋茁嘉賓自謹慎賤子媿草率差堪作酒頭未
敢犯詩律妄語空飛揚精理本潛沕澄懷觀患潔尚
文訣莊[illegible]年來學捐書近且志焚帙有客枉尺素勒

我歛華實何殊立岦嵔而乃仰崒嵂不才甘浮沉下
列慕刪述庶幾陶謝聲敢典聖賢匹春剪一畦韭秋
釀十畝秫約已駢遠災寡辭或爲古景光相
畱連鍾植任櫁密署銜稱老在招隱答遺逸

再疊前韻呈蛟門

狡兎不投罝騶虞反罣畢許國悲乃心還家審容膝易
課柔剛辰書分雙隻日文成半解嘲客過常稱疾柰何
經國手更弄經生筆彼蒼詎無意斯人豈虛出精銳錐
處囊光芒劒離室孤類當門蘭貞非過淮橘側足機穽
危回頭心膽溧樹柬亦已花草枯亦已茁大運有轉移
達觀恒坦率詞場建旗鼓韻語協鐘律槃險闢鴻濛蘊
眞含穆沕信矣唾成珠矧猶髮如漆杜汝身已見亟成
珠汝伯何由髮如
漆竚當列旂常匪惟光卷帙譬彼梅有華終爲鼎中實
文章荀彪炳功德並崒嵂補天斡造化希聖纘作述漫
云月露姿偓與齊粱匹學圃當採芝飲醇當餌朮守雌
卽可師居謙動成吉金相粹而堅玉德縝以密䕶屈伸
嗟吁龍驤會超逸

奕旨讀班固奕旨廣而韻之得二百字仍以命篇

楸枰地分井玉子天布宿會戲敞閑軒腷膊敲清晝覿
面藏險艱凝坐遲格闕眈眈目未瞬兀兀手頻袖當敵
轉䂓迷旁觀欲色授爭死肯饒先鼓行防躡後多貪輒
厚亾小棄恒大就笑圍賈奔勇奪角伺罅漏瞯眼權死
生邊腹競肥瘦湘東一目敗南塘屢刼富探珠睡龍頷
得子猛虎竇偏師務旁擊近攻先遠逗設伏誘驕騎闕
壁縱窮寇垂成忽中變一失或不救隍鹿幻有無塞馬
難諦究諱輸仇豈平狃捷怨益搆爭道憤中休悔誤請
試又繙圖悟機格覆局正紕繆苦戰忘飢疲熟視反眩
瞀虧成一偶然收奩倒醇酎

洲農餉魚蓋鸛所得也感而作詩

三朝三暮畱田家菜羹麥飯多泥沙浪花捲作羊頭白
江鮮欲買無浮槎田叟得魚長尺半忽此持送相矜誇
纔脫波濤猶撥刺細看鬐鬣方杈枒問叟何從得此味
無乃撒網飛攢叉荅言江鸛沒水取灘邊俯啄聲謹呀
驚人決起去不顧戀魚復至飛相遮我聞此物出攘奪
造次豈可汙齒牙鸛勞人逸已非義鸛飢人飽尤堪嗟
勸叟仍投付江鸛勿與禽鳥爭魚鰕我詞未竟叟大笑
瑣細何足分貞邪君不見堂上朝朝搥大鼓坐操刑柄
森排衙下民衎衎罄膏血一語不中仍鞭撾又不見豪
家虎視壓鄰里錙銖朘剝同梳爬馬肥菽粟妾衣帛怨
怒雖衆誰能加儒名跖行恣狠猾弱肉強食良紛拏取
非所有可勝計而此微物何疵瑕中廚斫鱠君勿吐前
村沽酒余能賒主賓大嚼茆屋底醉飽寧復知其他

狠石歌 石在北固山下如羊形相傳吳大帝引孔明共坐策破曹事
老苔繡澀皴皮紫東雨流膠生石耳黃蒿絲葦沒齊腰
烏羊頭角蹲蹲族江東猘子梟雄兒碧玉雙瞳照江水
當年曾此坐籌兵指揮響效依稀是八十萬衆藐如蟻
問胡不恐良有以伏龍耳語定大計髮上衝冠刀斫几
燒尸赤鼻三江渾字石曰狠誰云侈猛氣剛腸一旦銷
昔謀迎曹今不恥形貞南下冊降王北面低頭同狗豕
孫劉交結輔依車吳蜀爭衡脣滅齒荊州爲餌誘饞涎
坐使英雄魂魄死帳前徐盛涕橫流地下周郎呼不起
狠石之名當已矣

琉球刀歌
海底推輪暈如血夜煮歎斯山骨熱椎山釆鍊赤蛇精
躍冶逼紅俄變雪浮雲一抉中分開鬼物撇捩生疑猜
拔鞘瞪眸視天地風沙不敢衝人來汪侯出此問誰獲
花鼊脆棒蠻君宅七條霜練一時飛東來頃刻滄溟窄
汪悔齋太史出使所得國凡七宴每宴必獻此刀 阿兄解一遺王覽赤手摩挲
露心膽讒人高張烈士低何不買犢親耕犁

十二硯齋中飲日本酒歌
汪侯語我讀異書有不甚解勿輕棄 是夕所論如此 須臾沃我
頗黎瓶冪首斜題阿每字我時欲讀猶在口謂君此復
須解否答言字書浩千萬三蒼九譯皆當剖此酒薰辛
猛百倍螫口戟喉初不耐一飲不盡卮再進稍得味徐
徐三四酌陶然有餘醉復聞彼土好娼女盤雲髮髻垂
過耳禿襟花帽語侏𠌯能令唐賈忘鄉里初非相識久
相歡書酒與茲同一指我心有省口稱佳君昔三好今
殊乖 蛟門倣蕭猓三好畫像謂音律書酒也 書購蠻經怪牒塞梁棟酒似
明茅三勒非茅柴 明茅眞臘酒名三勒波斯酒名 何不妙選葱嶺以東
之女肆勅勒歌胡旋舞與君佐酒開胷懷君乃傾盂覆
斗更百罰使我茗艼遺形骸歸來邏卒走滿街蹣跚欹
側憑推排安得日日從君讀書且飲酒判學劉伶死便
埋

題摹周昉妃子出浴圖 書譜周昉貴游子弟所見貴而美者故畫穠麗豐肥云
天下俊物少瘦肥美人纖弱名駒瘦韓幹畫馬獨畫肉
自稱臣畫師天廄廄馬飽芻肥且健肉中畫骨神工就
昉以畫馬法畫人流傳好事千金購當時所貌皆貴游
貴而美者豐而秀華清宮中一肥婢 江妃斥太眞爲肥婢 滑肌膩
理酥香透豔豔肉芝新迸土濯濯乳鸞纔脫彀淡粉染
紗薄如霧迴身一二紗中漏安得化作溫泉水掬上疑
脂摩澡豆肥處誰能一分減細腰長頸翻嫌陋乃知詩
人論畫了不公東坡老眼徒朦朧 坡詩平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

亦如杜陵評幹馬、斥肥取瘦將無同、美人名馬各有態、瘦者易好肥難工、吾以此意通之書、古肥今瘦人人殊、纖濃合度腴不枯、不然醜濁成墨豬、嗚呼對此芳姿艷質不知賞、忽漫評書眞腐儒、

題唐寅畫吳彩鸞寫韻圖 彩鸞下嫁文簫日寫孫愐唐韻一本賣人間後與文簫跨虎跳峰巔去唐畫中一女子執卷行讀虎擾其旁

於菟猛腦雄牙鬚、妥尾帖耳隨指呼、凝立者誰吳氏姝、便娟嬈嫋須人扶、何術驅虎如驅奴、問之不對口含朱、香吻哦詩聲有無、雲裾霞珮天然殊、藕絲輕彩幾幾銖、可憐氷雪好肌膚、寒餓不惜偕癯儒、右手成胝眸欲枯、十七萬字窮朝晡、何不賣酒身當壚、文生正可洗盃盂、腐毫疲腕徒區區、神仙不肯甘頑愚、瑩情自欲餐詩腴、麻姑指爪如鳥雛、雖好但充爬癢須、何勞一擲千明珠、

題家茂倫伯雪灘釣叟圖

西塞山邊張志和、漁童撥棹樵倩歌、一竿遠付天隨子、浮家泛宅楓江沱、楓江江闊烟水碧、繞城幾幅湘裙拖、蚶田盤舍家家足、鯫鰽魚笱時時過、蘆刀縷切鱠白玉、菰飯香炊包綠荷、紅糟抑鮓備旨蓄、天寒壓酒顏常酡、柳綿淨盡蘆花過、北風鼓動千飛蛾、漁村盡掩斷行跡、一老獨出夌寒波、縱心皓然覽太素、氷天萬里憑收羅、從他物色嚴陵叟、風雪披裘奈我何、

題孫豹人徵君牧犢小像

頭顱虎毛鬚戟張、關隴大俠非尋常、身騎惡馬單急裝、箭如餓鴟叫枯桑、殺賊不成行負販、三致千金更三散、名滿人間家不飯、兩脚但作麻鞋楦、一朝踏着白玉階、奏賦狡獪為俳諧、鳳閣頭銜莫硬差、還我山阪綠水涯、綠水綠色綠于酒、飲牛喜不汚牛口、短布單衣不蓋肘、郭椒丁櫟名牛眞吾友、君不見陶華陽畫兩牛、一牛齕草散不收、一牛為犧金絡頭、齕草者樂為犧憂、

天麒麟引為劉升如舉子賦

犀錢纍纍長命縷、繡褓擎珠飫香乳、電轉瞳樞百步威、三日於菟遽如許、銅盤昨夜蓮心花、天麟飛轂碾青霞、玳牀嬌睡紅玉芽、嘷嘷呱泣驚鄰家、阿囡長成天廟器、外家快得何無忌、

村巫賽神曲

椎神鉦、撾神鼓、鉦助妖謌、鼓助舞、披髮銜刀神降語、須晴即晴、雨即雨、高原多黍下多稌、牛生兩犢、羝羊乳、雞鶩將雛不可數、老翁跪、須巫所傳、神之福我將無然、大肉便餅堆滿盤、渾酪醬酒澆如泉、但願年年作秋社、村巫醉死神壇下、

倣劉誠意冬暖行二首

卄冬建子月，京寘何不職，霜隕少嚴威，皇天太姑息。枌楡松栢同青青，蜂喧蝶擾何時停，宿麥引根根尚短，老翁莫喜朝曛煖。

卄冬建子月，雜花何亂開，非時強自好，不肯少遲徊。早晚嚴風動地起，可惜容顏憔悴死，汝雖墻裏偷天工，那得朝朝爛熳紅。

早春

落落竟何就，向人難具陳，浮名非大志，未老豈閒身。鶩驥升沉判，雞蟲得失頻，青編吾所業，莫問紫姑神。

上元戲作俳諧體

任汝嬌兒女，驩譁不苦嗔，破衣送窮子，白粥祀蠶神。箕帚般般卜，花蛾色色新，添錢買燈看，消費一年春。

偶成

板扉初不掩，正復少人過，五畝竹居半，六時閒占多。舉僧參法喜，憂最損天和，飽食徐行外，家爲咄諾歌。

百事淡如水，惟於睡味濃，新茶開午焙，軟飯熟冬舂。愛筍成高竹，嗔蘿繞矮松，窗陰常失晷，鄰寺報齋鐘。

病起

弱質不自保，好懷良易虛，學荒如鷁退，心拙似鳩居。兀兀加餐後，昏昏熟睡餘，莫嫌痟渴甚，略已似相如。

何詎不爲福，善乎能自寬，夢魂句日過，骨相此生寒。止足方纔憤，多營卽寡歡，彭殤非一致，達者亦齊觀。

牽牛

引蔓何縈繞，開花只暫時，無心壞籬落，敢望重軒墀。翠盌新堪摘，銀筒曉易萎，質微充藥品，幸莫剪長絲。

決明

羅生隨蔓草，擢秀比叢麻，翠羽齊排葉，黃金小鑄花。春飣誇獨占，秋雨漫興嗟，賴汝將昏減，抄書盡日斜。

養疾

屛居身似客，枯坐味如僧，懶恐人疑傲，眞遭俗厭憎。科頭終日慣，病肺向來曾，山色供高臥，柴門叩不譍。

江郵逢亥日，小市足魚蝦，濁酒多時別，香粳不待賒。花明蜂識路，竹密鳥成家，卽此能醫疾，吾生況有涯。

快晴蠶月雨，乍暖麥秋天，小徑時行藥，潑衣嫩脫綿。黃楊偏有厄，綠栟故多眠，學得尊生術，唯參默照禪。

送姜蒼水還射陵

佳士世誰識，久要知素心，計因衡命拙，學爲忍貧潑。遒返衡與雪，將離黃苦吟，一言君莫笑，末俗重黃金。

過建隆寺贈遠峰上人

豈知將廢寺能住最高僧黃刹前朝瓦青存（寺爲宋祖行幸處）古殿燈坐禪三品葉傳法一枝藤足傲南林刹終朝粥鼓騰

昭陽朱德卿乞黃竹杖并乞詩

是翁方矍鑠拄杖復何須倚壁聊充玩登山或藉扶瘦同黃子木勁過赤龍鬚櫻拂椰瓢掛堪摹佚老圖

龔右周表兄庄宅得青字

門巷臨平野溝塍對廣庭蕎花隨地白圖岫越江青原兒遊畋得村雞穩臥聽躬畊儒者事吾願讀農經

初夜過右周天寧寓舍

君來城北寺與到偶相尋襆被寒房客香燈獨夜心疎鐘僧罷課初月殿斜陰鎖鑰能遲下何辭話漏深（來詩有嘆城偏早閑起別意何忪之句）

荒村

荒村冬仲月晚日暴寒天凍雀蹲簷滿風鴉鼓陣圓老翁深注酒短褐厚裝棉傲煞幽燕道霜華犯馬韉

三家小聚落各已罷田功蜡鼓羣兒聚舂歌比屋同麥抽冬穿罷林響日號風葑（去聲）火藜羹足吾何患屢空

雪後對月一首

蔣凡白如洗一九誰縈空溶溶交永夜悄悄會寒風病骨瘦難定新詩潔許同不夜深佇立清絕此宵中

臘月十六夜赴東鄰酒會

鋼面酒初熟鄰翁邀暖寒萊經冬更美月過望仍完徂歲如弦急深盃抵海寬竝村無一事莫惜罄餘歡

答杜茶村先輩見索火米（火米出后山嶽淡）

欲報平原帖中廚遜稻芽爆同泉濺蕊抄似雪堆花味共茶香敵餐宜酒半加鳳飢能療否竹實未須誇（茶村有名飢鳳）

（附茶村詩　老斷百思想心肺焦穀芽還將舌乞米救苦粒如花酒淂充肴下餐兼飲水加屠門吾不避持向小兒誇）

詠新製布簾

茅茨南檻外桐布代湘簾窅窅藏幽室垂垂傍短簷纖文雲四繞鉤勢月雙銜絲理憐工密針神念手纖砌花依約見梁燕往來覘靜閑供玄覽重遮任黑甜篆烟龍欲結苔色近微沾作可捐幮幄眞宜護簡籤辟風朝寂寂隱燭夜厭厭螢帳溫難匹僧巾潔可兼（東坡紙帳詩潔似僧巾白）（髹布幾於螢帳紫茸氈）蝦鬚矜藻飾鳥羽變寒炎似此徒誇侈何如但養廉（標名簾者廉也自隱蔽爲廉恥也）軟紅元不到虛白轉能添文酒談偏秘煩囂拒奸巖嬾心披末許佳日卷無嫌應勝君平肆頻開爲客占

詠新製蒲簟

清簟須桃竹編蒲也自堪笛材珍許並蘄匠巧猶慙仄
隱雙文起平鋪一水涵拂塵看玉淨比色借山藍薄可
隨筒信輕能疊硯函（香山簟詩卷作筒中信秋水席柔薄可置硯函中）滑肌蠅
翅側小片蟻行（胡剛切）參箸艾高風在菰蘆野意含最宜
施木榻兼亦稱茆蒼與枕偕成偶將身配可三（歐公石枕竹簟詩身與二物為三耳）坐深先自懶睡美不嫌貪臂印蛇紋碎心隨
蝶夢酣未煩揮雪羽恐是織冰蠶長物藏何有傾家買
亦甘故人誰卷送隸事敢誇談赫日愁當午凉颸喜自
南頹然欹臥具真欲傲瞿曇

次韻題蛟門比部十二硯齋

夢中狂喜記當年石墨摩挲潤吐泉境幻何曾真得鹿
硯多無意更求田著書事業偏乖俗造物機關也妬賢
便真軒窗施几榻放開襟抱儘陶然

廟堂構廈亦紛紛（杜當今廟具構廈豈云缺）小葺幽居水竹羣却
掃杜門真得計吹毛洗垢正深文住山歲月從頭數涉
世塵埃徹底分早起庭除無一事藥鑪經卷策殊勳

不用高居數仞堂此中靜坐意差強門前剝啄從嗔怒
竹裏逡巡只退藏疊石栽花春日曉埋盆汲水午風凉
六安枕上支頭臥直送西窗下夕陽

舊有高甍跨碧虛先生習懶怕樓居偶穿隔院寬閒地
更結西偏隱退廬機械不煩寧抱甕方輪難轉莫脂車
胸中檢點唯三好名酒嬌歌百卷書

畫圖雅好杳難分下酒澆書粉黛羣老去楊枝依白傅
病來司馬愛文君幽齋人寂風生幌後閣歌聞響切雲
可笑退之迂拙甚但誇文字薄紅裙

蠟紙燈籠伴夜吟寒螿秋蚓答空林是非懶挂論文口
歌哭難平讀史心未見異書餘幾卷不辭高價買千金
墨牀筆格烏皮几此樂誰曾着意尋

瘦田百畝秫曾栽準備乘閒數舉杯獨夜但呼山月飲
有時亦召酒人來掀泥春筍嘗新供浮蟻冬缸取大罍
愛對海棠指醉眼欄邊一本手親培

三間瓦屋對雙扉二陸鴒原接翅飛苦為耦耕思去位
相從抱耒賦來歸紙窗淨几安棋局碧石疎林散釣磯
只有弟兄晨夕共從來門館雜賓稀

負郭田須拋舊業草堂資豈望時情半生謀此一丘臥
方寸怡然五岳平珍木危時知鳥倦風瀾息處任舟橫
偷跡冠蓋無還往不棄江村一腐生

几坐荒莊學定僧野鷗威鳳豈同騰高人逕引求羊到
豪客樓容許汜登時奉清歡傾藥玉便邀醉墨灑溪藤

索瘢此日方多口出示有人得未曾

東橋移竹數竿新疎翠能空桃李春雨歷新泥抽暗筍
風揺瞑色聳長身(坡詩唯有長身六君子猗猗猶得似淇園)頻移榻聽枝鳴
鳥尚卷簾看綠蔭人粗識先生風節在此君故遣共淸
貞

驕服滑賦勝銀光十二篇成細作行自秘郵筒停發遣
但邀詩老與平章(來詩自注與豹人詩文往復)堂成往往偕深坐酒
熟時時約共嘗早晚杭州遊服返刺桐花下日相將

次韻題汪叔定抱耒堂

東坡容貌不羈人伯仲相誇早乞身驟雨封牀偕笑語
歸田抱耒偃經綸(坡詩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岷峨西望終難返嶺
海南遷祗速貧何似君家兄弟好耦耕江上雜齊民
筋力何堪舉力田晨耕辛苦廢高眠可能畚鍤隨鄉土
莫漫篝車祝歲年曝麥應愁漂雨後攜書定擬挂牛角
算君未辦扶犁手但請農經注幾篇
襏襫爲衣笠當冠䌫車秧馬挂簷端一方翠毯春苗短
萬顆明珠夕露寒相印爲無田二頃侯封差抵竹千竿
農家富貴元應足未信眞能老不官
數畝東橋世力農作勤能使歲多豐如君下問求田計
待我誇談穫稻功村舍盃盤浮大白人家倉庾積陳紅

肯營別墅爲鄰並伏臘追歡信土風

期叔定過荒村不至

江鄉僻處鮮魚賤梅雨晴時大麥乾長者曾期過車轍
腐儒準擬試盤餐夜堂孤燭論詩杳野路貧家到客難
屋後數竿無限綠尚須乘興一來看

題安茶亭

折脚鐺邊焙揀芽平頭奴子扇交加巡簷寂坐響晨起
掃葉旋(去聲)煎烟畫斜雪椀解酲開北牖藜牀破睡注南
華清泉白石非尤物何事區區論毀茶(淸泉白石倪高士茶名)

寄題卜金枚高梧堂

觸熱詣人吾所諱葛巾毛扇據繩牀未尋高梧夢先往
想到碧陰心已凉茆屋居然陶令宅風枝不減我曹狂
幾時裙屐來銷日坐到梢頭無夕陽

熱甚戲作

膠黏赤日推不去焰焰火雲燒太空得酒何須辨賢聖
乘風不必問雌雄科頭松下計差得赤脚氷間術未工
鞭起睡龍陰谷底九州一洗陌塵紅

答徐松之

蕪城判袂憶殘冬重到郵書又幾封貧賴偷兒還故物
老依禪客共齋鐘(時寓居建隆寺被失去復得)忘年舊忝交文舉識

面初聞得李邕謂石臣正好騎驢訪江路濁醪野蔌對圖峰

哭魯桐門表兄

一盞風燈閃素帷幽魂泉下不勝悲子生三月未知父母過七旬還哭兒路黑楓青迷永夜門寒客散感當時故人嗚咽歌蒿里從此蓼莊失惠施

病起見菊花走筆戲七弟索酒

書籤付與積塵封瘦骨支牀百事慵病想菊花猶踴躍（韓詩踴躍見菊花）孱如竹葉太龍鍾眼光乍出乘秋爽詩興旋生共酒濃小弟倘能招飲客也掛倒地醉稱龍

夜集次韻

燭跋燒殘月漏明麗譙幾度轉嚴更狂浮大白幾無量飽送香粳未厭精最晚菊英開滿把橫秋雁羽過聞聲

陪舊尹劉友山遊城南僧院

少文輸我通晨醉苦道歸途隔少城（時榛岑先別去）雙舁肩輿偶乘小花蠻榼繫烏藤稀星數點坐間客老宿一軀城外僧用破苦心碁半局劇添豪氣酒三升貪看落景不歸去多恐途逢醉尉憎

書憤

五嶽塡胸待語誰六州鑄錯已嫌遲出君胯下非無說入我褌中欲爾為不惠不夷稱上策半癡半黠是中[illegible]五千言裏無多字雌黑能甘即汝師

送荊慈衛南歸（用轆轤體）

斷文不博一錢直學稼難供八口飢終歲依人非得已窮冬作客苦思歸若逢短棹顛風下布襪行纏急雪時我較先生贏一着地爐安坐掩雙扉

喜晤宗崔問廣文

一見真能抵百書六年隔濶意何如可堪座客氈方缺多恐先生樂久虛酒債從前猶剩欠詩狂到底不消除豪歌秋浦盈千首借我傳抄畢歲餘

移竹贈友人

杜甫堂曾逢臘種涪翁詩取遇辰栽（杜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山谷集竹須辰日斸笋看上番成）及時較易抽筠節養法仍須護笋胎冰雪蕭森高館暮琴書清閟小廊迴攺年倘遣平安信乞與蠻牋半幅裁

立春

如此頭顱羞彩勝更誰纖手送青絲幾年毛褐但仍舊今日萊羹聊及時淡白小梅爭雪意未黃垂柳試風枝眼前并作新春態且蘸狸毫自詠詩

守歲

忍將殘臘便勾除堅坐深宵撥地爐一寸燭光猶繾綣
十分酒盞漫支吾消磨數卷非長策會計千篇是宿逋
可笑故吾曾不改幅巾無恙蓋頭顱

刻先子輓章成寄諸父執

子雲手筆寧求薦有道家風是所師終老邗江稱釣者
一生直釣復誰知宗君雈問詩莫道雄文無薦者千秋大業許誰爭 鄧君孝威詩朋儕師鄧泰鄉薰欽彥方 宗君海岑詩不仕能高尚邗江掛釣絲 先子晚號邗上釣者
瘦將野鶴一般同病裏稽求不廢功太意泫泫賢者厄
千行血淚灑秋風孫君豹人詩一瘦豈堪同野鶴千家曾兒作枯鱗 張君旦復詩還思病裏稽求功却憶平時簡練專 范君汝受詩天不欲治平乃使賢者逝 黃君仙裳詩那堪忽迸千行淚重灑

春江舊草堂

書帷鳥雀呼雛下墓道松杉着淚枯宿草餘悲煩故舊
瀧岡崇表慟遺孤黃君雨相詩春江草堂花樹悄空餘鳥雀喧書帷 劉君玉栗詩樂樂悲作子灑淚遶松杉 許君力臣詩今看宿草猶餘淚屈指交朋一個然 杜君于皇詩有子才堪承父志他年定見表瀧岡

雄雉齋選集

題湯石臣怡山堂同慈衡作以題爲韻

江都　顧圖河　書宣

遠士慕天游神驥非人羈繕性塵鞅豁寓目心賞怡搆
石象高嶺蓬山邇軒墀磴危鬼工闢岳傾仙掌垂鱗皴
非一狀窪隆各有宜茂松偃陰谷靈藥被陽陂便房既
窈窕修廊亦透迤緣崖棧屢轉冒洞藤倒披屬耳得塵
籟暢心遺喧卑夐哉秉微尚偃息傲軒羲

霜晨試輕策靈囿啓松關蕭摵迅飈至林樾紛已刪鉏
榎理溝畎樵蘇撤榛菅遊情發遐睇翹佇把前山朝霏
愜淨意秋壑無頑顏啅枝幽鳥嘌綴葉疎花慳振衣初
寒送濯纓清渚環潦涸見巉峭潮來見淙潺歡願方未
畢感慮得暫閒逝將離垢氛永念勤追攀

曲宴永清晝歡樂未渠央華星燭暗渚蘭炬耿宵光主
稱徽愛客促坐遲飛觥甘醴漬芳椒珍膳膾遊魴齊謳
韻清瑟泰聲奮鳴箏蹲蹲陽阿舞巾拂兩翱翔激波潛
鱗擲瞀樹棲羽颺爵行捐紀算轄脫羈同箱齊心同所
樂令德庶已昌既醉賡聲詩用志君子堂

慈衡枉詩美余工倣選體依韻奉答

佳詩如遊雲頃刻變千狀惡詩如笵土屢出但依樣顏

謝死已久能者卽輩行焉肯爲傭奴殘餘常仰望亦手
闢地險刮眼破天障堂堂筆陣開自以意爲將嗟我非
其人志大苦不讓剽盜固所恥門戶亦羞傍程詩做文
選贖里終無當與君高頡頏奚過黃初上 杜詩精用

梅西草堂詩爲宗丈作

種梅滿東臯有屋處西偏束葦爲欂櫨截竹以爲椽黃
茅苦霞之索綯相連牽矮窗東向開梅花壓其巓有如
大雪中孤繫一釣船忽聞雪生香疑入小有天傍從萬
玉妃縞素羅翩翩風吹粉澤氣非復椒蘭烟先生於此
時早起夜晏眠問誰相與娛俗士不敢前但與老毛公
握手梅花邊其黨二三子不召輒比肩前村麯道士滑
稽腹便便時來佐清歡顏熱增豪顚梅花絶代姿先生
不世賢況此一輩人共結區中緣草堂四壁立佳會非
偶然安得好畫手圖與好事傳

次韻答家天石見贈

吾生病鹵莽自顧誠麄才語言無所擇冗賤同萬萊君
獨何所聞百里驅車來君詩特秀發天然具靈胎芙蓉
濯清水瑩淨離氛埃好風拂我面佳月墮我懷連篇脫
相贈揮灑矜新裁方今名場士徵逐爭轟豗虛聲詫楊
馬末契誇陳雷輸心能幾人大半多嫌猜意氣苟不存
結言安用哉君來語之曰和煦如春臺是時海棠枝猩
紅照苔階芍藥方蓓蕾火齊去聲含枯荄春工不擇物蕩
蕩無邊涯兎葵與燕麥靑靑滿田垓艮楛雖異稟亦各
舒其材奈何我與君靑雲坐無媒張公兩龍劍旣合寧
久埋酒闌肝膽露歌發眉顏開同姓古所敦用杜句沒身
均樂哀

苦雨聯句

風噫作欠伸河圖天愁散咳唾冪冪繭絲微查嗣璉捎捎箭
鏃大排櫚挂水簾河圖震瓦響雲磨隙景列鈌馳嗣璉潛踪
鬱儀過衣纓黕黴醭河圖扉屨滑泥涴蝸饞引長涎嗣璉黽
怒有鼃和噪枝聚蠅饕河圖痒肌飽蚤餓嘔噦減食量嗣璉
撲緣蟨書課帖席惡膠黏河圖歷階防跌蹉遙岑罨如遁
嗣璉高浪騰誰簸方當戒舟杭河圖況乃疲鞍馱溝畛渾齊
腰嗣璉田塍渾沒髁落衣妥兩肩河圖烟殼背一箇栖畝占
來牟嗣璉分秧滯杭稏靑葱卓針立河圖黃萎垂苡臥造物
有暴殄嗣璉農功豈婾惰乾土盡翻沉河圖漏天難補破餘
飛遠或收嗣璉晩色晴微作暑濕旋復蒸河圖壯陰那肯挫
走竟陵碧翁嗣璉苦雨毋受賀河圖

午日聯句 盡本韻

擷提直建杓蕭征魋賓叶吹蘇五莢苗仙蓂河圖三趾鄰巨

蟹包惡毒羽㷀猛膾靈廣肩解槃黏屈莫餘河圖笋辛昌
書灑艦畫裘君駛猛草像荊菟挂劊舌脅言利河圖縣脰
蟲書楷組紃蝴遊厲猛丹墨走蠹豸澡芳瑩刮垢河圖列
艸蹤爭髹綷縩黹戲嬰猛婉孌倖飫妳髯髻貌老䭴河圖
耽腸擾䆲㣿腰搯魚須竹猛掌掣龍文錯血鬼齦猶腥
河圖皷妖啼無駭羣爵噪崔讙猛一蛇逃晉懈洗覡賴女
浮河圖高閣令兒矮飳飣苦非奇猛拘俾一以駃腐毫吮
且攣河圖轂輪粲而覞惡嚼倒辭岳猛狂歡焦謬澥梏拲
脫天械河圖鬪觫棄堯邐飛光欻已邁猛裹號劇難買幻
身蝗寄磨河圖瞥眼鳩集枴㲫巾火榴歕猛犖繳風荷擺
枒瀆延陸曉河圖絛逕求張鷹共寶紫陽璞猛任喰遁國
移彊韻是用既險語行當罷河圖

遲蕭席圓飲辭以曬書作詩戲之

君性不勝飲妙解飲中味我飲飄遲君飲少得餘醉我
懶罕讀書頗竊書外意聽君談古今低昂如有會今日
風日佳朝爽出山翠不飲問何爲執熱陳書曬聖與不
傳死渣滓留往記善讀豈據書聊於此焉寄譬猶釀熟
時得酒糟可棄君苟欲曬書何必倒篋笥靈臺五千卷
撐拄溢腸胃不如酒澆之一洗陳編穢

白香山紫藤詩云先柔後爲害有似諛佞徒又如
妖婦人綢繆蠱其夫似乎斥之太甚特反其意成
詩一首

古柳八九株紫藤千萬花藤蔓生有知依柳如一家柳
枝輒援引繞身任盤拏煥然凌雲霄葳蕤散天葩藤非
附古柳舍英委泥沙柳非絡藤蕊幹禿枝槎枒閒閒固
窮子采芳而佩華托彼青雲士千載爭傳誇有如藤與
柳枝葉常交加奈何香山翁指斥爲妖邪

朱遜之曰菊以黃爲正餘可鄙也余庭中供菊不
多種色甚富爛然可觀豈必專尚黃哉

古人愛黃菊餘悉鄙且摒至欲呼霜風紫頼一掃淨今
我堂中花五色相輝映淺深各有態絢爛未爲病譬彼
收人材詎以一格進白如雅素士澹泊有餘韻紫如才
藻人風華具根性雜然皆我友豈必黃爲正洗觴燕舊
瓮開瓶酌良醞一種沃一觴無爲守迂論

歲盡反東坡詩三首用原韻 原敘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

反饋歲

我性寡所干卒歲豈望佐交親不我責知我少泉貨以
此兩無營寥寥眼光大市聲競百物喧豗聒高臥問我
竟何有千卷圍一座甑甑幸不虛奴舂婢供磨一飽得

坐享遨惠已太過笑傲乎坡翁汝唱予肯和

反別歲

歲無戀人意去去不肯遲舉之請少留千駟無由追去者勿復追來者未有涯無爲徂歲傷及此少壯時野馬負毛骨頗羞棧豆肥縱橫萬餘里何遽伏櫪悲賓朋勸我酒再拜敢重辭丈夫屬有念我非顏鬢衰

反守歲

罹憂復遘疾困如冬蟄蛇又如墮叢棘舉足遭周遮甚欲離去災年厮守將奈何投牀徑大鼾兒女勿我譁號呶覓梨栗乃公當汝撾沉眠忽驚寤夢寐行褭斜天運有轉移人豈久蹉跎晨雞非惡聲古語寧吾誇

汪北阜覺堂史蕉飲見過荒村看桃花淹留信宿宗丈梅岑亦至自東原同集者爲荊慈衛阮月樵湯石臣限用禡韻

輪蹄錯奕衡門下鄰媼村翁各驚詫東家孺子彼非賢長者何因枉高駕呼奴掃地排窗扉延客升堂攝衣謝兩年尅約誠久要百金信諾非虛詐（古詩遠客千里至信士百金諾）滿堆三韭代饈饈雞燒四和充蘭麝松明當燭夜燃藥灰壓酒春流醡推鈞送盞勸不休徹令飛籌興難罷選徒排當各分曹罰爵縱橫互乘鋒玉山不倒誰能推白波席卷初何怕不嫌多酌大公狂那有行觴灌夫罵風吹酒氣香滿鄰雨助歡聲喧達夜鋪牀拂席聽未了晴光曉色來何乍借騎鞍馬繞村行更挈幔亭隨地架遠近緋桃爭入眼歷亂赬霞儼相射穿林連臂踏紅茵隔溪搖艇呼黃帕遨嬉眞作武陵遊譁呶竊恐秦人訝晚樹啞啞棲已定歸路㐭㐭行且叱封家莫妬陶氏姝明朝有興還乘暇

珠湖夜泛（學使李公課士題）

開帆捩柂行珠湖湖波拍天帆影孤是時月出天水白一丸散作千明珠濤吼雷聲恐魂魄風吹霜氣寒肌膚北連淮泗東際海四顧一抹烟模糊陰沙鬼火互明滅恍惚靈怪遊天吳中流往往聞夜哭兩三船艋飄如鳧昨夜水高一丈五咫尺不救生妻孥饑蛟吐涎饞魚覓汝曹飽死民何辜可憐雞狗隨汩沒但有鶩鴨歡相呼千村萬落沉舟底樹梢青出疑菰蒲憶昔此鄉秋稼熟黃雲萬頃皆平鋪箕車折軸倉囷溢滯穗不拾資田烏亦有汙邪接淺渚不種秔稻收彫胡魚梁蟹椵散如織菱歌遞唱無時無奈何天心縱河伯不仁忍使操神符黃河捧土那可塞黃熊爲厲行當誅魚游民舍民爲魚九年須洞堯嗟吁縱有赤米吐明月饑不得食寒無襦

夜深光怪研為乎扣舷悲嘯震寥闊晳晳羣雁叫秋蘆

題周臣蘭亭圖為溉堂賦

我欲傾家釀千斛盡召四海能詩人坐列山水最佳處更對春色當芳辰忽然披圖得此境一見使我歡心神繞亭幾曲光淡淹夾道百尺青嶙峋樹梢參差裝淺碧草芽平軟鋪長茵沿流布席紛可數四十二座誰主賓行酒不勞眞監史清波送盞飄如蘋一流一止一洄澓則取而飲盃當脣（流觴酒令見郴州集）徙倚坐立各殊態亦有絕倒欹冠巾意匠經營到毛髮不說面目開天眞誤疑龍眠古畫手識年嘉靖題周臣（李伯時有此圖）上遡永和跨千歲和鉛餂墨圖猶新儼然中堂少長集厠身好會盃觴親不有褉帖照萬古此事竊恐同飄塵那得誠懸事捃摭一一姓字無湮淪（柳公權采輯蘭亭諸賢詩）我聞右軍昔誓墓去郡不屑紆朝紳窮山泛海得筆勢跳龍臥虎誰能馴當時運腕有神助酒醒妙蹟追無因巧偷豪奪到天子幽宮偃抱連城珍人間百本亂眞面衆口聚訟猶紛綸丈夫豈必邀位遇筆翰自足垂無垠後之視今猶視昔誰言俛仰跡已陳嗟余生世無一技坐見蕪沒隨楛榛仰對古人空媿歎卷圖急倒松醪春

大雪酒後紀與用聚星堂體（歐公與客賦雪詩禁體物語序云玉月梨梅練絮鷺鶴等事皆請勿用後東坡會飲聚星堂輒舉前令落句云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丁卯臘月十二日雪中傚為之未免空拳致敗矣）

頑雲漲天天不醒踏凍出門鞾韈冷褐裘不掩救死喪反袂一慟纏悲梗（是日弔朱氏從甥）酸風貫鼻珠顆垂清淚著鬚冰塊整退歸瑟縮戰齒牙就暖伸舒運顱頭旋傾沸酒猛澆喉乍似火攻飛壓境中堅已陷肺腸奪邊徼徐逼毛髮靖此時眼眩大如箕頃刻雪墮麄於餅浪拋平地初不惜亂擲虛空何太逞縈迴旋去轉態已狂飛揚跋扈風尤猛不辨坳中平似祇已見凸處高成嶺乘酣只顧勇登危拔步那愁深落穽打面細屑聲沙沙照骨浮光寒耿耿九垓混沌失天地萬竈平沉迷市井絕憂生意斷草木實快噍類除蝗蜢高流偃對故衾裂豪家劇賞新妝靚野人自矜頗異趣小圃雖荒有奇景鬼工費盡飾階除天葩無數裝桃杏棲雀羣鳴仙唄亂折竹一聲軍柝警頻搖弱柳尚霑絲獨拔孤松偏露穎漫漫四顧誰可共紛紛萬象吾能領徑須再續卯時醉不爾難支冬夜永渾舍解事早為具熟客叩門寧待請擎盃對客與同玉把火照地光交併半生日日酒不關百年夜夜燭當秉故人止飲會早歿（朱氏甥忽止酒頗怪之果不祿矣）今我不樂宜深省已分逢時少奸黠況乃賦性多頑獷短翮

已翦看誰翔怒蹄屢蹶知難晦但誇三白應農占穩圓一飽邀天幸有年得兔呼癸庚卜夜寧論過乙丙少焉追賞已無及牆東早射陽烏影

與覺堂論書一百韻

奎星環曲當空懸龜紋鳥跡紛蟬聯四目靈光徹霄壤中山老兔號秋天古文一變爲篆籒祇爾既往貽曾玄汲冢魯壁誌典冊禹碑周鼓稽遊畋雲龍魚穗各有象細蟲食葉倂雕鐫芝英倒薤狀糾結鵠頭虎爪形拳攣三古何曾立名字後代荒誕多相挻年深蹟朽世莫考間得一二遺伯千字體森嚴更結密敦彝樽俎加豆籩

秦人棄古求赴俗小篆特破觚爲圜隸人佐書興獄擧囹圄十載窮寅緣點畫波磔務苟就古法盡廢無留延柰何上谷老羽客八分亦逐時所便檻車自取幸逃歷毛翮摧落山之巔史游急就愈神速解散邊幅離拘牽章草未如狂草怪德昇行體差便娟飛白散隸實蛇足猶頸有贅拇有駢古來六書并八體用各取適寧誇妍嵩高之神降何許口訣手授刊言詮文傳鼻祖中郎是仲將得寶秘不宣引刀穴胸忍坐視無怪鍬钁穿遺阡茂猗老婦亦慳固枕函私玩偕金鈿小兒盜竊著名擅交頤涕泗何漣漣我欲盡伐蜆首石亦須涸彼九江淵

使二金鼎恒照世萬古傳習開蒙顓胡爲但標永字法不異兔脫留空筌司徒雖傳十二意失劍枉欲雕船舷劣流謬種欺聾瞽庸工俗學隨移遷苦心搜訪成痼疾金鍼入手膏肓痊雙鈎懸腕勢乃到實指虛掌理則然讓左側右力不乏緩前急後神斯全衍極五篇備要妙撥鐙一叙披中堅我常寶此自矜慎細抄黑蟻仍丹鉛巾箱一帙同臥起道路且復攜行纏不知古人得筆說手摹肚畫窮華顛被穿過表衣領皂涸廁忽忽幾忘還憂悲窮窘倍發憤現前萬象皆磨研日觀劍器舞渾脫耳聽江水鳴潺湲擔夫爭道草蛇鬬鼓吹激越聲豗闐

偶然感觸有妙理心目洞徹融中邊筆禿千管墨萬鋌指胝出血右手胼奚暇對衆浪談戲況肯自廢甘食眠一日不書輒思澀此語吾聞諸米顛貞觀天子最神武帳中秘帖隨戈鋋華陽眞逸證兆率猶慕才鬼嫌頑仙嗟我庸人不修飾援毫布牘徒迍邅唐代設科取遒美干祿書格羣因沿雖云天眞謝晉魏應規入矩無繆愆近時士人恣惡札塗抹不顧羞芸編老鴉空大益醜濁凍蠅縱小難輕儇駿蕤踏水短可笑死蛇掛樹長須憐很言書家死一技寧知壽世逾彭篯代有數人人數帖誰其聖者誰爲賢芝昶兄弟擅名譽鍾王父子爭聯翩

子敬肯甘逸少後士季不媿元常先褚虞薛魏稱並駕
蔡蘇黄米亦比肩有明四家迄未定華亭一席能空前
羞與仲詔峙南北黔 蔣 蜀 黄 未許從執鞭能自立家始
魁特隨人作計勞周旋當其獨運鬼神入追更臨搨兼
鈎填或利如陳武庫戟或勁如拓萬石弦或如怒蛟鼓
溯湃或如走虺驚芊綿方嚴或如銜牙堅側媚或如舞
帶偏險或如石縋藤蔓妍或如谷交蘭荃如索或朽逸
騏驥如條或脫騰鷹鶚或滅或沒如流電或絕或續如
幽絃或狂而豪如大俠或枯以淡如老禪或如宓妃如
漢女凌波微步羅衣褰賈胡異費雜山海老將猛氣空
幽燕神工自然非力到用意追倣難摹摹輿來欲作爲
趑取一縱即似乘風船評書信口說玄奥津津輔頰流
饞涎學書所貴求壘蹟有志欲購無囊錢囊木傳刻失
眞面燕石豈可充璜瑄況乃翰墨少精好對陣往往張
空拳數聲上錢但買雞毛筆研煤却用支頭甎臨池佳境
雖在眼落紙惡態終難悛駑馬焉能追絕足枉自喘汗
沾鞍韉有時風日值清美暎窗據几鋪青氈自顧那知
計工拙樂處不與他人傳方今　聖人萬機暇驚回鳳
翥龍騰騫珠星照耀璧月爛金花歷落銀鈎連日午西
淸黄繖撤　御屏十丈開澄鮮鼠鬚絲管臥蝌格馬肝

紫玉陳玳筵詔謂侍臣寫供御聞君雙腕飛雲烟　王
奇領首丞相賀集賢學士覩塡咽蠻裔行拜乞蕭令貢
使題貨求公權君於草隸乃餘事時一弄筆非精專文
章蓋代學貫古波瀾壯若東奔川神官夜授研十二傳
揭日月旋坤乾邇來急切自韜晦小齋鍵戶塵叢捐秋
畝差能了麴糵稻畦足可供粱饘朱烟常作香穗結幾
雲毋調聲去山泉煎立時雙趺恒見跡坐處一榻寧知穿
連朝積雨苦天漏破曉霽色明檐椽正好晴窗讀書倦
提毫掣袖揮麻箋昨遺小奚致兩幅四方遠慕爭奠氈
因君索居太閒寂故益長聲去語加纏綿中有古時白雲
法且願君毋棄此篇書宜爲人乞余筆蹟因共考評書法蕃園藏本得楷書宋蔡溪論文詩一冊凡八十韻書宜曹余書寫論書詩藏之界月遂得此篇不蘘蒼溪所作石刻又過之亦壯矣哉　覺堂

集杜十首有序

結命方侯子美泣尋毅父衣成百衲涪翁笑謂半山
幾人云亦云寶我用我法初無隨脚根轉之譏何有
拾牙後慧之嫌風萍雨菊雖律切而苦於無思玉汝
金昔縱滑稽而止堪失笑苟寄托別有深情則偷語
不爲鈍賊矣

賤拙江湖外茅齋八九椽喜無多屋宇自有一山川老

樹空庭得疎籬野蔓懸灌園曾取適吾道卜終焉

酬韋韶州　秋日夔府書懷　草堂檢校收稻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　秦州雜詩　江村

回棹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

文章一小技心迹喜雙清議論有餘地波瀾獨老成虹

霓就掌握冰雪淨聰明佳士欣相識驊騮顧主鳴

贈華陽柳少府　屏迹　送魏少府佑之交廣　敬贈鄭諫議　揚旗　送樊侍御赴漢中判官

晚秋長沙蔡侍御筵　奉送郭中丞

誰是長年者終朝有底忙功名不早立兒女忽成行同

訓棨誰惜安貧亦士常氣衝看劍匣毎夜吐光芒

王華宮　寄邛州崔錄事　西閣　贈衛八處士　贈畢四曜　寄彭州高使君適虢州岑長史參

遣悶　蕃劍

詩是吾家事心從弱歲疲得無中夜舞少有外人知野

興毎難盡幽偏得自怡數篇吟可老步屐過東籬

宗武生日　偶題　傷春　宿昔　登杜使君江樓　獨酌　寄張十二山人彪　重過何氏

羣書一萬卷短褐更無營似欲忘飢渴真堪托死生在

家常起早多病也身輕此意陶潛解幽居不用名

鄭典設自施州歸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北征　房兵曹馬　吾宗　漫成　可惜　遣意

鹿門攜不遂吾道竟何之哳鑿安時論柴荊學士宜理

生那免俗遣興莫過詩牢落乾坤大悲歌識者誰

遣興　秦州雜詩　吾宗　偶題　孟倉曹遺酒醬　可惜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崔十三評事輔

簷影微微落江流泯泯清美花多映竹細雨更移橙詞

賦工無益漁樵寄此生草書何太苦墨淡字攲傾

遣意　漫成　陪鄭駙馬韋曲宴集　遣意後篇　何將軍山林　村夜　贈張彪　同元使君舂陵行

有客雖安命幾時懷抱寬人生半哀樂世事各艱難野

樹欲還倚明霞高可餐僕夫穿竹語毎日報平安

贈韋濟　別董頲　崔少府高齋　宴王使君宅　九日　空囊　自閬州領妻子赴山行　夕烽

長日容杯酒浮生一病身田園須暫住龍虎未宜馴開

卷得佳句觀圖憶古人乾坤萬里眼滄海闊無津

泛江　奉贈十七舅下邵桂　留別嚴賈二閣老　贈王侍御契　送高司直　和嚴中丞城西晚眺

春日江村　上韋左相

寂寞書齋裏鈎簾獨未眠論文或不媿把酒意泓然鵾

鶚乘時去雲泥相望懸斯人獨顑頷一擬問高天

冬日懷李白　舟月　寄范十二員外吳十侍御　重過何氏　奉送郭中丞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夢李白

題鄭縣郭明府茅屋壁

集杜詩古之人有爲之者王介甫集七言古爲十八拍文文山當顛沛奔追之際輒集五言以見志君子高介甫之才而悲文山之忠也若夫不立題目而致深一往按之有故其惟此十首乎村翁杜灊此非杜甫之詩而顧子之詩也耳食者因其集杜而杜之豈惟不知杜先不知我顧子矣　陶爾穟

過韓氏園

澹泊素所好龐疎實畏人盃鐺時自勸燈火夜相親橘

蠹看成蝶楊花惜化蘋園官能解意菜把逐時新

作到趣先愜久居情更歡無言花寂寂隨意水漫漫竹密露常泣亭高霞易餐誰云遂疎嬾對石具衣冠

吾愛徐昌穀爲園樂事多不圖千日醉奈此一杯何昌穀爲園實邑之北郊或言對此不樂余曰不然艷曲從鄰對此正令人不得不樂耳園近漏澤故云閟紅粧椋水過平生一浩歎年少久蹉跎

集借樹樓次汪叔川太史韻

蒼雲密際天種植自何年借樹爲園好登樓得景偏秋清閨客坐午寂護僧眠只少青山疊林端響瀑泉

獨憑樓一角全攬寺東西鈴語知風緊身飛覺鳥低僧雛遊粥鼓園叟斸瓜畦院後多叢薄時時叫竹雞

清吟秋葉墮薄醉晚鐘鬮勝賞非一日佳招惟五君北皐覺堂顧儒蕉飲及余更迭招邀連日集此獨光穿樹色人影入鴉羣俯視城闉裏勞勞逐世氛

過雨雜塵稀秋閒雙板扉池波清似眼雲葉白於衣談劇當鋒警詩豪掣箭飛追陪正歡洽又駕隻輪歸

蘭亥太守招同張僧持元子集種字林分得十四鹽

歸田居似舸齋名尊香舸種字樹當檐行酒亦爲政多花不損廉乞詩文者先植花一本笋根刳斷艇象齒削詩籤春日聯酣會分題手自拈

目疾

金鎞難掃霧銀海苦蒸霞對月俄生暈觀空信有花酒盃情不展書課順徒奢詩罷從人寫相逢一笑譁

目疾幸愈燈下讀書喜而有作

兼旬疎卷帙今夜狎燈檠既蝕月仍皎新磨鏡轉明棘猴看瑣細巖電閃光晶鉛槧眞吾業何妨畢此生

輓豹人徵君

立言嘗晚季沒世拗知音縱滿時人口終非作者心六丁懸下取萬劫豈銷沉華岳三峰下精靈正苦吟君嘗懷西歸之志故集名概堂

每恨交遊誤深慚仕隱兼一官題墓道臨老挂頭銜混世心原苦收名意本廉無人知耿耿聊爲表幽潛

老去惟詩卷當年解所營輕金圖死士結陣擁書生酒後論刀槊胸中滿甲兵儒林與任俠兩傳合書名

氣猛君推讓心虛我庶幾君贈詩有氣猛心虛學日進之句不才廿衆棄孤賞與時違知己淚難盡韓偓詩出知己淚老成人已非空懷山水意不敢撫金徽

輓茶村先輩

斯人眞健者禿筆老飛揚久壓諸公上今悲大雅亾杜陵元有癖楚國舊稱狂地下孫焦穫相從共拍張

萬事蓋棺了血心應未枯哀歌徵變雅老淚灑窮途救
死交親少棲魂旅殯孤我來澆濁酒猶自想狂呼

喜升如徐辰玉至即席醉中各賦一詩

酒正熟時來好客燈初試夜闌豪歌醉語不妨無理解
鄰家奈我放狂何眼花天旋魚龍沸步側人扶巷陌過
春月此宵真喜極頻年憂患破除多

送許翰編耒菴赴闕

紳珮從容赴直廬盤鵰宮錦製華裾身通仙吏三臺籍
手校天家四庫書筆削權當歸左馬文章印已屬應徐
知君此去陪雕輦不用縑緗載副車

園居遣興八首

五畝之宮二頃田村居不費買山錢雨窗讀易青油幕
烟浦尋詩白版船桐乳垂金秋葉底芡盤鋪翠暮湖邊
糟丘釀具家仍足未要新銜署酒泉

地偏熱客豈相尋屋小曾無溽暑侵叢竹露多晴亦雨
喬林日薄晝常陰勞機息處觀雙鳥臥具閒時戲五禽
興到偶憑詩遣意未經改罷已長吟

白苧中單疊雪輕綠蘿小室受風清差強破屋玉川子
略似烏巾錦里生購畫最先求逸品畜琹元不好繁聲
江湖養拙吾何憾焉用人間浪得名

短牆椎土但齊肩小巷通潮不攬船兩蝶戲飛苔漠漠
衆蛙清奏水涓涓葵心傾日終難奪苕蔓凌霄只善緣
可笑金門老飢朔不知平地作儒仙

竹中避客每逡巡豈敢疏狂嬾是真氷簟臥看山出髻
風軒坐對水生鱗多求古本學奇字偶獵叢書識異人
莫訝所居乖俗甚白鷗野性舊難馴

奴人版築晝登登畢起烏簾几自憑基恐爭心猶未免
釣緣貪意也須懲護兒鵶噪巢邊落呼婦鳩啼野外層
傷个移牀竹林下脩然嗔坐學枯僧

放筋惟須食有魚堆牀那用書多書舟因不繫任來往

雲爲無心得卷舒象月文綾擎小扇含風細葛製輕裾
莫嫌車轍門前少孺子新來與世疏

輪囷瘿木製樽罍淪韭烹葵晚酌開籬下呼鄰旋得客
牆頭過酒更添盃鶖黃嫩羽如新釀鴨綠澄波似舊醅
百畝林田秋已穫判教三萬六千回

沙雁

沙觜潮迴似穀流江天風緊雁爭投羣隨浴鷺飛鳧隊
叫徹蓼花紅葉秋遠避雲羅辭朔漠忽驚漁火亂空洲
稻粱謀急棲難穩月曉霜嚴幾陣浮

田鳥

吪東拾麥竄兼飛犢背犁轅不住啼老化白頭沾雪色
戲盤黑陣響風威卽看嬌女鬟同濶曾乞詩人食救饑
最愛晚林千萬點半身紅帶夕陽歸

冬暖

昨效里𦂳賦冬暖臘月今年暖更加百舌非時發讒口
小桃任意開狂花夜禁昏坐似中酒午窗饒睡頻點茶
不須勤買鵓鴿炭直立長身聊可誇
占候作雨若流澌融泥映日如蒸砂地軸暗移就南陸
天心貫背憐貧家敝裘不贖且無慮破衾暫洗何勞嗟
野人一事關心計不見雪花鋪麥芽

爲傅自遠明府題照

百尺琴材停老葉一拳山骨繡苔花有人箕股科頭坐
不擁黃紬放早衙

覺堂書南園記後云放翁心存尅復欲獎借侂冑
成此志耳余首肯斯語作絕句記之

觸迕會之緣國恥彌縫侂冑爲邊功從來錯怪南園記
四百餘年雪此翁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上吉水李公四章有序

聞之綱截珊瑚疏而必錄芥黏琥珀腐則難收迥出
驪黃馬待方甄之善相立分黑白鷺逢符朗以難欺
櫟已不材合棄捐於郢匠竽何可濫敢僥倖於齊門
未有采擷多方箴揚盡力蓺非不遺於寂下粃糠猥
用以居前如河之辱知于夫子者也夫于仙李盤根
半泉注派通明香案曾侍虛皇廣內風鈴還爲仙吏
山龍炳炳掌中黼芾之絲銀艾縈縈肘後文章之印
珠胎吐瑞舊付湖頭玉尺量才車來江左鏡當陽而
坦露洞徹秋毫衡不倚而中懸無差銖黍搜窮陸海
盡出龍牙鳳尾諸奇裁滿鄧林詎止穠李天桃幾樹
河也強學文辭苦非天稟亂頭粗服僑野之氣不除
猗而點綴時世之妝難效聱牙硬語實少淵文鹵莽
施才都無妥貼縱藏饑多如束筍只飽紅蟫卽馳毫
迅若驚砂虛勞蒼兕然而劍花繡澀終思刮垢磨光
雖六鼓字湮埋亦未剜苔露角吾夫子畧其疵病噓
以風雲薦逆省闈拔居州望嗟乎馬經剪拂大可橫
行柏荷壅培何愁千丈而乃多生宿業難登千佛之

經屡刼塵埃又削九仙之籍悲哉孟東野情傷更劇
於刀巳矣下陵陽泣盡繼之以血假如馮藻一生更
五舉此去無憑就令胡旦明年第二人再來不直棄
秃毫而埋塜不掩愁魂焚破帙以成灰猶爲恨士引
鏡自憎其而目逢人愁問以姓名甚懟拔十之知敢
負在三之義香留一瓣敬爲南豐雪漬雙趺願依正
叔茲當襜帷過郡紳珮趨朝北門一座久懸早膺副
相黄閣雙扉大啓即日中台翠錦緬袍班資華貴彤
驂青扇地望尊崇吏則負弩前驅孚麾海沸士也飛
裢跕屣蹻屐屣馳藐爾单寒是猶壤蟲而與黄鵠妄
希音旨得毋寸莛之扣蒲牢然念切雲龍氣連沆瀣
方諸抱潤月暈斯流圓燧抽光日華乃熾池邊頑鐵
尚踴躍於聞聲霜後枯鐘亦嘈呟而應響況蟠木之
至非曰無因豈燕石之投猶疑自衒敢通名於典謁
願執禮於掃門倘匠石有心記溝中之斷琴師傾耳
憐爨底之聲則千尺波濤奮纖鱗而直上九天珠玉
聆餘唾其猶榮用獻離蟲以當捧雉
匡山天下壯高配五岳位矗起摩三辰兩州割蒼翠猿
鳥讌巖胎草木或奇瑞仙人稟元精白鹿控飛轡企脚
紫雲端五峰蹦其二齊州九點烟不了一微痕遂扶南
斗柄垂光燭平地帝座呼吸通化樞反手易願噓膚寸
雲沾灑普天賜
野繭如甕盎婁絡蕭艾叢樂以蜀江水漂作蒲陶紅寒
機響夜半指直無停工盤龍鬱當中四周錯華蟲織成
不市鬻疊在銀絲籠美人秉刀尺裂幅遺深宮焉知野
繭絲不被王后躬尚衣進輕紈艷若朝霞烘憎此花縩
古寧憐紙織功
鳳飛九千仞澤雉翔咫尺況乃剪其翮困辱藩籬窄日
與鶵鷃羣毋受鴟鳶嚇側腦看烟霄遠心固難厄引吭
顧鳳鳴且願附六翮遡爾異雲泥相倍奚啻百鳳憐耿
介姿毛羽肯相惜一朝棄故林萬里去無迹孤蘆有窮
士敢訴金閨客
白玉亦可磨素絲亦可緇没齒不可諼乃在國士知買
絲繡平原輿得奉光儀千載黙相感酬恩況當時平生
少干請胡然抱渴飢豈伊結私慕文獻實在茲生不識
泰華焉知犖山卑雙手撥浮雲要覩景星垂音塵諒不
隔咫尺地可伸眉

祭汪比部 用張籍祭退之體

昔韓退之殁其友張文昌詩以祭之曰天使光有唐於
戲我汪公生爲國禎祥何天之不弔而令遽殂喪大衍

屬已盡定命不可更梯屋叫臯某渺渺無由聽亦既有
醪蔬亦既有餦餭有帛實筐篚有果充圓方雲車與風
馬惝怳如有逢長跪奠此詩公其鑒我誠於戲我汪公
從古迄于今百才不一遇遇不躋公卿放廢及天閼十
且八九同賈傅死長沙豈不遭聖明三閭被讒謗懷沙
死沅湘生爲人所擯死乃揚芬芳天能奪之算不能沒
盛名於戲我汪公其才屈賈并其遇乃似之坎壈終其
身公昔操刑柄淵清而石平凡公所慮囚無有橫死傷
把燭點丹筆淚下猶浪浪堆案積山丘判決手不停爰
書朝以入獄具夕以詳奏當夕以入報可朝以行古晉

大司寇推引排天閶壅蔽不上通天高聽菼菼公竟
史才珥筆兼三長秋曹攝館局興數詩朝行維時勝國
紀啓禎最倉皇任重不辭難獨以健筆扛隱切抵忌諱
直質無廻遑下及諸列傳一一佞與忠但肆霹靂手不
顧見者驚至今東藁在戢戢溢篋囊惜哉中道廢坐失
遷固良儒臣與法吏遂使兩無成公絕筆詩云半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間續定萬事已念此不暫忘公豈戀名位臨化縈中
腸所憂後世人品目謬所當觀公曠達意一軌齊彭殤
倣然委蛻去如客營歸裝黑雲淵古死絲雪點嫩湯摩
挲不釋手魂清肌骨香看茶喫盟汁古人寄清狂詎知

易簀頃乃有此閒情名根獨未斷遺文撿巾箱提卷三
歎息語我與賢兄責其在兩君其爲我善藏汰冗補罅
漏如我手校量余前受其書其言浩無窮狂搜穿溟涬
險覓追窮荒鼓鞲元氣橐瑋詞代天吭有時小快意一
瀉千湖江排突百萬夫不足攖雄鋒伊我下愚人懂然
如面牆金莖集沆瀣渴夫那暇嘗寶山衆光怪目炫知
誰將辱公重謙誘面熱心衝惶穩公會合初鞭馬城東
莊東莊何所有但有萬修篁草屋八九間乃在竹中央
野人畏車騎逡巡將匿亾隔籬大呼譟樓雀齊驚颺樹
手笑不休迎坐排秋窗沃公粥面酤臥公藜根牀馬亦

無青芻奴亦無白粲客亦無形骸主亦無辦營論詩三
日夕遂與結平生春明秋節爽我或偶及城僮奴迭追
召芒鞋踏公堂不暇文字飲酒食如渴羌昏酣鬭險語
兩部劇分張維公最跳盪我亦時披倡犄角不相下吟
聲撼房廊倦僕觸屏風雄雞叫鄰坊鋪牀拂茵席瓦溝
雨滂滂天明覘醉草一笑慨以慷往復三四年酬倡每
更相二月哉生明點燈命壺觴重邀作上元前時雨雪
妨可憐燈月何意亟何悲亦二月三日同用東坡點燈會客韻公有可憐燈月是今年之句豈知一巵酒遂了翰墨場昨夜夢見公笑語猶飛
揚豈公平生魂猶能念友朋路黑楓林青公來自何鄉

牽裾請少留奄忽從風翔排桃坐驚呼倒着衣與裳四
壁悄無聲自起吹夜釭案邊疊詩卷是公手丹黃披之
不忍視泫然淚盈眶卷中孫徵士禿筆加訂商二公嗜
好癖𧦬取到痂瘡我本疎拙性背梗腰膂強不能學磬
折如山鹿對麞見人輒引退跡不遍鄉邦重忝二公知
獎許過所望去年徵士歿詞壇無老蒼公又舍我去其
誰砭膏肓百年若燒燭長短終滅光四體若傚屋期滿
終見償死者勿悲酸生者徒奔忙述哀傚張籍援詩付
巫陽地下侶徵士可同披此章

陶穎儒殷彥來同李喈文厚文枉過壘彥來見贈韻送穎儒入都

長晝移晷遲孤居罷課久衰同念三益劄啄來四友唐李嶠輩號文章四友是我舊朋徒亦有新邂逅過從喜差肩相見
不隔手小軒正延庚高會那忌酉談諧迭往復論難互
可否諸君接翅起盛名不脛走瞬清益羞濁逐美倍增
醜所願藉扶植亦未甘頹朽結友不須多講藝原非苟
斯道行且昌我曹生豈偶壯心本跳盪爽氣急抖擻吳
市狂鬻歌燕臺橫使酒沙塵撲人面雲霧騰馬首男兒
射天地壯大辟隴畝要當腹雍松豈肯附生栢羅網方
大張青紫本素有賦詩代歌驪投李期報玖

同陸爾伸史蔚奇萬夫招穎儒彥來喈文厚文攜妓燕集郊園再疊前韻

吾聞酒徒云糟肉更經久紅塵是吾仇白眼眞我友盤
筵辦咄嗟嫵娟得邂逅拭汗借粉巾傳盃煩素手卜夜
當甲乙過日纔申酉衆賓曰起起我前曰否否酒兵方
格鬭軍法敢却走百勝乃渠魁一鼓獲羣醜浮世死則
已古人骨且朽逐臭笑蠅營投骨恥狗苟我黨天使合
佳會數非偶歷塊雖顛蹶剪翮更抖擻方當傾寸心何
乃酬斗酒殘膏腐至脊不妨濡及首身未縛圭組志且
樂田畝酣歌叱阮嵇醉墨灑顏柳高朋無日無狂態有
時有贈答富琳璆何必藉瑤玖

洗竹用香山韻 白集有洗竹詩即刪竹也

新筍大如拱舊竿圍不足莫嫌新間舊可喜筍過竹當
門進轉多梗路行須曲駢根亂無行叢𦴓動成束擁衆
犯軒檻侵彊越花木鍬強尋利斧薄伐領徒僕疎風乍
穿林清月已照屋罰觴嘲此君滿盛終遺辱

雨後園中小酌

雨乾星吐光雲斷月窺缺泥滿絕更流風竹浩猶瀉閣
閣蛙亂人耀耀螢照夜樹黑悄而深葉響森可怕餘點
落簷花滴瀝糟牀醉衰燈走窗櫺腷膊禽棲嚇小詩寂

易成白酒清可下典到不須刪醉歸知免罵

二百四十本梅花歌爲喬石林侍讀賦

屋角梅龍大盈抱爪尾騰拏向人倒年來花眼被苔封
鳥啄蟲穿半身槁小株三尺如嬰兒養護未成猶穉稺
人間何處梅花國谷阻褰裳被花惱安得幻爲倒挂子
兩翅翩翩撲晴昊亂雪堆邊活一生粉蕊沾翎香貫腦
瀛洲仙客姑射姿傾家買盡羅浮島千夫雷動連山移
開花如海粘天縞魂翻眼倒逃西東化作玉虹紛萬道
捲地風來香一城落英飄散家家掃先生拄杖入深叢
獨把幽情靜中討無心灑掃待麻姑哦詩耍壓孤山老
此花骨性天下奇雪打風欺渠自好山礬水仙眞妾媵
野杏溪桃只傭保不嫌窮士攬詩材那許脣工摹畫稿
峭帆欲訪苦不早靑子纍纍徒悔懊仍當借騎果下馬
繞林百匝穿芳草

讀曹實菴郡司馬朝天集却寄

畫旗雙引趨玉程朱輪轣轆斑騅鳴郵籤絡繹報期會
悶軾不斷哦詩聲一囊已滿乍撿發珠犀眩晃騰光晶
燕雲谿逵澀冒聰朔雪曠快淸神明冥搜欲發神鬼秘
按筆直共山川爭廢原荒國弔前古雄關重鎭思豪英
興來放意一抒寫天風浩浩行間生誠齋兩集舊傳播
楊誠齋有先後朝天集老傖湏得千年名何如此帙足披誦金石
衝口鳴錚錚文章陪輦在指顧尚抱郡牒隨朝正吾聞
黟山大奇峭攢峰直上靑天撐或者山靈乞眞宰勅遣
快筆覩題評聖燈僊掌競刻露丹臺玉几爭披呈兜羅
綿鋪旱海白芙蓉砂（朱砂名）映溫泉頳化城金碧嵌空構
周遊恍惚昇天行遙聞側聽不可到先生獨主茲山盟
郊坰小隊出公暇竹兜篠昇山裝輕高吟不妨猿鳥和
絕唱或與靈仙并拂苔灑墨字椀大入石三寸巖巒驚
編成一集急寄我渴心苦望餐金莖

銅尺歌爲孔東塘國博賦

銅肌蛀綠苔紋交靈砂點血塗金膏驗以禾蔚十馬毛
分刌刻劃窮纖毫空壕古塚誰相抛貛狐穴地牛羊跑
牧兒揹取纏菅茅孔侯拂拭重裹包蒲陶爛錦香絲韜
文檀刳匣藏弄牢不將褻用偕剪刀裁成鐘律宮商調
我曾上丁陪獻胥柷敔磬管笙鏞鞉排列兩廡佾人操
橋門觀聽千俊髦雅音一奏停讙呶鰍生蹈舞不自聊
俗耳乍醒同爬搔維侯審聲起微凋考擊日夜煩傳教
荀尺定律聲苦高仲容不免叢譏嘲姑洗望臯強弱淆
姑平發掘得準標鬼物撝呵歷劫逃天俾重器永不銷
助成績用諧韺韶

諸葛銅鼓有序

王勤中高士酒半出銅鼓索詩蓋武侯軍陣間物按嶠南瑣記伏波將軍鑄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稍弇其口如竹箬籠與王君所藏正合此鼓似屬文淵不應屬諸葛考援傳援善別名馬得越駱銅鼓鑄爲馬式則文淵方銷鼓爲馬未嘗鑄鼓明矣注云狸獠銅鼓面濶丈餘又甚與此鼓不類嶠南瑣記之言以伏波非也今粤中有銅鼓山銅鼓潭銅鼓灘皆諸葛埋鼓以服蠻獠處

武侯未築祁山壘先出偏師渡瀘水人言孟獲不足擒股掌翫之徒戲耳豈知北伐用南奇正欲中原掃警聯僰人笮馬供鞭驅羅鬼烏蠻皆効死至今銅鼓散山谷岣戶流傳尚誇侈精銅其質革其音想見援枹兵四起鳥蛇龍虎倏離合戎機萬變人難擬曾傳八陣有遺磧更說旗臺餘故址此鼓千年尚宛存戰血消磨土花紫君不聞定軍山下陰雨中山鳴雷動聲隆隆（武侯葬定軍山至今天陰尚聞鼓聲）埋鼓鎮蠻功未畢反旗走敵恨無窮

與汪悔齋檢討論詩次日奉柬

一夕瓦雷翻江湖炎歊忽去如亾逋一語洞胷披奥竅磊塊頓釋歸空無便便腹大腰圍麤十年堆垛兩脚廚譬如積水久疏淪壅淤腐敗成泥塗三家村巷僻且孤靚面樵老畊田夫精神寂寞賞音寡海山羣鳥吾師乎山聞一帙常在手虎氣騰上神龍趨鐫劖造化鑿混沌杜陵朴拙昌黎愚頗疑雙腕力許大聚集百怪憑鞭驅豈知撐腸拄腹五千卷提掇要妙才錙銖哀我昏蒙特震發迅雷硞磕頑麻蘇神光迸出照四隅忽然放筆牘滿軀請公爲我回清臚乞人倘具衣中珠

吳遵王諸子夜集余寓後至酒間感舊次韵兼山韻（遵王陳檢討其年甥也）

乖龍不作乾初夂騎雲拽尾東南郊野田旱塊變膏液決渠濊濊如流膠莫論霑足救飢餓且除蒸溽離煎炰酒徒避人作鬼飲（石延年蘇舜欽滅燈酣醉謂之鬼飲）矇黑突入探其巢憑陵一叱駭四座猛豨帶箭狂咆哮座中吳生酷似舅陳髯今在寧相拋與髯捋戰兩不下昆陽鉅鹿軍聲呶須臾髯北領百罰觥船急注浮花泡更唱吳歈聲急碎金鈴細撼犀簪敲升堂歷堦亂起舞蹒跚肯顧凸與坳東海何須挹爲酒泰山不用拳爲肴我生酒戶但升合分與歡伯非深交今者無端舉十器豈復詰我名斗筲脂韋曲謹百無益放狂不厭騰詼嘲引滿快讀滑稽傳天假慧舌非人教可惜延陵不並世低墳三尺棲黃茅

六月望夜月下作

空天一色靑無瑕金盤擲出天之涯纔高三丈忽破碎亂竹虧蔽枝交加碾空徐行無轍迹杲杲正矖南窗紗細蟲翡翡見翅股蝙蝠飛撮如白鴉斗牛注眼尚不辨何況小星紛撒沙千年老槐布怪影滿地散走龍虬蛇枝間乾鵲夜不睡兩翼腷膊聲查查時平村市撤更鼓罷譙若近當三撾何人吹笛起前浦疑有水仙浮小槎活灰瓦鑪蒸柏子香氣撲鼻無烟斜此時渴酒渴欲死沆瀣點滴誰其賒急抽霜刀削碧玉頳盤爛熳堆紅霞齒牙眞冷甘且滑氷液灌腦翻河車倒身酣寢㾊露下魂清直到姮娥家琉璃百頃洞毛髮清虛之府門微呀眼見中央古桂樹落蕊蹴踏香滿䔢縞裙素女四羅列骨輕衣薄容蓮花顧我微微粲皓齒不記童顔雙髻丫偷騎玉蚪弄雲霧遊戲下捉金蝦蟇胡然狡獪不返駕仙骨雖在眞形差試聽霓裳洗塵濁此曲莫向人間誇明朝拔筆諱不得但戒俗子毋𠷣譁

草堂對梅樹作

詩興復不淺梅花何太遲由來孤賞意不在滿開時香奪風霜出春先草木知極寒舒一辦何必向南枝

月夜乘酒野步同葉徵卜

千村雞犬靜夜色好誰看雲變數峰圻天凝一鏡完有人遊汗漫伏酒壓淸寒偪仄嘗終日初知海宇寬

題辰玉輟耕圖

于耜嗟何益爲農計未非時方輕我黨心莫厭長饑河水淸仍濁山田薄勝肥勸君親耒耜吾道在荊扉

小園遣意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爲韻

放浪寬閒地生成嬾慢人衣冠疏不御水木澹相親愛酒何辭病收書那計貧浮名關骨相汨沒敢求伸

細路穿林僻低簷翼瓦平四圍深竹色百種野禽聲石枕先晨覺絺衣卓午淸東廂貯茶器往往翠烟生

魯鈍甘人後棲遲遂我初瘦藤行荷蓧嬾架臥觀書不恨居無竹兼慙食有魚眼前徒擾擾吾意已恬如

閒閒十畝間眇眇予懷寄露草炫星苡風蔓生雨意炊烟慰苦飢茶響消殘醉魚鳥亦交遊何勞車馬至

陰合樹交柯移牀就慢坡草除留藥品花動露禽窠事爲無機簡詩緣漫與多池塘連雨後稍稍見圓荷種蓮以歲早得生中夏兩幾長數葉

偶乘淸興發野步晩更猶木末新蛾偃橋根細縠流蟬吟無改調魚樂有羣遊身外非吾事茲茲更百憂

亦有馳驅願其如頹惰何把書成美睡見客謝徵疴柳

瘦傾中聖藤輪製養和吟詩毋太苦銜口卽長歌
骯髒終誰告飛騰頗自疑憤須憑理遣樂要及時爲都
邑行朞似年華覽鏡知深盃如到手上頓不須辭

登金山浮圖望焦山

飛梯上天末兩足寄虛無衣袂連風響櫊楹就日孤山
形荷蓋偃洲勢芡盤鋪散髮明朝去扁舟逐釣徒

遊焦山

初日一帆下無風江湧波漫山靑不辨浴水潔如何松
抱花宮轉鷹盤翠頂過（山頂特多野鷹）捨舟攜兩屐隨意遶烟
蘿
衣冠松下整先謁孝然祠身隱名難沒山高姓不移鶴
書三度返蝸殻半崖支自覺塵容迮精靈未敢期
林陰苔不老壁削樹能肥觸處交加翠經行亂潑衣草
花連蒂落松鼠接枝飛西面盤陀石須留作釣磯
賈勇飛騰上貪奇復小停雷分三丈石天敗八行銘力
倦興猶發途危山更躡攀躋殊未厭最上有孤亭
絕頂東南望蒼茫接海門水如奔馬急山作怒猊蹲高
岸何時圻驚濤自古渾乘桴吾有志此意與誰論
水晶（菴名）龍子國枯木（堂名）道人巢笋蕨非時供鐘魚每日
交樀低多梵石屋老但編茅汲水采薪外蕭然一切拋

蘇焦山詩采薪汲水僧兩三
胎禽埋骨久木鑽得丹遲仙路此中近浮生安所之芝
蕈隨地長乳竇許人窺豈可牽妻子塵埃不暫離
攬勝足偏輕廻舟眼更明石門含日晚山木到天平潮
進風相送江寬月早生從今孤枕上來往夢魂清

元日（戊辰）

高攢石炭點松肪早攬棉裘整布裳拜母敢羞身碌碌
引駒聊喜態昂昂中椒小試迎春味卯酒初開過臘香
非後非先傾一盞不妨隨例荅年光

二日

睡穩黃紬宿酒濃晨光潑眼小窗紅發春肯廢丹鉛課
暇日寧裁飲博功地僻軒車元罕到交疎名紙不勞通
故書百過諳深味小草題詩附卷終

三日（是日立春）

掃空臘意換春陽山送晴嵐屋減霜麥葉試風搖短翠
土膏烘日動浮光隆隆耳畔村童鼓冉冉衣裾野廟香
翁媼遮前邀主戶苦遭泥飲亦何傷

四日

三晨夙起識吾過（識過並去聲）一夕不眠思此詩雲重釀成
春雨色風多吹徹早梅枝衣篝借火生茶竈石鼎分泉

注瓦池亦莫苦吟心力破淡中生活要誰知

五日

日日溫爐擁室圍家家軟飯隔年炊（俗以除日蒸煮給開歲一旬之供）土風樂似避秦處世事靜如隆古時村路斜曛扶醉叟鄰牆飛雹響殘碁都無警句追陶令也賦開年五日詩

六日

策策牆東響屐聲斜風吹雨溼春晴鳴鳩百舌且深避菊本萌芽將怒生青幔小乘唯晏坐朱燗不去自回縈

七日

女奴早辦金花勝薄晚須占日脚明病身酸削畏春寒破壁何曾屋漏乾未有不陰偏此日略無一笑與相看林鴉搨翅饑誰訴瓦雀穿簷宿未安顧謂牀邊雙酒榼非君何以發清歡

和北阜詠物三首（有序）

北阜爲三詠物詩示余詠佛手香圓木瓜也敘云木瓜見於經香圓有橘柚之遺佛手命名未詳按爾雅郭注木瓜酢而可食（酢音措酸漿也）埤雅亦稱其性脆食之津潤今之木瓜非食品也豈即見於衛風爾雅者耶香圓佛手所出攷之蘇頌圖經枸櫞如小瓜狀皮若橙肉白如蘆菔而鬆虛雖味短而香芬大勝今呼爲香櫞子是香圓名枸櫞矣李東壁云枸櫞狀如人手有指又以佛手爲枸櫞也愚謂枸櫞乃鉤緣之誤晉嵇含草木狀載鉤緣子形如爪其所狀香色皮肉與蘇氏圖經語同獨象形爲爪迺指爪之爪非瓜瓠之瓜也如爪者如指爪之拳曲也名鉤緣子者竟其指爪拳曲有鉤挂牽緣之義乎頌既譌鉤緣爲枸櫞又譌爪爲瓜直云如小瓜狀佛手之眞形不顯而謬以謂香櫞宜矣獨不思肉如蘆菔佛手則然香圓有瓤及核何遽如蘆菔乎又嵇含及東璧皆言雕鏤花鳥蜜漬食之今軒切佛手作片誠有如花鳥者其爲鉤緣子益信寫鉤從木而成枸寫緣加木而成櫞李氏不考遂仍其誤枸名木蜜別是一物南山有枸著於小雅益足證頌之譌櫞實名稗蒼似橘或即今香圓耳

費盡天工巧琢成天然一掌最分明不同漢殿藏鉤戲偏學陳宮握印行（陳後主兩手學佛握印而行今僧合十指屈伸百態謂之結手印）香色好叅黃面老肌膚略似皺皮生南方草木多珍怪曾記鉤緣譜令名

霜後香濃色未乾筠籠傾出走金盤星毬堅作人間供月魄擎來掌上看西母定應慙玉果北人多恐誤黃圓

王甘陸吉頭銜貴蘇子瞻戲傳王甘陸吉互爭名位謂黃柑綠橘也祇與裨蒼
作從官
湋湋薄汗非常滑淡淡嬌黃分外妍欲鬬香魁應絶勝
便遭瓜戰也爭先中宗朝有鬬香會勝者爲魁錢氏兄弟剖瓜較勝負號瓜戰羅衣
熏處無時歇纖手搓來得我憐縱報瓊琚曾不直莫將
尤物擬陳編

春日戲題

起來行藥快新晴初試春衫體乍輕青栩朱櫻爲侍妾
紅桃白李當門生野賓挂樹深相見閑客穿籠巧送聲
池面青蘋風浩浩羣鷗與我又尋盟

戲倣西崑體

八字交眉鬧掃粧砑綾衣服薄羅裳微偏髻朶堆雲重
小暈腮花拭粉香酒態倚風驚蛺蝶心情拍水野鴛鴦
曲中新數端端好不記臯橋喚泰娘
半弓殘月可憐宵六曲屏山轉轉遙私語未防鸚鵡學
靈心已被鳳凰挑香焦金鴨灰猶熱綆斷銀瓶渴未消
玉琢指環空付與人間羅什苦無聊

寒食日乍晴午後獨步郭外

暖透晴郊已十分冷烟輕靄尚氛氳桃花濃似醉人頰
草色柔于嬌女裙黃帽刺船迎野岸青旗招客盪斜曛
脫衣取醉惜不得無數紙錢飄古墳

題齋壁

不剪蓬蒿有徑通蘆籬茅舍野烟中偶遭田父話晴雨
更約鄰僧譚苦空漢上豈堪機事擾商丘願以不材終
布衣脫粟家風舊莫悔逢時術未工

再題

斷蓬爲戶逐江歸裁槿編籬曲曲迴閣外數峰皆畫本
菴邊萬絲即書材恒憂逸竹妨花露不惜清泉洗石苔
稚子應門偏解意園翁溪友許頻來

雨過

溼雲不散晝冥冥草樹聲喧獨臥聽雨過秋畦萌菜甲
日斜晚課遣園丁水烟生處無邊白山色開時不減青
手把一編閑便讀若非酒頌即茶經

露坐

前除竹栢影交橫燕几胡牀永夜清雲過月邊濃有色
河流樹杪澗無聲微微振羽蟲知候往往巢枝鳥報更
露坐冷然衫袖溼一番涼過已秋生

登大觀樓同宋旣庭廣文家懷堂賦

滔滔百頃莽奔馳直北樓開日霽時城打白波三版浸
塔當孤島半天支剪江舟楫飛騰疾拜浪豚魚出沒奇

我亦登高能賦者女牆片碣好留詩

宿金山慈雲閣

獨倚危闌望杳冥晚雲過盡亂帆停江間月墮一丸白
關外山排幾疊青層結樓臺秋動影龍歸窟宅夜聞腥
佛燈禪榻清無寐活活風潮徹曉聽

郭景純墓

舊塚已迷新塚塌松楸羊虎笑紛紜耕犁不到神仙窟
貴顯猶知太守墳水怪朝憑吹宿霧江妃夜出駐行雲
荒寒寂寞堪埋骨葬術須獨讓君

詠史

劉項不讀書焚書計空好不如唐文皇賺得英雄老
寧爲秦所坑不爲漢所罵炎祚苟不長又出亾秦下

題畫

瀑水無聲衝磵底石梁有路入雲堆一頭銜子行雖鈍
馱得看山人過來

題雙松

我昔青天騎兩龍波濤夜半響千峰幾時遁入崖邊石
幻作十尋雙古松

雄雉齋選集

啖葅五十韻　　江都　顧圖河　書

病蔬如枯萁初芹抽弱綫波稜霜雪底敗叩倏幾片晨
興食指動饑涎默自嚥沙瓶煮沖瀀膏乳浮杯面食淡
故自佳更望鹽醯薦冬葅作瓮槃寸寸黃金鍊未試齒
錚錚先勞津漩漩根作猫頭肥薹含鷹爪旋無筋笑偃
王滑肌詫飛燕淡極甘轉滋嫩處酸微變已離烟火煩
詎有煎㸑羨酥酡不可知珍腆誰能先憶昨霜降初行
園覘葱猜翻風翠羽張着雨明珠炫裂葉半染蒼菘莖
輕帶茜石芥亦間生味辛性苦卞區寘異筐籃不使亂
平善毛捽賴漁僮澣洗煩樵倩糝鹽白勝霜壓鹵藍於
靛小罌及大盎磈磊滿庭院峃將泥土封寒加糠火煽
非時不敢開蓄久奇乃現今晨撥甕香童稚繞脚轉妻
孥次第嘗婢獲沾俱徧口腹雖細故王道此中見月令
著節編蓄菜教誡何但恐豪侈徒哆门笑寒儉嗟彼坐
貪饕誇強鬭芳讌圓方互羅列水陸窮烹煎百命快一
飯千錢供一膳可憐磋机間待割神俱顫麃殘血濺碪
傘脚脂流腓大且致猩豹細不遺蚶蜆饕入集衆工廚
娘亦佳媛醝經秘不傳食譜抄成卷爭誇餅映字互詡

湯沚硯何曾放箸空縱美脾先倦世間無正味適口斯
爲便所以蘇易簡欲作氷壺傳書生例貧薄果腹惟藜
莧斷瓠鴨爛蒸剝櫻魚簇餜桑鶩與楮雞一一佳名擅
湛然閑鬲中清虛常貫穿五味令口爽五色令目眩飲
食必有訟乾餱易生譴染羮鄭國亂錯泊齊庭戰鼎食
即鼎烹且賀且弔唁何如守澹泊一飽夢清宴人生自
分定何嘗更何戀萬年百甓甕不必分貴賤

磔鼠六十韻

吾𡣍堅且完塗墍費泥土有物憑其間外完中則腐呀
然開徑竇穿鑿洞楹柱甂甌隱作聲埃壒紛常吐拾塊
試堪塞旁出且四五無策議勦除未若轉加撫嗟余與
世乖世亦莫余伍偏爾肯因依此意難擯拒爾室復爾
宮茲焉啟疆宇於爾長子孫於爾立門戶詎爾包禍心
盜乃反憎主緣槃齕筐篋掀盆撼罌甂恣縱百所爲擢
髮不勝數鄙夫少也鈍吟誦拙心腑魂庭最虛耗睡息
纔一縷輾轉睫甫交清夢就栩栩纍鬪響承塵砰訇震
天鼓嘐嗸遲車軸咿啞轉鳴櫓亦作數錢聲鼠窣窣作聲謂之鼠
數錢似炫多財賈桁淋空叱嚇猫鳴信愚魯梅詩擬兒作猫鳴此計誠
已拙檐無夜挂衣況肯露果脯天資偏狡獪術攻而智取
齧領固非憂盜肉尚無迕一事最攖心摧戕到冊府豈
解含英華豈解味今古酸鹹我所諳咀嚼爾何補干誅
非一端盡殺吾甚武激水灌逃孤薰隧燒燕鹵酖牙調
毒藥獵罹設機弩急攻稍帖伏巧脫仍跋扈公然白晝
行怒毛向我豎意似哂我疎鬭智遭賣侮又若矜其豪
揚揚自誇詡探腦作雎盱揚鬚故仰俯輕趫逞孤奔號
名復羣聚往來動什伯少長隨翁姥伴驚捘尾去瞥轉
骿頭舞烏聞忽一出何啻千委虎已擒乃復縱惜哉魚
漏罟劣覩助駭叫滾計詐讎嚭待其已遨時宣威力再
努黃金光睒晹雙針正懸午拳腰卓兩耳掉尾擯四股
騰擲下高空易如拾諸釜良由彼罪稔一殺不足杜多
令受怖畏盡意加敲拊屠腸裂肝腦骸截莽撐拄顧我
獻俘馘盤旋相媚嫵爾豈蕭艮姊我實崔祐甫與彼誓
相仇賴爾不同乳爪葛雖虎舅位號當狸祖猫號狸奴此稱特余
雁之割𩕄分腰熱買魚慰勞苦他年倘議諡名踵威獅樹
嘉靖時御愛猫死諡闍臣乎諡晉號九天威實獅子笑彼挾五枝曾不當一怒我
生懷剛腸疾惡甚蛇蠱陌路遇奸兇挺身思決賭好還
本天道司過有計簿誰能造坑穽不自膏鑕斧彼蟲實
陰類明誡了可睹在昔聞尼山寫聲入琴譜

題白遠明府南樓以南樓縱目初爲韻

佃仄落城市野夫情不堪豈知有豪客結宇憑飛嵐遠

心入歸鳥一眺大江南
江南千疊翠足可千日游蹴踏欄楯間不直一目收乃
知古仙人霞栖原好樓
鳥非籠可馴魚有壑可縱先生腰膂強五斗米安用樂
哉歸去來茶租當月俸
手把種樹書養成無限綠苦竹抽鳳尾高槐紛兎目軟
紅十丈飛不近幽人屋
髹几蕉葉渠盆池金鯽魚乳魚樂可知罷琴聲有餘今
是昨未非何必賦遂初

敬投堯峯汪翰編用昌黎薦士韻

清都直巍班玉局典眞誥幾時塵濁間勑遣騎雲到至
今殿頭銜尚帶仙蓬號盪胷浩淵海萬派日疏導手持
雲漢章口叶薰風操混茫追正始卓犖振衰耗冥搜破
郛廓玄覽洞幽奧戛然九皐鳴一洗衆禽噪殘膏及賸
馥或被羣兒盜紛紛競騰蹋不足當躪蹈大雅寢已微
勃興一何暴譬彼千仞墻誰敢窺突奧亦猶千里足莫
與競雄驁道高日益孤俗遠自殊好或者昧狷介而謂
多嫚奡掬手挹東海曾不加涸潦側聞講席開有叩無
不報天河灌百川暘燧給萬竈豈惟豁聞見足可砭瞶
眊渴心劇飛塵蓄久不勝躁誰言生苦晚幸及公未耄

笈囊千里負霜露兼程冒下根至頑鄙野性實府敝求
能就招呼況肯事請造恭惟大賢姿陶鑄等覆燾疾疢
仰醫門庸沸加矜悼素絲近朱藍孵采成纖縞侵晨執
掃門典謁會當告投章輿束帶加禮容着帽幸不見擯
拒庶以慰戀嫪學詩根柢疎蕪穢自顛耄曹鄶喻鄙淺
或僅比滕部滚慙謬鼠璞豈曰衒圭瑁結束整壁壘指
揮聽旗纛一字華袞褒私心默相禱鵠雛在㲉穀魯雞
易爲菢鷁首滯灘潬天風易爲漕靚面失師資空增後
追懊顧分全鼎潤稍出一臠犒平生死文字辛苦用自
勞

虎丘用清遠道士詩韻

寺門俯長河塔勢卓清漢闔廬塚已荒白虎久驚竄山
淺石則佳與人充近玩終朝畫舫來十里春波漫櫛櫛
過橫塘鱗鱗逗碕岸林花撲酒香谷鳥偕歌亂汲井飛
橋底支亭峭巘半潭幽鐵色潑魚戲銀刀散疎松浪卷
秋迴殿鐙催旦踏碑遺古鐫剜苔見篆翰賞奇成屢遊
感物興三歎雲壑有遐心山靈默相贊
濁俗閒鎮仙蹤怳若河漢彼非甚異人遺世偶遁竄飛
行十洲迴更駐一丘玩手痕至今留詩興故非漫想見
援毫時倣然鳥噴岸崩騰風雨入揮霍虬蛇亂閒來問

遺踪時及秋過半栞心未實垂藤蔓碧花散山木有衰
榮禽鳴自昏旦虛懷鶴背翁無由追羽翰悠悠度世方
僕僕浮生歎三復誦靈篇一辭誰許贊

遊馬鞍山登野豬峰絶頂

半生未了遊山債入骨愛山人每怪狂來直共猿鳥爭
興到那爲風雨敗開門試看馬鞍山董巨分明留一派
山比毫豬壯以奪人如黃鵠輕而快扶攜竹杖勝僮奴
接引松蘿儼儐介欹危古棧劣容步卓犖奇石森可拜
攫身只尺到穹天雲雷可唾風生噫三道江流曉景澄
一泓海水秋陽曬便擬招呼羨門語煩渠指點蓬丘界
可憐嬴政小兒愚苦遣徐福狂人賣子女如花五百雙
團坐樓船鼓溯湃恨無羽翼駕長空眼中九點齊州墜
區區更說魏中梁奚翅神倉着稊稗山川佳景鎮常有
耳目何由堅不壞百金未易買茲遊飽聽松泉醒聾聵
瞑鴉陣陣解催人搔首青山發長嘯

次韻答惠元龍徵士

惠君下筆攀軻雄隻手可障江河東高才貴仕古所少
二者未許兼魚熊數間破屋對溪口一株紅豆搖飈風
虞卿著書頻愁絶孟生正坐詩能窮苦心月鍛復季鍊
金膏瑩淨非鍮銅光芒屬天自韜晦不驕不瀆安而恭

擾擾愚兒好誇逞塗抹自謂朱鉛工媸施易於辨黑白
倚不可誑乳下童挾君所有強語彼譬以氷雪投夏蟲
我下姑胥正秋老丹楓黃葉迎攜筇詩篇自省不姿媚
只有頑礦無雕礱時流兩眼混真濫琳球但以燕石充
惟君於我結真契矢心白水盟青松豈比市交翻覆手
言笑未了旋交攻炙燭空堂倒家釀一杯相屬聽鳴蛩
所惜霜風促歸棹匆匆社燕逢秋鴻

次韻答陳撝謙見贈

委巷人家幽且奧橋跨清溝通一道紅闌素壁好房櫳
客語幾傳鸚鵡數一拳宣石頗明淨數本秋花相照耀
旅人無意妥囊裝坐愛幽偏諧夙好長鬣者誰闖戶入
天骨開張氣排奡勁松謖謖俯名山重器英英出清廟
聲作鏜鞳驚倒人噴薄雲風吞海嶠解衣脫幘坐上座
拊手掀髯作嘲笑問我何來遠集此巢鵲乃爲鳩所勦余僦得毛氏媼家前移裝撝謙適至即其寓亭也看君跌宕世所希比我疏狂
正相符人生傾蓋有交驩邂逅無端成久要荆公詩今日何須論久要卽本韻開心寫意兩無嫌豈比市交徒以貌方今四海
競聲詩人自爲師家異教傳抄月露儼稱工掇拾蟲魚
愁鬭料紫風搏影互剽竊別路分門各非詣蚊聚成雷
莽易驚蛙鳴非鼓空聞鬧一丁且復謬形聲大雅何人

講風諷貰謝三舌詎能宣家置一喙難爲告在國不狂
轉被嗤逃疾盡逃誰與較交君恨晩詫君才披霧今方
識玄豹文采孎爛唾手成曾不營思況萃效剩馥殘膏
倘施去聲人𢤱茶腸枯猶可療彈壓詞場健莫當餘子紛
紛敢踸踔如余短淺本無取語不能工纔意到片楮空
勞刻幾年堅瓠何曾開一竅徒然眼大心轉雄以拙得
迂迂得傲三十無聞毎自哀鬑鬑鬢長顏非少君心如
日普光明幽厓隱谷無遺照千言譽我遝瑰奇乍讀一
過心屢棹却扇長歌足自豪呼酒同傾用相勞座上尊
空取次添簾前月出朦朧罩飄蓬斷梗偶然同越舺吳
艑將分棹客懷不惡居停佳相對何妨且舒嘯

次韻答顧儒見寄

五侯七貴生不諧賣漿屠狗頗可偕豈有神駿走千里
而肯屈首爭枯萁飢須恣食玉山禾渴則快飲咸池涯
男兒失職事遨走權門踏破幾緉鞋浮名於我等蟬翼
遊談聒耳如鳴蛙所以啓期寧帶索不妨翁子親肩柴
豫章之材生拔地七年埋沒蓬蒿荄賤貧涸跡有如此
露才揚已非吾儕陶生昔我未相識無端會合天所差
正平平生一文舉仲宣知已惟伯喈奇文刮眼破重翳
金錍入手昒昏揩置酒徵歌送北發美人扶上雙輪旛

卸裝京邸未幾便有尺鯉浮清淮謂我及鋒須早試
哀我失利終沉埋用則爲虎舍則鼠如君所言亦復佳
豈知無鹽嫁不售胡顏膏沐隨金釵我聞北道惡風土
平地十丈烟沙霾食玉炊桂忍羈旅茹茶銜蓼求梯階
遷隨仰面伺門幹傴僂徒步穿斜街三游不敢望豪猾
十等聊可希倡俳心兵窄地有戈戟語穽覿面能擠排
幾曾推挽上分寸一落千丈愁崴嵬瘦田可畊詩可把
何事妄出華蟲齋河所居雖齋一名華蟲別館亦莫逃虛恭白棠亦
莫服食期洪厓職當白首誦姬孔束身封殖模與楷周公
冢多模木孔子冢多楷木故取義爲楷模字

附陶寄詩　鋤生生與世不諧結廬南邨麋鹿偕金
紐凹背斷藥　斸瓦鐺折脚燒豆甑一杯一曲志願畢
浮蹤誤落天之涯犯寒觸暑苦行役誰知我者雙达
難弟五泉邊與君別飛揚尚似垢井蛙厭厭旅病逾
一載頭顱半白骨作柴失羣鴻雁多哀響經霜潚柳
存苦亥易卜久已厭人世禮法未肯覓吾儕廝腐微
催似償負詩文酬應疑當差細思此事君能辦幾回
風雨開皆階北棘胡適志息壞使我望眼空摩挲五
陵裘馬驚霄翔中有名士藏迷藥好醜雖然亂岡畫
清瀏要自分河流君才千百無十一明鏡豈久塵埃
堆推推齊頭几榻溪圖山當戶日夕佳石牀風清謝
素軫謝藤叢承揮折數新句風風奏大雅白日迅歸
狂風飄愛君標格尤峻絶攀蘿欲上愁無階如此十
人何足了曷不來游長安街愧我知黑偏守臼未能
衣冠雜優俳庸安甘爲世唾罵苑枯任彼天安排不
耐紅塵翻文俗那更岐路歷嶇嵬姸思便呈策歸聘
銜聲劇跡藏茆齋撲箇漁舟泊遠渚把條竹杖
尋漲匡欲商去就無可語願奉明訓爲楷偕

酒後呈蕉飲庶常

前身合是荒山僧見人木強如癡蠅史君於我乃何取
曰此可愛非可憎結伴相尋不辭遠復與出郭當時曾
滿郵紅桃風敗蘂犀頭雨脚灑於繩賭詩聽雨夜不睡
吟聲出屋更相譍汪侯老筆健如虎君更快若秋空鷹
死生貴賤誰料得詩人丘墓高崚嶒君披褐衣走別我
歸著宮錦高軒乘文章有神豈不信妬口敢罵天曾
嗟余只合安蹇劣梯雲萬丈何由登荒廢山田弄書史
顛躓窮餓吁可矜世上幾人談故舊貧交滿眼皆嘉稱
看君意態迥流俗與昔未達無虧增胡然嘖嘖被讒誚
從來斥鷃揶揄鵬彼自藩籬誇觜距君自雲海恣掀騰
鄙言挂口吾過矣得酒且醉今猶能惜君欲飲不醮盞
助談曷不加三升釣山名泉香且冽花豬旋割魚新罾
魚煎方法盡可口盤盂花樣俱時興主人自醒客自醉
口吻一種生鋒稜說虎崩騰雷破屋說鬼慘淡風吹燈
葫荽撒徧了不忌僮僕失笑何須懲月轉虛廊夜如水
天雲幻作波層層安得一笛橫素手吹徹雲月空天澄
更聲柝柝不聽去脫復食頃朝陽昇少年努力縱談笑
附此莫待鬢雪垂鬅鬙汪侯已臥蜀岡底頗覺地上無
向高層兩人興到有狂語詩成莫使人鈔謄

附史京兆寄答詩　誰能花雨尋名僧誰能劍拔罷
吞蠅貴耳易敗俗物意好妙反被么麼憎眼前顧子

才橫絕古有其人今未曾獅兒踞地吁地怕神驟脫
轉誰敢繩絲孔嘯歌易忱聽霜鐘鏜鎝無人應猛思
焚硯且痤菲鉏欲逐徇還呼虜旁人怪我意色惡五
岳方寸原峻帽荷子豪極氣益鼓若余與到狂堪乘
前年拉背大橋市春陰月黑天如昔江口百步風霧
亂岡峰窈窕無由登我輩要須妙冑沃莫味并合非
驕矜山川文史亦底物不遇真賞皆虛稱雙九易去
人易別吾學不殖毫無增君名益大厚根柢何異擧
水南涼騰尋公已許壽壇坫睥睨一世容蜚騰入知
通駁君自有所借推引吾無能蕭然冷局漏鉛槧日
竊糜祿謀斗升濟邊似為陽所畏寒潭豈有蛟可晉
脫非故人於我厚看作餓隸寧能典坐此給習砥厲
盡鐵可幾指膚無稜里居二載君所見銜杯時共秋
堂燈磨牙吮血橫被噬吹齏或者莫當懲人生相知
不相信覿面咫尺山千啓此心可鑑默默稀晴人歷
歷冰輪澄幾時京雒一聚首丹梯拾級留君非詩成
夜半瘦影走老樹欲作人形髯參棊二尺古時段摩
爭此亦耐久朋照我封書急寄予短幅莫厭蠅頭磨

觀健兒相撲得二十韻

一夫遍體青花剳（宋時無賴子弟刺紋滿身謂之剳青）一夫魋顔寬臂胛
褫衣徑露綠裲襠幧頭但裹紅靺韐苦將勝負聚人觀
先以死生對神歃大書鄉貫記誰某各注生身序丁甲
陷胷搯脅誓無他絕臏刳腸甘署押削平如砥牧場開
買來論斗郵醪呷兩雄側睨正眈眈多口劬覷先喋喋
賊性相屠鷹脫鞲猛狀難馴虎離柙蚩尤霧黑袞塵來
不周山倒排空壓嚼齦鬪腦掣騰騰反手叉腰迎恰恰
通身是膽妙入神化骨爲筋力非乏拙處埋機肯受給
冷中賣巧如相押頗疑白猿精變現復訝黃麐舞交插
五步十步進退間一縱一横顛倒夾忽驚快若轉盤渦

險脫忪於下夔峽抽身已得尋丈寬避死只爭分寸狹
行流如洗戰多時肉礫成虀愁一霎百人膽落蝟毛寒
斗胸心癡鬼眼眨當場嘎啃跳龍蛇助叫喧鬨亂鵞鴨
有人分外說兵機我政從中悟書法

補山谷顚雅

蟭螟有身未爲小蜉蝣有命未爲夭寒號得過且可過
蜀鬼何辜哭不了顚當自然門戶牢寄居不憂房舍少
一生煖熱龜遊談終日苦辛蟲食蓼蠨蛸穀狗米中活
纖纖竈雞廚下遶荒溪牛翅戀紅裙酣醉猩猩樂清醥
壁鏡守錢太褊儉蝌蚪能書只紛擾小稱廉介土龍蟠
薄有光華螢火燎鷺股割剝苦無多蝸角戰爭偏易挑
蠍尾至毒人早覺鼠口頗甘牛未曉墨遮烏賊欲誰欺
白遇青蠅難自表蟾蜍擲𥢥自口出鵂鶹遲兒由目眇
魚鯨怒張森可怖鷲鷲頸長伸凝不掉雁奴告警遭衆逐
雉媒誘族常孤鷺羽沈周周終溺死歷去蛩蛩爲餓殍
螖蛣得蟹飢涎收水母借蝦聆乎瞭自甘屈辱叩頭蟲
不諱蒙羞批頰鳥鷹雖化鳩仍所憎蝗又生蝝更相紹
屋上鼫逋眞可愛水中郭索還思勑不須討較可憐蟲
吟成放筆秋天杳

田家三首

高田彭彭打麥聲低田涸涸水車鳴老媼執爨婦芼爨
小奴活捉黃雞烹烹雞未熟團頭坐餅飥何妨比盤大
前邨酒望高入雲那討青銅三百箇
樹下野雞雄挾雌樹上老烏母哺兒黃袍啄葚桑露枝
練帶飛鳴笋出籬蠶絲百箔邨邨有邨女繅絲雙素手
放牧兒郎新髮頭布裙竹笥來迎婦
淺水陂頭頗可漁矮茆簷下頗可居[illegible]家百餘
醇風悶悶太古初東家養雞黃口小西家養犬黃耳老
爾雞爾犬莫夜鳴直放老翁眠失曉

端居

與俗偏多迕端居寡所親桂薑元自辣鵠鷺豈能馴失
學甚寒餓淺憂非賤貧人嫌殊不異吾自愛吾眞

山行

盤車山路轉一轉一峰奇瘦棘纏蒼耳淺松啼蠹晉印
溪知虎渴劫藏閟猿飢伏弩黃茆下行行仗獵師
肩輿不可度雙足踐重雲嶺忽蜂腰斷溪還燕尾分村
春山響答樵徑野芳鬬土室柴門裏安知無隱君

過陳椒峰中翰碞圃用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小泊灣洄處幽尋宛轉橋吳鄉闕足水宋代樹摩霄圖爲宋遂堂故地棲息何妨僻追遊不待招翳然林壑趣坐覺萬

重遙
一塵初不到俛仰輒神淸萍藉能言鴨花留並坐鶯漉
池鮮可鱠擷圃嫩宜羹生客㽞𨁝久先煩鶴導行
犖确通人過潺湲選石支全家占轁口有路達仇池香
草名難辨珍禽語可知廣川帷不卷難許俗流披
沉沉閒院落漠漠舞風花爇鼎湯號蚓書牆墨綰蛇門
闌無造請坊曲有通賒莫作逃名計編摩正滿家
聽雨窗仍閉臨流閣暫開藕塘翹白鳥莎徑落靑梅奴
飲魚租入僧聞茗戰來階除寧莫掃或恐破蒼苔
日課僮除地時還手汲泉衰紅從拂帽濃綠任吹綿槐
長雄𧺝𤢢榆飄子母錢擬尋陶靖節乘興過斜川
木榻雙紋簟銅匜一穗香嗅能消酒渴臥每逼衣涼金
石隨山榻圖書論屋藏未妨人作樂何惜鬢毛蒼
琴牀親拂拭畫本妙裝池寬博裁驄褐崩騰兒接䍦筍
蒼長過母蔬漸老生兒東坡菜菔生兒芥有孫未覺山庖闕壺觴
到處隨
我有臨江屋茆茨隔水雲何方謀縮地比屋就論文喬
樹陰能借甘泉派許分那堪限南北離緒枉紛紛
不羨城南杜題詩壓鄭何林亭如此少觴詠及今多驄
馬來驚座鱣堂屢和歌謂許靑輿侍御劉震修廣文一尊知更滿雙

展會頻過
所止園五首用重過何氏韻園在慧山之麓方伯胡公存人別業也方伯觀余前詩勒韻屬題
犖政有餘暇買山惟積書園開今綠野峰疊小匡廬羊
傅誇調鶴朱公愛種魚不緣甘勇退那得遂幽居
十里滄波漫春風一棹移柳條憐楚女燕語學吳兒樓
迥平孤塔山橫落半陂居然陶令宅松菊滿疏籬
亭子方如斗窗扉四闢時美花宜照酒巨竹好留詩砌
下魚吹浪叢邊蝶罥絲會心曾不遠濠濮想風期
一椽淸冷水歸來味較長山瓢隨枕簟蒻焙試旗槍白
小登柈鱠紅鮮落杵粱飯餘高閣晚欹枕傲軒皇
不礙山連郭還將日抵年樵蘇雜香草浣濯盡甘泉醇
酒三家市新秧百索田課畊兼買醉到處總翛然
贈魏和公
見面偏能過所聞虛聲處士浪紛紛身同鶴瘦飄湖海
腕比龍拏挾雨雲雙眼乍靑驚老氣三峰削翠並高文善伯冰叔和公三魏集
當年叔子吾先友尚鍥豐碑馬鬣墳柳子厚誌先友於墓碑
壽冒巢民
鹿胎巾子木棉裳兩頰猶丹白髮長久擅風騷建旗鼓

略評身世有滄桑。薛公客滿貧能給。白傅情多老未忘。
自有後房雙畵手。星圖無用展高堂。
初到吳閶樂其風土偶記二首
長河甘潔酒清醇。九月香秔落杵新。朱實黃苞齊上市、
烏菱白芡不論斤、家家門巷船銜尾、處處盆池水養鱗、
眞覺老傖來爲口、更求鹽豉薦秋蓴、
吳語連朝聒耳繁。吳山山下美田園。茶租月入旗槍價。
桑本春培㹠綺根。續續魚船皆唱櫓。喧喧鳧陣各知門。
儂家舊占銅岡籍。安得三椽卜水村。
贈悔翁尤太史
寬裁茶褐繫鄒條。賀監歸來髮未凋。腹裏多藏如猗頓。
腕間絶快似豪僚。墊巾偶被時人學。賁酒無辭野徑邀。
身健眼明開八袠。幾多吟卷壓牛腰。
同宋射陵孫赤崖潘栝蒼飲繆侍講雙泉草堂
待勞蠻牋信手題、怕談北海說南皮、乳泉砌下交流處、
麯米篘來滿泛時、必遇公榮方與飲。倘非謝客禁論詩。
拒霜花破新寒入。帶脫冠欹醉不辭。
耘圃二首爲玉峰宮允公賦
東華塵土撲朝衣。歛版相逢話息機。五畝縱曾營綠野。
一官苦望到黃扉。波翻宦海初何惜。草滿家山肯便歸。
勇退如公眞達者。不將丘壑換輕肥。
門依積水屋依邱。位置林塘也不凡。座上秪談方外事。
人前不道殿頭銜。左花右石身相侶。春韭秋菘手自芟。
客至無勞炫車馬、但飛雙槳一蒲帆。
弔劉龍洲墓一首家伊人索賦
三尺荒丘宿草迷、殘碑踣地是耶非、中原戰伐虛長策。
南渡君臣媿布衣。俠骨豈同山色在。吟魂猶趁月明歸。
抱山處士柴門近、酹酒墳前涕暗揮、
閉門
麤麋野性得奇偏。樗櫟非材苟自全。畏客毋寧逢乳虎。
愼辭眞欲比寒蟬。家惟抹月批風料、囊欠通神使鬼錢、
只合閉門甘種菜、秋毫難與世爭先、
烏糯酒熟對瓶中黃梅寄自遠叔定醉白三君
甕頭酒滿不時嘗、磬口花開異樣香、磬口香出范至能梅譜漸暖
漸長天氣好、乍醒乍醉野人狂、嬾騎雙耳尋諸老、快遣
長鬚致短章、聊佽幾回詩幾首、莫辭詳細報江鄉、
折梅一枝自供賦詩賞之
淨洗銅觚滚注水、趁他香滿露乾時、向人要得橫斜意、
繞樹先求瘦硬枝、細檢花經偏有味、大書瓶史合稱奇、
更憑底事能相狎、苦茗徐斟詠小詩、

二月三日微雪同自遠叔定醉白擕酒至平山澆

覺堂居士墓感歎成詩幷請三君屬和

宿草墳前冷未消風吹乾雨作花飄寒龍振鬣行乾雨李咸用雪詩也

往時晚酌停燈待今日春泥着酒澆種樹豈知成墓道山堂竹木皆公經營手植

聽鐘會與坐僧寮山河綿邈黃壚遠未必

吟魂即可招

家天石柱過東莊遂同看桃花繞村四五里間游

歷殆遍寒食風雨之後凋落大半矣歸飲草堂率

賦一律邀天石同作

游雨輕雷昨夜聞踏花何意得同君君行倘更先三日

花色比今紅十分火急流光催逝水飄零踪跡比浮雲

一家兄弟平生好會合何辭酒易醺

王孚嘉楚士兄弟招集竹里分韻

巷醪時舉沃灰觴出醉鄉日月第二名泉酒乍嘗絲笋朱櫻

好時節歆湖北坨舊山莊坨即宅字俗首茶非草肥毛仲千蹄牧

花敗徐妃半面粧小雨霏微歸路滑蹣跚眞以醉爲鄉

寄薛孝穆

幾度陰晴過熟食忽時暄暖換生衣聽殘木杪千番轉

難禁風前萬點飛勉尉春游虛蠟屐江皐晚日掩園扉

故人一棹如乘興好趂桃花水正肥

極知奇氣胷中滿能使波瀾腕底生騰譽遂遭朋輩忌

賣文多被俗人輕拍肩吳市驚相識企脚江樓遠寄情

尊酒細論吾豈敢近來雙眼略能明

上巳

氣霽風恬引興長青蝶何惜繞陂塘野蜂聲勁林吹雨

老薺花多路滿霜閒逐放鳶偕稚子偶逢挑菜見村粧

已知到處皆陳迹俛仰之間枉自傷

小寒食

年年風雨催寒食作雨天光暖倍加胡蝶成團飛院落

斑鳩逐對上梨花腊膡雖味消諸妄閒淡詩情自一家

傍晚排窗成野眺茆檐尚有濕烟斜

寒食

雖然里俗無烟禁要試山家熟食方鮮碧冷淘翻筋滑

嫩黃寒具蘸油香閒身天放終年假浮世人隨去日忙

一飽從容聊自許如余粗解惜流光

清明

街頭旋買雙茭牖也逐遊春隊裏行村店忽時鬬酒價

蠻甌幾處闘歌聲燕如白打雙飛急花比紅粧一樣明

偏想邗溝溝水活妓船啣尾出層城

展上巳

春如佳客去仍留續續東風未肯休彈指桃花成昨夢齊腰麥壠異前遊杯觴不具聊行藥寒煖無時莫典裘縱是災年應不忌祓除兩遍更何憂

自遠以乳酒蠡鯉餉我各賦一截句

羶葷最惡羔兒酒醲釅生憎妳子茶都與兩般風味別嫩香淺白似梨花 梨花春酒名

竹筯陶盤供餽新女兒鯉 鯉名 美糝香芹鮭肝號作西施乳此味何如妃子唇

題蒲菴歲寒請益圖

飯鐘粥鼓鬧人天四卷楞伽未了然千偈翻翻如活水箇中消息待誰傳

拈起一枝木上座有誰更舉話端來老僧鉢袋憑君取卷裏松聲紙上梅

楊妃病齒圖

一寸眉心儘作嬌側生多食左車搖小都郎得安身地倫住楊家活玉巢 出清異錄

沈啓南畫幅

平沙成雪水成烟袯襫遮身蒻帽偏一幅練光誰擷皴好風來送櫂頭船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書宣

渡太湖

刑牲燔楮泉澆酒椎銅鉦十夫挽桿索呼風鼓其行帆腹如弓張去勢翩以輕我生抱剛氣鬱怒無由平吞空白浪卷始覺心開明憑麥大呼嘯一覽收八紘混茫元氣中無復判濁清磤車雲四湧天黃慘光晶怪物化蝦蜒盤旋若來迎欹帆未及避掣起千丈鯨鱗問迸陰火鼻息砰訇鳴俄頃卷雷雨咫尺殊陰晴穹龜訶羣浮靈鼇駭孤撐魚龍頭戢戢青脊橫長鯨久行乃徐辨一一山崢嶸入眼各離立轉盼成合并重沓亂百態正側紛千名緬想洪荒初三江怒東傾震撼當其衝滔天沸如羹神禹不窺家遑恤呱呱嬰殺湍斬罔象力與龍伯爭至今有寶書秘在西山坪橘柚入包貢蒲魚利編氓鷲來逝鷺渚汙邪皆可耕遠引足度世幽竄長避兵金膏假庶蠻玉腦霜中橙逢人戴箬笠比戶收茶籠長我子若孫不識府與城伊誰之力歟蠢爾安平成我來屬中夏任颸送遐征飛行三萬頃快如遊玉京作詩舉大凡項細安能評

遊林屋洞

洞天以十數次九曰林屋天下把金鎚鑿鑿蒼山腹犖
眞之所家欲往先齋沐高秋開霽霞淸曉遊乎獨雙壺
卽勝友拄杖抵健僕表道十圍杉旅生千箇竹暖雲若
粉水平流布岡巃丙洞(卽洞門)口旁啓當門捍奇木皮纏
左紐紋花綴金鈴翁蹲身試俯窺駭怪羅萬族山都挾
夔魍辟邪逃天祿蒼古緣齒牙徐衔羣撑肉上壓九崑
崙因鎖此路伏稍深轉黝黑旁達愈逼蹙頫首尻益高
十進仍寸縮旣以(前亦昔作)肱代臑更以手代目松炬小於螢冷
光靑熒熒談短吹不燃復若白蝙蝠(大炬入洞皆無光蝙蝠撲火洞中信)
有凜如汝古葬防有棲魂哭又如穴層城咫尺愁壓覆
之

俄然得軒豁布席可五六其上行波濤其下履平陸
從孔管中淸響滴琴筑涵爲九醞漿一窪深可掬石肺
森槎牙石髓日凝蓄杵臼擣霜餘釜鬲煎香熟仙人房
闥閟塵容自羞恧左有靑玉扉雙閉頗淸肅抽簪欲叩
之竊恐遭罰戮玉札何由披蕊書那許讀焉得呼靈威
重請秘文錄金庭誰所宮銀房誰所築白芝果誰采龍
盆又誰浴巖中埋日月與世興寒燠靈區一炊頃人境
千齡速逡巡小遲留慮巳換陵谷

毛公壇

金花掃松扇玉釜烹松膏服松乃變形蒙茸生碧毫(劉根)
得道體生綠(毛故稱毛公)我來追仙蹤空見偃蓋高破石走長根翻
空鼓寒濤方壇可半畝蓬藋無人薅尚餘洗藥溪溪光
如古刀濺濺流不歇瀲瀲魚可撈當年步虛處猛虎不
敢嗥丁甲走供役庚申守長牢檄雨青金節禮星赤霜
袍飈輪朝紫皇雙蝸駕遊遨後有周息元行與白鹿遭
眞符旣云得死籍乃莫逃三度換金骨甫能蛻腥臊念
彼霞上侶嗟我塵中勞何苦委筋骸久與末俗鏖尺宅
巳濁垢寸田尚煎熬墮落文字劫未能謝朋曹茲遊偶
然遂山下風飂飂林木有古蔭雞犬非凡羣留井(毛公鍊丹井)
當路隅光怪不可韜中埋七飛丹緣淺無由淘晚日

迫高春歸鳥聲嚎嘈三歎出山口淺渡呼漁舠

銷夏灣

山倚林爲妝林因水爲鏡水得石益奇四美難交併是
中適兼之百態秀而靚陰交樫櫟古翠染巾衫淨虛巖
隱虎迹幽竇馴龍性九莖仙草弱五鬣虬枝硬琤琮哀
玉瀉的皪涼珠迸白鳥帶翅翅白蓮香柄柄蕭森三伏
時不受炎官令正昔日損威當暑秋爲政夫差昔王吳
雄據誇豪橫射鴨上高山圍虎開深穽盤遊到處留佚
樂於茲更風爭倚硼斜水殿當峰正至今采菱歌猶聞
溪女詠山川歷幾劫林廬更幾姓倒指數(上聲)千年茲茲

幾衰盛惟有嶺頭雲無心亦無競

石公山

山形如覆斗四周盡刻削拏船造其下壁立儼城郭廣
以百雉算袤以千版度縱量以十尋積高三倍弱塊然
堅且完無罅施椎鑿直東忽中開有似巨刃斫嶄齊可
引繩左右勢相若淚行摩兩肩窘步劣容脚仰窺失圓
穹青痕牽一索半日出永巷甫得上寥廓舉頭即孤雲
日月近可摸語次響高空帝座逼唯諾俯窺始所經毛
戴膽俱落西偏特幽蒨境象彼此各崖棲抱子猿林聚
安巢鵲臥松蟒遺蛻蹲石虎就縛山雞鳴一聲宛尙擬
金鐸佛屋高下開苫龕接版閣瘦僧類枯腊驚人欲引
却長年飯蔬筍無路致鹽酪白犬舐客衣盤旋屢欣躍
余久薄腥腐頗思還澹泊休糧未敢希忍飢端不惡船
人汝徑歸吾老此巖壑

與呂山劉論詩兼寄金介山 呂集中有用東坡毀字韻凡六疊益奇亦次其韻賦二首

作詩譬作人一真千態滅學詩即學語但以筆代舌有
懷不傾吐闕鬲豈病噎淹中氣自昌外飾中有缺其或
語無倫夢囈雜狂熱真詩苦不多衆瓦一圭玦危言浩
千萬安得痡裁節口接天河流澆腸自澡雪羞稱古人
比況與時賢絜吾自師吾心即此不傳訣高空埃盡滅
天質鉛華絕亭亭孤雲中沆瀣或可啜
名場亦多徒擾擾互起滅奈何百口吻而但插一舌欲
唾則不敢茹之誠懼噎與爲瓦而全寧爲玉而缺篝燈
誦君詩淸涼除惱熱海底靑珊瑚琢磨成寶玦山頭碧
琅玕堅峭聳霜節他人盜虛聲得君乃一雪語我金介
山才力頗相絜雖然其心印亦各異手訣雷同實所羞
抵死鑿險絕獨醒古亦有糟醨那可啜

送姜西溟先輩

赤日揚其威黃沙沒人骭冉冉征途間酷烈甚湯炭莫
釐好湖山水氣薄凉館從容枕簟施淸風徐可喚胡爲
挽馬撾去意堅難絆勇聞科詔下觸熱不少懦先生千
載人奚事爭一旦羅胸燦星辰振腕沛河漢給札自上
方修書佐東觀其言浩無涯稇載牛馬汗一第豈所榮
利鈍何足算人生縛年命墮地各已判譬猶航巨海誰
不與登岸浪翻或窮年風帆只須臾朝能識之無夕能
分句斷及時取榮尊豈必辨眞濫我曹辱泥塗宿業結
此案抵令觸藩籬進退皆莫追先生更弋獲何異明珠
彈儒官免朝參淸俸給炊爨寶茲壽世業投閒故無憾
聞言壓頷首顧我發悲惋謂我言誠高笑我識已暗朝

家谷制科積重勢莫撼隋唐千年來牢固立根榦仙籍
占青冥通途插羽翰頗用誇朝行匪惟耀里閈不由甲
乙進衆以俳優翫丈夫苟不達淡山合逋竄一頃田自
畊半畝園自灌家貧牽世綱薄宦苦鞅軒時情銖兩較
俗面低昂看名成要有期志在固難換我前爲君壽巵
酒飲未半日斜可以起去去不容緩

壽王峰尚書公六首存三

合生萬其族孳乳日以繁由萬及億秭誰能窮化門不
有聖達者焉知元氣存三辰降精爽德配五嶽尊至瑞
非鳳麟至寶非璵璠名世不世出其出康黎元

仲冬沍陰伏初陽漸司柄夐哉君子德天畀獨也正耿
耿迴剛腸敦敦抱眞性朱絲引方直白水澄方淨秉心
如兼金百鍊中愈勁來復信非遙不容又奚病

虎生而文炳何嘗自雕繪達人露瓌額中充非飾外高
言抗皇墳隱與軻雄會圜冠躡句屨千夫仰沾丐經師
卽人師區中無兩大浩劫會有窮斯文未云艾

奉題尚書公四昆季像

少也狂言具三願願破一生窮萬卷願騰雙足徧五岳
願及師門通半面與區東湧莫蓬山招我來遊山館開
有時談經暢高識亦或燕坐開歡顏吳中園扇家家畫

用陸務觀事鴻臚禹君能畫者生綃十尺起風神友于挨肩
肩相亞方頤廣額偉且豐執卷坐者尚書公熊熊千尺
垂天虹顧盼寒谷迴春風宮允翛然位其次手弄鳩車
有遐寄復誰覽鏡最魁雄相國威稜照天地少公雖少
骨相殊捧手却立手把書鼎科卿相自家事一門殿上
曾三呼我愛禹君爲此圖何時爲我重臨摹江邊草屋
長披對絲繡平原心獨在歷劫窮塵見典型勝抱奇書
謁嵩岱

題查夏重槐陰抱膝圖

丈夫墮地不早達未免趨走低心顏摩挲兩膝肯累汝
無故輒向車塵彎頗知查侯善自保但用箕踞巔崖間
不巾不襪意灑灑一樹一石身閒閒樹葉蘢蓯張兎目
石理剝落生虎斑謂君有心習懶慢昔遊乃直窮烏蠻
黃皮縛袴佐戎幕軍中誰道書生孱走韋馳檄在俄頃
屈身磨盾誅雄姦象兵狠驁一洗盡龍坑豬硐行多艱
詩囊往往隨刀鐶歸來依舊掩關臥魁頭禿髩仍疏頑
誰歟畫手亦解事貌君秀削爭秋山眼比神鷹肩比鵲
此豈可以樊籠關羈之丘壑有深意未許流俗相牽扳
放蛟淡淵養鱗鬣風霆頃刻驚人寰

七夕陪韓閣學飲仙掌樓

太湖一勺渺何許玻瓈盤捧雙翠螺螺中乃更有天地
飛樓迥闊爭嵬峩其間最勝曰仙掌直上便與青天摩
湖心銀浪大於屋俯視但皺韡紋波沙船泊泊亂鶩鴨
水村點點浮菱荷當其眼力不到處鴻蒙一氣相融和
明公方寸頗所似三十萬頃中包羅滙爲詞源浩蕩沛
放意吐出成江河粘天盪日蓄雲霧亦有奇怪纏蛟鼉
九土渴夫被沾溉沃枯潤朽蘇沉痾河也平生仰涓滴
飃鼠果腹曾非多負劍從公恣遊讌登樓撫景開行窩
於時孟秋月破七筵排巧果煎酥陀公司大巧覺盲俗
癡牛騃女出玉川詩知誰何娟娟初月不肯落梧枝疎處懸
銀梭毋乃姮娥妬今夕故爭娬媚描新蛾良宵勝地有
如此人生不樂理則那惟公豁達簡末禮倒冠落珮無
譏訶洪生雅爲觥錄事指揮糾督紛條科十觴之後雙
耳熱手中五木頻挼挱風吹野水助盃杓酹乾震澤顏
無酡池面么荷香歕座采來玉蝠藏蜂窠佳瓜碧李競
時節滿嚼氷雪醒酒魔黙思此會那易得古語從公難
重去聲過座中禹生好畫手曷不圖此吾爲歌

食荔支 時藍將軍航海遞至

薔薇露凍水晶歕猩血染囊紋剪剪一顆挼來耀手紅
爲入金盤香不淺五月翩然來海山値得眞妃一破顏
龍睛楊梅馬乳不足數何況滿樹櫻桃殷故人分我茶花
窯每日華池漱寒液朝來更得薦神漿欲蛻凡骨乘風
翔覲到霞墩邑山下擕手王家十八娘十里郵亭五里
置食罷不須談昔事將軍跨海駕飛航只博書生飽放
狂

食夫人李 嘉興所產綠衣絳質特異於常李

阿母金桃遠難致筠籠近採夫人李莫是當年劉徹家
傾國傾城元不死碧綃一掬團紅玉肌滑肉香濃露沐
卸來樹底不多時尚餘數葉交枝綠定州古瓷傾井華
半日浮沈氷去聲齒牙渴羌酒酣且快意甜雪入口清無
查徑須懷子三百顆手種成林幾年大皃卵纍纍墜折
枝綠蔭中間留待我却笑於陵仲子迂餉螬井上爭殘
餘

余患不寐陳山農療以藥酒分其半餉夏重有詩
見謝次韻奉答

頁蛘[illegible][illegible]應游蠶湖風夜動鳴湖波一身一影撥燈坐
破衾堆疊闘成窠屋頭土梟呼不已如擁百怪紛殷呵
黠鼠欺人弄伎倆窸窣四壁生妖魔幾回挈劍激壯氣
浩歌狂舞寧知他雙睫甫交落孤枕四體不關叢百痾

遊心蕩逸逐奔馬幻身輾轉旋枯螺沉沉微幃垂四角
如篏困鳥籠囚鷙明就陳翁急診視天君失職須調和
刀圭未覺寸田潤瓢杓已遣衰顏酡華胥有路不難到
取徑合自糟丘過曲肱漸入混沌譜調息竟奏雙門歌
且當化蝶舞寥廓豈必得鹿藏山坡黑甜軟飽兩不惡
黃雞白日如吾何查生就我分一斗右提不聿左叵羅
吟情飲興互觸撥問君所得孰與多待我日高丈五歷
新足看君潑墨傾洪河

[illegible]和倒用前韻見送

靈胥古祠駭犬河落帆片片祠門多回頭幸脫太湖浪
風霽四天垂碧羅與君忽已判兩地別酒未醒時幾何
東山連延望不斷武山橫亘千步坡葑田牧牛晚叫笛
沙市賣魚朝唱歌巖花撲帽纂纂落松屑灑面霏霏過
橘奴風味秋半足楓人顏色霜中酡兩月偕君恣吟賞
追飛接翅鳴相和今晨送我甦杖口浪頭倒捲千白鵞
左欹右仄僅得渡舲船絕小纔如螺賴君詩語最壯激
開滌滯悶除煩疴江湖漭沆駭萬變一氣幻出非由他
被君驅遣入詩律神力許大降諸魔乘酣顛倒舞長稍
丈夫不足當撝呵劃破垠崖穿溟渤肯自局縮循凹窠
伊人非遠曰云暮水氣變赤烟生波欲呼與語不可得

架梁安得鞭黿鼉

天平山

山遊窮日返絕勝數天平偉石皆人立欹崖忽鳥驚僧
龕雲共住樵路虎兼行耳畔猶虛響淙淙落磵聲

雞籠山

筠籃采藥翁導我過雞籠羣木暗如夜孤鴟嘯有風雨
留麋麐跡香得蕙蘭叢不落荒寒地詩材孰與供

靈巖山四首

宮井

銀牀久零落玉甃豈堅完一鏡窺大小三更墜月寒垣
衣施翠帶石髮綰花鬟復有春遊女明妝過井幹

響屧廊

草長欲無路蟲飛爭撲人古釵行拾得香屧兒何因魚
梵空山響獅王寶樹春一僧年八十興廢不關身

琴臺

山頭如劍卓刻石記琴臺鳥道行蹤斷湖天眼界開翻
翩孤月動杳杳七絃哀環珮虛無裏應知靜夜迴

采香涇

蘼蕪亦香草菡萏即佳人側想吳宮艷行吟野水濱銜
花雙翠鳥銜折幾紅鱗輸與投竿者朝朝繫釣綸

東山五首

天衣院

水窮人跡杳不信有祇園山響聽俱寂林棲時一喧戒香清鼻觀涼磬醒心源誰爲童吾髮招收濁世魂

翠峰寺

突兀殿簷層涼宵試一登翠峰欹戍削白月轉觚稜饆怖棲簷鴿鐘催退院僧劇憐金丈六終夜守昏燈

雲石菴

一徑修蛇掛四山盤翠虬茶人分塢採松子過霜收寶地鬬瓢小花龕古像幽白龍泉不遠且願試毛甌

白龍泉

方池大如席可以樂長飢澹泊過於我孤清是所師頻來濯腥腐真欲數鬚眉誓此一瓢挂山靈吾敢欺

玄鶴樓

何人控玄鶴飛駐此孤臺松頂摩俱禿雲衣近可裁稽天湖勢盡喝月海門迴歲晚憑闌處能無百感來

包山雜題十首

石湖蠡口渡草店丹頭郵窄窄囷山屋低低吠水門論蠡口船最楡柚布路畜雞豚古有逃名者於中長子孫丹頭以范少伯角里先生得名

磴道二三里飛行逐嶺雲松身何代始泉脉幾家分荷擔疑仙隸磨崖或隱文靈區曾不遠咫尺斷塵氛

巉巖不容武接引仗垂蘿山刺留衣久苔鞍染露多鳥翻花綬帶蝶亂錦團窠暖日苔坪上紛紛炫眼過

轉入轉瓏瓏窕然響應空水源無路近山腹有天通乳管紛垂白砂牀暗發紅荆關如遺畫粉墨恐難工

窈窕靈威洞逍遙墨佐君白芝寧有種丹術遂無聞暗樹梟呼鬼高岡犬吠雲丸丸松栢下石馬伴秋墳

果園家一畝不厭客能嘗乳鵲長竿逐偷猿密葉藏栗房烘日爆橘霧噀人香昨夜湖風入平林已著霜

兩墉相距立一罅仰天青積鐵堅誰削衝風響不停翠光知玉氣赤脉有龍形箭括車箱道云何此便經

一帶喬林好徐行坐軟輿丹砂秋果落黃纈夜霜餘細澗調琴曲枯藤學草書夕陽山欲暝栖息借僧廬

探奇翠岩底取道黑潭中水石聲相戰蛟螭穴互攻陰房慄毛髮虛隧洩雲風百巧煩刓鑿能無背鬼工

蘆花亂撲頭蘆葉響空洲酒賤茅柴港魚腥蒻帽浮茅柴港蒻帽浮俱村名健犛眞敵虎巨口欲吞舟落晚爭收網何難一醉謀

白膾

芸編至樂布衣尊況有田家老瓦盆醉膽大於姜伯約
閒身輕似李長源人言窮有工詩分天性迂爲學道根
與我周旋寧作我箇中誰解着評論

自答

豪氣不除良可羞壯心未已渺難酬早衰騎省年侵鬢
苦戰輕車命壓頭種種安營防鬼笑冥冥成算枉人謀
稱詩學道非吾事靜坐工夫或少優

自嘲

身價何如五羖皮技能不及兩錢錐有誰相馬偏憐瘦
未必調鷹肯念飢渭水苦淸涇苦濁曲鈎非義直非時
出門合轍行須辦借問方輪安所之

自解

骨性生成不可磨鶴長鳧短豈同科詩書發冢吾焉敢
醉飽乞墦人謂何鄭國不辭懷鼠朴齊門容有好雲和
卽看短詠堅頑甚那解人間宛轉歌

集放翁詩次蘭次太守歸湖韻

喜挂高帆浩蕩行飄然雲水不論程尚嫌塵境妨幽致
肯使秋毫有妄情郵酒可賒常痛飲野人有舊得尋盟
扁舟來往無窮樂夜夜湖中看月生

舟行錢淸柯橋間 贈過門道人 春寒 道室 縱遊歸泊湖橋 訪野老 冬曉 東關

兩扇荆扉數掩籬並溪穿塢每歸遲客撐小艇招垂釣
僧迹分題就賦詩豪竹哀絲眞昨夢晩菘早韭恰當時
紅塵朝暮何時了此老醉眠初不知

浴罷閒步門外而歸 閒遊 新製道衣示衣工 小圃 秋興 蔬圃 出謁晩歸 道室試筆

偶來徙倚草亭孤到處皆成一畫圖疊疊沙痕留浦岸
蕭蕭秋意滿菰蒲意行舍北三叉路跬步門前萬頃湖
聊舉一盃生耳熱醉中猶攬故人鬚

江亭冬望 秋日雜詠 舟中作 小閣納凉 舍北行飯 題北窗 夜坐 夢與劉韶美夜飲

五百年前賀季眞天將閒處著閒身吾曹自欲期千載
外物元知等一塵錦雉白魚供野餉黃雞綠酒聚比鄰
醉中卽是逃名地本避浮名不避人

秋日雜詠 閒居 初冬作 夜讀了翁遺文 遣興 東村晩歸 夏日 閒遊 題庵壁

頻拈枯筆賦幽居歸老林間計未疎尚憶靑衫陪衆雋
不論黃紙有除書壯心耿耿人誰識胎髮茸茸漆不如
閱盡輩流身獨健敢辭老境落樵漁

幽居述事 縣齋偶見舊稿有感 書懷 彌年鎮 驛舍小酌 郊行 夏初湖村雜興 立春後十二 日命駕至郊外 幽懷

附吳詩 老愛幽棲出郭行無多水涉與山程人留
別館非無意天與滄洲若有情黃鳥莫辭經日轉白
鷗曾訂舊時盟青鞋布襪從今始欲共閒雲過此生
黃花種得向東籬較取淵明我覺遲若有虛名緣
識字未忘結習尚貧詩戴公挐榼花茨日王子停船
雪滿時不是傷懷非感世從來猿鶴是相知 水雲

淡處未嫁孤欲烏鴉夷丞宅斷一曲柳塘栽菡萏數
間茅屋隱蒹葭且教女子歌秋水不向君王乞鑑湖
一葉輕舟璧兩耳風光真稱白髭鬚牢落平生壩
堤真春來七十二閒身雖魚未敢忘前事牛馬何堪
逐從塵之得寒梅能作伴借將修竹可爲鄰莫嗟令
寂非吾意眼底從來怕熱人絕似牽船衛岸居僅
籬竹屋計全疎斷中莫慮探空篋桑上何曾愛破書
一劍誰言匙隨身千金幾見壽相如從教蓑笠無人
識獨向黃
陂號老漁

次韻呈知已

身向林巒靜處安芋衣藤杖笋皮冠蚍蜉作力何關樹
草棘叢生不礙蘭去國遠讒差較易立朝排黨故應難
欲將胷次論空濶千頃汪汪不起瀾
瀰漫平湖百里餘湖心縹緲結精廬新從虎觀移青簡
好喚龍威出素書一詠一觴賓從滿某丘某水釣遊初
豈知天闕圖書府正在家山水竹居

送春

戲將卮酒餞東皇草草相逢別去怱鳥倦似聽佳話斷
花殘如悼美人亾儘多榆莢初何惜不繫游絲幾許長
欲買春光挽春住亂山西畔又斜陽

迎夏

單衣初試覆香篝遊興闌珊睡味稠整頓文枰虛閣裏
安排摺扇矮牀頭金丸釀雨梅成熟翠浪翻風麥有秋
斟酌子山曾有句春殘夏淺定誰優 二首同徐師曾作

出胥口

祈風酹酒胥王廟打鼓發船胥口村虎傅翼飛帆比健
雷蹶蟄起浪同喧越山青接吳山遠日氣黃通水氣昏
白晝攤錢三老慣中流呼笑狎魚黿

再出胥口

五兩斜飛旗脚轉亂帆如葉舞風開荻花撲岸紛紛雪
漁鼓喧晴隱隱雷山態淺深經雨活浪花重疊抱船堆
白蓮香處舟曾過又逐秋風鴈鶩來

同唐寶君呂山劉吳元朗諸君浮香堂夜話次山

劇韻

當樓有景未全探比屋難陪勝友談一日困眠常過半
十分狂興略餘三切雲山髻朝如沐烘日天容晚帶酣
裙靸過從曾不遠浮香只在院西南
堂前跬步即清波酷愛波光偶一過蓮墜粉紅輕似紙
萍開鮮碧軟於羅蕉衫葛帔游塵少豆架蔬杯野意多
況是諸君高詠在不應咫尺邈山河

再和書局閒坐

擔簦槖筆事窮探湖畔居然稷下談客似蜂房排一一
園開花逕列三三 周益公贈楊誠齋詩 同環自闢三三徑 書倉很籍誰能
遍酒庫支分各盡酣忽爾登樓來遠思片雲低處認淮

南

小樓一角響驚波日日松風陣陣過湖隔樹看如白氎
雲漫山起似兜羅眼中佳境從來少天下清流到此多
慙愧散材非述作更無涓滴助江河

諸君三疊前韻余亦繼作

奚囊挂壁幾曾探競病生疎久不談鄴下諸賢能者七
（韓詩建安能者七）陽關一曲疊成三觸機怒水流難竭見敵神
兵戰自酣詩格比同曹鄶（小山谷我詩如曹鄶）不堪持和雅兼
南

赤地如焚水沸波巷南巷北斷經過林陰掃石安茶鼎
花乳浮甌出柘羅午夢破時乘興好晚凉生後得詩多
看看秋信來非遠斗柄西斜轉絳河

山居次尚書公韻

十旬彈指只樓居歲月驚如走坂車雲木交陰銷夏處
丹黃弄色隕霜初豈無新蟹供從酒（無客而飲謂之從酒）苦累秋
蛩伴讀書擬裂儒冠衣短後山邊射獵水邊漁
磴道盤廻歷幾重虛空七十二芙蓉片雲去作翻盆雨
偉石崩開合抱松高望寥寥秋送雁靜聽往往夜吟龍
住山已久登山懶初共林僧一倚筇
莫信言愁便欲愁是中不少地埋憂孰眠僧榻閒移日
冷看人情澹似秋恩怨何心責瓢瓦風波有意舞虛舟
綠橙香透山杯釅喚起劉伶吾與遊

奉陪尚書公過錢唐公北墅次錢唐韻

難分水北與花南（墅有亭名花南水北之亭）窈窕逃藏未易探亂石
疊來都井井廣庭開處覺潭潭晴生秋爽添人健靜引
林香入酒酣更勸三升知有意謝公名理舊能談
無邊黃雪費天工（時巖桂數百株盛開夜採黃雪作秋光謝無逸詠桂詩也）百斛香
傳十里同繫艇不辭留永日行廚政可就微風文犀柄
轉秋山響暖玉杯闌晚照紅一榻儻能容醉臥掃花吾
欲伴園公

次韻夏重雪中泊鹿城見寄是時已再雪矣

蓬窗獨夜剔寒燈興若生蛟不可譽飛動彩毫光照水
平鋪蠒紙淨於氷風掀高浪廻帆泊雪灑孤樓入夢登
天為我曹成偉觀湖山三白待同升

題夏重放鴨圖

蒲茸短短柳斜斜淼淼何從問汝家宅是扁舟田是水
一羣花鴨是生涯
乍浮乍沒誰能數相喚相呼各道名水與鴨頭同一色
韡紋不動鏡奩平
雁子鳬翁眼滿莎忽驚結陣響春波桃弓不用輕相射

銅斗何妨拍作歌

詩人勸汝莫先鳴且自階前學緩行（用杜花鴨詩）縱是能言

有誰識襹褷偏著彈丸驚

題查德尹戴笠圖

可怕斜風細雨中笋皮編得敗天公一雙不借還須買

好逐君家放鴨翁

雙聳詩肩帶酒顏了無長物一身閒日中笠子平頭戴

莫是相逢飯顆山

雲間張銓侯工於疊石暢春苑假山皆出其手鈍

翁以長歌卷贈之更請余題四絶句時方爲敬思

窗前作數峰也

熟讀柳州山水記纔能幻出此峰巒旁人指點誇皴法

猶作尋常畫手看

馬鞍山骨最巃嵸十仞磨天一線通想到神工施手處

將無巧思與君同

巉巖合是文章骨瘦勁還同翰墨姿大抵才人皆酷愛

米顛一揖未爲奇

芭蕉葉擁碧油幢正對疎明六扇窗苔蘚滿身偏作勢

怒猊吻渴飲秋江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書

二隱詩

張勳衛自怡

先生將家子鋭頭疎青鶻一朝棄兜鍪不肯道官閥變

形走攝山面垢脚不韈破書八九束土室三兩窟四山

猛虎嘷一穗烟生突蒲團五十年丈拄嶁巆骨口哦霞

上篇手葺遺經闕石窪可抔飲松風足睎髮此外復何

須滿地春薇蕨往往夜殘時半山清嘯發

徐隱君昭發

一馬兩兵吏馬蹄聲得得馬上大中丞（湯公潛菴）走謁隱君

宅隱君門何有布路糜家跡隱君家何有空釜敝牀席

隱君何以娛閉門工水石興來山數堵萬仞縮盈尺千

金不許購或以醇酒易避客如避仇逃名似逃役踰垣

段干木乞食陶彭澤斯人邈難求山高溪水碧

又二隱詩

黃徵君太冲

披披濶領裘揭揭高屋幘被服古衣冠東海行可蹈朱

門偶逢君台背巳云耄道廣來朋從名高起羣喍老謝

鶴書徵人以由光號風塵不涴衣眢睫皆談道爲文耻

按古鑒空能意造鈎章棘句中一一逞排奡況復家多
書捜奇伐幽與吾猶及老成懷哉敎宿好

錢遺民飲光

臍湧被逮時一網盡鈎黨亾命奔南荒麻鞋破幾兩華
表鶴歸來城郭非疇曩裹糧入周京公卿盛延訪禿髮
犀顱堅長毫虎眥廣譏訶與唾笑滚滚走豪蕩詩篇信
手得文筆開莽蒼棗本一尺高劉覽令人爽茶癖比季
疵論斗日洗盪纖塵淨不窗素月留中跡

次韻北墅詩首二十二存八

高樹八九株交柯紛上下小山疊平遠天然成闔藉山
根卽廣池十畝縱橫跨潛魚亦可鈎鬪鴨亦可射瀛山
不可求此境或其亞便有五色芝爛熳生石罅日華服
清朝露蕊吸涼夜起賦遊仙詩長歌招綺夏 瀛山館

一室集虛白簾幕終朝垂盥手酌氷甌淸心閱玉蕤勾
回塵土夢養就山澤姿愛彼希夷叟令身同槁枝我醒
固非癡彼睡誠其宜非醒亦非睡定中兩得之世人心
惘惘爲問酣何將世人魂搖搖爲問安眠誰醒時有睡
趣妙道乃在茲出門卽成癡人境非平夷 酣閣

鴉陂有老仙拄杖截青玉何年栗塢中生孫聚成族高
梢雲雨寒下染衣裾綠風來聽鏗敲鐸解鬪撲簌交枝
鸞鳳舞走鞭蛇虺伏編籬密過鄰掃葉勤呼僕春來煮
猫頭晚食饜龍肉留竿選笛材清吹裂岩谷 修篁塢

綠芹誰所種茸茸被春塘采芹洗澗水蘸破水月光有
時檞雨漲可舟亦可方鷗鳧眠不驚馴如媚梁鷰子出列
亂搴漢蓼花微聞菱荇香興來鼓枻去便擬醉村坊香
芹澗

有亭幾十笏有陂可半畝有水如車輞有路當輞口有
人出行汲有瓮受一斗花藥苦晴乾枝上鳩呼婦大瓢
時與俱長鑱偕成耦抱瓮有師承園公授溪友 抱瓮廬

青菘采及根白芥收連子兩巢畦畹分三韭盤餐侈土
酥淨如練玉延清似水食蕨心自甘蒸瓠貧不恥豆棚
親芼擇瓜區手鋤理波稜迨冬淡蔓蒿自春始一飽卧
黎牀日晏毋怠起 蔬香圃

高閣供香燈令人生喜悅旖旛宛宛垂經案殊明潔況
巳設團蒲不妨雙膝折生天與成佛兒戲等一瞥似木
叅半偈下語特陡絶胡當延老僧木魚聽迭迭 逃禪閣

樓居遠卑濕芸香護書卷紙籤標百束油窗擗六扇一
編觸手開宛與黃農見鳴鳥曉窺簾落蕊春飄研烏絲
嫩架橫臥養雙眸倦古本收叢殘危言點浮誕漁畋于
是中沽汗供驅遣 漁書樓

次王赤抒韻贈巽亭

美璞不輕剖神驥不易相輝山有孤光蔚雲必殊狀平生出門交什伯論輩行怪君席貴遊胡爲獨夷曠愛君秉素風居然成澹蕩乃知賢達者器大故難量平生緗素緣肯落紈綺障夜吟聞鶴警曉課侵雞唱研經志譴嚴癖左窮詛誑不羞纏被裝不掃蠻牋餉冥心契眞詮汲古切微尚於時丁九夏風日最炎亢終朝坐披卷一靜百念忘篇成手未停意到口能暢毫兼秋露垂想入晴絲颺片言披寞寂萬喙悉冗長豈惟誇豎儒足可壓宗匠人生志業成要及年力壯譬循起一簣無難齊疊嶂如余悔失學惰民天所放對君豈不慙揣已固甘讓王郎一世豪下筆走驚浪朝餐共食單夕寢聯衣桁長篇脫臉君出意翻新樣欺我詩腸枯知渠經笥脹爾汝笑言頻歡如飲醇釀賞理析毫芒淸風掃埃坱並遊英雋間旗鼓頻相抗我亦追後塵昧行知所向蹇蹶苦不前匠藉扶顚杖

附赤抒用前韻論詩一首良醫施百壽妙給窮殊相惟詩亦復爾變態須萬狀有明數七千嬌矯丈人行所恨規模同未信軼才曠餘風成靡曼一比戸隨波逐頹余委尚岑志大不自量欲施鑿鑿手一洗藻繢障壯皆中兕百和從一唱能詩不關學此語毋乃誑弊如將三軍大命在械餉量沙雖脫臉倖勝豈所尚不生文游中一例子最矯亢論詩到夜分妙語今未忘鄙遠生而開一使孤懷暢君才更超絕俊勝[illegible]瞑珊鏘發光怪練瀌去冗長不顧驚小巫誰能代大阮燕坐交淸談使我思忽兆爲學不厭淡無異瘠嵴嶂從拳絕頂危始得雙眸放時俗飽詩名壇莫肯讓紅陳支窩谿白撰遝漫浪差比北阮貧[illegible]衣不滿析續衿取蓋形駑機那翻撲胡爲意氣雄欲學怒蛙脹六經餘瀝液百家貧醞釀胸當盈眉雲腕要絕點坱會與古人期肩共餘子抗泰華到眶難窮高覩所向望君相扶攜脫腳九節杖

再疊前韻答赤抒

士生寡朋友悵悵瞽無相其如人有心不類甚容狀苟或肺附交親於兄弟行王郎好習懷朗若秋天曠方嚴無褊狷弘和不流蕩鄙夫辱鍼砭平聲每事待權量把詩特其餘均墮綺語障茲事比俳優十輩當筵唱貢諛走朱門脫口都成誑猥將喋喋詞用代戔戔餉汗屏疥牆壁覥面相誇尚卷舌無復云庶不損高亢習嬾就椎愚舊學久已忘逢君乃發覆鬱積偶能暢談液肝膽露典極精魂颺一語足平生千篇皆剩長君詩出苦吟經營勞意匠寶山恣窮蒐武庫陳威壯險排二華峰力鬭五丁嶂脫羈生馬馳縱壑神魚放何嘗自滿假冲襟只推讓靜者類沉冥狂徒空孟浪今晨齋景佳翠鳥雙鳴桁霞蒸爛錦紋山偃修眉樣毫甌瀲灩浮石鼎膨脝脹況復近商流能毋倒家釀披豁外形骸歌呼謝塵坱請師欲拜丁結友欣交抗韓詩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抗謂羊祜陸抗丁謂公孫丁尹公佗也我媿非璲朋君應過叔向心期白首同潘岳詩投分得石友白首

同歸所共抱紅藤杖。

以餘杭龍井茶餉朱亭遊并侑以詩

針芒微箍麥顆纖、雀兒鬭語開柔尖、紙囊發封青滿掬、未試已覺華池甜、請君淨洗官字盞、細意烹煎靜中點、餐香別味不足言、要看一泓秋照眼、君家甎爐傍修竹、往往翠烟橫淨綠、銅瓶激火病蟬聲、吹送耳邊睡新足、有時邀客開叢廳、水蘇甘菊調芳醪、細研杏酪白如乳、鴨桃血赤鵞梨青、三危瑞露忽沾灑、使我十年神骨醒、龍井之茶走千里、武林林壑吾能記、曾聞佳茗似佳人、況乃西湖比西子、幾時君能攜手上湖船、與君一試韜光泉、

斷硯歌西滇先輩索賦（硯為家梁汾舍人酒後擊碎）

姜侯硯小幾如掌。玉膩金清世無兩。喻麋發采宣毫爽。酒半傳觀各誇賞。舍人怒起奪之急。嫚罵何堪一錢直。奮提不顧拳皮坼。滿座失聲齒不得。物之成毀有由然。舍人辨口方便便。君不見姜侯醉作草聖狂而顛。怒猊跁跒龍蜿蜒。又不見姜侯著書凡幾千。上規穹昊下徹泉。抵突彪固追談遷。脫手便行風雷纏。廟堂頗復急此賢。諸公百僚壓其巔。祿米不救飢窘煎。看人富貴摩青天。焉用此。石空鑽研。攜窮白首默自憐。嗚呼胡琴摔破不復絃。唾壺口缺那更全。姜侯乃煎麟角鳳觜之膠重綴聯。玉蜍吐水調松烟。摩挲自謂石可田。石鄉可遊吾老焉。

壽周二安丈

七十者稀古所歎、況乃韶顏老不換、夜書細字禿千管、稛載連車牛馬汗、顛毛漆黑牙齒牢、只有聞根嗟久斷、或言文高天所罰、史腐左盲例難逭、或言天放作閒身、養壽凝神潛澤畔、夫子方壯丁時危、溪谷為陵坼高岸、公才吏用當朝需、自擲儒冠長不冠、故人乘時秉鈞軸、（溧陽舊與先沖同硯席）鈞致山林援里閈、夫子若肯為時出、立登要路升清貫、掉頭一去不屑顧、嶺海蠻荒劇遭竄、炎風灼體鬱不開、正氣塡胷勃難按、忽絕聲聞成放廢、歸老丘樊飽閒散、牀頭甑石家無儲、屋後畦蔬手親灌、療飢自采淩山芝、省煩更却鄰人蒜、從來天馬脫羈靮、豈有烹鴻遭弋彈、祖臘寧隨王氏更、天年竟免龔生難、鋪麋杖玉今其時、自茲久久綿遐算、獨存忠赤作還丹、不用辛勤持木鑽、

酬允文中秋見懷兼柬子嘉楚士斗南丹書方山

驟龍挾雨鬭不降、雷火燒樹成空腔、天風吞卷鱗甲遁、頷珠一顆遺秋江、（是日大雨晚霽）漁市收燈歸唱櫓、佛屋罷課

聞敲榔攪衣獨往泛明鏡纜船野岸枯槐樁肓地白烟
靜霧霧決渠暗水清淙淙露華輕明被秔稻香氣掩冉
吹衡茫大魚時躍起尋丈水鶴忽驚飛一雙與盡歸來
骨凄冷月色正白樓南窗忽憶瑯琊開酒庫中有燒春
醇滿缸弟兄豪健盡高戸笑我疲茶稱小邦往時酒邊
各爭霸似挾戈盾相舂撞醉來詩筆又趫捷快馬注坡
船下瀧六鈞之弓左右射百斛之鼎顛倒扛我嘗退縮
守壁壘不敢角逐爭麾幢豈知淸吟能念我正擲斑管
挑明釭聞君南下只朝夕江頭定已租吳艭

題茀郎單馬圖 茀郎一稱佛郎元人

相馬莫相黃與驪畫馬莫畫肉與皮閱盡廄馬四十萬
中有一馬真吾師蘭筋瘦露雪毛緊汗溝珠落紅淋漓
弄風跑地立不定虎氣不受人銜羈畫師熟視縮兩手
粉墨飽蘸何由施心通馬語墮馬腹蹴蹋嘶頓無不爲
偶然眼中真態現伸紙急追愁失之至今展圖愛毛骨
徑欲呼鞍乘以馳余吾之水隔萬里造次那得來權奇
得非曾駕穆天子七匹老死一匹遺不然貳師至國獻
獨留孤種眞能兒豈知神行電邁逞絕足所向不許千
蹄追手操長鞭鞭者誰烏靴狠帽卑凡厮此曹那知惜
騏驥拗折項領求馴隨枯萁三斗強飲秣破屋一繩長
縶維請看世上珠韉寶勒黃金羈行隨天子飛龍旗髹
剪三花身印字奚官小臣不敢騎天育攻駒香水沐長
秋遊牧清風吹腹飽雁圓四蹄重十步喘汗五步疲坐
失此馬荒江渻驢羸駞駈叢姦欺驟首長鳴淚雙落借
問王良知未知

題秋棧曉行圖

秋風颯爽秋懷孤秋窗晝闌懸新圖魁峰傑嶺摩屋棟
恍惚坐我山之隅雲嵐滃勃暎帶好石勢犖确皴染殊
山頭草樹未凋落山容已覺清而癯老柘半黃楓葉赤
柳枝漸禿枌榆枯蒼蒼杉檜不改色亦有野果懸顆珠
花藤怪蔓尚蒙密葉底似聽蒼猿呼怒水崩騰下絕壑
危棧縈繞連交衢菴裏人家未開戸渡頭行客已載塗
穿林踏石走絡繹後者追逐前者趨羸僮負擔背傴僂
弱馬擬步心踟躕店舍烟生雖在望板橋霜滑誰相扶
紛紛黃葉打面過山空秋冷侵肌膚不知何事受牽迫
遑然投足驚林烏巖深谷窅路荒邃爭道往往逢猵狐
攏鞭敲鐙者誰子銜風側帽拈吟鬚豈伊看山乘興出
但借行色成淸娛胡不逍遙攜竹杖從以一琴雙酒壺
耳邊聲聲行不得日長愁殺山鷓鴣位置茆簷疏樹底
畫師深意人知無行人豈比居人樂水可漁釣山樵蘇

白雞黃犬隔人境逢春當有桃千株我觀此圖增歎吁
山程百里遊斯須心知好手善盤礴天機坐對娛朝晡
荊關董巨祗浪說欲別真贋終模餬臥遊寶此已云足
何必金題玉躞收連廚

酒後與家大兒論韓詩明日戲投此篇

觀水不觀三峽奇誦詩不誦韓退之飲酒不盡三百巵
一生豪氣何由施請君磨丹紅似血高坐書窗映殘雪
枯出退之山石句（用元遺山語）百過狂吟石俱裂

爲醫者題照

不山而樵水而漁桐君借得幾卷書據石讀書神遽遽
面垢不頮頭懶梳洗藥泉香流作渠有泉有石皆吾廬
乎種雛松一抱餘茯苓消息今何如

效京眞子漁父詞五首題江村垂釣圖用原韻

鱸魚上釣健如飛一尺渾烹沒骨肥長截竹短裁蓑
欲歸時便得歸
不穿袯襫不披裘不帶笭箵不架舟閒倚石靜臨流得
魚不得了無憂
閒看名銜抱甕翁（錢塘公自號）全家似住瀼西東溪得月柳
招風露濕衣衫興未窮
剖粒盤針也自歡大魚潑潑小魚餐水荇滑雨荷乾一
片玻瓈徹底寒
毛扇搖凉月樣圓綸竿卷起踏歌還貪弄水自撑船人
世誰知玉局仙

將往平湖夜過錫山汲泉追和錢唐公見贈原韻

打槳錫山隈掀蓬夜色開鬭雲元偶出明月了無猜（李詩明月直入無心可猜）江淨全鋪練舟輕宛渡杯京亭先報道好事
載泉來
記得聽詩處春燈許共分蟠胷有鱗甲唾手輒風雲屢
出能驚坐從前媿寡聞古來誇俊逸不獨鮑叅軍

次韻酬頴儒贈別

交道久云喪浮囂不可居良人同料虎更事悔沽魚鮮
苦心多忍貧於物易疎惟君肯憐我時奉八行書
越石聽雞舞東方據地歌感時聊復爾驚代許誰過踴
躍延津鐵光芒武庫戈懷鉛吾自笑磨淬欲如何
鏡中非故我卷裏豈生涯項籍荒祠哭要離廢塚埋一
燈搖短焰同病話秋齋珍重明朝別雲泥恐易乖

次韻赤抒見贈

一士不易得愛君懷古心寒泉同澹蕩秋岳讓嶔岑精
銳埋光久泥沙抱寶深恥同流俗伍擾擾日浮沉
良會初何定班荆在遠郊江聲吹白舫雪意冷黃茆欄

跋三更換（頡儒及余兩人丙夜劇談舟中）詩篇十手鈔從容吾黨合不比世途交

瓶廬晚坐納凉次韻

晚凉陪燕坐感物話危機蛛解張羅待蛾偏赴燭飛（時有所感）一甌銷夏足三遐到人稀此意眞超絶無勞問釣磯

荷葉

葦岸荻洲旁田田幾柄張淨香蒸日氣圓影蓋波光雨洗難留潤風翻亦助凉忽時來浣女驚破睡鴛鴦

荷花

碧簪連夜長朱粉爲誰匀異色新酣日狂香曉逼人多時濯濯水迥不犯纖塵謝客微吟久心思對汝眞

藕

分明秋水骨淘出冷光中薦齒不勝脆供盤愁乍融無端在泥滓誰遣太瓏瓏野芰牽連采難將此意同

蓮子

可惜紅飄泊翻憐絲倒垂津津含石乳戢戢孕蜂兒采趣殘香在嘗空半實時勾心曾不展縱苦待誰知

菱

繫根元不淺故故學萍漂素手牽絲摘銀鱗犯角跳青紅沙市滿烟月渚田遙最有妝樓上銅花不肯凋

雞頭

貼水荷盤皺那知芡觜殊茭雞應索鬬蘆雁枉相呼（一名雁頭）一掬疑來淚多方揀就珠細看非薏苡亦莫厚遭誣

瓜

當夏食單减佳瓜正策勳眞寒懸井得爛熟應刀分肺渴思澆涸心煩待救焚晶盤供大嚼甘澍驟紛紛

水葓

瑣細能成穗荒寒自作叢巳低頻蘸水屢貼不關風翡翠窺潑潑蜻蜓逗小紅無求美人折蹤跡近蒿蓬

爲赤抒題扁豆花

草草花無媚綿綿莢轉腴循牆成種植除架感榮枯偶借添詩本新移上粉圖南山無半頃此味亦時須

不倒翁

時時作胡旋面面解迎人向背初何定婆娑似可親酒邊爲狎客市肆慣呈身料汝幾錢直衣冠也自新

皮叫鼠

汝豈能鳴者因人強自鳴皮毛成假合簸弄有微聲窣窣眞飢鼠啾啾溷囀鶯博他童稚喜容易得喧爭

贈沈道士沈好談黃白之術因有末句

除卻燒丹外都無事擾心種松飢可飯被衲臥爲衾破

壁蛟螭杖空山霹靂琴無需不死藥我正急黃金

豪家

百尺起高樓千金買莫愁雕鞍楮白馬寵錦紫茸裘羅綺塡家衕賓徒擁鬧侯三更還秉燭更過狹斜遊

畫綠牡丹

仙人調幻藥欄畔染靈芽（用韓湘染碧牡丹事）最好潑春日能開淺碧花挼藍和素粉匀黛上輕紗檀暈心微點香稜口半呀淨無妖血涴青借佛頭誇院紫非儔匹官黃或等差合歡嫌淺俗一捻苦妖邪不辨房低歛貪看葉互加抱叢鳴翡翠繞砌長金沙玉得知之寵珠藏衛尉家花師迷種植天女散雲霞認取前身在分明萼綠華

畫蝶

誰引玉腰奴爭飛戲綠蕪飄飄花駘蕩箇箇錦麻胡輕薄同吹紙纖柔似點酥全身將粉傅小暈着金塗繡纈生來好團窠織就無翠研螺子黛紅滴守宮硃趐暖嬌輪翅蕁香慣撚鬚叢淡偏識路風亂或迷途蟢子雖能網蜂王不受拘鬧蛾爲伴侶么鳳是形模絳雪殘英滿青氈細草鋪滕王宣喚久幾日就新圖

田家

麥穗垂垂黍粟齊柴關開處早鵶啼枌榆樹杪青旗出桑苧陰中白屋低跨港支橋童叱犢滌場餘粟婦呼雞人生最有田家樂莫漫飛揚失故棲

細浪鱗鱗瓜蔓水微香漠漠菜花風編籬護笋催園叟跪餌求魚學釣翁社酒三杯春後熟績燈幾點夜深紅來朝擬種南山豆臥聽老雞鳴屋東

喬侍讀新製一舟命曰雲裝烟駕之舫自賦四律索叔定醉白及余屬和次韻寄題並呈王方若喬無功致能介夫

試看魚鳥在籠池豈有眞能解縱時眼底公卿曾不少口頭林水欲誰欺釣遊得地何嫌僻栽種成陰未恨遲古有高情公獨占酒船浮柏蟹螯持

水氣雲光到處生陰晴朝暮幾番更最能好遣徐徐棹須慮從教欵欵行（須慮舟名見越絕書最能舟子也在杜集）驚破鷺拳翻雪去濕開魚沴撇波爭就花就竹無邊樂隨水隨風箇樣輕

一部家伶能解意滿瓶內酒況新開雷驚畫鼓欹帆過星亂紅燈寫影來隄畔按歌雲不動風前喝盞浪成堆金壺銀箭休催逼自在中流未擬廻

覓幅烏絲隱隱紋四緘吟就許誰羣與如西塞山邊住格在東坡派裏分焦遂雲卿應共載（謂方若）封胡羯末況

能文（謂無功兒弟）何當約與粗料理也遂飛盧溯水雲

次韻樵飲生日六首

吳船判袂絶相憐覊鶴停雲又隔年上苑花新勝紅粉
閉門苔老學靑氊短書嬾作雙飛燕長日親鋤一稜（去聲）
田誰振足音空谷裏遠貽佳句覺君賢

俊鶻風稜瘦鶴身靑冥矯翅不驚塵名銜正以氷相況
人世初無熱可因遠與淵雲論尚友並遊枚馬幾詞臣
坐披列史千秋在未覺今人下古人

平生濶略處紛綸浩若秋澄百頃塘吠影山中因見雪
轉丸穴底豈知香高名本不誇眉酤大器終宜在廟堂
風度隱然人識否浮雲來去了無傷

貪眠習嬾病蹉跎外論嫌君綺語多燈下合衣孤夢斷
花邊制淚一春過獨鍾我輩情非淺未卜他生事若何
賴是繁華詩意好不妨倚笛緩聲歌

藥樹風高禁籞晴西山遙翠落春明鳳巢棲穩天非遠
豹直詩成月共清儒術起家先自貴庭闈仰祿未宜輕
山僧烺芋分明許十載何言少宦情

盃傳静夜漏頻移想見纖纖爲捧頤洗馬淸神當代少
端明壽骨有人知丹砂可學須求藥白日閒消且對碁
南菊再逢詩未就皮筒莫訝遞來遲

再用前韻奉柬

後人才（有才調）得天憐坐見虛名誤盛年乍可短衣隨僕騎
不堪長袖舞蠻氊俳優雜進誇東馬賓客分張走寶田
醉後昏昏如隔世於今始信濁醪賢

不厭讀書多筭身只愁眼界罄纖塵曾言近有形兼影
幻境粗知想與因槐國紛紛開列郡蜂工日日御羣臣
現前齊物非難解試叩棲京守寂人（來詩有人奈棲京守寂何之句）

記否城東筍蕨鄉縛柴門外乳魚塘琅玕新傳百英粉
菡萏濃薰四和香繫馬柳搖萍覆水題詩壁壞雀喧堂
就令不願開車轍卜夏能無索處傷

神椎走險成功速鐵網搜淡得寶多憶昨報章連夜到
不禁雄誦百迴過生嫌借面稱蘇陸況肯低頭拜李何
碧海鯨魚從掣得浣花溪上好行歌（君有京邸寄和長篇最奇偉）

多病身能驗雨晴抄書眼已半昏明安心待得烏頭白
笑口難於濁水淸管氏可堪知己告韓侯不獨市人輕
溪喧路悄風吹鬢誰會斜陽獨立情

北轅催促有書移乍聽甘言亦朵頤半入岐途愁淚逐
馬歸絶塞敢前知全家仰給將穿俔半局思翻已敗碁
冬醞熟將來軟脚行纏小頓未云遲

邨居有懷方山允文朱天綺夏任遠鮑又昭諸子

窄窄黎牀午睡餘蕭蕭竹屋閉門居烏鳴感我添孤悶
鵲喜知誰送遠書記泛秋船尋晚菊曾燒夜燭飽霜蔬
諸君不盡論文興況復經時笑語疎

題朱崑源就樹草堂

綠溪舊種綠千章佳處端須着小堂靜聽蕭森疑水樂
略除叢薄漏山光菊花生就如人淡松樹培來過我長
頗畏妙年詩格健吟成未敢犯東牆

附朱詩 杉去蒼皮竹截根滿苫稻草便成軒門庭寂寂偏宜懶鳥語關關不似喧風近樹旁先作響月穿花隙暗銷痕飯餘出就農夫話腹飽時時手自捫綠柳黃桑覆草門數椽結搆野風存壁泥乾圻重糊紙籬棘高盤可當垣彻草淡春不淺逼窗林暗遠常昏池邊抱甕人誰見早晚何妨自灌園

病

寸心何處遣人安強自謳吟亦暫寬客枕從無通夜穩
病身惟有一秋難水食穀穀同思曉窗紙騷騷儘作寒
料得顏隨霜葉槁明朝淸鏡嬾能看

夜坐撿金陵舊課有感

一燈明滅弄幽光伴汝中宵闇自傷斷爛陳編逃皂白
頹唐禿筆亂朱黃蓄疑未易逢詹尹儲淚真宜訴項王
桃葉渡頭東去水那堪斷送此生忙

書爛柯圖卷後

兩丸日月緊相催一局殘成未易裁苦戰不知緣底急
收拾百念已全灰椎牀亦莫拳皮裂看畫聊當心孔開
知爾樵人落山去不容一日不銜盃

奉題錢唐公賜榴圖

絳珠顆顆一房呀軟玉津津醉齒牙東絹寫來能彷彿
西淸擎出想光華唐家自重九仙骨用肅宗親賜李長源事漢使
休誇八月槎要是難忘秋實意不然合賜午天花

又題蔬香圖

天上酥陀日飽嘗菜園儘踏太官羊故山笋蕨春生筋
說着津津舌本香
青是雞蘇綠是葵韭黃最早芥薹遲烟苗雨甲番番長
笑謂樊遲吾爾師
滿墓花發繭般黃蹋地風來蜜樣香不待沙瓶羹爛煮
畦邊小摘與先狂
薙頭最是生成辣蠻性何妨老不衰可怪邪蒿同惡草
一般滋蔓欲何爲

又題鰕香圖 圖中執梅一枝

槲葉衫輕穩稱身夫須笠子代氊巾冷香一瓣偶拈起
便欲平開天下春
生成鐵骨肯消磨百斛淸芬天付多畢竟此花能破臘
風欺雪打奈渠何

水邊竹外有深緣，澹泊風情秪自憐，俗紫凡紅元不競，上林偏占一枝先，

誰遣芳心帶小酸，他時細雨綴金丸，吳鹽有味須相和，莫作浮香一例看，

九月十日補登高次張石樓韻

女牆缺處水光中，楓葉深紅柏淺紅，作兩重陽何不可，忍教辜負最高風，

寫生月季花

紅雲爲骨月爲胎，趂暖凌寒績績開，喜得今年添一閏，好春應占十三回，（原題有十二度嬋枝妖嬝之句時辛未且月）

題禹尚基小像

茅茨低小幽人屋，簦笠欹斜釣者裝，尺半鯉魚曾得否，一竿終日占滄浪，

衙家村傍撈蝦港，一葉舟撐放鴨池，不是與君曾識面，定應認作陸天隨，

雄雉齋選集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顧圖河撰圖河字書宜江都人康熙已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詩古體多學眉山近體多學劍南詠物諸作亦頗新頴而在同時諸人之中尚未能籠罩一切也

青溪詩偶存十卷

〔清〕蔣錫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溪詩偶存十卷》提要

傳曰詩言志歌永言古之教也故先王有采詩之官以考見一時之風俗與政治之得失而學士家稱詩筆者則有性情哀樂之變人事通塞之途朋好交遊之素與夫歲時先後曲折之序亦往往雜見於其間矣但古今風氣律力更代迭遷而人生才性不齊高下判隔故自三百篇而下漢氏以淳古雅健爲宗而曹劉風藻嵇阮清深淵明冲粹李杜以沉鬱掃齊梁之靡歐蘇以豪宕剷崑體之陋總其大凡差数睹矣范史云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殊狀其體同聲異氣劉

彥和以爲神理二契政序相參非謂此耶今之稱詩者無慮億萬家無不揚眉瞬目横厲無前有嗣續風雅之意猥以予之朽鈍妄思追逐其間誠不自量但童而好之仰窺前民之緒論亦嘗費日力於此一日盡先朝露楮墨零亂遽爲他人覆醬瓿亦復可惜况其間又有性情哀樂之變人事通塞之途朋好交遊之素歲時先後曲折之序之雜見於吾詩者乎爰简次而存之起巳巳迄壬寅前後凡三十四年釐爲十卷并付之剞氏衰年多病繩榻竹几執書就明間一

展卷蹤羈窮之語無關學故雕章不足采取而還顧生平所歷坎壈幽憂如志忽憶如夢斯覺亦足悟身世之虛妄而資山中談笑之餘論也若其詩之卒可存與否則非余之所得而知也瀾上丈人蔣錫震書於悠然樓

客有詰余者曰子之以青溪命集也何居對曰我蔣氏舊宅青溪古梁府有青溪小姝詞謂蔣子文之第三妹也而宋元樞魏公亦有舊業頤山青之句今余居南山之麓西溪之濱流水周於舍下葺

草生於堦間春夏以往百卉蔓發縈青繞白直際天外顧而樂之爰以墨其處亦不忘舊也其謂偶存者何曰原不足存也言語文章昔人比之鳥獸昆虫之好音飄風之過耳故唐四庫書目於今學者至不能舉其姓氏苟自以為存而不亡者妄也其存之偶也明知其未必存而姑存之者亦偶也抑亦有不待此而存者耶如其無以自存而欲託此而存之則其謂偶存也尤妄余固懼余之不足以自存也異日儻有過吾里者指其地曰是名青溪蔣子吟詩處也幸矣然自在望外錫震又跋

青溪詩卷目次

目次終

青溪詩偶存卷一

宜興蔣錫震契潛

輟耕草 己巳

咏懷二首

生長河山陽日出務耕牧春風雨一犁秋草妻更緑手足肆微勤朝夕志所欲隣里八九家村童或五六時來共游處跳盪過曆犢從此日月疎泥跡市塵俗忽聞黃鵠歌中夜傷局趣天明陟高岡聊以縱遠目

其二

登高何所見遠見上東門中有車馬客翕赫自言尊凌晨排紫闥勢欲旋乾坤拜揖公與侯乘時蒙主恩中夜忽詔使列火來朱軒載君廣柳車涕淚將何言顧我衡茅下飯牛牧雞豚豈無異患干而以拙自存歲功量薄力時復援古人緬彼沮溺心還爲壠畝民

代長相思

長相思別夫單兩地悽惶風色寒聞兒哀哀覓母看遊魂獨來依碧月佩環欲寄愁無端不禁心摧淚闌干上有夫壻追新歡下有弱息兒時難啾啾一慟千

寥黑幽冤誰道天衢寬長相思添辛酸

代索母謠

恠娘幾時不還家房前昨夜鳴青蛙欲換春時衣無人爲緝麻小姑背我哭新果東邊阿黑葬娘大聲嶽獨哭不與我爺爺遠去不得回娘行不回誰爲炊我哥兮我哥爲我趣娘親使歸來歸來倘早來歸來醉汝觴蕩杯

別許子 庚午

暮對寒山詩思清感時衡夢驚離情幾同東舍瑩芳

草又逐西風唱渭城曲岸小刀催棹發平川孤月上沙明憑君一點丹青筆寫我山陰雪裡行 許工畫

冬夜宿野人家床無幃帳屋破而多風取積草障之乃戲曰此汝家草屏風也索句遂題

不藉蘧篨自作扃避風應笑肉爲屏似渠雅製誰宜稱合著乾坤一草亭 孫謙性儉素床上施蘧篨屏風

梅花

竹屋園深雪林間無路通暗香留不住多事是春風

春暮攜友登山 辛未

待去爭春春已闌子規聲裏一登山桃花落盡村何處麥浪斜連水一灣舉袖欲延新黛色臨風無復舊朱顏憎予幾日心情懶賴有同人縱往還

立秋

炎曦猶昨日不信變衰催試上西樓看秋風何處來

陽羨採茶歌

白頭何老人提筐晨出門借問爾何爲采茶荼山根山名陽羨迎朝旭東風一夜烟浮綠況聞茶市有程期火急官符日夕馳聚芽甲坼旗初展婦子招攜忘

近遠緣延巖石披蒙茸到處芳英齊落剪歸來勞苦聲太息相見何曾好顏色更兼官吏來滔滔狗吠雞鳴童叟泣煎茶博士安在哉但言白蛇遺恨記荒臺山中亦有名世才可憐不如草木同寒灰致養口體昔所恥此意誰當獻天子山人負喧空有情採擷細瑣徒爲爾

初夏寄湯苑臣 壬申

綠葉成陰鳥語遲吾家竹影定差差遙知曲徑啼鵑處還似當年把手時談笑即今誰賞俊文章終古在

探奇裁箋相寄欲相問今歲春歸幾賦詩時苑臣讀書吾里

酬謝應雲

初日芙蓉語令人憶謝公比來接新句遮莫有家風屬和才難並清吟怨已空山居如繼作應不惜郵筒

晚酌

庭草晚色靜薰風濯雨時主人將進酒客子解吟詩忽引一徵咲旁觀那得知呼童具紙筆醉語亦書之

湯履和請余作母孺人哀挽

清泪流紅濕夜煙紘張別鵠意凄然梧桐院落秋風

語燕玉屏空碧火懸藏荻犁灰長帶血辟爐依月坐聞鵑青鸞影閉無消息珍重新題屬簡編

秋日病中遣意

老大支離厭一身漫勞愁病日相親此時瘦影無如我閑對黃花欲笑人到處林泉虛步屧案頭詩史廢評論搴帷似覺秋光好爲問今朝第幾旬

不寐

夜長偏夢短客思轉分明淡月微雲影虛窗落葉聲百憂無可說萬物總關情坐起還長嘆山城定幾更

悶

但當貰酒向黃壚剪燭孤斟醉也無還恐酒家能作惡朝來酒債便催逋

君山望江

送目憑高入渺茫荒寒湞洞割陰陽江豚吹浪連雲白釣艇孤帆借日黃冤血久埋疑化碧殘碑空在更飛霜無情日夜東流水欲濕西風淚幾行

春暮南溪訪友癸酉

荇葉初齊水面風幾家茅屋柳絲中小橋一徑通行

跡來訪高人鄭曼容

將進酒壽許丈漢節

將進酒爲公壽歌烏烏一擊缶醉言舞試長袖千金裘萬金馬換美酒旗亭下長年者醉翁也我有歌公聽之我起舞諦視之箇中狂態公應知紛紛餘子不足數文采風流今在茲羨公有酒能自傾羨君有句能自成胸中文字五千卷腋下疑有清風生世路炎涼蝕人骨磊砢欲落誰能平無功不在公會得醉鄉何處堪尋盟逝當扶杖入村郭寧須勸飲呼長庚醉

來高歌欲撼屋笑麾籍籍蒼蠅聲

春杪宿南岳寺同曹協華胥復夜話

廿載琴書學水萍風塵難遝懶逢迎悲辛幾許留殘炙慷慨何妨語老兵高覩碧空孤月白遠聽清籟怒濤生因過開士尋芳草一夜春風寄遠情

夏四月十五舟泊郡城時薄暑初升月散林末兩岸人聲四絕或見舟火明滅而已謝大應雲攝衣從余露立一大樹下語移時予方被酒氣益上昔東坡與舟聞黎夜話云其語則

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其情景大率爾爾矣

江村夜靜漁燈微晉陵城下行人稀與君相對破寥閒任我荒唐無是非老樹無枝半空腹漢月當天欲撼扉此間試與大垂手豈謂曾無杜德機引杯說劍亦何意却憶山南豺虎肥

八月十五夜 二首

黑雲壓雨雨竭來忽然見月喜而舞掉破秋空萬里雲顛落寒梢一庭雨

月下長吟久不歸林間露氣轉霏微襟渠清徹能如許獨自空庭散舞衣

戲東善長

折柬召君君不來起弄秋月揚明輝想君並坐篤幃裡笑憑紅腮劈蓮子此間樂事那可說肯念顛狂顛欲死蒼茫四顧色怒嗔仰面對月發歡喜吾猶能一賦詩朝來走報東村知 善長居東村

酬許漢節秋霽見憶之作

過雨寒江讀楚騷未能清酒試持螯胸前碧月憑誰

見天外秋風點鬢毛多怪丈人輕翰墨竟承芳訊到蓬蒿來朝期爾吳姬市一斗相將有縕袍

贈黃山人

數椽茅屋傍南山誰道山家興味慳手拾竹根敲石火坐遲月色到松關籠雲採藥因歸晚植杖尋源獨去閑何處車塵聲轆轆北林猿鶴笑人頑

古臨津城隍廟二首

飈流日下洗城根上有寒原社碣存青蘚斜風逃繡壁紅煙低夕散祠門迎巫絮酒空雲滿下食靈旗古

月昏爲予齊梁文獻在行人誰與薦芳蓀相傳神爲任彥升

青蠅飛去久無聲白鶴歸來亦古城但說文波饒綺

麗誰憐燈火望清明西風立馬荒庭暮落日啼鴉過

客情我寄愁心殊未得出門溪水亂縱橫

苦雨嘆

陰雲黯慘蔽白日一雨十日還漫空禾頭著耳爨火

冷男呻女吟比屋同乾泥后[illegible]遊竟須騎馬愁

出入江干賤士衣裳單寒風萬里摧人急安得長鞭

鞭燭龍高懸紅照光顏色

秋日城南訪呼崖上人不遇還同曹大晉復過

吳二景虞置酒

蕭蕭木葉覆寒茸落落心情信短節偶爾因緣過竹

院恰來無語笑芙蓉懸鐺古砌空行跡散客雲堂有

暮鐘何處可消今夕意酒徒南陌又相從

客舍早梅

一障飇風驚夢遠半瓢村酒落燈前無多愁思消難

盡却看梅花又一年

癸酉除夕

環看四壁無家累且喜高堂有老親歲盡滿天寒臘

裡心遲衰草燒痕新欲謀斗酒何從得學頌椒花自

解貧起撥竹罏煨榾柮大家談笑與逢春

曹協華游淮陰寄之甲戌

聞說輕裝汗漫游布帆風信過揚州路逢隋柳迎青

眼若個侯門念白頭愧我故園猶敝席思君到處或

登樓何時半舫西溪畔賣酒橋邊洗客愁

送人之維揚

春風浩無際遊子去江城瓜步波瀾闊隋堤草木平

拍浮雙劍影小趁一川晴賦就紅橋樂時須仰寄聲

感興

花飛欲盡怨枝空誰復殷勤護晚叢最是子規啼血

苦月明和露滴殘紅傷無功也

感舊

舊日雕闌處處斜簾前語燕隔天涯夜深雨過巫山

廟腸斷東園鼓子花

秋山晚行

白日淡欲没秋山靜復驚石危騰虎氣谷暗引魈行

羸策難爲植長途稔不平何時越山險安步縱歌聲

秋日村居雜興三首

水村山郭亦風塵默默深居乞過春欲索碑錢慵上
市勉從躬稼不如人叩門吏怒催科早憂釜妻號戚

粟貧且喜比廬新釀熟詰朝相約過西鄰

勸穫催耕比舍同田家風物亦冲融連山列屋含煙
白獨樹酣霜倚日紅村杵夜舂千市月酒爐朝試一
旗風由來盡道江南好我亦茅茨任此中

家在江南笠澤濱最宜低檻與垂綸溪雲濟夕行人

遠岸葦肥秋宿鷺馴月剪寒波收釣艇烟開南市賣
與尊彥升去後樊川死底事曾無有問津

南澗送別

行來清澗一兩曲坐對遠山三四峯峯回路轉忽不
見水聲山色空溶溶

秋日約遊江上黃山不果

十年書上敝秦裘復棹江邊葦荻秋雄劍無光星欲
動名山有約我還留扶藜懸齒層雲屐挂席乘風下
瀨舟但去荊南回首望斷猿孤月不勝愁

哭王天章

白楊風蕭蕭青陵日杲杲衆芳驟搖落王生亦枯槁
愧我未忘情而來强縈抱驢鳴黃葉下劍挂何枝好
命也可奈何一慟吳山曉

定居二首

斜壁半圭邀日月牽蘿補屋看風雷手移蒲桁栽教
滿荒徑慚他過客來

掃地焚香致有餘編籬插棘計非疎願將開闢誅鋤
意小事於今一室初

老屋 余居極敝陋過者譏爲非計作老屋一篇簡知我者

巖斷石痕青泉落澗趾翳中間挺結構傳自古先宅
茅茨覩已朽棟宇半欲脫相將計甲子茲昧業疎濶
但見桑與榆皮蘚僅存骨常恐風雨至飄搖事難測
補葺敢復暇手足昏暮力容從遠方來顧我安所惜
高山流水間隱然見先澤長跪謝客言士志各有適
或者懷其居無爲陋吾室

贈王丈惟一

淵源洙泗近河汾未墜風流賴有君俯仰積薪憂厝

火平臨孤石看浮雲四科詎屑稱官閥五鼎還應笑
白茯隱几著書頻甲子不妨吾道日爲羣

挽詩次韻

雪淨遥天海嶠孤巫陽何處弔竿竽雲車晝下邑牛
喘華表夜歸白鶴呼聞道蓬萊水清淺爲問聞風今
有無十年不識先生面報到荆南蘭蕙枯

臘月二十五日夜行南山道中口號示山家

歲暮多悲風倉皇事登陟况復日短景出門光已昃
孰爲使之然奔走在衣食山南道路惡奮與死生逼

十步九頓顛恐爲饑虎得川梁更枯朽敗葉欲秋脫
我手供跰躃我足恣欹仄嚴寒徹肌理層阻遥驚慄
不及詣爾廬安敢必凶吉坐定後發言驚魂晌不息

二十七日雨行縣南道中

我行上平田悲歌行路難蹶泥漸平聲咸跗頓足撫膺
坐長歎天時懟兮威靈怒陰色晝結兮愁雲寒四野
漠以墟途長力已殫酸風射眸子涕下紛沆瀾嗚呼
雨師兮何不仁霑灑虐我衣裳單

山中讀書 乙亥

吾生不耦俗性僻愛山居屏跡緣來此誰云敢著書
林深時喚鳥澗靜俯游魚理妙思何得風清香有餘
垂青慚異日純白或生虛松下月留照堦間草不除
興來歌隱隱夢去覺蘧蘧殘簡吾家業寧煩長者車

贈藏椾上人

訪道靈山愧未聞落花時節會逢君肩横榔栗携明
月手弄寒泉帶白雲山外天風吹法鼓岩前虎跡印
斜曛辦香合下維摩拜深夜還來細論文上人以詩草見示

社散

南村社散雨霏霏淟濕玲瓏老布衣尸牖此時陳孺
子衘泥還向廟門歸

雨

雨氣浮天盡雷驚挾地翻坐聞川漲激怒奪海門喧
蛙黽新棲哭魚黿昨潰奔萬方昏墊苦愁絶不堪論

雨不絶 有序

乙亥歲多陰自正月至於五月行無絶潦麥
朽釜空魚休於奧宅居民値我未嘗不嘆於
前抑潦潦者意尙未愈於余亦未免爲許也

耶短述

金烏鉠足玉兎死元枵夜斬赤龍子巫女晝入高唐
軒送神萬騎白翻翻齊聲踏雲沓靄間朝朝暮暮愁
登山乾坤漭泱欻回互綠髮飄蕭石城路揚鬐喻頰
天吳怒馮夷擊鼓歘饇舞猗日夕兮慮殫爲魚公乎
公乎將焉如

山中

面面青山無路通白雲飛去最高峯昨宵似聽山靈
語別塢僧敲遠寺鐘

山村雜典

隻影空山帶索行學書不就且歸耕恨無買犢樓蘭
劍借得隣僧折脚鐺禾黍野風吹暮色竹林寒雨作
(音佐)秋聲他無長物夸家具屋北墻邊臥短檠

有贈

卜築屏山且面溪春風垂釣雨扶犂漢書自笈驅歸
犢麈尾高談聽祝雞社散竹鑪茶早熟梦回池草句
新題幽居物色今如許怕印苔堦屐齒泥

夏日書人屋壁

禾黍風微草閣凉蕭然白日到羲皇數聲斷續新蟬
引幾處浮沉菡萏香春雪花甆宜永晝銀枰烏恰坐
方塘呼兒問課滄浪咏合得清吟日佐狂

秋來

隆隆赤帝噓炎精鑠金焦土遜元冥魚潛蠖伏腸欲
死意謂曦赫無時清誰令葉底哀蟬吟飄蕭落木驚
空庭孤蛩弔月啼空墳幽幽鬼語燐青青祝融慘沮
覓屏營時危運謝天將傾歸奔不及驛南道西風倒
地來枝撐

步虛詞

層城山下流明霞瑤草溪邊漲碧沙星冠道士羽服
加飄然引駕青龍車八公紫騮共蹀躞來燕西池王
母家座中有女髻堆鴉袖擎火棗形如瓜白霓裳玉
辟邪鸞鶴曳影臨風斜鳳簫咽咽彩雲裡旁挹仙人
萼綠華怡然坐我赤水岸手遺三脊金蝦蟇高酣蹋
月謝阿母還倚雲機看織紗下觀瀛海但一氣仰攀
珠樹南枝花

失題

聞說三山製六鰲一聲長嘯海天高袖攜綵字雲生簡手割鴻濛血縷刀雷鼓鏗鍧翻地軸鵬飛搏擊亂雲濤老仙漫戲渾閑事宴坐何心睨二豪

八月一日騎行山南道中

夕照低陰古木平白雲驢背一人行何如杜牧寒山路坐對楓林賦曉晴

暮投南隱菴

初入山南路山多易夕陰騎歸知暮力客倦感秋吟獨徑森寒起荒途引霧深隔林知寺近魚梵有遺音

秋日寓采山菴徑有積草不治傷其蒙雜壅蔽督童指力疾除之快然成咏

明知幾日別且復顧其安劍去誰重覓琴來可一彈倘將期自慰豈敢畏艱難今日成何幸悠然舊路寬

獨坐采山園

池館蕭條事已非滿園空翠亦全稀曾聞此地宏風月到處於今長蕨薇前輩留題成昔夢桂香無語殞秋衣孤吟兀坐增惆悵不禁陰寒斂夕暉家華人先生有采山集

采山

采山山前秋瑟瑟光陰無主啼寒鵶落日西風蔓草多疎桐半死扶明月我來正值秋深時一徑衰烟澹空碧踏破蒼苔心骨寒底事挽人歸不徹可憐桂影懸秋香空山一樹垂垂發

絕句

陰雲秋萬里草木葉黃飛天際孤鴻影飄搖何處歸

山閣獨夜

涼秋適九月夜靜空山阿竹徑集寒蛩孤閣無人過

人言此境苦蕭摵縱不欲往吾狂何倚欄四顧却立久頗覺耳目聰明多夜峯娟娟新翠螺清風習習舒空波雲羅月黑木魅喜掩閃潭底疎星訛飢虎破籬胙搪壁傳句詎敢聲高哦百怪入腸怒爭道手戰口噤意則那金雞剪梦低銀河

杜康墓下作

孟冬風色寒芳華坐來歇于役向江城悲歌望瀠洑道旁沮洳間纍纍著遺跡咄哉杜仲寧當年此歸骨夜雨響枯藜陰風吹碧月天地無端倪人事有乖缺

在厝百罰

作綏遊燕二首

長邀崇酒不能餐豈緊麋鹿羣念子道路難
九折坂雲暗九疑山覩此殊未諧波瀾勢多端
朔雲邊月苦風氣亦先寒贈子以自愛倩悠吉巳彈

其二

燕昭能市駿忽焉委蒿萊千載有遺恨爲望黃金臺
華風草木秀和氣應律回此時于行遊應過易水淵
所思竟安在沉歎獨徘徊紛紛絶馳道虎冠何崔巍

酬儲汜雲二首

君子交有道緣會亮非偶孰是徒營營寄意在杯酒
江上寒波生沙平遠木秀荷予敦好懷顧我戚如舊
一觴聊可揮高論體無咎夢幻百年間流電驚戶牖
相期在何許黽勉歷所究

感歎非貞則信芳行歸休朱絲隕勁翮沉淵媚潛虯
處晦在所養立德戒其浮不見殷深源咄咄徒離憂
膏度遥夜披牒恣冥搜薄俗良可嗤吾思古夷由

歲晚

歲晚厨烟冷詩書夙稗稊戶懸千里月夢斷一村雞
犢鼻穿無厚烏皮在復墜參差違百慮屋壁試新題

丙子元日讀李孝光雁山十記是日立春

春風倏然與歲至開軒快讀遊山詞若嫌腹底清風
滋欲接蕩陰明月吹世間誤人信兒女拔宅如君眞
導師遥酬一杯應一笑五峯先生天下奇

望前山餘雪

積雪明遥山觚稜乃自出中有青松樹華巔間綠髮
寒芒旣凌厲秀氣亦超越縱然物慮營對之清興發

侵晨一無事盥沐整巾櫛蓬門故舊踈竊取自怡悅

元夜二首

靜掩柴扉江上村笙歌何處坐黃昏情知李趙經過
少酒伴相呼夜到門
尊酒論文興轉清暫餘月色試長唫併將鐵笛橫吹
曉寒落梅梢幾寸陰

傳聞

傳聞烽火動胡關塞北塵飛暗鐵山杳杳曉烟營萬
騎團團明月奏雙環龍堆劍倚晴雲黑鼉鼓風清戰

血殷我愛江南春草緑一鞭黃犢自投閒

二月十六夜

月明樓上雁初回人倚東風强覆杯村酒莫辭遲燭短眼看憔悴到江梅

次友觀梅韻

空山抱影久無倫凡見寒梅幾度新箇裡心情渾似醉若邊池館又逢春愁來據槁寧爲我懶去看花笑問人荷爾裁詩暫相報一枝籬落夢中身

歸舟望南高諸峯懷黃隆吉

春風能幾日又唱拔蒲根黛色明高岫鶯聲暗一村故人經久別歲月愧相存情向南雲滿停橈寄一言

酒酣

酒酣歌壯士慷慨劇中煩一劍曾留約平生未報恩春風吹野水秋月照寒原忽復悲遲暮傷心誰與論

感興

迎霜獨自理秋衣雁叫寒空蘆葉飛暗海長雲風色苦遠山紅樹夕陽微行經禾黍餘空壠目極川原復掩屏多少五陵輕射獵鳴鞭日下帶禽歸

菊

獨凌霜曉傍柴荆敢許春妍艮後生冷淡家風誰肯得種松嘗結歲寒盟

冬曉

四山蘢葱烟火動雀噪簷牙金井凍主人無食懶拔衣獨偃寒衾理殘夢

客愁

燈前獨自看吳鈎寒雨吟風作客愁望斷北來魚素杳心懸高處雁翎秋殷勤盡日歌黃鵠迢遞通波泛白鷗幾許壯懷銷未得却驚[illegible][illegible]更回頭

題牡丹圖爲某壽

舊曾相識上陽東淺笑[illegible]一捻紅不見開元天寶後寧知金粉玉樓空嬌鶯[illegible]恰啼芳草鵜鴂聲聲咽斷遂何似畫圖堪駐景長年無恙度春風

冬夜置酒南樓別宋三

月黑霜嚴夜氣重樓頭酒暖燭花穠牛村簫鼓歌金縷是日村西觀劇入座風流覆玉鍾紆鬱川原悲阮籍奔渾瀏海走元龍丈夫達跡波瀾濶他日期君何處逢

飲酒率然作

古今信遼濶時事或相偶吾非楊子雲其性頗嗜酒其貧復過之亦竟不能有鄰父念飢劬肯致一盈缶趣婦具斟酌謂可待旦否斯言似忠告實自靳升斗世情太早計求餘以爲厚詎知丹黄質拂拭誤芻狗萬事貴當機瞻顧失前後央目無轉瞬風霆落吾手浩歌取自醉違愧老萊婦

絶句二首

白日豈寒江陰風吹愈急雪際少人行獨樹高原立

其二

竹屋上孤烟天斜勢欲直寒鳥枝上歸飢狐墓中出

書陳寓菴詩卷後因請爲先大父農師公作誄

潁川先生署曰寓自謂塵緣無所住不記人寰秋復春時來灑翰申長句忽然絶叫三五聲中有驪蒐斷腸處裂石崩雲勢轉遒回波散雪紛成趣我困愁城迫東坚歲掩衡門咏枯樹猥承知顧十年餘迪賤無因恭清譽燒燈歌徹瓊玖詞氣涌河流欻東注宦途文章不一身董賢尊重子雲貧但將詩卷留天地安問鳴騶礙路塵古者立言期不朽擬銘祖德托詩叟縛麟老手今幾人君似當時王季友念我傾困不滿籯知君識字不飲酒還能决起相摩否

卷一終

送盡垂楊夕照殘怒濤噴雪夜流寒中原文獻悲虛
壁此日行歌賦伐檀散髮幾人眠洞壑投綸若處憶
溪干尊前多事憑今古月映清宵已倦看

立秋

無數容華一夕休白楊衰草蔓寒流閑尋古路看苔
跡歎息空堂走壑舟容易驚心江上客最難忘處月
明樓年年牛女西風約可得今秋似去秋

月下汲中泠泉

長江得秋秋意足千尋斷岸炊烟綠晶晶中泠風以

寒月明夜半空潭曲此時多少醉輕紅朱門窈窕歌
黃督贊皇無人桑苧荒誰來汲取燃湘竹

秋水閣滯雨示吳諸臣

秋思渾無賴登樓獨耦君揭懸千嶂雨深坐一溪雲
片笠斜風度鳴榔何處聞應知後時別心緒日紛紛

時諸臣將赴廣陵

同人爲南岳游余以故不及繼遺新詩屬和卒

依韻三章

漸不關人事從它鶯燕忙力微知坐久情盡厭途長
踈禮慵非傲耽憂病欲狂誰爲念憔悴辜負到秋光

其二

朝聞踏寒雨攜手上岑樓屐齒蒼苔遍蘿陰列座稠
清吟搜古契懸瀑瀉高湫宋玉平生意悲深此日秋

其三

君行拾山翠我自弄溪烟相示石門詠如鳴幽澗泉
才俱千里駿詩任衆人傳潦到吾無似難賡白雪篇

中秋飲在陸草堂二首

萬里秋風天外聞小窗叢桂亦紛紛珠含楚澤逃雙

影潮上吳江長十分坐接楊雲陪問字才慙阿買未
能軍殷勤盡日傾尊壘醉斂殘花倚夕醺
毛羽低摧倒舊林非時彈射橫相侵納門王父悲無
地乞食王孫擬報金世事那隨秋月滿愁心一倍酒
杯深平生不盡悲歌意今日尊前學楚吟

賦得雁翻蒲葉起

滌滌天南道嗷嗷鴻雁悲西風木葉下湘水月明知
一陣驚寒早長途病翼垂菰蒲冒清淺旅宿自逶迤
影弱棲難定機危去怯遲既權洲渚靜不禁游鷗疑

嶠蹴層雲逈孤飛何處宜悽然稻粱計時事日參差

秋夜小飲玉持園亭

靜夜宜秋月攜尊是處同清歌出扇後烏帽沒杯中
葉亂梧堦影香凋桂樹風百端酣一醉歸去臥墻東

九日東儲五汜雲

怪底曾無有報章未緣相對暫相忘愁來夢雨雙溪
白情共寒林九月黃苦愛新詩日强健幾回覓句竟
荒唐今朝幸有登高興兒說新芻濁酒香

徐家墓下一首寄諸同好

城郭郊原次第過溪山佳處墓田多此中枯塚幾重
九日夕雲林有嘯歌極目蕭條悲萸菊裁詩初就見
年何高情共笑牛山淚秋興何因弔汨羅

讀淮陰侯傳

抱奇蔑落不貲身城下閒來引釣緡莫向人前稱國
士可知年少笑家貧當時骨肉何堪齒一飯王孫尚
有人漂母祠邊千古淚夜深風雨薦江蘋

同儲六雅東溪晚步

夕望烟水寬寒林際衰草何事空徘徊指點行人道

紀游

九月寒未勁況茲辰日良野水波瀰瀰複嶺遥蒼蒼
蘆花明勝雪楓葉病酣霜行人懷往路田父力益藏
我與二三子迤邐來東岡雞聲出蘿薜彷彿鄰柴桑
回首烟市間楚楚盈衣裳蜉蝣自朝暮黃鵠凌秋陽
諸子挾天倪余亦頗清狂何當脫塵滓揮手參翱翔

寒夜憶兒

愛子纔逾歲家貧失母慈別來重見月況是苦寒時

延陵懷古

延陵吳楚界蒼茫今古分我思吳季子誰憶春申君
揖讓志守節帶礪空浮雲千載有遺恨斯人不可聞

壯士歌贈徐舜臣

寒吹高城當落日壯士短衣歌勅勒朝廷近銘狼居
胥悔不彎弧橫九塞朝游城北暮城南不覺流光坐
差忒秋風一鴈洞庭波爛雲貼水鰲身黑爾時壯士
多辛艱遥從南國望長安子都驃騎都尉富平年
少褕貂蟬去年徐卿游輦下聞聲識面爭交歡綰符
紆組旦夕事況汝舊族非單寒囑卿慎自重顧盼三

十致身猶未晚下走顛毛星欲稠若箇山頭曾顆飯
壯士歌聲轉亟長歌向鄉鄉應識丈夫高步會有時
俊鶻窺雲雙拊翼

雜詩

家我故貧賤未畏飢與寒弱齡盛意氣旦晚生羽翰
蹉跎三十年悲慨更萬端脫身事行游歲暮衣裳單
陰風西北來何意乃相關日月日以新志士多苦顏

送儲禮執赴汪學使幕 戊寅

朝暉山郭澹春光渺渺閩天道路長笑倚轆轤聞叱

御懸知遣幕待焚香日斜江上逢梅使君到南中見
佛桑爲問延津龍在否千年應復接雷張

夾浦即事

偶滯湖堤守夜霜隔籬誰與薦壺觴莫言竹葉三升
酒不及寒沙一盎漿

雨中遣意

曾聞烟月久凋殘淼淼湖波倦客顏何意西陵西畔
路一天風雨暗孤山

吳山

突兀晴空氣象干銷磨南渡宋衣冠亭前鶴去青山
曉江上潮來白馬寒一片雲根迷古跡萬家烟火自
團欒於今四海朝元日誰踏吳山畫裡看

西湖紀游五首示儲禮執

湧金門外即西湖太守風流今在無懶性比來偏好
事倒拖泥屐喚提壺
扁舟風雨截湖來先探孤山處士梅鶴去庭荒人不
見一枝還傍舊坟開
西陵芳草自年年何處春風哭墓田婉轉莫嫌兒女

意風流直得一生憐
水邊攜手暫停橈堤上無人問柳條試道此游誰最
勝知君解識第三橋
豪吟短歌手足旋呼酒欲佐春風顛今宵飲罷不歸
去蘇小坟頭我醉眠

飛來峯

牙角突怒胸腹顛蹄股披豁靈根胎山中黯慘惡風
雨淵下鬱律屯雲雷軒然拔地裂石出傳聞遠道從
西來息薪何處問隻履嗟爾赤力空崔巍

湖上重別禮執

爲因南去路迢遞直向蘇堤折柳條愧我朝來歸棹
急相將不到浙江湖

錢塘覽古

海門東望影幢幢賸水殘山古越邦日照錦衣靈石
鏡氣消風雨暗疊江飛來天外峯千仞夢去湖堤鶴
一雙猶喜西泠橋畔路年年絲柳撲春缸

雨後舟過吳興望道場山是日上元

雲間曉見綠差差道是何山風所知碧浪自搖千嶂

月扣舷聞誦弇州詞

斯圻阻雨向居人請寓宿不荅題壁便行

寶劍千金號轆轤蒯緱彈鋏溷屠沽十年湖海藏名
客此地何因問酒徒

望太湖

赤日騰波曉鏡開千帆雲暗亂山堆蛟涎晝伏雷霆
怒濤氣陰含風雨來太史南浮窺禹穴賜夸東去隔
燕臺春明湖水依然綠一曲滄浪漁笛哀

雜詠三首寄曹協華儲六雅汜雲

鳴鳩乳燕自芳華閒倚春風數落花紅藥堦前非昔
夢綵蘺溪上是吾家深慚覓仲稱頭角若憶元暉丐
齒牙惆悵獨行經坐久暮烟橫碧覆晴沙

朔馳張掖暮漁陽意氣由來百尺强十載敝廬風雨
惡半窗寒月薜蘿荒壺飧若處逢如願杵臼何曾識
孟光獨把紫芝歌一曲祝雞因欲問尸鄉

比舍經旬絕過從風來滿嶂對吟松寒生鐵幹千尋
色碧透銅官四五峯顧我雞棲從蝶化幾人驢背戲
龍鍾閉門自著嵇康懶欲報鄧書阮嗣宗

畫菊爲儲文賦

吳中畫手若林立蔣許南田稱典則幕前弟子凡幾
人擘練研朱攻自力我矜此卷筆法清誰者爲之段
成式或云昔受惲氏指他手空然汗粉墨從來良工
心事奇不寫春妍寫秋色徘徊掩卷起三歎欲往叩
之安可得開緘重復審其理條幹生風看不及涓滴
疑聞花露泫臨軒彷彿芳香入翻憶登高直覗時掩
苒層枝與剝棘資葹蔓發烟雨昏落英何處當秋實
主人蔣我賦長句對此莁莁百端集數間茅屋南山

邅三徑荒蕪松菊蝕手攜栗里一編書歲穫啼飢還
乞食飄零漫整頭上巾風塵澒洞嗟何極幾時畫我
畫圖中貰酒東籬酹吟筆

有贈

竹屋柴扉帶圃畦楝花陰滿㪷黃鸝手攜溪友穿綠
網笑問山妻伏魯雞南浦蒲帆風獵獵鄰庄官舍綠
萋萋杖藜好雨尋朝約遠餉東菑日未西

五日

遠憶家山尚未歸三間老屋亦全非一林綠護柴門

迥五日烟消燕子飛刻艾裁蒲村舍喜詠騷攤史腐
儒飢童烏索飯常憐我一笑經年心事違

五月社集予方息關藏咎儲六雅手書敦促中
有建安南皮之語因寄

萬里河流接濁漳千年旌旆尚飛揚掄才鄴下徐劉
秀躍馬南皮丕植強翡翠蘭苕矜羽翼鸞鳩榆枋漫
雌黃吾行卻曲憂傷足翹首南雲愧報章

湖上書懷十二韻

鄉思消殘酒蛙聲噪晚塘斜燈留暗壁明月近鄰牆

有嗛慵開卷無言獨倚床憂來湖水碧老去鬢毛蒼
熱釜因人賤傭書竟日忙感懷兒女意昨夜夢魂長
黃耳虛使紅輪竟莫將傍人憐似鳥學語會騎羊
次第成麟角攜持詠鳳皇爾時情稍稍今日恨茫茫
短句勸刀尺長吟撼屋梁燭深重見跋歎息幾回腸

雜感

怒濤磨滅舊朱顏鷺浴鷗飛潦影間悵望暮雲思愈
遠靜觀天道近應頑羅生白髮梅根浦劉令青山栁
子關多少淒涼誰過問昨朝屠狗賜貂還

讀在陸草堂詩文藁奉題二十韻

聖代還元化斯文右老成道將時共泰華與實俱榮
少俊雖殊列先鋒孰敢爭寘心搜古契轂翰吐塵羹
漢苑雄方軌唐風起正聲嗣當臚典雅上以軼元明
帶槧羞鞶帨登壇且旆旌河山安寓縣日月麗江城
尊白吳江曉蘭青楚澤晴氣凌南斗近隱遂北山盟
尚論推前哲應知畏後生馳驅徑空濶指顧失縱橫
樗散慙非質盤桓敢自呈偶因參末座遂許殿羣英
入室傳衣後升堂布席平披帷瞻董相問字比牛亭

嵌鑰應驚鳳含腴頻飯鶴淩風餐孤詠淑氣稔餘清述作筍猶秘方輿聽巳傾名山他日訪幾得燒雲蕨

次韻酬儲六雅二首

擬報瓊瑤媿不如幾回覓句夜牕虛燈青欲暗蕭蕭雨手赤猶懸咄咄書幽夢誰邊芳草遠驚秋南浦鴈行蹤相思寄記如蠶紙文采無因到子餘

烱烱星河天外明美人樓上曉粧成蛾眉黛淺流鶯覺玉筯愁長滿鏡生重整羅衣犂向月自添香甲坐調笙艮㩜擬托春無主牛女西風夜夜情

湖上秋風歌贈儲孝廉

洮澋湖邊秋意動秋風蕭蕭秋雲長一聲秋雁度明月幾點秋烟當夕陽我時偃臥秋風裡隱隱秋砧空斷腸翩然入座者誰子雄姿顧盼生輝光高言經緯極墳典憑陵鮑謝笞齊梁俊鶻回風戾天末龍泉吐匣明吳霜頓令寂寞動顏色思憑短翼參翱翔壯夫銳志有千古上將姓氏羅旂常次應供奉夜入直從容簪筆朝明堂況君一第策高足遲余七尺誇身強莫從座上歌黃雀且向爐邊典鷫鸘醉來小豁胸中氣縱獵岡頭一百塲我試浩歌君起舞烟波湖上秋蒼茫

八月十五夜

涼風發明月靜夜生遠思誰家北樓上小婦嬌桼絲淒淒正歷歷楚客聽猿時山中賠白露桂樹寒高枝相莫日采采佳人或來遲黃鵠一千里東海見安期釣鰲今復幾持竿秋水湄

憶兒

愛子修妍宇木奴行行花下倩人扶秋風湖上閒回

首忽見沙鷗自引雛

枕上

月滿庭空雞喚曙淒淒枕上凝寒雨玉釵斜墮杳無憑幽夢時時此中去

待月憶儲五

離腸易生感秋風吹更深因君思見月獨夜坐清陰露白聲無據雲浮影欲沉殷勤南去鴈爲道歲寒心

秋夜憶曹晉復時曹亦再經悼亡痛有此寄

露下濕高景一心天地秋投身仍漠漠念子悵悠悠

何處銷清夜無家可白頭還因羈旅際雙泪報東流

獨造花下

悵然意不愜持此欲何言修竹有深處禪扉亦近村秋空發天壤香靜慕聞根偏愛此中趣晨風日滿軒

秋山晚行

幾處疎烟帶夕曛柴車隱隱隔林聞微吟自造空渾曲偶爾低頭見白雲

美人圖二首

翠袖凝寒疎竹根十年孤梦閉華軒沉吟欲叩三生

石忽到含情無花言 圖倚一大石

造化菁英竟有無江山滿目盡平蕪臨風慟哭秋原晚一代風流入畫圖

上張閣學

帝命揆文教元良簡近臣逝將興禮樂及此佐時巡翠幰明吳甸皇華拱北辰斯文欣有主多士矚清塵孝友依張仲嵩高美降申東曹司俎豆芸閣煥絲綸奕葉金魚貴嬋娟玉樹春文章開道奧經術利亨屯冠冕辭三殿威稜走百神掄才思採菲薦味或羨蓴

鬱鬱宮牆迥霏霏雨露均絃歌知化洽芹藻識風淳得意乘時彥艱危失路人賜冠長守賤范甑且傷貧逖聽空餘想瞻依莫具陳敢云私奏頌要用道爲鄰理世崇明德敷天憶輔仁他時瞻虎拜萬類荷陶鈞

寒夜

戢戢羣游息秋虫亦瘮聲一燈青半死孤月皓初生氣朔綿應折神傷骨易驚獨令知夕永數盡短長更

族再叔雪濤壽五十趣某作詩以侑之時俗高富厚貨貝酧酢而下文章接以是主人斯隱焉又身賤名辱可嘿息已顧見委屬勉報一

章俟他日酒酣當爲翁誦

山色南來接比鄰樵風滿徑紫藟春扶囊選韵輕餘子荷鍤耕雲許丈人酒後烏烏歌種荳林間箽簍戲投綸放懷天地身將老可要支公問谷神

儲寂若雅游也夙家于貧居亦無耦來歲將涉江北游傷其遠邁同病加廹作詩與之

倦看霜鬓滿衣塵浩蕩湖山厭一身雲影遠瓢菰米黑花開空照繡羅春君如倦雁賓南國我亦浮萍憶

故人攜手暮天風正惡一鉤看月與愁新

對月

縱有陰晴別何曾寒暑移持光憐自照此夜與誰期
山犬聲偏劣與牛喘更奇徘徊終不極流恨到江湄

贈故知

太息毛公與薛公雲迷烟草滿寒空攤書獨夜誓知
已晚歲誰人念此翁樹隱紅泉千丈雪月明青嶂半
巖風有心杖策蒼茫外閒與鄰僧補藥籠

吳又蕖入北雍歌以送之己卯

江南正月梅花開春風搖漾紛葳蕤聞君遠行當此
日恨無美酒傾千杯臨岐聊贈一枝雪如爲折梅臨
高臺況君文章可貌此珊珊清韻非凡材傳言公卿
今好士座上爭先收郭隗廟堂議論核名實縱橫鞭
韃飛黃埃君今高步謁閶闔胸懷磊落紅玫瑰一時
遭際動京邑聲華詡可肩鄒枚我方獨立山之隈擬
託春風孰爲媒登高望遠轉蕭瑟欲叫帝閽安在哉
清歌一曲望吾子早探春訊凌蓬萊何當共醉燕山
月玉笛橫吹奏落梅

初春山行寄謝應雲兄弟

一鞭古道行人暮亂水荒坡沁雪寒幽草比來生意
長也應山信到溪干

送蕭揆三游龍舒

城頭語雀柳絲晴闕道春風趂遠程王粲有才憐北
首陸機能賦且西征短衣看劍心長在挾策因人氣
未平我亦飄零向華髮離亭烟樹不勝情

夜坐

孤館寒燈夜復明簷前細雨雁歸聲身如野鶴僧同

住夜憶童烏夢獨清到處酸辛滿涕淚啼人孩幼易
關情他時頑健若黃犢攜手春深好課耕

在陸草堂看杜鵑

苦憶春風別年年不著家聽來胡燕語開到杜鵑花
寂寞憑虛閣招邀過小車挑燈聽夜雨一倍惜年華

四月十六日邑城還山道中作

信是傷心畫不成看來郭外又催耕連村綠暗雉初
雊一徑草深人獨行壠上回風飄短鬢夕陽流水認
歸程故山怕說苦痕長喜見童烏語句清

紀異

今年歲在卯四月二十七赫日方炎曠月見微有色一星從東來其占曰太白光芒鬭日精西歷乃襲月小子僉舊聞厥變亦間出大要匪吉徵前史謹載筆況聞李作瓜訛言驚四衢按之春秋例何異梅李實是時聖天子三駕幸江浙東下觀錢塘自臨塞河決回鑾越淮甸象緯忽昭列意惟官方邪或者盛女謁和理責宰臣孰謂袞有缺天道甚神明殃咎豈妄設嫠婦不恤緯幽憂在漆室願言儆有位獨自聲嗚咽

臘月十五立春時將北征

臘盡春生近敝廬梅花消息定何如欲驅孤蹇吟殘雪擬折南枝託傳車萬里寒河吹水立一林明月照人疎不辭蕭瑟難行路苦憶衰親為倚閭

卷二終

青溪詩偶存卷三

宜興蔣錫震契潛

北征集 己卯

將渡江作

未省關山路今來始問津徘徊江上雪猶是故園春

廣陵懷宗子相先生

揚州烟月古繁華寂寞潮平岸擁沙夜雨微吟斷腸句懷人江上落梅花

渡河後北行

大河南望水舒舒遠隔家山千里餘陌路不逢黃犬信無因却報大雷書

除夕抵宿遷

躃躠泥途席帽偏西風驢背折吟鞭下相城下愁沽酒却向長安憶舊年

庚辰元日東林孝廉

傳車接軫滯郵亭爆竹遙從夢裡聽萬里辭家驚改歲一燈分影喜忘形南來瘴雨驚身黑北望寒門柳眼青燕筑數行堪買醉可能攜手賦榛苓

渡江後始見峒峿馬陵諸山

耽幽性僻愛山居暹日樵耕暇著書雅意高深瞻海岱那知蕭瑟動淮徐人家葦岸無青草容度春風想白魚見說小山堪作賦向來聚桂定何如

馬陵

曾說孫龐智爭權向此間悠悠何處是目斷馬陵山

齊河道中遇雨二首

遥指金臺萬里春酒徒方外竟無人孤吟氣壓層雲色先道飄風爲灑塵

巾車鹿鹿走危坡無數雲山夢裡過古驛今番更蕭瑟夜來風雨暗齊河

十七日甚雪自曲路至黃河涯

冰稜犖确泥滅軫挽車上坂人語噤我聞其聲心不能掩面回看北風勁飄揺朔雪下龍山俯仰天地蒼茫閒前臨斷岸可百尺欲度不度愁難拳分毫得失苦較計涉冰履虎摧心顏此時山中想高士相見歷詆眞成頑手援僕夫且止之見可而進當知難共來村舍就烟火馬惡隆隆安土銼腕攣踝破血迸流四壁呻吟淚潛墮

景州二首

一片旗翻古驛樓高城落日大河流廣川臺没荒原暮塔影人知是景州

自有傷心祇自知黃蒿覆雪獨行遲東風不任爐枯草絮酒因過董相祠

行經德州

趙北燕南路欲蕪悲歌市上笑狂夫愁心不醉平原酒耐可因風問狗屠

涿州

涿州國南樞巖險標第一王公恢廟謨管鑰自兹設古來盛衰際更閲幾得失　聖代基太平玉帛朝萬國取道踰城闉輪鞅日所集冣愛胡良河風物美無匹萬栁亘虹堤清水清且冽平沙際夕陰西山望中出襍民互滋蔓共我甘飲食宫觀羅道周頗亦事雕飾諒非河山固就使干戈戢况其俗剽悍弓矢恣馳突倦投先鋒坡白日澹欲没僕病再顛踣路脂多反側宵柝閉嚴城四顧心喘慄

途次大風作

北風驅寒雲白日無情緒黃埃動地來襍遝疑烟雨羸僕僵且啜屢進復却去未知俄頃間飄墮歸何處舉袖自障面涕淚眉如注精魂正昏亂適有故人遇前次蘆溝橋還坐共我語

上韓城師

坐老江南黃葉村蕭蕭風雨暗茨門自憐漫刺爾生拙敢道陳書賈傳尊薄碁碧雲凝遠思當時明月竟承恩十年潦倒相遭晚擬報瓊瑤詎足論

投贈盧銓部十六韻

當代人倫鑒于時物望歸含香趨玉殿列宿摠金扉春麗三台迥花深六詔飛山川成宛委雲物漾清暉意氣方遒上文章欲詣微世八珍白璧盧氏舊烏衣帝簡斯文寵臣工禮數稀校讐勤乙夜咫尺拜宸威桃李輕風轉菅茅浥露晞楞材遭棄擲禁禦足芳菲欲問燕臺蹟還疑吾道非數莖愁鬢短十載腐儒飢衆睨爾生傲誰憐孺子肥委身靡處所側耳伺音徽識曲知同調張弧想發機裁詩暫相薦未覺夙心違

投贈周銀臺蓉湖二首

太史文章日夕聞當時才調冣凌雲從容簪筆承明晚窈窕衣香省署分樞府夔龍應左席秋風鸞鶴自離羣只今濶戸芳蘅長幽側停車借問君

也復耽詞弔屈平酒酣濡墨淚縱橫感懷時事論孤憤勾校塵緣到物情市上悲歌燕月冷侯門長揖布衣輕昨聞古道饒風雅漫爾裁詩欲寄聲

席上贈錢天槎因寄令兄亮工同年

簾屝映遠碧若虛當軒日午風舒舒主人好事賓從俱銀墨翠釜羅前除酒酣耳熱交歡娛就中有客色態殊纖纖衫履穩稱軀倚風獨笑開芙蕖席前取酒前壽余余時坐起爲吹竽慷慨或並荆高驅顛狂蹴踏生馬駒問其名居衆所俞挾策欲上臚唐虞帝闢虎豹坐四隅戈鋋雪色明交衢望之神沮行越趄君眞健者當堦趨又聞難兄似庾徐文章黼黻垂明珠登高眞覩觀其餘我將歸臥南山廬洞開重門延八區鈞深引滿獵且漁寄聲爲我問非葅咄哉蔣生眞

酒徒相逐莫漫稱詩書

東周文在兼索画册

褭屐風流未可攀廿年京洛涸塵寰罏烟幻織身如夢酒債催逋爾獨閒周不飮故戲之客去慢聲歌白雪興來無事寫青山江南一帶饒芳草安倘漁舟第幾灣

三月十九日出都口號

已作長安下第人鶯花到眼旋去聲成塵朝來急趁風帆穩不及江南楊柳春

阻風丁家灣

草低沙岸見漁庄半幅蒲帆繫夕陽坐久鶴群風外散不勝淸怨暮雲長

草店題詞

窮回岡以延佇兮邈高步而獨尋哀芳草之駿茂兮紛天闕之荒深風泠泠以增波兮更西山之夕陰見離離之村舍兮寄棲遲之我心後乎孰為來者兮搴憤恨而難任

絶句

不辭覓徑行村遠自愛尋詩得句遲一片綠陰堪繫馬嗒然忘却落花時

安陵

古廟陰森栝柏新景州城外衛河濱罾來問是安陵鎮忽憶袁絲罵富人

絃歌臺在武城舊治界衛河之陽日暮阻水不獲登而去

首夏卽炎景夕風清以和艤舟綠楊岸慨慨矢我歌古人竟不作風雅巳蹉跎遥望弦歌臺寂寞偃荒坡兩牛種遺青時或降于阿土人云言子駕車牛今尙字其息車馬去

悠悠嗇肥安綺羅罄折當有歸所懼徒轗軻誰知歟介士固窮心匪他欲往河無梁咫尺將如何

夜過東昌憶明將盛庸戰處

帶月河流白[illegible]塵[illegible]氣黃扁舟指吳會前路逼東昌九點[illegible]通久三[illegible]殤時聞刺船者相對話燕王

雨泊東平

旬月理輕楫沿流萬餘里及此問路岐未越東平縣連朝盛炎鬱晴久雨亦善晨興淸盥罷推篷展詩卷緬然懷劉生逸氣律文典高詠五言作精奥或可見

千載疎拊膺泪如霰

渡河作

俯仰波瀾濶奔渾濁本源世途眞至此人事[illegible]

舂鍤如雲起官符着夜喧長纓不可濯太息欲[illegible]

京口別保德師暨諸同舟者

垂翅青冥想故䔲飄搖羽翰託飛鴻愁心作吾鄉音

近錦纜遥看別浦逼座上歌殘紅豆曲江邨歸去白

蘋風身非司馬嗟留滯幾日相隨到甬東

擬古二首

力田不逢年還山事樵采山深少行跡雲氣有微靄

下鳴幽磵泉旁見石磊磊秋風下山路淨綠揺寒彩

四顧何蕭然炊烟白雲外始識巖岫冥故自有人在

願言就朝夕歲暮因無改

日朝共樵牧日暮言歸去朝暮迭相代六月乃徂者

謖謖松下聲空山夜來雨一夕衣袂涼同風瀟無處

矯首塵途間私情詎可語

投在陸師

獨有詩書嗜能忘人世喧抵几因論史無事亦[illegible]

靜與道相偶閒爲性所便葆和狎天倪浩蕩笑丘樊

次韻答儲六雅

束髮曾攻文字禪空山十劫坐堪憐不辭斷臂因求

法可見靈花欲雨天

送吳寧蒼壽母歸新都

送君涉南浦秋稼被黃雲遥指新安道風高雁幾羣

紫芝應采采白石且芸芸歸薦北堂上慈顏喜共聞

冬日雜詠十二首

春深垂翼去京華閒向山田學藝麻比日北風吹鬢

影去年蠶背歎無家

年時戚戚苦無悰散髮人間比寓公爲報舊遊仍故

我伯通廡下憶梁鴻

飢驅惘惘叩柴門誰念荒唐舌尚存多謝主人珍重

意華堂客散自留髡

安仁詞賦劇凄清思舊於今怨未平空館無人秋草

沒斷紈零素總含情

茅簷私曝抱遺經趣婢加餐煑蔓菁間識南華鵬鷃

意嗒然天地已忘形

黠破丹青空自色也知蕉鹿梦中緣悲歡無限人間
世銷盡天龍一指禪（時閲徧行堂集忽聞有悲感者）

寒月初生似半規吳山遥映粤山隈江南十月無春
信恠殺先開嶺上梅

跰蹮出汲曉烟空椎髻相將伴夜舂信道飢寒奴僕
賤一尊邉屬浣花翁

蕙蘭變化總難言尺水波瀾亦宛然堪笑嗣宗悲憤
劇窮途一慟阿誰憐

羊腸詰屈路難尋況有戈鋋匝地深吟到四愁聲正

急夜來風雨近牆陰

婦鳩啼雪鵲占晴半壁陰雲半日明我與老僧岩畔
約殘棋石上話無生

衆竅調刁萬籟鳴短長高下任風生若教詮次尋常
語總失人間第一聲（摧塗詩云韓獄樂唱唐衢哭盡是人間第一聲）

渡河集　辛巳

去彭城劣可十里風不得進午夜益怒雨繼
之

怒濤挾風雨聲勢如崩騫闘說彭城近翻疑蜀道懸
人間波浪潤天地晦明偏百里半九十懷哉豈寓言

上蘂戴山老師（時以內艱旋里）

俯仰恩波詎可涯潸潸雙袖淚難遮驪歌怨煞江南
柳腸血啼殘嶺上花萬里河流浮素舸一行人影度
平沙千秋城畔棠陰在指日還應接漢槎

寒食夢歸

陰寒水國賣餳時踴臂聲聲喚柳枝誰念青衫重沾
濕東風吹夢過江遲（前一日大風雨）

清明登雲龍山

彭城南截雲龍山山巔亂石驚羣頑勢如熊猙暗虎
伏亦有奇鬼蹲巖巒時逢好事劚山骨姓氏日月風
霜殘山人已老鶴飛去眼前突兀雲長關清明至日
絮華盛雕鞍繡袷窮躋攀紙鳶碎擊紛墮地箏琶鳴
咽如波瀾可憐下覷塚纍纍美人黃土凋朱顏我時
羇旅彭城路形骸傴僂隨蹣跚翩然獨上亞夫墓西
風落照苔花斑洪河日夕走東海至今流恨方潺潺
戲馬臺前星月黑或者鬼語聞其間蒼茫四顧悲且
恐攝衣逸道循堤還還歸寫作歲時記後雖悔舌何

能删

立夏前一日張次韓招飲牡丹花下中有綠色一本索賦

輕風拂拂柳綿飛獨自凝粧倚翠微修竹滿園苔徑滑暮雲千里尺書稀生香窈窕今猶昔鬢影蕭疎是也非顛倒心情憐碧玉誤沾螺黛漬春衣

朝來攜客娛清暉珍重名花出繡幃我愛堦前色殊衆議憐洛下價初微停盃擬倩紅兒舞拂袖偏宜汁夜灑清明吟成獨笑惘然明日是春歸

三月二十八日夜大雷雨是日春盡

一春歸夢滿江湖盡日關陰倚轆轤珍重落花無限恨昨宵雷雨葬平蕪

題雲龍山放鶴亭二首

鶴歸何處舊山青山上猶傳放鶴亭雲影似隨龍氣變可能一字答山靈

我到彭城三月住日凡幾上雲龍山山巔亂石叱可起與爾坐牧山雲間

劍南詩云何時得與平生友作字觀書共一燈即用其韻懷儲六雅兄弟

天棘曾聞祇聚蠅夏蟲終古自疑冰比來抱影橫桑夜腸斷高樓聽雨燈

遣悶三首

家在青溪建杜蘅春風吹我過彭城倚欄自唱江南好遮莫人間號步兵

山中茶市喜新晴小雨輕陰一倍清石上聽泉歸日晚竹罏初沸賦閒情

市南櫻筍滿筠筐十里清陰[illegible]香惆悵舊遊工作

逵幾人當憶乃公狂

留別二首

擊筑吹竽縱未能賣漿六博有艮朋彭城歸路千餘里且趁河流過廣陵　其二

日暮風光醉後情薔薇滿院月痕生小奚學奏開元曲譜到陽關第幾聲　其一

去彭城作

出門行作客侵晨竟回船不忘舊交遊一笑凌紫烟淮水日淼淼江雲鬱芊芊我時若有思懷古空悽然

五日二首

旅鬢蕭蕭驛路前暗將心事惜華年一春烟雨彭城路涉夏風波淮浦船怕向山陽聞玉笛應從江畔卜金錢朝來道是天中節笑指菖蒲最可憐

回首經今四載餘缺從五日侍庭除倚閭長歎歸來晚理線空勞綵勝虛雨濕苔侵家四壁蝸涎蠹粉一床書小同比日知頑健索飯啼飢也惜渠

廣陵僧舍贈江夏葛君可

江畔逢君試楚歌浮雲水上[illegible]白衣蒼狗須臾

變南國西陵哀怨多十年黃葉村庄口閒來調得琵琶手隴水更翻昔昔鹽漢南時泣青青柳脫帽都忘紫陌情當爐還買玉壺春翁看此口如君少嬾慢於今畏我眞風塵須洞供牛馬文字蒼涼悲屈賈僧樓又到梵鐘聲楚山彷彿啼猿夜舊日光黃多異人姓名應得暫相聞我欲相隨渡湘水南荒一哭九疑雲

晚涼得句二首

方塘雨過晚霞晴幾點殘荷浴露清正是道人初睡足戲魚閒看唼浮萍

寂寂香微滕水涼亭亭獨立面魚梁不知何處雙飛鳥偶下池邊瀉影長

讀秋影園集各用其句爲起二首

讀秋影園集各用其句爲起二首

身離書卷心無着筆底烟霞與寄偏閒寫數峯雲外意剩船更賦晚晴篇

夷陵路斷阻荆門長句翩翩筆勢尊杜韓豪健波瀾濶氣爵與萊作耳孫

秋夜哭吳孝廉崇六首

渺渺燕雲盼旅魂秋風露下月三更也知貧病虞翻

死不分空山有哭聲

恨別金臺落日時春衣未換共離披而今獨對清秋影情盡山陽向子期

元龍湖海氣瑰奇對酒當筵若發機三十九年春夢破喈然南郭巳知非（孝廉年止三十九）

古稱不朽倚文詞叔度曾無一字貽憐汝草玄殊未就可能千載覩牛醫

蓄意惟堪知者言千金駿骨古人然曾聞蔡澤逢唐舉誰識東坡哭董傳

狂歌浩歎縱無徒淚跡萍踪且自如快讀從前絕交論愁來重荅秣陵書

秋雨送丘止所别時將道泰入燕

木落西風淮水波張帆遠岸賦驪歌浮雲漠漠天低樹暮雨蕭蕭人渡河遥指秦關瞻泰華旋過燕市問滹沱慚予旅食看霜鬢竚爾題橋想玉珂

雨晴復繼一章

堤外輕雲浥路塵簷前語雀噪高旻風吹別酒倍妍好日照征衣亦可人千里關山開霽色一天秋氣接

河津吟鞍且晚多題字幾處侯門樂府新

淮南秋夜贈吳諮臣

白雁横天戍角愁銀河爛爛挂城頭溪樓險韻尊前月幕府清霜夢裡秋三載關河魚素杳片帆淮浦水萍留小山叢桂垂垂發珍重相看紀舊遊

吳諮臣以端石惠我燈下走筆謝之

吳子手持一片雲淮南市上相經過中間盃酒脱相贈令我愧汗驚滂沱念茲物珍意且厚薄劣任此古所訶主人敬致不可却攜歸燈下勤摩挲伊余愛玩昔未始文純質慤形坡陀泓然凈注一窪水肌理膩滑融秋波人言此石不易得綆縻篝火旁緣巃忽踰百粵到江左似有脛翼逊雲羅東坡硯銘最奇古惟聞鳳咮兼洮河借令覩此馬肝質徬徨反覆意則那我願銘詩作復止才薄筆力徒婀娜那有文字寫珍怪硯乎兀兀奈爾何辱君厚意忍不報就硯發墨爲君歌燈昏目眊酒力緊字欹欲側語或訛朝來急使老馬走未暇點竄申吟哦題緘函君想一笑寒日杲杲層城阿

對月二首

淮南秋夜月脉脉長淮流長淮流不盡客子心悠悠去鄉越千里羇身羅百憂形影自相荅風吹雙鬢秋

其二

悵然意不懌反顧影在地仰視光景馳不覺忽西墜城頭鼓角悲市間犬羣吠靜夜多遠聞燭滅不成寐

九日登淮南故城觀騎射

九月秋風勁淮南木落時登城望河曲回首見旌旗騎蹴黃雲起弓鳴閃電移羇懷殊壯觀忘插茱萸枝

九月十一夜

愁長地感意難平起望閒堦露氣清東走洪河秋萬里西揺格澤夜三更月明雁落高城影風響砧傳古戍情孤嘯一聲湖海碧紫蘭芳意竟何成

四十

當道龍鍾三十九四十還稱盛年否潘岳河陽見二毛栗里陶潛歌五柳丈夫此日嵩城居腰横紫綬懸金魚不然飲酒復垂釣滌硯還謀且著書

遠歸二首

殊方爲飢役久與故山違乍聽鄉音近翻驚物候非溪邊黃葉路天際白雲衣老屋秋風裡扁舟獨夜歸

其二

侯門憐稚子梨栗久應虛未恐言提耳相將任挽鬚學耕行買犢適志毎觀魚素業兒曹許何勞北上書

秋日寄曹湛斯

碧梧枝上露初晞繚繞爐烟繆篆霏四壁圖書深古色一庭幽翠漾秋衣裁箋點筆龍蛇蟄邀客談詩薪火微最愛一峯軒外月獨憐飄泊夙心違

贈俠者

人間故尚烈士模稱引聶豫譚高軻童年讀史恣反覆氣孱質弱空蹉跎酒酣脱帽坐悲咤手擊唾壺聲節歌或傳城東有殷氏端正質直畧爾爾初春寒夜偶見之顧我歡然發深旨因君就取一壺酒説劍空堂魈魅走我舌瀾翻夸汗漫爾骨權奇聊試手俠遊少年多失眞我思以爾當其人市門販負不足諱給爽屠狗皆公卿朱亥亦是鼓刀者後世小兒知姓名但當自愛莫爲非任者犯禁遺嗤譏壯夫要須重心骨垂光萬年惟汝爲區區微逐蔑俗子妄言可生復可死死而不義古所尤太山鴻毛一間耳

紀事 贅疣集

十月十五夜既歸掩牕兀坐惟屢唏敗絺擁壁燈半死唫聲欲出腸苦飢循厨三匝覗空釜甕盎餘粟薪難祈床下蟋蟀聒人耳霜月泠泠風撼扉孳婦驕嫩情性劣倨坐瞪目來嘲譏仰思古賢梁伯鸞熟釜不屑相因依丈夫下床動足有萬里跼曲乃爲兒女欺飲食之人人賤之内戰而勝瘠可肥嗟彼侏儒曾一

飽顧我七尺形頎頎夜闌歌嘯足自慰狂來新句毫能揮

余以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獨歸舊廬越十一月九日夜大風雨燈下讀西園阮本

老屋欹斜榾欲崩風嘶漏雨濕寒燈三更影共凄凉我一榻形如老病僧滅現青燐遺櫬在凄凉紅豆曲欄凭粲花居士今何在欲訴傷心我已曾

寒山

門掩寒山衣又單西風滿目淚闌干平生有志依梅

福舊事關心弔魯桓陰巇何常宜絶跡悲凉無那自盤跚昨歸郊外南塘晚雨兩鴛鴦宿葦灘

冬夜與一麟上人茶話

蕭寺閒眠一榻風殘燈欲滅暈微紅無聊信手翻詩草好事何人載酒筒城畔角聲悲斷雁鄰墻月色上疎桐因君擬叩無生法果得浮生似夢中

壬午首春雨夜儲六雅氾雲曹湛斯諸子集謝氏西堂分韵賦詩余與黃隆吉不至代探得疎字

漠落還來問舊廬徑荒松老閉門居予去舊廬五載客冬乃還鄰庄莘負採梅約上客何勞片席虛寒雨驟吟春草句濡頭合作練帬書曹丁書遥知此夜情懷極授簡無能愧我疎

董正葩行六幼失母同母兄三人父某久客在粤年二十二未娶辛巳秋没於僧舍聞者傷之愴然有作余亦繼二章

一抹秋墳夕照閒風吹碧月墮前山隔溪古寺疎鐘晚憶得年時病裏還

塚邊烟火久銷殘甃上丹楓濕暮寒幾點淚花殷似血斷腸風物有誰憐

絶句

短笠青簑課牧閒閒來鎮日看春山寺前流水坡邊竹松際浮雲嶺外鵰

同人飲牡丹花下分韻得會字

日月互相踰形役心爲累惆悵塵途間參差閱人代孰與探元化趣逸天地外瀟灑春風姿偶此良宴會晏非兒女情更少俗士對波動酒鱗紅墨漬苔花碎

北來吟興孤屢進復却退爲歡樂有餘賈勇力自倍

諸子挾天倪俯仰有餘態元龍湖海士豪氣未可息

時陳求夏將有燕臺之行 明日獨還山幽期白雲在

新霽村行憶呼崖上人

積雨輕陰散曉空薔薇初日襯霞紅聽鶯那藉雙柑

好繞竹還餘一徑通林外雞聲村舍午草間魚唼野

塘風閒來獨自舒心眼忽見南山憶遠公

漫興

此日塵囂不上簾柴門雖設似陶潛短籬菊秀蛩吟

草漉酒巾晴鵲噪簷俯仰都蒙天地力行藏休問太

人占昨聞山外饒風雨定識蓬蒿滿徑添

偶成

村庄寂寂影遙遙門外誰來慰索居稚子擎書能問

字鄰翁曳屨學分蔬比來城市經過少別去知交信

使疎私荷昨宵新雨足滿庭山翠濕人裾

贈任生

茂陵相如臨邛客當時最許文章伯却憐才調縱凌

雲選進爲郎自貲入壯夫致身會多術何必區區事

不律君不見輸財助邊有卜式武皇咨嗟動顏色今

那古耶理共之後之視今猶視昔 叶 爲我寄聲報任

子立據要津汝亦得

病中遣意

縱令白首同歸盡便絕青蠅也不妨夢醒蹁躚還自

鑒窅然消息箇中藏

病中自題看劍圖

元龍豪氣未能除瘦骨稜嶒意有餘偃卧秋園猶看

劍半間茅屋亦藏書風[illegible]空外浮雲滿露濕寒塘蕙

草疎閉戶渾忘時事變短[illegible][illegible]爲寄專諸

秋日病起儲禮執同允嶔汎雲潘魯觀郁峻升

攜具相過

貧病能疎客君胡意不然尙將敦雅故何遽愧前賢

兀者原尊足支離亦永年相持一尊酒重說養生篇

九日

病骨經秋强自持朝來喜見菊花枝東籬好事還能

否紫椒生憎欲刺衣

城邊烏桕着霜紅樹上烏啼散曉風欲向小園情更

燐青青秋草滿牆東
漂倒淮南古寺前西風落日酒旗偏登高望遠腸堪
斷不道今年憶舊年

作寒

世事劇反覆天道亦種種識暗乃拘方變見倏驚聳
譬如亟伏蟄疾雷甫萌動比來陽氣泄絪縕委盛寵
中宵寐正熟骨折神俱悚凝陰故淩厲竊發情洶洶
因思古哲人不虞心是恐遂起作此詩幽思豁潛鬱

病起聞外間盛傳亐物故一笑得二絶

東坡三載謫儋耳疑謗無因到死生絶歎世情專愛
愲欲令天道變陰晴
抱影空齋皦半灰芙蓉瘢畔夜深來憑誰爲報故交
道與盡中途却已回

屋角

屋角秋山晴更好疎林黃葉淡無埃病餘未遣心情
懶一日門前一百回

獨樹

獨樹高寒似古槎斷橋流水際平沙山空葉落無行
跡日薄風清有暮鴉

即事

村舍逶迤逐徑斜竹籬深處兩三家兒童課讀茅簷
底小犬迎門吠落霞

卷三終

青溪詩偶存卷四

宜興蔣錫震契潛

北遊草 壬午

病後別老母稚子入都

家貧事行役病眼望燕山還撫嬌兒首頻看老母顏比鄰色惆悵竟夕話開闢明日江南北羇魂尙復關

放歌

壯心自許雄萬夫酒酣直視聊呼盧空村兒童驚我怪以手掩口避且徂非時恐遭鄉里罵顛頓那羨他

人扶平生突兀死未職且須荷鍤無胡奴煩冤夜半激悲壯慟哭長沙招左徒嗟嗟男兒骯髒轉蕭瑟天下春風何處無馬陵聯綿走軀鳥下有市肆酒可沽白雲離離暮山紫一尊取醉歌烏烏

紅花鋪懷女子燕常和韻二首

燕燕開來我後期壁間惟有斷腸詞沉吟驛路遥回首辛苦西風淫鬢時

玉顏流落莫嗟悲爲汝臨風課楚詞獨留天問亡天對千古傷心共一時

附原韻

鋪瘦祇存情一縷强濡泪墨和新詞天涯才子如憐我生受郵亭夜讀時

壬午除夕和儲素田途次感懷韻

隱隱車聲逐去塵郵亭重與賦勞人時逢臘盡虛尊酒夜宿沂陽累此身回首倚閭愁日暮開心舐犢笑家貧何當盡洗征衣泪一看城東桃李春

泰安州感事和壁間溪字韻 有序 癸未

金華義烏縣生員楊開泰以客歲七月某日歿於泰安州之新店里官爲檢視含斂稱其

橐中有文稿一部哭姊詩數章他無從行者揭其事於路欲浙中人士致聲其家令得扶柩歸壟庶幾君子之用心焉但不識其父母尙存否有他兄弟及妻子否死尙相念否且於今歿歲未知其合得消息否也詩以哀之

羇懷如醉塞驢馱極目蒼凉嘯且歌江上浮雲迷白馬天邊飛雪滿蓬婆是日甚雪因緣時事心情變觸處酸辛涕淚多我亦渡河無限恨笠簑一曲奈君何

傾蓋亭阻雨

春夜迢迢滯客心家山夢斷自長吟老親稚子應相
憶傾蓋亭邊風雨深

上元前一日次白溝河懷楊忠愍公

萬死投荒亦主恩孤忠千古氣猶存白溝河水流明
月直到於今寫淚痕

正月十六日觀　大駕南巡恭紀十韻

繡甸晴光轉　君王問俗來鳴鐘排北闕飛旆下南
垓旭麗螭頭動雲移雉尾開千官環列宿萬騎肅如
雷輦道花陰合春旗柳色催河梁浮渡馬江上一登

臺綠埜和風遍　皇輿化日陪時巡窮地紀曉仗接
天台顧附堯封祝同傾舜壽杯河東誰賦筆獨羨子
雲才

挽詹母夏太君四首

紫陌塵飛寒食天佳餘蕭寺且高眠遙傳尺素催唫
筆屬我新題列女編

十三織素理蛾眉孀小能吟左女詩誰見淒涼歌別
鵠兩行清淚濕吳緜

剪荻犁灰帶血腥還憑杼軸自傳經熊丸遠底支霜

月贏得雙珠照錦屏

蕭蕭貞木古長春雪幹冬榮夏語冰絕歎婆娑生意
盡一時回首望西陵

贈同年江岷山

御柳池邊散早鴉杏林風影襯袍花清狂一笑能相
許行過城東賣酒家

別李敬庵寗黼公

泣血誰明獻玉悲燕昭臺畔長蒿萊於今天地完眞
璞如此江山甞霸才漢水驚秋愁雁斷泰關落月聽

猿哀　時予將楚遊李寗二子亦有關中之役　相思別後知多少折柳旗
亭首重回

四月一日出都　楚游草

復作如此別浩然辭帝鄉歸途指千里淚跡且三湘
世事原無定風塵亦故常萋萋芳草遠城上暮雲黄

定興道中榜署劉伯倫荷鍤處

人間何地可埋憂草際平原翠不收千古劉伶眞解
事前途應上酒家樓

荊鄉故里

出青陵陂麥鬱鬱桑桑枝我辭京尹堂路出燕南陲
慷慨中一言蓄意當語誰荆卿去我久此地令人悲
故里但空村想未入秦時高歌埜田中狗屠相與期
草木亦以菲日月亦以馳蚩蚩里中兒一笑而去之

慶都

慶都昔是生堯地城長青莎驛路分若欲從容窺石
井日斜遥拜古祠雲有堯母井

闕道

闕道東坡雪浪石而今移置衆春園他年若許成詩

史訪古應須憶此言

滯雨定州

去國日以遠死轉靡行旌暮雨定州驛舊是中山城
前指新樂鄉回首燕雲平夜聞風動角殷若屯千兵
蕭條多遠思慷慨聽雞鳴摩挲匣中刀繡澁塵埃生

趙州石橋上相傳仙人張果驢蹄印魯班指跡
歸震川先生嘗云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而
年友蔡鳴陽爲言其奇乃作歌余諦觀之意
不謂然聊著其概

上黨天下脊趙爲六國雄河山鬱險固俗習高處空
我來石橋上訪古懷仙踪遺跡儼未刓是亦爲愚蒙
昔聞新垣平云候日再中神氣成五采卒以誣妄窮
文成與五利繼起爭彌縫舉世尙耳食萬喙從同同
聾俗更好誕論治先奸宄不然大陵夢何救沙丘宮
君子持世教義須折厥衷跡涔印石出創之斯首庸

黃粱祠下作

共說閻浮幻影中開山牛馬我還同人生好處難尋
覓清夢無成果此翁

磁州

夾道垂楊十里荷滿陂新漲稻畦多路逢牧子詢疑
塚棹首騎牛作拍歌

漳河

奔渾千里流下逮銅臺去落日沙上徵西陵在何處

望廣武山

成皐京索間連山蟠其中蜿蜒更北出亘帶疑長虹
大河走其陰濁浪排高空上有白日愁蕭蕭寒以風
時維夏四月慄慄如玄冬草經戰死骨血漉沉波紅

扁舟窺沙頭瞪目長天鴻絕歎呼豎子吾懷阮嗣宗
咄哉李先生妄訶非至公何當放一慟用舒孤憤胸

鄭州

席帽衝寒蘸子來端明車騎奮如雷只今誰是垂崖
老更與多言苦費才

郭店驛

楚嶠蒸雲數過人巾車碌碌混芻薪當年遠愧楊夫
子獨自乘牛號埜民

周世宗陵

三渡淮南戰艦摧雄圖中道已成灰攀髯弓劍殘碑
在落日牛羊散牧哀侍從金輿誰故物歲時麥飯灑
泉臺因知兵變陳橋日不及昭陵石馬來墓前惟兩朝祭碣翁仲石馬無一存者時方遣祭故有麥飯句

新鄭

水匝山環綠樹深岩岩塔影挂孤城板橋斜去坡陁
好又聽黃鸝三兩聲

許州

許州東去繞回塘荷葉田田水荇香傍岸人家數鵝
鴨停車欲問舊高陽

大石橋觸目成句

草滿陂池水路長放牛綠坂蔭垂楊村翁收釣閒漁
艇嬌鳥提壺喚客嘗

臨穎

也復清狂晒二毋廿年泥尾曳塗中東瞻潁水波瀾
瀾誰氏於今號豢龍

郾城

螺灣河抱郾城流南去西平北許州幽樹平堤沙草

綠一川雲物忘誰收

遂平晚眺

太行北峙俯孱顏又逼南來恨遠開閒向遂平城下
望無端雲樹似家山

確山縣北始見新竹

一枝幽翠瀉清寒古寺烟深露未乾月落庭空劇憐
汝故園三徑夢中看

確山道中

孤城驛路亂峯環茅屋參差夕照間流水最能消客

意石橋留騎看青山

長臺關

勞峽蒼山磧路長雨迯千嶂爨烟荒暮驅疲馬歸鞭急借問何時到信陽

信陽夜雨懷何大復先生

樂府清詞入管弦氣靡北地長徐邊觧愁莫唱淋鈴曲此夜還歌明月篇

過平靖關 [illegible] 楚豫分界處

嶺色盤紆勢萬重因緣高下徑纔通憑空遙瞰中原

險立馬回看落日風千古英雄常有恨萬年征戍白無窮漢江亦是東流水漫說衡陽巳斷鴻

應山縣懷楊忠烈公

唇齒秋霜起懦頑風流曾否在人間埜棠吹綠鶯啼樹獨自來看高貴山

宿德安聞西城上有太白樓可望白兆山不克登而去

嗜古耽幽性未慵每從遺語憶高踪樓頭幾醉清尊月山外應傳午夜鐘風雨長嘶矜駿氣雲霄鍛翮巳樊籠征輿曉出催前路回首城西烟霧重

武昌五日憶老母稚子

歸梦鄉山外關心令節前因人慚俯仰乘化與推遷再屈天難問登樓賦惘然萍踪流漢水茅屋傍溪田隱几看徒壁辭家憶舊年倚門老母在索飯小兒憐䆫迥榴明樹蒲聲風落泉比鄰喧黍熟荒圃問蔬鮮清寂生涯久遄迴別恨牽憂來發孤嘯情盡復題箋

獨倚梧桐樹望月懷儲六雅時儲在衡州

風清桐亦陰雲淡月深映廣庭露且開嚴城闃而靜

引扇驅蚤遊無杯勸孤影美人隔湘浦昨梦來南郡清光照芳顏含奇吐清輿覺時洞庭濶坐失天風勁高鴻絕飛翻積苦思慮并

代挽故嘉魚令靳樹喬妻高氏

高氏年二十四無子靳令故多內嬖訖亡高竟絕粒八日卒

嗚呼淑女靜且閒從夫遠宦長江邊星霜變換方彌年一朝禍亟移桑田筑筑壯齒哀難言抗聲長慟氣巳殫毀粧絕粒八日顛同穴誓命志堅完空堂窅窅憑雙棺過者雪涕心摧殘投牒叩門闢其原開緘讀

罷意感然磔砢義烈古所覯降而鄙薄久莫肩我來秉節持敎權旌別淑慝壺則先導揚風流豈汝捐焚膏束帶手筆箋墨光凌亂悲風纆文成在紙屬吏宜薦以蘭芷藉以荃祀汝貞魂幸少安貽詔來世其當傳

遊子吟 有序

旣遊已睨舊鄉大情也情應物感不復制翏翏然韻之南音耶越吟耶而吾曾不知其調調乎刁刁乎亦據梧而瞑而已矣屬同遊者

賡之夫且謂之有情耳矣

遊子吟朱絃發鶗鴂啼杜鵑歇楚天悠漢江碧楊桺風梧桐月響騷騷靜兀兀望遠思歸安可得日東月西出復沒黃鵠磯邊一聲笛雲淨江空山鬼泣烟水沉沉蘿影黑綠草搖風衣帶溼高冠山高見山脊脈脈去之不盈尺何日清風生兩腋獨上山頭望吳越一嘯一回心斷絕

樓居詩

樓居非樓也蔣子居之以爲適有似焉爾似之非眞庸以名非然人目之何居乎蔣子之名之也古德云似卽是是卽不是識微者乞爲取之

半蘚蝸廬瞬息緣江湖相忘亦悠然平臨泉壑烟嵐合不道行來鞭指巔 燕支山一名鞭指山

秋日見髮短而歎之

頻年去故里又作秋風客循髮自種種抱意日咄咄四序遞故新少壯坐超忽常恐霜霰零遽同芳草歇一撚髀肉生悲歌夜中發

七夕

轉客經年遠因人萬里行明河疎雨夕獨卧武昌城

秋日登黃鶴樓見韓城師留題壁板次韻奉懷

二首

人來江上並登樓樓外長江萬古流寂寂更誰飛鐵篴青青空自哭芳洲雲開遠浦檣初集月澹寒濤夜半秋最憶司空詞賦手何時跨鶴與同遊

吳天夕望海雲平華頂仙人坐碧城永日西清冰作鑑 時師典學江南 十年東壁字留楹 師以前九年乙亥來遊 泠泠古月

朱紘發娟娟秋風白雁橫偶暇備書試憑眺烟波靜處寸心明

秋夜憶去年病中在陸先生枉問今値遠隔書事言情奉寄

忽憶去年當此日斜支病骨隱空牆三更孤焰搖寒碧半死桐根泣斷螢長者惠來頻問疾銜恩迢遞幾廻腸風寒楚水東流急月照雙溪清夢長

青藤道人

山陰老布衣我故愛之早不數袁公安贊拜日傾倒

人間見遺翰眞氣日矯矯卓哉天人姿龍性詎可擾當其心有向生死不足道投袂揮霜刀袒裼暢懷抱

黃州官舍醉後題壁

莫惟鴟鴞矜腐鼠毎思鵬鶚任逍遙阿誰解識臨臯意明月秋江萬里濤

登赤壁磯拜東坡先生像

清心肅遺像𦖋目出塵寰樂事兩篇賦高情一味閒欲來西郭雨得意隔江山不盡登臨興蒼然暮靄間

得家書後夜坐作

一身轉客六千里此日方傳尺牛魚見說高堂能健飯喜聞稚子學奴書看來似解鄉音潤夢去寧將旅思除獨坐燒燈候明發漢江西去意何如（遲明將赴德安）

九日武昌城下寄儲五

頻年負策離鄉縣剌促飢驅人所賤劇思佳節醉酩酊一上山頭哭高宴長江西來灌百川欲使寒波一時變手搴秋菊薦湘纍吾力猶能作悲健涼風颼颼吹日晚血淚淫淫經瘦面竟無清酒洗愁腸回首黃壚渺河漢人生富貴那可得一飽何曾慰胸臆題箋

遠寄素心人痛[illegible][illegible]歌莫相失抱琴遲我城南陌

漢江月下[illegible][illegible]

寒風吹楚月千里接吳雲何處簫聲度蒼茫靜夜分魚龍幽振息鴻雁泣離羣露滿空江水孤舟倦客聞

贈夏無易

南國佳人笑綺羅江邊孤閣倚晴坡幾年清夢迷芳草無數閒情怨薜蘿呵壁題文天有問芳醪如結鬼還歌疎疎修竹西風淚虞舜祠前水自波

十一月二十一日歸舟望赤壁磯

熒熒雲石挂城頭風落江湍送客舟遥指林皐亭下
拜片帆今日過黃州

歲陰

歲陰景淨元始返貞夜闌風定江空月明露寒沙廣
孤舟自橫解一有客信信在水之濱叩之弗言彼胡者
人舉頭遥指青山暮雲解二

哭潘子

家在吳頭隔楚雲一身消息杳難分經過怕聽蘄州
鬼也復凄凉學使君潘没于蘄

獨遊乾明巖

家我南山下日夕恣偃仰時與山中人披榛一來往
霜深木葉乾静踏空林響山寺烟靄微杳杳鐘聲廣
形跡謀奔涉息慮自觀妄不見還山雲眇眇目增想
外物有餘閒流俗雜勞攘回車詣所適江光蕩層莽
玩此巖石清聊契私心賞

石鐘山下作

遂古判玄黃山川自經絡江爲四瀆尊蜿蜒帶重崿
九派下彭蠡奔湍滙歸墅天地劃崩割巖崖吐齾齶
偉哉石鐘山何年巨靈斲不然神禹功鼎鼎控疏鑿
上有無心雲下壓石落落首尻春蹲股熊羆豕羊駱
層巔標一柱氣格尤嶽嶽冠劍儼庭立兩序鐘鏞作
又如楊馬文秘奧啟橐籥浮舟入寒烟窈冥風濤惡
頗慨性命輕聰明耳目覺用持静者心仰窺元化畧
靈旗或來往夜度橫江鶴草草挂席去他年志前諾

江行看山

沿洄曲曲江水周遭叠叠青山画裏半船書卷蓬窗
一個人間

望采石

江天秀氣豁一朶青芙蓉倚棹看落日烟水涵冲融
想見散髮人扁舟山水中倒着紫綺裘偃仰凌寒風
靜夜纔幽月玉笛還吹空

早渡燕子磯

夢中失却小姑山自笑探奇分已慳燕子磯邊留舊
約恰因風便又空還

臘月三日放舟將至金山眺望

蘢蔥曉霧江樹迷推篷轉面四望齊撐空石勢潮痕

短濤聲忽斷參雌霓烟雲變滅只俄頃江光晶晶堆玻璃琳宮紺宇吐金景塔影清漢形蹲踞山川全力出恠偉含毫布策難爲奇我觀古者大手筆欲與造化爭毫釐後生才弱興象淡李杜以來詩律微或云詩画本同出遠看時輩無主維吁嗟乎眼前有景道不得令我瞪目徒支頤空濛寂歷領真意漁榔隱隱蘆之漪

上韓城師二十四韻 甲申蓬山吟

韓城名世姿滄蕩天地內德望羣公先藻鑑斯文寄

深心儀古人和光接流輩詞林有根株胸中少滯碍未知並一時誰與共百代禁闥二十春恭謹帝所愛標格早年見歷試功名大春官列東曹秋風下吳會桃李紛衆容流光滿江介帝曰爾司直作朕股肱在敷教汝南行足以齊向背單車夕就道琴鶴炯相對士習日還淳巧僞亦稍退是時値攬揆五十壽辰登祝五福備絲簧雜鐘鏞象犀間珠貝震也辱門牆吐詞比蛙塊當筵竊自隱所患棄顏悴上倚大賢人兼容赴溟滙安昌盛名儒弟子畜彭戴始典天廟器銘功嬡房魏濟時才所需經綸道爲貴惟公清與愼前哲許追配一德賡明良亮工熙帝載雅頌有職志傳之示無外

片野堂夜雪

西風淅淅亂平沙溪上魚標處處斜不信夜寒能徹骨夢回清響在梅花

投祝觀察二十韻

清臚纘袷指仙郎建節宣威出尙方書舸笳吹臨海郡朱輪綬帶度支章星分牛女鯨波穢地接蓬瀛蜃

氣黃到日兒童迎竹馬峯帷父老候壺漿行車曳雨禾平壠流水浮堦鳥下堂晝永含毫書薤葉月明移棹詠滄浪官衙画戟旗門仗燕寢牙籤宛委藏訪古欲尋丁卯宅題詩應在了公房絲桐目送遲雲遠絃管風清引韻長花外小車朝典謁樓前懸幕夜焚香交遊節概尊朱季車騎雍容憶鄭莊澤潤四郊多湑露威行六月有飛霜黔黎爾日歌廉范青史何勞數趙張序屬攬揆爭奏頌勉裁新句遠相將鋒稜久識龍門峻筆力多慚鸚鵡狂似說使君能下榻不辭嚴

容勸飛觴交交鶯語鬧深樹習習蒲風散野塘極浦
吹簫騎赤鯉當筵行酒炙黃羊若非阿母三千賓會
見仙人九節菖聖世只今勤側席尙勞前箸借明光

五日雨村居漫興

朝雨飄蕭池閣凉褰衣手自剪蒲香一尊兒女閒銷
晝十載江湖憶斷腸詞賦隱几愁漫讀屠酤比戶懶
相將更嫌筋力殊衰減清興無能作（音佐）酒狂

寄郁峻升三首

積雨滋泉綠茸茨生潔光散帙聊隱几遥峯亦當窗

灑然心骨清遠聞流水香呼兒覗魚笱漲高三尺强
手把青竹竿一釣尺鯉雙歎此生理遂那復悲無裳
苟爲壟畝民生世歌安康

屋破未能理雨濕無乾處夜永不得眠妻兒交詬語
惟餘一簡書抱持獨傴僂憂來且長謠氣欲敵風雨
顛倒一室中已復遠天曙

舉世騖聲利郁生守遺經舉世濫淫哇郁生耽古音
經亡音久廢真道其冥冥頹波未云息誰知用意深
余亦狎耕釣恥受塵務侵或歌漁父詞閒發還山吟

[illegible]茲寄瑤華庶明拙者心

過山庄

爽氣朝來靜遠村野人家喜報秋成漁舟添箇溪邊
繫鳥雀閒啼屋角晴林際青黃桑柘葉此中朝暮鹿
鷗盟卜鄰空有高人約愧我無由學耦耕

秋日過白蒞潭憶許丈漢節

竹裏登樓把道書談深剪燭發清酤於今秋水沉沉
碧一陣西風噪晚烏

秋江夜泊

夜雨滴空江下有魚龍息蒼蒞人不知淚泊楓根濕

賦得三首

流泉響空山青松自顏色白鶴時飛來松泉澹相得

其二

秋山落日黃偶到林深處[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然似有人來去

其三

身與世相棄間從山澤遊坐臨碧潭水此際心悠悠

遣悶

蝸廬咄咄坐書空俯仰一切昏昧固窮違愧元卿攜二

仲却隨劉峻署三同回泊輋絮俱頭白隔浦楓酣映
泪紅滿目蒼茫心斷絶牛規斜日下西風

廣陵僧舍晤周仙槎 時周方撰清詩鼓吹

片帆烟雨揚州郭一接詩人周彥倫客路遭逢誠偶
爾僧樓軟語亦清眞擬追蕭統裁文選忽憶楊雄謝
富人古道相期在寥廓青衫忍使暗侵塵

題賀紫蘅小照

解衣磅礴映松關滌硯頑童意亦閒書罷粉廓千萬
字雲深石逕兩三灣或申茗椀詩瓢約興在高山流

水間湖上老漁稱解事爲標風影出塵寰 湖上漁隱儀稱圖

十一月二十八日夜戲書

弄墨晚窗下縈紆鴉影斜腕慵知酒力放筆落燈花

卷四終

青溪詩偶存卷五

宜興蔣錫震契潛

汗漫吟 乙酉

江上贈王孟穀因寄夏無易

漢陽詩人王孟穀京邑馳文盈萬軸江水東流不盡
波石梁飛箭無全目北走燕雲路幾千南游吳越山
洴綠自言踪跡滿天涯料理輕裝思入蜀暫來江上
共論文揮霍詞鋒紛錄續叩之肯示十數紙几杖殷
然疑振玉抗聲長歌聲遏雲相宜最是愁來讀飛揚

憶我少年狂漫意中原誇逐鹿文藻有心憐屈宋氣
酣直欲排潘陸昨朝遇君鼓角雄遽能令我膽力薄
叶 知君舊得新城派知君近薦商丘牘二公風旨非
苟然顧爾襟期豈流俗沙草依微江上春買醉蘭陵
酒百斛幸毋嗔我多謬誤會須露膽驅蒙濁往者曾
識夏臞翁臺邊一聽陽春曲殷勤不惜枉篇翰君亦
未應辭教辱作詩投贈紀傾倒窅然目送西飛鵠倘
遊蜀道過荆衡爲報相思心歷碌

雙梅樹歌 爲㯫未能賦

清芬閣前梅甫拆憑軒脉脉霏香雪中有兩株爭長
雄古幹槎枒勢突兀昂昂雞羣似立鶴矯矯虬枝生
屈鐵竦然拔地欲捎雲兒視其餘俱負席主人正復
具玄賞仰啜寒香清露滴烟鬟列侍儼成行徙倚東
風夜吹笛朝來飲我梅樹根參差素影臨清尊那知
快意防一跌令我千秋傷子春（時予墮階傷足）起撫雙梅重
唧唧慚愧骨折酒如墨強為摧槁試長吟異日經過
問消息

二月十七日泰元窯二南招同孫李若泰藥師

曹紫瓚儲禮執汜雲雪中探梅惠山

二月風和冷乍侵朝聞清響在疎林揭攜謝傅遊山
屐來聽襄陽踏雪吟笑把雲漿傾北斗延登詞客盡
南金此行不負梅花約乘月回船夜向深

絶句

小樓枝上杏花殘幾陣輕風報晚寒手把玉笙吹遍
徹碧雲猶籍倚闌干

清明雨

插柳知寒食朝來雨氣昏落紅沾徑草新綠潤苔痕

否塞乾坤窄攖寧道術尊鳴鳩烟外急披髮對蓬門

同山子看山三首

人自驅馳我自閑逢君花逕共開顔談深不厭頻移
屐已過村南幾疊山

夕陽門巷草如茵誰識靈山面目真絶壑攜琴聽晚
瀑幽尋到處未逢人

歎息吾家一老樵獨栽清識挂詩瓢冷冷秀骨春蕪
裏遙禮青山久寂寥

有持扇索壽言者答之二首

卜築湖陰境頗幽罨犁春雨犢鳴秋閒居一曲風光
好欲接廬敖汗漫遊

愧予馳騖了無成十畝謀歸課耦耕羨爾有田西崦
裏百年無忘遂初盟

謝應雲兄弟枉過敝廬

竟日蓬門倦客過依村綠樹看鶯梭催詩謝客閑移
艇懶慢全銷一餉多

和咏雪亭十首（有序）

余既序謝氏咏雪亭唱和詩遂拈十斷句以

繼其後非以爲夸也應雲之言曰詩不擇題
題不擇境觸景成句言人人殊其雅趣固然
今予首雪意雪望引其端也曰夜雪春雪霽
雪晴雪綜其致也曰樵與漁跡所依也而終
之以美人壯士英雄兒女也是爲蔣氏之琢
雪已矣

雪意

陰雲振天風萬竅怒生聲林棲夕鳥寒曠野行人息

雪望

柴門深竹間遙峰雪光曙徑没襲寒吹人度山橋去

夜雪

渡口雲迷處孤村夜泊船酒家呼不應風雪滿江天

霽雪

茅茨隱空林清磬一聲徹僧定香亦銷門封尺餘雪

春雪

山春石溜響礀道餘寒雪一樹早梅開野鹿留行跡

晴雪

山齋獨掩扉雪淨溪邊路半月不逢人寒香發孤樹

雪樵

修栞伐青山夌晨礪我斧雲深石徑荒荷雪歸南塢

雪漁

生長烟波裏經暑復經寒船隱黃蘆雪空江守釣竿

閨雪

篆銷心字殘幃空香影怯白雪淨無塵清寒還似妾

邊雪

代馬嘶北風壯士鐵衣裂寶刀蘸復明夜蹴天山雪

滄浪亭感興

青衫汗漬泥勞薪亭畔風光又暮春桂樹淮南招隱
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因吟紅藥悲衰晩欲買胭脂賓
主臣千古滄浪歌自在廟吟歸去動江津時爭赴吳門候試余不應而歸

嘗麥

風微麥壠漾輕塵日月俄驚報食新太息萍蹤常作
客厭看蠶觸戀歸蕈田間雉子宜聞雊舍外龍孫亦
可人几供一盂堪果腹不須歸去待秋蓴

月下登虎丘問酒

年來作吳門客醉蹋虎丘山下石眼前士女雜輿臺十丈黃塵沒崖壁荆榛何處闔閭坟星霜莫問王珈宅鈿車日出聽啼鶯畫舫人歸晚向城空餘明月隔烟海照見流泉石上清典衣夜市媚光景笑拍深杯窺素影任我飄零句酒瓢何知世路悲蓬梗昨日霓旌下吳甸詔許詞人賡復旦飛書朝奏甘泉宮承恩夜上南薰殿亦有扁舟淡宕人悠悠不忘故山春經過野寺聞鐘後獨俯空潭蘚月輪月輪靜轉當山閣此際誰能耽寂莫松梢夜半鶴飛還酒醒山風露華落

讀蘇叔黨颶風賦其卒章云洒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咏其言類知道者循環洛誦用申其旨

爰居寓魯門悲眩感鐘鼓狙公嘗賦芧喜怒爲朝暮顛倒是非相詎不繇我故神龍潛重淵順時首天路維以德自尊屈伸異常度至人絕迎距風雷弗迷誤而況窮達間浮雲改蒼素天道有晦明人情流愛惡波瀾極萬變識者麾一顧攖寧昔所希弔詭安足慕

滁州

路轉空山漸向城流泉活活遶城行飛虹欲跨天邊雨策馬來看石上晴太守文章懸北斗真人戈甲脉東征數聲啼鴂縈烟草猶識山高與水清

雨度關山

石磴盤空翠靄間衝泥臨曉出重關烟荒徑窅迷孤戍雨濕雲歸補舊山戰壘未平𩦣鳳去蹄涔長印蜀吳閑（上有關壯繆馬跡靴跡甚奇）憑高轉盼河山險擬勒銘詩詔百蠻

初夏皖口送王孟穀還漢陽二首

江水沉沉江上山日斜帆影送君還路經湖口風波惡臥聽黃州鼓角閑遙指南風吹五兩移時西首隔重關丈夫倚劍輕離別慷慨臨岐又覘環

憶上江邊黃鶴樓萋萋芳草迴含愁酒酣歌罷離騷句客路登臨九辨秋夏汭他時予級佩滄浪歸棹汝夷猶爲傳九畹滋蘭意爭逐巫雲曉夜流

五日憶山居

憶我澗西遠青青水中蒲雨餘時飲鹿風偃定依鳧

嗝嗋橫山翠小橋逼市酤村翁當此日早槩辟兵符

濠上贈錢我持因寄鮑叔子

客從湖上來逸氣不可羈投身翰墨場自謂頴脫手
囊中百篇緊一一在人口南浮彭蠡烟衡岳亦細剖
挂席楚雲裏厭見巫女醜遂謁武夷君放筆龍蛇走
鞭撻南諸侯自許頗不苟高言傾四座寄意向杯酒
今游濠梁上倘復爲樂否予亦淡宕人短衣露雙肘
方其氣所到萬物皆某某相逢一笑間任眞堪不朽
邀我湖上遊憶我平生友歸時爲問訊歲月復何有

贈吳次張

石門名家子與世隱所宜我欲作歌怯爲聘中心券
養聲吉悲洛陽少年絳灌怒杜陵野老兒童欺從來
斯世有柄鑿怪爾於人無町畦莊生論齊物老氏誡
守雌齊物物化至人解知雄守雌天下谿束髮昔嘗
受此語常德不忒君堪師持竿他日釣東海得魚一
笑還相遺

憶兒

憐汝方十歲我行靡所依家貧常食儉氣異識情遊

屈指窮朝暮憑誰問瘠肥囑將千里夢爲繞故園扉

左忠毅公墓下作 墓前臨大磵

峻骨冷松楸桓碑亘官路一灣流水遠最是愁人處
山空杜宇啼波澄明月苦行客下馬拜指點涕相語
偉哉華亭筆卓犖映千古辛勤崔魏徒何處丐抔土

練潭

無端奔走銷塵切且喜川原秀晚霞風動綠知湖外
草鯨呿雪濺浪前花思深畫倩王維手句淡文求孟
六家欲補捕魚圖未就坐覩垂釣繫情睽

池陽道中

轉側峰環似綠螺千塍畦水落池河閒吟陶令南山
句苦愛疎林帶女蘿

雨後登玩華亭

夌森名山愧未經悠然獨上玩華亭長虹石鎖五溪
碧幽壑雲霾九子青檻外泉聲驚虎怒巖前松老帶
龍腥賸知埜鶴窺雲意回首雕籠自拂翎

青陽道中

蒼山劈峽長古路腹崖壁下走萬斛泉摐鳴振金石

時或如哀猱噴酒舞晴雪連雲萬峰起左右森劍戟青蛇並琉璃昔嶺名回斡互蓄洩折民巢其居風氣餘古昔路逢荷蓧者飲犢澗東陌力倦還倚鋤乂手敷行客若非鹿皮翁疑是李八百惘惘塵途間何事空貌赤逝此力詠茅庶共安蹇劣

早發石埭入太平路

觸熱畏征途晨發石埭郭畧彴初渡水山形遂咋崿懸崖走一綫俯瞰萬仞壑巨石礙當門谿處疑斧劃言登三折嶺險甚羊腸惡令人肝肺間岈然茁芒角

細惟明世初遵此基扃拓聖代闢八荒山氓老耕鑿昏旦順行旅道路翕清廓吁嗟龍虎姿山川莽寥落

王孫怨

嗟嗟王孫奮起徒步以策干羽羽不見悟仗劍間行欻棄楚喑嗚叱咤猛於虎若屬終為漢所虜二十萬壁垓下獨當一面扼走馬高鳥落盡絕狡兎乃令生與噲等伍丈夫一飯重報母漢終負義奈何許

題旌德試院

平時骯髒訶雞狗此日傳呼任馬牛嬾惰何心論齊物片雲閑殺敬亭秋

南陵道中遇雨

雨暗千山日巳晡秋衣雨袖嫩寒扶隔坡一穗村烟起也有黃雞白酒無太白南陵送別詩

九日病起

寂莫經旬病參差籬菊黃近歡能小愈剛道及重陽戶屬分山色村舂足稻粱夢回無個事坐起問東籬東籬黍屬可作白酒

清寂

清寂門庭歲暮天夕寒眉蹙曲闌偏臍看四壁還滿酒卻顧妻孥亦惘然無地可容分種秫此生那便賦歸田飢驅又逐征塵起愁絕燕雲路幾千

北行草

早行

野色冷冥冥墟中犬吠星遠撥關塞夢又度短長亭腸逐車輪轉心遲路草青繁霜休苦恨曉氣滿前垌

宿遷道中遇雪

半落川原朔吹生模糊水墨暗高城比緣刺促無詩

思身向王維畫裏行

乙酉除夕

艱難襆被來千里又值窮冬感歲華瘦馬欲歕燕地草啼鶯還隔上林花情知隻影難依僕久悞儒冠不問家笑酌屠蘇一尊酒指看春色動晴霞

丙戌元日次馱庄和壁間韵示潘魯觀郁峻升

轆轆征塵未有涯相看一倍惜年華飢驅道路身如夢燭灺郵亭客憶家漫倚長卿能駟馬或嘲曼倩待公車東風若果關人事爲囑宜春苑裏花

毛公館二首

故國河山非漢魏列侯甲第失金張平蕪一抹黃塵裏猶署毛公舊講堂

敝廬風雨半床書寂莫荒原一老儒漢主無心問遺逸悔曾辛苦疏虫魚

石門

驅車古石門晨門在何處更此成畏途想入深林去

投何屺瞻太史

欲舉升堂叟其如泪已枯蹉跎成白首浩蕩及黃壚氣恨奇偏屈心緣遁愈孤羊公如可託應不索披圖

苑西口號

奔渾流水氣岑岑造物何曾厭獨醒盡道帝城春未曉池邊楊柳已拖青

寄題臨津樓

傑閣天中起朱甍水底明何年勤樸斷此日覩容成遠挹河山險高凌日月平沿洄思禹蹟指顧憶蒼生雉堞風烟苦瘡痍日夕征地隣君子館路入海豐城無意親魚鳥虛心息劇縣登樓誰作賦臨水欲揚清

何日憑舒嘯寥天一寄聲

題畫別寄禰公

極望荒寒非世境幾層雲嶺接重關與君太息且分手萬里人歸何處山

高唐

高天難緣厚土赤落日亭亭烟際沒黃沙古城城半頹云是綿駒舊時宅陽阿激楚安在哉但見墻根鉄甃生青苔我試齊謳歌白石一曲未終腸迸裂長夜沒漫漫正沉寥哀吟鬱鬱空幽咽吁嗟乎和者爲誰兮

古調絶

歸耕草

挽徐孝廉三首

中年厭聽傷心事倚遍江東日暮雲昨接周顒書一紙邀子把劍哭徐君時應周陶䫉檄

曾憶金臺共被時夜分燒燭一携巵酒徒方外今搖落他日黃壚獨對誰癸未同計偕

悠悠蝴蝶夢魂迷寂寂春風謝豹啼新塜明年寒食後一時吹綠野棠梨

野竹

野竹蕭蕭過短墻綠陰深處倚胡牀適來嘯咏無能減影落庭空評許長不藉主人邀步屧且爲荒徑想彈章他時新粉和烟雨待納溪堂五月凉

有以五日詩并近句十數章見示者依韵一首

清言此日愧相存千古文章辱討論僞體别裁知有主流傳嗤點豈無冤搴芳欲弔湘江水爽棟難招楚客魂堪笑菖蒲劇飄蕩年來失日問饔飧

朱仲綏讀書禾山菴寄之

[illegible]君習業山中靜聽我當年閣上秋滿院桂香聞徧否半窗梅影夢還留詩成五夜愁逾極酒到三升氣轉遒擬訪舊遊消一醉市人應笑敝貂裘

同張翰升池上觀魚示某上人

落日野陰遠清風池上來潛魚泳深靜時見綠萍開顧影成三笑宣慈禮萬涸忘言師自了我意亦悠哉

中秋感興

伏波少日千夫雄垂老未許稱龍鍾撥棄兒女敗人意峩峩銅柱南雲封會稽翁子老負薪阿婦請去聲

猜猜長安廐吏騎迎我覆水重薦愁無因古來人事毋如此壯夫有心身未死一斛舊水藏蛟龍三尺枯桐孕宮徵蓬門漏雨風騷騷蠹粉蝸涎何足耻中秋今夜無明月天道陰晴亦偶爾覧古長吟筆典濃搲案快呼兒覔紙

秋夜飲潘魯觀家聽蔡湘南譚内功作歌

浩歌遠遊望八垠欲從方外尋論眞却慚止酒無定力恰如戀棧窮朝昏我恨不識回道人又恨不遇丘長春黑間會見素絲䰄火宅未茁黃芽根相思蓄意

三十載座上雄談逢蔡經首爲縷脉辨黒道次據上
下存黄庭守中抱一昔所語剞株掘根吾服膺小齋
清幽風動幕燈前細雨消清酌高言落落會素心飄
然欲跨緱山鶴潘生鬚如綠披竹舌底流泉聲出谷
潘生酣飲氣食牛一醉便欲營糟丘漫誇身自有六
翮肯信飛騰有奇術琥璃貯酒琥珀濃調笑屬我千
觴空醍醐灌頂發真性顧影已覺衰顔紅爲周爲蝶
兩俱化非魚非我焉知庸明日還山具瓢笠行躧躡
屩登華嵩

贈曹丈常菴

渥洼汗血日千里權奇態與駃騠異縱令伏櫪向天
鳴悲風一陣連雲起君不見曹常菴身軀短悍力虎
憨高掛兩翼圖滇南踰九萬里僅一麾下視棲世頭
如蚕詎知蹭蹬意不堪百年彌勒還同龕黃雀飛飛
向刺棘蹇驢得得鳴春陌漫言彼此便雌雄自比雞
虫爭得失丈人才力雅出羣意氣煜煜春空雲即今
暮齒猶强健談笑可却千人軍據鞍顧眄馬伏波上
書縱論趙營平渭濱一朝載呂尚夷門千古問侯嬴
從來老謀出奇策誰云少壯多公卿囑公莫戀故山
色要須一出爲蒼生

送吳芥亭謁選

吳子九月將北轅需次謁選東天官芙蓉蘭杜日夕
秀鴈奴鴻婦參差爽賓親追送江之干崇酒於觴肉
藉盤橐中我無青玉案何以贈行言灌灌天子當殿
儀衣裳彩庭散吏泣八荒黜幽陟明課循良誰其親
民令職常昔君少日師皇墳文章五彩發奇芬烹鮮
製錦雅有聞批郤導窾何足云但恐遇族心厲薰行

邊覯止徐當分吾聞君子樂觀水遍與諸生德似此
大江茫茫迅流瀾東窮瀛海浮桑間與齊俱入汨偕
出覆却萬變安如山我陋且賤無斧柯妄談世務嘯
不歌或譏河伯誇秋河非君聽者吾狂何慨然一揖
且分手多言曉曉古所訶

哀蚕詞 有序

秋夜偃卧薦席多蚕剝膚寐甫熟輒怛焉以
訛寤復覺其紛紛然跳踉自喜而不知人之
惡已而將及於斃也爰於枕上詞以哀之以

俟夫得吾情者

嗟爾么麼不足數趦趄褌間夸翅股含膏吮血庶得甘噬骨咂膚亦何若人視汝不如鼠汝謬謂猛於虎但知傳翼且自豪未省無牙毋乃嚳主人旦日開衣裳以指捫之莫倚强的的流丹碎銀齶悔不扶伏隨寒蟹哀哉爾愚亦可傷

九日歌示談右輔 時爲橋兒診疾有效

今日邀君作重九尊中潋灔黃花酒脫帽不須風更吹從人且學萸懸肘顧我疎狂如少日酒酣耳熱徒搔首羨君學術更老成贊化調元一施手投虛抵間兩有餘視止行遲君則否言將託業我不暇句試題糕爲汝壽并將文度置膝上據案狂歌拍銅斗

隱山菴

林香知淨域竹徑隱禪房檻外泉聲細堦前樹影長六朝塵夢幻一坐刼消亡世事牽行跡殘鐘戀夕陽

寺中有桂樹長五丈許其堂聯用袁中郎六朝遺事殘鐘外句故及之

九月十九日余誕辰也滄秋于兹四十有五矣回顧髩影星星而家徒壁立與橋兒兀兀相

守聊綴數語示之用代歌且謠焉

牢落塵寰四十秋夢隨蝴蝶醒隨鷗問天呵壁聊栽字下地揆予職種愁此日澤中仍牧豕無心高處哢牽牛黃花徑裏西風淚珍重兒童展袂收

冬初即目

遠樹着霜初郤綠小畦添雨欲浮青寒機夜借隣人織鼓櫂朝吟漁父醒

無酒

聽罷啼烏又暮鴉一庭黃葉野人家解嘲爛情無心作冷落門前載酒車

冬夜盧丈招飲

飄零書劍颭風塵脫幘歸來白髮新眼底江湖波浩蕩夢中燕越路逶巡故山猿鶴啼清怨傍舍鶯花待早春好共一尊明月在歲寒霜雪滿江津

寄何成西儲汜雲雲杜

漢水日千里思君亦爾如陟虛吟望楚間歲絕音書地僻人來少家貧客到疎都將向來意栽字達江魚

次朱椒門韵

[illegible]去傳經過鵲山鼻比擁座色斕斑受書直屈屈家
令蝌蚪遺文出壁間
朱絲黯黯譜龜山淚點苦花夕照斑待得宣陽琴碎
後紫蘭芳意滿人間
莫將便買沃州山且自隨參青瑣斑待詔朔方輸十
策平津傾客笑談間

又倒用來韵二首

積苦衆陽京索間車聲轆轤馬斑斑勝兵決戰鴻溝
日戈甲應齊熊耳山

淮擬聲華枚馬間甘泉豹尾侍清班會稽懷綬驚閭
左重與樵人話故山

聞儲汜雲東還寄之

山中歲暮白日斜山邊古樹號寒鴉西風騷騷亂我
耳虎氣漠漠凌高霞飢來猰貐及雞狗昨過東崦聞
吁嗟我思避地理輕策傳道游人邦憶家人間何處
稱快意出處齊分徒紛拏深山會有萬谿壑平地忽
見千爽斜且自閉門歌猛虎不須見影驚弓蛇況今
故山春意動玉梅已報南枝花素箏濁酒劣可得相
迟擬到長風沙

輓在陸師

搖落關河蕙亦枯荒凉城郭鶴難呼青冥無極浮雲
影香徑驚聞昔夢符大雅云亡憂殄國招魂可作擬
迎巫猿門入哭情何限慚愧才疏入禾盧

章江草 丁亥

七里瀧

岩嶢江上峰芊蔚紛萬象中有七里瀧沿流覺神暢
盪胷清肺肝絕境豁塵相古人安在哉高臺幸無恙

翩翩孤猿啼蕭蕭宿鷺往及此日云夕冥搜夙所向
白雲川上飛含情寫清曠

桐江詞

揚颿日於邁遠涉桐江濆桐江清我骨沽酒酹桐君

五日萬安城下作

無端牽率到炎荒五色絲縈與恨長惶恐灘聲渾浩
浩芙蓉山色杳蒼蒼離騷讀罷尊無緑彈鋏歌成鬢
有霜回首故園何處是遠平城上暮雲黃

惶恐灘

我行贛江曲百折緣山根直視萬安南空翠寒崢嶸
依稀炳泉方絕徑疑無津巨靈踢山脊一道飛泉鳴
懸流鬪石角奮與造化爭晝夜翻日車有若銀河傾
目奇心愜賞遺險將亡精孥舟翔其間廹懼生死并
首風兒間作憂擊登彭銑安得接匡智足下看雲生

代贈鄖大中丞扈蹕還南昌五首之一

建牙吹角豫章城扈蹕南巡壯此行晝閃龍旗千嶂
色宵屯羽衛九關清衣冠王會星辰迴玉帛諸侯海
甸盈司馬才名聲賦筆河東應早奏承明

代贈楊鎮戎二首 昭武將軍花之孫

帳擁貔貅鐵作營龍旗獵獵動高城笳吹五嶺風雲
壯劍倚三江星斗明臺上銀罌胡沚筆牙中樺燭夜
談兵丈夫豪俊眞如此敢將黃鬚笑傳生
無敵威名塞北驚將軍昭武重橫行渥洼汗血稱龍
種紫電飛光照楚城午夜椎牛催享士淸秋射虎遠
歸營樽前迭進長庚酒幕下惟聞樂愷聲

書事言情寄上韓城師四首

躑躅風塵日色昏長楸斷影恨空存鹽車努力毋稱
屈珍重孫陽有一言
忽報章江雙鯉魚途窮肯憶閉門居年來忝作安昌
客劣得芳甘丐齒餘
隨行結束指長安催向霜前抹馬鞍笑殺夷吾三戰
辱那能丹桂一枝看 乙酉冬謁師於浙江試院師促予急裝思之至今淚落也
勞人誰與淚痕收十八灘聲曉夜流絕歎浮生無住
着此身飄泊到虔州

賦得碧溪青嶂繞螺亭

夕陽千萬嶺雲外一孤亭水晶環如帶峰巒翠作屏

茂陵朝黛薄湘浦夕瀾渟波底輕鯈出巖扉小草靈
石螺沉影黑火燄燭高青 火燄山名 天淡雲迷甲山空鶴
喚丁影斜低皂蓋 府城後有皂蓋樓 名古應圖經清濁還高
下浮沉識徑庭箇中宜獨立此意為誰醒

贛州懷古

粵嶠闗疆指顧間雲平草樹古今閑高吟八境圖中
句飽看三江峽外山細酌廉泉情覺爽倦投枕石 石在贛縣北七十里
暮忘還臨風苦憶濂溪子霽月飛空擬照顏

贈劉月三

我欲賦劉生濡毫滴露清愧無一字謦辜負十年情
暑薄度南夜雲昏贛水明對床尋舊雨棲息共浮萍

贛州試院題壁

惜別空山猿鶴居蹉跎束縛事傭書雙江夜雨舒孤
嘯湖海元龍氣未除

望匡廬

浮舟下蠡水遙見香爐峰峰高望不極雲深知幾重
緬懷遠公錫因憶東林鐘何日尋吾契飄然塵外踪

重經石鐘山

前諾今猶在攜琴此重過沉嵐邀落照暑氣薄秋河
長嘯乾坤滿棲遲日月多相逢仍草草悵望意如何

王廣文秧亭招飲　逕山吟

幽居慵市遠客難懶相磨鶴侶誰能及鱣堂試一升
世間嗤蔣詡座上覓徐陵見說饒新詠山齋賦未曾
座間旁徐某覺體之美

秋雨南池

不盡厭厭意開窗看鳥飛方塘滋白水敗葉化緇衣
氣候陰寒并隣家烟火微啼飢憐稚子無信及山扉

采松

北風聿已厲眷此朝日美長謠向空山攜筐拾松子

其二

山空人影絕山色自如此有時虛籟生謖謖松下起

贈殷介持即次其自壽韵

歎息嬰城客扁舟歲暮過予方厭絺綌君亦罷樵蕘
生計於今少逢迎何處多幽愁翻一笑爲續五噫歌

陳丈籍雲枉詩見贈兼惠家刻二種依韵酬之

檻外晴雲雲外山寒泉落木護松關誰遺冰雪清人

句語到滄桑紅淚斑 定生先生山陽錄並祀甲申前後諸老節烈事 北顧銅
駝悲世境南瞻金鳳自人間書來歲暮饒温語寂莫
心期許共攀

對雪吟二首

門外曾無載酒車雪深溪路折梅花一行賦筆才人
艷幾日高眠處士家敢愛吾廬欣有托何時雨粟丐
無涯高人自解蒼生憶愧我空談鬢已華 時歲饑
在陸堂虛捲素幃夜深立雪欲何依鶴橫遼海初無
影鳳吐甘泉或庶幾天半峨嵋誰送目灞橋驢背忽

沽衣村昏犬吠寒雲碧忘却籬閒未掩扉

寒月

自鮮高能遠誰知寒更淸項綠積雪照倍覺夜窗明

燭滅佳人淚笳吹戍客情流光共千里悽絶到無聲

丁亥除夕

不辭羸劣生涯淺自忍飢劬逋累消又是一年將盡

夜酷貧兒女也生嬌

雜詩 戊子

孤月臨廣野淡然不可收曳履出茅屋追凉向松楸

夜峰何離離遠風交平疇垂光鑒微躬有問誰當酬

一爲歌子夜再爲歌遠遊仰慼高鳥翔俯愧潛魚幽

東川玩月

月出四山空烟露亦就歇居人各拒戶獨坐川上石

援琹寫秋心浩露洒空碧波際光淡淡應是潛魚出

望遠曲

遠憶漁陽戍傷心七見霜別時新意故愁夢短更長

苔綠看行跡燈紅泣暗墻賣珠搜畵篋翠袖日郎當

予家深山故多虎亥子患彌烈居人多死於虎

者心哀之爲之歌

縣南連峰莽蕭瑟深谷陰寒凍積雪狖竄狐奔鹿豕

亡虎穴彌山樵采絶來如閃電聲吼雷齒如霜鋒目

赤血倀鬼嘯呼聞陽晻居人拒戶看落日腥風忽過

齊萬弩虎怒當衢竟人立村庄寂寂野茫茫但聽鴉

啼林外急吁嗟乎蒼天此地夏秋災旱慼溉釜無泉

厚土裂復滋猛毒作民孽昨者山農哭絶炊荷斧忍

飢于橡栗擬將易粟飽妻子飼虎筋骸遽狼藉哀號

收骨向空山髑髏模糊血猶濕死者吞聲不復知存

者偷生殊未測安得劉公起爲政虎去南山渡河北

聞儲禮執提北雍儲　從汪牧庭提南省喜得

二首

南北成軍並受降提書連夕渡横江天山雪裏堪傳

箭鵰落寒雲會疊雙

春草裁詩好共吟一時聲價比南金諸生盧鄭皆名

士若憶扶風教澤深

卷五終

青溪詩偶存卷六

宜興蔣錫震契潛

戊子冬仲公車道淮夜飲陳求夏文會齋中即席同次東坡讀孟郊詩第一首韵

後北征草

當代稱詩手纍列如牛毛旗鼓倘不整鼠穴徒相遭陳子思力壯勢欲追離騷有如長年老振柁輕鳴篙但令觀者駭未覺施者勞夜闌交咒墨興熱催持螯詎擬南皮遊差比黃墟豪酒寒重撥火燭跋爲添膏

謬許梧鳳鳴或者蜩螗號一笑章畧成放筆引醇醪

叠前韵贈求夏

少年慕結客名紙爲生毛豁達露心肝適與白眼遭以茲甘寂寂耳畔空騷騷自勦柔一畦或弄水三篙今年欲上書暫息耦耕勞淮浦遇陳子薦酒憑霜螯既傾北海樽復喜元龍豪同心敦古懽繼晷還焚膏竊比文字飲蚩蚩乃叫號師儒子所司妙理在濁醪

題惲南田松瀑圖

落落長松覆紫芝氷崖雪瀑獨行時携琴合寫御風操海上成連是我師

題陳白陽山水圖爲山陽學博

賸水殘山落照寒英雄何處哭烟巒波濤心事驚中座忘却淮南畫裏看

奉題皆山園圖呈韓城師　己丑

方輿氣勢雄關隴水立沙奔劇森竦時清篤生名世才地靈併作山雲涌壁流分嶂攪烟霞放鶴呼猨守潭洞土門獅象日騰踔萬個琅玕靜相拱一灣流水可觀魚百尺青桐引歸鳳全秦天地互回斡到處經

綸成妙用平泉草木致足佳綠野風流真可踵我恨不獲遊其中霜楓霽看千山紅讀書觀稼永日夕破除寒窘開心胸塌麥展圖指示我已覺兩腋生清風文章無力出怪偉山川笑我殊龍鍾謬稱弟子奉談燕敢許入室窺樊籠卷圖再拜三太息時來夢寐知無窮

題蒼如兄小照兼送之任乾州

石瓠先生蒼而頎清臞隆準承方頤意氣揮霍千熊羆誰與貌汝依東籬菊花蘂蘂香霏霏不起宴坐相

昔照豈知帝鑒命不遑趣度衡湘窺九疑時淸正須
吊屈賈南荒往息蒼生痍乘風駕浪高魏魏爲我望
拜蒼梧祠請君示相神權奇更圖赤手縛虹蜺

雜興五首

嬌小伶俜畫閣時長將白雪譜朱絲若非會得鍾期
聽那識人間此調悲

霧鬣風鬃蹴地雄凌寒嘶月氣如虹等閑爲脫鹽車
軛擬蹴金河萬里空

十年門籍侍妾呂暫遣彭宣到後堂猥自從容承顧

盼竟無才思賦長楊

翻使明妃出漢宮披圖若處認春風千秋老上妻家
月一曲琵琶怨未終

負策攜琴返舊林三間老屋碧溪深脫裝金盡裘還
敝猶恐山妻不下紝 己卯夏五將南歸漫成五截句情詞拉雜不復自知其所云也

京邸遣興次蒼如兄移居韵

昨宵山信達比隣訝我衣緇京洛塵壠上竹花紅似
粟洲邊蘆筍白於銀稠耕未就身將老煮字何嘗賣
可貧鎮日支頤歎憔悴況驚時事百回新

春風趣趣下江船扣底囊空愧一錢無酒漫歌千里
月卷書時抱蔚藍天林間梅綻鶯聲滑雨過泥香燕
子憐共指故園風物好可知思發在花前

二巖菴七夕

渺渺銀河此夕通年年長怨五更風願爲共懺無生
怨一點情銷萬劫空

瓜州夜泊

淸淸瓜步月脈脈長江流流波將月去江上旅人愁
故國經年遠哀容此夕秋虛名徒爾爾爲上酒家樓

送家廉石之任滇南

萬里秋風鴻雁時駸駸車馬向滇池山連赤甲巴人
國路繞黃陵帝女祠肘後符懸分府重道旁芹獻野
民持金鞍笑擁如花女夫壻矜夸滿座知 時新納姬

涉江草 庚寅

綠溪

散步綠溪流參差望雲麓悠然忘近遠古路入荒隩
忽聞野梅香隱映間修竹中有雞犬聲林表露茅屋
疑是桃花源或者愚公谷不然隆中士抱膝嘯歌獨

我欲往從之寒流帶迴復臨碕不得渡惆悵徒窮目

次遠山樓韵五首 存二

遠山如蛾眉稀微澹膏沐朝來饒爽氣振衣及新浴
登樓閑騁望爲薦晩香滌吁嗟市廛間風期散純朴
即事多慨慷無端自振觸久欲還耕桑復時親卷軸
内視貞近思游目恣退矚假息餞夜光餐和候朝旭
一峰兩峰間長歌短歌續誰與可同調一笑橫山綠

其二

往日相逢舊酒壚首徵吟與健還無近來快意皆徒

隸自笑狂歌非遠圖

寄題儲從彥園亭

池開方鑑樹成行半榻花陰一縷香茶熟客來頻檢
韵棋殘石上更携觴自應丈室銘安樂不減園林號
辟疆乘興來遊及春日一庭幽草戀斜陽

贈王典史佐臣 有序

王佐臣尉吾宜之三月而治聲大洽凡見者
聞者咸必嘉與吾願生其終受之也古者六
義之道勸誡爲先故南山湛露諸詩規頌居
半今之人苟志乎古者願以繼之

太息今時吏如君賢者稀職維當簿尉治乃絕奸欺
道直無畀位心清自息機須聲應有作因備采風詩

其二

惻惻覩時運斯人詎可誣抑今多似鼠所遇莫非烏
欲續春陵作誰披鄭俠圖鷄鳴風雨夕吾道未云孤

臥泊 用進退韵

林昏時未夕烟霧淡何窮閭戶人俱早貪眠犬亦慵
客途偏畏溼舟子復愁風暝向溪橋畔應無夜半鐘

三月十五渡洮湖登浯山宿柚山晴月

寸心苦形役大塊誠勞人長嘯出宇宙一望平湖春
輕風翊其間飄颻蕩無垠忽凌浯山頂下視天地根
素月出雲海有若扶桑暾清光回萬象可照濁水源
翻思風雨夜晦昧何紛綸靜觀極終始變幻彌朝昏
悠哉誰與言薄暮依山村

初到焦山二首

翩然出城市即趁過江船秀蔚三株樹清和四月天
揭來臨斷岸蓄意弔焦先萬古清江水尊前酹此賢

其二

廿載焦山夢於今試一登同看浮玉小坐覺海霞蒸瘞鶴知何處觀魚典可憑悠悠天水永思問六朝僧

贈僧問石

山巔一片石兀兀陵風雨是胡為能然經歷幾寒暑人不問石石不語爾今問之亦何許縱令巫問石能言只恐支離無是處江空夜靜月明時我當一認無言師

咏尾花燈花次韵二首

此日清流丐齒牙字花花似似非花漫言高處雲霞近那禁時來雪霰加蝶亂蜂狂非我事朱門蓬戶認誰家天寒雀噪無窮碧不遣尋常草棘遮

行藏端合伴孤檠上苑鶯梭織不成映日紅鬚他自得隔江漁火我同明清清立地人無語耿耿空幃夢有聲憂喜一從兒女卜寸心長在意難傾

登焦山絕頂

平落江天四望開飛埃曾否此中來晝揮日月攔邊過夜嘯魚龍錖底哀往事銷殘悲琬琰何人平立看風雷除將鳥雀汙行跡三詔祠空秀古苔時有談山志未成及乙酉風雷之異故及之

焦山放歌

神仙棲遲愛碧山游戲江海浮波瀾焦君揮手弄白日招我赤腳凌孱顏騰身直上一千尺小劫應銷五百年仰縣寥廓賓鴻漾俯看逝者鳴淙潺沉沉雲淨碧空影往往花飛潭島間雙峰角立何迢遞三詔洞荒猶髣髴未知鑽石是何年但喜丹崖映初地古鼎生烟覆紫雲松寥孤嶂倚斜曛袖出琅玕絲字簡指

點戊巳黃芽根巖中結搆時招隱塵俗暫到思移文遺恨未能誅皖豈容城斑琰悲空存春風梟梟吹長笛江水盈盈謝逋客雖由得失總堪憐人世滄桑無可說自昔曾傳瘞鶴銘至今人看雷轟石我時顧此心孔哀學仙愧我非仙才願言拊翼隨飛舄請君為我名丹臺佇望臨河香象渡忽有橫江孤鶴來

食鯆魚戲效山谷體次其送劉季扆韵

道人枕書夢蘧蘧烟波江上春已晚阿誰為鱠玉烹腴令我壓羹藜煮莧罷案題詩行餓蚓瞠目長天送

歸雁却笑杜陵稱老饕只飽江魚來入饌

月下吟

江山如此無吟客敢惜衣單露華白老僧不省文字
禪訶余踏碎梧桐月

松寥閣二首

鎮日來看江上山飄然心跡離塵寰松寥閣上題詩
筆莫遣旗亭付小蠻

江清風引怒濤驚山翠屏虛白鳥橫好景留人遙對
酒子規啼徹忘歸耕

同年張鶴天何恭士訪余焦山同登絕頂

十丈紅塵暗天起嶢峙轉丸何日已閑倚焦仙片石
崖欲踏滄江一萬里左挹浮丘縱未能寂莫子雲私
所擬美人何意忽來訪桂櫂蘭橈涉江水令我鳥雀
語消好頓覺山川生色喜共尋曲磴歷巉巖沙渚烟
帆歸暝晛拔蘿細讀殘碑字太息昔人今已矣苔侵
雨蝕過半無金石蕭條何爵里古往今來自渺然水
流花落送華年數行詩筆卸杯酒十隊紅粧舞翠鈿
放眼高歌海天碧低頭漫刺王門前一旦凝霜被野

草萬古西風吹墓田始知身世徒爲耳真笑焦先非
達賢且須載酒蝸牛廬何妨醉卧桃花灣慰君一葉
溯江意饒舌難爲入耳言懸知北闕晴雲暖自愛南
華秋水篇

題畫

天淡淡水沄沄山蒼蒼木紛紛何處扁舟美白雲抱
琴濯足滄溟瀆就中疑是焦徵君戲題贈被去人羣
題詩江上遠相聞

江上次韻汜雲小照韻送之入都

杜鵑啼春花亂開中有吟客鬢而鬚襟情自爾遍流
條文雅於今惜此才棄筆不起明光草腰鐮還剪中
田秉詩篇敢擬北征作賦韵直惟江南哀擬精吐蘭
味談治事英雄猶存真胎謬云廿載共鶼鶼豈有一
法供鉗鑪遙知骨骼日就勝顧影齒髮悲摧頹燕市
臺高君跋馬江上漁歸我鑿坏屬題小照宿諾久詩
成餞汝山之隈惝公真舞大盃手擬筆如閑小忽雷
只愁別後看行跡一一門前生蘚苔

落日吟

我來焦巖垂匝月曉夕嵐光紛異色尤愛晴霞覆綠
雲葉底啁啾呼落日昭陽直下暮聞鐘奔渾車馬礬
隆隆江山烟景誰收拾渡口桃花斷未通

一年

一年東湖久絕流一年南市呼浮舟今年蝗蝻恣狼
籍更苦疫癘縱橫淚未收山村人民半僵仆棄置溝
水東西頭餘者飢驅卧道周忍死須臾何麥秋盲風
怪雨時間作漬血交頤瞪兩眸昨傳淮揚復愁潦哀
哀中澤聞咿嚶官司文字峻誅責深夜捉人來督郵

坐籬疲氓恬不恥天何助虐施虔劉公卿讀書盡冥
搜自比稷契非常儔調元贊化會有由哆口張眉顧
不譬蒼生望幸未敢絕肉食誰當爲國謀我欲問焉
罪甚沮擲筆一歎心煩憂

閑行二首

徑曲流風轉崖虛落景深飛飛馴鳥雀寂寂墮林檎
近水逢漁釣遙天愛碧岑端居多暇日寧復羨朝簪

其二

極目滄江濶波瀾稔未平魚跳思斷習吏怒怯歸耕
負手行吟處憂心徑寸明欲貽千里道棲泊竟何成

夜雨

乍覺錦衾寒羇人夢未安蕭蕭窗外響俄遍畫闌干
景憶瀟湘夜絃悲巫峽彈高堂賦成後愁絕亂更殘

林端

林端風影碎林底清陰深芳香坐相悅黃鳥知我心

雨中愁坐應冷叟

棲泊江干忽逾月雀噪山空人影絕獨携鼠蠹嚙殘
書旦晚摩挲安枕籍縱無勝士共談宴幸與先民共

盤辟昨來體中復不佳暫屏床頭破周易頗思趨生
雅有味胸滿氣上還契濶無聊徒倚頻坐起老馬應
門呼有客罷眉入座古儀觀令我軒然輕病骨談笑
生風興有餘筋力未衰年已耋猶及留都末照時指
點清流盛裙屐（談馬阮鈎黨事頗悉）忽紫索句出素紙豈有文
章供藻棁病餘心悸更難任君況於今許詩伯欲方
嘉命又不忍放筆塗鴉紆蚓跡江外蕭蕭雨打村殺
荒麥敗愁營營徒勞上相談三角不及京房論五行
念君滄桑飽所更能狀濤氣如枚卿盍爲一言起我

病目送江聲出海晴

次韵答冷叟二首

恥向詞場學呟名慣從漁獵酒同傾平生幾許窮交客一半生涯累墨卿

敢復狂言獻子虛祇應援筆賦閑居故人遺我京華信卧穩山椒未報書

題焦徵君廟壁

沽酒醉焦君題詩倚夕陽茫茫大江水煜煜海門雲鶴去月華白雷轟天外問鐵丹如破石歲晚乞平分

戲題僧舍萱花

想像金鈿翠袖濤風游處許美人蕉問渠獨號忘憂子可自維摩丈室銷

江上望月

昔年曾挈劍鼓枻鄱湖濱討吏當上書旅食京華春暫歸問里閈西風吹我來江津朝聽殉鼓暮魚梵行狎鳧鷗追隱淪百年三萬六千日幾日衡門號古民關山南北悲牛馬齒髮星霜尚賤貧天意詎知私有幸月華到處長相親今年瀟蕩空江裏此夜遊看月色新手攬瑤光把紫氛翺翔下視游塵與月中稽首再拜乞惠我道要淵細塵

讀留桂堂集即次共別英氏諸生韵四首

莫問秦年與漢年唐摹宋碣總蕭然王風既委炯縈草大雅須扶棘滿天雪後園林皆徑淨春生嶺上曉雲妍於今若個搴芳手自擷蘭茗楚水邊

傳聞琢月許吳剛手攬雲衣拜紫皇偶爾騎鯨遊碧海翩然翔鶴下朱方風生兩腋應驚俗佩紉三花亦故常願得瑤臺借弄影千春蟾國便相忘

僧龕避俗借繩床讀罷雕騷擬注莊那得奇文開我意應難雄筆似君狂閑看屐齒輕年少不負名場號老蒼繞遍迴廊吟百過敢辭藜藿願膏粱

曾共牽車上赤霄攝提逢指幾回杓寒暄東省門前樹日月南徐江上潮公子瓊瑤朝解佩佳人氷粉夜初調問子寔食能忘味自有移情不為韶

碩菴上人請題周秀才像 乙酉五月十八夜大雷雨山崩壓死

御無乘化來棄有乘化歸萬物皆如此爾獨盡命山之隈風憑憑兮吼雨電閃閃兮驚雷山崖石裂轟然

崩摧跳踉賜眹鬼語喧阸雲羅月黑魂漠漠遺骸覆
壓同寒灰子不識我子應恨我來見子圖形幾古所
不弔畏壓溺邀我落筆思難裁還語碩公老禪伯爲
乞勺水澆餘哀題幀嘯歎寧聞哉

百歲辭 王姓業醫住白沙

百歲老人臥白沙還丹服食誦南華有時自賣韓康
藥恰遇方平過蔡家

詠史四首

犯蹕人來中渭橋奏當金贖意難消持平獨有張廷

尉止輦依稀紀漢朝

上能酷吏日洶洶乳虎蒼鷹敢暫逢太史裁書遺恨
遠侯封擒後復元封

趨市朝來日易昏翻翻鴉影散前村翟公已老知何
晚猶爲交情自署門

七十侯嬴賤自尊棲遲曾託信陵門一朝刎頸送公
子羞向人前感舊恩

發旱二首

焦土流金石農人血已枯夜來歌似哭天遠力難呼
兕水知空幻鞭雷竟有無朱門池館靚幾處按吳歈

在昔桑林禱還聞雲漢詩萬方今待命天子自憂時
欲奏張衡賦將令絳灌疑江頭候雲色日日忘歸遲

又七月二日喜雨

淅淅中宵亂葉聲凄凄侵曉抹江橫靜看草木色皆
喜定識蝗蝻患已平欲賦新詩須斗酒狂歌靈雨問
蒼生天心自古多仁愛山澗無忘事耦耕

示兒

生小伶仃失母雛悔從失學侶鼯鼪一經贗有先人

業二頃全無飼鶴租架上文章原可用床頭梨栗莫
時須丈夫猛氣如龍虎兒女憑教笑腐儒

岕茗

自爾清能遠翻因淡更深倘懷如水意方味飲醇心
汲澗燃湘竹留香伴夜琹高山與流水若個是知音

江上望月同若梅問石

一片清光江上飛魚龍夜靜捲潮歸波澄孤島明秋
水風滿靈旗想宓妃蘭杜生香烟景外山川彈指歲
時非故園霜露思明月無那携朋上釣磯 時七月九日先祖忌

辰

十日夜疊前韵

鷗鳥無心倦不飛游人應先暮雲歸空留峰影横霄漢遠聽鐘聲撼月妃萬里江淸秋可擢百年情盡昨還非重來幽興何妨熟看盡寒濤風泊磯

又七月十五五鼓矣夢至一所有數文士在焉大第以筆爲贈最後有一巨筆共頡可二寸許彤管也未審何祥識之得二首

仙翁好我授如椽定遣花開五色兼千載風流傳法

護幾人才思到江淹

雲淨寒潭星斗明擬將飛札報京卿乞爲胃浣西江水一夜池塘春草生

寄題嘯莊

湛湛澄溪匹練長半堤楓葉繞迴塘數椽竹屋美人住八月秋風禾黍香隔岸欲來山影動拍天無際水雲荒君家阿大中郎筆近得新詩日幾章

送目

送目臨江滸踟躕意渺然綠平沙外草波遠夕陽天一雁雲横塞雙魚錦漫箋美人何處所思問過江船

久不得韓城消息

坐月

萬里蒼茫出海山蕭蕭淸影落人間芙蓉别殿歌鐘起細柳孤城戍角閑寶鴨添香收黛篋銅盤將炙看刀環夜深獨坐江亭上留待仙人跨鶴還

偶得

日暮寒江淸西峰過微雨竹徑寂無人秋光供鳥語

風雨

白蘋江上送歸潮岸幘孤吟興泬寥截斷紅塵三萬里夜深風雨近芭蕉

秋海棠二首

太息穠華遽陸沉寒蛩切切語秋心星深落月思顔色行到碧梧金井深

國色仍教朱粉施淸秋催唱杜秋詩重來却喚金陵渡惆悵風流已後時

次元遺山韵二首

雙成灼灼映朝霞餐得朱明洞底砂多少紅顔鏡中

失西風回首玉鈎斜

吐艷流芳發興新井梧疎韵亦天眞莫嫌顔色汙脂粉未愛人間桃李春

次韵答人二首

江峰秋勢遠落日滿疎林欲試中冷汲閒覯如水心孤情違俗久偶語與君深不厭無供給茶香可共斟

其二

微雨洒秋草幽禽在北林閉門書卷夕時序百年心目送山雲遠愁逾江水深憑君勤筆札一笑勸孤斟

夜雨二首

那堪一夜江邊雨卧聽三山郭外秋漁父自矜漁具滿背蓑朝市賣槎頭

侶釣傭耕志未讐西窗剪燭怨遲留何當遠比巴山夜詩史他年憶潤州

雙峰閒口號

我心清且閒江上看秋山率爾成孤往脩然坐此間浮雲橫楚甸落日滿吳關童子趣歸急聽潮未擬還

寺僧淡莽為予設茗供抵暮乃還再題二首

江上忽忽當清秋曳履更作雙峰游高樓驟起可千尺令我曠然消百憂沙鳥飛飛立浦潊風帆渺渺隨長流世間俯仰會有適日暮蒼茫何所投

抵暮相邀看落日一點黃金鑄秋橘翁𣏾朱華水面生荏苒千林雲影黑疑神莫語響空江似虎當衢坊巨石山僧送我下山去此中勝事吾能述

竹徑

密竹緣坡通曲徑重樾羅陰綠深淨粉落風吹細細香捎雲亂日疎疎韵草不知名分外嬌鳥若能言應

可聽劇憐石丈空嶙峋虎委龍顛似衰病偃蹇中林碧蘚滋除却此君孤月映玉局仙人去不還誰寫寒姿奇幽興

食蟹戲作

郭索登秋盤江天勤可買風味爾自饒形模鬼方駭出入友蛇鱓跂息憐垂豸筐戴如介龜鋋武似觸獬黃離象屯膏雲螺化生枒携琴問執火朝魁禮餛嬭心躁走則遲食茛毒成痞學宜熟爾雅名亦著周禮埙琣類分明鼠孽共恢詭怒移水中見味侈鬱州美

髟髿來鉗蘆往往輸渤澥咫尺遠相失絲毫忽以掛
滉瀁千里游縱横一朝罷執之囚縶纍貫諸繩纚纚
負腹憔果然無腸所以乃甫聞澉我釜頓使衰顏觧
趨舉燭花高俯憑棐几矮槎枒形已頹碯硍勢猶攞
引手試持螯君子唯有觧元筮孚觀頤噬腊亦取夬
頭銜署老饕吟哦煦珍怪詰屈齒能堅抉摘舌欲悔
豈敢望宜黔或者追李膺懷袖酒痕多醉墨未遑楷

松寥閣放歌

松寥小閣俗所喜吾亦因之弄秋水我心皎皎同秋

月下徹寒江映清泚臨風醉殺水芝香占斷烟波江
務底美人亭亭結桂旗補卷紅霞白鸞尾如將舉手
許招我掣電騎駸須萬里月明環佩清吹空廊首安
能事塵裏高歌一曲雲茫茫怒翼垂天思溟徙

題秋屏閣 (有序)

庚寅春偕家亦厚若梅兄弟讀書於此樓閣
多時賢題詠謂言之無加遂無言也忽涉秋
中將首歸路念於焉之晨夕攬悠然之緒思
境遂情移詞驅貌別聊以稱心言志豈云鬬
采飛文未免隨流率書八韵

遐勝敞虛界愛此石壁奇前臨大江门日夜靈輿馳
一動一靜間妙契誰能知道人有深趣玩之清秋時
天晶萬象表綠淨空巖陲手携一筒書遠循秋水湄
耳目曠無擾和氣息相吹悄然欲有贈孰果此心期

游護法菴次東坡放舟焦山韵 (示寺僧)

焦山山水古所耽我生墮地來江南幾年夢寐今始
此坐誤春光三十三吁嗟塵世不自得地上戢戢頭
如蠶若非孱顏放雙脚空負兩屐終身慚幽尋小閣

最深靚俯仰內外何潭潭堦前一穗紫荆好嶺上未
覺青楓酣龍鍾往被市人笑蹇劣合與山僧談手披
壁蘚指示我佳處曾基古佛龕(寺僧示我佳處亭故址)蕭然茶
話便永日味餘齒頰回芳甘轉輪彈指風水火宴坐
已失癡嗔貪四禪不縛公自許一笑相視吾何堪但
將來世躬井磑今日題名護法菴

觀日出

秋天晶晶秋江濶獨上江亭賓曉日歘然千丈彩霞
飛一片朱光浮水出昆吾冶鉄歊炎烟祖龍鞭山漉

餘血江光雲影共徘徊變幻何窮目超忽

中秋月下短歌

昨日風吹雨行人隔烟語今夜海升霏寒光照秋杵雨洗光逾清江波流太古願持一杯酒遠酹劉伶土主人愛賓滿座中軒臨綺席燈燒紅玉盤行鮓高於山金尊墮月清若空不用哀絲動豪竹耳根冷冷聞天風一年明月今宵多醉鄉何處王無功馳聲向月散寥廓歌成付與江流東

游金山暮還焦山是日同家亦厚焦山僧問石

遇參佐景公言自云本姓蔣氏喜蒔花彈琹通詩畫問石乞梅二本以歸請余作詩紀事爲之歌

焦山結伴金山游輕帆如葉横中流巍𦓞帳殿滿丹堊長天一碧當清秋玉帶橋邊想遺跡白雲晶晶不可留閒問妙高臺畔石而我愛登來鶴樓塔影迢迢挂清漢只此可語焦巖幽大江西來灌山根沐日浴月函乾坤戰艦卽今閑唱晩將軍此日總能文擊劍彈琹兩無礙讀畫論詩偏有神自云家世源蔣侯崛

起關隴行從軍種梅山巔候十月乞花衲子來焦門微逐嬉遊皆 帝力却嫌雜遝窮朝昏齋鐘粥鼓亦漫爾厭見擾擾緇而髡次第山川歸甲乙金鰲那得專雄尊青天滿船載落日浩歌歸去驚鷗羣强同筆端作詩史苦無好語招梅魂他時龍騰散香雪要君醉我羅浮春

留別碩菴三首

柳絮蒲花證獨醒支離松鶴久同形海雲堂畔飛涼月讀罷楞伽一卷經僧問佛法大意於大梅梅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末用對月補

殘經事

七尺藤枝扣杳冥到無言說許摳寧諸方法侶今稀濶寄印巖前野鹿聽時有雙鹿送巽山中

願托禪棲絶世紛那隨秋雁又離羣過江魚鼓遥相送回向雙峰禮白雲

贈王符聖

王子符聖耽文詞我胡未嘗一識之僧房見我醉題壁兇僧持紙乞贈詩坐歎衰遲辱筆力肺肝牙角空尉爲開君壯齒甫三十齒如編貝目黠漆立據要津

汝亦得何不驅車建高策翩翩飛鞚長安陌功成志
豎鏤金石青髩無情日月白我贈王子無别語頌之
祝之只此句千里因風一片心白雲遥掛江天樹

立冬後二日酬倫從彦見過之作

無意暫來過履茲冬初時還思對床夜不道十年遲
延覯塵外賞因任鬢邊絲珍重同携手慛然遂賦詩

冬日山居寄歸廣文

寒山虚落木日暮鳥飛還倚杖柴門外空覩凉影閑
孤吟逢秀句沽酒發頹顔幽興時能領知余懶欲删

其二

廣文官舍冷君子意何如酒後宜呵壁秋來未報書
擘箋紆餓蚓斷簡走枯魚寂莫吾曹事朝廷有拜除

山雪行

歲暮歸南山補屋藉薜蘿敗絮獨招寒幼女長向壁
此時雪滿門前路老樹槎枒昨半折一個飢烏啞啞
啼千林蒿目荒荒白徑轉山腰似練縈橋通谷口迷
行迹黄昏賒酒到前村老翁拒戶嗔不問歸來熱
薪又濕設道兒啼虎過門

庚寅臘月二十一日夜坐念族再叔文若早卒
無子期以來朝祖載就封山庭於燈下率書
挽章八句雖詞義舛淺亦畧具情事遂自爲
兩通一致之其家以貽其嗣人一納諸柩以
志吾痛靈如有知當鑒此意也

别離真自此送汝出郊坰淚向東風滿愁看䀹眼青
時已立春　空山淹病骨碧火嘯殘星縱有中郎女紘
立日矣
悲誰解聽惟有二女

卷六終

青溪詩偶存卷七

宜興蔣錫震契潛

洛游草 辛卯

代題壽星圖贈某太守 有序

門下出守郡符爲時柱石國瑞也茲六十壽
辰適當今
天子五十之歲抑又天幸也介爾景福如日之升壽
考維祺不言而信澤施無涯功銘有永餞緒
冬於既謝攬和春以流暉招北斗使挹酒撫
南極而崔巍于胥樂矣爰本其意亟命画史

寫之爲圖以申祝頌圖作壽星登山崖臨大海觀日出不揣
膚末復歌以侑之詞曰

海水蕩蕩衆所歸石之巖巖世所睎萬物光回朝升
霏猗彼君子德無違內戰而勝道自肥鳴琴宴坐相
諾熙百姓色喜祝庶幾南極老人應壽祺一見天下
知吕期我公來牧此邦懐厥功茂矣聞天扉稱觥祝
堂古有儀画史作圖義應之城東西陲鼓吹偕春風
悠悠不滿旗蘭陵之酒金屈巵薦以鱗脯佐以芝天
錫純嘏俾爾耆君子景福常若斯

汴梁道中口號

奔走空皮骨江梅欲笑人端爲五斗米竟却一年春

陳留謁蔡中郎祠

漏雨斷風塵塞廬先生於此奉神居文章絕代驚才
艷蘋藻誰將爲掃除原廟衣冠空日月漢家鐘鼓竟
丘墟今人似解憐相似春菊秋蘭意未疎

二月三日阻雨二首

風作陰寒雨漸唐嘗聞畏道有王陽柴車欲發還援

僕笑指壚邊濁酒香蔡邑道行賦雨濛濛而漸唐
寓宿陳留古道中茬菸何處問茅容墊巾一夜吟情
絶苦憶韓陵四五峯時將赴彰德

汲縣謁殷太師墓廟

抗疏期銷牧野師空令濺血滿堦墀回天無力臣當
罪故國餘哀今已而抔土僅存應鬼泣孤忠自與愧
人知龍逢千古稱仝調地下相從話所思

思賢亭和高蕉門韻二首

咫尺百泉水良遊且未能衆中思獨往因與話孫登

其二

登亭時悵望古意已無多竹影搖空綠春風水自波

我愛蘇門好四首

我愛蘇門好輕烟泉上飛昔人不可見清嘯久應稀石瘦苔痕淨花深草徑微鶯啼風滿樹堪與話忘機

其二

我愛蘇門好山高與水清向來生遠思到處輙移情竹影波紋寂雲披石角晴惜無五絃手聊寄飛鴻鳴

其三

我愛蘇門好風流古所聞言登棲鳳閣目送還山雲嘯臺有遺址高踪不可羣惟當酌泉水潭島花紛紛

其四

我愛蘇門好連連上太行山河橫趙魏風雨散汾漳高把層雲秀遠聞流水香一聲孤嘯發未覺阮公狂

寒食前一日大風百門泉上作

黃沙動地驚霆入洩怒號悲作寒食三仙洞口亂雲堆百門泉邊行影絶眞恐洪河倒峽流遥看白日中原沒風塵澒洞衛城荒俯仰萬古多興亡南山北山臥豪傑棠梨一樹春蒞蒞丈夫對此多感激一點酸辛腸迸裂今年來上孫登臺去年曾酹焦先宅身隨亂籜走風影心縈愁緒窮刀尺莫問誰家鬧管絃漫言楊柳歌離別夜歸毋遭醉尉罵棲身未受長生訣慟哭流光不待人風狂一夜蘇門碧

辛卯清明王人張飲百泉亭上命偕數子風日妍美水木清華樂其樂者與有助矣顧斯游之不可久也詩以誌之

上天垂春雲草木日夜長閒攜一壺酒試酌百泉上

半酣輕風來悠揚石溜響澄波結素輝淪藻映紅網魚鳥亦親人熙和道彌廣四座蔑不懽竊自延心賞遠挹嵇阮徒坐將餘興往

春夜聽歌

金尊樺燭映紅牙一曲伊凉月影斜欲奏竹枝新樂府恐教羞落半簷花

過修武韓文公故里次其雉帶箭韻

太行王屋氣突兀濟源奮淪見復沒孕奇毓秀一千年貞元之間光怪發籍翔郊島才何多公爲時帥勁

[illegible]赤騎霆鞭雷縛蛟鼉五丁絶嶂開褒斜誰與來者
有李賀白玉樓前月光墮

望王屋山

夢入靈巖挹紫霞幾時泥竈化丹砂昨來王屋山前
過恨不天壇掃落花

覃懷覽古二首

戰血河橋曉夜流邙山積骨未全收千秋電影東丹
水萬里雲橫古冀州何苦割據爭故壘幾番車馬會
諸侯英雄磨滅[illegible][illegible]極目中原發旅愁

在昔覃懷勝概多披圖猶作缺壺歌山蟠狐嶺通三
晉水下龍門散九河青犢功名誰自許黃幡霸業已
蹉跎太平有頌今須憶年少無勞夜枕戈

孟縣早發

曉踏河陽路清吟雜夢長霧蒙衣怯冷露濕柳聞香
遠影邙山碧平臨河水黃閨人春夢裏只道滯他鄉

北邙篇

北邙連綿三百里繚若周垣洛城尾前臨伊闕左嵩
高背負河陰絡其趾升高一望平如掌唐陵漢寢纍
纍是鶴歸華表已千年麥飯一盂俱不祀但聽流鶯
哭暮春美人壯士應心死古往今來共此經黃沙碧
草總傷心行行駐馬泪相續回首山頭松柏林趙家
坡下雨如晦欲問三花何處尋是日上巳甚雨

洛中寄北三首

水驛山村星露前客中相憶倍相憐離情未逐東風
斷猶共飛花度洛川
香車流水馬猶龍勲貴家風在眼中歸去後門金鎖
合月明零落海棠紅

三更更漏見橫參蘆酒頻添倚半酣獨對玉河流曉
月清歌一曲望江南

洛陽懷古

金昌城下滿寒莎一抹青山黛似螺雲暗澠崤荒鉄
嶺風吹伊洛泣銅駝逢人且莫爭三市此地曾傳走
六贏更說文章千古事鴻都石碣近如何

汝州三首

訪古嵩陽汝潁間大河東去幾時還夜深惟有琴堂
月卮酒應澆元魯山

朝市紛紜只惘然汝州原是古三川人憐上蔡東門犬誰憶河邊洗耳泉

風流儒雅是吾師一片青山萬古悲聞道郏西西下路行人回望小蛾嵋(蘇墳在郏縣西三十里蘇店村東北驛路出其西)

汝州試院有古槐二本意是數百年物也時嘉蔭繁陰私與晨夕於其去也題二十字如左

一片千霄氣空庭日月多相看兩無語後會當如何

早發郏縣口號

鹿鹿牽車向汝墳千家花竹靜朝雲孤霞淺藹清川

色嬌鳥初啼綠樹聞

蕭山王介亭遇予於中州與語趣合戲呼日韓陵君病中得句示之

胸懷明月氣若雲酣酒呼詫驚兒羣紛紛笑我在不死舉杯試問韓陵君

南陽

淯河西去水溶溶聞說舂陵紫氣重千里關山通漢沔百年雲物賦天封春歸盡日聞啼鴂岡畔何人號卧龍只有張衡愁未極瓌玕欲報竟無從

冒雨上蔡道中口號

急雨懸中夜平明水拂堤車遲上蔡驛路出汝陽西樹影千行矗村烟一縷低祗應炊黍早婦子俯前谿

謁卧龍岡諸葛廟二十韻

書讀隆中對長懷梁父春乾坤歸道與魚水契君臣嘘欷聊揮扇登壇白正巾陣前雲鳥變鼎勢豕蛇馴北伐臨汧渭南征渡沅辰一朝龍臥起千載霸圖伸所恃英雄畧其如曆數屯秋高開幕府星隕掩經綸碧草今還長黃鸝轉自頻淯河縈似帶陽谷氣成囷

右顧澄江漢回看撫鄧均登臨徒極目懷古獨傷神淡泊資寧靜親賢且輔仁履公床下拜崔氏宅西鄰學術甲黃老銘功雄甫申孔顏終不忝管樂定非倫遺廟風烟古揚靈日月新空堦森賦筆下馬屈行人扶病觀枌梓題詩擬澗蘋他時憶仙嶠矯首望雲津

讀書

日長束縛空搔首起臥嘯呼無不有眼前俗物都慈茲快讀殘書須斗酒上窺姚姒衆周秦離騷二十常在手鞭撻東馬揚曹劉陶謝江何杜韓柳其餘靑黃

雜芝菌擬香敬爲眉山叟一觴一詠意豁然我用我
法心肯負昨傳除目紛臺省一笑安能問某某碧雲
海上掩赤城白衣天外如蒼狗曼聲窣窣緣空上那
道前賢骨已朽閉門散帙有餘清世上兒童誇疾走

余來汝陽獨樓居者浹旬高明可玩惜未有以
名也聞昔爲楊某府第緣以事見法遂爲使
者駐節之所因名之曰皇華樓於其行也情
見乎詞得二首

縹緲雲容抱玉笙樓臺燈火夜偏明風前無數開花

落時有一雙翡翠鳴

桑下不堪三宿任樓頭容易浹旬居心期若個能相
許應憶挑燈笑讀書

獨遊南湖歸卒東王子

於今好事誰過我此日清狂亦到君收拾南湖好烟
景能來斟酌與平分

迎神送神曲

在陸先生崇祀鄉賢二三時輩形諸嘆咏不
揣微末願賡卒章謬爲迎神送神曲以繼其
後先生向以歌詩見許若節春秋令小奚肄
而侑之可乎

驂鸞翳鳳從天來晶晶雲光合復開湘娥絮酒絲弦
哀君嗜飲食慕康哉
倏忽雨散非人間月明天風吹佩環送神萬騎還青
山空餘絲水聲潺潺

七夕前二日喜雨同沈沛蒼作

辛卯月在未氣候盛炎鬱中州莽抄鹵嵩洛憂地裂
黍苗萎以黃農泯泪垂血客子困伏枕文墨慈很籍

吁嗟乎蒼天實欲邦國活聖人正憂時公卿亦齋祓
引領占雲霓越七月初吉昏時雷電交油雲瀰如墨
夜半翻驚濤疑是蛟龍蟄豈唯禾稼蘇遂使煩痾失
忘我羈旅愁愧彼風雨力大鈞無私恩何必先吳越
沈侯有佳句鏘鏘振金石示我屬繼之瓦甑聞蒼璧
安得元和手假詭勢相哭庶幾憙事吏詎吟答日月

閒夜

皇露閒夜滴凉風高樹顛客懷憑徙倚秋意遂凄然
砧杵敲殘月虫吟喚曙天徬徨獨申旦高咏四愁篇

八月十四天將曙夢中得此語不可曉記之

瀟蕩月照斷離旿節若爲著搔頭到門何處別

置酒平臺觀李崆峒禹廟碑二首

適茲日月良聯袂出郊坰登臺暢懷抱覽物遺世情王子飲我酒於此叙平生酒酣望終古迢遞俯梁城梁城何寂寂戎馬幾駸駸悄焉憂思極悲慨獨彌襟

其二

我行涉河洛訪古造平臺長嘯睇大梁鄒枚安在哉秋風動禾黍莽莽飛黃埃大河日東注一去不復回

日月自環照萬古馳光輝偉哉杜高李詞賦肩鄒枚呼吸通帝座自有冠古才吁嗟禹廟碑嗤點同嬰孩

梁園行贈王介亭別

我遊大梁城望古涕紛綸黃塵匝地起雜沓曉雲昏徘徊不稱意舉手謝時人逝從屠者遊被褐出夷門夷門鬱鬱應還好西風朝來吹古道力士空傳朱亥名當關莫問侯嬴老眼前毛薛更何人世上原嘗徒草草偶然傾蓋與君親與君數面如弟兄酒酣插劍肝膽露文成擲筆兒童驚明年上書獻天子定將吐論傾公卿我則東歸向吳國西山射獵東山耕自愛烟霞弄泉石懶騎瘦馬趨承明臨岐今日斗酒別把酒遂作梁園行不須涕泪沾衣襟丈夫心胆多崢嶸功名富貴莫漫語古道悠悠奈何許

汴梁懷古

昔日朱門帝子家梁王城北見河沙玉津園墮飛涼月金水橋平散晚鴉一片傷心衰草折數竿殘日亂雲遮憑誰敢繼蕪城筆獨立西風憶夢華

九月行示王洪聲

九月中原風落木紫蘭欲萎蘋萑綠黃河波浪高於山白日飛馳成轉轂與君交臂十年餘憶昔雄豪嗤顧陸口談金虎翻五車手挽雕弧力四斛世事不宜絕纓笑羈棲未免窮途哭漸愁戶外語咿呶願學阿奴唯碌碌豈復見吾杜德機誰當聽吾小海曲吾閉口語不可聞爾後遭逢成以目莫訝道士老彌明倚枉竦肩頭項縮

大梁九月

去年蠟屐登山宴袖捲紅雲光覆面坐聽松韻入弦

長足踢石流忘路遠二三峯從從我遊采栗搴榛身手健高歌一曲天莅莅自謂風流差足羨今年遠客梁城下獨卧秋風夢鱸鮓世事飛鴻踏雪泥光陰一刻原無價竟須沽酒就黄花一尊相屬酧淸話

九日登萬壽亭贈鎮平令藺牧伯

秋風萬里何悠哉氣酣走上龍亭堆憑高俯下縱一覽空城晚暮令心哀并無黄花作重九那有白酒傾尊壘客中忽與故人面屈指三年今不見蓬瀛雙江笑語温直令一座風來變羨爾銅符出牧年黑頭殊

未鬢毛斑春明覓句羊羔嶺秋晚攜琴騎立山皆鎮平山名分司校勘勤三索網得珊瑚出深域傳衣夜半有南能絳帳堂高接盧楨顧影蹉跎白髮新尙將書劍老風塵欲爲擊筑悲歌飲笑殺梁園無酒人且爲小坐仝斟酌暮雨簾纖暗池閣屬君莫謂醒而狂起舞歌聲散寥廓

大梁城下遇鄉人

我亦高歌行路難竟無尊酒與君酣着來越布應還好解向黄壚已不堪白雁叫雲橫塞北靑山一髮是江南秣陵天遠秋如許獨醒離心欲罷談

初抵宿州有喜

久客秋風裏心情自不堪前臨宿州道不唱到江南

絶句

浩浩狂風吹古月照徹千峯萬峯雪巖騎白鹿游寒空俯仰人間夜寥闃

五十自壽

垂老無能業未成荷鋤風雨課躬耕一丘一壑足吾事野水野花非世情過客如雲談將相呼雞若木笑

縱橫囊空白石供朝餔拾得松枝好自烹獨自行吟去采薇西風獵獵乍吹衣千章古木寒巖秀一道淸泉石罅飛到處因緣誰自主箇中消息已知非雞虫得失無惆悵擬共閒鷗話息機

失題

夜掃南山雪直造陽雲臺蒼莅獨立久不見有人來

題畫二首

溪上三峯玉削成半峯殘日照溪明問渠何處溪山似合着閒身畫裏行

聞道桃源好避秦个中雞犬亦離塵漁郎一去無消
息傳得風光與外人

灌園草

壬辰元日

褁敬驚寒問未央也隨兒女拜東皇年來筋力殊非
昔老去心情只是狂欲戴銀旛循髮短漫沽椒酒贖
卮香伐薪汲水皆名士敢向時流號老蒼

贈劉生

鑿冰滌硯寒琤琤我欲作歌歌劉生酒呼酌滿俟其

醺墨濡一斗盛銀罂颯然風雨聲滿庭醉墨吐出烟
雲并怒濤乍起蛟蚪篺字皆詰屈陂不平貌似嶔崎
歷落可笑人雙瞳閃閃肝肺清徘徊六合不稱情與
生對酒還同傾腐儒齷齪多公卿天寒夜繞長安城
追逐碎瑣胡營營澹然一笑鴻毛輕

上元

火樹熒煌駕絲虹千門夜色映曈曨月明寒露玉笙
碧吹澈霓裳鶴背風

首春村居牧庵和尚見過

支寒敗絮擁柴門堆案楞伽且自溫塵世波瀾驚欲
絕故人書札孰相存杖藜古衲憐同舍流水空山合
共論歸去白雲依舊隱爲持消息問梅根和尚爲呼公法嗣余嘗受記呼公故有仝舍句

南山篇

山中老人號古年恥將家火燒凡鉛黃芽自會茁金
鼎呼雞種杏南山邊昨夜羣仙宴縣圃紛然玉佩聲
磌磌歸來酒痕污衫袖側帽未覺驚華顛凌高擲杖
放雙脚詎肯屈首塵埃間長謠厭聽紫芝曲請余更

賦南山篇

梅花三首

漠漠橫枝埜水邊寒山斜日欲風天不辭苦戢開冰
雪偏强誰當憶此賢

具色由來意莫傳移時獨立倍欣然誰言一簇開無
主管領春風不記年

長笛吹來又暮烟夜深風雨過山前定知繞樹霏香
雪趁着月明來醉眠

散步至小園

策杖幽尋處林深曲徑通池平斜日漲犬吠落花中
此際會有適悠然孰與同隔林來鳥語留我坐春風

三月六日登含南小丘置酒

落日春風遠憑高試舉杯餘霞明處媚孤興望中開
斗酒詎爲薄新詩欲就裁詰朝應有約攜幼且歸來

紫丁香

當年紫玉已飛烟是處相逢眼倦看誰把同心花下
結南枝移得北枝寒

洋山茶

暈碧裁紅海外來勞山石畔數株開玉茗都勝殊名
號次第應從甲乙推

王尉佐臣有治聲於吾邑而竟爲令誣搆去職
聞且以事郎訊於楚望美人之一去復何時
兮歸來詩以贈遠可或缺乎爲賦三疊以當
陽關之義

洮渦通波接武昌扁舟泣望汝還鄉非關兒女傷離
別愁水愁風路更長
傳聞魍魎喜人過此道悠悠歎逝波今夜北風吹更
惡短狐依月嘯青蘿
江畔東風芳草多摧殘氷雪見陽和平分天道如堪
信欲賽江神散楚歌

東儲從彥于賓

飢驅昔歲離鄉縣屈指於今君不見市南相揖問平
安袖出新詩光激灧一篇讀罷意已傾五字歌成思
更健薄暮乘風移埜航飄然兩腋凌春甸兒童怪客
競來窺鳥雀依人翻影亂纖纖華月影空堂落落高
談繼清宴海棠一樹盛繁華帳底佳人開素面調笑

何辭折齒狂狼藉春風與紈扇誰令屋角婦鳩呼忍
看一昔陰晴變風流聚散亦如此別後相思應愈遠
他時絮語俾無忘火急題詩貽二阮

雨夜儲允文世丈席上憶在陸先生

草綠鶯啼似昔年郵杯論舊燭花偏東風湖上曾燎
倒夜雨橋頭幾醉眠一自紫蘭荒徑後每消淸泪落
花前今朝幸得中郎似倚醉題詩又欲顛

立夏日登太華山游眺觀宗人一先氏書疏題
壁

茲山名與太華同聳翠流丹帝釋宮萬叠雲峯寺前
後百年人物水西東薰風觸座朱弦改白袷題詩暮
靄中欲向山僧問遺事杳然斜日下飛鴻

暮歸

極目千峯又夕陰欲酹芳草自知心扶笻靜看松梢
晚緩步微吟石徑深脈脈細泉通遠寺寥寥清磬發
孤岑下山却憶山中事回首烟巒定幾尋

普濟庵

曲徑疎篁裡潺湲流水通晨光霑露濕初日上林紅

寺古生虛籟樓高下信風蕭然塵外賞思語龐皮翁

歸途口號

竹塢泉飛壑底清綠陰亭外日偏明低頭笑與山僧
別風送黃鸝一樹聲

山中曉起

山高日宴不知曙曉氣已覺胸懷間披衣出門翠滴
滴似聞何處聲關關樓烟動竹露華落劇爭入雲人
去問老夫倚杖獨立久泠然澗道流淙潺

題畫

蒻笠簑衣自刺船投竿舉網足烹鮮餘將入市沽村
酒醉倒綠楊深處眠
愛向烟波枕席安念年清夢隔江湍聽間弄筆聽山
雨不盡風光畫裏看

題照

疎雨輕烟淡翠微小橋流水蕨芽肥山深自愛山中
任敢笑緇塵染素衣

向青題儲從彥園亭有乘興來遊及春日之句
今年三月果再過其家相視而笑申以慨嘆

遂賦

去住離憑塵世因飄浮誰識夢中身謬將活計隨詩
卷不覺高歌有鬼神蝸跡尚紫蟬粉壁鴻飛又度澗
瀾眷丈夫落拓成何事贏得蹉跎兩鬢新

初夏山村漫興兼憶周陶甄 時周有小疾

山中車馬絕經過須樹迎門挂薜蘿烏帽龍鍾吾自
笑綠陰風定鳥還歌閒來戲墨彈修竹老去臨池寫
敬和此外倘綠都不與祗應飛札問維摩

喜雨

盛夏愆雨澤四隣日曉曉聞歌亶似哭視夜不遑朝
天高聽無下土潤暑全消卧起渾無事呼兒咏黍苗

其二

學書既不就躬耕豈所嘆原田日荒穢薄力正艱難
幸此風雨私庶無螟螣干天心善相保且勿任盤桓

聞韓城師再召二首

鳳啣丹詔五雲間帝命來宣敕賜環肅奉皇華攜鶴
伴緩從青瑣入鴛班經綸客勿思霖雨風月清佳話
故山不有徵書朝夕至擬裁荷芰出塵寰（時以五月趨朝）

軒車北指鳳城西晨發河津夕柝溪風淨浮雲因見
日雨清砂積喜無泥司空文藻方鴻賓安石蒼生待
馬蹄進退二身皆有道心期高許古人齊

悲慨

羲皇去我遠悲慨獨彌襟甚欲臧聞見其如久滯淫
縱橫惟鼠子爭奪到山林閭戶秋風裏誰當共此心

哭僮指承安

音容邈莫語酸辛生小伶仃遠寄身（僮本水陽王氏子以年饑故見）
鬻轉涉風霜擔負力不辭驛路往來頻（自庚寅從予至京戶辛卯）

（遊中州）幾年驅擾如銀鹿何處相呼見埜賓援筆爲伊
中一慟滿林烟雨暗秋旻（時方霪雨）

錦香庵訪桂

禾黍搖風日影西斗崖松韻亂烏啼蒙雲木末見山
閣曲徑泉聲學虎溪何必聞鐘回遠步偶參無隱到
禪棲小山零落經時久遶砌來看月樹低

清閟閣

高步追蓮遊蕭然絶塵緊心跡契寂寞岑樓起迢遞
平挹湖山秀仰即雲羅襯几榻安清幽詩書雜彝器

筆墨時間作往往攄妙氣濯纓氷雪中耳目尙孤寄
風影落疎桐爐香汎搖曳遂無外物牽點筆署清閟
不得與之遊遠想豁蒙蔽

江行

潮落寒生江樹風翻翻烏柏夕陽紅一行斷雁歸何
處散落蘆花淺水中

卷七終

青溪詩偶存卷八

宜興蔣錫震契潸

游燕草

曉渡蘆溝

荏苒星霜春復秋帝城冬曉重來游馬頭倒影低殘月雞骨驚寒愧敝裘遥指君門猶萬里難將行李累諸侯驚心盡屬窮途感風颯河沙氷亂流

東撫念祖伯獻壽朝京師二首 癸巳

世閥尊昭代文章邁古風威稜東到海健筆賦摩空

出鎮河山壯歸朝日月同萬年天子頌早已冠羣公

其二

燕譽承恩日春風徧埜苹並依吳社飲未替魯宗盟葛藟遺嘉蔭彤弓報愷聲願言台席近一覲泰階平

京邸元夜寄上葉東莞師

沛城一別十餘春誰道天涯似比隣泯泯星霜催髮短悠悠雲樹隔河津衡陽斷雁難通粵漢口雙魚不到秦 師昔任泰安 今夜嬋娟共千里燕雲南與報情親

題陳曾起栩園詞五絶句

文章綺麗建安來目極江南庾信哀尤愛安仁工遣誄一生清泪濕寒灰

樂府清詞漢魏求都將周柳笑俳優誰知絶代風流手遠兢陰山敕勒秋

旗亭隊隊按吳歈細膩風光若箇知只有傷心紅豆曲由來此物最相思

銀燭金尊翠袖持嬌絲急管斷腸詞曉風殘月君無讓那得當筵付雪兒

朱弦一拂動梁塵檀板輕敲勸莫頻我亦三生狂杜

牧纔經傷別又傷春

二月十日有感

恐待朝飢竹實紅破巢旋復愁匆匆虚傳蔡澤逢唐舉欲約爾衡哭孔融絮酒共尋西市月寒霜飛散五更風年年此日深相憶青鳥當來爲信通

覽古二首

將軍甲第起層巒桃李陰森怯影寒亡命田中求季布幾人門下得任安華堂竟日歌鐘逸合座生風氣象干誰向旗亭夜看劍冷然一擲笑邯鄲

日出東南上杏梁芙蓉屏暖睡鴛鴦春波偏映蛾眉
老病骨時舒荇帶長半幅烏絲埋小玉千秋青塚泣
王嬙承恩昨夜平陽館何似蕭娘與韋娘

覽古襍詠十二首

繫籍聖賢爭踞坐四時仕宦容呈身禰生漫剌休勞
擭路鬼揶揄也笑人
出身初試羽林郎筆札何勞給尚方見說長門空解
賦漢家天子貴弘羊
血灑平蕪草不春旋聞逐客到金谿魏公可是矜名

檢也作汪黃社裏人
連袂聲歌衆樂停淒風峻節古無倫紫芝眉宇誰曾
識抱愧今知有幾人
奉觴上壽款降王帳殿委蛇紫禁長並道有花工剪
綵可能無草更留香
琵琶聲急漏聲遲一曲無愁酒一巵夜半敕宣門下
省桃根新拜又桃枝
殿敞修文儷石渠分曹箋疏到薪樗侍臣且莫編魚
藻聞說君王却尙書

經營西苑起離宮意匠窺尋玅外雄是水定應連托
諾有山無不號烏逼
紺宇琳宮金字函塗膏釁血禮和南蕭梁自此無王
氣彌勒安能共一龕
悠悠誤佞熱謾欺今昔相看笑復悲皂甲巳成三字
獄漆書方進萬年龜
任公涸徵屬天剖未雨知危屐无咎請爲急語蔡家
郎百鈞速舍課疾走
花底笑看鶯蛺蝶人間愁聽沸如螗臨風若處有燕

唱洗淨十年塵土腸
率舞堯堦暢萬方閶闔草木亦回光獨披淮海清吟
句月映深花不亂行

擬閒

嗒然無我亦無方縱目山高與水長諸相空時原是
幻此心安處即吾鄉沐猴自爾宜爲俗呼馬從人不
厭狂莫笑先生工慢世江湖深永便相忘

送孟錦巢歸江寧省覲即赴滇南

天涯芳草恨非非人自南游雁北飛策馬浮江將拜

慶旗亭落日照征衣應知杜宇千林響回首家山树影稀若過寧湖問奇勝爲分茈碧候音徽寧湖洱河之源産茈碧花

涿州城下寄儲子賓其卒章寄其尊人子瞻也

江南草長綠迢迢夢到鄉園繫酒瓢料得錦屏家慶後柳絲帘影玉驄驕

雲藍百幅賦新詞處處旗亭唱柳枝忽聽玉簫雲外徹降翁春圃罷題詩謂從彥也

坐餐山綠與湖光手捲烟霞上畫檣貫得玉河堤畔

酒一尊含笑解奚囊

春色滿簾春晝長麝薰濃注賦鴛鴦堦前玉樹梢雲長風送清陰覆筆床

咏史

傳聞松柏性衆草不能干笑問汲長孺何如司馬安

其二

區區漢陰叟抱瓮日盤跚已老知何拙驚獲昨桀丸

其三

仲子灌園者楚國乃交歡但去無所苦憂令蕙草殘

題苜蓿園四松二首

四松鬱鬱喜昻藏每憶成都舊草堂太息修鱗紛剝棘依稀偃蓋映樓桑千年黛色排雲迥幾歲寒林耐雪僵念汝生成應有意慨然援筆問穹蒼

樗散形骸偶辟疆閒中日月坐消長吟風嘯雨疑龍虎友竹依桐翳鳳凰暫息塵緣辭剪伐每從人外閱興亡大夫愧似今華頂衆草離離媚夕陽

五日雨

家在吳頭身在燕綠蒲如殺雨如烟三春雁北今來

少五月湖南亞渺然白酒自澆吟興澹紅榴高映客心懸空堦滴向愁人耳忽憶辭家是去年

五日讀史漫書

龍舟東幸向江城晉水波騰五月初漫倚徵兵屯涿郡可知供頓竭淮徐修文殿裏如雲滿回洛倉前一瞬虛猶喜侍臣多解意誰令老革獻尙書

睡起

欲問桃源徑渺茫倦投塵榻到羲皇驚回午夢無尋處雨後蟬聲送夕陽

題扁舟讀書圖

翛然一棹隨鴟夷男兒墮地不可羈俯視白雲天莁莁浩歌瀲氣吹虹霓就中宜誦秋水篇或者遂及滄浪詞波平韻遠轉清切道似袁郎是也非伊古英雄起屠釣當其汎䑳將何爲指點前川有深趣牽船且着蘆之漪昌亭亭畔半鈎月曾照王孫憔悴時桐廬江上一絲風橋曳星斗烏知之笑煞區區昨暮兒

聞方壺阜新荷　恩命入直南書房喜而有作

俄聞丹詔紫宸傳許侍銀麟玉案邊解綱一朝蒙

帝力戴盆今始望堯天雲霾急峽驚霆入風淨祲氛愛日懸蕩蕩天高原聽下平平王道本無偏一枝棲息懷飛鳥三載經營歎木鳶莫怨青袍直自誤但爲黃口也生憐文章老去收庾信絕藝搜來惜鄭虔命倚雲機看織錦試分斑管與題箋桓榮車服誇稽古王儉簪裾正邈然盛世崇文畢月露聖人有道長蓀荃已知朱草還如昨誰道緇衣不及前病裏驚傳渾欲起夜分趨火竟成顛他年詩史吾何敢此日繙經汝殿賢簪筆上趨承秘府含香入直視花磚笑麾吊

屈四山作請賦卷阿既醉篇

韓城師仍晉大司寇值六十壽辰兩世兄並赴公車待詔因事贊詠遂書十韻

世濟賢爲寶天休監每存圭璋依廟祏象緯動乾坤帝簡推前哲神明祚後昆龍飛驚掖近新壘舊巢痕序列三階正香滋百畮根鳳毛瞻氣象虎拜荅殊恩項領朝端重絲綸天語溫長庚明玉燭南極映瀛罇昔預蓬池宴嘗通光範門恭陳德是輔要見道彌敦

涿州城下卒東東委

五月南風吹范水亂我愁思如波紋病思寻季不可即矯首卻望燕山雲雲移在霄水在地各自東西南北分但歸涉江見江月笑拾清光疑是君

追挽何成西

言從京口別而遽返其直對面成疇昔還山哭故人獨行誰伴侶聞笛起悲辛意氣空憐駿縱橫實誤身草玄知未就虛白擬還淳一旦懷丘壑千秋背所親映門流水去隔屋舊山鄰矯首桃溪路無愁也自顰

壬辰九月晦遇於京口十月朔呼與同舟而還不應爲卒

即事二首

觸熱駸駸逐去程甓爲幽樹此閒行年時悔别江南路依約松窓一縷清

病餘時事百無情勝有枯吟遣恨生林外書聲出茅屋綠陰催我又詩成

次壁間聞蟬之作

午餘人靜乍鳴蟬高自知危清自憐淒切井梧疎雨徑飄揺烟柳夕陽天因經古驛聊安枕未減鐘聲到客船欲遣閒情銷一醉喚愁又向酒壚邊

臥壁見畫蘭一本奕奕有生氣署曰松源且云四月三日缺詩一首畫蘭代之予賞其趣戲補其缺矣

蘭蕙無根自有香其畫爲無根者天風吹綠接雲長黃茅一變成揺落欲上危樓望楚湘

高唐道中

江南綠樹白雲庄我有茅茨覆筆床自笑也隨名利客亂蟬聲裏過高唐

將至東阿作

南還逐逐夏雲過昏曉途長定幾何借問行人遥舉手馬前山色是東阿北來至此始見山

言懷次壁間韻

乍思絶跡便騫騰笑指盧敖抑可能蠢蠢羣中渾是虱營營蝸角競成蠅閒觀流水宜居下志在高山擬漸登歸去舊丘無箇事千株松下讀傳燈

途次東平憶昔年阻水於此忽忽五稔矣聊短述

東平路來往行人自朝暮今日飛埃易眯人他日停

車還喚渡轉眼滄桑自古來鴻飛印雪去無回幾人駿骨埋荒壘一樹秋槐蔭舞臺嘆逝淒涼那可道能令越客憂心擣但言一醉力能消只恐千鐘愁未掃歸去來巖居觀化凌九垓餘事作詩叩黃梅會得剎那消小劫不須思舊獨憐才

南池

南池一泓水萬古想高風獨立蒼茫外題詩感慨中清含日月小潤逼濟河通一酹呼吟魄猶看氣象雄

過濟寧憶昔從保德師南下登南池飲酒賦詩

今忽忽十餘年莫記感念存殁遂有此作

重向任城感昔遊因人六月下南州短長亭畔無情柳去住萍蹤不繫舟烟草微茫賓館夕琴尊消散月痕留西風白首羊曇泪那獨關山平子愁

舟中漫咏

因是存吾道虛舟縱所如晝長閒捫虱興到即翻書村僻來酤酒柳邊呼買魚江湖足幽事誰與問差除

暮蟬再次前韻

晚風拖柳送鳴蟬新月枝頭倍可憐斷續餘聲搖埜

岸曠明流影落江天人歸遠市烟縈草客到孤村夜泊船遥想南薰初下直幾人清聽鳳池邊

見樊鳥而嘆之

黄鳥矜好音衣裳亦楚楚上下桑榆間一旦愁羈虜得非利欲牽悔之行已左徒使舊巢鳥悲來還笑我羽毛憔悴且可惻躑躅哀鳴訴以臆欲起開籠任爾飛力不能從三嘆息

淮上逢秋

胴熱長途病未休西風作雨滿城秋無端淮浦逢搖落一夕濤聲泣蒯緱駿氣凋殘湖海客人奴醒覺岸頭候小山叢桂應如舊手摘生香誦遠遊

立秋後一日夜雨河署池亭觀劇

馬渡黄河秋水波青衫欲濕怨蹉跎赤欄橋外傷心處暮雨蕭蕭一曲歌

次韻酬朱界陶

停驂聊送目雨氣暮長河有恨波難洗言愁鬢已皤江山生涕淚日月暗消磨不有瑶華贈其如秋思多

可歎

長嘯滄觀宇宙間逍遥鵬燕不相關林中嗜鼠形偏穢海上無心雲與閒今古浮沉成世態乾坤清濁自人寰桐風颯颯思輕舉卮酒孤斟一破顔

寄趙太守二首

負手行歌毛薛行縱横日月笑亡羊昨來也作平原客還指橋頭說賣漿

我欲攜琴歸去來茅茨遥寄碧山隈孤懸峯頂三更月淨洗秋光一院苔

追挽曹洪九

不盡英雄氣終埋草澤深山川迷舊跡泉壑起哀吟
胁後書何在林間篋已沉惟餘北原上團露影森森

喜燈火

秋日過山寺

荒寒草樹日平西細路披榛覓舊蹊雲貯亂山獅子
吼秋生古道雁奴啼長廊影寂僧歸晚壞壁塵昏笑
索題城郭經過心緒亂願將一榻就禪棲

塵中吟

臘月二十五日雞鳴矣夢得一絶比寤只憶末

二句追叙其景而足成之
山繞清谿谿水清春陰淡淡嫩寒生碧雲遥望一千
里飄日知懸何處明

東王漢階 甲午

浣筆題詩寄所思堦前梅蕚破香時一痕春信開荒
徑幾點疎花映曲池顧影離離疑似笑孤吟落落對
高枝何緣一陟艮常頂並荷長鑱劚紫芝

春日遣意

七尺頑軀漫倚彊醉時歌嘯醒時狂年來懶惰無言
說閒折梅花獨嗅香

客至

息影山中幾六月戶外足音聽斷絶何期剝啄驚睡
眠羣雞亂叫穿籬缺猥蒙弔唁到衰朽兼示新詩荷
才傑一篇讀罷一掀眉欲失悲愁頭并白比閭邑里
紛吟哦知汝後來稱秀出嗟予學殖老無成對此摩
挲三太息

題梅樹

擢秀臨荒穢無人獨自芳碍寒偏皎潔賽雪共蒼茫

風定橫塘夜烟銷曉月光此時情不盡春信寄誰將

山寺

雨餘度西崦向夕擁歸雲徑曲藏村暗山空流水聞
寺荒門早閉僧定火微焚清興無能歇譚禪及夜分

上母塚

不知原上草到處已菲菲忽憶東風信今朝上塚歸
酒卮空酹土涕淚適沾衣寸草何如我三春未報暉

海棠歌

海棠一枝春一國在昔聞之眞可惜偶從山北度山

南皆見繁英出深碧我家深山號花海惟有此花妙
無匹臨風十丈起紅霞浥露娉婷耀初日疎疎修竹
掩芳姿灼灼夭桃避顏色嗟余嬾病老無力欲賦無
能慚授筆投却雙繒畫不成徙倚花間空佇立薄暮
催歸應小住眼看春水流春去莫辭沽酒餉花前明
夜獨來空繞樹

毘陵懷古

此地曾歸老謫仙硯池猶抱蔚藍天微吟乞任常州
表記得春深欲買田

偶得

雙楠居士今何處聞說城南第幾家醉臥狂吟滿風
雨門前吹折數株花

曹洪九故居二首

水聲山色自依然楚鳥啣巢上樹顛舊路無人青草
合夕陽摇影晚風前
門外翩翩車馬過孟嘗遺業遽蹉跎蒼涼滿目情須
盡那待雍門一曲歌洪九舊號小孟嘗

聞趙令君爲民禱旱舉望綠居鄉僻不及從

奉寄一篇次杜陵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韻

昊天愆雨澤焦灼到槐鄉比屋聲嗷嗷心情如中酒
飢渴更頓踣怨恣無不有朝來忽聞歌歡呼交拊手
爭傳新尹賢舞蹈云已久庶幾無屯膏潤澤及枯朽
即今憂旱亟步禱庶人走觸熱禱山川眼見在則否
荷與大賢人深意別有取朝家重良牧民惟歲爲首
惠我思無疆不啻自其口要不負所學讀書窮二酉
某也達郊居從公後童叟俯仰内生慚巡簷時戟肘
自笑嵇康嬾幾同里婦醜遲當萬民祝躋堂稱大斗

喜雨

空濛遠山外倏際此簷端稚子爭渠戲蛙聲着處喧
青青柯色改翼翼黍苗翻比屋呼賒酒相期酌滿盆

初三夜復大雨時立秋巳五日

一夜秋風急蕭蕭響四山侵晨看綠野俯耳聽淙潺
饘粥應無恙憂勤亦解顏農人笑相告新尹醮壇還

隱山庵訪桂留宿率書

本爲山中人遂成獨往客閒倚桂樹根撫此松下石

其二

素月出松頂寒光上徘徊從風露華落濕照委蒼苔

其三

夜凉清入夢人靜月當花河漢西流急空林聞曙鴉

秋村晚望

家在寒溪楊柳碕午餘送目一開扉風翻渡口漁烟夕葉落江南芳草稀澤國一聲哀雁過乾坤無那任烏飛三間老屋歡無恙忘却朝來獨苦飢

墨牡丹和韻

自倚春風無限狂謬承恩澤誤君王沉香亭北朝酣後已郤霓裳獨浣粧

再題二首

占斷長安九陌春衣裳今已涴緇塵自從一劚韓弘宅枉被劉家託後身

顯淡行藏乞過春無鹽刻畫揔非眞何當解語傾人國重見嫣紅一捻新

雪中寄施廣文玉符

寄雪斜飛罨碧山閉門思遠恰相關牛衣漫擁慙兒子狗監難逢老此間過眼烟雲供隱几支頤圖史已

頹顏翛然欲命山陰棹其奈奚童嬾更頑

元夜獨出 乙未

卧病經旬懶過從小橋西市紫烟重乍聽竹馬兒童喜不覺衰翁信短筇

闔戶

分與世相棄幽慵且自安已歡人事少猶畏朼風寒雪壓孤村屋烟銷苜蓿盤朝來何所作佐音闔戶學茲

蘭

感舊

濯濯荒寒境當年亦定居一枝蒙借貸三宿已丘墟怪鳥啼空外孤花秀雨餘往來雲擾擾悵望獨躊躇

獨坐

獨坐觀無始因緣信偶然絮隨風去任波與折方圓躍冶㸚非寶支離亦自賢南村梅有信欲過小橋邊

漫興

對水看山更暮朝朝來風雨暗陵若侵渠白水還生潔隱几青山亦自饒顧影頭顱呼負負見后漢書張步傳停橈舟子漫招招橋通谷口遲行跡手折松枝擬挂瓢

雨中探梅

曲徑疎籬秀古苔參差一樹埜梅開不辭風雨孤行數并貰雙柑斗酒來

聞曹協華見懷寄之

家近林泉共結鄰久隨猿鶴轉相親侯門曳履無關我世路浮雲閲過人多謝故知頻問訊却緣懶病竟因循修琴他日過城市會向僧齋一論眞

幽居

若處名山可結廬苗茨牛蒴亦幽居（苗茨見洛陽伽藍記）宋松紛落周飢後洗藥泉分新雨餘稚子銜門招引犢故人京洛未通書閒眠春草思題字漫與何心捉子虛

十二日口號

偶來梅樹下風枝何裊裊空園花亂飛坐愁藉春草

感興

停觴一悵然臨風送懷抱直視三山雲非夢千里道

夜雨口號

風雨蕭蕭早閉門牛衣低擁坐黃昏連床沾濕慙堪恐布席餘明恨未吞倦枕詩書聊偃息笑携稚子與溫存來朝旭日雞豚散負手狂歌何處村

三月二十三日再登浯山

重向浯山頂上遊洮湖烟景冷於秋巖前古路烟凝磧沙際殘春月一鉤笑指飛鴻横極浦閒觀流水幻浮漚普門甲子元和紀珍重傳衣禮鉄牛

聞曹協華以四月六日歸塟海岱山

遥傳初夏吉丹旐向青山不盡平生意俄隨逝水閒故人空有泪落日澹無顔望望將何及昏途掩涕還

其二

一自營幽壙除將夢可通論文誰解語反袂問諸公行跡應滋綠罏灰亦斷紅（見曹實一罏）平時游衍地若處醉東風

普濟庵滯雨

偶即招提境遲歸風雨餘愧非一宿覺漫讀五宗書小住且爲樂浮塵不礙虛雲銷下山路看取意何如

四月十七曹大兄歿將匝月矣慨想十餘年來知交喪亡畧盡香山云耳裏頻聞故人死誦此殆難爲懷因用其句寄儲二

耳裏頻聞故人死滿懷酸感欲何如孤村違市來賒酒𣏌岸溪翁呼買魚灑墓長吟華屋句捫膺思答秣陵書逝將著論非無鬼并懺無生禮淨居

薅草率然作

薄田在山麓蕪穢久不理朝來荷鋤出日暮未云已根深土剛燥手足共胼胝凝兒念我病呼歸口諾唯俯觀芸生物天地無彼此而人於其間何遽生厭喜草有害於人棄之亦情耳但得眼界空於心浩然矣

癬疥

我有癬疥疾三歲未能愈私意頗惡之甚欲鏟使去隣家稔蓄藥過我驟夸語便就求得之爲手注其處遥夜恣反側且行遂傴僂呼兒急啟視潰敗已十五因信作僞勞多事竟何補天下本寧靜擾擾自生苦庸醫常殺人庸臣常誤主罪彼誠有詞亦其所自取力疾作此篇垂之示來許

贈吳守

夏木陰陰黛色參濡毫期與賦征南牙旗靜掩城根角玉匣時開肘後函饗設三行鳴畫甲風流千里報黃柑由來麟閣家聲遠曲重笳音酒正酣

冰溢

朝昏風急雨驟驟萬里銀河捲怒濤桑柘千村驚盡失帆檣一夕恠偏高營巢祗恐從飛鵲補漏誰當續斷鰲愧我談經搔鬢短沉吟時事夢魂勞

喜周主岑舉子

忽忽昨傳青鳥信匆匆錯寫弄璋書借言豚犬何須問況道迦陵已不如濁酒一壺延日永塗鴉幾筆映窗虛攜兒索抱看花發應更題詩詣爾廬

七夕偶書

桁上無衣懸犢鼻庭中散帙曬鵝羣天孫有巧何心乞拙到言詞也十分

中秋獨坐有懷

秋意平分此夕中江湖杯酒月明同故人特地思千里烏鵲南飛何處逢

南岳記遊同儲汜雲家亦厚若梅

南岳十里桂樹秋載酒擬作尋秋遊里中儲髯稱好事論文最許吾年求三山羣季恰過我扶筇竟造

之幽卓錫泉邊石髮古青螺閣上松烟浮憶昔讀書避塵俗山魈夜半鬧啾啾屈指於今十六載壁間題字蝸涎收（昔庚辰讀書於此）三更月黑意惝怳樹影欲化騰蛟虬無情歲月擲人去坐歎兩髩星霜稠飛揚跋扈付公等容鄉子墨吾當酹斯遊珍重莫相忘磨崖姓氏期雕鎪朝來又惹雨勢逼蘆花風起吹歸舟

過法華庵憶曹協華

絕歎悠悠逝水流西風一夕走藏舟青冥倏去渾無極華表歸來亦故丘此日獨吟題破壁當時同醉倚

僧樓思君百遍應難洗縱向空門淚未收

楊雄

楊雄白首尚雕虫自若顏衰借酒紅笑向童烏呼問字醉攜子墨諷扶風覆瓿任爾吾何惜嘲客相磨礱亦空三世爲郎終不調董劉今已位三公

壽任蒼圃八十

憶昔少年日始識蒼圃公曁其冡嗣君術業與我同偕遊晉陵道和光拂天容午夜交謳吟金石振高空布策齊揮毫筆底走蛟龍輿酣呼酒漿百川飲長虹公時睥睨之一笑春姿紅遡來三十載高義矯蒼穹蹤跡安可期聚散時西東公既執高節道貌披春風其嗣克承家詩書勤自攻琹也戀名韁旅食京華窮謬通金閨籍乃愧釣鰲翁公今八十春拊手送飛鴻下視塵世間逐肉轉飄蓬顧我素絲髮日日憂蒙戎願乞刀圭惠共詣陽臺宮（列仙始得道者先詣小有洞天陽臺清虛之宮）歌紫芝曲敬進琉璃鍾山頭有笙鶴旦晚期相從公毋遽嗤我斯言心尚童

寒日吟

偃臥窮山無一能履穿衣破帶續繩飢驅負薪朝出門風利刺骨脚踏氷指直口噤力不勝凍死肯羨狐白甦歸共隣僧撥糞火手拭寒涕還垂膺

復吟

髩已成霜楓又丹行吟無伴自蹣跚年年路口賣九百若個山頭認嬾殘

隔窓夢驚折竹聲敗絮獨擁雞初鳴冡頭劣可鼈縮殼蠕蝡却笑魚翻萍

歸自大蘆山

梁雪滿天地我獨南山歸爲赴隣僧約婁琴且念仉
蹟破血濡屨寒淤還垂衣忽思大羽獵縱擊狐兎肥
炙鮮召徒旅置酒出名姬調笑張仲蔚辛苦歌采薇

泥塗

泥塗何蹣跚日出務所事歲暮意轉慼凌寒不遑憩
途長日欲晚濘淖遇濡滯或者趨捷徑顚倒無不至
所以古有言淑愼觀造次相戒且少安徐行𠖥其理

雪詩和韻

風吹颯颯度龍沙道是楊花是䕺花萬里寒光生積

素半瓢茨舍倚枯槎旗門奏伎將軍幕梅樹無枝處
士家鵰燕逍遥各涯分恐仉煎雪詡南華

春日村居喜聞源和尙見過 丙申

靜掩柴扉晝不開無心鷗鳥不驚猜松間月到時窺
戶石上泉流淨洗苔袞袞諸公都遠去閒閒開士却
還來一甌茶外無祗待屋角踈籬秀古梅

梅花

習習輕風送曉寒短檐容日照衣單淸吟好句無人
賞一樹梅花獨自看

滯雨僧舍戲咏白牡丹二首

獵獵山風撼法幢靑燈繩榻甓留龐夜來雨過巫山
廟一朶春雲落曉牕

別有含情無限嬌玉人披練學吹簫凄凉天寶年前
事轉入空門賞寂寥

携酒牡丹花下示在席諸子

嬌烏啼花似笑人半隨流水半成塵忙將白墮尊中
釀來看歐家譜上春

十千栽接爛如霞次第長安富貴家何事江村茅屋

底也教傳徧洛陽花

次韻送春同周東標

曳履出門去憑高意悵然竟看紅作雨到處綠如烟
世事催雙鬓春風又一年歸來北牕下寂寞聽啼鵑

理菊

夏日僮樹時蔬獨甘菊數本委而不顧生意
可知乃手去穢翳扶植挺然昔杜陵以苣不
甲拆傷時君子比而作詩竊繼其志聞諸好
事者

爲農力苦短學圃就原田雜植韭與莧采采驕芳鮮
甘菊餘一莖乃爲衆草纏憔悴我所惻筋力誰爲宣
晨興理荒穢荷鋤出柴門庶使生理遂愼勿傷其根
且勿歎後時歲久幸自存閒吟陶令詩用以慰爾魂
坐待東籬花酌我老瓦盆

避熱

避熱荒郊戸不扃秋槐一樹蔭危亭驕陽幾日還餘
焰撫石高吟伴獨醒澗下未聞泉活活墻東唯見草
青青呼童荷笠腰鐮出觸手憂傷且復停

中秋月下飲

吾生俯仰如飄蓬北擬燕雲南楚中僧房借榻更屢
市沽酒旗亭明月同今年避俗歸鄉縣山色朝來暮
還見巖前黃石許吾師方外酒徒稀對面倏到中秋
月正明滿酌高歌情不厭呼兒負薪趣上市莫問墟
頭酒貴賤山空夜靜月舒波風清酒暖矢我歌歌長
响落海天遠驚起眠鷗亂芰荷兒童笑我劇無賴姑
爲軟語相娛婀明年此夜應長好何處相思明月多

題蕉雲盆梅詩後三首

青山遺佚女相如手剔寒燈夜校書忽覺綠窗春在
盎且來雙照影蘧蘧
曲闌干外小甆盆咫尺梅梢挂月痕欲化蛟虬春影
整樓東何假賦招魂
不盡吟情續楚騷依稀芳訊滿江皐他時踏雪漁庄
路笑認枝橫舊板橋

雜感四首寄儲五采

自笑年來嬾更頑多生結習不相關昨收松子來南
塢偶憶移文誦北山

朝來趨市劇縱橫信道前賢畏後生何事閉門張仲
蔚一生辛苦百無成
闔戸覃思絕四隣京文燦燦擬通神三摹九据皆糟
粕奇字終當屬美新
中郎老去道彌尊座上憑誰覓虎賁賦就登樓頻涕
淚風流那復憶王孫

雨泊橫林追陪家韋人舊句

前輩風流不可思山川滿目雁南之那禁獨夜扁舟
處恰是橫林風雨時

青溪詩偶存卷九

宜興蔣錫震契潛

後章江草 丙申十月廿一

即事留別

聽唱君家香雪詞寘寘烟雨攪離思章江此去千餘
里不待旗亭折柳枝

將至廣德憶此路為岳忠武追金人處

縣南迤西百餘里拔地雲根接天起側足傴僂共言
苦世際靡靖差可喜憶昔欽狩不還大江南北盡

凋殘追敗金人於廣德長車欲踏賀蘭山懸軍似人
井陘口將勇悉陵殲厥醜箭挂浮圖七級高功銘鼎
彝千疇首扶危久須英俊人乘時否藉穎脫手我來
經行當十月想像旌旗深谷出草偃寒風齊萬弩壠
上丹楓照空壁他時盜賊倘縱橫殷勤為弔萇弘血

長洪關二首 廿七日

百疊青山百曲溪懸崖枯木帷禽啼柴車宛轉斜陽
裡路出荒岡古廟西

落日西風一戍旗曉烟孤起隔林炊村童兩兩驅歸
須笑指行人問路岐

漫吟 用進退韵

愛山情不盡杖策遠相隨湧翠峰千仞長林松十圍
斷橋嘗落石下馬讀殘碑倘遇浮丘子青雲亦可揮

雲門店至塵嶺

峭石攢峰似劍鋩中懸一綫繞羊腸不知此路何年
闢閱盡行人送夕陽

珍珠灘

水匝山環阻一丘修篁古木舍旁稠揭來停棹巖花

落疑有幽人在上頭

擔婦行 有序

余行休祁道中步擔之事役及婦女民病何
如仁人君子宜有心矣是用作歌諗諸當事
者

新安婦人當路泣自言荷擔身無力父母生長我蓬
茅亦學縫裳識酒食嫁得東家夫壻貧深山無用脊
稼穡朝朝負擔出門行夫既罷耕妾廢織況值年荒
穀苦貴升合難謀儋准直青布纏頭足踏[illegible]汗顏[illegible]

歷盡不得冐暑衝寒陰復晴日暮途危腰膂極飢躬無命欲何如天高難呼死應息語罷仰頭淚萬行行者聞之涕沾臆誰家女兒紅粉粧吳紈越綺爛生光斜抱琵琶不下堂

棹歌

山蒼蒼水洋洋千回萬轉滙鄱陽清湍激雪懸空矼一灘未下前灘長陰風颯颯白日藏缺月飛空天雨霜中有釣客歌滄浪歌聲切雲多慷慨和者誰與起彷徨隣舟四聽皆賈商販鹽將茗來浮梁

十一月九日暮抵鎮埠去祁門一百二十五里舟人云此浮梁界址處即兩江分界處時長至後一日晚風寒甚有數戍卒向火又往往見男婦負薪涉水而去意爲惻然覩山燒者久之

風吹古戍寒日落樹羽直居人候烟火負樵歸暮力氷稜石嚙趾婦子涉不息嗚呼江介悲令我起哀色安得回春姿如火倂煥室山燒忽壯觀炙手勢可熱倚舷縱遠目憂來覩少豁

城門灘阻舟寄上葉東莞師

不分空巖老惠休近就菴居止飢驅千里遠相投城門灘上看斜日飛札何因過吉州

城門灘

灘頭森萬石俶詭熊虎狀中間懸怒流氣勇疾鬭將上瀨集萬艘下瀨列千槳彼此交逢迎勢禁莫能尚躁者奮武怒即事徒倔强人生通塞途信非智力奬過坎且安之因是吾所仰

夜泊浮梁

風峭石稜寒水縮舟行确犖如行轂日惟一舍又巖更嗚嗚畫角浮梁城流泉刷沙走風雨山穴一聲絕人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日江湖路更難貧供山嵐與水緣吾盧一葉沙邊宿

白鷺

受性偏孤潔烟昏晩倍明滿懷雲水意人外立霜清

過饒州

久行閱巖岫鬱巒窮朝昏豁然得平曠朗朗開心寬兩者不並途焉知勝負存人情紛喜厭天道乃無根

咸遇聊取適措意非所論悠悠印前路淸嘯滿乾坤

鄱陽阻風

湖波雪濺朔風鳴又滯孤舟一日程爲報洪州閻太守漫張高宴倚江淸

十八日雨抵南昌

涉水登山驛路遙到來風急雨蕭蕭章江醉尉能訶客悔繫詩瓢覓酒瓢

擬謁葉東莞師於信豐途次南昌聞其路絶險遂廢然而止書事達淸遥有此寄

山高水遠指南天夢越烟蘿路幾千並道雙江原入楚誰知兩粵竟通虔行携海外壽蘇展與盡山陰訪戴船書到嶺頭梅有信祗云思發在花前

滕王閣遇楊錫九

帝子樓空歲月驚悲風落日照江城沈吟客對西山晚倒影天開南浦晴多病馬卿森賦筆當時狗監意同聲千秋不盡凌雲氣期向金鰲頂上行

南昌城下作

楚俗三千珠履賓曾傳喜士有春申今來襆被章江路覓個漁翁作主人

爲人題照

丈夫意氣春雲生手鞭雷車擊長鯨汨身投閑何所事載酒汗漫江湖行乾坤付與掃愁帚蠟屐携柑惆楊柳一斗一石盞不空年去年來允自走秦時明月漢時闕落日樓臺雨後山含情獨笑江風遠滿酌狂呼飛鳥還酒後肝腸芒角出書史無才揣不得日極天南與塞北科頭箕踞無人識

題歸雲草留别心壁上人

一卷歸雲一百篇九僧詩後外人傳手携瓢笠尋親舍筆點烟霞詞皎然廬阜欲依雙樹法西風趣趁下江船百花洲上遲分袂可得懷人細檢箋

贈梁質人

破浪乘風夙所希山川滿目淚沾衣城臨大漠沙塵遠馬度交河日影微擊筑欲爲燕市醉據鞍應歎趙人非權謀掌上虛籌策抱膝長吟却掩扉

題東溪夜讀圖爲趙香樓

道喪向千載六藝微未闕靜夜聲謳吟簷端上新月

伊人如可見直有不朽骨岩龔讀書臺傳自古先宅前臨東溪口湏洞積水瀾清風生微瀾恍惚百靈出

留別彭彥升二首

與君相遇郎天涯江上西風咽葸笳闌道洞庭湖水濶亭亭落日指長沙

遠攜開士度城幽重向江干餞客舟別後有心應念我招邀行過百花洲

雨泊章江二首

倚檻寒江口連朝聽朔風蕭蕭吹急雨颯颯走長空

安得冋元化翻飛附賓鴻行藏應有分不必恨途窮

其二

人事多違迕天時更接連麒麟蹭蹬老大塊古今然欲酒楊朱泣還歸范蠡船傾家具蓑笠揮兲五湖烟

梁質人攜酒來餞得句忽失之追賦二首

故人斗酒別用意乃區區爲稔江寒亟終憐返路紆談深頻淚哂日暮且踟蹰天地蒼茫裡相看各向隅

其二

別君心緒亂得句踵遺忘欲罷情難忍尋思語更長

裁箋呵凍筆密雪寄誰將擬待南來雁重書附八行

酒家

酒家憑作惡風雪滿江天一叟支離甚三杯興味還篷窗誰作侶僮僕也堪憐萬一逢嵇阮黃壚日日顛

一笑

悔吝階妄動無聊一笑收地非陳蔡里恩絶稻粱謀脊蹋形如蜎思長緒若抽皇天偏助虐風雪滯歸舟

又雪

孤篷十日纔魚磯伏枕書空力漸微忽聽蕭蕭舷外

響暮寒層疊上衰衣

走筆柬梁質人

歸心爭共水潆洄繫纜沙頭久未開急使應門將別恨緘書不及雁南來

自癸巳 先慈背後未嘗出遊今飄泊章江愴然有作

昔去燕臺日嚴裝拜老親今來章水曲撫墓告行人一慟氷霜晩三更歲月新妻京游子夢誰寄故園春

去章江

苦憶匡廬秀難分潄玉泉羽翰原自逸江上竟回船
彭澤高風在南州處士傳擁篨累代下未敢負前賢

謁吳城雕陽王廟敬和閭笛韻

朝家崇祀典廟貌肅湖陰義烈千秋壯民懷三代心
蘋蘩仍世遠日月映波深明信恭申祝蕪詞敢嗣音

其二

行人爭酹酒殿閣起森陰間作風濤勢期消反側心
雲開廬阜峻烟向紫霄深勝地雄文壓誰來寄好音

蝦蟇石在彭蠡西岸清溪之下大孤之上去涯

可三百餘步拔地離立高五六丈許其形上
大下小正南視之若倒卓一芋轉東北面又
若一虎蹲踞昂首南向其下中空若蹄股想
當水漲時孤根盡没僅浮其頂泛泛若蝦蟇
然故名也遂賦

楚南信多石茲石殊所養撐突波濤間劍拔穿垠上
其形復善幻倏忽變魍魎時與蛟龍爭戰鬬風雷攘
所很處勢卑偃蹇覗穹壤永托天地極遠契雲霞賞
蚩蚩漁者徒落落自來往

憶山中茅舍

淺山茅屋帶漁磯歲晚衡門賦樂飢漉酒著巾攜插
去借書衝雪負琴歸兒頑近喜新知律客倦能吟學
採薇談笑江湖狂自在獨憐零落故人稀

十六日作

恠殺石尤風羈人宿浪中夜寒誰貰酒江上問漁翁

解纜

侵晨聞解纜扶我眼初醒浪涌千峯白帆開九點青
濕雲飄似葉野鴨泛如萍寂莫誰相對江天一客星

十八日

歲窮歸愈切日日滯菰蒲安得西南風吹我過蕪湖

江流

江流日夜向東海借問幾時追使還吾欲馳書訪瑤
草可能報我蓬萊山

江岸

江岸蕭條三兩家柴門獨樹倚簷牙此間恐有杜子
美拾橡賦詩翻日車

陳以忠索詩

賦罷登樓試越吟何來楚客縣知音孤舟寒語三更月欲托江湖萬里心

雜詩

神禹鑿寒江水流無盡時中有不繫舟行行風泊之即將東到海周道日委遲常恐歲云暮淹留誰與期皇皇復皇皇懷古情悽而俯愧龍鼉遊仰看白日馳

采石舟夜望太白祠

蛻骨委青山棲神江上宅生來碧海清死去孤月白先生自是楚狂人結契丹崖與翠壁匡山朝辭五老

峯東走吳天吟采石江頭十里酒可沽石上千秋字不滅當時坐擁紫綺裘今日行人呼醉魄寒共月明千里寒誰上江亭夜吹笛騎鯨散髮下大荒環佩天風聲歷歷

浦口江有感

憶昔攜僮自洛師肩囊扶我過江遲今來獨對寒流晚辛苦憑誰說舊時

小除抵儀真

失策西行慎便回歲除迫遞向江限去家尚餘三百里一日郍徒腸九迴食儉關情小兒女道旁增氣盛與亭無人肯許樽迎我快讀陶潛歸去來

真州除夕即事

燈火園家慶椒盤各自親那知寒浦口猶有未歸人對面無朋舊交歡即比隣題詩笑相報疎爵動江春

還山吟　丁酉

二月十九夜大風雨

獨憐春色太匆匆日向南園薦錦幪一夜風狂連雨徹綠蕪狼藉海棠紅

沈子慕枉過傭余樹樓

荷鋤理荒穢日夕向原田有客過蓬徑相將藉草瓊囊無河洛賦口誦養生篇忽聽鶥啼苦躬耕也自賢

次韻答周東標

性與烟霞近難居塵市中言來北林北敢擬東山東密竹吟含雨疎花笑受風孤村流水遠獨倚一枝筇

題畫

溪山深處著茅廬有客高閑笑讀書莫道此間朋舊少朝隨山鹿暮溪魚

虎丘夜泊

人作虎丘遊我止虎丘宿紛紜謝來往在衆不失獨缺月挂西南下見澄波綠埜風淸吹空疎蛩斷還續而我何所爲我亦何所欲願携一斛淚夜就眞孃哭

花下憶舊遊數子

忽憶當年舊酒徒狂歌花下漫呼盧秋風嵇阮皆零落愁對黃公賣酒壚

山中晚歸聞儲六雅有善權之遊枉過敝廬缺於扆待因寄

自愛山顚與水湄隔林穿過野人家無秋到處身誰伴曳杖歸來日每斜有客扣門呼蠟屐悞人淸興看餘霞圓成石上三生夢報我龍巖洞口花（善權洞一名龍巖洞）

九日山間獨行

窅窅秋林曲徑通竹搖殘照漏疎紅何期隔崦聞樵唱又被吹來斷續風

感興

纔見春生秋又窮山川搖落夕陽紅靑蠅擾擾還叢棘白雁淒淒度朔風漫倚熹微將鼓翅可知霜露已洪空靜觀時物堪啼笑自折黃花壽乃公

穫稻

梧碧霜黃朔雁號東流日夜喟滔滔人輕縣令皆廝養（元魏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士流恥之）舊指銓衡作市曹五畝就荒三徑在百年生計四時勞呼兒穫稻歸山郭且臥南牆白日高

金臺草

飢軀　丁酉十二月四日

苦爲飢軀出蕭然去里門寒燈明白髮孤影破黃昏

僮僕難依托親朋孰過存微軀仗神道消息問乾坤

崔鎮

獨行誰伴侶詰屈且盤旋前臨汶河上坐看徂徠山

戊戌首春諸同年守部者以什數時時尊酒過從吳峙青賦詩紀事中有公等何人項最强之句讀之逌然遂有此作

痛飲狂歌燕市中酒酣搔首問春風折腰我亦從餘子强項誰當恕乃公芳徑欲蕪蘭芷變瑣枝縱似[illegible]燕逢時來拔詠離騷句目送還雲萬里空

夜飲亦厚寓齋

遊水萍踪會面難暫從燕市共盤桓盃深浮綠鯨波
動燭影揺紅劍氣干萬古風流傳綵筆半生塵土戢
儒冠長安一望千門閉霜外沉沉素影寒自言有擲筆圖

題擲筆圖

詞賦雲藍百樣新歌傳未遍六宮春瑣然一擲殷金
石應信江郎筆有神

東亦厚

男兒困頓成衰朽俛頭還傍塵埃走囊無赤仄少逢

迎路值輿臺避訶詬遠涉關河歷氷雪又見春風動
楊柳隨俗時時羞折腰岸幘軒軒仍戟肘諱言文字
裂硷瓢待發悲歌須斗酒自循短髮托交契肓遺長
鬚致盈缶新詩錯落間木難儆儻光輝生鎖鈕飲醇
取醉聊自慰故態狂吟常在口衰年頓使借顏色魚
氣翻然驚戸牖揺毫伸紙亂塗鴉墨汁酒痕汙滿袖
報君恨無瓊英瑤享客帷捺家儆帚莫嗤種種腐儒
談一笑還驚四座否

題吳寶崖龍棚詩後四首

君王樂與萬方同次第詞臣奏國風獨有朝歌吳季
重賦聲三殿已摩空
瀰滿三江怒浪驚杏圍東望海門青百篇賦就才遒
健逸氣臨毫瀉未停
十年筆札賦三都二句吟成鬢已枯何似沉香亭醉
後清平三疊動江湖
少日横馳翰墨場白頭今始賦長楊天顏激賜凌雲
賞落筆中書聲滿堂

次韵答吳寶崖

磙磙伏櫪甚矣憊披襟何處當風快舉頭天外問鴻
濛還覩塵氛悲世隘醉能歌笑醒能狂我由人厄非
天敗酒徒燕市乍招尋相就褰衣胡介介旁羅彝鼎
光璘煸追逐風騷稱嫡派評詩讀畫新知樂莫嗟古
貨今難賣盃從百罰且浮沉性與天游廢機械況兼
法物吐金景我見還須一再拜君時顧盼頗自雄忍
俊不禁痒搔疥墨光瀲灔手擘箋硬語盤空詡珍恠
朝來病酒好宴眠應門急走徵詩債

題焚香掃地賦詩圖

束帶幾吏事而有塵外風室中無長物壁上餘詩筒
呼童使縛帚勿受織埃蒙博山朱火然青烟颺其中
時來高興發朗詠摩虛空甚得清淨理欲替左司翁
畫史爲作圖意象何冲融示我屬賦之請宣心所同
弱齡厭塵雜老大日轉慵暫涸京洛緇遠愧故山松
幸爲置一座朝夕常依從擺落世俗紛乘化觀無窮

贈張依陳賓 有序

已卯秋余與含山張季新同出東莞葉戴山
先生門下甲申嘉平季新與余遇於江上爲

座主韓城公稱五十觴自是不復會今戊之
春其嗣次君依陳訪予京邸問其尊人遽已
謝世俯仰曩昔悲慨彌襟述事抒情遂有此
作

我昔與張子同出東莞門論文不厭奇古義夙所敦
蕭蕭寒江風一見笑語溫爾來二十載音問久不存
豈無意氣感衣食多崩奔今春遊京華日日風塵昏
有客欵我宇禮我父執尊嶄然見頭角勢欲高飛翻
殷覩既俊偉亦能達詞源衰顏囘春姿歡如襲芳蓀
所恨獨不見發聲爲爾吞鼎哉崇令德以慰逝者魂
援筆賦思舊曲折指可捫他日俾無忘庶以貽後昆

爲大名竇氏題貞脅集即次其和山左女郎題
壁韵二首

毫端垂露字凝香鳳膣青青泪兩行帰盡杜鵑枝上
血檀心無復問梅粧
鏡掩鸞空恨已吞清風明月弔貞寬還如踏雪尋芳
訊那得無情過遠村

題吳竇崖南屏讀書圖次原韵

曉來平地下日脚須臾細雨風交作畫船簫鼓憶西
泠人事滄桑避東閣時有所變置自嗟魯鈍無所爲已分
耕漁甘瓠落誤人更踏軟紅塵西望長安成鑄錯酒
人方外暫游從覓句壚頭勸春酌酣歌清夜醉時眠
憑誰爲奏南飛鶴讀書南屏圖示我賦雜風騷間嘲
謔得意偏知天地寬登臨况有湖山樂湖堤十里柳
拖青山外千峯桃破萼何事塵勞蟻旋磨悔我多生
風走籜豈願朝囘賜上尊可許吟成傾下若翹才自
古戀繁華野性由來耽寂莫昔年芻狗到於今明日

陰牖恐非昨不能醒睨慎小節却走巖居覩大界吾聞
君若得果斯言東市朝來買鋤钁
次韻題坐看雲起圖二首
大化云有象滅現唯所偶試看無心雲溶溶出溪口
觸石起膚寸倏忽盪林藪何處桃花源雲外聞雞狗
懷古情悠然息影無何有達人解其會乾坤入吾手
其二
遭物玩升沉綜數倚奇偶玉卮或無當石闕竟生口
蠅營騖世紛雲卧潛淵藪不鳴宰野雁盡力烹走狗

遠害在高翔無名妙衆有京珠探罔象白雲看映手
東亦厚
我生領孤趣不受城市喧忽緇京洛塵日夕憂思煩
久與故山違念兹春物暾安得載酒游行過梨花村
故人解余意開軒列芳尊圖書紛左右亦得共討論
雖屬片時賞朗朗清心魂輪蹄若流水歸去五侯門
時賢顧我笑庶以拙自存
題江湖載酒書畫圖爲吳寶崖
吾家笠澤烟雲藪風波曾涉彊江口扁舟買得榜吳
娘絲綱牽來呼釣叟豪吟縱飲一千場歷險探奇聊
試手憑陵萬頃心茫然一笑乾坤盡芻狗獨携書卷
倚孤篷安問楊枝生左肘自謂天涯澹蕩人鼓枻浮
槎幸無咎今來作吏風塵下似鳥入樊魚在笱還望
南天烟水寬遠隔江湖春夢後君持此畫勸我歌作
計如余誠已謬羨君脫辭丞尉早筆勢雄强羅萬有
豼得米家書畫船況乃從容把盃酒飄搖萬里乘長
風直跨三山窮二酉江雲湖水日悠悠孤嘯應知某
儕偶竟須置我畫圖中共作顛狂辨誰某但將取道

問所從擁棹思歸鄉邑否
詠爐送莊圖雲之任宜春
誰搏金丸牧製此博山爐精氣藏滿腹顏色正敷腴
朱火方赫然青烟若雲舒形或成芝菌似爲祥者符
香霏四座間肇兹一炷初客得鼓其氣薰蒸被八區
信芳以爲期重器良不誣況聞秀江南衆香之所廬
持此聚香鼎(聚香鼎毘陵事見說郛)陟彼專城居芳香坐相悅
徧使窮黎趨[illegible]岐稔蒿意此意定何如
石藏書屋爲亦厚賦

石藏主人酷愛書犀籤玉軸列萬餘尊彝翰墨亦所
須手持兼金市朝趨爬羅剔抉典絶殊欲憑象罔探
玄珠得之愛比十五姝摩挲日日陳座隅間以詫客
爲歡娛我時從旁畧窺覦金枝翠旗光耀軀毛嬙麗
姬世所都力能致此將焉如言之津津口歎吁恭美
且妬其余與

題雷溪春釣圖爲王素園同年

雷溪斷岸可千尺渺渺澄波如練白浮沉鳧雁宿層
陰隱見魚龍多竄宅風吹花柳十里穠中有持竿釣

鰲客擲去綠牽明月鈎時來坐穩臨溪石得魚不得
意何如心無所營樂有餘作書相誡及魴鯉過河莫
悔泣枯魚

贈縣尹彭祺亭

六月風微菡萏馨承恩紆綬出彤庭甍辭金馬門前
路來看銅官雨後青惡竹巖邊須盡剪新苗埜外未
全醒都憑應世經綸手一滌炎歊惠遠坰

自題小照

不冠不履意象閒手摩三尺青銅鐶問渠何處棲碧
山朝行飯牛暮刈菅戶毀皇墳嗤玉冊歌刈春酒光
頳顏其餘世資絶所干蒯緱中座起長歎天門九重
虎豹關巍巍星晃周遭班獨將散跡雲海間驂逐文
螭帶石蘭咄哉此生自笑頑世上何人最存還

卷九終

青溪詩偶存卷十

宜興蔣錫震契潛

學製集戊戌

喜雨呈僚友 余以六月十一涖任時方苦旱十二日遂大雨

非才來下邑天意竟無私欲奏薰風操先吟霊雨詩

淸陰庭樹滿高景夏雲滋竚待瑤華贈題箋報所思

有歎

官舍蕭條似野庵更無法侶與同叅晨昏隻影依雙樹 署中只有高槐二株 二六淸齋倚半龕結習未能辭研北此

身應悔別江南深秋叢桂空巖裡一枕松風夢亦酣

題雙槐

雙樹婆娑景色幽開軒我欲當羊求縱令相對寂無語未負元卿此一流

秀蔚峻嶒霄漢間淸陰又向隔年還分攜主客湘東管合比淮南大小山 其樹一大一小

作吏

作吏風塵三月餘漸親刀筆棄詩書放衙未免吟秋興落筆安能賦樂胥江上芙蓉知盡老籬邊黃菊近應踈迢迢鄉國無來信目斷飛鴻獨掩廬

月下獨坐憶舊游數子

獨坐臨淸景沖然幽抱微座中壺矢在方外酒徒稀

時引一盃滿重嗟萬事非浮生無住著此去欲何依

夢中送人南歸

晴月四更闌親朋會面難淩晨當又發把手共長歎

閭里初寒外關河古道殘南歸如見雁書字報平安

東郊即事

微官羈絆總無聊信馬閒行與自饒老圃有花來借

屐隣庄問酒去攜瓢酣歌勅勒思横槊落日平原看射鵰 歸途遇汛司打圍 詞賦未能供羽獵便應晞髮老漁樵

謝人惠箋

埀老生涯舊簡編未能師吏便忘筌從教訶詬催科拙自愛淸唫與象偏臥起就明覬細字宵中援筆弔前賢君知習氣應除未寄我蠻溪十樣箋

白菊二首

搖落江潭楓葉稀籬邊初秀晚香霏生涯應自甘遲暮未許緇塵染素衣

健步移來雪一枝空堂閒映歲寒姿黃衫俠客吾交契餘子紛紛一笑麾（昔人云菊以黃白為正色餘皆可鄙也）

九日馮芳育招飲次杜陵九日宴藍田莊韻

禾稼登場野色寬招邀斗酒並追歡籬邊黃菊迎人秩壠上丹楓照鶡冠作賦無能慙授簡悲秋多事報新寒（是日寒甚兼聞時事）乾坤萬里舒心眼更欲憑高醉裡看

次韻答亦厚

臨路贈行卷筆勢何森張上追陟陽孫下娩休公湯序情致遒茂怊悵俄參商箴規我所闕銘佩安敢忘

却曲領斯言提徑攫拔猖距知通塞全或幾民俗康倘遂涓埃願坐詠金玉章閑來孤典簽銳思挫毫錐鼓脣走驚蛇十幅吳牋長卽此侈豪逸未覺身淒涼夜闌燈欲爐顧影顛毛蒼妄意垂千春薄劣不自量還當返初服耕釣終徜徉時與隱者游衡宇遥相望苟爲壠畝民翔嬉景運昌甓廁逐尉閒幸未逼明光期免北山檄敢希南國棠

悵然一首

東北支離雲海邊恐因憔悴受人憐時榮䰟夢家三徑屏當塵勢手一編塞外心驚風落木江南秋遠雁横天兒童項領紛臺省久分儒冠不值錢

覽古三首

少婦秋容滿鬢絲年年征戍向燕支前軍昨報生擒鹵都護明朝又出師

日夕蠕蠕作繭絲終成飛蛹化偏奇鹿臺衣寶焚身後笑殺寒灰散未知

厭見蠅營蟻附羶牛衣自給也欣然子眞已死風流盡無復人知崇讓篇

長至雪次東坡聚星堂韻

渾河獵獵吹風葉千山一夜驚飛雪孤城晝掩戍旗靴中閒曠野行人絕斷壍壇痕坎欲平老樹撐空枝半折蕭蕭窓外激清響烱烱寒光夜不滅照見眞人一片心晶瑩不被金風掣憶昔山中荷笠歸足下生稜衣著縧閉門高臥時有之釜熱因依吾不屑甓來遠吏瀛海岸雪裡東西鴻影瞥欲持此意向誰論撲面清寒無可說一聲長嘯喜陽回殷然几杖皆鳴鐵

剡棘

西風淅剡棘狐鼠接人居進者言嘗及今來信有諸皇天存老眼此類合誅鋤吟眺愁無那梅華憶敝廬

師友

師友淵源更不疑忍將疵賤負恩私鵬飛滇水三千里寥廓逍遥世未知

立春前三日送人歸江南因寄同年江岷山

相逢俱客路歲晚惜分攜盃酒燈前落新詩雪裡題到家春爛熳舊雨話凄迷若見江文蔚爲余問牧羌

戊戌除夜

薄宦風霜遠顛毛日夜枯山川既乖隔歲月忽還徂愛子江南岸扶犁形影孤故園今夜夢應憶老親無

小桃始華忽爲犬敗 己亥

小桃枝上已春風誰遣烏龍妬阿紅恰似洛橋驚馬逸等閒摧拉牡丹叢

謝人惠酒

矮屋打頭如甕盎連朝獵獵沙塵昏閉門作惡但偃臥傍徨遠夜難及晨此邦東來號畿縣僻左實與山海隣地荒俗陋文采絶往往剽賊多罷民耳濡目治可一喟産饒棗棘亡松筠其餘草木亦蕭瑟寒食未見梨花新井泉鹹苦酒味薄東薪高價疑靈椿縣官卑微詎堪說大倉不廩五斗陳典衣何處勸春酌入門四壁聞犨呻況今上官峻誅責久令吟思無精神朝來搖毫故態出酒罇困轍游遊津整冠再拜謝嘉惠長鬚遣我拋青春

周家庄即事

無那春風日日顛薄雲烘日乍晴天擬驅疲馬馱殘醉試出西郊踏野田席覆再重邀酒伴花飛一片舞

筵前杏園零落驚如許林外吹來又暮烟

又題

未識春風面玆游亦快哉尋詩宜痛飲得意且遲回澹日流芳甸飛花入酒盃因憐舊桃李空向故園開

詠史二首

道病憂危始自憐還令蒙毅禱山川祖龍聲斷原來短驅石安能到海邊 北海有石磊磊名曰牢山云始皇驅石不動處

臨朔宮前倒接䍦黎陽倉外簇紅旗紛紛浪死歸遼海天下何人諭撫夷

觀瀾亭

城上危亭俯大荒傳聞當日倒瀾狂片帆掠影歸遼海半息浮漚識壞墻塵世漫驚東逝水纔痕安問舊枯楊蒼茫欲繼燕城筆目斷空涯幾夕陽

咏扇頭畫意二首

實海悠悠夕照時亂山深處有毛施入宫不受蛾眉妬閒愛靈巖擷紫芝

弄月還山挽藥籠荷衣蕙帶佩環風一從愁謝昭華琯不記秦宫與漢宫

題南皮張氏園亭二首

主人不相識獨坐玩森陰自是心無染因之趣轉深支離石丈拜樗散木公坐負手行歌處清風怨滿林

其二

楚客怨江蘺風流郭下奇一朝雲散盡誰與後來期地勝須尊酒思長索筆題懷人消寂寞書恨紀南皮

東儲二

別君三載闕音書想爾文園賦索居老去狂吟詩不廢春來蠟屐興何如莫嫌家食生涯淺看我形容枯槁餘他日一麾歸舊隱南村烟雨並依鋤

題韓城師據實奏聞疏後

按節歸來自洛師封章五夜奏丹墀明刑弼教持邦憲借箸前籌替度支閭左有心雙淚盡朝端誰告九重知大臣體國成星象獻納貞稱喉舌司

劉廣文觴余荷花池上

自哂情同七不堪乍嬰塵網共毿毿一尊相屬聊爲客曲沼留連未病貪遥海暮雲通碧色疎林落日帶紅酣故園烟水蒼茫外憶放扁舟月正南

讀唐史 先儒言唐史不可不讀謂其事變多而足爲烱戒也聊短述

日月爭誇進奉錢又開宫市擾民廛黄衣虎冠呼中使白望膺屯遂放顛郎恐人間多枘鑿須憑稅外有方圓道州老死不解事下下寧辭書考偏

朱尉以三魏集及端石一方見貽口占志謝

新秋晴日映窗虛門外誰來慰索居試墨拂几安古硯良辰發興讀奇書端溪石淨平如砥勺水瀾生翠滿碧風味此間堪送老微生那復更求餘

捕蝗謡

蝻生何彷徉一日羽毛短二日翅股長三日與四日
東西上下參翱翔羣飛刺天食我稻粱皇心孔棘大
官勖勤嚴符日夕下沸沸何揚揚健卒持帖來豕突
而䟽張登堂瞋目語幕府鈞旨命我來捕蝗吽讙䟽
丁壯爛熳索酒漿勢猛於兵火雞狗不得將愛馬終
毁首不脖拊蚊虻憂民傷稼穡重爲民禍殃蝗來食
我粟捕蝗使來食我腸哀哉我欲呼天天高不可望
誰爲叩天關長竿擊鼓天同光束縛此輩如驅羊政
刑寬平和氣溢不煩張捕蝗奔亡私心拜祝語未了

又見庄西塵起人驚惶

病後示兒

老夫灌灌汝偏聾九轉愁腸恨萬重扶病强書箋半
幅墨花沾處淚痕濃

中秋夜坐示兒

又是鴻飛丹樹天可知霜信濺華顚携尊喜共中秋
宴落葉愁爲別恨牽路遠莫忘無恤簡月明應照渡
江船家山梅信從來早憑仗東風爲我傳

予謬號平川或叩其説答之三首

不狎風波不弄潮自憑輕槳看魚苗倦來繫纜南溪
口厭説西來灔澦高
人情飜覆似波瀾息影收聲夢亦安最愛澄江淨如
練由來此曲和人難
無所揀擇眼界平浩翁此語源莊生嗒焉喪耦物俱
化出門一笑大江横

壽率次韻酬之

秋來索莫久無吟思適予誕辰馮芳育以詩爲
寒潭潦影巳全收坐嘯驚看歲月遒燕寢懸弧聞在

昔空庭落木自知秋淸時下吏虛三接白首無能借
一籌慙愧新詩工頌禱可堪曹鄶列諸侯

冬夜吳寶崖書來二首

月黑當寒夜燈昏客座虛更無床下酒忽見故人書
遺贈都非俗新詩復起予微吟獨申旦兀坐掩蘧廬

其二

蕭蕭北風厲此地絶詩書苦憶論文友難逢載酒車
荒庭横隻影五字逹雙魚寂寞甘涯分今朝一破除

上韓城師五十韻㝡予

華岳千峯峻秦關百二雄天文分井鬼地利繞河潼
有美開人傑翹才暢國風淵渟神似玉霞舉氣爲虹
問業烏衣舊生金綠字融貽謀在忠孝作室俯瀍澧
際會覲光早因承寵席同班行驂冠右寓直日華東
覯草承明曉飛書紫禁崇花磚移晷影蓮炬撤璇宮
談笑麾枚馬凌兢詘賈終聲名儀黼座出入領羣公
藻鑒南天秉冰清萬壑深吹笳臨海郡鬟輿詠吳楓
味美蓴羹別材收竹箭空疇咨皆　帝力亮采亦臣
工遂入參機務旋歸荷棟隆東朝引升萃北寺啟屯

蒙逵漸茅連茹圜虛草秀豊狂飈殊勁節後事識孤
忠神道原扶直奸回適自窮臣心旣如水　天聽厭
惟聰翩翩卷阿鳳飛飛遵渚鴻謳歌隨處滿德業應
時豊玉種藍田得龍騰渥水衷夢徵當授筆卜吉兆
維熊重器登螭陛奇毛薦錦幪三多稱善禱百祿是
宜總極協休斯應名高道愈冲覆幬千厦廣茹納百
川通寒谷噓春暖蕃廡識化工念年塵盻睞今日恨
飄蓬老至居人下官卑易咎叢折腰誠怏怏戟手太
匆匆喜怒憑流輩艱危任薄躬且歌燕市酒安問楚

人弓回首西飛日長懷神降嵩沾濡成小草拂拭起
枯桐並命安紘綅求收備藥籠爰爲繞樹鵲非比卯
頭虫願麗三台正期甄萬彙訌邊陲休肆伐廟筭且
和戎少海波澄碧重輪日映紅賢良驤北首惠愛悅
南翁次第清官闕苞苴砭俗聾居人呼抱犢黠吏避
乘驄脫爾均藾息昭然若發矇潞公驚達徽司馬領
兒童黔㸑爭畱像滄瀛乞鑄銅他年徵史筆輙擬薦
詩筒

次韻有答

萬卷能令筆有神杜陵遺語舊來聞兒曹會盡家求
未漫說鴻都石鼓文

哭吳寶崖

前月方傳信令聞失故人論文燕與共把酒憶相親
欲剪春園韮難尋澗沚蘋悲來望天末攬蕙獨沾巾

其二

兒女憐嬌小琴書欲散亡浮家千里遠問業六橋荒
力任盧遵盡情隨劉峻長三年蓟北淚一報繐帷凉

城南視溝洫還喜禱雨有應暮投陳氏庄賦詩

言事

凌晨越城闉言指城南路逶迤滿塍間拙計敦農務是時徙陽驕麥渴思潤土愁心走羣望積日詎云若響答如有象翕赫電斯舉雷鼓亦間作千村逢暮雨攬巾笑折角霑衣曳白紵比屋頗窺覩左右紛童孺路夕泥滑滑遮我旅於處天意似不違於人情難拒懿此稠桑陰歘然成賓主

又書

道上爭呼狂使君銜泥笠屐度斜曛從教調笑兒童

喜可為儋州黎子雲

案牘

案牘紛仍似亂絲侵人筆力苦衰遲綠陰亭畔消險日急遞嚴符又敢思

東郊行田

催耕朝出郭步塍繞桑陰犬吠孤村遠牛歸曲徑深方塘初漫水幽樹有鳴禽偶此共閒逸毋驚野老心

連夕無酒戲為禽言三章

提葫蘆沽美酒酒家胡何處有將軍告身直一醉笑殺黃封讓紅友

提葫蘆沽美酒欲向前村怕獰狗蕭蕭暮雨又揭來一卷離騷空在手

提葫蘆沽美酒愁至難為掃愁帚狂呼梟盧我不能袒裼還須繞床走

贈醫士

秘授長桑鑰不扃門臨滄海課黃庭市中時賣韓康藥枕上惟看老氏經小隱漸生虛室白遠山常觸暮雲青依稀靈穴通三島擬荷長鑱斸茯苓

秋夜歎

不覺摧頹甚憂將日共沉變更增恐懼年老易傷心坐對秋燈薄時聞夜漏深自從中歲後輾轉到於今

九日即事

獵獵秋風天外來病餘扶步強登臺眼看空澗平蕪盡笑指鴻濛野馬催井畔碧梧和露殞道旁叢菊碍寒開年來懶惰休弧矢喜聽鳴弦一舉杯兒曲祝校射

劉廣文招飲南城盆供二花紅白異色名云江西蠟也屬賦率成二斷句時劉夫人尚未到

署故戲之
並朶亭亭紅白分依稀極浦送夫君紅疑鸞鏡潮生
暈白似陽臺雨後雲
傳自西江舊種分何緣北地驟逢君攜歸坐對鱣堂
月盻殺城頭日暮雲

王秀才餉酒
鎮日門無載酒車手翻殘卷作生涯學迂政拙眞成
隱吏情官閒早放衙只苦嚴符常敗思比因多病欲
還家何期斗酒遥相餉正值孤吟對菊花

九月十九日余誕辰也春秋於玆五十有九矣
猶羈縻下邑慨然有作
頭顱如許已可知世路偪仄將安之小圃就荒菊應
秀舊學已廢農爲師傾壺傍沙趣賒酒獨居無伴聊
歌詩行藏好在不歸去老禿翁何見事遲

次韻答人
坐見秋從萬里來西山爽氣夕陽開空庭吏散香餘
燼漿菊霜前手自培撫鏡乍窺悲老大折腰何補涸
塵埃高情千古懷彭澤辛苦無憐婦愧來

感諷二首 有序
昔王翼道有言竊人之食騃然而不寧者鼠
也暴天之物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
忍爲虎竊而不忍爲鼠凡今
之人鼠耶虎耶願中以問之
猛虎踞坐臨交衢過者側足行趦趄擇肉而食若未
饜血人於牙嘸且咀雞肋恐不足君所獵者覘之哈
爾愚一遭急縛皮寢處咆哮隳突何爲乎
鼠貪食穢常畏人夜行晝伏來窺囷飲河一卮可滿
腹陸梁五技寧通神柳州微文恬不恥張湯論磔應
無嗔最愛貍奴好腰脚前民薰穴空紛綸

次韻答馮子
纫耽詞賦弔湘靈比悔雕虫擬汪經芻狗文章成底
事支離歲月已忘形愁來望古惟投筆典到呼僮或
薦醽白首無能慚下吏憑誰敢道少微星

次韻答人
甕底醯雞似高臺試一臨環看波淼淼此意日欽欽
造物縣方甚論眞息未深蒼茫身世裡長據槁梧吟

贈馮子
白首儒門舊青氊故物羸風流馮奉世經術魯諸生

碣石臨滄海瀛洲接鳳城此間安位置處士一星明

話舊

少日風光只眼前水流花落自年年從頭指點滄桑倶漏禾寒深病未眠

答餉腐者

性本畏腥羶茹淡亦云久氷天嚼虀處憶我南窓友舊號腐為南窓素友體正無邪枉瑩淨不疵垢和羮識太素孰謂腐儒醜安用大官羊方可配吾臭村翁頗好事晨遺長鬚走志士難衣食薄物詎可忸厚意恰重遺量

已節所受但問玉山禾凌寒應秀否

隣人送芡粟

丈夫多英雄常患日月促堅貞保壽命藥物亦須蓄比隣稔相念朝來薦芡粟授我盈一簞庶可配杞菊貴愛比明珠寧或虞謗讟吾觀人世間鹿鹿期果腹商山紫芝翁顧領向空谷一夕羽毛生自謂得所欲鵬燕各逍遥陰陽順亭毒因之持遠情長嘯睨食肉鼎烹安所希羮藜詎非福

喜雪

三農皆望歲我意亦欣然未乞朝餐米翻愁買酒錢字奇寧可煑爽敝也堪憐自笑牛衣臥還操白雪篇

臘月十四日題河間邸壁

顚倒塵緣皆馬耳縱横世路劇羊腸逌然一笑寥天遠任爾東風徹夜狂

豈子成名亦惘然爭攜筆硯鳳池邊一生不得文章力辛苦三都枉十年壁間有題名庶吉士者

歲暮羇旅意忽忽不樂作歌

忍寒孤館當窮冬含氷嚼虀朝釜空折腰弃無五斗

米秩祿敢望三千鍾逝將形骸供喜怒豈有技力爭雌雄呼來驅雞羣出屋麾去走卒將還同去來由人不由已何異駒犢隨兒童吁嗟乎安得遠如南村多牛翁布衾臥穩日高舂瓦盆盛酒榾柮火雞豚烹宰薤蔥酣呼一醉萬事了笑傲直可輕王公但言此心已馳彼誓願旦晚超樊籠白鷗飄飄海上來招我汗漫游無窮

崛强

舊與高人約耦耕乍嬰塵網負初盟卽今脫幘須投

地崛强安能更屈卿

辛丑元日僧齋即事

從人驅出向風沙彌勒還來共一家下吏淸時牛馬
走高齋誹演鹿羊車顧空色相離纒縛又誤塵襟換
歲華倘得惠邀新日月巖邊重與笑拈花

春日偶書

縱博還須恕丁謂覆舟寧必怨章惇胸情高濶稱賢
達不記寃仇只記恩

春寒雜興七首兼呈高司馬

朝來天際乍輕陰林外蕭蕭雪向深惆悵瘦驢歘不
穩灞橋詩思杳難尋

失翅羇棲似凍鴉尙餘淸夢憶梅花江南歸路三千
里誰訪孤山處士家

指望春城縱嘯歌東風應律布陽和驚寒一夜能銷
骨憑仗薰鑪送暖多

步入春蕪眼倦看瓦橋關下水漫漫誰令并作西風
急吹徹渾河萬里寒

七尺芙蓉荇帶長好將寒暑閱興亡重來敗葉霜銷

盡一陣悲風送六郎

憶昔聲歌黃竹哀君王行幸俟春回百靈應欲淸馳
道先遣飄風涷雨來

詹事才名世莫過比來佳句法如何梁園雪後應裁
賦好付旗亭醉叵羅

春巡十曲

兩岸春聲淀水流來同筐篚會諸侯羣心肅穆宸威
讋信是乾坤到十洲

分班奉直巧經營點綴郊原氣象新共說無私能覆

物應知有脚是陽春

半空天矯起層臺帳殿透迤紫禁開侯騎千羣爭望
幸中人傳道上陵回

纂組雕鏤色色工力施人巧鬬春風小臣葵藿傾陽
意盡在君王指顧中

踞地崢嶸兩狻猊龍文燦燦映宮楣若教一吼能中
儆未必君王恕偃師

都梁逶迤曉氤氳選伎徵歌响遏雲初遍萬年供奉
曲前頭旋進縷金裙

彩鷁龍旂照水湄君王鳧雁有光輝漢家羽獵何堪賦水戲應教殺百圍

網戶承恩蟒服新自矜身手捷於神弄丸說劍皆荒說何似當年老斲輪

黃髮婆娑倚杖迎遠攜筋力聽車聲太平天子時巡日不及春田課子耕

萬方儀態總堪陳授簡無能實主臣誰製太常新樂府燕姬齊唱玉樓春

擬水圍詩

五色雲車下九霄宣排羽衛擁招搖風回青雀黃龍轉日閃霓旌雉尾高童叟扶攜歌萬壽蓬壺飄渺奏簫韶重新玉曆身難遇侍慶方知樂事饒

又

令叶清和吉恭逢玉曆新無私甄萬彙有道麗三辰上苑初行慶宸游及早春靈祇爭扈蹕風雨自清塵帳殿招搖擁霓旌羽衛屯黃雲開輦道彩鷁動河津水樹千重入笙歌百轉頻輕颸搖颺遠淑氣澹涵醇望幸臣民切親人魚鳥馴承恩當此日拜手頌時巡

和鄭參亭韻二首

策蹇扶囊指鄭州烟寒枯木亂雲稠悲看趙氏雄三鎮笑殺公孫倚百樓浪湧前朝驚夢短水澌斷岸亦東流眼前少貴高車客不信春愁莫話愁（鄭州懷古張郝詩眼前長少貴不信有春愁）

天街此夜月偏饒蹀躞人夸四牡鑣燭影搖紅工錯彩春風吹綠看題橋（時值春明三試日）辛勤舊憶分華萎清寂無因與踏謠新句微踰增悵望悲軒重與問參寥

趙北口步月

廣惠橋玩月

十里春波廣惠橋明明孤月映中宵莫言此處無人領隔水漁燈伴寂寥

戲題彩獅子

貌得猙獰欲出塵青紅塗就自言神須臾只恐成芻狗貞質安能比石麟滄海有田還是幻傀儡師呈技誤為真寄聲陌上悠悠眼未必鴟顧便食人

辛丑春余與吳尉同役趙北口瀕行索句走筆東之

詩賁明時不偭錢達蒙屬筆索題箋諢因惠子還揮
麈調失鍾期久絶絃駿氣凋殘奇句少酣歌哀激怨
詩傳燕南驛路詡冋首爲憶河梁有贈篇

余自庚子臘月二十三日來赴北口寓僧院訖
辛丑二月晦始辭去昔浮屠氏不三宿桑下
今豈直三宿已哉於其行也遂題壁如左

棲遲半室七經旬泮盡河冰漸過春一坐解銷六十
刧不須辛苦怨風塵

四月二十一日題河間邸壁

新詩題向黃泥壁小豁胸中氣浩然驚起海濤三萬
里玉龍飛入亂雲邊

廢廟

軒冕泥塗就黃金似有神村翁勤拜禱兒女共逡巡
風雨一摧剝莓苔竟没身活昏終不祀牲醴爲誰陳

上巡道朱公二首

文季風期遠愈清才流奕奕世簪纓高唫響逸燕南
部應律春生右北平上日行車隻鹿繞中宵執法一
星明親承天寵饒溫語邀聽輿人起頌聲

早棲戢翼抱寒岑巧語新鶯忽滿林寂寂自甘惟飲
水悠悠誰信不偷金秦臺有鏡懸明月梁獄無書亦
寫心近識旗門清肅擅可容妖鳥咒春陰

張心友初入臺

聞君新命拜西臺豸繡籠雲曙色開金闕星辰含雨
露玉堦仙仗隱風雷三年閱實參華省一日承恩接
上台自笑雲霄空悵望惟看五色近蓬萊

四月念八日題新店邸壁

風走黃沙目易眯燈明白髮酒孤斟元龍豪氣今何
許得似滄波曉夜深

九日

眷言秋日美步出城西門遂登凌雲閣曠望臨周原
草木葉黃落孤鳥去飛翻飄搖西北風似聞戰鼓悲
窮秋正凜冽殺氣高巍巍我行靡所依傍徨欲何爲
漫攜一壺酒獨餉黃花枝高臺縱遠目即事還賦詩
愁心未成醉此意當語誰

得家書

五載客中逢九日三千里外達音書黃花久志[illegible]

徑白雁應知雲水居但道池邊松石在莫嫌壠上稻粱虛欣然欲賦歸田樂合遣妻孥問敝廬時遣家累南還

次韻答馭日

開堦飼鶴立霜清繞砌微畦采落英老去蹉跎惟好靜時來骯髒尚難平狂呼席地三升酒笑向寥天一寄聲歸到故園宅日約依然措大老諸生

贈綫總戎

年少談兵仗轆轤櫜中牒有太陰符羽揺赤日驚飛隼箭劈黃雲慣落烏海徼風行知草偃旗門霜肅狀

邊圖朝家麟閣如相待銅柱南天未許孤

六十自壽二首

轉眼星霜六十春竟成何事老風塵漫稱吏隱終嗤拙擬著書淄未屏貧哉肘笑看獰虎冠折腰心悔藝烏巾北山松檜蕭疎久歸去還應頁古民

憶共時髦隊影分嘗操弱翰傍南薰三條樺燭寒揺彩五夜聲歌響遏雲倚櫂黃頭驕自飽雕蟲白首恨空勤從來通顯原多術奇字何曾可致君

九月十九夢中得竟蓼莪之句足而成篇

久分蒿無用恩勤遂惘然倍因生我日難竟蓼莪篇筋力垂垂盡生涯寂寂偏攀枝空有淚表墓是何年時欲請贈未果

吿猫詞 十月一日

貪食復好睡久爲世所訾方其飧發時吾意亦惡之徘徊向空館日夕稔相依婉轉茵席間似爲兒女私世情賤衰老去我忽若遺爾殊念其寒予亦棄其疵苟可與同羣烏用區別爲

即日二首

即日歸來水竹幽行藏落落信天游沛中王吏文無害壠上傭耕歲有秋拄角殘書宜犢鼻倚溪垂釣伴羊裘還從耆舊商時各一笑應輕萬戶侯

擁卷支頤四壁看山林何許貢衣冠澤身我自聞玄豹愛子人毋似吉乾隱向汧山思馬牧志羞安邑累豬肝窮居那用求兼味掘得黃精足美餐

誠兒久不至悵然作

相望三千里悠悠日爾思歲寒時更遠情盡信偏遲未識安將樂還憂乎與陂何當即攜手披對豁吾疑

兒至 念二日

日夕憂思煩朝聞信使回披衣趨出戶下馬拂塵埃相見渾無語呼僮且撥醅懸知歡會處今夜燭花開

壬寅元日

元默逢辰憶覽揆匪我曾錯擬芳枝漂浮島嶼春波遠濩落秋原日月逝粟里日歸頁已晚未陽免守亦何訶會當獻歲占風日自詠南山種豆詩

雪夜懷人十二韻

獻歲條三日嚴城已二更蕭蕭窓外響炯炯夜偏明

築短光迴薄爐灰火不榮閉門高士臥供飲美人烹詠絮才難並調琴曲未成漫思探錦被誰與報瓊英有美時稱傑論文座欲傾夷猶剡溪棹疾鬬蔡州兵千里虛息使三年隔鳳城向來談宴濶空在鷺鷗盟寒任蕭齋集思增乙夜清羊手如有作應信及柴荊

賦得明月照積雪

清輝今夕滿炯雪昨朝深玉宇三千界冰壺一片心空明無可象獨坐擬彈琴倘有寒梅信前村踏月尋

不寐

去任渾無賴思長未易刪背人愁泯泯永夜目鰥鰥春隔江南浦雲迷海上山清明看又過昏曉閉柴關

默坐

默坐安心倚半龕真成抱病老瞿曇未知爾後持螯計已諱從前捫虱談

月下思歸

一灣流水鎖烟嵐曲徑紅稀綠正酣禪味熟時黍玉版桑陰深處玩吳蠶荳花浥露香聞細麥浪翻風影作憨惆悵故山雲物好月明應照大江南

書懷十二韻兼呈韓城師

由來自擬知更雀枉被人呼戴帽鍚潋濁揚清悲古道放梟四鳳恰今情已甘散木時方棄難恐差池變幾更空館徘徊香案吏一春憔悴紫鸞笙臣安敢謂清名獨古亦曾言縣令輕遠隔蓬萊雲氣滿思浮江海暮潮平吳門市卒追梅福鼓史漁陽弔禰衡淼淼白鷗波浩蕩悠悠青嶺歲崢嶸祝雞牧豕躬耕去荷鍤穿雲採藥行回首龍門秋色遠當看天半雨花傾飄零弱植傷蒲柳汗漫生涯學水萍萬一他時歸海

嶠願憑高處望咸京

酬張心友

握手臨岐語更長句箋重試紫毫芒吟殘細雨臙脂濕笑殺鶯風蛺蝶狂五柳蔭門猶卷書四松如蓋白昂藏君應柏府清霜夜夢我溪南舊草堂

別朱尉

半落三年任爲津情同嘘沫漫爲隣臨岐握手能無語祝汝安心莫厭貧虎豹山林文可隱蛟龍湖海氣難馴人生只合留名死肯逐蝿營誤此身

贈別

聞君少年日曾向塞垣深寂寞孤城下寧忘萬里心寶刀鳴暗壁蘆酒對分襟揮手一爲贈臨風懷好音

猫

婉轉如兒女羈窮一倍親臨餐時占席午夜欲分茵

犬

與我周旋久攖情異類均題詩重惆悵莫威路旁人

藉汝司昏戶辛勤幾歲年一朝分背去就食阿誰邊纍纍知家喪依依曳尾憐物微意不淺回首一悽然

將至東光率柬鄭參亭二首

渺渺南雲道路長柴車催發過東光雍容都雅慚司馬冠蓋縱横憶鄭莊

開篋攜手倚春城忽忽西風特送行可得相思如汝水遠隨新雁餞南征

喜見女孫媒孫

昔去汝未生今來汝已長鑒貌既娟娟聞聲何朗朗相期閨中秀或借林下賞問事任挽鬚索抱亦俱往

其二

辭家經六載覺躃返柴門不覺親僮僕何言是女孫竭將攜置膝應解道横肱陳了翁女孫事聰慧能醒我今宵費酒樽

題挂笠圖

神仙好是閒瓢笠共雲山寄情滄洲趣脱屣塵埃間今子有遠想披圖無俗顏白雲天際頭梟梟如可攀

卷十終

靑溪詩偶存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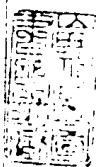
國朝蔣錫震撰錫震字豈潛宜興人康熙己丑進士是集分二十二種曰輟耕草北征集渡河集贅疣集北遊草楚遊草還山草汗漫吟北行草歸耕草章江草還山草後北遊草涉江草洛游草灌園草遊燕草廬中吟後章江草還山吟金臺草學製集自己巳至壬寅凡三十四年之作皆以年編次

退谷文集十五卷詩集七卷

附行述一卷（一）

〔清〕黃越撰　行述　黃自麟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雍正五年光
裕堂刻本

原序

往歲龍江諸英俊倡爲江
上送春詩遍徵在城南北
同人屬和悉陳退思先生
甲乙論定維時予已深服

先生學有本源見地明徹
旋以先生讀書中秘燕雲
遥阻不獲時近德輝爲憾
丁酉冬忽以櫛沐請告歸
里訪予石城舊邸并出前

後古文藏稿見示予驟見
而驚曰富哉言乎蓋天之
生才本自不齊而人之好
尚亦自各異夫猶是時代
也宗秦漢者或不能工唐

宋習唐宋者或不能兼秦
漢亦猶是著述也長於博
稽者未必精於論斷善於
考辨者未必優於剪裁先
生生長金陵舊邦逢時清

晏數十年來　本朝風氣
獨賴主持壇坫凡鄉會房
行各制義初出四方咸賞
油素登先生堂乞一言以
爲指南後起之士受裨益

而登清華者實緐有徒薄
海內外鮮不知有退思先
生聞聲相思者素矣及其
待詔金門自公餘暇手著
鴻篇彙成大卷旣高古而

裔皇亦淵雅而靜細奇正
繁簡變化錯綜不名一家
極鎔鑄之苦心成鼎彝之
重器亶使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豈若鄉曲小儒得一

知半解矜能炫采云爾哉
向者予遨遊京洛網羅十
五國之英華以昭一代之
矩矱茲復得先生集博大
昌明美不勝收令人有觀

止之歎焉
聖天子加意右文制禮作樂
鐫經刻史常倚儒臣如左
右手吾願先生休沐稍暇
星言夙駕奮袂還　朝掌

絲綸而侍宸勿爲心膂爲
股肱以備他日金甌穆卜
之選豈異人任先生亦何
爲尚戀泉石而躭丘園乎
予雖伏處荒江力爲勸駕

將效王褒作聖主得賢臣
頌急爲
當宁獻矣
康熙五十有七年歲在戊
戌仲春之吉仁和同學弟

丁灝頓首題於冶城清隱
石室時年八十有二

退谷文集自序

宜嚴而嚴宜寛而寛無定形無定情以著作言遴什一於千百付開雕氏將以垂世行遠不嚴而不足存也若止存之家乘以示其子孫片紙隻字皆所珍重不寛而無可存也古今遠矣文集克棟唐宋元明前後八家卓卓可傳外人各有集不轉眼祗供覆瓿然作者之子若孫不當亦作此言也予不徧見世間家譜偶見之某祖某宗正支旁派署其下某科某甲某官某職計亦鮨

稱輝映於時那無楮墨文采膾炙人口不一傳頓就澌滅數世而下孝子慈孫求片紙隻字而不可得無他不早爲收拾排纂掛人心目以至斯也兒子白麟發予篋搜索序記書傳賦頌論策雜著得若干卷益以古今體詩七卷總名之曰文集請予自序將以災梨予慮其力不足舉之又自知其無足存也亟止之然而其意未可厚非也匪以垂世行遠遴什一於千百不嚴而不足存也將求片紙隻字於殘編蠹簡中而預爲之地予之於

文不竟又無可存且其成否不可知書此付之卒而梓
成冊之卷首以志緣起若曰文集於唐宋元明前後八
家外分道揚鑣別作一軍公案則予豈敢
雍正丁未花朝退谷黃越自序時年七十有五

黃檢討名越字際飛號退思晚號退谷江寧府上
元縣人
予告在籍康熙丁丑拔貢通省貢元乙酉科舉人己丑
科進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加一級行實紀畧
學校公評梧岡劉珊書
己丑進士翰林院檢討黃退谷越自少高才博學能文
章屢爲宗工哲匠所激賞著大全合訂以羽翼四子之

書操選政取理於宋人取法於正嘉條分縷析提唱後
學海內翕然宗之蓋莫不知退谷之文彪炳天壤也然
自輿論不及於閨門而徒以語言文字定人之優絀雖
有顏閔之行不能與班馬比烈故世徒知退谷之文而
不知其行有過於文者也退谷自高曾以下類皆敦樸
醇謹寬和樂易閭里稱爲長者退谷束髮受書父若母
訓以立身行己之道與爲富貴毋寧爲聖賢退谷奉之
不敢忘入則色符於心出則足不履影生事則老萊之

啼若嬰兒死喪則和嶠之毀將滅性經營窀穸備歷辛苦自始遷祖墓以下凡六處修復增置松楸鬱然而所居窮巷衡門至今卑陋勿計也兄弟同胞者三退谷居長並切鶺鴒之悲於仲既亡讓宅出居乃授徒自給猶且不足而推解終其身於季雖同居異業而相救如左右手老而彌切他若姊妹親戚之老耄者鰥寡者遺孤子之無資借者悉輾轉經營俾得其所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仁人舉動豈類尋常然猶曰親戚也至於交友欽

人以和而不至於姑息繩人以禮而不流於苛急居常則道義相規履變則同仇奮臂友生之誼於茲烈矣然猶曰生者也至於死亾之後或貧不能葬遷延歲月棲靈荒寺暴骨原野得金輒以助之郭元振范堯夫之遺風何多讓焉然猶曰其幽貞也至於顯達之時語訥訥如不出口身粥粥若不勝衣扶獎士類汲引孤寒癸巳分房自會元孫見龍以下凡出其門者皆嚴穴知名之士公才吏用卓有表見然猶曰其乘勢也至於歸老之際不交當事不通關說門巷蕭疏庭宇閒寂垂柳五株病梨一樹篝燈教子含飴弄孫以視世之趨狙代庖巧趨曲媚者逈乎遠矣於是知退谷之文雖寘經酌雅苟貧質明敏好學深思者猶可以勉而能退谷之行非真積力久忠信立誠未易幾而及也予因表而出之以爲世之進德修業者法

退谷文集

總目

男 白麟漢奇校對

賦目　　　　一卷

表目

頌目

退谷黃越際飛著

春殿晴薫赤羽旗賦

開九天之閶闔拜萬國之臣鄰賀履端於帝德當正月之王春初日纔臨照耀黃金之牓東風乍轉吹嘘赤羽之綸殿裏爭花梅香馥馥林中覓草蘭葉蓁蓁肅穆羣工威嚴合殿醉九重之春色催五夜之曉箭勾陳前指羅象緯於隼旗華蓋後臨萃星辰於繽絢二十八宿列

在彤墀三十六宮春周閬院况復氣和景淑天朗日晴鳷鵲雪殘玉河氷泮蓬萊近日上苑遷鶯百尺遊絲爭繞干霄之樹一羣嬌鳥共鳴析羽之旌影走龍蛇帶角不揮而自轉風微燕雀爐香直上以如熏非霧非烟精爽蓊鬱無形無質善氣氤氳在地釀萬物之和在天成五色之雯爾乃萬邦爲憲九圍是宅建萬乘之干旄貢九牧之羽革大輅如日如雲通旌若白若赤備九重之法駕會萬方之玉帛爲中外君爲神人主德邁虞舜功高夏禹六服來享來王八荒獻琛獻土宜佳氣之葱蒨被祟牙之樹羽爰作頌曰聖主當陽御玉墀仙人掌上晉金巵雲麾旗手陳所司遊絲爭裊弄參差髾牙百轉有黃鸝旄端趂暖走熊羆風不鳴條氣候宜盡日悠揚不滿旗

日華承露掌賦

仰垂象於耀靈稟純陽而爲日際聖主之當陽其精華乃益出當其浴於虞淵平於南秩入得之而辨旦昏物晅之而竪形質是固萬彙之所由以昭蘇無非光芒之所爲洋溢若乃雞人唱罷義和馭叱初生暘谷煥物產之韶姿漸出扶桑通谷光於漆室未央之閶闔既啟宣政之禮樂拜嘉太史當階而獻瑞中書負曦以宣麻旦復旦兮既卿雲之炫采爛益爛矣儼日華之成霞照耀

滿重闈敷一天之異景參差麗雙闕映左掖之奇葩晨發蕣華掩漾明光之練朝翻菱彩動搖結綺之紗影逐樹輕濃上苑花間添彩石光乘浪高下瀛洲嶼裏泛銀沙雖仙馭隨輪大作普天之照而靈烏帶景尤爲御座之馮宮作蓬萊帶西山而特起露先金掌盡霄漢以相承長漢轉機車直拂仙人之頂高天瑩瑞色偏來若木之升九天之露下垂巳歌浥浥十枝之暉併集載咏蒸蒸兩珥重輪金盤色潤連珠合璧寶掌光增晳暘之戈不揮夸父之追却步舉頭即見豐日正中照眼斯明裔雲常聚繽紛瑞靄既如菌以如輪滉漾清光亦非烟而非霧昌期五百曠世難逢未昃再中千秋僅遇幸火精之所照獲承恩於湛露乃爲歌曰日朏明兮淼淼經曲阿兮昧夜射昆吾兮皆仰華五色兮臨天仗莖一氣兮金盤賡露瀼瀼兮射仙掌

寒夜讀書賦

何精神之發越兮重陰凝冱而不寒緣鋭意於簡編兮夙夜精進而難安焚膏油以繼晷兮攡靈奄忽其不還對銀釭以發篋兮鴻寶次第而攤觀百家之賾旣羅几席一編之約亦費研鑽窮理盡性至命非深幾不入竅實雕龍繡虎成文匪細寄未免蹣跚當夫意之所注不覺鯨鐘欲動刻其思有所結何知鷄袂猶單歷四時常若此詎三冬適不然由冬而春春宵無價勿爲秉燭之

遊願同鑿壁之借由春而夏益不寬假且照車氏之螢尙卜齊侯之夜秋聲淅瀝不妨童子垂頭午夜伊唔孰謂書淫肯暇皆以鎔經而鑄史未嘗竭才而欲罷况夫萬卷雖餘三冬自足匪惟夜氣之尤淸抑亦日晷之較速息慮澄心宵思夜讀鷄喔喔以長鳴書便便而滿腹地爐灰冷朔風任透簾櫳藜杖烟生星火忽熒卷軸映雪玭銀海之花呵凍起玉樓之粟五更鼓角如助悲吟半夜星河誰供饘粥將以繼千秋之絶業寧更較四時之寒燠蓋萬物之用備載於書一年之計倍取其餘冬爲歲餘勤勤未容暫息夜餘於晝匪勉那可安居藉使無沃心之墳典曷以免枵腹之空疎逌左宜以右有遂委蛇而紆徐作明堂之柱石宮淸廟之璠璵取不窮而用不竭援据精切居乎今而稽乎古幸免炙且誠欲契庖羲之一畫固宜讀惠施之五車乃爲之歌曰夜漫漫兮霜滿天吳歌楚舞未成眠書聲自遠勤磨鐫一般辛苦劇可憐世間萬事皆有傳腹無書卷亦徒然冬則貧

絺舟資陸倉卒待用難俄延

讀書當以三餘賦

自墳典之既啓迺漸增夫卷軸虞夏之書渾渾成周之文郁郁先秦兩漢書雖嵾竹魏晋六朝篇多累牘唐宋之大家繼起程朱之片語必録窺陳編以鑽研發新刪於便腹神智賴以開張義理因而純熟益薪盡而火傳曾雨粟而夜哭慮欲讀而無書何有書而不讀嘆謀生之不暇難帶經而自勵懼不競於寸陰恐輕擲乎居諸讀當動以求靜可選暇而攤書當其夜也日之餘喧囂

既遠徵逐亦除亟陳書而發篋肯偃息以次且匡壁於今復鑿孫螢自我重儲應鐘聲於子夜發天籟而欷歔當其冬也歲之餘變飲水而飲湯苦晝短而夜長堅氷倏焉已至神釆爲之内藏且息交以絶遊爰一目而十行帳修綆之尚短虞墜緒之終茫恒焚膏以繼晷務達旦以爲常萬卷三冬足用寸心千古備常即八面以受敵亦肆應而敢當當其陰雨也時之餘天行忽變人事暫止不速之客未來厖齒之折且已霪雨而讀書者十日築場而漂麥乎千里心既絶乎紛紜神乃注於經史胡然而憤胡然而喜淅瀝之響不聞金石之聲盈耳讀破萬卷豈徒然下筆有神良有以由斯以談餘益有三茍不日而不月胡弗作而弗懋古人多永夜以繼日君子必朝稽而夕探長年怗嗶二酉沉酣陰晦不輟晴爽愈甘尚分陰之是惜寧三者之待餘常不食而不寢猶其虚而其邪迨降格而言此亦即是以警余又如是而自棄豈下愚之不如謬云不暇搔首躊躇玩時愒日抑

獨何歟

雲無心以出岫賦

維大塊之氤氳兮時布濩而爲雲常聚散於巖阿兮與隱逸而爲羣觸石起於膚寸灑野忽而繽紛縈乎地軸動乎天文孰執之爲有無孰廹之而馳驅逌烟馳於驛路乍星散於山嶋將霖雨於關河寧飄泊乎江湖入夕而濟河漢帶曉而冪天衢方其未出也入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棲茂樹以終日籠芳草而長陰月來弄影而時破風生作態以微吟艮無定狀夫豈有心及其既出

也當夏而多峯入秋而似紙行藏惟其所遇變動原非有以非霧非烟散作長空之綺迤北邐南歸擁前村之紫是固乘化而去夫寧不雨而密大慰雲霓之望適還虛空之質天不礙其晶瑩山亦仍其崒嵂曾不崇朝休而日逸乃爲之歌曰卷舒萬古歸巖岫和風甘雨隨其後莫謂無心自往來萬物芸芸皆在宥

春松賦

運無往而不復兮百物時至而不憂當歲寒之栗烈兮雖後凋亦稟乎其不可留夫何春日之載陽兮生意鬱勃而自流先秋實以春華兮萌芽次第而皆抽倚巖阿以卓立兮風颼颼而若秋詎爭妍於桃李兮推剛而爲柔益夫松之爲物也輪囷離奇拔起霄漢虬以爲枝龍以爲幹植身華嶽之巔托足磻溪之岸天地爲之幕席雷雨爲之溉灌工師過而不顧逸民對以長嘆材大難

用莫付棟梁之任蠖屈未伸幾同樗櫟之散賦性不改結根難移挺干霄之勁節負溜雨之霜皮氷堅木落紅紫俱盡天高氣肅冷暖自知猿鶴狎成伴侶雨雪媚其幽姿以八千歲爲秋待五百年何遲旁觀動色略不自疑無何律轉爲春色歸芳草香發長林當暘和之既泰見天地之爲心出震齊巽勾萌於以甲坼敷華啟秀草木漸以垂陰十八公乘時應運五大夫解袂披襟頭角忽爾崢嶸氣體漸覺陰森含英吐華浮光耀金其胎息

之朕兆久廿寂寥其枝條之秀發乍見根苗豈必改柯
易葉菁葱之色但覺豐饒寧類嫣紅姹紫淸剛之質絶
勝妖嬈髮種種而加長鮐背兒齒花淡淡其當空映日
凌晉鷰燕幷其儔匹蜂蝶過而飄颻餘膏入土孕茯苓
之千載淸風出樹發天籟於崇朝亭希榮岱宗之秦爵
待看于天台之石橋値此春明景物皆和竹滿洪園放
梢靑蒨梅橫庾嶺顧影婆娑結素交於末契絶扳附於
蔦蘿烟交霧合見乾坤之結撰風去雨還釀高厚之恩

波廻視寒崖枯倚幾成偃卧爾乃春暄煥發頓起巖阿
今者之所就視昔而孰多孰知物各有時難與相違先
時而欲速是不傅翼而欲其飛後時而不擧是不加膏
而希其輝彼萬彙皆不出其閫域何一木之能越其範
圍且培其根無望其腓鑿此長松以待春暉乃爲之歌
曰汲井修其綆種樹耐其冷歲暮苦寒時陰陽催短景
於此植根深實發而實顥歛手揖春松令人發深省

玉壺氷賦

瑩玉壺之皎皎兮質非水而亦澄視厥德以爲受兮不
貯采而藏氷嗟兩美之必合兮雖異體而同[illegible]淬外內
而爲一兮何肌理之層層骨剛剛堅鍇無不澈瑩之如
雪銳之若雪不因人冷不因人熱瑚璉與之同升明水
與之方潔方其無物空空洞洞亡不爲有逮其有物淡
淡漠漠虛不爲盈不加少以爲多恒澈瀾而揚淸感召
捷於方諸精神映若水晶儼蘆花之立鷺明秋水於一

泓君子鑒以居心欲表裏之如一修士因而濯魄必渣
滓之俱傾廉吏之四知以冰爲操貞姬之一節與玉同
瑩羌親友之相問托素心於瓊瑛旣如圭以如璋不執
熱而願凉溫潤雖比於春和密栗雅似乎冬霜凌人有
事於北陸藏器届時而大光白玉堂前上下珠璣琉璃
屛裏掩映光輝虛其心貌不加瘠實其腹體不充肥朗
如明月之入懷幌如銀燭之襲衣又如秋水在長天白
雲横古洞伊霞鶩之莫分亦山嵐之不動於斯時也宜

水澤之腹常堅胡東風之忽解凍亂曰玉壺湛湛兮冰僾僾兮融釋脫落以爲鑒兮

七夕賦

河鼓斜峙於河中兮牛女遙隔於河之隅經星亘古其有常兮世俗競陳其酒脯謂有巧之可乞兮天孫綽約而靜姝牛女契濶以期嘉會兮每當秋爽而躊躇時維七月序首三秋蓂葉七開桂蕊半抽烏暗不飛河淡不流金風送其芬馥玉露潤其絲紑清漏漸移相望已久微雲乍接過去難留嗟闌夜之易曙泣會促而別修則有趙女秦娥吳姬越艷嫌曉粧之半故鉛鈿重加憐曉

沐之全新光華更揆庭階夜掃含私願而難言几席露陳愬明河而默念旣穿針於綵縷七孔具投仍盼綱於蟢蛛一絲全驗於時燃九微燭臨百子池碧椀冰漿投瓜果以並進時花好鳥剪麵麴以雜施意神靈必多巧慧但仙家恐好別離不道人間之多巧却向天公而問奇彩雲易散依舊成岐雖人情之好幻於世說非無因昏中之宿牛値其旬秋初之月河皎如銀繁星不見織女倍明適當其令仰覩更親則謂其精亦交以神旣傳

問文機之有石誤犯之有人更何必細問乎銀漢之濵

老少年賦

翳小草之乘化兮固從時而善變皆由盛以至衰兮何當老而反蒨寧竊術於少君兮胡綽約若處子之面不爭艷於春華兮當素秋而乃見爾乃鴻鴈在天淸陰滿院傾秋葵於日下飄天香於月殿鷄冠噀血海棠一捻蓮雷同於百花逞風流於多葉陋梧桐之早凋笑丹楓無異色紅或如丹砂錦或迷蛺蝶黃金碧玉爭妍萬紫千紅鬬豔臣之少也雖不如今其老矣氣不懾當其蕪

沒階墀偏反無奇僅分綠於芭蕉詎假態於江蘺賤日豈殊衆變成方見知映晚霞則淺深一色浥晨露則盥浴多姿衰柳長堤炎威已歇新蛩短砌幽韻偏宜昔胡不早今亦未遲嗚呼蟋蟀族秋吟蜉蝣出以陰少不墜靑雲之志老方知白首之心時變固如此惡知昔之原不異於今乃爲之歌曰褪綠衣兮施朱耀金占秋光兮續服華簪俯仰疇昔兮孰知其深願朱顏常駐兮繁霜不侵

鶴紿羣雁圖賦

爰有虞人將以弋雁巧參一鶴用以爲間畜鶴衣其同色兒長頸乎非類雜廁羣而獨立雁落陣而誰辨惰闌入而不驚詐百出而習慣爾乃同飛同鳴儼鶩友之無猜偕宿偕食類鷗盟之不收胡故雉以爲媒乃嫁禍而不悔處張羅以脂度雁將舉而遂殆顧視臭味之侶方從容以有待學其鎮靜之致竟游衍而自在漫天之網曾不隄防括地爲囊忽就脯醢嗟朝游于江湖竟夕調

乎鼎鼐鶴實爲之雁有何罪虞適收鶴後車以載旁有睨者望鶴而謔官班崇于九品補補其服易象取于中孚麋爾以爵謂爾望之宜清宜爾吏之可託孰譎詐而如斯曾盜跖之不若清議卽所不畏長羈絆有何樂不過貪其參蓌想當見機而作卽謂非其本心誰教當初失腳雁既之死不悟鶴亦偷生肆虐嗚呼來同賓孤守節而糜爛之若此尚何問乎鴇鶴與燕雀

鳳凰臺賦

鳳去臺空還留有址危宮剛外鳳遊寺裏遇暇日以重尋挈同人而至止吳宮晉殘青蓮舊句依稀蔓草荒煙步兵遺蛻尺咫顧山川之靈秀鬧而益新故景物之妍華終而復始石城積雪自昔如斯鍾阜晴雲於今莫比上瞻則天門中斷下矚則金焦柱砥靈巖龍洞烏江之九里當前幕府江黃栖霞之七庫堪指黃花寺上黃花盛白鷺洲前白鷺起半山亭子化作僧寮東田舊宅於

誰之里山光近北城外青山城裏多煙火從南長干寺接長干路亭高木末景忠烈之一表凌雲臺會雨花方正學之十族有墓應接不暇方近覽而遐觀得意忘言均神倈而目遇俄前村之忽紫倏歸雲之擁樹茫茫大地都無見滾滾長江起煙霧乃爲之歌曰憑今弔古陟高步千里江山咫尺聚與衰滿眼下荒臺指點虛無引歸路

上以朱子全集爲理學正宗特命內廷諸臣校訂重刊

并

御製序文以彰崇儒重道至意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二年

伏以

聖言幽遠疇爲析義疏於微芒末學支離孰與判正

宗於老釋惟

大賢爲能辨此傳註之精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非

至聖孰能知之表章之力炳炳乎與乾坤共大縹緗布

於海內誦法滿於寰中曠古稀逢於今僅見 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庖羲以一畫象天

貫爲文字之始倉頡用六書造字遂開書契之先

循斐攝提存其名不傳其實伊祁子姒紀其事廼

勒爲書十六字薪傳具列聖之精微不謂爲少爲

千年理窟羅六經之奧異豈得云多歷柱下而發

其藏功歸刪定賴尼山而拔其萃道在贊修易象

春秋沛若江河之行地詩書禮樂燦如垣宿之麗

天況賢傳輔聖經括修齊治平之要且孫謀承祖

訓析天人性命之微鄒邑七篇無非私淑齊魯兩

論各有成書夫何劫火延燒慕秦肆毒購求之詔

雖下眞僞棼如表章之意良殷是非誰據十三經

之注疏不無穿穴駢枝廿一史之源流疇爲褒誅

予奪幸紫陽啓千聖之秘鑰受學延平維朱子集

諸儒之大成溯源洙泗曰關曰濂曰洛侍閩而研

其精而秦而漢而唐至宋而抉其奧然在當日尙

有僞學之譏亦閱數朝誰作眞儒之目從未有升

堂入室後乎千四百年躋諸顏閔之班發冊陳書

纂爲八十四卷播諸周程以上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開天曠識

振古弘裁

先天後天默契羲文之窔奧
大傳小傳深探周孔之精神
定律鑄金鐘得不傳之元音於千禩而上
量天製玉尺符難窮之日晷於萬里而遙造化生心
周情孔思咸歸度內典謨在宥堯仁舜智併縮樞
中衜
念孔氏之遺書必元晦斯窮其蘊百家之斷簡惟新安
能折其非取其全書陳諸

廣厦細旃之上去其煩複裁之
敉殘清晏之時小學冠簡端允矣成材之基本啓蒙
先易學實爲帅化之端倪四子俱在甄陶五經咸
歸鎔鑄雖程子之傳易而反之本義亦有言理言
數之殊卽子夏之習詩而騐之事情不無大序小
序之辯古文今文之異同蔡沈商推者幾年大書
特書之條與胡瑗折衷者幾輩冬官之闕不必補
亡儀禮之精何妨訂正輯畧精義游酢趙岐誰與

阿私斷句分章曾子子思悉歸條貫至同時之辯
論鵞湖鹿洞不必同科逮後學之津梁仲默季通
未聞異議他如天文律曆山川瀾汐罔不究其精
詳卽至晉序記碑詩歌詞賦亦足徵其情性誠哉
沉潛乎仁義之府信矣從容乎禮法之場由此付
之開雕不使魚魯亥豕之偶誤併以
頒之京省何必荊梁兗豫之分殊從此窮陬僻壤無不
知正學之有準苟能強仁慕義詎不仰

賞識之指眞臣等初窺章句漫事朱鉛擇不精而語不
詳方同韓子之原道拓心胸而推智勇未如同甫
之粗豪卽謂半部可致太平何如全豹雖聞五車
倘多秘笈纔見一斑綠字朱文忽自
九天而下望洋向若能無四顧而嗟伏願
愈識前言
彌探往冊
文武之道果在何識大識小之不兼收

堯舜之道斯存總見知聞知之必悉滙則金聲玉振
條理貫九成之始終測海觀瀾波折悉一源之浩
瀚矣臣等云云

上六旬
聖誕臣民朝賀特允儒臣請繪萬壽圖自暢春苑至太
和殿分為兩軸告成進獻
天顏有喜羣臣
謝表康熙五十三年
伏以
元首喜而股肱起虎拜稽首於萬年
甲子周而中外來

龍光集慶於六十
恩深似海千條萬派總朝歸
物阜當春柳媚花妍皆拜舞勒為
盛典左史之外益一奇觀繪以生綃右圖以來得未
曾有照耀今古鼓舞臣民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書契求與天地之苞符先呈圖於龍
馬繪事繼作人文之昭朗亦寫照於兎毫列宿三
垣尺幅開而星辰不遠五嶽四瀆片簡集而疆域

皆明六十四卦之燦陳方員橫縱如指掌一十二
州之肇啓幽兗冀較若列星繪豳風而食瓜斷壺
與朋酒羔羊而並饗陳無逸而沾體塗足爲耕夫
饁婦以如生幽禮表深衣簠簋籩豆之俱列春秋
圖盟會葵丘首止之有徵斯皆道在乎六經故使
事昭乎百世他如流民入告披圖而疾苦呼籲之
如聞王會有陳發策而雕題鑿齒之畢集思股肱
之美麟閣內博陸爲先念中興之臣雲臺上高密

居最進賢大羽冠箭猶新褒公鄂公毛髮俱動亦
爲列朝之盛事堪作奕世之弘規若夫月露風雲
止堪描畫煙霞竹樹聊以怡情摩詰之輞川毫素
雖工無關大體王宰之山水并刀卽快僅剪半江
從未有嵩呼雷動於普天滙歸華下華祝風行於
禁籞譜入毫端如
今日者也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先天弗違
後天難老
緝祖過億萬齡斯世於壽域春臺
養老重五更禮斯民於龐眉皓首
圖耕織而重農貴本衢歌巷舞有頌禱而終莫能名
賜肉帛而少懷老安就日瞻雲馨媚茲而有懷莫盡
爰因六十歲之
萬壽雲集闕庭更請三十丈之兩練巧爲繪畫郊外之

風光若錦半由海淀以赴龍城國內之旌旂如雲
又自城闉以向鳳闕二十里之笙簧夾道經棚接
楚與滇黔十五省之衣袂連帷方言雜東西南北
兩旁羅克食黃童白叟盡飫天廚中路肅
鑾儀豹尾螭頭徐旗法駕先之以
太后而
宮眷豫附次第循循後之以
諸王而孫子景從威儀濟濟

還朝受賀方謙讓之未遑
止輦徐行每祇畏之繼晉
顧盼先耆碩屢世臣舊德之旁求
溫音被長年問鶴髮童顏之慰問維時氣溫春暖是日
日麗風和旛影飄颻祝延者遍是鐘聲佛號偃師
變幻陳設者都為極巧窮工劇演子孝臣忠處處
同工異曲願同天長地久棚棚結綵懸花獻賦貢
詩雅難盡登已自另為編輯長聯短對務在必錄

無難悉與臨摹在爾日身入畫圖原自是真而非
畫歷萬年恍遊盛世不覺披畫以如真人情之懽
忭如斯天意之申重自久臣等才難稱絕筆豈生
花馳驛至金城無勝筴以圖方略下筆開生面鮮
顏色以染丹青千官列雁行如觀廟壁五聖連龍
袞恍動宮牆幸逢仁壽之時身與飽德之事伏願
堯仁益廣
禹儉常貞
列在屏風守令之賢否時時在慮
登諸版籍閭閻之疾苦一一周知
化國之日月舒長不止卜年卜世
至聖之聲名洋溢奚啻日照月臨則天保九如保佑命
之而不已洪範五福康寧福壽而無窮矣臣等云
云

上御纂周易親加案斷錫名折中分賜廷臣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四年

伏以

乾坤南北上下位而二老有常經

震兌東西左右分而六子皆致用

羲文各有取義先後聖不異心源

周孔未盡繫辭方圓圖止須神悟惟

大聖爲能默契非

至誠孰可前知偉論開天弘文持世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畫前有易卑高貴賤已皆陳晝後無文動靜吉凶早悉備固由書契未作不能取萬物之情變一二筆之於書亦緣神物既生已可盡三才之法象在在摩之以易河呈龍馬旋毛具天一地二之文蓍守神龜叢生半小衍大衍之策仰觀俯察二畫以定陰陽遂物近身八卦無非奇偶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亘古如斯相射水火相薄雷風千秋不易惟方位之既定遵上古而有常迺繼起於姬周篤生聖瑞爰觀玩於羑里娩美皇風出震齊巽見離役坤以象春夏悅兌戰乾勞坎成艮配合秋冬成一歲而分四時不復乾南坤北退二老而先六子更爲震東兌西二聖似不同揆原分體用一心都無異致畧不參差父繫彖子繫爻周兼占象彖有傳象有傳孔益韋編綜先後天而爲言無幽不闡兼羲文周以立說有義皆宣大抵

象畫意辭盡言經分上下要之經自經傳自傳翼不牽連嗣是易說繁多反詳於周孔後來傳註代出或畧於圖書方圓四圖其說雖皆出於邵氏順逆異數其秘初僅洩於希夷未有總四聖之心傳與羲文周孔而爲五啓二聖之秘鑰泰先天後天而成三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咸五而治
得一以貞
讀史貫羣言歷代之得失是非總歸論定
窮經研奥義列聖之精微表裏悉與參稽
頒在學宮經義已麗天而行地
著爲功令傳註更雷動以風行猶
念易以道陰陽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圖以繪造化有物
皆備有則皆通賾尙數者理多粗名法術數之家

推爲奥祖且言理者數不足尋章摘句之子未有
心傳卽象傳文言未必孔子之易仍周公之易況
繫辭爻象詎謂文考之心卽羲聖之心程傳理則
精而頗忽或未能以前其用堯夫數則密而理學
或未足以誘其衷理與數不能離如形如影同爲
一起止數與理原自合若忠若恕相爲有無因集石
渠天祿之儒廣加搜討爰總百家衆說之異悉與
折中

敉幾清晏之餘周情孔思紛來楮裹
原原細旃之上文古義盡畢集毫端先天弗違傾羣言
之瀝液後天奉若臚百世之編摹王孔悉入範圍
程朱都歸陶鑄西漢之註疏頓覺依稀東魯之絕
編納諸綱領還其古本先之以上下之經定爲今
編次之以十翼之傳啓蒙載諸經後卦爻著策一
披圖而變化曉然附論加以
聖裁遡洛觀河纔推衍而縱横莫罄由茲卒學如涉滄

海而得巨航鑒此觀文若入漆室而燃慧炬臣等
徒說乎心未研諸慮京房之卦氣聊涉其藩垣焦
氏之易林孰窮其底裏恐漢儒義多浮誕非爲敎
於孔門懼晉人辭尙清虛或竟淪於老氏遙分
秘笈於虎觀崇效天卑法地罔思道義之門伏讀
案斷於龍文河出圖洛出書莫罄名言之妙伏願
德崇業廣
極深研幾

無卜筮而知吉凶退藏於密
與神物以昭趨避知幾其神
動靜惟時知化裁推行而不失其正
損益互用誠彰微剛柔而各得其宜則藏用顯仁德
業與覆載並大咸速恒久升恒並日月同新矣臣
等云云

上治定功成
特命正樂先定黃鐘次諧衆律樂器樂音婉美雲韶韺
臣
謝表康熙五十四年
伏以
成功作樂治世之弘規
定器審音興朝之盛事
黃鐘爲萬事根本元音得諸最先

損益隔八位相生衆律因而悉備
金聲玉振既清濁高下之咸宜
率舞來儀遂天神人鬼之交應太常律協郊廟懽騰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太和在宇宙
之間按之雖無聲臭孕契於天人之際求之顯有
端倪葭灰布地密室啓自何年嶰竹生春輕綈飛
於至日冬至子半見天心之無改移醴酒太蔟摩
元音之方希淡三分損益太蔟姑洗十二律以次

而分一氣相生律度量衡萬千端因之而出由此
制器金石絲竹八風從律而不姦由此審音徵角
宮商五音成文而不亂雲英韶濩孰非從中氣以
得中聲虞夏商周莫不由天心以發天籟蓋由黃
鐘之先定議事制度故不難一本而萬殊非同竹
黍之無憑厚薄肥瘠即安能畫一而不貳法錢銅
龠求諸遺器乃愈紛紜截短截長多爲竹管終無
叶應古殆由黃鐘以定律本所以輕重長短之俱

調令顧執衆器以求黃鐘何怪築室聚訟之莫定
蔡元定之纂輯律呂雖有新書和峴仁之均節高
下豈棄和暢從未有淵衷天誘符無定之律管於
八寸一分睿知性成垂不刊之雅樂於億萬斯載
如
今日者也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心通造化
學究天人
一十六字之精微啓虞書而心源若揆
六十四卦之奧賾槩周易而河洛重宣
俯測地而仰步天算歸三角
制其器而尙以象巧秘寸心
調治定功成以來太常雖有典樂而抱殘守缺之後瞭
聰未必知音爰湊
綸音特開專局董以天潢之重夙夜寅清廣羅海宇之

英恪共朝夕始定黃鐘之管纖毫取自
聖裁隨釐衆器之成次第總歸
宸鑒斷來寸竹既空圜冪積之雜均鑄以五金亦勻龠
升合之悉驗和鈞關石皆自此爲權輿長短重輕
悉本之加權度此黃鐘所以爲衆事之基而金石
所以有條理之辨也由是一管定而衆管皆定上
生知損下生知益不須矯强而自符抑且一成協
而九成皆協鼗鼓淵淵噦噦管聲依我磬聲而俱

辟邦神格祖天神降地所出莫不肩欲燕下娛賓
瑟吹笙笙鼓簧一堂志喜臣等未能操縵雅慕安
絃學舞象勺於童年聞樂未必知德不離琴瑟於
座側立禮妄冀有成知放鄭聲不免淫哇之入耳
徒欽韶舞未能在齊而嘗聞忽聆如天如地之雅
奏遏禁視端容攄之傾誠伏願
益懋九功
恒歌九叙

被王化於必世正是淪肌浹髓之辰
興禮樂於百年恰值風淸俗美之候鼓宮宮應鼓商
商應蒸生荷覆載之甄陶樂以徵招樂以角招君
臣同虞廷之喜起臣等云云

皇輿圖告成宣示九卿羣臣
謝表康熙五十八年
伏以
聖人撫萬方因地勢而山環海滙
王者大一統中天下而星拱辰居
御歷代已闢之疆圉無思不服
隷百王未屬之土宇有道皆通畫手摹來但見上蟠
下際職方捧進果然極地齊天亘古所無生民未

有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混沌肇開
斷鰲足而坤維以正洪荒既啓乘龍德而乾道攸
尊五帝之所臣苗民間聞逆命三王之所治玁狁
亦未安驅封山濬川分天下爲州十二任土作貢
執玉帛有國萬千而文命之敷祗在東西南朔之
內卽先君之履不出穆陵無棣之間吳號荆蠻文
明暫閟楚欲齊語風氣未開益虞夏商周撫臨不
越四海卽秦漢唐宋朝覲惟在九州兩晉東西割

擿蠚雄及蒲而江淮初服五代南北紛爭列國至
元而幅幀始增未有駿烈弘昭寶籙肇開天之業
鴻休丕著環函啓拓地之圖如
今日者也茲叅代遇
皇帝陛下
巍巍堯德
赫赫禹功
六合爲家盡乾坤而作界

四方來會合中外以成風異域陪臣欵關受吏遠方
侍子詣學橫經斯寧王會之所嘗圖抑豈畫師之
能扼要爰從天行之健以想地德之貞見日不見
長安雖似天近而地遠星躔即是分野實可援高
以測卑先按二十八宿之綱維角亢氐房每次得
周天幾度隨排千八百國之疆域要荒侯衛每度
符大地幾分楚趙齊秦內而一十五國之錯壤相
錯山陬海澨外則四十八家之簪衛皆覲恭肅壘
羅奚止寸人豆馬分疆畫野迥非潑墨烘雲家家
有路透長安萬徑千蹊皆可適國聲聲道不如歸
去長亭短驛盡是曾經黃河之水天上來驚豁一
段縣邈如見黑龍之江鑿外注吳淞半剪浩蕩皆
專合四大部洲三十輻車同一轂分二十八幅上
中下壤錯九州畫工費盡功夫總不出開方半秒
天造因而地設誰能越三角一分皆由
天縱多能苞符默契故敎

皇輿煥采剞劂能精
諭錫臣工誠哉無不覆載喧傳中外允矣莫不尊親臣
等目覩會歸生逢保泰兩階干羽每懷舜德雍雍
三重昭垂恒樂周文郁郁大化翔洽謳吟一統太
平春至治休寧推戴萬年
天子曆伏願
益勤內治
無忘遠人

集萬國之衣冠總山海以御宇
開九天之閶闔統遠近而咸臨
樂水樂山四十景之芳氣紅雲並浮禹甸山川外
繪耕繪織億萬人之豐衣足食羣在堯天雨露中則
保合太和百祿是總百祿是荷化成久道王道蕩
蕩王道平平矣臣等云云

上豁免蘇松浮糧四十五萬永爲定例羣臣
謝表 雍正三年
伏以
大號渙頒慈德施而緩會計
仁風巽被薄正賦以厚民生
挽積重難反之勢於已然不由衆議
沛望外莫大之恩於忽至悉出
宸衷澤滿具區流入窮簷蔀屋風行泖澱吹來巷舞衢

歌兩郡傾心萬邦引領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供名惟正九賦九式本分內之貢輸糧
號曰浮意重意輕廼額外之加派君子酌用緩之
俟尚求寬於宜有之催科先王戒無藝之征詎取
盈於本無之分數宋元歷有稗政暫行尚望銷除
明初更益浮糧沿久襲爲故事蘇領八屬州縣徵
銀百二十八萬直過福閩全賦豈是咸則三壤松
卽上海一隅銀米餘三十一萬幾同雲貴支銷難

言悉成九賦有司累累叅罰為太息為痛哭而追
呼不得前吳儂歲歲供輸長子孫革朝代而拖欠
不能免詎無蠲赦閱一載仍復輸將卽屬仁恩非
萬年常沾雨露未有震雷奮地數百載之苛政旭
日銷水解澤自天億萬戶之生靈旱苗得雨如
今日者也茲叠伏遇
皇帝陛下
乘乾御宇

錫福宜民
正位凝命之初蠲貸早遍於海宇
保赤如傷而後仁慈尤篤於江鄉
薄賦輕徭直省咸沾美利
轉漕挽白蘇松不使向隅
謂此浮糧偏加吳會賈似道買官田課租為稅宋景定
已成畏途張仕誠緣負固租簿起科明洪武更加
厚斂終其世無能改德賦甲東南入

本朝登下温綸屢除積欠
二祖久懷惻隱三諭頻仍
皇衷難緩須臾一朝披豁與損下無寧損上軍衍別議
徵收兒既往併免將來濫額亟為寬釋蘇免三十
萬去其太甚長吳八屬分霑十五萬予松留其有
餘華婁四縣均被損其一祗留其二悉屬正供徵
其二無復徵三永除浮派恩叨業主千金擔子步
步從輕惠剖庄農一白黃糧家家皆熟所司奉行

必善須與縷析條分田主體物宜公務使視人猶
已百花洲錦帆涇載道嵩呼華亭谷橫雲山歡聲
雷動上仁而下好義從此踴躍以將民安而吏不
譁併使考成得副一舉而數善備聖政仁心弊去
而利仍存法良意美臣等撫字有心供億無法民
情堪惝難使枵腹奉公憲檄頻催未敢那移出納
入圖獻替足將進而難行出就征求手停披而不
忍正在兩全無術豈期

丹詔飛來方慚一策未施孰謂
皇仁遠被伏願
遐邇一體
中外同仁
萬國悉被恩施奚止虎丘薛澂
一夫咸俾得所彌推海澨山陬
餓已饑寒已寒不遺於匹夫匹婦
安益安治益治穆然于一德一心寒暑節風雨時得

蹈鼓腹含哺之化鳳為儀獸為舞復覩阜財解愠
之風洵鴻名與日月齊光將盛業與乾坤俱永矣
臣等云云

萬壽無疆頌

皇上膺圖御宇久道化成無疆之曆初滿甲子之數已
為漢唐以來所未有間一有之而海內虛耗求其
樂樂利利府庫充溢重熙累洽未有如
今日者民生斯時含餔鼓腹頌禱之私無能自已咸
願請上
尊號廷臣習見
聖度謙沖向來大功底定已屢陳請未邀

俞允玆三月十八日恭逢六十
聖壽普天忭祝臣等備員丹地謹就羣情之所以祝嘏
者畧述其大雖於
聖德之高深未能仰窺萬一而衢歌巷舞採聽升聞忠
愛之誠所不容已也
皇上神武天授
廟謨所運南服削平北鄙底定料敵制勝動中
方畧以致薄海內外咸隸疆索梯山航海來享來王

武功之盛振古未有既已兵偃不用而安益圖安
提鎮叅遊不時
名訓下及弁備皆用
親閲臂指之使呼吸可通此
皇上之武功久道化成者也
皇上聰明睿知更復博極羣書兩幸
闕里崇祀
至聖愼簡司衛增廣試額

親洒宸翰訓士飭吏時雍風動萬邦協和文德之盛
振古未有既已化民成俗而治益圖治要地能員
皆須
特簡守令以下悉用引
見窮簷蔀屋萬里周知此
皇上之文德久道化成者也至於愷悌之心出於天性
預爲節約以備恩施一聞疾苦必爲區畫周至立
起阽危節年蠲賑已逾萬萬愛民之仁振古未有

而好生之德每對爰書反覆以求可生之路四海
之大無一寃獄此
皇上之愛民久道化成者也至於裁斷之敏由於夙成
一日萬幾宵衣旰食雖講武邊徼巡歷方岳省覽
章奏輒至夜分涖政之勤振古未有而升降黜陟
每用一人愼重以求人地之宜執兩用中歸於至
當此
皇上之勤政久道化成者也若夫河工之成開清江海

門築御壩陶庄百年澤國忽變桑田皆出
宸謨睿斷書局之設由經史子集逮詩賦風騷千秋
絕業盡集大成皆由
天縱多能孰非
皇上久道化成之明驗哉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
至誠之成物與天地之覆載同一悠久無疆也縱
極揚扢贊頌孰能仰窺萬一臣等踴躍懽忭亦惟

仰祝

聖壽無疆以達羣情祝嘏之誠云爾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天地人皇壽萬八千維

皇建極允與齊年嵩呼伊始慶滿八埏壽同天地靡有

後先惟天行徤

至誠無息高明博厚靜專動直日月合明乾坤合德萬

福來同八方壽域

聖人之仁在天爲元一氣甄陶萬化騰翥施濟無方行

生不言凡有血氣莫不親尊

聖人之義在天爲利發強剛毅中正純粹疆域式廓民

生咸遂冠履萬國羣輯五瑞

聖人之禮在天爲亨動世爲法言世爲經庶徵咸若百

辟靡爭

天子萬年獻彼兕觥

聖人之智在天爲貞鑒於未覩聞於無聲從心合矩因

物賦形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惟天爲大惟

皇與則蕩蕩難名巍巍莫測旣同厥體其麗不億億萬

斯年曷其有極天視在民雲瞻日就萬物恬熙羣

生在宥默調元化顯庸單厚自天申之茲登

仁壽

姪大鵬運芬校

退谷文集論　辨

論目　　　二卷

易論

宵雅肄三論

作樂以平天下之情論

管子守穀論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論　康熙己丑會墨

一故神論

身安爲富論

道能物身故大論

天地總是一個春論

洪範五行經世四象論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論

唐府兵沿革論

館閣源流論

九章算法論

辨目

尚書古文今文辨

三傳得失辨

三禮同異辨

羣經緯書辨疑上

羣經緯書辨疑中

羣經緯書辨疑下

字學音韻辨

翰林院堂氣外砂辨

上元江寧學宮來脉分水辨

九河辨

秦淮北青溪辨

秦淮南青溪辨

金陵城內河道辨

後湖湖口辨

易論

退谷黃　越際飛

天地一易也萬物一易也聖學一易也易交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無往非易圖書未出之年綱目無非易者不待畫之於圖象之以辭而後有易所謂畫前有易也四聖人豐起而發明之有伏羲之易有畫無文也有文王之易有象無爻也有周公之易有爻無傳也孔子十翼

成於是又有孔子之易合四聖人之易而後有易書孔子之易非周公之易周公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其說不必盡同也孔子之易即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即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即伏羲之易其意不必盡異也總一易也不交何以爲易不變何以爲易交易變易而可改易又何以爲易大率易有數有理始於數而理在乎其中暢言理而數包乎其際離之則兩非合之則皆是今我

皇上

聖神天縱理數兼握恐天下之學易者或偏於數也陰陽各法之家離理而流於術恐天下之學易者或偏於理也尋章摘句之士遺數而患其迂於是著爲先天後天圖論其說歸於言數其意兼於言理使外理而言數是小道所言之數而不可以之爲易數也使舍數而言理是他經所言之理而不可以之爲易理也大哉王言誠學易之樞紐四聖人交易變易不易之心傳也有主此以讀孔子之易或言先天或言後天理不外乎數也

苟主此以讀文周之易即言後天亦本先天數即含於理也且進此而玩伏羲之易道在先天蘊藏後天理與數一數與理一也夫先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後天之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先天之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後天之圖出震齊巽見離役坤是二圖者天地之易在其中萬物之易在其中聖學之易在其中而天道人事交易變易不易之易無不在其中而或以爲止於言數彼徒見小成大成之卦起於河圖之一三五七九

首奇二四六八十皆偶又見揲蓍求卦之法起於大衍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爲皆數也而豈知易之爲書也始於數而理在乎其中假言理而數包乎其際四聖人之書固與用而同體也哉況持此以斷漢晉人之說易者或流浮誕或入老莊皆可見也卽持此以讀宋人說易之書程傳之說理邵子之言數朱子之本義豈不皆可以兼綜而條貫也哉

宵雅肄三論

聖人之所期於學者無窮而其敎之也必有所自始方其始也已極其規模之大舉異日之德成於己而用及於人者早已期之小學之終大學之始以爲異日之君明臣良作賓王家而宣力四方者匪異人任也則所以儲之於平日而遇之於一旦者不可不早爲之計矣此大學始敎使之宵雅肄三蓋肄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詩所以期之於始也嘗試論之學者之於學雖

不可有徇外爲人舍己求人之意而秉道福物亦胥有舍我其誰之思雖或有未知天竟何如命竟何如之歎而登朝遇主亦自有或從王事之願鹿鳴天子所以燕樂羣臣而遇之如嘉賓以盡其酬酢之情也四牡天子所以勞使臣而宣其不遑寧處之隱也皇皇者華天子所以遣使臣而示之以諮諏咨度之方也此三者豈今日始學之所能及而必汲汲焉俾之歌而肄之曰志不可以不廣也學不可以不實也志不廣則將老農老圃

以卒業而經綸宇宙綱紀四國更以屬之何人也學不廣而取辦於臨時倉卒於當官更以待之何日也念及此而志爲之奮學爲之勤則今日之宵雅肄三豈不爲之先聲而作之權輿也哉

作樂以平天下之情論

王者治定功成而作樂本以歌功象德格祖和神而極其功化之所至不惟有以定天下之制而併有以平天下之情蓋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性性同此情然仁義禮智之原於天者其性雖無不一而喜怒哀樂之出於人者其情容有不齊是不可無以齊之而非別有以齊之其所以和其血氣動其性情使人日化而不自知者要非樂不爲功周子謂樂以鳴八風之豫而卽繼之以平天下之情樂之爲功大也且夫至不一者天下之情也五方之風氣異宜四民之習尙各異同爲一父之子而賢愚殊質同受一人之敎而純雜各成豈非其性之所禀雖同而情之所發有不可知者哉於此而欲平之以政而或逝於法制禁令之外平之以刑而或不動其懽欣鼓舞之心聖人曰吾知所以平之天下之人有血氣可以動盪天下之人有性情可以陶融是蓋莫善於樂也周禮以時大合樂而琴瑟在御無故不離古之人

所以養成其德性平其情者如此其備也而且與樂以教胄子而國子庶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得與焉是無人不敎之以樂也學樂之久而動盪其血氣陶融其性情始於由之而不知終於平之而自化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豈非樂之爲功大而天下之情有不得平而自平者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周子之言後先一轍也

管子守穀論

穀居六府之一與水火木金土幷重於天下堯舜以來皆盡心焉顧王者藏穀於民霸者藏穀於國藏穀於民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穀九年耕則餘三年之穀耕三十年則餘穀十年謂之太平此皆穀之在民者也維時菽粟如水火求無不與無所事守也藏穀於國者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大率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諸侯矣諸侯之穀十

吾國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故穀之輕重斂散常以時而君得其利此則穀之在國者也謹守重流而穀不洩於諸侯於是守穀之說起焉昔桓公問於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當是時天下未定於一諸侯力政各君其國各私其穀一不守則穀流入於諸侯而吾國病彼爲國計穀安得不爲穀計守乎守穀奈何民有

餘於穀則輕之及秋而斂民不足於穀則重之當春而散散於春而斂於秋春當穀貴之時計價以穀散於民秋則斂其幣無幣以穀則穀常聚於上而不致流散於諸侯之國國以穀富兵以穀强此守穀之說與守國相表裏者也彼爲國守穀固然其無足怪若天子有天下通爲天下計則又不然蓋守國則止期利吾國而不肯以其穀予天下守天下則併期利天下而不當私其穀於一國天下之民皆吾赤子生穀之土有肥瘠食穀之

人有衆寡山谷之民食其土之所出常有餘而穀或積於無用都會之地食其土之所出常不足而穀必資於有餘此轉移有無商賈所以居四民之一也善治天下者利權操於上不使大賈富商豪奪吾民則有之矣而守而不通積於國有紅腐之虞而天下常至於枵腹此與遏糴何以異固王政之所必禁而盛世之所不出也然則守穀者一國之私謀非天下之通計覇政之餘習非王道之大公也若夫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使吾民不致糜穀以自儆則穀又恐其不守守穀之說又可忽乎哉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論　康熙己丑會題

今夫誠一也而有在天與在人之分在天者眞實無妄之理在人者眞實無妄之心在天之理無心而變化在人之心有心而無爲皆誠也顧有心而無爲惟聖人能之而下此者不能則所以盡乎人以求合乎天者必本於眞實無妄之心以盡此眞實無妄之理而性焉安焉者出其中執焉復焉者亦出其中此則在人之所宜盡心者徒以其理聽之於天而我無與亦惡覩所爲天人

合一者乎何則由誠而有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之在天而流行不息以化生萬物者也由天道而有性仁義禮智之理之在人而物與無妄以受中天地者也性與天道其始亦安有不合一者顧其自合者由天而之人者也本然者也其自合而亦有合有不合者人之濇乎天者也非本然者也恐其有合有不合而務求其合者自人而還天者也當然者也何謂本然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生而然也

性也性之所自出者天之道也盡人而賦予之厥降維均者也何謂當然體仁而後足以長人嘉會而後足以合禮利物而後足以和義貞固而後足以幹事生而然而不盡自然也誠也誠之所自盡者也人之道也從人而責備之以旣厥心者也然則性與天道人之所同而性與天道之合一人不能盡同也不能盡同而求盡性至命以無負乎天道者安在乎亦存乎人心之誠而已矣由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皆一誠之所貫注也假令一有不實則一端僞矣非性矣卽非天道矣不合矣由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加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家庭朝廟之際皆一誠之所流通也假令偶有不實卽衆端皆虛矣非性矣卽非天道矣不合一矣是故必天下至誠而始能盡其性以成天道之聖人而其次者亦能由致曲以至於能化是亦天下之至誠也誠之所在思則得之不盡不思而得也勉而中之不盡不勉而中

也可以從容中道亦可以不從容而亦終至於中道焉而論之究而言之亦存乎誠而已矣而安與勉所不計也勞與逸所不分也此性與天道之合一者然也不然者非不有性也而或不誠天下有不誠之仁不誠之義與禮智乎哉性非不由天道也而或不誠天下有不誠之元不誠之亨與利貞乎哉故曰必有真實無妄之心而後能全其真實無妄之理吾願天下之言性與天道者無從索之虛無浩渺間也

一故神論

天地之於物也唯氣之流通而物遂生息於其間初無一氣二氣之分也而自人之測之者言之遂不能不分蓋有流行有對待而對待者原非判然而二之也則至而伸者即其反而歸者反而歸者旋爲至而伸者而對待卒歸於流行則二也而貫一而其屈伸往來以生息於其間者遂非人事所可測張子曰一故神嘗試論之造化之生物也可得不謂之神矣哉忽無而有也忽有

而無也主之者不勞也神矣變而漸化也化而又變也主之者無心也神矣即一物以求之而在也雖至纖微而全力寓焉合萬物以求之而無不在也即至廣大而條理密焉誰爲爲之孰使然哉噫可得不謂之神矣哉顧就所以神者求其故而卒不可知也然就所以神者求其故而又非不可見也不必不言陰也不必不言陽也陰一也陽又一也而陰生陽陽生陰生生不已者一而已矣不必更言陰也不必更言陽也陰亦一也陽亦

一也而陰中陽陽中陰兩在不測者一而已矣天下之物各自爲一顆皆一止於一而合什佰千萬以至巧曆所不能算而皆根於此一則一非有形迹之可指也以意會之而已天下之物各自爲一且或此强彼弱而合生剋制化以至相反而適相成而皆生於此一則一非智慮之所及也自然流出而已莫神矣假令非一勢必逐物而爲之計則造物且不勝其煩而穀果之實何以不規而自員花葩之文何以不雕而自彩且六合之遥

何以不言而悉偏哉唯其一也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是一也唯其一也而四時行百物生日新富有皆是一也唯其一也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皆是一也神乎神乎非此故哉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以異是故人之稱造化者曰神功稱聖人者亦曰神聖

身安爲富論

人之所以安其身者多端而富不與焉夫多藏以厚亡也則富適所以危其身而惡得安苟不安惡用富卽不富豈不安問何以安亦曰安其心而已矣心安然後身安身安則所處無不安而可以不富矣而已不啻富矣此身安爲富之說周子非無見而云然也脊試論之人之所以有身豈偶然哉廣居以爲居居之以身也正位以爲位立之以身也大道以爲路行之以身也果如是

則仰不愧俯不怍曠然於天地之間而身安矣或且爲之戚曰如不富何不富則困其心而身不得安不富則衘其慮而身不得安不富則百端交集行拂亂所爲而身不得安故富則安不富則不安此人情之所同而今昔之所不能異也吾卽爲之說曰爾所謂富者世不之其人也如不安何不安則仰有愧也不以富而忘其愧不安則俯有怍也不以富而釋其怍不安則跼蹐於天地之間也不以富而免其跼蹐故寧可以不富不可以

不安安則可以富亦可以不富亦可以不富爲富彼其所以過人者無他亦曰身安而已矣仲尼弟子七十人獨賢顔淵而簞食瓢飲屢空不厭彼豈好貧惡富而與人異情哉亦曰不義而富於我有不安者卒之博文約禮古今之書供其携取兩間之藏不盡沭關則可以不富矣而不啻富矣何則身安故也且非特如此而已也粗知自好者窮年兀兀而衡門之下可以樂饑富者不知也獨寐寤言衾影可對富者不如也吾節不以是傲

彼富人奈何反以是羨富人則亦可以不富矣而亦已不啻富矣何則身安故也安身有道太上安仁其次安分而總起於安心心安則身安身安則無所處而不安富與不富可置之不論曰爲富云者亦爲常人不免有富之見存故爲此說以慰之若曰爾不富苟如此則亦可以爲富矣若爲上士言則直曰修身踐行而已矣奚以富爲

道能物身故大論

兼天地冒萬物而無所不貫者其惟道乎而體備之實未嘗不責成於人蓋人以道生非道將不得有人也道以人成非人將不得爲道也遡其本來雖無人而不具苟非由於道之當然一一體備於己則物身無具道雖兼天地冒萬物而究之無與於我張子曰道能物身故大非道之大身而身之大道也何以言之道有不待人而自大者大屬於道發育峻極人不能進而爭造物之

權道有必待人而始大者大屬於人知能行習道不能退而代生人之事人之有道也爲吾之有身也所以物吾身者自君臣父子之鉅以至日用飲食之細無一不有當然之則如其則赴焉無少缺畧此達德達道之所以行也禮儀威儀之所以著也故物有物華道能物身則華莫華於此矣物有物采道能物身則采莫采於此矣見於面也盎於背也是道之足於身而流於外者也辭爲經也舉可法也是道之充於身而溢於人者也儀

不試而四國正恭彌篤而天下平也是道之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無他道能物身故也及至於是則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民吾胞而物吾與過者化而存者神豈不大哉而究其所以然無不起於體道人果能體道則道之大即我之大無二道無二大也人不能體道則道自大而人自小道之大曾何助於人之大哉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地總是一個春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之生即地之所生地之生即天之所生同一生也未聞天於地之外別有生地於天之外自能生者雖在天資始在地資生亦似各有主而始則必生生必有始一物而兩受之始也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同一生也生者何物之生意天地之所以為心而萬物熙熙樂之以為春也孔子傳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朱子釋之以為元者生物之始於時為春時者天

也故可曰春天猶言夏天秋天冬天云耳未聞有舉春而屬之地者即曰春山春水春畦春社無非地者而不聞曰春地盖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不專春之令擅春之名而其實天之所生無一不生於地則地與天總一生即地與天同一春也天地有二春乎哉且天地之生物與物之生於天地誠有不可得而分者今試置一撮之土於瓮盎以植卉物當其春也無不生者初不着根芽於地則天之春氣足以潛乎之也又嘗遺瓜果之種

於堂廡未嘗見天當其春也亦有生者初不滋雨露於天則地之春氣足以默布之也天地有二春乎哉無二春故無二夏必無二秋冬故資始資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抑物有以四時爲春者品物流行蟄虫始振是也有以百年爲春者形生神發智與心長是也有以元會世爲春者三皇之時如春是也他如蜉蝣不知晝夜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爲小年亦有小春冥靈以五百歲爲春大椿以八千歲爲春此爲大年又有大

春而無不始終於天地之春而又春至於聖人戴天履地正位域中方春和時行慶施惠乘陽氣行時令則又天地人總是一春而已矣

洪範五行經世四象論

天下無無氣之形亦無無形之氣氣與形同乎曰形曰氣安得不異形與氣異乎氣成形形載氣安得不同箕子水火木金土以五行之氣言也邵子水火土石以四象之形而言也天下無無形之氣洪範之五行豈離形以言氣者哉以言形則天下之形不可得而盡言而言氣則天下之形皆在其中氣發而爲形天下之物之有形者載水火木金土之氣以出言氣不言形可也言氣

猶之言形也天下無無氣之形經世之四象豈離氣以言形者哉以言氣則天下之氣不可得而專指而言形則天下之氣皆在其中形生而有氣天下之物之有氣者至水火土石之形而顯言形不言氣可也言形猶之言氣也以氣言豈惟水火土石之大由此五行哉即於兩間任指一物其始生而稱水也已而盛火也已而堅木也已而愈堅金也萬物生於土土也何況水火何況土石四象一五行也同也未可以爲異也以形言豈非

金木水火土之精成此四象哉試以四象分配五行水之氣爲水水也火之氣爲火火也土之氣爲土土也有土斯有木木也有石斯有金金也分之各一水火木金土合之共一水火木金土五行一四象也異也安得不以爲同也斯蓋古人會造化之理於一心而隨擧以爲言無往不合所謂神而明之之言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斯則人之善於測造化哉亦天地間之實理昭著固有如斯之不可掩者初非穿鑿擬合以爲言也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以畫易朱子曰聖人見兎亦可畫卦以無物無陰陽奇偶也則亦無物無水火木金土也豈獨水火土石哉然則邵子與箕子之言一而已矣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論

水火質也陰陽氣也氣不離質質不離氣而物成焉故凡物不能無陰陽卽不能無水火水與火二物也而水火之氣附於質而成物常一物而水與火兼之則水與火似可無分而當其各爲一物則水自爲水必有其所以爲水火自爲火必有其所以爲火所以爲水者陰也而非陰也所以爲火者陽也而非陽也張子曰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嘗試論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附焉槩而言之天下無物無陰陽者則亦無物無五行者則亦豈有一物無水火者析而言之有得水之氣居多者有得火之氣居多者顧卽水之氣多而不名之爲水專名爲水者水也火之氣多而不名之爲火專名爲火者火也今試指水而謂之曰水人知之至其所以爲水多不知又試指火而謂之曰火人知之至其所以爲火多不知卽曰此不過陰與陽之所爲耳而孰爲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不知而自以

人之心體天之撰參物之理則水似爲陰而外暗中明陽陷陰中也於物爲水於卦爲坎於凡萬物之陽陷陰中者皆坎象也則亦皆水象也豈必執水言水哉而水其大可見者矣火似爲陽而外明中暗則陽附陰外也於物爲火於卦爲離於萬物之陽附陰內者皆離象也則亦皆火象也豈必執火言火哉而火其大可見者矣由此言之水與火二物也而非二物也萬物皆有之水陰也而陰不純陰陽陷於陰火陽也而陽不純陽陽附

於陰卽此以觀水火而陰陽之數昭然矣卽此以推萬物而陰陽之分無不昭然矣倘必物物而指之又或執一而求之非煩則固豈知一陰一陽之道固又有無方而無體者哉

唐府兵沿革論

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苟有害去之而已何待百苟有利興之而已何待百爲是說者蓋誠有見於天下有百年不敝之人無百年不敝之法當其敝而遂決然舍去以別求夫苟且一時之法則小害去而大利亦去小利興而大害亦伏亦何貴有治人哉唐有府兵制天下爲六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二百餘所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迭爲更番無事則耕於野有

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井田之後唐制最爲近古此百世之大利也自高祖武德二年定制領之以十二衛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强所向無敵歷太宗以至元宗行之無異一旦狃於太平無事之久而更番不時逃亡屢告此小害耳申飭所司勤加撫卹可以無患不虞建議者遽起而更張之也一變而爲彍騎彍騎應募之人卽是府兵亡匿之人向之以兵養兵者

不免於以民養兵然猶貪其技勇可以應天下之變迨行之既久一切充以市井無賴游手游食之人猝然有變其將何以應之哉勢不得不聽藩鎮自爲名募自爲訓練則精兵反歸於藩鎮而根本之地乃至無一人可用又失强幹弱枝之義雖復朝廷自招禁兵而尾大不掉自爲推立反抗朝命亦何怪其然哉始爲變法之人如張說者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向非郭子儀李光弼勵之以忠義訓之以紀律則當安史用兵之日已不

可支矣待其後世哉厥後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置十六衛上將軍又募戍卒屯田西下因復府兵蓋深知府兵之善而勢輕勢重猝不可挽彼太平無事而輕變法者亦惡知其至於此哉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

館閣源流論

館以儲才而閣大用之閣曰相館曰儲相故不由館選終不入相亦各一時之制而援以古人立賢無方之義又有不若是拘拘者古之相莘耕渭釣魚鹽版築皆得起而登天子之堂初不以文學也而後世以爲不多讀書無以窮事理之變而酌其平故其爰立作相多於文學中求之此其義亦未可非而少拘焉則無以盡天下之才故聖人之心與時消息而無取於循途守轍也今

夫館與閣古無其名而後世用人之法無一不源流於古周禮三公三少坐而論道是即閣之源也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是即館之源也若夫其流漢丞相封侯多先侯後相雖以班馬之才僅員史館而無公輔之望是判館與閣而二之也唐初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謂之登瀛洲而其後杜如晦房元齡之相即取之於此然不以爲定制也宋人最重館選雖擢高科必屢試吏事而後得試館職其後參知政事之選往往

由之此已開館閣並重之漸至明而其流又甚矣館以儲才而閣大用之閣曰相館曰儲相不由館選終不入相故有不試吏事積日而致校卜者第不知古者立賢無方之世未有科目何由而取用乎抑或有不出草茅而周知天下之故者也惟聖人知其源流進以文學抑或不進以文學惟見其才可以勝大任而大用之而無成心焉此其所以與時消息而終不至於循途而守轍歟

九章算法論

天地之間皆數也無處無物無物無數聖人之心皆理也理不離數數皆有理顧數之所在有本然者不假安排悉生成於物之所自具有當然者即有推測祇順適乎物之所自然以當然求本然似可不勞而致而非心通造化之聖人亦無以基之於小學之中而變通於游藝之後是故隷首之作非聖人不能命之非聖人亦不能精之也今夫數居六藝之一先王頒之學宮預以教

夫始學之士蓋自隷首作算以來九章之名固已與五禮六樂九射九御六書並垂於天壤而數尤爲經理宇宙之所必不可缺而日用飲食之所斯須不去者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也豈常一日而離乎算數哉以之經天而日月之道垣宿之度非數莫紀也以之緯地而畫野分疆分田制里非數莫稽也以之治人而禮樂刑政車旗采服以及田疇賦斂行軍用兵之道高深多寡之宜非數莫考也數之所繫如此其重而用之者多精之

者少則當夫紛紜盤錯之交必無以逆知其當然而一
一處之以自然自非持世之聖人作之則而示之範有
以鼓舞而作興之彼夫文墨之吏拘謹之儒亦孰與稟
承遵守皇皇乎大成一代之制作也哉疇數之爲學雖
傳於古流於今而其秘不傳方田猶是而所以御田疇
界域者不傳也粟米猶是而所以御交質變易者不傳
也衰分猶是而所以御貴賤廩稅者不傳也即有少廣
何知積冪方圓即有商功何知功程積實即有均輸何

知遠近勞費況乎隱雜互見非盈朒不知錯揉正負非
方程不知高深廣遠非勾股不知而孰是知之而得其
微者哉是惟聖人知之惟聖人能之蓋聖人不待竭其
耳目心思之力而早已會之於心成之於手聖人亦既
竭其耳目心思之力而又必著之爲法詳之爲令以惠
天下之用之而不知知之而不精者於是天下之不知
者皆可由是以知不能者皆可由是以能豈非聖人之
爲惠廣施之愈遠而無窮矣哉要之聖人之心祗此一
理而已矣由理以命數而豁然得其貫通天下之人即
數以明理而灼然知其條貫則聖人之所以游於藝即
六藝之所以終夫數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一而已矣

尚書古文今文辨

後人讀書之逸不似前人讀書之勞也虞夏商周之書雖經孔子刪定而中阨於秦火其後購求而得伏闕而上者初不知其是與非也得則收之上則受之如濟南伏勝之所口授河間女子之所摭拾皆謂今文今文者秦改古文爲篆隸李斯小篆之後程邈隸書之初漢人襲之以當時之字體書之以當時之學者習之雖復人人可辨而抱殘守闕恆不能無不全不備之憾況又不

知其所得果出於孔子之所刪定而畧無異同否也此其所以勞也迨魯共王壞孔子宅壁而古文尚書始出古文者秦前之書未經秦火字皆蝌蚪葢是蒼頡本體所用之字以今所不識故曰古文此則非復當時之人之所能辨亦非當時之人之所能假自古文出而後今文之同異可攷今文之僞作可正如今文合堯典舜典爲一而古文分之今文渾合益稷謨於皐陶謨而古文判之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而古文析之今文有僞泰誓書傳所引今泰誓皆無而古文皆有此則孔子刪定之舊然而攷同異辨真僞勞矣今則既經宋儒之是正蔡氏之傳註有同無異有真無僞其注於各篇篇目之下者或云今文古文皆有或云古文有今文無獨無所謂今文有古文無者以此知今文之未可盡惡而古文之不可復易也則後人讀書之逸豈不過於前人讀書之勞哉

三傳得失辨

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則一治春秋者苟得乎經旨則傳之得失可以經義斷之不得乎經旨勢將屈經以從傳而從乎此必戾乎彼且夫理無兩是一經而彼此互異其得失遂分三傳之作其得乎經旨者無論已其失經旨者往往而有左氏以鬻權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

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竊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其將終以何從乎蓋三傳之作得固有之失皆不免晉范甯之言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必且進求乎經旨果能窺乎聖心歸於大道而一以經旨爲斷則三傳之得失可以自見嗚呼此宋儒康侯胡傳之作所

以涉衆慮而爲言而務體乎聖人不言之志也夫

三禮同異辨

成周一代治天下之制今可見於十三經者周禮儀禮禮記雖名三禮其實相爲表裏特不知未經秦火之先皆爲孔子之所訂正者於今三禮能無散失否又不知當時篇章次第與今時合一一無異否也戴記出自漢時大戴小戴二記各别而彼此互異亦其所傳各有師承非其原本本無次第可以意爲後先也且夫六經皆聖人所手訂孔子嘗删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三禮

之傳既不能如易之以卜筮而獨全又不能如他經之晚出而各正學者得見禮經於灰燼之餘雖復殘缺失次一篇一義皆可珍重而有不容不辨者亦以士生數千載後而欲保殘守缺補葺而成聖人之全其同其異有不可得而混者也今夫周禮官制也此可爲王朝之禮儀禮由冠昏以及士相見鄉飲酒差有倫次可爲家鄉之禮禮記先曲禮檀弓喪服非有次第先儒以爲特儀禮之義疏非無說也離之爲三聽其各存無不可者獨是一經而分爲三而欲如易之十翼昭然詩之風雅得所書之虞夏商周春秋之隱桓莊閔秩然不亂則於禮獨不能無不見全經之憾紫陽朱子有鑒於此起而修明之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之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周禮六官則入於王朝之禮亂者序之無者補之其次第先家後鄉後學後邦國後天下後喪後祭先賤後貴先吉後凶如冠昏內則之類家之禮士相見鄉飲鄉射之類鄉之禮少儀曲禮鐘律

詩樂之類學之禮而後燕射聘享及邦國之禮而後分土制國師田刑辟及王朝之禮而後次其喪服明其祭法以備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全如此則三禮總爲一書雖未知周孔當日之原本何如要之有倫有脊大經小曲燦然明備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則三禮可以各爲一書仍漢晉摭拾之舊亦可合爲一書復先聖制作之全三禮已自合同而化其同其異固可以不辨而自明矣夫

羣經緯書辨疑上

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爲六經以樂記入禮記爲五經後儒增春秋左公穀爲三分禮經儀禮周禮禮記爲三合周易尚書毛詩三併周公爾雅孔子孝經論語孟子七篇總爲十三經要而論之羣經羣聖人作也聖作明述經解不一有發明有廣義要期不失經義本旨顧亦有穿穴駢拇非經義而祟無用之言竊附於經以爲言者揚雄擬易王通擬論語已自不免於妄更

未有如讖緯家緯書之甚者也離經而冒經後世之疑滋甚於此而欲辨之以爲非經而公然冒乎經之名以爲是經而隱然亂乎經之實疑似於直疑眞於似幾幾乎無以辨之蓋自東漢以來光武以赤伏符應讖而帝於是趨時之士陰撰僞書托於羣聖而緯書競起直冒羣經之名貢諛當世併誣前古若春秋獲麟爲周亡漢興之兆穿鑿傅會怪誕不經而皆名經如易通卦驗易川靈圖而冒以易尚書帝命期尚書考靈曜而冒以書詩紀曆樞詩含神霧而冒以詩禮稽命徵禮斗威儀而冒以禮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而冒以春秋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而冒以孝經河圖括地象河圖稽燿鉤而冒以易之河圖洛書甄燿圖而冒以易之洛書不可枚舉皆冒爲經以聳聽聞偭耳儆目者深信不疑即有明知其僞者而事關當世不敢指斥流之後世因以爲疑羣經之與緯書幾幾乎不可得而辨矣於此而欲辨之從何辨之無他亦仍以羣經之本義辨之而已易

以道陰陽非緯書之所謂陰陽書以道政事緯書無所謂政事詩以道性情緯書無所爲性情禮以謹節文緯書無所爲節文春秋不言符瑞而緯書專言符瑞孝經通神明於孝弟而緯書舍孝弟言神明皆反乎經以爲書謬以羣經爲經而以緯書爲緯若相經緯而不可離者苟以羣經本義正之則其說皆羣聖之所訶論語所謂子不語怪者子張問十世孔子據既往以斷未來而朱子以爲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則羣經緯書判若

雲泥其疑亦不待辨而自明矣且夫經經也史緯也經以為經史以為緯未聞羣經為經緯書為緯彼為偽書以誣羣聖者其人本不知經義固然無足怪彼或見往史所載吞鳦履武星流虹貫電繞星奠之祥近於讖緯而祖之為書專言祥瑞以諛當世而覬後人則不惟羣經緯書之疑當辨而羣史緯書之疑亦當併與辨之矣

羣經緯書辨疑中

學以通經為本蓋為六經廣為十三經有學而不以羣經為務者乎經義懸日月而不刊與天地而同久經固無可疑者而有冒乎緯以為緯者則不能以不疑疑則不可以不辨顧其為疑有難辨有易辨有易辨而仍難辨故不可以不辨矜言乎難辨也緯也者冒乎經以為書者也術數之家主於符驗彼見羣經中有禍福災祥之應往往托之為名以陰行其怪誕不經之說如稽覽圖川靈圖而冠以易璇璣鈐帝命期而繫以尚書含神霧紀曆樞而貫以詩他如春秋運斗樞孝經援神契不一而足而皆冒乎羣經之名一似乎經以為經讖以為緯相為經緯而必不可少者此其所以難辨也然而亦易辨也聖人之經經常不易怪力亂神其所不語而曰以災祥禍福之說卽今日以冀將來惝恍支離啟僥倖而蘄覬覦曾聖人之經而若是乎此其所以易辨也獨是易辨而仍有難辨者羣經緯書雖名經緯猶經自經

而書自書判而二之也一自諸家註疏引緯註經則且闌入經中混經與緯而一之淫以淵淵不其然乎士生程朱之後經學大明如日在天已無復有以緯書亂羣經者且其書經隋禁雖傳八十一篇其名已不可考秘府書目雖列其名三十有五其書亦不經見太陽照而燐火熄不惟不足辨不必辨抑且不必疑惟是百家註疏承訛襲謬轉相稱引雖至今日猶有引之以爲左驗者不能禁也不勝辨也入明者之目不辨而知其謬悠

苟非然者合豕鳴鳴豕合孰與辨之是亦君子之責也夫

羣經緯書辨疑下

緯書何書圖讖之書而術數家之所引以爲符驗者也篝火狐鳴草竊狗偷之徒相與造作語言捏爲圖讖以誑民而惑世隋大曆中嘗禁其書不能絕也其源漢哀平時已有之雖光武之興亦應赤伏符之讖故昆陽之戰以列宿爲名而樹之幟如所謂角木蛟亢金龍而皆署以將帥之名二十八宿各以人實之以應四七之際火爲主之讖自後緯書競出上之所好下有甚焉其書

八十一篇不期而皆出於東漢後漢之世前此後此不少槩見何哉在爲此書者亦自知其荒唐怪誕不可告登大雅之堂也則舉而託之於經且夫經也者非術非數萬古不易之常經也雖經秦火表章復出本爲六經廣爲十三經其言布帛菽粟其事日用飲食其原本於天人性命極於經世宜民參天贊地經解具在區區術數之書不得闌而入焉而談者偏假之以爲重若曰經經也讖緯也有經無緯布帛不成有羣經無緯書經緯

不具是故假於易則有易稽覽圖易通卦驗假於詩則有詩紀曆樞詩含神霧假於書則有尚書璇璣鈐尚書帝命期假於禮則有禮稽命徵禮斗威儀假於春秋則有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假於孝經則有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假於論語則有論語讖彼以爲附於經可以不噬於聖人可以取悅於當世而不知其判若氷炭而必不可一也近於今經義如日在天讖緯之書宜無復有存者惟漢儒註經稱引所及猶時時見於註疏

日月五星之占驗多引緯書之言以爲左驗此則後人之疑之所自起而辨之不可不早辨者也漢尚符瑞羣儒生於其時而不敢立異往往過而存之後人不察復據註疏所引轉相稱述亂經以緯以緯爲經明者雖知其謬悠而不服著一書以辨之也欲一一而辨之則不可勝辨欲置不辨則義有不安然則如之何君子亦反經而已太陽出而爝火熄經義明而邪說消是在人分別覩之以不辨辨之而已矣

字學音韻辨

音與韻同乎無無音之字亦無無韻之音六書所造字書所載皆有音皆有韻同也韻與音異乎一字自爲一音不必一音自爲一韻齊沈約韻宋禮部韻音無窮字有限異也樂書聲成文謂之音說文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宫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月令疏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之說不一而皆不能離字以爲音即有有音無字之音要以音爲字音不可誣

也說文韻和也音諧也成文爲音音員爲韻經籍志夏侯該韻畧陽休之韻畧周思言李奉節音韻杜素卿韻畧隋陸法言著廣韻唐孫愐著唐韻宋丁度作集韻韻之書不一而亦不能離字以爲韻即有獨用通用之韻要以韻爲字韻不可誣也音爲字音韻爲字韻同主於字可以爲同而欲知字音先等字韻終覺有異蓋其昭然易辨之字音人人知其爲何字何音亦有絕不識其字爲何音而等韻即知其反切知其反切即知其音者

等韻先也得音後也異也不可以爲同也然等韻之韻不猶夫詩賦之韻詩賦之韻沈約韻約以一百六韻禮部韻廣以二百六韻至於等韻則一字自爲一反切是一字自爲一音亦一字自爲一韻也其法有三十六字母分爲平仄四聲得其圓而反切之人人可能圓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彼此合湊增減不得倒置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誠韻法之津梁字學之閫奥也然則欲知字學當辨音韻既辨音韻尤須等

韻等韻之法得而字學思過半矣若曰承訛襲舛靦近皆然取足記姓名取青紫而已是豈知聖人之學六藝兼重六書自始學至學成而爲游藝之所不廢者哉

翰林院堂氣外砂辨

衙門風水歸本而言畢竟以大堂爲主大門一砂不過應案以證堂局之周正堂氣爲之一固堂之所以貴儲才儲相接踵不窮不竭者以龍氣爲大內之貼身前衛自西而東居兩水夾送之盡處下有秀水其水源自大內過天安門外五龍橋繞　宗廟東流出宮牆恰接衙門東大石橋環繞艮方衙門適當灣抱處本身而前及右首臨河圍牆一帶地氣扛起牆內已自可見若出牆

看之高更顯然唯其扛起故局完氣固而能鍾靈孕秀不止前案特拱也獨後身本來之樂托今不可見以意揣之城河北岸南岸之高地天壇之圜邱皆遠近之樂星也况王府週垣正枕其後且平陽之地坐空朝滿亦不必更爲推求自來衆論皆重前砂前砂良重也但本來面目今不可見以理推之前砂爲堂之案神寶經云案求切近之山最忌壓頭障眼壓與障當頭之煞也想前案本形本來是土本自不高不低既不壓頭亦不障

眼雖增益門房繚以垣墻而案體如故日久風蕩雖益
浮沙適添光采所謂浮光耀金也蓋沙不可以謂之土
也又非人力所增故無損而有益不知何年修葺雜浮
沙以磚石沙遂堅實則非浮沙竟成實土於本土之上
又益之以土矣案遂增之而高即所增不多不至壓頭
終覺礙眼到底不是本來面目現今修復誰敢昌言於
衆去其磚石不動老土分毫而覆以極細之浮沙者乎
事關衆大非一人一家事可以獨斷改作既不敢因循

又不得只得仍其故址倘無減有增更益以助長之沙
以泯磚石之迹豈不增而又增不惟障眼抑且壓頭愈
失本然面目矣乎試思此案來於左止於右所謂青龍
帶案也亦必恬善馴伏高不至壓齊眉應心長取過宮
不至臃腫若有若無不甚着迹與大堂相稱然後爲我
用若過高過厚便是彎拳當胸便是青龍疾主不爲我
用矣故與其增沙不如去石與其員厚不若單長人徒
知損之爲害大而不知增之爲害更大也況鉏鋤掘取

之沙其質重重即成土隨風飄聚之沙其體輕雖有如
無今之沙不可以爲昔之沙也不知案之本形本成玉
帶合墻內外觀之向內灣環堂坐正中左右不高不低
亦不長不短所以得成帶形今議增其右或高或長則
右高左低右長左短而帶形失矣所以議增之故不過
欲收案外之水不知案內尚另有水積雨可見堂前明
堂片紙不瀉不傾此其氣之所以固也可貴在內水案
外之水不入口次之況案外有石橋鎮之而小水入河

之口形亦灣環不待更有所作爲以收之矣總之儲才
之地義取於儲儲養也待也宜靜不宜動如胎息孕育
日月長養而生氣不動不傷故歷來凡有典作其害立
見動之故也本來面目既難促復惟漸次消亡其磚石
靜以待之而已

時方修築前砂有日矣得此議而止安靜之福至今
賴之憶予假歸時曾爲掌院言徐蝶園師曰宜靜不
宜動信然

上元江寧學宮來脉分水辨

上元江寧學宮合祀先聖坐落江寧縣治文德橋地方前受溧水句容上元江寧諸山之水鍾山後湖之水亦注爲古秦淮之滙也上首門戶在東水關利涉橋古名桃葉渡形家言天門宜開前改渡爲橋大門閉而風水壞今改設橋猶以未復舊制爲嫌以甃石林立水中當水來路與石橋無異與古浮船爲渡無根於水底者絕不同也下首關攔在文德橋武定橋及西水關冬則亦涸見河底舊制貼關建閘閘水則雖窮冬亦涸後潮入城之水涓涓不息有閘閘須亦能潴蓄不失夏秋氣象今則一瀉不留涓滴瀆汚滿目共地來龍自城西紅

土山謝公墩發脉跌落平地東南行由內橋過河歷江寧府治三山街舊王府至狀元徑之壽聖菴菴騎龍脊脉貫學宮後爲尊經閣閣前明倫堂堂前大成殿櫺星門門臨秦淮河潤處爲月牙池上開下閉來不見其源去不見其流鍾靈毓秀誠大風水也尊經閣後入脉處形迹宛然水勢中分此界脉八字小水也東者東分流入淮河西者西分流入淮河合襟於前舊來形家以來龍束氣結咽脉絡微茫遂於後胸大作金堆高埒於閣遍植松栢

森秀葱蒨蔭庇風水科甲之盛甲於南省自後久不增堆山夷於地又被居民屋址侵占僅存瓦礫一堆其堆前脉不足界水堆旁居民妄加疏引遂成一溝橫艮於閣之後堆之前直將來龍氣脉挖斷陰溝汚穢之水向之東西分流者今直自西而東觸目黝黑臭惡逼人又堆後園墻將或傾倒管卒於中攤晒馬糞學宮何地可容如此所以然者堆在閣後居址塞斷無路可通無人共見當事朔望到廟行香僅及前殿間至閣前或登閣

上則閣藏廿一史諸板庋置充塞終不得見無人言之無由知之誠撤其壅蔽而務欲一親見之未有不動容變色者今欲整圍墻培金堆界溝水植松栢邑中人士所深願一呼可集其經費無多非如通修全學之重且難也邑屬好義之士大夫與夫殷實子弟之在學者皆願助力當事爲先聖祀地人才消長起見試折柬刻期招至學宮坐明德堂折節鼓之舞之順風而呼必有踴躍趨事者其界溝水易易耳若增培堆土須取四鄉近

山有生氣之土農民歲晚務問率裹擔入城積糞堆城
東北河干次年水起河滿船載下鄉令誠預張明示於
鄉閘及水關口凡糞船入關過文廟者須帶土若干担
方許放過裝載在船農民每船不下二十人畚鍤備具
即令自挑入尊經閣後土堆頂上交卸每担量給制錢
遴委諸生之有品者數人每人置五日輪班頒給給與
印簿登記糞報不日可成諸生但各輟五日之功亦不
廢業不必專委一人致生枝節然後喻令里甲或勸士

子各挑選一二尺高松秧不須大大恐不活勿斷直根土發須大丈餘高
佰栢樹多植松取易長少植栢亦省費松價以釐論栢價以分論種植其上種松栢定須冬
底或有過失當罪尚在可恕者罰令栽樹若干株栽活
免罪其樹初栽旱須澆水則主之以廣文使齋夫用力
如此不二三年鬱然森秀向時瓦礫污瀆頓然改觀風
水有靈人文蔚起造福於地方者僉曰此某神君之賜
豈一世二世之感哉

九河辨

河自崑崙發源建瓴而下注於碣石以入海也一而已
安得有九九河之名不在上而在下其在上流者山行
而岸夾之雖有奔逸泛濫橫決不可制之勢束於山而
不得逞至於下流則山勢遠而平原廣野多又受秦豫
諸州之水而其勢益大勢大而可以逞則一河之身不
足以容之其奔逸泛濫橫決不可制以至於懷山襄陵
而逆行滔天也亦其勢使然禹播之為九雖所以殺上

流之怒亦以勢有可導地有可容故棄地而疏之為九
然後同為逆河至於碣石入於海也自後入海之口屢
遷一遷東郡注渤海猶在東北也迨自雲梯關合淮入
海則直徙於南而九河故道遂以湮沒夫南世有河患
未徙而南其徙而南未久也其端雖開於漢元光中決
瓠子注鉅野通於淮泗合淮入海自宣房一塞歷唐暨
宋猶然北流至宋神宗時河決曹村黃與淮合乃決而
南北流自是始為斷絕而九河故跡漢以前已不可考

則夫所謂北流者亦河之身北流而其八已久夷為村落丘墟而不可復見也尚書中侯云齊桓之伯遏八流以自廣鄭固云自周距漢已亡其八枝漢以來所不可考者而欲得之於今豈不難哉雖然其迹不可考哉九河之名既著於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而其軼猶時時見於他說以今考之九河故道在今德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崖堤猶在即九河經流之故道也自徒駭至鬲津

相去二百餘里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者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此邦文獻猶有能歷考灼據鑿鑿以為言而筆之於書以有待者少司農田山薑先生有圖有考灼然可指未可謂後人之詳必不勝古人之畧也或者不察以為九河故道當碣石已淪於海則豈其八年三過之勞僅謀諸海濱而兗州沃土曾不一為經理乎必不然矣

秦淮北青溪辨

北青溪吳赤烏四年鑿以洩後湖之水鑿處在今覆舟雞鳴兩山連屬之間府學文廟之側濶五丈深八尺中塹石閘舊志以為城東竹橋北接後湖者通名青溪寶鼎二年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宋孝武於湖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今太平門右有暗溝通湖流想當其鑿處此派至竹橋合流亦名青溪總入秦淮

廣輿記以青溪源出鍾山鑿則源鍾山當其未鑿不源鍾山且亦不成青溪也若鍾山前湖之水流入舊內後派出今竹橋滿城下前派出今小門滿城下亦合流入今青溪此則源鍾山矣却不得名青溪舊志謂青溪九曲七橋蓋自湖引水從東北縈廻達於秦淮其曲折有九跨橋有七今溪自府學前直出成賢橋東流但得竹橋南折一曲舊志謂不詳所在非不詳青溪所在直不詳青溪九曲所在耳說者求青溪九曲所在而不得則

以四象橋內諸水當之不知四象橋別受城西城東三汊平洋乾流之水一由故衣廊糖坊橋而東而南一由豊府巷街口橋而東而南一由制府署前紅花地而南而西三汊合流於上元縣署東壁下由昇平橋折入四象橋本其天然痕跡三汊皆乾流溝不濶丈小或徑尺惟時雨流行溝滿可驗餘或乾涸或渟污不似北源鍾山青溪之廣且深亦不似南源入秦淮青溪彌望皆池塘溝港也下流出四象橋淮清橋外雖終與北源青溪

合而上流隔斷北門橋南岸故衣廊高地不得與北源青溪通蓋包裹於乾河沿北門橋小營漢府一帶青溪之內而別發源於城西永慶寺謝公墩鐵塔倉冶城山者與北源青溪又分支而別汊也直至淮清利涉二橋之間乃與北源青溪合又與秦淮合再過金陵閘口併南源北源兩青溪與數百里來路之秦淮一以貫之矣

秦淮南青溪辨

青溪非秦淮秦淮非青溪秦淮居省龍南北榦之中受南北岸千條百汊之支流所謂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者也經流非支流發源茅山橫山分枝劈脉之間通灑句容溧水江寧上元一二百里之水至省會入東出西而達江皆名秦淮以經秦鑿故名秦水勢浩衍故名淮而東西水關內得名秦淮河者以下流所納又省會名勝故得名獨專也青溪特省城內支流入秦淮之一汊耳

或疑秦淮為青溪疑青溪為秦淮莫之辨也按實求之青溪有二有自北南流入秦淮之青溪則廣輿記所謂發源鍾山南入秦淮者是也今竹橋復成中和大中諸橋所跨入夏江漲潮來與青溪水相逆潮白溪青如涇以渭濁而終不相亂青溪得名自不可誣但溪形徑直不紆曲不得名九曲別有青溪九曲人多不知葢又有自南北流入秦淮之青溪其源出南榦長干雨花木末諸山之間山麓自南而北其水遂亦自南北流武定橋

岸時蛇若由兩麓各生枝腳曲折相繆中成九曲入秦淮之口即今金陵閘處文德利涉二橋之間古名朱雀橋烏衣巷今名東花園鷲峯寺綠萍灣浣花居皆在其間史稱六朝名族皆鱗次青溪上此所謂青溪是自南北流南岸之青溪非自北南流北岸之青溪也舊亦通湖故亦名青溪溪形紆曲故名青溪九曲至欲名自一至九之曲處確爲幾曲不可得矣凡水皆源於山城南背無城護城外河未鑿秦淮注內不注外山根不足通

聯外內今武定橋叢編修驪事前石壁成片段可驗若其東周處臺蟒蛇倉連城外亦石磯又其昭然不可揜者武定橋南岸山之趾自今報恩寺北廊入蟒蛇倉亦山之趾自今德恩寺後肩入兩趾枝條又自相繆溪勢因成九曲今自城南壽星橋石橋一帶迤邐推求至金陵閘出口九曲猶以爲少不似城北青溪岸容徑直無曲折以相赴也齊永明二年十月車駕幸青溪宮唐乾元中詔於太平橋東接青溪北通後湖者置放生池皆

指北源青溪六朝名族鱗次青溪則指南源青溪第曰青溪青溪云也源南源北均謂之青溪可也若曰青溪九曲則吾謂在南不在北以青溪有曲有不曲有九曲有不九曲也故不可不辨

金陵城內河道辨

金陵城內河道自西自東南中北橫艮三道各跨以橋惟南道利涉文德武定聚寶新橋上浮下浮諸橋所跨由東水關出西水關是開闢來舊物雖傳秦鑿南北孰山幛腳相繆中成河道天工非人力也城中兩岸亦然餘二道皆經開鑿北道鑿少中道鑿多北道由乾河沿歷北門橋珍珠成賢竹橋復成中和大中諸橋自西而東而南受城北諸水水本東流明季丁操江鑿小桃源

山脉引水西流入烏龍潭出石城腳下暗溝入護城外河終不能違東流水性未成而罷中道由四象橋歷內橋鴿子橋笪橋鼎新橋倉巷橋羊矢橋張公橋至鐵窗欞惟此河道水口不一三處出水中間開鑿最多西則鐵窗欞出外河一口東則淮清橋出秦淮一口中則陡門橋出秦淮又一口一水耳安得三口此則有故城中開陽地脉隱隆皆由西而東而南皆盡於秦淮河千水亦隨之中道橫艮一河乃鑿地脉通滙而成者鐵窗欞口陡門橋口淮清橋口三口本不通流各有所受各自爲口今鑿斷通滙一河則一河成三口雖鑿仍有不能鑿者存仍自各歸各口就中道河中驗之猝不可辨若由河岸東自通濟門西至石城門青石板辨之街心界水歷歷可數其街極西街中二處有大寶一爲古城隍廟西羅藍巷口之大陰溝一爲廟東黃泥巷口之大陽溝二水中夾紅土山虎貢大倉山一支皆出鐵窗欞閘不入秦淮本自爲一水口也其街又東紅紙廊街鼎新

橋口有一大陰溝與西黃泥巷口大陽溝遥對中送冶城山前一支過河作西水關與陡門橋下岸此水由七家灣乾道橋陡門橋入秦淮河西與鐵窗欞水閘今通古不通東與笪橋水古不通今通所以通者鑿也本自又爲一水口也其街又東珍珠廊鴿子橋口又有一大陰溝與西紅紙廊溝遥對中送冶城山左一支過河作乾道橋陡門橋土岸鹽道署行口鳳凰井鐵造坊一帶皆此支所蟠結但其界送之左水煙火萬家室廬鱗次

不可辨耳宜有出水而水口不可辨其街又東盧妃巷口街心又有一大陰溝與西鴿子橋口陰溝遥對中送治城山後鐵塔寺倉一支過河爲江寧府治三山街望鶴樓江寧縣治都使司治一帶皆此支所蟠結過河諸支惟此支最長直至聚寶門內秦淮北岸而盡其界送此支之左右水俱不可辨但由內橋至三坊巷居人淘溝深者至一二丈疑本此支左界水過大功坊布政司糧道署前折入秦淮者宜亦爲入秦淮之一口而今不

可辨惟署前常積水是其左驗耳其街又東上元縣治左昇平橋跨城中三汊乾流總口與西盧妃巷口大陰溝遥對中送城西謝公墩左一支過河爲舊王府爲學宫東爲臬治貢院西爲藩治道治皆此支所蟠結其界送之左水即四象橋淮清橋達秦淮之水與陡門橋之水口古不通今通所以通者鑿也本自又爲一水口也此三水口本西流者必不東本東流者必不西中間可東可西究竟不東不西不比南河秦淮北河青溪有江

潮灌注可以通流積年只成渟汚當事屢欲濬之使深恐非濬之所得通也然亦幸其不通耳倘其通流城中水西水關洩之鐵窗櫺又洩之若如丁操江議烏龍潭又洩之有宜洩而無孕蓄水口不容舟不幾於青烏家所譏破城者哉自西至東諸支過河皆經開鑿惟極東大中橋水與西昇平橋水遥對中間夾送之一支由城西永慶寺右發脉東結制府署南盡於淮清橋釣魚巷一帶竟達秦淮未嘗開鑿損高增卑以趨於平前人穿

割分裂諸所經畫猝未易詰其所以然而山川條理本來脉絡生於斯長於斯耳濡目染口稽足踐尻不能察倘使探源星宿取道崑崙其將何以辨之

後湖湖口辨

湖以瀦水必有出水之口岳陽爲洞庭之出口湖口爲彭蠡之出口湖有大小有口則一未有有湖而無口者吳赤烏四年鑿青溪洩後湖之水水而待洩洩必待鑿是湖而無口也非無口也有口聽其堙塞別開一口以注之則必鑿鑿而知其非故口也吳局爲不由湖故口而別鑿口以洩之也計當時相度湖形者度此湖周廻四十里諸山環之東有鍾阜西有盧龍北有江黃各以

枝條相繆惟南面神策門入城之山趾與蔣廟山上鍾鼓樓山之山趾遙對是此湖出水之小口委蛇而西會斜橋所納古林菴金陵寺諸派之水趨大石橋金川門水關赴柵欄門外水關由通江橋以入江獅山北固山趾交牙怪石相齧是此湖出水之大口未嘗無口也今幕府開於南城湖誠佳湖而無當於城城雖佳城而無當於湖城不可移而水可移則用移堂就樹之法而別開湖口注於城中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以旋繞於城中

不聽其溢出於城後頗此意當時不言後亦無竅見此意者史直以爲鑿青溪洩後湖水云耳或疑湖故口當兩山趾相屬之間古名湖頭路今名鄉巷徑七里絲巷背山山外築城城侵湖循內背因圖安見其爲故口也予嘗特得其處城外浸湖猶深城內有溝相接本自通流湖志謂湖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即劉宋時龍見處所謂黑龍潭者豈不以全湖所浸更渟泓瀦滀杳渺而不可測哉其爲故口不待鑿也特其堙塞不知起於何時

晉元帝創北湖肄舟師築長堤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併此口而湮之未可知或孫吳時先已淤塞故不復故口而更鑿新口歟皆不可知獨是其當鑿與不當鑿正不可不知耳蒜髯叢魚梟鑿山開道以內屬不可不鑿匪是寧勿輕鑿且夫金陵王氣六朝前數百年早有望見而東游以壓之者其時未經開鑿也秦鑿之以壞之也若其後之鑿之匪以壞之將以開之而不知適以壞之青溪之鑿特其一耳今會城中河道地脉

所鑿不一會城外水口山脈所鑿不一以為非是不成一大都會也堙山塹水驪西拓東以為大觀城則大矣而元氣銷散六朝所都各不久遠明初混一再世遷移士庶之家亦無綿遠累世富貴者亦可思其故矣說者以咎長江關鎖金焦太遠而不知其本身先已不固城南水口之多宣洩太甚城北地脈之鑿中氣単微幸而小桃源之鑿未斷耳尚其鑿斷省脈愈微况青龍山煤井石灰窑蠹其本根北固山磚瓦窑鑠其枝葉又當何

如古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者以其內受秦淮數百里之水外受大江數千里之水其下關逆鎖而上數十里重重叠叠如虎之當關蹲踞不可過盧龍遠出江心石頭蟠繞江趾惟餘大勝關一大水口九曲而入江耳今北河口草鞋夾口觀音門燕子磯口通滙為一處處鑿通在在出水欲其氣之固且久難矣還淳反樸不可得矣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誅報混沌之德者慎勿輕言鑿哉

卓識老謀石畫不可不開之當事然雖開之亦袞如充耳以其非若催科考成之切已也吁可歎哉 原評

姪德基履上校

說目

策目

退谷黃　越際飛著

五帝之時如夏說

四時無二天古今無異政天不異也自人之乘之者異而天異矣然天亦有不能不自異者故一天也而四時分焉邵子謂五帝之時如夏由前言之春也彼一時也由後言之秋與冬也又一時也當夏之時行夏之令草木怒生萬物潔齊以人事言古今來一切治天下之具

凡所爲禮樂刑政井田學校之屬大率皆自無而有如物之方生由稺而壯盛大流行寖昌寖熾其勢莫禦而機莫可止民生其間亦各一時之化不必華山之騄駬然後行遠也故耒耨未敎也而庖羲已治衣裳未興也而神農已治谷岳命官典禮敎胄未盛也而黃帝已治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無不同歸於治此其以神聖之人大開天之業固不待言而其氣運之隆隆未艾如草木之怒生萬物之潔齊潛乎密移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天也非人也不然者學者多稱五帝何不併畫卦演圖耒耜書契乎天成地之業畢集於一聖人之身畢成於一聖人之手以爲快而遙遙焉待諸歷年累世之久遠也此哉故聖人在上以其所當爲者盡諸己而以其所不能爲者聽諸天

六宗說

虞書稱舜禋於六宗禋謂致其精意而祭之宗則以之爲主尊而祭之也此可以意爲之說者也至於禋而宗之之所謂六經無明文則不可以意爲之說必有所據於經典之文以說之然後其說歸於一定而紛紛者無所異同於其間有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之說也有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者劉歆孔晁之說也有以日月星河海岱爲六宗者賈逵之說也獨王肅用家

語之文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此則本之禮記祭法而蔡沈作書傳同之其說始有一定蓋書云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先六宗言上帝則六宗不應更及于天後六宗言山川則河海岱在其中亦不應先列於六宗也故六宗以書傳爲定而書傳又以祭法爲據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祈禳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禜雩禜皆壇也祭六宗則各埋少牢於其壇而禋祀之此則虞書禋于六宗之本義也至於所謂宗其說亦微不同或曰宗尊也尊其神而祭之也或曰宗主也有所祈禱則主此而祭不以此神尊也由前之說爲常祭書傳蔡氏之說也由後之說則非常祭四時乖序則日月星辰失次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鄭康成之說也要之二說不相戾既主此而祈禱之則亦尊之而祀之矣祭乎此則尊乎此固非以尊爲尊無二上之尊也當時舜祭告攝位六宗

之禮一時併舉未必皆爲祈禱若以爲常祀而祀之及其變加祈禱焉之二說是亦並行不悖者也

三冬文史足用說

東方曼倩之自贊於其君有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者其言頗自詡後之人以爲朔特滑稽之雄耳非有匡君致主之道安民乂衆之策原本經術眞足以發名成業者而深心刻苦讀書嗜古之士頗稱其言以爲誠然顧其說不一有謂古人讀書多以三餘夜爲日餘雨爲晴餘則此三冬者固歲之餘也於此肆力文史則其時爲足用此則杜少陵所謂古人已用三冬足之說也有謂其

自負淵博其得於三冬肄習之餘者經經緯史左右逢原則其學爲足用此於子輿氏幼學壯行之說爲近之要之朔滑稽之雄詼諧人主之前無非自負則後說自其本指然無乘時刻厲之功亦無學成足用之樂則前說亦未可厚非也深心刻厲讀書嗜古之士得是說而通之以前說致其功以後說收其效雖無詡詡自負之態而貫穿經史吐納百家其亦有以樂於此歟是爲說

氣水言浮物說

人之有言氣爲之也言之而有短長與其聲之高下其見於文辭之間而爲文者皆謂之言人但知發於口而爲言者氣爲之不知發於心注於手汩汩然其來滔滔乎莫禦者其爲言也莫非氣爲之有氣而後其理明其辭達其往復盡意其聲調皆協而格律不靡不然無氣而有言非惟其言龐雜蒙混無以自明其說而章亦不成顧欲立言者皆是也但求言於言而不求言於氣是

欲物之浮不盛大其水之源流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而置杯焉以爲之舟欲其不膠不可得矣古之人讀書多義理熟其氣自厚未嘗執筆學爲如此之言也而有所欲言則言之任其言之正側微顯進退出入千變萬化無非一氣自爲卷舒猶之乎江河之浸湖海之滙無擇於萬斛之舟有物則浮而已矣昌黎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吾取其語爲之說以爲立言之法

元寧會館說

會館公物鄉之人皆得居之而往往不常長班之守此會館者反得居此長子孫而世守焉然其界限嚴而責備重不堪其任則鄉之人共逐之而小心勤慎者撥屋若之房租賸之宴會犒之婚喪大故醵金助之非重長班重長班正以重會館也予鄉前輩措置元寧會館於京師爲鄉人宴集之所著爲條例勒石以陷諸壁中一條公車謁選諸同鄉止許停驂三日另尋下處過期長

班婉辭諸條例無可議止此一條不滿於鄉人之心王會曰會會試曰會會城曰會會館亦曰會蓋會集之會非宴會之會也會集則可飲食亦可起居何爲止許停驂三日而擯不令居止也此非前輩不識會字字義或因屋址狹小廳堂神室之外別無住屋故未深思而驟爲此說想當時何不倣京師會館通例謁選公車得意之人之嘗住此房與併不曾入此房住居者定爲常例皆令出銀若干兩爲擴充添葢之地則宴會居止兩得之不令鄉人視爲驛遞可一宿而不可常住則鄉情益聯屬不至吳越視之不然不視爲王會會城會試之會館而視爲飲酒演劇之會館則楚館耳秦樓耳豈會館哉況鄉人之客居宦游貨殖於此者其宴會亦僅矣團拜止歲首一次而間不舉行即歲一舉行亦會之一而不會者三百五十有九也安用此會館爲或曰團拜之外宴會無月無之此非長班之圖利外利即鄉人之會計持籌於斯也元寧堂堂大邑京師首善奧區名爲會

館而王會會城會試之義均無所取京師會館鱗次豈不貽笑於隣邦別郡矣乎若夫長班界限嚴而責備重撥屋有間數不得過停驂之居無常處長班之屋有定所過而他占不敢也不及而裁汰亦非舊制也爲之納婦作子孫世守計視之重其責備亦重然則非重長班也重長班正所以重會館也

趙譜說

余老友霖公畢先生持其兒婦趙氏宗譜視予自宋藝祖以下宋代之聞人趙姓者皆存焉予遍覽畢謂霖公曰夏商周漢唐及宋開代之祖皆是神明之胄如宋祖出於春秋中山之趙以國爲姓是也顧禮諸侯不得祖天子藝祖而下承祧繼統者皆天子不敢以之爲祖也則必有繼別之大宗焉以是譜考之其在不俄不彼二祖之間乎顧禮大夫不得祖諸侯不俄不彼爵居五等

同於三代之諸侯二祖以下支庶之爲大夫者不得以之爲祖也則又必有繼禰之祖焉且禮支子不祭主於宗子小宗不可以混大宗以是譜考之星羅棊布世代雖蕃而不得其絲牽繩貫之的系則不知今日此支之祖爲大宗乎爲小宗乎抑或小宗之次又爲別起之小宗乎雖孝子慈孫不敢輕注爲何宗何派也夫譜傳自祖先爲創加於後裔爲修創者前人之成勞修者後人之責任則譜之不可不修也明矣倘今日趙氏之宗有

修譜者起焉由現在所及知之高曾祖禰下至子姓孫代絲牽繩貫釐然不亂然後上推之以至於所不及知然後遠推近考於所不及知者而務求與此譜接則本支之的派出旁支之的派亦出卽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而遥遥華胄萬殊一本所由與卑宗小姓異矣

趙蔡兩宗繼絶說

存亡繼絶治世大經匪惟開國承家亦然予從兄開先配蔡氏嫂時予未成童但知親家翁曁諸舅姪之爲蔡姓耳已而嫂從兄連城獨冒趙姓竊疑之連城無子又以嫂胞兄某爲趙氏後一繼再繼久而彌切必有不可解於心所以然之故未暇問也久之與老親翁仲孫二玉同寓京華相得甚歡詳問之則曰先祖諱尙武係先曾祖趙諱龍所生母舅蔡無子過繼於蔡諱欽爲嗣子

祖遂蒙蔡姓後趙宗伯祖叔祖無出趙姓反無一人先父如栢公與予叔兄弟四人議定以先四叔歸宗予聞之始知以蔡繼趙非繼也趙宗本未嘗絶徒以繼蔡之故得絶然則非繼也歸也向徒知其繼絶而不知其歸宗也然使無此一歸數世而後蔡氏子姓渺不知趙丘隴何所祭祀誰主是繼人之絶而反自得絶也無是天道卽無是人心矣今兩利並存揆諸天道而合問諸人心而安垂諸後世子孫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世世親親而不絶獨所當戒者禮不娶同姓蔡也趙也其姓二其實一也雖百世不通婚姻可也二玉恐後無考予爲記之

麟說

麒麟仁獸又瑞應獸也來不知其所自來必有所以致其來故孔子曰孰爲來哉程子曰麒麟無種稟於氣韓愈曰麟之爲物不恒有於天下非若犬豕麋鹿然也春秋三傳說獲麟已自不一而說三傳者又復言人人殊旣以爲祥又以爲異一事具三義一爲周亡之徵一爲漢興之符一又爲孔子將没之驗而辯之者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旣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良是也卽文

成致麟反袂拭面其說亦虛誕不可信雖杜預感嘉瑞之無應因魯史而修教所感而作因以爲終之說至今說春秋者主之然則麟固瑞應獸也而亦有不瑞而來無應而至者歟西狩獲麟之前黃帝堯舜皆致麟遠矣周之文王宜致麟而麟不至周至成康宜致麟而文無證其瑞其應蓋難言之自是以後麒麟之見史不絕書有不數年而五十一見者何其瑞之多而應之廣歟謂必德盛政平而後應亦有德盛政平而麟不見德不盛政不平而麟見且屢見者漢武獲白麟史記有微辭曰蓋麟云蘇軾謂蓋之爲言疑之也又謂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歐陽修修五代史亦曰麟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又萃於蜀固知其非祥也程子又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而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由此觀之聖人亦謹其所以致麟者而麟之應與不應宜可以存而不論云

白虎說

白虎亦瑞應獸也徵祥說云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又云皜身如雪而史書白虎見多在東漢後曹魏先兢尚符瑞之時固以白虎為即騶虞而書之以為瑞吾非不以騶虞為瑞謂其特如爾雅所謂甝白虎者而徒然書之國史也甝背斑虎文甝白虎而書即䝙黑虎而亦應書之矣晉以後率書騶虞見不復更書白虎見者應亦以其嫌似甝白虎與其言白虎不如直言騶虞也其書之之意皆以為瑞應獨是其所為瑞應者為是皜身無雜之白虎歟抑是白虎黑文之騶虞歟抑或虎背斑文之甝虎歟則皆不可知今若以白虎為騶虞則騶虞白虎黑文似白虎者也非白虎也騶虞不受也若以白虎為甝虎而歸之虎類則虎戾蟲仍虎仁獸也白虎亦不受日網皜身如雪其背不斑無文不雜也辨其眞旣無所據則諸史所以書之之意亦傅會以名瑞應而無從徵實者歟

貓說

貓媚獸而有威媚於人而威於鼠鼠非貓莫制貓非鼠不噬故夫貓之於鼠專職也禮迎貓為其噬田鼠職在故也能率其職或為美名以寵異之如所謂蒙貴家貍烏員銜蟬鼠將女奴御花朶麝香騐等名往往加焉而不然者與鼠同眠食或懦於捕鼠而健於捕鷄與鴿皆為失職亦在乎慎擇之而已相其身材知其勤惰往往不爽相貓法云眼要金光身要短面要虎威聲要喊蓋言威也然則不威而媚非貓之善者也

含飴圖說

三孫繞膝日索果餌曾不知予造物之勞人也生不得逸則以習勞顧初不知勞顧勞肯勞則自乙巳年十三始矣前此經書傳註古文時藝多臨時強記抄撮以涸其師至是父母以戚屬悔予婚義形於色予大言曰書中有女顏如玉燈寒齏苦無聊不平一發憤於書太史公曰彼不激惡能成乎平生得力實賴有此憶冬之夜侍先君子寢漏三四下吚唔不輟數驚寢輒覆燈暗誦

寢熟復然火爐燈炮就眠腳後冷氣侵偪先君寤曰兒何自苦辛以爲常年二十八庚申始入學時德州田少司農山薑師在廷以博學弘辭薦來視學以予試作歷覽予卷詞古雅可誦頗知音律予何知亦經史子集中凡禮樂律曆可資後場者皆自入學前陰識之或爲學徒觀場作嫁衣裳故稍稍肄習於程朱精義茫乎未有根柢也以悔婚故不婚入學後辛酉冬始婚年餘疾殤外戚難作三年中疊罹大故附身附棺求誠求信皆隻

手徒步爲之然未嘗以報所業也松江張庶常長史謂予曰語類或問不可不讀予始知寢饋性理儒先書力求融會貫通江浦劉編修大山師謂予曰華氣不可不變予始手錄漱園省山廬陵合作寢食之以求成一家言壬戌補廩癸酉舉麟兒丁丑始拔貢時磁州張閣部樸園師亦以弘博來視學以予考作壓諸生卷隨以歷通省拔貢卷詞方圭員璧因物賦形予何能然亦嬌克變復久病知醫凡成弘慶曆啓禎文字沿習之弊皆遍

嘗而痛懲之故去其渣滓留其芳潤於詩古文辭浩乎未有津涯也壬午中副車韓慕廬許時庵兩大宗伯歎書藝全場未有乙酉始自高荊襄師房領鄉薦座主汪少司農東川師姚宮贊華簪師己丑始自劉大山師房成進士座主相國李安溪師司寇張韓城師年五十七矣彝攷庶常於詩古文辭倒當肄習稍稍爲之似可不勞然取精多用物宏廣搜註疏熟精文選夫豈易易特儲於前而用於後或不似向者之扞格難操耳壬辰散

館校職癸巳罷　恩父贈文林郎母贈孺人本身兩娶如之其秋會試分校得孫見龍與世模車敏來向日正問世培邢曰玫于本宏顧之樹袁濟蔡大受傅元髙燦姚炯十三人卯午乙未丙申纂修武英殿丁酉省墓歸己亥復命辛丑舉會孫癸卯舉曾孫乙巳舉眷孫今年丁未七十五老矣歸休乎君安所取勞然未見何若未達何境中夜思之旁皇汗下一息尚存悪容已已故予造物之勞人也勞心復勞力役其勞身若形動忍以求

生者不能悉言也遂亦不言莊叟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死勞固所以生之也予若孫生而得逸但恐不勞願勞肯勞須自爲之勿甘今日之飴爭聚與渠謂可習以爲常也行念之矣

先生自作含飴圖歷叙生平榮與枯手持示我屬我贊我老才薄容躊躇先生文章冠海内科名赫奕傾當途自謂勞人訓後嗣至哉斯言真丈夫矚觀乾坤稱兩大鴻纖巨細均陶鑪日月暑寒成歲迺鼓動萬物咸昭蘇粤自鴻濛迄今日屈伸豈或休須臾迺知不勞功不大況復健舉爲真儒人生窮達各有分如欲立命惟區區孔孟程朱强不息何嘗浩歎悲桑榆詩書易禮各有旨惟勞能善語相符我觀數子俱秀發偉哉驥子麟之雛功名富貴自應有須持此意銘盤盂顧我窮年勤典籍靑衫還映白髭鬚賴亦有孫能力學志嚮不逐常人趨兩家世誼共磨礪此道或可相肩扶勉哉愼修思祖訓願拭老眼看馳驅　劉梧岡跋

芥子居說

芥子不可爲須彌佛說納須彌於芥子亦謂應作如是觀耳豈眞至小可以爲至大哉予勞至老不得寧居雖嘗游歷名勝洞心爽目人之所有非吾有也又每夢遊五嶽心曠神怡遇之于虛不可爲實也投老後葺宅右偏小軒三楹居之左圖史右琴棋中設茗椀香爐圍牆隔別外無剩𨻶內無詬誶堦下地不半弓又前僅一弓門設常關自顏曰芥子居明其小也而水陸草木之花

與四時爲代謝蛙井忘海蠖屈能伸顏巷自陋邵窩自開不必大也陶靖節謂園日涉以成趣趣以涉成無成見無等待諸便家經營結搆爭奇圖艶予不能然也意之所到小加點綴自覺時時改觀居此課童孫句讀隨意拈架上書或歌或嘯或坐或臥手倦輒拋徐行繞室細數花蘂不似少壯時每析一義必欲直窮到底也有所觸詩歌制義遇題輒作以示吾子遂亦風不出雨不出慶弔不聞燕會不赴偃然成閉戶先生老冉冉至疇昔雲流水逝旣不挂懷當前花明日麗儘堪怡悅但不知自此以往居此更得幾時幾日耳然亦幸矣吾所聞見家故有名園與得意後所搆事勢所羈曾不一至再至而墓木已拱則予今日旣往之所得爲已奢矣何渠不若彼又何芥子須彌之過爲分別哉

生壙說

老嘗苑裘壽拱墓木以是知古之時已有生壙也壙也而生胡然亟亟暇則爲之耳暇何容易而竟不難人之肯暇歟抑天之許人以暇也年不長則日不暇事不息則人不暇年長事息今日不爲明日爲之今年爲之未既明年又爲之安見生人暇時之所嘗皆人生刻不可緩之圖也生也而壙古既爲之則吾亦爲之矣予遷葬父母墓以蟻故卜地改葬大父母伯叔父繼妣復修築

始遷祖墓高曾祖以下墓妻與子婦各一墓松楸咸蔚鬱矣更得北郭觀音門附城片壤自爲身後計其結基擴充以完局皆吾生時所拮据寸累而銖積者也其開土驗氣埋柳以定穴皆予生時所推測察納稚言絜矩用中尺寸不移者也其益下增高以還原皆予生時所縈曲面勢因山藉水以成之者也壞故有老梅老栗刪存之餘益以松栢冬青石楠皆予生時所手植排行而成列者也苟予非生而爲之卽死終不容已於爲之特恐待諸子而子多不暇待諸孫而孫又不暇則長與壙辭矣下見土而上見星其何日之有且吾子吾孫卽暇爲之又恐微眇難尋水侵蟲蝕只在一間故生也而壙古爲之吾亦爲之矣若墓之有誌誌之用石守之需祠雖相度皆有處則以語所生而未暇非不暇所以爲之之物料不暇且不必生而爲之卽不生爲事半功倍容或有爲之者故不暇也子若孫念之

聖學

康熙己丑會試

今夫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始本乎窮理踐行其終至於盡性達天而無一不以敬為主顧敬一也而其所以敬又視乎人所造之境地以分是故有無不敬而安之者此聖人之不期敬而自無不敬者也此天下之至誠也有主一無適以求敬者此學人之期其敬而惟恐有不敬者也不必天下之至誠始能之而自始至終無不敬遂亦無不誠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有以敬為言有以誠為言誠則無不敬敬即至於誠誠與敬其言皆出於聖人而誠非聖人不能敬則學者可勉故後儒尤主此為言所以為學者入德之方而尊主庇民之道率不外乎此也

執事以主敬窮理踐行三者下詢而歸本於朱子之言敬程子之言誠愚謂敬所以誠而主敬所以窮理踐行也孔子曰修己以敬極之至於安人安百

姓程朱特標為宗旨而其言益詳猶之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特衍之以立說而其理益著蓋後賢之緒論無不本之於先聖而先聖之精微亦有待於後賢之發明非添設也今試問天下之學者欲修身踐言而可有不窮之理乎然使不先之以敬則志氣不淸方涉乎此又移於彼不專不精之弊皆起於此也既格物致知而可有不踐之行乎然使不持之以敬則心志不一方銳於始旋斁於終不純不備之譏皆起於此也家修如此廷獻可知尚安望其不欺闇得竭共夙夜乎故欲窮理踐行必先主敬主敬以窮理而理始無不明主敬以踐行而行始無不實然則敬也者知行之根柢也朱子格物九條而必集程子張子之言敬者以先之既曰主一無適又曰整齊嚴肅又曰有所謂常惺惺法者蓋兼內外以言敬而敬之說始詳而敬之理始全而其發端必嚴之

於小學至於時過而不及學者又有補敬之法故曰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敬以成始即存誠之說也敬以成終即誠則無不敬之說也程朱之說詎有兩義而誠不易至敬有可持故特標主敬以爲宗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而或以析知行爲支離或以提主敬爲添設多見其流入於異端之虛無寂滅猖狂自恣而不可救治也已我

皇上學究天人道符堯舜尤眷眷於程朱之書而大爲

表章學者欲修己治人爲良士爲純臣其可不盡心於此歟

經學　　康熙己丑會試

嘗謂今人治經之逸不似古人治經之勞也古人專治一經皆以窮極幽眇貫穿百家無不盡發之於一經即其言非盡至人之本指而專精之至妙義自生故常以其經名於時而傳於世今之人不能也且謂不必盡經義自經朱子論訂而其說皆確不可易雖所自爲傳註者不過二經而其他皆有所論定時時見於他說今之人稟承維謹而已

故曰今人之治經不似古人之勞也然遂可以不勞乎專守一經而無究於其源流本末自以折衷而知朱子之說萬不可易則於經究無心得也然則如何亦惟恪遵朱子之所以說經者以折衷諸家之說而已我

皇上尊經重道五經取士於易務遵本義於詩務遵集傳此二經者朱子所已定者也他如書傳則蔡沈春秋傳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澔集說朱子雖未及

註釋皆嘗論說其載在文集者班班可考也今之所以治五經者直謂之皆遵朱子可耳尊朱子以治經其又何求雖然前人之於經其治之也勞矣今人之於經其治之也逸矣勞固不若逸然前人之於經其得之也精矣今人之於經其得之也粗矣粗何能及精蓋古人於一經皆網羅百代放失舊聞以求精其說未嘗擧希簡易也今之人以空踈無據之衷驟得一說而墨守之其於聖人之意

茫乎未有見也則安取如此以治經也誠本朱子之意以裁定諸經以本義裁易則京焦卦氣王弼精庣皆可知其偏也而邵之圖程之傳遂可捴置乎以集傳裁詩則小序之說不多傳會乎考亭東萊其得失有間矣安得不爲究心也以與蔡元定往復論列書傳者以裁書則蔡傳不多符合乎古文今文有無異同安可偏廢也春秋以三傳爲經胡傳爲緯三傳何可廢也儀禮周禮周公經世之大法其可不並設於學宮歟今欲以今人之逸而遽忘古人之勞不知古人皆嘗寢食寤寐於此而後以其經名於時而傳於世擧而盡廢之多見其荒經蔑古不得古人之精而祇見其粗也而又恐其穿穴駢拇於諸家無用之言而忘其大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也然則如何亦惟本朱子之意以裁定諸書而諸書皆可讀且不可不讀矣

史學　　康熙己丑會墨

經以言理史以記事事載理而行合之則是背之則非是故有史識有史筆其備勸懲而昭法戒者所關甚大非可苟焉而已也顧史之爲體不一有通者一代之始終一王之行實而編年以紀事者如春秋三傳通鑑綱目之書是也有分門別類天官律曆河渠各爲一書帝王本紀諸侯世家諸臣列傳各列始末如史記漢書之類是也以今而欲

訂一代之史備勸懲而昭法戒其將何去而何從乎蓋有古今之史有一朝之史古今之史合皇帝王覇數千年爲一書其勢不得不編年編年則一年之間數篇之內有不能備一人之始末者矣有一朝之史君爲君紀臣爲臣傳而後一人之始末以具其成敗利鈍治亂安危班班可考其法創始於司馬遷之史記而班固因之十七史二十一史無不因之居今日而欲成一代之史勢亦不得不因之我

皇上留心史學貫綜羣史

筆製史斷其藏在秘府頒示臣工者固已盡史學之精微備勸懲而昭法戒而更爲有明成一代之史則其體不得不準之龍門司馬氏顧體則猶是也而詳畧異紀則猶是也而敘事異傳則猶是也而取舍異以及世家世表月表之屬銓裁煩簡俱不能不異豈非史之所關者甚大既欲正其體製又欲

得有史識史筆之人以董其成而分其事而後可以成一代之信史而無憾也夫

積貯　　康熙己丑會墨

天下有一定之法而所以行法者不皆一定之人則人之所繫於法尤重一切之法皆然而尤於天行人事之大乎故天下非無良法也而所以奉行者或非其人往往上作而下不應則督責不得不行乎其間而又非督責之所能盡也則必痛懲其不奉法者以申儆之優渥其能奉法者以風勵之於是乎後有所懲前有所勸斯民遂陰受其福而

不知且夫從來之言積貯者多矣所以積貯者須以備凶荒而終不免於凶荒者旱無所蓄澇無所洩以救治之水利弛無可奈何而至於此也則與其及饑而方哺何如無事而盡力於溝洫使民自以不饑乎我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東南澤國水利尤勞

淸問永定子牙二河旣修水利於畿輔以次更及

江浙頃使大吏相度地勢開濬支河建閘蓄洩旱澇無虞凶荒可免誠盛事也然而天行所至亦或不免則所以救之以人事者常平社倉之法安可不亟講哉顧其法非不見之於古也非不行之於今也而有效亦有不效者常平行之於官而主守之出納不嚴社倉行之於民而鄉正之選擇不慎一旦有急而民不受其惠蓋其不效者非泥糊即虧空則常平無實濟也非虛文即苛派則社倉祗空文也

朝廷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奉行者若此安得不亟思所以激勸之哉今其行之不效者督撫大吏旣已入告而懲治之矣天下之大守令之衆宜必有使民稱便如耿壽昌之於常平行之歷久而一縣無憂荒歉如朱子之於社倉者當爲加其秩使留本任及其秩滿升轉加於常秩之所應得如此則不惟有所懲而更使人知所勸且水利之興有如漢名信臣其人亦破格而優異之則溝洫以防旱澇

委積以備凶荒二者固交得之矣故曰有治人無
治法也

算法　康熙己丑會墨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莫淳於天之顯而人能測
之以得其度數而爲曆莫微於天之小而人能測
之以得其元音而成律其測之之法固自多端而
有理則不能無數數之與理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學者其可徒言明理遺數而專求之於理乎古者
六藝之教始於小學而數居其一固將以之測天
而治曆明時且以之測天而作樂崇德也即在聖
人依仁而游藝其得以小道而置之不論不議之
列耶我
皇上曆數在躬聲律身度曆律其大者也數其小者也
然而非小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蕃莫不有數而況
於治曆以測天而況於協曆以窺天今夫曆定歲
月日時以授時而成事而歲月日時之定古今不
然異同古曰地平今曰地圓圓而後日出日入之
度因於地勢之高下而各不同也古立歲差今曰

恒星行必驗於恒星之行而其差與不差始可辨也古推贏縮今日高卑度惟度高卑始有贏縮也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日星輪惟其輪轉而後遲留疾伏可見也若是者以天體之渾圜也天下方者易測圜者難測而渾圜者尤難測然莫謂難測而人遂無術以測之也今夫律以求天地之中聲以制器審音而作樂而制器審音皆起於黃鍾之管而分寸不無異同司馬遷曰八寸一分言其長

也而班固則曰九寸寸以九為度九九八十一與史公之八寸一分無以異也而呂覽又曰三寸九分尺各不同多寡遂異其實與九寸八寸一分者無以異也徑一圍三言其中也胡瑗蔡元定知蔡邕圍徑之非而自定律管不免於疏則虛言之易而實驗之難也若是者以黃鍾之管難定猶夫天體之難測也而正非無以測之而定之也是有數焉可以算而得之古算法有九章詳矣而後人之

智不必不更詳於昔人今者三角之法乃之通算天地萬物而其實曆與律皆成於此試即以天算之天體渾圜不能定其度而算以三角之法線牽於南以極子午之間而弧矢以定八線相加夫勾股弦矢割員測弧古法止此矣今益以勾股直角銳角鈍角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矢線在圜之中又有切線割線在圜之外八線始盡若此者不仍三角以求之也割贏就縮以開方法乘之而歸於

四率無患其奇零也不待逐線而算之算一線而餘可比例則固可以乘而得之也如此則周天之度以算而定而天可測而曆可治矣天體之渾圜者且不難測而黃鍾之管又何難於定其分寸損益之管以成聲而作樂哉廣此而自近測遠夫猶是也自下測高夫猶是也自上測下臨高測深夫猶是也天地之數無所遁萬物之數莫能越即不專以之治曆作樂而斯二者非其算之所最大者

故學者習禮樂書數之文於童年窮年而莫究其
妙斯固非依仁而游藝者未易窺其微也已

禮記
言禮經於三禮既定之後雖有智者無能妄爲損
益其一句一字有志之士起而窮究之三禮均可
珍重均當肄習非有此重而彼輕者也又非可習
其一而其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也然則言禮經
於三禮既定之後亦以經治經無所偏重而已矣
制科用以取士日力所限不能兼望其熟習則不
得不酌其力之所能爲而專責之故三禮以禮記

取士垂爲
功令而儀禮周官以俟夫能者而兼收焉非輕此而重
彼也以度其力之所能爲而已矣唐人取士分大
小經以易之大而謂之小經非小之也其卷帙少
而日力可程也以禮之小而謂之大經非大之也
其卷帙繁而日不暇給也夫以禮記爲三禮之一
尚謂之大經況欲兼其三而併責爲一經之肄習
多見其窮於日力而不精不詳也此三禮獨以禮

記取士之意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表章五經於易有

御纂周易折中而書而詩而春秋皆

命儒臣開局纂輯隨進呈稟

聖裁折中以次告成而於禮記獨後之草茅進取之士

臆為揣測或

皇上欲薈萃三禮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損益之共

為一書

須之學宮用以取士亦未可知而又共慮大經加大

窮於日力而不精不詳無以仰答鎔經鑄傳之

盛心也愚以為周官官制儀禮節目禮記雖為儀禮義

疏而章句顯然便於成誦即如現行之制專用以

命題取士亦無不可者獨其解無定註疏既多未

確而陳澔之集說亦有未安不能不仰望

皇上之折中

命儒臣纂四經而旋加纂輯也若有有志之士真欲

貫穿三禮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綱舉目張

融會三禮真可流傳久遠

皇上賜之以序而併頒學官以待夫有志之士而盡心

焉則於取士之法經學之全又兩得之矣

問三傳誰作策

經作於聖人經有經義而傳發之傳者不一家皆以發明經義豈獨春秋哉而春秋三傳特著雖秦火以後立之學官公羊先穀梁次左氏最後而三傳不可偏廢皆將卽傳以窮經也

執事發策不驟及春秋經義而先之以傳又不及三傳之義而先以三傳著作之名姓授受之源流蓋不惟有見於聖人筆削之微旨卒難斧究卽三傳

之異同得失亦非素無根柢掇拾剽竊者之所能驟言其蘊與誠循循善誘之盛心也愚將言經傳旣非今日

淸問之所及亦非末學膚見之所窺將言三傳作者爲何人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亦旣彰彰較著矣而所見異所聞異其著於往籍者又復不能盡一無已則就

淸問之所及而一一援[illegible]以言之唐啖助趙匡說三傳助謂高赤皆孔門後之門人而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據此則有兩左丘明一則宋儒朱子所謂左丘明古之聞人一則漢劉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晉杜預以爲左丘明受經仲尼俱不謂左傳非丘明作但非古之聞人左丘明耳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

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藝文誌云左丘明魯史也不聞爲楚人楚史而鄭樵謂左氏世爲楚史斷爲楚人誠不知其何所依據也高赤二名見於桓譚新論已著於西漢之末而史記不爲立傳漢書藝文誌缺其名此自馬班之疎脫宋儒朱子云二人想是齊魯間儒其所著恐皆有傳授蹔筌傳不得赤爲魯人高爲齊人不足疑也戴宏序春秋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

故敢傳其子壽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竹如穀梁以寫漢書故用竹帛則其稱穀梁五世皆家傳至此乃授弟子或傳為別本者以竹帛去本不以為胡毋子都著則史記傳胡毋生無治公羊之說藝文誌不著胡毋生字非脫漏也以謂胡毋生之傳公羊亦與董仲舒等耳不應特著之也公穀二傳今皆可見不聞別有外傳而藝文誌又有公羊外傳五十

篇穀梁外傳二十篇今既不見此書不可臆斷其有亦不可竟斷為無即使有之亦漢初挾書之律既除購書之詔復下好事者捃拾而成如尚書僞泰誓僞武成之類耳不足深求也凡此皆無關於經義亦無關於傳義特著作之姓名授受之源流耳謹援據以對

請問不詳不確則拘於墟而所見之書少也惟

執事進而教之

屯田

屯田之法有兵機焉蓋屯田與墾田異凡曠土開田之在內地者農人皆得而墾之非有侵暴之患鋒鏑之慮也若夫曠土開田之在外地者宿兵於外有敵壓境若此而墾之其所收入難可豫覬倘之烽無三十鎮而致一鎮之費然猶一不備而敵人之侵暴已加備之旋已而鋒鏑之事又起故不徒曰田而曰屯田明乎屯兵於邊以其間擇地

之可耕者而田之安得如內地之曠土開田墾之之易而無人不可耕者哉若是則屯田之難什伯倍於墾田乃明知其難而其法自古之英君宿將有所不廢即我

朝廷之備邊亦採擇而見之施行夫豈不知屯田之大難於墾田哉亦以其中有兵機焉夫屯田也而安得謂之兵機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漢趙充國之屯田也至金城圖上方略排眾議而力主屯田自

敵人視之以爲省饋餉之煩爲持久之計耳而豈知其慮深其機密舉敵而全計之其衆不過若干人而止將[illegible]攻之圖之非倍其衆不可以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未得敵之要害而饋餉不繼且前且却敵終不可得而制也且敵必有黨然之則合黨益合而敵益不可破莫若伏兵養卒以屯田謹斥堠備攻掠使敵不得來而吾可以伺其間隙而往小來則小挫之大來則大挫之小往則小掠之

大往則大掠之彼之衆不得增而日見其消亡又以其暇用間於其黨使之形格勢禁而不得合不惟不合而且深疑焉爲往往樂爲我之用計彼黨散而衆消則大兵共合戰而彼之勢固已不可支矣大則授首小則竄可計日而得也而皆自屯田寓之故曰屯田之法有兵機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今以之區處澤北轉盼成擒耳此廟堂之秘計而愚之所以意論者也若欲即其機而詳指之機者幾也其來也幾微可乘也而亦可俟也此又趙營平之所謂兵難遙度者也

姪彝介青校

退谷文集書 啟 書後 記 四卷

書目

與張孝先撫軍書

復鄭寇生論時文書

復黎湘蕨論文書

復姜聽[illegible]書

與宗弟翊南

與衍燈和尚

啟目

辭刁邑侯鄉飲酒禮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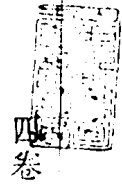
謝刁邑侯鄉飲酒禮啟

書後目

讀莊子文書後

讀斯文正統書後

讀離騷經貫書後

書程啟生文後

書石開文後

書中州呂某文後

王鳳齋居家要道書後

張慎齋文集書後

書梅溪小草後

書曹學山詩後

辛維周永香溪草書後

白上開詩書後

讀葉貞女傳書後

蕭貞女四十詩書後

保定張氏家乘書後

曹氏家乘書後

黃氏宗譜書後 一

黃氏宗譜書後 二

黃氏宗譜書後 三

黃氏宗譜書後 四

記目

退谷黄　越際飛著

與張孝先撫軍書

御李無門聡韓有願早歲受書机知宗仰程朱顧諸儒異同未易條分縷析以為天下之大必有析義理於微芒如朱子其人者願得束身就學耳目凡近未有見聞十載前知中州張夫子綱維絕學力主斯文幸得旌指南省竊幸受教有日何期移節七閩時日甚速又成虛

願近自京邸從同門蔡聞之門兄得讀所刊朱子一切遺書千秋絕業彪炳一旦每展一種伏讀大序居要鉤元便知為學次第決擇註釋劇有苦心午夜一編如對大賢不以不得身出門下為憾也今且洛中理學遠播閩中海外文章近行江外自顧守株之陋不勝賀厦之私乃爾羈跡國門未得親聆提誨徒以私淑之心托之尺素向蘇臺而矯首倚親闈以傾心願益讀未見之書且許望傾筐之賜[illegible]之至謹啓

復鄭鶴生論時文書

草閣先生足下前者寄示所爲制義一册又惠書深致慨於作者之難識者之不易慨然以作者自命而直以識者見許足下之爲作者不待言矣閣下如僕何足以當識者之名驚悸悚側悃悃彌日足下徒見僕往者持繩尺刻畫時賢先輩諸所作以飫衆好謂其胸中必有知識非徒然者此益足以增僕之愧赧曩者之所爲不過資其脩脯爲膏火計不得已出此豈真確有所見足

以裨補於當世之作者而不容不言者哉顧爾時私心自許竊見史公之文橫絕古今而柳柳州直以一字蔽之曰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紫陽朱子序其集但以文從字順使各得其職二句蔽之未嘗不歎作者誠難而知此以識之乃真不易由此言之天下之作者如麻似粟苟其反乎此一守此二句而循命之爲文縱使才具恢張波瀾壯濶吾亦可無畏於博學驚怖其言河漢而無極也況在制義有自文以爲之範圍其有我用我法而不顧題之不安者非制也其有自矜己論而題幅不能容者非制也一知半解穿穴騁枝生吞活剝於題之字句者非制也因主此以衡校得失雖自謂可以不昧於目而不敢謂遂有當於天下作者之心熟復來集有史公昌黎之一字二句而無一字一句之出於題而或蹸於非制然則以足下自問固亦可以自信爲當世之作者而無待於泛泛者之識之矣若僕者豈真確有所見如柳州之識史公紫陽之識昌黎足以裨補天下之

作者而不容不言者哉不能言實亦不敢言足下察之鑒其愚而宥之幸甚

復黎湄廬論文書

湄廬足下比日讀唐荊川先生文集見其發源五經援據程朱折衷衆說而要諸至當不可易其論一事也元元本本於爾日所臨之事絲牽繩貫至於大綱細目一一必有歸宿不爲惝恍不可捫捉之辭使人知之而不可言言之而不可行其搆一局也多溢千言少盈寸楮莫不氷解的破其細至於牛毛繭絲往復百變而大氣噴礴終於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或

望洋而驚其浩渺及尋其端委止於单微一線於是不能不歎息而深服其謹嚴也涵泳之餘會孝廉黎君湄廬示我以所作制義一册而先之以其鄉先正陳白沙先生文集予故知新會與新建常以理學俎豆於嶺南北之間而於白沙子集實未之見也受而讀之與荊川先生集併陳桼几則耳目爲之改觀若與荊川分道揚鑣各樹一幟而兩不相下者蓋先生之文主於自然流露而不規規於尺步繩趨亦不屑穿穴於儒先而曠然學然期於見天地之全而領聖人之意庶幾於春風沂水弄月吟風取其精而棄其糟與粕弗顧也從學得是意以臨文豈不亦發新葩於古木而生意盎然矣乎及讀湄廬所自作滄漭澎湃匠意於靈府而不汩没於章句其不似白沙子之文者蓋亦庶幾矣匪惟以從進而根柢於其鄉之先進抑其命意固有不謀而合者湄廬之言曰勤讀書而多爲之東坡云耳吾亦云然其同年姚子蘭仲爲余言湄廬所作等身熟極生巧以予所見

豈不然哉其賢於世之摛撦撏拾索索無氣者蓋不可以數計則亦既遇知於世而可以名於時矣顧竊其意一似有所不足於中而欿然求進者問道於盲余也其何足以益之而抑將何以益之無已則益之以荊川先生之文夫荊川之文與白沙之文一實一虛一主謹嚴一期自然有其一而更求兼其一既非湄廬之所當辭抑湄廬之所持以求遇知於當世者時文也非古文也時文古文氣脈雖一而體裁不同白沙制義不見於集

世亦無從而見之若荆川于文集外別有制義稿□行於世爾時試取而讀之其謹嚴更過於其古文□所文爲古文之一體束於語氣而不得自逞其胸臆□謂時文又無以恢廓微眇而煥發其精神荆川之時文於語氣雖若尺寸不移而批隙導窾於無問有問之間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眞有躊躇滿志之樂而無嘐然徒大之議竿頭之步或宜進此而予不敢謂必然也禪宗有言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原本五經援据儒先融釋脫落

亦謹嚴而亦自然必有自發光怪不仰他人鼻息者於斯時也不似白沙之文併不似荆川之文直自爲洄湍之文哉不亦獨往獨來於古人今人之中而快然自成一家言哉濟時多病率復不備

復姜聽吉書

詩本性情亦由學問不多讀書厚自醞釀陶鑄於古人之尺度宣其絃外之音而但攄胸臆以直抒其欲歌欲泣之懷必有劍拔弩張哀傷悱亂不可卒讀者非古人和平溫厚之遺意也詩三百篇體製不一事變亦殊然皆和平溫厚不知果古人之性情同學問同率爾之作皆不偶然乎抑亦必有劍拔弩張哀傷悱亂雜出於古詩三千中爲宣聖之所刪而不使見於後世者亦可知

詩之所貴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姜子聽吉爲詩數十年學問深矣其爲人伉爽易直而鋒藏鍔斂不爲禍先不爲禍始性情平矣故其爲詩一皆溫厚和平之作夫聽吉以高才生大小數十戰輒不利於場屋而蠖屈於諸生中抑塞無聊磊落不平之氣安能無幾微見於筆墨而絃外賓音軌於古人之尺度今按其集和平溫厚或反不如劍拔弩張哀傷悱亂者之自抒其胸臆而豈知詩人之致其所貴固在彼而不在此也與聽吉別無幾

時而其詩裒然成二集予不知詩聊以所聞於館前輩者序而歸之

與宗弟羽南

余宗得姓以國古黃國在江夏江夏之黃實爲土著而散在四方如予之聚族於江寧者原其始皆其所自出也顧其散有久近其族遂有親疎比予官翰林與江夏從弟羽南聚首京師話宗誼出譜牒相較勘則其散爲不久而其親未至於踈予始祖以軍功隸前明錦衣衛官籍居江寧歌哭於斯土者至予身而六世而羽南之祖其祠廟依然牛眠馬鬣之封歷歷可數歲時得以具籩實展拜於江夏者亦至羽南而六世井墓之思相對黯然蓋同在天涯墓祭而不能與也祠祀而不能葺也故有祭田棄而不能復也予與羽南有異情乎哉顧予於羽南有萬不能及者予求歸不得而羽南以風塵十載之身歸拜老親於堂下首復祭田次葺祠宇聚族而展拜於墓下曾不踰時咄嗟辦大事如泉湧風發仍復行役以去雖其才長抑其孝思之篤且專圖之久而發之速如此也予聞之且感且愧予與羽南無異情乎哉

頃自秦中寄示所爲黃氏祭田碑記惓惓乎若重慮綫世者之弗克永守或至如前此之棄之不甚愛惜者故不以掌諸族人而使其子於嫡世守之夫棄之者誰耶而復與之於事爲姑息復之者誰耶而使專之於情爲允當因事制宜更復何慮抑予所慮者一再傳之後賢耶否耶賢則祭田以供祭且將更置義田以收族否則自我祖復之自我手棄之無復過而問焉者亦安保其必無是事也則請爲大書勒石臨諸祠壁曰祭田祭田

云者義起於祖宗之衆盛族人不得棄吾本支之子子孫孫併不得棄也擴而充之以增益其所未至跂予望之矣脫有不然族人亦得起而誚讓之如此則有以服族人之心而亦以防萬一或然之慮斯綿綿延延百世守之矣予之計此審矣行將投老井墓亦作如此部署而還以爲羽南告也不識羽南與予有同情乎哉有異情乎哉

與衍燈和尚

大雄氏之所謂雄卽宣聖所謂未見剛者之剛人而無剛人世必靡出世必潛予於逃氏衍燈和尚未數數見也輒私擬其爲剛者於何見之往與予房師大山劉先生論詩京邸數稱衍公予時未之見也已而見其詩見其尺牘書序傳記歸錄其隱居圖而不得又見其粘壁語錄大小諸偈竊斷其爲剛者無疑蓋公以鬱勃道上之才自其成童早已毅然自斷游方之外未易詰其感

憤激發逃禪之所以然故其流露於筆墨間者每樹一義沉鬱頓挫光怪挺特不可褻視且夫公非一於剛者也既歸空門九十年來煆煉深火候足矣尚安取務目張眘爭勝於語言文字獨其沉雄剛毅有不可掩者百鍊精鋼化爲繞指柔而其氣終必干霄射斗乾卦用九六陽皆變剛而能柔衍公之謂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謂爲大雄氏之徒可也謂爲宣聖所未見之剛者玆非其人歟

謝刁邑侯鄉飲酒禮啓

恭惟

醇翁老父臺

一祭戟高門

忠貞世冑

彤纓蚤被望久重大衣冠

前素含亳名乃標乎珠蕊遂以

聖人之妙簡來爲亢邑之福星吏惕民懷介特風清成

雨潤莠薅禾植誰言弱肉許强吞受

命飲冰實心任事憫世途之龐雜冀文敎之適與憲

乞傍行覲瞻作肅祇以抱痾跧伏未由馬首是從

抑將扶杖覲成猶幸

龍門未遠乃者辱承

仙馭貢臨俾充介賓末席豈其他無名碩先簸粃糠

胡爲左顧陳人不遺葑菲薦剡失當竊恐月旦爲

疎名實非符未免風聞致惧恢慨無地駭汗交深

又况安車卽有輪蹄詎可掖扶而與賓筵雖云更

老要必强力始勝而如趑者貞疾嬰身蒙

恩予告以來隨行都減禁足里門而後亢坐爲宜拜跪

乖方升降窘步念圜橋之覩目披攙只合山棲藁

六豆之加虞國老何當竽濫伏冀

俯鑒衰頽收回

成命維新典禮別揀英者俾爲觀化之散材卽是得

所之一物永御

厚意傳爲奕世之光遥望

崇階先申九頓之謝肅此稟白無任瞻馳謹

啓

謝刁邑侯鄉飲酒禮啓

伏以

陽回黍谷春生葭管之灰

樂奏橋門露湛兕觥之酒聆

龍命之再辱敬脫荷衣覯

嘉禮之既成笑扶鳩杖光生西序慶溢南雍恭惟

醇翁老父臺

文孝元孫

忠貞望族

錫滿粉碓巍然閥閱連雲

象管琅函赫矣聲華拂曙取春湍而醮筆東觀題名

擲秋水以爲神南邦攬轡案無留牘朱齡石百函

俱開庭有懸魚楊伯起四知自凜秣陵烟樹含餘

潤於秋原鍾嶺晴雲散高情於物表西京公子爭

願依劉南國才人咸思御李宜乎三年報最騰身

於枌署黃扉於焉百度俱興加禮於龐眉皓首乃

者繆遂題鳳遂賦采苓嵩茵雖加豈是天閑之駟

鷃冠已著久栖畏壘之山兼以貞疾嬰身敢共莊

函肅使不聞改命竟辱安車既濫竽於宥筵樂觀

典禮遂揚觶於末席敬接耆英惟茲主介僎賓取

象天地日月拜至拜洗拜旣雍雍乎敬讓相先耆

耆長耆賢秩秩乎等威以辨飾禮和樂得聖人

之中成俗化民知王道之易人遂於三代以上政

成於一邑之間越何人斯與茲嘯典率我子弟敢

先拜首於

崇階知我

父師自是鳴琴於春晝矣肅此申謝無任瞻馳謹

啓

讀莊子文書後

莊叟文可學而似乎學之求以似之也然固不可得而似非惟吾不似莊抑亦莊無自似者莊文何似吾曰似天星辰其文也而不似也亙宿經緯鑄之渾儀而即似矣莊則何似來不知其所自來往不知其所自往大者發以千里小者出以膚寸不似星辰而似雲必無今日之雲可指爲昨日之雲也非然似地高高下下其文也而亦不似也晝野分疆封山距川可似之以輿圖莊則

何似渾渾灝灝氣象萬千微險起殺驚飈浪生吾亞似以地之海必無後逝之波必皆已逝之波也非然似人衣冠笑貌非人文乎而終不似吾欲似人雕似以木埏似以土繪似以毫人可似也莊不可似也吾以爲不似人之貌直似人之心精誠忽通百怪入腸造化不足錙銖萬靈助其揮霍必無已用之心可窮未用之心也然則莊叟之文固不可得而似者也而求似其文者方且震駭其奇句訓詁其奇字是何異於指天之片雲雲之

一狀狀之一色海之一勺勺之一波波之一態人之一心心之一思思之一用而欲以盡雲與海與心之變乎多見其不足以窺莊文之變有遂之心爲杓之人也又莊註自郭象下無慮數十家多註其立言之指而漫不經意於其所爲文此尤大誤今儒者之書自五經四子諸史外充棟汗牛其開拓心胸可以窮天地之高深盡性命之微妙者不少未見之書而顧切切於莊豈以莊文所言爲二帝三王之所不可易孔孟程朱之所必衷

者耶不求之於其文而逐逐於其理謬取其言之似吾儒者跡駁其不似吾儒者又其甚者因而溺其旨以爲其說誠有徒見其文中所稱引黃帝堯舜武周桓哀孔顏名號而執以求其理是讀莊未獲莊益適足以累於莊而陰樹吾儒之敵也莊不自言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是莊固自明言其說不出於衆人特借以發抒其胸臆則即如今人之讀莊但求其理亦不當執以爲誠有況吾無取其理而但欲追躡其文以活我心

前又可以此塵垢滿虛鏤刻太空乎或曰吾之讀莊固
非不求其文求其理也特以不解其理則不解其說遂
至並不悟其文求其理正以爲文計也此則有之昔者
史公嘗讀其文兼言其文之理矣史公文字之雄其是
非要亦規橅聖人者而至其所以傳莊周則曰其言洸
洋自恣以適己又曰詆訾孔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又
曰其要本歸老子之言嘗伏而讀之竊歎古人讀書自
具心眼不爲作者所瞞朱子之論諸子於莊周則曰他

看得儘洒落但是沒下梢朱子理學之宗亦自理會莊
文但不爲其理所惑蓋莊之理全同於老大異於儒其
文不無後人僞托反以其理近儒者爲僞作他所自作
其指歸固無一篇一段一意一句不與吾儒相反者胎
息經參同契悟眞篇道流之書也是其註疏郭象以下
諸註於莊實未脗合都可作隔壁聽今欲解其理其解
總不在儒書參同契亦朱子晚年所欲讀者暇日寓目
則莊可得而解也否則牢記史公數語以爲莊的而可

以不累於莊矣至其文非惟老釋家言所未有直是古
今來所未有莊以後能文者不少槩見問誰似莊者莊
以後之讀莊得力於莊而更覺能文者問誰似莊其不
似固大似也若其剽竊剝割以爲似其大似乃不似也
右軍有言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禪宗有言一兎橫身當
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椿舊
處尋持此意以讀莊其文於莊文固已不似矣即已大
似矣或曰左馬八家各不相似各各亦不自相似並持

此以讀左馬八家之文何如予曰可

予初讀莊亦祇求解其理所讀本子於其本文且解
且贊於其註疏且駁且罵朱墨蝇書汗漫紙縫今此
本爲山陰沈生尙賓持去後忽大悔如此即那得見
其文字之妙乃爲手錄此本研硃滴露整片圈去不
着一批不劃段落圖不芥蔕心眼不論大篇小篇且
得亢聲一氣讀盡又得曼聲一字一句咬嚼去也若
復有批則須省識所批是多少隔閡至其精神血脈

大涵元氣細入無間千變萬化總不離其母處吾心所自解其字句之不解者亦時採他本以識之於心不復着紙一字其終不解者終不乞靈郭子元諸公遂亦不求甚解譚友夏言誣莊者自郭注莊者自注十大之灌溉不如細雨之滲漉端居絕念可以一遇逐步追趨勿失其處乎於友夏遇莊無取獨取此數語以遇莊　退谷自記

讀斯文正統書後

刁文孝先生四書翊註言理之言而斯文正統則言理之文也理也而文言之諸子百家有紛然雜出而不齊者矣斯文正統皆天德王道之精有純無雜宜其家絃戶誦奉爲典謨而板在北方藏諸家乘流布未廣其有見而悅之鬬而購之以當模範者大抵讀書志道自具隻眼之士始能知其所以然而務得之以爲快而難以槩責之人人也若使天下之爲父兄者人購其書以課其子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見異不遷道德一而風俗同學術端而人才起豈不更快嘗試論之 功令取士務遵傳註學者從事經書又宗傳註宜無夾雜而臨文不免刺謬所以然者何也幼學讀四書本經畢例應授讀古文塾師令購古文會編古文觀止之類按日課之其書首左傳次國策史記八家間綴以莊列雖讀者由而不知然先入者爲之主及其年富臨文純雜互見雖姿禀之秀者父師愛其能文許其成句讀見情事而止

亦不能按定孔孟程朱一線到底與之講究也所以然者左氏浮誇國策有毒史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八家目黎擇不精語不詳東坡游戲禪寂他亦不能不大醇小疵莊周汪洋自恣以適己老氏之徒也幼學先入以此等爲主雖經書傳註又爲之先而無主之衷臨文命意其不純雜互見者有幾人哉予往游京師京師四方才人學士所輻輳人各刊詩文爲羔雁而純而不雜正無幾人惟予讀書時即讀古文而悅之漸長行文而運用之

認賊作子名是而實非者幾年及其知之而陶汰之久故步難移至於不雜而年已老矣費時惕日可勝浩歎賈長沙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生而見正言見正事習與善人居之不能不善猶與不善人居之不能善也嗚呼使予從讀四書本經後早得文孝先生斯文正統而讀之有純無雜無左氏之浮誇氏國策之去毒是非不謬擇精語詳陽儒陰釋者不入其目有大醇而無少雜也與習與善人居之不能無善亦何以異奚

至穿穴騈枝譽無用之言枉費數十年老力哉唯其不然從既老後初得見斯文正統而悅之是以始而歎繼而思終而以己所歷之艱辛而轉爲天下後世繼起之英俊計也與其費日力讀古文會編古文觀止何如讀斯文正統讀純雜互見之古文而有純有雜何如讀斯文正統之古文而無雜皆純荀自讀經書後而以斯文正統使之由之聽其知之即使不知而未嘗枉費其日力俯其知之見正事聞正言習與善人居之不能無善

亦猶是也醇儒正學皆在於此或曰左國史漢唐宋元明之文皆可廢乎是不然也有先入者爲之主是非定不迷謬朱子理學宗主亦嘗穿穴百家二氏宗旨亦嘗寓目而卒軌於正反以此堅其所是而盡去其非學者讀斯文正統後而涉獵之必不迷於所往即有悅其文辭而悞理學之嚴正者亦不能不根於是非之本心出此而入彼也舊板漶漫亟宜更新併宜提倡此意俾之人購一編家絃戶誦涵育薰陶之久義理析毫芒王道

歸正大不染二氏不黍功利學術端而人才起道德一
而風俗同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

讀離騷經貫書後

讀書求融貫無以涉獵爲也涉巨川往而不復獵前禽
剿而不留縱使十行俱下終鮮曲討危尋涉獵焉耳矣
惡能貫且夫貫之爲言通也篇有章不通不得貫章有
句不通不得貫句有字不通不得貫比事屬辭有一不
通其源流本末不得貫若欲優游厭飫字字於其來歷
曉然意言之表心口之間則非貫穿百家不可以讀一
家屈子之離騷自成一家離騷之隸事散在百家故必
盡讀百家之書而後可以貫一家蓋其根柢在史公屈

原者楚之同姓也一句高陽苗裔皇考伯庸欲知其譜
牒則帝王世系得姓受氏大宗繼統小宗世其王父字
之書不可不讀身爲宗臣嫻辭令議國政效忠於前必
能竭力於後可以自知可以自信一遇坎壈既不可歷
九州而相君又不容放廢自疏則淮南子本事司馬遷
屈原列傳之書不可不讀且宗國非小弱也幅幀五千
里六國賓秦惟楚可以制秦可以亡秦反欺於秦辱於

秦卒吞於秦則七雄爭長綉壤相錯犬牙相制兼併雄長之書不可不讀且懷王何如主頃襄又何如主也亡國敗家相隨屬由後言之也當懷王任爲左徒及是時國家閒暇非遂不可有爲也疏始受欺明其欺猶可振也身爲曾柄用之宗臣明知其受欺如燭照數計而黽卜忍袖手不言冀幸君之一悟乎忘父信仇如頃襄亦蒙蔽於黨人不得一闖正言發其矇而振其落耳可以疏遠竟忘欲反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爲痛心疾首

乎則夫秦世家楚世家之書尤不可不讀且詩既變而爲騷騷故創體與比賦猶是也縱横奥衍稱引煩複則有之矣宓妃豐隆香草萘葹排閶馭閽碧落黃泉統歸比興何妨瑰特且弧張月望鬼車豕塗周情孔思早著之易象矣言情之書腐儒小生繩之以理乎則夫徵引所及齊諧志怪酈元水經昭明文選津逮秘書之類之書皆不可不讀有人於此不止讀以上諸書而諸書皆其所曾讀則卽不爲讀離騷始讀是書而偶使之讀離騷觸着磕着頭頭相遇則必洞然書然曉然於其志之所存徒以同姓故也又知其稱引之故徒以明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也又知其思之所結不言不可斥言不可釋紆縈懷入世出世忝同悟眞皆所寄託如此以讀離騷始能貫離騷不然露才揚己班孟堅且作是言矣他又何怪鵬乎湯先生所著離騷經貫息心讀之篇無章不貫章無句不貫句無字不貫節節打通言言悲痛覺心煩意亂語無倫次昔人讀離騷猶爲未貫而先

生獨能貫之夫先生於百家之書無所不讀宜其貫也人則安能然先生正爲人人計於離騷緣起與所撫拾之在諸書者既一一提綱挈領於前又每篇各爲題辭批其郤而導其窾又每節文從字順加以條貫微其顯而闡其幽百家書史一家收不啻人人盡讀諸書則固人人予以熟讀離騷之具幾幾乎朱子所云嚼飯與人哺矣不待頻繙鄭箋頓覺融會貫通而豈徒若涉巨川往而不復若獵前禽剽而不留徒以涉獵讀離騷已哉

名之曰離騷經買自今伊始買者衆矣亟公窩內定不徒然

湯鵬乎曰拙註多採集前人舊說間申己意初不敢自信而　先生深爲許可賜之洋洋大篇以書其後昔考亭於楚辭櫽括王洪兩家註而撮其大旨記之篇末能不以尊考亭者尊先生乎

書程啓生文後

四肢百節合以成體稍易位卽不可以爲完人故官必止也然官自止而神未嘗不行故一前一却而足之用行一左一右而手之用行一俯一仰一欠一伸而身之用行此其中有神焉文之於題也何獨不然題官也文神也官不止則題易位神不行則文就槁二者交譏而未嘗不兩是主挨講者曰乳不可以爲目也臍不可以爲口也主凌駕者曰一脛之大如腰也一指之大如股也一以爲刑天一以爲跋鼈吾不謂其言之不是也然

去兩失就兩得官亦止而神亦行者誰乎程子啓生擬墨四十八首通讀之意主於挨講山河之表日月之容輕猨便捷者固已望之而却走矣然使啓生不前不却不左不右不俯不仰不欠不伸則啓生必以爲橛株拘縛其所前却左右俯仰欠伸者在官骸之中部位之內而輕儇便捷者固不足以喻之也啓生之文不一體此其鳴和鸞就康莊則然使其逐水曲歷險阻足踹虎豹

手彈飛鳥必更有輕儇便捷者惡知官止神行之不合而出於一手哉

書石開文後

制義之有短篇尚矣至今日而盛不知其爲䵷後進從先進確見其爲當然而然歟抑有所揣合而減句削字以爲之也夫人各有形形必有氣氣必有神合之則生離之則死土木之偶人其形是其氣非也優孟之衣冠有其神無其氣也人之於文亦然學有淺深才有大小著之於文纎毫莫掩無其氣其神而徒然減句削字以肖其形其形是其神其氣非矣世有眞能短者數竿有千仞之勢蛇蛻蜩蚹亦復劔拔弩張故曰短小精悍短小形也精悍氣也神也非土非木亦非優孟也讀石開文應作如是觀

書中州呂某文後

學無止境孰不謂曰然亦必有人焉入乎其中此故納新月異而歲不同而後實見其然中州呂子某之以文世其家學也用之爲名諸生用之爲名孝廉既有成效矣而學彌勤可以止而不止時時函其所作郵於京師是正於其諸父坦庵澗樵兩先生而予亦從先生後得窺其一斑久之而全豹盡窺乃始驚歎於某之虛心力學有進無止爲不可及也大率其文越時而必進憶予

之初見其文也裒然成集者凡數帙而予之所賞心者近作多於少作此其以年進者也已而再見屢見則每進益上此又其以月進以日進者也蓋某之文無時不進虛心自視反自不覺而作壁上觀如予者得以事外閒心較量今昔快其所進竊歎學無止境自某之文觀之而益信也科甲君家所自有不論論其文由此而益進可易量其進之所止哉

王鳳齋居家要道書後

予聞之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夫婦之好承親志也兄弟之翕順親心也士有百行無先於孝孰不爲事歸本於親鳳齋王先生本此義以著書身體而力行之垂爲家訓以教其子若孫子即眞孝子孫即眞孝孫也予與其文孫北村游得悉其父子祖孫三世悃欵誠篤皆仁人孝子也固其天性然哉亦其觸目警心沉浸穠郁於家訓者久期其然而然以至於不期其然

而然也表而出之以告凡有家者各購一編懸之座右仁人孝子其接跡於世乎哉

張愼齋文集書後

經史子之外有集衆矣遠者無論歷唐宋元明以至於今汗牛充棟者皆是也又多藏於家不見於時然猶於當時湮滅於後世者而韓柳歐蘇曾王八家獨巍然特立如魯靈光殿獨存於敗井頹垣中士君子著述思欲流布於後世要當自問其可傳與不可傳耳不患世無傳之者歸震川公車北道弟子林立或舉當時鉅公某某文揶揄之不顧曰是那得通及舉八家中某篇循諷玩索至於忘倦此中真子固索解人不得然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奕世而下苟有知者推而傳之是猶旦暮遇之也和含張君愼齋著述等身一官不酬其志老而仍以墨耕雖其所作詩古文辭裒然成卷帙然無能開雕自力以致必傳於世其子緝武雖爲名諸生亦復老於場屋無能張大其尊人之集而廣播之然士君子著述思欲流布於後世要當自問其可傳與不可傳耳不患世無傳之者即昌黎集在其當身小好小怪大好大

怪亦未遽傳必待身久論定而後稍稍流播以至傳於今也愼齋其珍之藏在家乘必有如臨川陳大士就其姑夫藥龕騾見僞本韓文而竊取歸讀者其傳與不傳此時且姑勿問愼齋示予全集讀竟書此數語歸之

書梅溪小草後

與梅溪別匆匆四十五年回憶總角時同師同業筆壘相劘切如昨日事頃相遇於京邸鬢毛種種皆成老大余方挾策追逐少年塲而梅溪已歷官二十年北歷京南百粵所過名山大川與其中賢豪長者游俯仰古今可歌可愕一寓於詩梅溪小草足見一斑梅溪潛心經術脈不盡其才抑塞磊落之氣不可掩抑然使梅溪不為時用鞅掌千萬里風塵數十年亦無由備歷天地人

物之變酒酣耳熱一發於詩然則梅溪之所得抑又多矣富貴於我何有哉所常留者詩卷耳因書以歸之

書曾學山詩後

獅嶺面鍾山負大江江自岷源數千里蜿蜒赴海至鍾山而三面環之獅嶺為鍾山屏幛自江之上下游望之宛在水中央鬱葱森秀環山而居者多詩人曾子學山其一也吾友張端岑為獅嶺英華詩選於學山益有所稱引予讀之清真刻露不能名以一家非江山之所鍾毓而能然歟三唐詩其卓卓眞可傳者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而獅嶺英華其盛至於如此信有江山

之助乎不能測其所至也已

宰維周永香溪草書後

世常言詩人少達而多窮豈其然哉予觀有唐一代詩人如孟郊之寒賈島之瘦亦其天骨峭拔不屑縈縛寒瘦之云本以志美非以其遇之窮而少之也而燕公許公所稱大手筆往往出於富貴之徒何必抑塞困頓無聊不平乃稱善哉予友宰君維周席富厚爲國子上舍生持三寸不律馳驟名場意氣之盛每從五字長城七言絕調擅場儕輩當是時不窮而詩已工非待窮而後

工也乃正復以窮而益工所以然者今昔殊途靜喧異致往者輪蹄驛絡交游雜沓而今者日對生徒探微索眇其所會心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予所見永香溪草皆今作非昔作也窮而益工豈不然哉而遂謂詩能窮人亦非篤論杜少陵一代詩人而所自評顧云晚歲漸於詩律細必有自覺其進步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與年俱進則有之矣少達多窮豈其然哉吾於維周亦云

白上閒詩書後

萬物分數各有其至不居其至不足以學不至其至不可謂學豈獨道以聖人爲極學以學爲聖人爲用其極哉唐詩晉字莫不皆然晉字以王右軍爲至唐詩以杜少陵爲至其誰不知而憚其難成求其速化往往知而不爲爲而不成吾於吾里上閒白季子而歎其志之正功之勇成之漸近自然猶日進而未之有止也字學大備閣帖等身而雙鉤撥鐙懸腕懸肘有正傳焉吾爲其

難者詩學日盛歷朝備體而書破萬卷字有來歷有正始焉吾不爲其易者嘗語我云吾書十五年僅學懸筆視爲止行爲遲官知止而神欲行而後乃今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吾詩僅學聲調豈不猶人而力求免俗不使下等詩魔入吾肺腑亦有摧陷廓清之力吾於上閒而歎其志之正功之勇成之漸近自然猶日進而不自止也忽又語我云吾將遊海嶽歷名山大川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發洩吾之志氣予曰司馬遷足跡遍天下而

文益奇橫予之志史公之志也予要不妄語唐詩晉字漢文章漢文盛於腐史王內史杜拾遺君既擅其二則太史公牛馬走將於君乎把臂入林併擅三長豈一世之人哉吾拭目視之

讀葉貞女傳書後

予舊與成蕙父輪求游己卯壬午間予以選拔赴成均又與輪求予成蕙游時輪求以一官需次金臺恃課成蕙於旅寓每見其試高等輒喜入塲屋不利於有司輒憂當是時成蕙未婚有請婚者輪求却之始知其與貞女父命三舊約於南成蕙貞女益訂盟而未親結其禍者也無何成蕙死於北貞女聞之入其室養其母輪求聞之悲成蕙負志以才死貞女守志以節生失佳兒而得佳婦爲可悲也予每欲爲貞女立傳因循未果同里陳尹閣爲之今年從輪求寓讀之語輪求曰此奇節也有妻如此足以生成蕙有婦如此不足以代成蕙事其父母哉輪求當上下千古從三綱五常上大開眼盼賞此貞女其勿爲肴睫間兒女子之悲也因書此語於紙尾以付之

蕭貞女四十詩書後

女德盛於周南其詩冠十五國之首而總名之曰風風動也風被物以有聲而其聲還以動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江寧女德夙著女史以許嫁未字守志視死如歸者往往有之未有如今日之衆盛者其有以風之而然歟抑其先有一人創聞驚見無待於風而然聞而慕效之者因以不知其然而然歟往予爲許唐蕭貞女四表詩於京邸讀賀樹吳先輩所爲傳創聞驚見閱今十年

以表章貞女索詩者累累相屬如幼木陳侍御女孫之許字某元昭鄧檢討女孫之許字俞晉潛子閨女之許字汪葉命三閨女之許字蕭或在或亡或吊或唁啓予編篇相屬也其未爲詩而嘖嘖於予耳者里巷多有然予聞之皆在蕭貞女後其貞女有以風之而然歟然諸女皆同時抑有前於此者各抱其從一之義各守其不字之貞根於性發於心成於志謂必有以風之而然未必然也而與蕭貞女同時濟美傳於閭里爲風俗上之廟堂錫之貞珉爲風化是亦風之被物以有聲而聲之愈遠而無窮而謂其聲不還以動物有是理哉蕭貞女四十詩五百首集於十年前梓於十年後是表章者之責也周南詩想其初亦祇散見哀而集之删而存之自在其後卿以貞女詩繼周南增彤管之芬芳表江鄉之美俗同謂之爲國風也可

保定張氏家乘書後

篚弼女士助夫成家整齊嚴肅外內無譁夫性本剛太剛恐缺夫性本直過直恐折濟寬濟猛幾勞心血積誠以動不生日吞卒是教子性情是理延師課誦沃以文史性情苟乖只同故紙慈以得孝後允濟美準是卒婦寬嚴有數過寬則縱誰協家務過嚴則離中情不圓寬嚴適中開誠以布閫門之內雍雍睦睦中堂以外肅肅穆穆無成有終沐此和風嗣此徽音百世無窮

曹氏家乘書後

古今傳人衆矣女不下於男而男子之傳較易國有史郡有誌家有乘功業文章苟有可傳皆得而傳之而女子內言不出於閫既不應有功業書於竹帛銘於鐘鼎又不以文章取名於世則其可傳而因以傳之者唯是貞烈一二大端而其間之得傳與不得傳抑又有幸有不幸幸而子孫既承其世公論不泯於時邀榮國典烏頭綽楔旌閭表墓其不幸而遺逸於荒凉寂寞之濱坐就湮沒者知有何限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可傳固不止如漢史所載列女諸傳落落而已也而乃不得與男子之傳度長絜大於世亦以家乘缺如都無可考而國史格不得書耳欽之巖鎮多傳人里進士曹志宏俊原既有賢良題名之考以傳其男子又有節孝題名考以傳其女子而於其家之中女子之烈者復為各立小傳得五十有七人萃為一編綜視之止曹氏家乘耳不惟非都國之通志併未及巖鎮之全就曹氏一門不百年

而貞烈之盛至於如此譬採判由寸寸是玉如入鄧林節節皆材彼其耳目所濡染見見聞聞薰蒸涵育天經地義習以為常故皆不以飲氷茹蘗為難而以之死靡他為快也由此而鄉而國而天下令皆得見曹氏家乘彼其一門之中百年之內貞烈若此之多感發興起郡志之招撫視此國史之採輯視此於以化成風俗功流德教其功不在漢史列女諸傳下而女子之傳何渠不若男子哉予既喜巖鎮女德之盛又嘉俊原之能薈萃

成編也於是乎書

黄氏宗譜書後 一

家有乘國有史史以紀事而有闕文是故夏五有月字之脫而不敢增郭公為虢公之誤而不敢改寧家乘而獨不然乎宗失譜已久既不可臆為增減又不敢妄為改潤將欲及時修補則必求其顯而可指實而可徵者以為據舍墳墓所在其何據矣幸而予南遷祖以下三百年墳墓具在也則考其先後按其時代某壙為某代祖某壙之某塚為某祖信者著之疑者闕之久欲筆之

於簡而兢兢乎恐有違錯也自成童稍知人事來考信六十年而後乃今書於策以貽後世子孫及今不為奄忽物化愈遠而愈不可攷予之罪可逭乎哉若夫遥遥華冑不敢引也當世顯蘇弗籍重也求其實為吾祖吾宗實為吾祖吾宗之嫡子嫡孫而已書此弁諸簡端識之家乘勿使予通譜諸父兄子弟見之將怪予萬殊一本胡為分别太甚也

黃氏宗譜書後二

宗法亡而天下無善治然繼世承祧制律議禮必不能不斟酌於此生乎今之世卽不能反古之道要須見得此意而後禮樂有所出手足有所措凡祖宗丘隴亦有所責成以貽世守不至夷爲丘墟鞠爲茂草而由此敦本睦族水源木本孝弟之意亦可油然而生矣予於黃姓生非宗子而絕而求續序竟在予予當之皇然而思戚然而懼將於予乎重有責成非可隱情惜已知而不

爲爲而不成曖曖昧昧逐隊隨行望墦羅拜醉飽徐歸聊畢吾生也植根之本厚也重也其興也勃焉商賈之智刻也薄也其亡也忽焉故予重建一世二世三世祖墓修復四世五世六世高曾祖墓七世大父母墓則遜[illegible]收扞併及伯叔而後八世及吾父母九世及吾妻十世及吾媳而以予生壙殿焉視祖宗重則視其子孫自不得輕故其置吾身也不得不重節費不貲以視守錢虜刊析秋毫祇供妻子與夫驕奢逸樂祇爲身圖而不恤宗祀之不延者吾寧爲彼不爲此也況凡營建修築一切物力錙銖皆取辦於一人之舌耕併非巧宦饕餮亦未嘗偶一謀諸予姓父兄子弟惟吾從祖墓隨從叔後僅出半貲然其時貧窶刺骨年未及壯宗子猶尚有人在也大宗及吾身益銳意爲之蓋此見宗法之重無所責備而自不容辭豈好勞哉心誠有所不得安也北支至公召姪死而大宗絕南支自黃忠姪孫無子而大宗亦絕絕而求繼將於吾父兄弟行子孫中求之而二

伯父無子七叔父無孫唯五伯父有子而子少於予則大宗之序予固有不可得而辭者矣苟知宗法責成之重繼世以往承其責者其亦皇然而思戚然而懼也哉

黃氏宗譜書後三

譜既成圖唯北支名號次第墳所非面問其親支不能墳注則空白以待之七夕後八日北族聞風送單持單來者爲族姪公亮與其從弟公路墳注畢公路曰叔亦知吾家本支本籍鄉貫何省乎予曰知之公珮伯曾爲我言浙籍但不知何府何縣何鄉何里公路曰温州府永嘉縣十一啚小黃村予曰姪何由知之曰吾祖知之吾父知之今雖既往猶能追憶語未畢公亮曰吾母亦

常言之亡年九十矣老病兀坐好言祖宗往事絮絮不亦休某某修齋事佛門牓猶署祖籍浙江温州府永嘉縣十一啚小黃村人氏今住宋七娘子營地方也公路曰永嘉族姓聚居大黃小黃二村宗祠坐落小黃村置有祭田兼以贍族宗譜四本吾曾祖時猶有之間持譜往宗人驗譜欵留虛往實歸以此尙通往來予曰汝既知之何早不言曰歲時一見無從說起又云萬曆間浙宗有人爲某鎭總兵官剿滅被叅逮番南京寓靜海寺託南宗營救南宗人忠厚不解事周郵之金多而不救其死買地郵葬不復回浙墳止一塚坊石誌之間此墓亦在上元柵欄二門之間去南宗兩祖墳不遠土人往往猶稱黃總兵墳祭掃闕如吾輩今亦不可復識矣公亮姪曰吾母言曾有圖買總兵墳風水者固欲得之知爲吾宗地出厚價百五十金居間人分得五十餘吾宗人出紙筆賣之吾宗人忠厚不貪利固郵之又言聞諸公姑三塚所葬皆木桶盛骨不知何故今揆之永嘉移

葬軍前歸骨皆有之但不知從明太祖罷兵歸衛來抑或從明成祖稱兵赴闕來又言南宗赴浙所遞唯宗譜四本譜頭一紙譜頭者譜之綱也四本者圖之註也又言譜頭如今札付而紙特大自失此譜兩宗往來遂絕南宗後人倘至永嘉訪有小黃村否小黃村有黃氏宗祠及宗譜四本譜頭一紙否果有之查有從軍赴南京不歸抑或自永嘉移骨併葬南京者否果有之則吾始南遷祖名號或可查即以上分枝共祖亦可通查禮失

而求諸野謀於野則獲兩姪語予故不敢不詳志此
以上所記北支子孫婦人孺子類能言之而南支入
城子孫如予輩行皆不知即或知之亦公孫伯先世
新箭一二而止祖桂宇公下世時予僅齔齡每夕敎
語之必不及此而予昏不能記憶或吾父亦及之俱
不似北支子孫縷縷言之也所以然之故北支三百
年聚居墳所至今無一人遠遷者耳濡目染薰習之
久知之則易南支入城星散各居聚散無時知之較

難予故謂祖墓迷失南支子孫漸迷失耳若北支固
未嘗一日湮沒也今問墳所土人柵欄門內大街一
帶房屋多黃氏故居蓋其初南支併聚族於斯也街
半石板過街平橋猶名黃家橋古人安土重遷故有
踪跡可查析居他徙久之視其本支如路人而溷譜
父老子弟倍加親切其所由來非一日矣

黃氏宗譜書後四

公亮公路兩族姪質朴無粉飾彼其薰習既久語有由
來所謂先人持譜赴浙驗譜歎啚虛往實歸者非挾勢
位富厚以往俾有不得不啚者也即其所以往亦非爲
彼中人勢位富厚足爲宗族光寵有不可不往者或前
人遺命或自溯根源亦必審量再三確有可據而後輕
千里聚糧束裝以往其所憑籍固憑譜牒抑必去祖未
遠去彼適此譜中情節有明明克知灼見吾自知之彼

中人亦共知之者而後其所往爲不誣非然一切不知
譜又不載所以去彼適此之情由徒然挾之以往假令
此譜落異姓手冒黃姓以往彼中人亦不察虛實貿貿
然欵之啚之信信宿宿虛而往實而歸乎必不然矣且
非徒此中人往而彼中人亦復嘗來官至總兵亦勢位
富厚矣特其以患難來非以安樂來身蹈危機禍且不
測無所營救而投愬望救於嘗所往來之宗人亦事勢
之常此中人雖不能救而置墳營葬卒亦賴之非然素

無根柢急而相投只出一時之不得已則江寧會城爲前朝舊京人物輻輳之地不埶位富厚能事好事者之投而投諸忠厚守分泛不相屬之人亦必不然浙中南中彼與此俱不從勢位富厚起見徒以邈邈上祖共本同源不經束而自固不膠漆而自合由合而分譜必載之斷然不疑特其詳畧不得知或止一筆二筆而止失譜後兩宗往來斷絶於今又百有餘歲矣南宗雖失浙譜永嘉有祠有守必仍世傳但不知此百餘年來彼中

舊譜子姓中曾有人加修否葬於江寧之總兵何名曾續入譜內否何由傳翼飛查果有其人其名則公亮公路兩族姪之言爲不虛且匪徒其言之信而有徵已也一貫則無不貫既有總兵總兵必有祖有宗彼之祖宗吾之祖宗也吾南遷一世二世三世祖之名諱根由必有可查惜予老病不能往也繼予大宗苟能毅然持今所立此譜以往冥交神葬上祖有靈定不徒然

永嘉譜而南支寶之非爲永嘉宗人藏譜也永嘉譜即吾譜所以自永嘉而南之故永嘉譜必載之而後南支有所據以往不爲無因之投而後譜宗有所驗以圖不入通譜之陋夫所議於通譜者熱鬧場中戲局也今此譜合勘枝條通貫不過攀蘿附葛以爲寵若吾南支抱忠守朴三百年不聞生此熱鬧一人且前輩時風俗醇厚通譜之習未開也况永嘉去江寧邈邈二千里彼中人亦何藉此求雕求斵不遠而來者爲光宗族而歎之南之虛往實歸乎抑水源木本

之思動於不自知出於不容已兩相求而兩相遇以成此嘉會也南支所藏永嘉譜既失於南定不併失於永嘉但得重見永嘉譜即是獲吾南譜機會之來日可俟也有心人豈肯當面錯過

黃氏宗譜書後五

黃氏得姓於黃帝四十子受封於江黃漢唐宋元代有聞人遞遞華胄不敢妄引者前失於兵燹一本[illegible]孫苹緜貫荷有纖毫遺錯即為等其親於路人況敢慕高明系宗派乎就其近有墳可稽者南遷來三百有餘歲矣未聞先世之有顯者蓋不獨王陵之母昔自言之神明之胄降為皂隸免為庶人自古而然何獨於黃明初定天下罷兵歸衛論功行賞公侯伯子男之封指揮千

百戶之襲皆出其中餘歸衛衛名錦衣蓋侍衛親軍錦衣示異如漢之奇門羽林今之鑾儀部曲云兵罷歸屯而籍不脫後裔仕不至本兵尚書銅版有籍不得除名亦各一代之制如今之旗籍往往而然何獨於黃問諸祖父吾家本籍浙江啓禎間族人尚通往來予時童稚不能詳問又不記為何鄉何里嘗竊啓先世遺篋經籍中有先世手蹟得世居神策門外宋七娘子營字樣從訪之無知者後知在小東柵欄內外二門之間今墳北半里許古名宋家岡是其証也兵罷歸里者[illegible]居仍名曰營如所稱回回營高麗營者則予之[illegible]居於此蓋無可疑聚族於斯歸骨於斯則此墓為予始遷祖墓亦無疑木有本水有源後世子孫倘以祖遠而置之不論不議使再湮沒木鑿其根水涸其泉其何以大之望且得為有人之心者哉

贊曰有明開國殘害忠良緹騎四出所役使皆錦衣衛卒也吾祖宗隸其籍而不久其伍束身歸農耕讀傳世

無赫赫之功亦不惰冥冥之行苞醇守朴綿延邑㦸有自來矣

讀天玉經書後

予以葬親涉獵堪輿家言於天星不求甚解丁亥秋入西江泝舟而上於蕪湖書肆購得閩人某所註天玉經舟中無事時時寓目遇疑輒止旋歸既久歸質梧岡劉先生爲言其所註大段之是與非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丁酉冬自京假歸再質所疑然後授我以所手錄註末附宋吳克誠教子景鸞四十八局戊戌楚游又挾以往時時寓目遇疑輒止雖不似初見閩本之疑多於

信而信者之少終不敢疑者之多也梧岡既讀書維揚予歸復餞驅北道不得繼見蓄疑貯惑時往來於心而無能卒解庚子二月中官書校罷京邸無事偶憶朱子須是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因取其內篇上中下及外篇另紙錄出一字不及其註燈下亢聲讀之參同契云千周及萬遍鬼神將告人讀之不已不覺曠然有入腳處每及所疑即從疑處入思議不解不休老而善忘恐悟者轉眼復迷輒以紙率筆錄之然後再取梧岡所授註閱之合者少不合者多即從其不合處再入思議而後敢於攻昔註之短而後敢以伸己說之長再取白文亢聲讀之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不似向者之終入觀場隨人呼拜也爲說五十有四寓書寄我梧岡先生直筆教我磨礱入細以遺後人曠世而下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五十四說另刊天玉經後此不載

讀玉尺經白文書後

昔人著書胸中大成片段筆下致有條理乃以信於時而傳於後好事者起而注之不知其胸中筆底渾然前人而以其人之意發明其人之書使之家傳而戶誦耶抑或肓猜瞎揣妄以己意武斷其間東塗西抹以自豪也昔之人不受也豈其言盡皆鶻突而是之少者敵非之多卽是多非少而其非處能使全文隔閡首尾衡決反不如留其白文以待知者千周萬遍心解理得其精

神自從紙背躍脫而出耳玉尺經舊註傷雜摭拾衆解而無一定之折衷反使全文片段隔閡衡決而精神不現猶之可也以予所見好事家之註多主張己意以註昔人似是而非如脈望蠹食於仙經秘笈中柰神仙字乎從此去則亦似不出鑽研而已予於一切註悉擧而芟之直書白文用朱子讀韓文文從字順法抗聲讀之自覺枝枝相對葉葉相扶全書有全書片段條理一篇有一篇片段條理予昔註莊後傷其煩亦書白文以供咏歎猶此意也或謂難解處亦少註不得予曰註誠不可少也然安得如朱子之註四子書者字字稱停圓內圓外悉有分別吾與之夜誦而朝吟乎若猶未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漸而漬之使自得之則無之便

讀玉尺經白文書後二

右玉尺經六篇三賦總四千三百三十六字滙巒頭於理氣蓋發明巒頭之理氣理氣固不離巒頭亦未有有巒頭而無理氣者也其言理氣以青囊天玉二經爲宗主而撥砂消水佐之以納甲故其言曰四生三合是天機雙山五行全秘訣又曰可合雙山作用法聯珠之妙宜從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納甲以月之旨且分八卦一卦管三山而卦各有納如乾納甲坎納癸艮納丙震

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坤納乙兌納丁其方有秀峰來水而立此向以納之爲母來顧子還以相見爲子報母恩局內山水與納甲合者兼有取焉其法昉於漢京房本在晉青囊唐大玉之前其言實有至理郭景純楊筠松前已沿用之日二經出歷言四生三合生旺墓用玄竅相通之妙始從後來居上果然能合向向合水自庫長春便合納甲也得不合納甲也得故天玉經曰知此法不必尋納甲必之爲吉非此不可也不必云者此外現有四生三合天機之妙用可以不必專尋之非以不必爲一槩抹殺之辭也蔣註天玉主張太過在於執明之所以通三合之變也且夫窮則變變則通三合有時而窮納甲亦有時窮故左右又曰側難執乎納甲又曰祿馬貴人速於應驗催官生氣薦福如雷又以通納甲之變也夫而後消納之用廣裁剪之法備井田封建豈非良法而不得不阡陌郡縣者勢也變也顧有變而必不可易者百變而不離其宗三合變納甲納甲變祿馬

貴人生氣催官彼其認龍配水左落能不謂之陽陽能不順行右落能不謂之陰陰能不逆旋乎陰龍能不用陽水朝陽龍能不用陰水應乎審龍配水依舊四生三合而後龍水生旺休囚之方位定方位定然後知其不合局者在何方位然後用納甲法以迎其神而背其煞則雖認水立向借庫出水抑猶知本龍本水之所在不致殺曜倒冲而不知也此則所謂變而不失其宗者也故從微一賦語語青囊天玉精髓未嘗言及納甲至通

變而後用之亦可知其推尊取用之所在矣若夫納甲之說於青囊天王者則有之納甲大指貴陰龍而賤陽龍三合則二十四龍合局皆可用乾戌孕聖青貫不必必陰龍也納甲則非陰龍不用故其言曰地理家貴陰龍而取旺相賤陽龍而迎孤虛又曰三吉六秀主富貴之樞機即其所以消砂納水者亦無不賤陽貴陰雖同納甲而震庚耀武巽辛出文艮丙致富兌丁壽考皆以陰砂陰水頻見稱說而乾之納甲坤之納乙坎之納癸

離之納壬徒以陽砂陽水而不之及此則其所以異也曰不害其爲同乎曰與其貪大地用陽龍而結作不眞害有不可勝言者陽孤虛而陰旺相理既有之氣亦宜然賤陰貴陽吾不敢也此宜景純筠松復出不以爲非者也祿馬貴人催官生氣吾亦不能異也但不許束青囊天王不覩徒然認水立向者藉玉尺爲護身符曰吾有所本也

附

地理有放水局直放之法則言之矣必宜直放所以然之故究竟未言以待人思而得之立向消水收左水用甲庚丙壬向收右水用乙辛丁癸向皆以迎生旺而背休囚此人所通知惟是直放之說何以不收而放必是此水有煞取其去不取其來故不收而放放以放其煞也宜收而收固吉所以迎神宜放而放亦吉所以出煞如清眞寺右石燦西姪葬地西龍右落入首陰金龍配壬水水用生旺互用三合連珠之

法向既不合局玉尺經云可合雙山作用法連珠之妙宜從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則用納甲震納庚子報母恩立甲兼卯向以收內小水之生旺而外大水之自右倒左者姑置之然內小水却是直放自來地理家立向皆取迎水此地何取於直放必有其所以然之故自來地理宗匠皆不肯直言愚以臆揣之莊子曰諵術其本此地本酉龍入首右落爲陰金龍本配陽水水陰金生子旺申墓辰絕卯陽水生申旺子

茲辰死卯今用納甲法立甲向雖收內小水之生旺
循其本而論生成之龍本是陰金龍配合之水本是
壬水水今所立之甲兼卯向非本是龍之絕本是水
之死方則向上向前之水正是絕死休囚之水卻如
何可以收得則不直收而直放制其宜矣用甲木生
亥旺卯收內左小水以迎神用甲向直放穴前內小
水以避煞正所謂迎神背煞化煞生權也況朝山棲
霞貴人峯震庚相見爲薦元峯卓立於一字文星之案朝山一

點望中青丙午丁鍾山掛榜形三火齊明於穴右山
交水會羅城周密舍甲向案對朝拱局皆不正則固
不以穴前去水爲嫌矣書云去水無多有關攔而反
吉此穴龍自左來左有隨下一砂爲上砂固氣上砂固氣
葉九升論最確收穴前乳汁水先到先收右有隨下一砂以
成堂爲下砂收水或疑內水小外水大何以舍大就小神寶經云水流生旺只可用於
砂頭磚頭者穴下也故以內水爲亟後到後收中成內明堂作三管收
放曠大寬平然後流入外洋大水橫攔之淵繞元武

而去誠所謂去水無多有關攔而反吉也例左例右
之水世皆知收之獨直放之水及內水外水之分言
之者少夾竹梅花與其鶴此書雖多隱語而詳釋及
此故截錄之併附數語直窮其所以然雍正丙午上
元日退谷偶書待質高明

偶聞人言內造眞青緞子必先用眞大紅染成底子
然後加染眞青故其色久而不變迥異常青此言打
底子之貴重也惟地理家之立向收水愚謂亦必打

底子底子亦必打得好如染青之必先用眞大紅底
子維何陰用陽朝陽用陰應龍要合向向合水青囊
天玉二經鐵板不可易之法而已其法先認龍次配
水龍水生旺互用立向則向水流歸一路行而已果
能如此抑又何求然亦必有底子龍之左落右落水
之陽應陰朝是其底子所立合水之向是其加染之
青如此天然三合之龍水向不可多得則又有變體
劉秉忠玉尺經云可合雙山作用法連珠之妙宜循

卦倒推求尋納甲之宗納甲所以通三合之變也究竟必離不得三合底子（梧岡云此較前文更爲詳細顯透若納甲離了三合便是無舵之舟曉得止那一方上）仍必先定龍之左落右落而後論神生旺休囚之方位定次從龍配水如乙龍配丙水丙龍配乙水辛龍配壬水壬龍配辛水而後水神生旺休囚之方位定此所謂大紅底子也三合之法以此爲底子納甲立向亦必先打此大紅底子底子既定則龍與水本來生成生旺休囚之方位亦定從此變

而通之以盡利認水立向單收向上生旺之水而不合龍然而龍之生方旺方休囚方本然故在也即本配之水之生方旺方休囚方本然故在也即用納甲認水立向亦必不使本然煞方休囚之水上堂犯曜方衝至之大忌故有直放一法使之去不使之來假使不先定龍水本然底子單靠向上收水則曜方衝至而不知或反貪其洋朝冒大害而不覺此皆不先定三合底子之咎也（梧岡云明透極矣此之謂箭庢脫）前人如劉秉

忠吳景鸞熟精青囊天玉以爲變通故變而不離其宗後人如時師及學究輩懵然不解青囊天玉之所謂徒然認水立向故變而屢冒其禍遇倒左倒右之水立陽向陰向以收之一遇直去之水則茫然無所措手是煞如何出神如何迎彼其惡知不然則以爲去水地而棄之不下坐使造物機緘滅沒於俗匠之手豈不亦重可惜哉此皆不熟青囊天玉不先打大紅底子之過也先儒謂反經合道之謂權愚亦謂反

青囊合青囊反天玉合天玉之謂變

生旺休囚備而成局有生旺不能無休囚故有一局即有一局之煞不但八殺黃泉始爲凶曜也收橫水者立向消納取其來生旺而去休囚其事畢矣若放水局休囚即在向上所謂墓向也（墓向者本龍之墓本龍所配本水之墓非通變現今所立之向之墓也若不先打定生旺互則底子則此墓向墓字必茫然不知眞墓之所在矣○墓向惟乙辛丁癸向與墓同宮若甲庚丙壬向又當別論然則直放者放其墓庫之煞水也甲庚丙壬若去墓尚遠故內水不盡直放）此水斷斷收納不得直放正所以

避之也倨岡云亦即祿存流黏佩金魚之意同一出煞也或疑何不藥之不
知正爲龍眞穴的滿局皆善獨向雖立水難收故用
直放法以濟常法之變盤根錯節乃別利器於此見
前人手段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此非常人之所能用
亦非常人之所能知也備此一法消納之秘思過半
矣退谷饒舌

原心亭記

翰林院舊有五亭柯亭寶善亭缺不存而敬一瀛洲原
心三亭在內堂之後敬一亭中峙瀛洲亭在其東原心
亭在其西敬一始於明嘉靖中瀛洲始於明萬曆中經
始落成皆有年月可考獨原心一亭不知其所自始或
曰院創於明宣德七年以故鴻臚署爲之當是其時與
院俱立則猶在敬一瀛洲二亭之先也今亦無所據亭
故有兩額大書原心亭不署何人書亦不署年月自亭

北面則聖廟屹然在焉其西隣鑾儀庫周垣而其東則
敬一亭周垣也後有隙地近院周垣前對三楹爲藏書
所諸庶常侍師分班考課其中時時拈弄筆墨俯而作
仰而思輒見其額顧名思義何謂原心乎且夫心一也
有人心原於血氣之私雖上聖不能無而未可縱也有
道心原於義理之正雖下愚未嘗絕而務使之長也此
原心之通義也而抑有不盡者或謂諸吉士在此亭者
皆爲文學之臣風雲月露之詞繡繪雕琢之文是其所

從事寧使德有餘於言無使言不足於德凡有所作皆當進而原之於心乎舉以質之師師曰二三子無徒以登瀛洲爲妙退而由敬一以原心則是三亭者皆可箴也何獨原心退而繹其言援筆而記之

受業甥張聖度仍叔校

退谷文集傳　碑　疏　跋

退谷黄　越際飛著

來鶴堂家傳

來鶴堂者三韓高公承爵撫吳時政成瑞應鶴來誌喜堂之所由作也堂在吳會政在吳粵曷言乎家傳也坐斯堂發斯政一利一弊一興一革皆繫以堂而文集成焉亦誌夫公之功在社稷德在民生者耳家不能竭當也然則曷言乎來鶴堂家傳曰此孝子之志也傳傳也

公之可傳多矣所以傳公者既不少矣孝子曰未也吳粵遺愛豐碑矗矗所在有之不能輦來於家也廟堂論祭綸綍煌煌礲石墓道不敢褻陳於家也墓有誌世有系勳有考永永無窮藏諸漆室不能復見於家也吾將建堂於家廟亦顏曰來鶴藉手鴻筆書吾父功德及人者鐫玉石而臥諸堂子若孫世世瞻之無時不見吾父也不寧惟是山陰蘭亭西方聖教藉右軍逸少以傳吾搨以遺諸文人韻士置之硯北朝夕臨摹人人如將見

吾父也故曰此孝子之志也公嗣子四孟其傑仲其位叔其倫季其人維時仲佐守江寧孟守汝寧仲以孟書視予道前意以家傳屬予命筆予于公爲屬士仲亦復然於孟爲翰林後輩襄與行營山澤十年中稔被與供知公最悉不能以不文辭也予謂公家世從龍門第之盛不待予言太夫人苦節撫孤公至孝性成共見共聞不待予言今之所言亦言夫鶴之所以來與夫來鶴堂文集之大綱領則舍其功德之及人而更何言哉公宰

洪邑則軍興供億無驚無擾佐理邳睢則河漲立隄鑿土畚埽隄卒以全宇揚州則下河水災力請總河題免數百萬草價致有鶴來之異按察江蘇則駁問防兵閙釋鹽犯旣明且仁巡撫廣東則矯詔發穀賑濟而後上聞丁憂之日百姓奔送者千里不絕凡此皆公功德及人之大端卽公當日自行之亦未有不慊心滿志者況公之子若孫臨政撫民有不稟承而視傚者乎吳粤之人淪肌浹髓見見聞聞有不似羊叔子峴山之碑名墮淚者乎窓明几淨臨摹想像有不感發而興起者乎此非一人一家之事也而必自一人一家始則來鶴堂家傳片石其曷可少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非公功德之及人其孰與則非公之子發揚公功德之盛其孰與思然則公之有是子也宜哉公官爵子姓卒葬月日載墓誌贊曰生於韓葬於燕功與德徧南天瑞鶴來舞蹁躚移諸家廟維有歷年

鄧檢討傳

余嘗至萬竹園園有青蓮閣爲檢討鄧元昭先生藏書處余與其諸孫課誦其下暇則其子若孫述公平生娓娓忘倦余因已藏之胸中矣比入北門館館後輩觸事引喻舉先生軼事相揚厲者時時有之余不及見公雅重公公母夢日入懷誕公故名旭元昭其字也襁褓識之無五六齡目十行下塾師避席藏燈夜讀父母得公晚又得于奇愛之思節其勞不可得及公得第憾祿不

及親解組後雖著籍江寧春秋掃壽春墓攀松楸孺子泣廿年如一日歲辛丑崇祀封公於州府鄉賢當事送主紳士聚歎公焄蒿悽愴若無以伸情事於萬一者家居朔望夙興爇香致茗果於影堂嗚咽不勝推恩於封公伯叔至親之無依者受業師暨童子諸生時試文知己鄉會座主本房師之已亾者皆製木主祀於別室嘗曰人生于三事之如一道固然也鄧氏系出南陽自宋右正言公隨高宗南渡家於吳之洞庭明洪武間以富

戶徙貫鳳陽之臨淮再遷壽春明季寇亂宗族散失公第後收族無遠近其在臨淮懷遠洞庭及鳳陽壽州者皆以公爲歸未婚者婚未嫁者嫁讀者庀膏火耕者資錢鎛同堂兄弟之子若孫教育有加故公之喪千里南北子姓奔赴如喪考妣公女兄弟五人一適陳大詣卒無子公葬之一適沈鶴賜卒有二子流賊掠去公百方招致歸俾完聚一適柏尚文一適黃中道一適姚韶美三君皆前死三妹守節公衣食之子妻之女嫁之課甥

如子嫁其女如己女母家親屬因亂亡散僅有族弟爲州佐吏公亟謂之曰舅何自薄公門一失足子孫無自拔理爲脫其籍課其子修脡婚娶皆出於公公好賓客急施與不以有無辭壽陽故南北衝客至如歸以鄧氏廬爲鄭莊驛諸生時賓客滿座及登仕籍尤爲人所不能爲如經紀溧陽陳公百史喪助彭公長庚關東行覲顧公仁含歛併贖其妻子歸故鄉天下知與不知皆倚重焉退老江寧四方公卿大夫以事至者嘖嘖引宋人

語謂過江南不見劉侍制猶至泗州不見大聖故未入境刺先入公或迎境上或候里門至則歡若平生連日夜不厭費盡不顧問其旅囊蕭颼傾筐倒庋一無所吝於親知尤數出死地而生之顧公小阮罹加派難公周全匍與立然諾傾家罔顧以故得免孫公孝則緣事下獄公偕同年劉公覺岸衡風犯雪叩首當事爲請事竟以解臬司姚公延著鳳守周公標以　欽件失出論死一日周公獄中傳片紙以身後事累公二公之死公爲

之斂而致喪於其家鳳守劉公應中罷官貧不能行次壽州公就子錢家貸金賭之中翰陸繡間謫瀋陽覓差歸里貧不能返關外公宴之客散囊其席上酒器三十餘事脫手贈之急人之急類如此公少有大畧明末流寇攻壽州爭議棄城走公上狀備兵使者具言不可且助州牧率民城守賊繞城大呼此中有人遂撤圍去馬貴陽閻公名以部劄委署郡篆公不應是時黃劉兩大帥駐壽州兵民錯處人情恟懼獨雅重公才時勤延訪幸從公言鷄犬安堵公見義必爲壽州淝河三里壩城外護也又商民百里販糶處歲久堤圮公脫手數千緡助成之江寧衛有運甲選撥軍也有快丁則歲貢御用諸物之軍也有屯軍則屯田之軍也船政新書開載明白

本朝鼎革衛中官識爲奸利槩爲簽運快丁屯軍不安其生公力陳之制府馬公重刻船政新書復其舊庚戌歲大饑制府麻公設三廠賑濟公所捐不過數百金然實公

首事麻公據呈具　題始終賴公經紀所活人二十四萬餘口吳逆之變江西婦女以俘至公倡率紳士捐金要於路贖以還其主以萬計江寧觀音門燕子磯水勢迅急公設救生船歲給工食行舟無恙江寧省會獄大案歸焉爲監者四爲所者一庾死者累累公請於臬憲陳公身倡其役增置獄田千畝有奇事詳陳公碑記又置育嬰堂三山門外買田千畝歲給乳母嬰兒衣食費事詳公育嬰堂記公典試江西知名士網羅幾盡嘉

定許君自佼見試錄歎曰毅在侯公廣成幕見其校士
所拔皆國士不謂悉為鄧公桃李後成進士者四十餘
人事竣過吳門彭公雪客繆公念齋徐公健菴沈公韓
倬黃公庭表錢公湘靈周公子淑皆先後問字世擬之
龍門其後足跡所至屨恒滿戶公在翰苑　朝廷深知
其才欲試之於外丙申
世祖章皇帝謂公品行清端才猷贍裕陞授陝西洮岷兵備
道未任以病告

仁皇帝御極之初徵書屢下公山林意篤力辭再三三年鳳
撫張公特疏　題薦公拳拳懇懇謝絕啓事優游林下
手不釋卷無晝夜無怵暇一舟一車皆著筆牘遊泰山
有岱踰遊華山有秦中紀遊集遊靈巖諸山有吳越遊
草遊金衢諸山有緇里集遊南嶽歷君山汎洞庭上岳
陽過湘潭赤壁修諸葛武侯廟自撰碑文勒石有楚遊
草自浮山次九子黃山而歸有浮黃集總輯所著有林
屋集麗句集行世以上載墓誌人共見聞余不能異也

嘗與諸嗣君坐青蓮閣從容語及吾鄉焦澹園殁[illegible]虞
山錢牧齋宗伯東樓白雲樓藏書之盛諸子曰吾父所
藏何渠不若吾父教吾輩於此中今集目益古集接目
取之若青千里尋師昕夕講貫吾子復教兒輩於此先
君子愛才若渴使見吾子未知何如傾倒也予謂父書
可讀本上工詞賦觀文四岳能文章五至六御八凱饒
經術孫曾鬱為國華皆公教也諸孫曰吾祖四十無子
族人爭以子求嗣吾祖不言同時繼娶祖母五別院而

居不相屬數年間吾父伯仲叔季五人年相若也諸孫
年長者基堂亞塾輩年亦相若未七十蘭玉滿庭階今
見其五世六世孫矣暇日諸子以公傳見屬余謝不敏
無何予備員丹地為公後輩景仰前薇風流斯在時五
至守四門博士六御以卓異赴　闕八凱需次就甫皆
在京華四岳復以書來皆申往說力請家傳荏苒歲年
諸嗣君皆歸道山而後乃今允諸孫請為之為書其梗
槩若此益以余所聞人不必同也公以某年月日時生

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時葬於江寧巧山之原二姓許墓誌贊曰壽春之藏公所發祥巧山之陽公歸御律七十年中細目弘綱又三十年德音莫忘繼繼承承春露秋霜

鄧四岳傳

鄧四岳名熉館前輩太史元昭先生第四子以中書需次於家予交君時不及見其事父見與其兄木上綱文弟五至六御八愷相友愛爲吾鄉望族兄弟所難君與綱文同母他各一母不以異母故有瑕疵蒸蒸怡怡使人意消兄弟各之官君獨堅卧不起五至八愷屢札敦廹弗應也元昭公築青藜閣藏書卷帙過吾鄉澹園焦殿撰五車樓虞山牧齋錢宗伯白雲樓幸未放失君父

書可讀予課其子壁及奎與君共硯席二十年來若於父書未嘗一日去諸其手興酣落筆徵引幽遐經史所遺君皆及之課其子不掣予肘君於制義詩古文嘗從錢湘靈游皆達其微恥謂旣易子而教不當更與叅雜反無適從然二子制義廁似予而詩古文多似君女子子三其二甫嫁而寡未嫁而寡皆守志死雖胥夫八母訓抑君禮義漸漬致然君貴游而縞紵所遊皆儒素一觴一咏交唱互答及其貴不一字入長安予嘗使酒罵

且語侵君詰朝迎謂予曰吾母謂吾汝平生未嘗如此大醉徐理前說則云絕不記憶其善覆匿人過類如此事母董恭人謹推愛其舅氏窮獨來依生養死葬不足異獨煦嫗恐傷其意怡聲下氣等舅於母三十年如一日予以為難君足跡不出里門雖壽春有父產閒一命駕而山水之癖常與卧遊萬竹園亭甲於秦淮君既推之兩弟則於城南別構小築山拔地而水歸墟長松偃仰怪石嶔奇君挾一編徜徉其間有入天台度石橋之

意歲癸巳君年周甲時五至守國子監四門博士予從寄詩有經年無剝啄鎮日有躋攀之句蓋實事也又三年終於秀野園里居其子壁率弟奎弟基營新阡於城北棲霞西偏安君靈於董恭人側而祔舅氏為兆別之猶是君之遺命云

論曰自知其能為而為之多所建樹出而不處艮是也自知其不能為而不為水邊林下處而不出寧可厚非哉若君則能為者也能為而不為未竟之緒繩諸其子君之子勉乎哉壁勉乎哉君嘗語予此兒在襁褓中吾父見而異之曰是兒類我眞吾孫也壁勉乎哉君之子勉乎哉

吳七雲曰側看皆峯嶺在其中矣若只譜嶺峯於何有

曹孝子傳

曹孝子名德元字善長非有奇行偉業知名當世惟是
事節母懇欵周至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意感黨羣
目爲孝子因稱之爲曹孝子孝子生七歲而孤其母爲
予女弟時年二十有八痛其父宋良績行能文不得志
於有司而賫志以歿也務欲其繼父志黽勉晨夕日漸
能文當是時曹氏家中落孝子見母氏上奉舅姑外禮
師傅錙銖皆取辦於十指也葊皇不自寧予曰死易立

孤難汝母自願爲其難者無已其改業以圖救門乎入
市肆三年後乃午得辛力四金漸增亦一倍再倍止耳
三十年來拮据以至於今孝子見母氏於舅姑生養死
葬失一媳納一媳任日益重費貲益多仍不能不取辦
於十指也中夜飮泣然亦無速化之術然諾不苟取予
必愼自生至死無一語欺人財帛分明不可告人者不
名一錢也由此言之其母爲節爲孝其子得名爲忠爲
信足矣何至名之爲孝子而予習見其煦嫗母氏眞有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意雖爲庸行有讀書明理之子
所深愧者世俗所謂五不孝皆無之而孺子泣終身慕
或庶幾焉孝子始婚不忍與母異房闥併室而居慰其
孤寂與其婦藿食時以甘毳奉母願無久自苦也今年
夏母六十苦節餘三十年例應　題旌而力不能自達
於當事時予纍修　內廷與舊郡守陳滄洲公祖共事
從容爲言其節孝滄洲於直廬作擘窠大字旌之滄洲
賢太守海內所仰孝子得其手書節孝可風四字喜動

顏色製匾額於廳事合戚黨鞠跽爲壽於母前喜不没
母氏一世苦心賴此以傳不朽也何圖八月盡歸自吳
門病不數日而溘委朝露予妹痛極雅不欲生予謂甥
故羸弱自其少時已卜難永今得年四十天猶爲節孝
之母延此二紀以相緊戀也獨子先母後衰年難遣孝
子之目爲不瞑耳孝子無後理難究詰予爲擇地葬之
併合葬其前婦地去予先人墓不數弓外孫依外大父
母予妹將來亦歸於此女依父母又取諸其昆季之子

嗣與爲之立後夫孝通德也人皆有是心則予父母意
將來之祭掃春秋不缺即孝子母子之祭掃不絕矣予
家之後人念之孝子之嗣子若孫念之

樸園張宗師校士江廣二屬頌德碑

公諱榕端號樸園丙辰科進士河南磁州人

歲丁丑直省學差瓜期應代我
皇上崇文重士以江南人文重地於部推外
特簡容勿大臣往視學於是大江以南得我
滏陽夫子先是
遂寧夫子以公明雅得士心有極盛難繼之目至是又得
我滏陽夫子江南人士感其公而服其明者一時稱兩

張夫子云夫士之所稱知己者以受知之人爲感知之
辭易耳然且身受者與非身受而見者聞者詩歌詞賦
謳吟頌禱既已相率爭言之矣而受知之深如吾江廣
兩屬之蒙拔擢而親聲欬者反相視無一言亦豈人心
之所能自已者乎吾屬亦何言亦言 公之公且明之
及於人人者明非吾屬之私言而已方 公之試士與
試童子也臨文校藝非有生平之素而位置次第人人
各如其意之所欲出而尤有出人意表者窮年皓首顛

者宜子中自分長以此終矣惟人亦不復敢以進取望之而一經剪拂頓使長鳴者肩相摩袂相引也履豊藉厚豈無師承其得與不得 公亦無心而人情欣所遇於單寒而輕視勢位富厚反以其子若弟不與是役爲快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當之而 公不惟至公抑又至明辨毫釐於呼吸析界畫於微芒其得也有故其失也有故其先之有故其後之有故先而得者服之後而失者亦不能不服之其所以致此者其講之也有素其

蓄之也有原 公之言曰吾中年叨第三十善病二十載學其於前明一代制義源流本末體裁法度辨之極細自讀中秘書爲制誥紀傳詩賦記序宜乎暇此而擬程擬墨時復爲之今校士於此邦焚膏繼晷樂此不倦而此心益細又曰時文與古文異其佳者氣味雖同而體製自別古文不拘尺幅時文必審題位故曰古文易時文難又曰時文以理爲主書理一定不可更易而命題由人題畧增減意境頓殊如形家相地移步換形通用不得理不易而法屢變則理又以法爲限又曰文無定態因物賦形挨講凌駕各視其題有活法而不拘一法凡此皆 公所提吾屬之耳面而命而吾屬之所終年孜矻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者而 公本是以爲衡校之準其百不失一也非至明其孰能當之既公且明而 公之職盡而士之情得於以布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繼遂寧稱滏陽而頌兩張夫子之德教於不衰也豈偶然哉行見異日者 公報政還

朝參贊密勿大江以南人士恐極盛難繼者前在遂寧夫子而後又在我滏陽夫子也用是壽之貞珉寫多士之心爲後來之勸是爲記

陶菴法宗師校士江寧府屬頌德碑

皇上龍飛建極之元年百度俱興加意作人造士直省學臣瓜期將代慎選在廷名碩俾往視學尤念江南大省人文淵藪必得魁奇卓犖學富才贍之選迺克搜羅剔抉大伸士氣於是我　襄平佟大宗師以貳戚大臣巡撫大寮躬膺特簡建節以來益從前開列所未有破格以求當斯役也江南人士夙聞　公在翰林英姿健筆驚風雨而泣鬼神詩古文辭之所流播名區勝蹟之所題

品名章警句直與古人爭勝又聞　公任撫綏鐵面赤心凜秋霜而懷冬日必能壁立萬仞屏絕竿牘固已愛畏交至以爲　公來視學是必有異及其來而按臨廬巡徽寧池太歷蘇松常以逮我江寧而頌聲四起果太異也　公何異亦異公之所以校士者旣公且明而已矣夫公則孤寒振起明則英才拔萃得其一亦足受福而　公兼人之所不能兼自　公出之祗率其素履以往不自以爲異而自人視之咸以爲難且夫公之與明求孰易而孰難哉束於功令之嚴而不敢恣凜於平生之素而不肯變飲冰茹蘗不名一錢自以爲公誠公矣而苟蒼黃反覆失得詭趨亦非所以宣德意而協人情也故公又求明顧明之難言久矣苟非主持文事者原原本本自有根柢多讀書以養氣則未知作者醞釀之味果孰甘而孰苦也非微析義以研幾則未知作者謀理之功果孰淺而孰深也非熟掌故以待用則未知作者胸臆之畜果孰儉而孰豐也則夫明之與公果孰易

而孰難哉　公澹泊以明志不以崇高富厚爲樂不自今日始矣不染一塵視爲固然出於自然反非　公之所難能而人人長服亦無敢干之以私者　公之公於人爲難於　公爲易惟是環十四郡三州百二十屬之人士大學數千人小亦不下千百卷咸於　公稟玉尺衡優絀焉維　公二酉之藏四庫之目於書旣無所不讀而天賦奇稟過輒成誦又加融貫故眼光之明裁決之敏如鑑之空妍媸畢照如衡之平錙銖不爽則夫明

之於公覩公更難在　公豈不兼收而併得矣哉甲辰夏　公廵試江寧府膺發明遴公於兼聽併觀之頃拔奇擷秀於風塵潦倒之餘　公據几披辭多一見而識之卒與外間士論不謀而合或不當意走筆示以程式應聲摹倣之所成無不理析毫芒韻諧鍾呂咸驚顧竊歎服光之明裁決之敏未有如　公者也英絶領袖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位置天然不容移易而以童子試遇知於　公者撤闈謁見蓬勃遒上猶省皚皚其孤寒特

起者也鶯停鵠峙英英欲振其英才拔萃者也搜羅剔抉士氣奮揚維公與明欲執一辭以頌　公而不可得公誠兼人之所不能兼者於以上答

聖天子簡畀之重求副所以作人造士特注江南之至意必有特達之知非常之顧而知遇之難自古所歎今於我公得之有不能已於言者草茅新進抒誠率臆之言雖不足爲　公重亦　公之公且明自有以致之是闔郡闔省之公言與夫天下之公論也豈直一郡三庠數十百人志私心之感而已哉

募修十廟都城隍廟疏

城隍之設起於都邑之有城其名見于泰上六城復于隍之文辭而其神之祀勑在祀典有司以時塈茨丹雘修其頹廢而僧道之徒不與焉故都都相望邑邑相接無不有廟而其廟廣隘雖殊要無不森嚴烜赫者有司舉其職故也否則僧與道闌入主之亦能悚動人心以時修其頹廢獨江南會城十廟之有都城隍廟頹而不振廢而不興殆有由然葢其祠創建于前明之國初入

本朝有司不以其修復爲職而舊制復其家以世守祠祀者又復非僧非道雖目擊頹廢而赴訴不掌於有司縱大聲疾呼以求振于都人士而言之而莫與聽反不如僧與道之呼之而應可計日而經始落成也曩者亦嘗一新其廟貌矣又五十餘年以至於今頹者圮廢者墜屬當再新而不易言也回念始之新之爲費千五六百金亦必導先路于縉紳隨呼籲于當事而後都人士從之如流水則今者之謀再新爲費益不貲而徒欲獨謀之而衆允之其必不可得之數矣予居廟垣外不百步同里衆善諸君欲予爲一言以其興廢以求達於當事諸公祖父母而爲主于上因以告于士與民也此豈余分之所當言哉而思之諸不在祀典者淫祠也有廢無興不當言載祀典矣而有司司其事不必言卽不然而僧與道闌入主之則亦尚有任其事者亦不必言今皆不然則卽欲深閉固拒以仍余括囊守默之常其何可得哉況古之聖賢没而祀以爲社祀以爲稷今制國

子監翰林院皆祀昌黎伯韓愈以爲其土神世傳會城舊有古城隍以祀漢臣紀信而此都城隍則以祀宋之文信國天祥要皆天地之正氣英靈精爽自然昭察而必不容湮没者也矧其神職在城隍必有爲城之人福善禍淫助流德教者崇正祀正人心將在此舉因爲疏而引之

募通家爲刻退谷文集幷置祠建坊疏

時移事易不隨五夜之班髮短心長動起百年之感　越
謬以楞質長作勞人望天上之玉堂老始發軔將秋深
之白櫃病遂抽簪歸去來兮日之夕矣無邱壑一杖
拄破春雲數墨循行半卷送殘夜氣雖與閑與健悉荷
天慈而以泳以游殊多老態知頹顏之難駐不求勾漏
之丹砂恐沒世之無稱每顧奚囊之蠹簡蓋　越　少因祿
仕頗工歐廬陵之時文長號書淫竊慕尹師魯之古體

惟愉慘戚每凭烏几以抽思記叙箴銘遂裒芸簽而成
帙若效文塚之瘞既悲心血難酬欲爲名山之藏又恐
圾灰莫定顧將來之日無幾已迫虞淵彼長逝之恨何
窮空銜泉路在昔闞子雲之奧古徒需身後桓譚揚正
則之騷經賴有門中宋玉古所志者今竊望焉諸若與
其求孟六之遺文待後不如及早至若錄陳三之細事
觀言便可知人倘使親見災梨既無亥豕之訛共爲解
橐亦少支屈之形一事先陳兩端徐竭彼夫疎松夾道
馬鬣固有幽宮斷碣題名辭迹雖添綠字然而荅颱錯
處只滋霧露之零白鶴歸來並無華表之托彷徨吟魄
同子美飄泊之悲滅沒哀翁受惠連冥漠之號況置祠
本孝子之志何堪祇遺一經建坊出
聖祖之恩實難應以片石殷殷此念不須刻桷丹楹耿耿臣
心豈在豐碑銅柱力肩茲事當曰友之云乎悉吐此情
可爲知者道耳公等家通孔李氣接金蘭策高步於天
衢猶崇風好屬遥情於雲漢勿替久要故以不入耳之

言望其入耳而以不經心之事冀其經心如肯鑄諸開
雕無異九齡之錫俾茲　弱息　不虛千里之來則觀坊表
之垂光於道路而問祠堂所自感在雲礽矣統俟高情
恭疏短引

永鶴堂文集後跋

空言無實雖切何補自昔聖賢不遇於時往往不能無憾於斯言若言出而令隨之令行而人被之小用之小效大用之大效一一裨於民生國計信今傳後翼乎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此昔人所以頌聖主得賢臣而立德立功立言合一不分之爲難能而可貴也永鶴堂文集者高大中丞敭歷中外十任澤被生民之實蹟也其功烈即其文章其文章載其功烈合一不

分以視空言無實雖切何補者其相去不啻霄壤往予爲諸生受公傲借觀人才受知最深知公最悉蓋公自京秩起家官江南者五任淮安守揚州泉江蘇再撫安徽皆在江南予所身受見見聞聞披文課實赫赫如昨日事其諸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歟公嗣君袁公功烈成文集長君時守汝寧次君佐守江寧父子兄弟後先濟美人益盛稱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公之功烈雖壽金石勒旂常然秘而不宣散而

不聚不有文集其能一啓瑱函照耀人心家傳戶說若此其駿發不誼也哉

跋俞君愼自愼篇

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路軌道徐行不擗以及於國則人之所得至吾亦至焉人之學爲聖人也亦然天下之名理衆矣自古聖賢之所發明其名目不必一致其要歸正自無殊俞君自愼篇盡天下之名理而一切貫之以愼愼其適國之一蹊一徑耳然天下而有可不愼之人也則其說可易不然而欲學爲聖人則且先自愼始由愼之一路軌道徐行不擗以及於聖亦千蹊萬

徑可以適國之義也愼之時義大矣哉

跋劉明府詩

功名顯於時文章流於後二者不可得兼宜何取寧取夫有所畱以贈後人者耳未應與乘堅齒肥不轉瞬而聲華頓寂者較升沉於一旦也江右劉明府先生以名孝廉宰曖邑未期月而罷位既不滿其才而去不以罪士論稱屈子謂君甫下車而甘雨隨之理寃振滞其見于禱神宿廟詩歌青蹐間者抑亦盟諸心而不愧施于人而大悅矣雖非能吏已成循吏不究其用責不在已

况其文詞卓卓讀者且歌且泣視寬衣博帶時有加無損可以不恨獨無解于位不滿其才去不以其罪如君者何以今古同慨也功名不顯于時文章常流于後不知君者盡誦其詩

跋張宣四卷

兩世相交無幾相見驟覩其文辭猶河漢清水芙蕖列藍凡塍研理入微運法識變具此英才千人皆見鬱爲選首特小符驗問年纔壯宿儒所欠富貴自有予才自辨予師魚門大賢作憲既賞予文行尤惓惓恐其欲速名場克念養成大器熙朝上選愛人以德法言若券予叨世好敢此同諗

受茲介福扁跋

洪範五福富壽康寧總謂之福易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我沈年伯母俞太恭人敬華年伯之配嚮圓年銘兄之母而致恭既同在茲老銘姪之王母也壽過九十享子之祿養而孫能繼之富壽康寧諸福備矣顧茲介福母則受之而因有受之于母者惟母能守志教子晉秩和熊而後其子若孫巍科膴仕象賢克家乃得以受於母者還以報之母而母又受之越亥書圓登堂拜母時初周甲子又三十年喜母之登上壽孫曾鼎盛而諸福可致之祥悉備也於是乎書

花塢讀書堂跋

花塢樂讀書益樂讀書樂花塢讀書豈不更樂哉塢在歙之巖鎮爲某年學兄與其弟葭六讀學處年友曹子浚原爲述其昆仲孝友樂於讀書俯仰嘯咏於斯堂之樂也神往者久之因得顏之曰花塢讀書堂

黄振路試草跋

振路爲順天庠芝圃先生長子襁褓中隨父赴祖都閫公任公初守江寧溧陽衛官舍在郡城家焉芝圃每掃墓暨應督學京兆試輙挈以來頗困場屋屢矣而振路一出拔幟奪標試輙傾其曹一年間列黌食餼所賞拔皆當世名公卿大京兆俞公少京兆郎今廷尉張公始賞之少京兆許公繼賞之學使吳荊山先生連賞之今雖誤中副車屠副憲陳侍讀趙內翰未嘗不惋惜之目以國士先後如出一口鍼芥之投不以家世也奉常銀臺侍御諸叔父夙愛之梓其試作誌文字知己之盛芝圃見之應有難易之感秉筆而前父子同捷應爲黄金臺增一美談也

跋江上送春詩後一

江上送春詩詩以上下平分韻人各一詩詩各一韻里中詩人合拈之一時雅集得詩計六十四首予以事阻外春旣去乃歸讀之洒然曰江上送春江上則眞江上也送則眞送也解維分袂泣下沾襟自崖而返信有之矣胡爲乎其加之於春也春則無情也無緖也胡爲乎其送之也春不知其所自來也又不知其竟安往也胡爲乎其送之江上也而旣送春矣旣江上送春矣此神

而明之之事下士聞之大笑上士于此得解善乎子美之于春曰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卽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叮嚀春則有眼也春且無賴也春且遣花教鶯造次叮嚀安見其無情也無緖也旣可到江亭而來卽亦可自江上而去安見其無來無往也眞不得假又不得依稀不得執着又不得此眞神而明之之事予不足以知之也集中諸詩一一皆見此意不揣固陋因附一首爲贅簡末春來何處復何歸似上江樓自此違到眼芳菲無任着鶯心代謝忽有敵難留在苒同流水不盡繁華剩落暉青帝可能還作主莫教紅紫一齊飛

跋江上送春詩卷二

今言詩者必推唐有唐詩人之傳於後今可見者全唐詩所載衆矣意其時必且不止於此家握靈蛇人操拱璧乃不轉瞬而坐就湮没則其所傳與其所盛傳而戶誦家絃者必有其不可磨滅之故斷不以其取青媲紫流連光景已也詩之變寔非予所曉而氣格之高醲之厚亦時於篇章字句之表遇之張子曉夫江上送春詩三十四首爲一時同人唱和之作今亦不知其與諸君子絜長度大當居何等展卷微吟但覺氣格雄渾醲醇厚竊斷其必傳於後不致坐就湮没無疑也諸君子要爲具眼諒不河漢予言

跋張愼修永詩卷

修永張年兄學有原本貳令瀏陽有哦松之癖位不滿其才宜其觸物寫懷慨當以慷也頃以上計農部來京邸出其詩二卷予讀之上卷多寫京國景物之盛友朋之樂殆其需次所作下卷得官後次其道途所經山川風景而後乃稍稍及其居官盡職事予謂需次未必不樂居官何嘗不苦固知龐士元非百里才然使理繁治劇一吐胸中之奇他日之勞孰與今日之逸當是時固不得白眼睨二松作推敲狀曰予方有事子姑去也

跋鄭虎文詩後

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語遺誤後生不小彼爲此語特以從夫物而不化者繫柄傷氣而神不完天不全非謂文可不從字順又可有一字無來歷也子美自言其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如有神者才也破萬卷者學也別與不別直置勿論讀虎文詩要見此意不然非浮光掠影則隋宮夜彩而已不足以知鄭子

白上閭五十詩跋

上閭季子白傳裔孫索渺探微學獨成於深造投艱遺大業共固其短垣居薛鳳荀龍之間自抒羽翼搆雕龍繡虎之技別具心胸磊落英多宜于霄而直上抑塞埋鬱尚歷塊以長驅年紀忽知非肝膽向誰是述懷四律祇恂恂歷寫其平生壯志一腔實隱隱自傷其老大然孝友性成既稱家之克子而經綸夙抱必爲國之能臣况多子傳經五夜更熒其藜火良朋分韻三春共快夫

琴尊無聊不平發激張顛之筆有懷爾豬高吟杜甫之詩斯亦足以委心任運樂天知命也已

跋麗山穴詩卷

詩以道性情雅頌而外十五國風多釆里巷歌謠士女贈答之辭而聖人取焉當是時以性情爲揮洒體例聲病一無所拘嗣是而後漢魏猶存古調唐以後一一以沈隱侯韻爲稟承而體製各不相入束縛拘牽性情之道或幾乎微矣予謂讀書破萬卷字字有來歷者謂之詩人而天籟自鳴不必取青媲紫讀其言足以感發興起者亦未嘗非詩人中州麗子山穴工文詞多才藝作爲

詩歌膛胸露臆大放厥辭往往寫人情所難言以自伸其欲歌欲泣之情予受其集而讀之風謖謖自腋下生體例聲病不足以羈之也殆於莊叟所謂詩以道性情者歟

閨閣詩跋

閨閣之能詩者昉於關雎之宮人漢魏六朝以迄於唐如蔡琰徐淑謝道韞蘇若蘭花蕊夫人七歲女子之以詩鳴於時而流於後者指不勝屈宋元金明卷帙尤富閨閣之秀無代無之古稱士女贈答女之詩何渠不若士哉顧其流傳有難於士者禮內言不出於閫非有友朋之投贈又不以應當世文字之求即有驚才絕唱無由自見於世世亦不得而見之且不得而見之又何從

而問其妍與媸耶故往往通都大邑不聞一人曠日累年幾成絕響豈閨閣之才著於古而獨嗇於今抑有其人與其人之詩緘滕扃鐍抑塞而不得自通是以不免卒就湮沒也耶臺齋君某以試事來京師與予鄉同門新進士劉子開先同旅寓縱談及此某亟道其小阮德配駱蘭英與其閨中友殷玉涵往來唱酬之作得近體詩各若干首益以詩餘謀合刊之而屬開先問序於予予讀其兩集分道揚鑣同歸靜好女之詩何渠不若士

哉國朝作者如林名公鉅卿迨於山林隱逸人握靈珠家藏拱璧異時沓蔚一書成當代大觀然猶不遺於閨秀予願其亟爲開雕及時流布以備將來彤管之采用以繼蔡琰徐淑謝道韞蘇若蘭花蕊夫人七歲女子之後豈不休哉因爲序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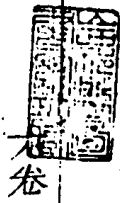
跋達禮善幼女碑後

予往讀昌黎集有祭女挐文挐二歲耳又女子子而公輒形於筆墨及讀長公集其於幼女之葬亦復然皆以播於時而傳於後乃知情之所不能已不道於女不忽於幼二公已然今何爲不然某年兒有韓蘇之痛作爲文字勒於石而播於時同人更爲詩歌古文詞以和之不知二公當時亦復有朋好唱和如此之盛否惜不見於他說而今昭然若揭也寔加於韓蘇一等矣

姪履上畫譜䟦

余姪逦蒼履上介青玉茁三枝書窮二酉龍文虎脊何難霞翥星馳繡口錦心不頋天驚石破濟胥傳弱管競寫蠻箋和氣滿長衾交輝花蕚每借高譙爭推阮氏阿咸但出新辭愧殺王家癡叔乃馳騁文翰兄弟則各著能名游戲丹青履上則尤多妙蹟始也漱六籍之芳潤助我藻思觀一氣之混茫攬其勝槩巧由悟入情與境融既濡墨以含毫毎得心而應手分鄭虔之絶技前身本是畫師費王宰之苦心後起更稱能事展生綃而神蕩風雨紛披挺柔翰以意移魚龍變幻蒼煙乍歛目盡九州紫氣初浮胸羅五嶽結巢由以作伴圖成古貌如生許松竹以成鄰寫出清風猶扇志存流水檥舟則一葉吞天目睇眉邱拄杖則千峯瞰日邨鼓晚風漸細午夢初殘愛如縷之茶煙惜猶餘之墨汁遠峯數角頓廻江上之姿春水一溪流出洞中之蕊莫不風流絶世瀟洒出塵繪事日繁畫譜徐輯余軒冕泥塗煙霞痼疾對此三秋之景物愛茲六法之精良逸興遄飛此心不已幸以蘭橈檜楫送余茗䆜之間不則布襪芒鞵著我巖壑之上然後煩君昆季惠以嘉言張之眾思䆁其叢萃豈獨吾家之勝事抑亦藝苑之清輝矣

平姪王以昌禹言校

序目

退谷黃越際飛著

四書合訂序 代

歲丁丑余奉 簡命視學江南未校士輙先立敎條導以明經脩行適於文藝之路顧以四書者五經之權輿朱子者四書之準的其中一條謂多士於講章須究心或問語類或問語類者朱子之書也或問以折衷輯畧精義凡朱子以前二程夫子及其門人游楊侯尹暨其

時諸老先生輩之所以講明四書而不一其解者既折衷而定於一而語類又其與門人往復剖析於四書之微眇者是二書者朱子所以上接二程而直追乎孔曾思孟之心傳者也竊謂讀是二書則四書之指歸定於一而不紛而謬悠之解似是之說可以不入於學者之胸而凡朱子以後所以解四書者皆可束而不觀蓋二書以前諸說之不一者朱子一之二書以後諸說之不一者更無朱子以一之則不如其束而不觀猶可以守

朱子之定說而無喜新鶩奇差誤迷謬於學者之心胸也已而試江寧選拔畢上元所拔士黃生越以其所訂四書或問語類大全講章進余按之未啓視則詰之曰生之以或問語類說四書也猶余志也而益之以大全余懼夫大全之駁雜既替朱子於諸儒攙搭其全說掛一漏萬而埋沒其精微又凌諸儒於朱子二三其解浮游不定而謬千里於毫釐是不如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生應曰朱子以前諸儒之說如輯畧精義之所載未嘗

不雜而不妨並存者徒以有朱子也使有朱子則元明以來諸儒之說今亦不妨偶存之矣余曰存朱子以前以有朱子存朱子以後今無朱子生曰仍以朱子之所折衷者折衷之是朱則存非朱則汰且夫大全之所輯强半取之朱子今以其精華還之或問語類而所存非複則駁其堪備一解而補朱子所未言者百無一二存大全所以汰大全汰大全正以尊或問語類也余頷之曰猶余志也自昔大全未出士非或問語類不觀大全

出而人樂其便或問語類庋高閣矣十年前有不知其爲何等書者幾幾以大全爲觀止肆其巵言則曰本大全某氏嗟乎彼豈知朱子之書爲四書之準的五經之權輿而經明行修與夫文勢之所以工胥在於是哉余嘉生之能專精朱子與　功令合且不背於余之素心也循覽丙夜手披筆記更爲損益而刊行之以告世之溺沒於俗下講章而不知專攻朱子者

四書合訂序 代

功令之以書藝取士期於必遵朱註者非徒以爲是先賢之緒論相與遵循而不得不出於此也其於聖人之道旣全有所發明而於爾日爲一人一事立言之旨無不如脫諸口如見其心朱註之所存白文之所存也善讀四書者取諸白文苟其未能取諸朱註朱註猶白文也朱註而下諸儒之說有不能者矣豈惟諸儒卽今或問語類文集之所載朱子亦復時有未定之說要其章

句集註則無不定者世傳其易簀前一日猶更訂動吝親節註數字而學庸章句尤其所自謂爲一字不妄下者夫聖言幽遠末學支離朱子之註豈從天降地出要亦不過於白文取之今縱未能而益之以章句集註益之以或問語類則其於四子之書之本義宜亦可以自得之矣乃顧不能而反拘牽於目前訓詁講章之俗說而不能自脫則亦何以爲善讀書哉則盍以白文爲本以朱註爲衡白文之如此解如彼解而皆可通者一以朱註爲定衡持朱註以衡朱子以前諸儒之說而精義之當否瞭然矣非惟此也卽持朱註以衡朱子之說而或問語類之當否瞭然矣非惟此也持或問語類當於朱註之說以衡朱子以後諸儒之說而大全蒙引存疑說約近時呂陸之說之當否瞭然矣然則朱註者朱子之精神白文之秘鑰也上元黃子際飛與其友汪易齋朱履安張愼五爲四書或問語類大全合訂以白文領朱註以朱註訂精義或問語類大全而凡所訂載於上

方者無不與朱註脗合夫與朱註合是與白文合也然則是書也雖取材不一而如出一手如出一口是朱子之書也是四子之書也宜其見賞於　宗工而劉淸傳亟爲之梓而行之也

四書翊註序

余每愛直窮到底四字通俗易曉以之告學人窮理之窮格物之格未容半上落下皆所謂直窮到底也竊怪窮理二字出易繫格物二字出大學聖經學者皆知其出於聖人之口而漫不致察往往依稀彷彿於理於物不能一一直窮到底孔孟而後千四百年直至程子乃提唱窮理二字以解格物而至也到也欲其極處無不到又百年直至朱子以之解格物始知物即理格即窮

窮理即格物格物即窮理而直窮到底之義始曉然於學者心目之間嗟何其難歟雖以昌黎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原道不及致知格物擇不精而語不詳則是孔孟而後程朱之前格物之義如日在天矣顧中天未幾復有以格物爲扞格外物格庭竹致病者則是窮理格物之義暫明而復昧不更提唱而大爲展拓之晦盲否塞曷其有極伊祁文孝刁先生有憂之其所著四書翊註以大學三綱八目爲內聖外王前古後今萬世爲學之綱目而加意於條目之格物其翊註也特以中庸論孟爲格物之書而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中其翊註也亦不畧此非於八條目有偏重而知之至然後行之盡即聖經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之義其言曰二氏空虛只是主意不肯致知良知猖狂只是安心不在格物因注意於格物詳加發明於聖賢一言一動事物或得或失無不推求到盡頭無可轉移處非惟矯偏救弊直爲萬世入聖津梁其名翊註翊輔也扶也朱子於集註全

力所注易簀前一日猶孳孳更定誠意章註字句皆已確不可易故只是輔之扶之蓋用程子讀詩法於本文只點逗加減字句不別添議論而語中含畜語外推廣引經據史一一直窮到底不盡不休必如是於理始可謂之窮於物始可謂之格程子謂格物或讀書講明義理所謂書寧有加於四書者而況五經紛綸諸史輻輳銖液條貫三十六輻共一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乎然則四書者聖門格物之書翊註者刁子格物之書即聖

門格物之書學者得是書而詳究之於其直窮到底處事事物物亦復直窮到底不使依稀彷彿半上落下久久貫通豈但於理能窮性之盡也命之至也寧不一以貫之也哉

四書約義序

四書者四子言理之書也後儒又復以理說書則宜皆出於一必無此是彼非參差互出者矣乃自朱註未定之先言人人殊非惟漢唐人之註疏擇焉不精即程門諸賢之箋記亦容有離其師說闌入空虛者矧夫元明諸家與明末駢拇枝指家自為說者耶不惟此也即以河南兩程子朱子之學所自出至其說書朱子亦多所折衷不盡從之豈其有遺理哉理則是於兩日四子所

以立言之故與夫問與答之來踪去跡各有切義故不得槩以天下古今之通理通論此日此人之一事也自參註定而前與後之說四書者皆得以朱註正之予嘗謂惟朱註所以獨是與夫功令所以必期遵之之故無他亦惟致審於語氣之間務以合立言之故與夫問與答之來踪去跡而已說義林立汗牛充棟雖揚陳子平遠盡舉而庋置之一以朱子為主而與朱子又復以語氣為主沉潛玩味有所得輙筆之於書與前人之說同

所不計也與前人之說異所不計也惟與朱註與語錄有纖微不入者務曲體焉以求必當積日累年裒然成書朱墨縱橫一皆手自謄錄不以假手於人也其自爲序有曰聖賢語言深不得淺不得惟在不深不淺之間推想當日說這句話時容貌爲喜爲怒矣口爲緩爲急一一尋思得其言下神情書理即在是如此體認即聖賢之謦欬如生雖同一理而必有切義即此說書而一切講義皆不能出其範圍矣自名曰約義其門人楊麒

生天石凱賡起兄弟爲校而梓之問序於予予與賡起編纂殿廷因爲序其全書之大指如此讀者得是書而貫穿之其亦可以無此是彼非參差互出之患矣夫

五經大全序

癸未甲申間予與劉梧岡張愼五讀書北山草堂謂五經乃聖人明道治世之書其箋解義疏不博則見聞孤陋而會通無繇不約則鮮所折衷而氾濫莫歸思欲彙輯宋儒及諸家之說合訂一書以行世頃之予走都門梧岡赴廣陵愼五棲遲里巷歲月飄忽十餘年來徒有其志而未逮夫五經焚於秦而復出于漢箋注之家往往間出傳易者西有丁孟京田東有荀劉馬鄭王注後

出遂軼前徽詩分爲四申毛貫鄭建旄於前全何舒劉疏義于後書有夏侯歐陽口授於漢時蔡巢費顗衍義於隋代禮則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異註以後南北分途皇熊爲最春秋以傳釋經或宗高赤或祖丘明伐異黨同備極攻守凡此諸儒皆高才雄邁震爍千古摛詞騁義聖道固賴以發明而支指駢拇古先哲王之微言大義或因以晦蝕者亦復不少自考亭出爲之正其疵謬晰其離異兼以諸家之言合者存之悖

者甚之觸類旁通博徵遠引廣大則無所不收精微則
無所不盡聖人之道湛然重光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故朱子五經大全一書乃藝囿之大鏞晴室之巨燎也
坊人因歲久日深槧瓶糢糊復謀鋟板爲書走京師乞
予言以序之余惟人自存心制行出政安民細而動靜
食息以訖於經天緯地必衷之五經始得其歸五經講
義必折之朱子始得其正而又旁參於諸家然後細大
不遺表裏精粗悉備予嘉其復爲是刻也乃勤蜀梧岡

慎五兩君子爲之釐校其闕遺辨其魯魚帝虎速其成
以公之海內則予三人十餘年來有志而未逮者夫亦
可借手以償之矣

奉　勅擬周易折中序

朕惟開天明道賴有聖垂世行遠著爲經六經之作皆
以明道覺世而易之作獨先經羲文周孔四聖人之闡
揚先天後天之卦既明天道人事廣大悉備漢唐而下
京焦之流說易者無慮數百家宋儒程頤著爲易傳至
朱熹更爲本義易學固已燦然大行於世顧尚理者每
遺數而言理尚數者又外理而說數傳習之久支分派
別百家衆說皆託其途不早折衷使得其中何以契四

聖之心源作萬世之準則乎蓋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
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易各不同究而言之程子
復有程子之易朱子復有朱子之易見亦各異即諸儒
所以說易者亦自各有諸儒之易夫易豈若是之多哉
文王之易即不同於伏羲之易而其理其數要不得謂
之不同也孔子之易即異於羲文之易而其數其理要
不得謂之果異也此其無待於折衷而自中者也若夫
程之易傳多發明義理不主聖人設卦繫辭作爲筮法

以前民用之本意已自不同於朱子之本義而諸儒之說源遠末分從程從朱主理主數畸重畸輕自非折而衷之以要於中其何以使說理者不遺數言數者不遺理而爲周易確然不易之論哉朕勤求治理早夜孜孜聽政之餘手不釋卷五經皆嘗卒業於易尤所究心爰開經局先修周易親定凡例經文之下首載程傳次載本義諸儒之說取其合者以次排纂而朕加折衷焉大要言理不遺數言數不遺理錄其粹亦指其瑕取其畧

必推其全期以適合於羲文周孔四聖人之微意而止無取乎過也無取乎不及也名曰周易折中而詩書禮記春秋其說之未定者亦以次折衷庶幾聖人開天明道之意有所藉以顯而經學之傳世行遠者更傳之愈遠而無窮矣夫

包杞菴易原就正序

易之爲書也非惟伏羲畫卦立象以盡意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皆即象以取義即孔子作十翼諄諄以觀象玩占爲訓而示其象於雷風山澤天地水火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又爲廣八卦傳以示象之無窮無盡則四聖人之於易皆未有不以象爲根柢者程子易傳兼言義理朱子注易歸之本義六十四卦彖辭三百八十四爻辭之注莫不曰其象如此則易之有象其爲學易者

之所當盡心也蓋可知矣世儒溺於科舉之學而求工於文辭不復留意於象雖其文中間着象字而其所以取是象之義皆略而不言順天包子杞菴爲科舉之學而獨肯究心於象謂卦爻辭之取象皆有所以取之之故不取之卦德卦象卦體即取之卦變亦或取之中四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其言曰卦有正有變有錯有綜有約有互有究正爲本卦變爲之卦錯爲三畫上卦加下卦綜爲反對一卦成兩卦究爲六爻皆變之卦人知

言之而更謂卦中四爻自上而下爲互自下而上爲約此則人之所不言兼此七者以求卦爻辭之象不取之於彼便取之於此於是文周之繫辭取象字字皆有來歷象象皆有取義而象學燦然其大明惜乎著書於舉世不言象之日世亦無有知其書而宗之者而徒然賫志以老也方今　聖天子默契易理研精象數特命儒臣纂集成書使有以此書進之黼座備甲夜之觀覽者或有取焉未可知也或疑其說多于朱子之所不言而

其言亦不復重宣朱說而爲之發明于推其意殆謂朱子本義啓蒙語類諸書世多有之而獨欲以專於言象者爲易學明其所當重也是四聖人之意抑亦朱子之志也夫

關夫子誌序代

傳稱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無形與聲孰從而質之其疑也孰啓之其無疑也孰告之以是知質鬼神者有所以質諸鬼神者也無所以質諸鬼神者而徒乞靈於鬼神以邀福而免禍則是惠廸吉而逆亦不凶也無是鬼神先無是人矣壯繆關夫子之靈之在人心者極天際地罔不尊信嚴祀冀以邀福而免禍愚謂皆質鬼神而有疑者也非質鬼神而無疑者也質鬼神者不問其當

爲與不當爲欲有爲焉則質之質諸鬼神者必自審其當爲與不當爲苟有爲焉皆可質也故有質問有質對質問者問鬼神者也以鬼神爲主者也質對者對鬼神者也以吾心爲主者也夫吾之心而至於可以對鬼神則其人可知矣則鬼神之於其人抑又可知矣若司農遂寧張夫子真其人也余以麟經受知居門下於今三十有六年仰見我夫子居心制行脩己治人無一念不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真善事壯繆關夫子者也又推

其道作誌二册爲一書以垂世而翼教使天下之人有所慕而爲善有所懲而不爲不善雖未必人人皆如我夫子之能質諸鬼神而無疑而彰善癉惡之義昞如日星是亦秉彝自然之理昭然而不容掩確然而不可誣者也余自總角昭事不違朔望瞻拜遂忝弟轄夢寐中每每示警豈敢遽謂可以質諸鬼神而居心制行俗已治人竊願效我遂寧夫子以期善事我壯繆夫子是則余之所早夜孜孜敬求不怠者夫

潛室劄記序

世家易象賢難以文章世其家學擬魏科登膴仕吾見其人矣以理學世其家尊聞行知士得已而民不失望吾未之見也見邑父母刁侯焉侯爲伊祁鄉賢蒙吉刁先生文孫以名進士膺特簡來治上元潔已愛民其治以正風俗與禮讓爲務未期月而利興弊剔疲俗一變士民交口神君往往及侯異政且窺其學問曰明體達用根柢不凡予時投老鍵戶不交當事一言不知其爲

蒙吉先生文孫也往予合訂四書大全語類或問廣證前賢語錄陸稼書呂晚村盛稱刁蒙吉先生隻詞片義重若球圖予固已藏之胸中矣侯從伊祁來得無是其苗裔乎已而侯以鄉飲酒禮賓予禮成賓主例不交一言閱月侯手潛室劄記二卷視予曰此先祖未刻書四種之一也已刻不載予始知侯爲蒙吉先生文孫水有源木有本定不偶然退而維誦稼書晚村盛稱語皆在焉如逢故人更遇新知連宵達曙不能去手口誦心維

此非經生家言徒用以取科第者也又非語言文字以口耳供講學而不主於躬行實踐者也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蕃變天德王道何以條貫修已治人何所持循皆布帛菽粟之言可以服食而依據正如橫渠先生作正蒙一一從夙興夜寐窮思極慮真積力久得來融釋脫落言言典訓藹然醞釀之久習與智長成若天性宜其根柢蟠固體用合一入為慈孫出為循吏世其家而象其賢無難也矣豈一世之人哉先生豈一

世之人哉亟勸廣播用滌凡近矣其剖枕秘付開雕嘉惠後學勿吝勿遲

李錫徵先生文集序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者遷之父談也自言為父奔走之僕矢口不忘其親以謂其學之所自出不可誣而司馬談顧無高文大册之流布而可見於今者蓋遷之學卽談之學而史記一書遷成之遷不敢獨當之也則夫其父卽無專集以行世而書則歸親者曲折以遡其所自來況其父之高文大册孤懸於世忍不力為表章坐聽湮沒乎特心長力短剞劂末由天下之著書

立說卓卓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知有何限也通江錫徵李先生為今太史芝麓先生父生於蜀令於齊九年政成而不究其用所著有紅玉集續集杜林說杜諸書藏於家而世未之盡見也予從芝麓前輩後每見館閣試 御試及諸大著作縱橫奧衍諸體皆備不名一家竊怖其言河漢而無極也服膺出其手錄先集得縱觀之始知其學之所自出雖其天賦奇姿亦薰陶漸漬有所稟承而致然如司馬氏父子濟美接踵而成一代

之書也卽不必自有專集而善則歸親亦可[illegible]其家學之源流况先生之高文大册又如是之卓卓而傳乎芝麓先生身欲授鋟而未果今視學於閩閩故[illegible][illegible]氏板行天下閩人士受其知遇感其公明請刊其先集天下之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自此而傳世行遠如史記一編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後之視今今之視昔前太史公與今太史公之父子濟美其得有二視乎哉

魏文孝年伯鄉賢序

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始之歌鹿鳴而來也原舉於鄉生而鄉舉之死而鄉祭之所尸必問諸鄉人者鄉之聞見眞眞則難欺以僞鄉之耳目衆衆則難結其獨賢曰鄉鄉謂賢則賢矣然鄉曰賢不賢肯謂之賢哉縱其前人賢其後人又賢襃飾其言若行而賢之鄉之人莫與也鄉不曰賢不謂鄉賢矣若我文孝先生魏年伯之賢則眞賢又鄉之所共賢也蹤其賢內之

在綱常倫紀之間而外更能育材成德鄉之人嘖嘖稱道歷久不衰雖位不稱其賢反不似世之居高位享盛名者求此於鄉人不可多得余與先生子陟菴爲鄉同年雅悉先生之賢而証諸其鄉人雖所疎遠不與其親暱者異辭而同然稱賢然則　朝廷鄉賢之祀是鄉之所賢也既不以其先世之賢而賢之又豈以其子之能象賢而始賢之哉噫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舍先生其誰與歸

黄子達修順義邑志序 代

畿士元非百里才謂其才餘於地而百里不足爲其驥足也然因此而簡棄一切以待夫倍蓰什伯于百里者而後加之意亦非循分稱職之常邑名百里者六七十如五六十皆號百里雖小亦必審其重輕緩急而大爲之所治邑如治家化民成俗務臻厥成非可如蘧廬之一宿暫息而不計其常且久也綿竹黄君子達初仕得順義雖畿輔近地而幅幀不廣羣調不滿其才未足騁

其驥足也而風聲所樹捷於影響履任未幾而善政日聞迹所施爲往往審其輕重權其緩急務以立教化易風俗爲先今觀所修邑志邑雖小將必有建置沿革之故山川物土之宜與夫忠孝節義科名文物之盛一披覽而禮敎信義相親相睦之意油然以生風俗安得而不易教化安得而不成夫子達豈百里才哉假令其簡棄一切以待夫什伯倍蓰於百里者而後加意則亦一宿之蘧廬胡爲計其久長務欲化民成俗若此哉往時予通家曾語我子達讀書有本末多才藝銳意爲治此行必有可觀今果然矣因書此數語遺之

太原府誌序　代

國之有山川人物自古而然顧其與時消息恒代異而蔵不同有事其土者必熟悉其建置沿革形勝之所據物産之所饒賢人君子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之所尚而鼓舞作興以爲治則郡之有誌所以承先善後而政教之所因以爲損益者也故留心者必謹視其缺遺而以時修補之武進趙公弱冠成名進士世其家學初令太原以廉明勤慎聞於朝擢守太原太原左恒山右大河

襟四塞控五原古稱用武之國而今天下之平亦已久矣太原公撫治此郡察吏安民政通人和五州二十縣之内熙熙如也則以暇訪求其山川人物與時消息之所以然視舊誌不勝缺遺則慨然曰不修且壞其何以承先而善後乎爰檄所屬各訪所知以進而公手自裁决之凡所特書大書不有關於禮樂刑政之大卽有係於人心風俗之微乎時爲屬吏承乏交城每以公事謁事無鉅細公悉從容肆應仍手不釋卷今讀郡志條分縷析形勝猶是物産猶是而賢人君子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之所登進其所以鼓舞而作興者旣有以加於旣往遂有以示於方來公之政教視以爲損益者皆在於此夫太原省會之區事務殷繁號稱難治公理繁郡而整暇及此則以公之才之學識其得於家學者實有史家三長故成此書自不覺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大同南鄰太原亦應有誌聞公之風乎亦將從事於此而未能如曩者之以時請謁其可否裁决有所稟承也於此

書之成實不能無嚮往云

歙縣巖鎮右坊題名考序 代

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王道之行人才蔚起風俗淳美化恭隆矣而顧始於鄉鄉者里之積而天下之推也使天下之化而皆如一鄉則王道成矣三代之隆其設施常始於鄉死徙無出鄉而髦士出其中孝弟力田出其中賢良方正出其中非惟井田學校權輿於鄉亦以鄉之人聞見真風厲切可以漸劘成俗而礪世磨鈍卒起於此也歙之巖鎮夙稱禮義之鄉舊有兩坊相

望於里之東西東曰貢元科第爲左坊西曰賢良節孝爲右坊而各疏名於其下方蓋昔之君子樂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相與表章而風厲之以爲礪世磨鈍之具甚盛舉也顧左坊日加巍煥而右坊漸就傾圮原昔所以建置之義文章節孝既非有所軒輊則微顯闡幽自不忍坐看湮没鄉中翰曹子浚原起而新之與鄉三老同志力圖經始八閱月告成舊列名者名賢文苑宦業武功隱逸儒行孝友義行質行節烈載百七十六人益以三十三人則徵邑乘詢耆舊確乎有據而無徵者不與焉又爲援据事實訂爲右坊題名考於是東西兩坊屹然相向而右加詳盡浚原不自以科甲題名於左坊爲榮而懼賢良節孝弐焉不傳於後爲可惜卒使右坊與左并新俾一鄉之人材風俗照耀於郡邑而輝映於寰宇礪世磨鈍將在於此予嘗奉命視學江南本其山川風土山環水繞徼在萬山中而歙尤爲淳固民生不見外事相與近文章砥礪廉隅宜其人才風俗之美如

此使郡邑之廣天下之大到處有人留心名教振興大雅如歙之巖鎮者於以助流德教茂登上理天下之化而皆如一鄉則王道成矣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於茲益信

王聖期鄉飲酒禮序

鄉飲酒禮禮於鄉之品望出衆者衆舉之以應公家之賓禮其意本以風鄉人而實藉鄉人以爲重蓋鄉人於其人習且久習則瑕不能掩久則瑜不可僞卒鄉人而衆舉之僉曰有瑜無瑕非某不足以當斯禮也則其人重矣其典因之而加重乎壬申春有事於同郡江浦縣之石磧鎭於稠人中見聖期王先生而異之言語氣象類有道者詢於其鄉之耆碩僉曰是幼孤而能自立有

才而兼有守者也因縷述其行誼三十年來乎頻往來於其鄉鄉之人士稱之者益衆或曰王君八歲失怙弟馨聞又少於君君事母孝兄弟友愛左提右挈白首無間家道之成由此或曰君平生好行陰隲事有困阨者輒出所有以周其急無德色亦不令人知或曰君立身行已皆有法度其治家嚴肅中有條理六十始舉子君課子暨姪朝夕不倦姪之翰游於庠有文名子之晁績學可卜遠大或曰君雅意筆墨嘗受經於龔柴園得其

宗旨一時大江南北諸名家咸樂與之游其由來遠矣或曰君晚年陶情山水去家二三里有園數畝樓臺池館悉備游息其中左圖右史茗椀爐香作天際眞人想乎往游其地美君之治生始勞終逸爲序其緣起顏之曰逸園或毛舉細行或侈稱軼事乎不能悉記傾聽之餘歎君足迹不出其鄉而能令鄉人矜式若此何以得之忠信以爲基沉毅以有守遲久以爲驗故鄉之人見見聞聞悅於心而出於口不期然而然其所稱道皆實

行也假令瑕瑜各半安能盡鄉之人公聽並觀之下極口不置若此哉歲丙申有司舉行鄉飲酒禮鄉人臚其行以請時延陵周公以分府攝縣事廉得其實上之所司而允行之君爲介賓觀者如堵咸以周公此舉爲得人乎謂非王君不足以當周公之知非周公不足以知王君而非鄉人知王君於平昔亦無以應周公於一旦也夫而後知鄉飲酒禮本出於鄉人之口而鄉之人亦將由是而興起也予與君僅隔衣帶水亦鄉人也十年

[illegible]澗故聞其事而樂道之是爲序

王聖期逸園序

人生而負材幹固已爲造物之勞人而無容其暇逸矣進則勞其職退則勞其業而逝於空虛安於頹惰彼其視人倫日用之故可大可久之圖一切不以措意而唯逸之是務究竟行有不慊於心事有不被於物三徑就荒家計衰落其何能逸勞者之逸不然勞於身正已率物用事僮僕可以共甘苦也勞於家仰事俯育宗族鄉黨稱爲完人也有書可讀則勞於學有田可守則勞於

耕俯仰自足物我無爭間以其暇蒔花種竹穿池引泉小築數楹可以娛暇日悅情話如此而逸其心安其事務勞而得逸是謂眞逸孰與夫一於逸而終不逸者哉聖則王君世居浦陽之石磧鎭環山帶水已爲幽人窩室復築小園於其居之東三里治家之暇時往游焉乎嘗至其地樓面小山門環大柳亭樹之外繞以庄屋濱江之滸錫其名勝乎爲顏之曰逸園蓋深有感於一於逸者之必不能逸而勞者終享之也聖期於其業可不

謂勞哉使進而勞其職夫猶是也而已得自暇逸乎愧束於職而歸休無所也往復念之於逸閑不能無神往云

郗嘯初集序

士大夫之以詩古文集名於時而傳誦於世者多既貴之後撫時應事之作非惟悔其少作聽其散軼亦日力所限其前專於所業有所不暇及而其後乃以仕之既優而稍稍為之遂得工也而兼人之稟力餘於所習則又不待其既貴而始工之鵠巖張公仕於吾鄉之黟郡幾年所矣人顧多傳其未仕時郗嘯山房文集何與鵠巖承累世家學又具絕人之稟方其坐郗嘯左圖右史

牙籤萬軸雄視百代與酣落筆纂言居要論事鈎元賦體物而瀏亮詩遵類以芊綿高朋滿座斗酒百篇戶外屨滿人人飫奇字以去凡可以陶寫性情關乎體要者深切著明無不為也無不工也蓋當其攻帖括應制科無書不讀有作必工南陽抱膝之年彭澤登臯之嘯早已著作等身不待其既貴撫時應事始造次為之以求工矣況生陽春白雪之鄉仕白嶽黃山之地抽思濡毫貫有江山之助固宜篋衍所貯富有日新倍蓰於郗嘯

初刻也鵠巖當移守大郡引見來都予訪其寓益得見所未見願出其所藏盡付開雕併既黃之作而流布之與鄰啾初刻後先輝映不俾當世有不窺全豹之歎願不偉歟

鄰啾二集序

經世之才必本所學所學不能窺其涯際而所受以為用於天下者未必一發即能盡其藏也然所流露於事為毫素之間者一職一官元元本本必既所受而發見焉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始予讀鄰啾初集鵠巖張公祖未仕時所作吾不能窺其學之涯際就其中所有探之天人性命之微禮樂制度之奧與夫一名一物一酬一酢可歌可咢之見於所作者無不有以盡其態而極其妍非夫學有原本而安能若是然當是時抱膝微吟洗濯自恣以適己於經世之事未之有屬也才我所自具而所以位置此才者未卜世之需我將大用之而蘄大效乎抑姑以小試之而觀其小效也繼吾讀鄰啾二集則鵠巖仕於吾隣郡時任內所作以視初集不過十之一初集其全豹二集其一斑也非以其卷帙之多少分其全與一謂以鵠巖之學之才使得盡展其用如初集之所醖釀其所發見流露必不止於此徒以貳守一官

位既不滿其才而又馳驅於齊魯燕趙董治漕運不得安於本任也然而鵠巖之才如宏鐘然大叩之則大鳴而小叩之亦未嘗不小鳴二集所發明多在漕務自初受符及竣事十閱月往反七千里目之所覩身之所歷凡夫漕渠之建置漕運之利弊一一濬其源而導其流而悉令乎昔前人之勝蹟遐躅流連往往有作而清夜懷人舟居雜咏無不與此役相為終始以鵠巖之學之才使所任有大於此者其所發明流露必不止於此此

吾所以謂為初集之一斑而鵠巖之全豹尚未之能窺也然鵠巖以循良異等方當專守大郡由此而監司執政每歷一官吾知元元本本於職守各有所發明如此集者必不一而足願即以此集為體例一官各一集以事繫其文如事文類聚之法則不必如韓昌黎杜少陵集之編年而年在其中事在其中即其學其才之發攄流露日新而月異者亦無往而不悉備於其中也為書此於二集之端以為繼自今後集之發凡起例可乎

郗圃詩集序

書言事詩言志而六義之賦亦復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而詩之體卒不同於書者賦不離夫比與興非判比與與賦而二之也故三百篇有比而賦有興而賦有興而賦又比吾讀郗圃詩二集皆鵠巖貳襃郡任內所為自始至至升任悉皆言事之作而觸景寓物有性情焉是即比興之所寄而咀之不盡其旨者也善讀者得其言外之意謂之詩以道性情可也不然徒以為善言其事

即以之為詩史也亦可

種瑶草文集序

以文榮世易使文傳世難或難於其易而抑塞不平何渠不若彼取科第如寄此若登天或易於其難沓於遇而豈於才煙雲觸手轉後夌前豈知榮世之不難而傳世之不易乎蓋其所謂榮者或以時命得之文不稱實不轉眼祇堪覆瓿而心血歷碌照映千秋者無一有也榮者多不傳而傳不藉榮苟有可傳必不徒然自昔文集之推後大傳者廊廟山林皆有之杜甫布衣劉蕡下

第不必定以科名重也顧我之文可傳否耳江陵流潛溪外翰著述等身而投閒置散位不滿其才抑塞磊落無聊不平宜必有之吾謂潛溪之能以古文鳴未必不在於此假使潛溪少壯得志取世榮名歷中外則將瘁於其職家乘藏書即須庋置而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得托於楮墨以寫其或歌或咢之情問字之屨雖滿勢不暇人酧其所欲得而饜飫以去也唯其投閒置散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先人之遺書手澤猶新五畝之園

居結搆斯在庭槐堦怡石丈可倡風雨晦冥皆丹鉛研悅之時也花晨月夕皆敬業樂羣之日也知與想之書抑塞磊落無聊不平一切可歌可咢無不於其古文發之唯其然而深造自得著作日以富久而成集卷帙纍纍自攀開雕時一檢閱心血歷碌照映千秋用自怡悅用持贈君不令知我者有不覩全豹之歎尚安取夫風塵之吏牛馬之走文不稱實不轉眼而祇堪覆瓿者哉以此言之榮者不必傳傳者不必榮潛溪官外翰四年

輒以養親毋求歸年未滿甲諸子皆命中才榮世之業悉以委之而一意以古文傳世由此再二三十年與年更進老筆橫秋枝葉刊落其信今傳後又何如也予雖老尚能見之

種瑤草詩集序

詩三百篇不出一人之手清廟明堂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其他賢人君子憂時憫俗之言武夫女子感遇發人之什不名一體假介必以一人之手擅諸體之場古之人有不能兼者後人以一手爲之如優伶演劇種種脚色面孔身材齒牙喉吻各各不同盡以屬之一人而責其皆肖難矣抑亦竟有肖者有所以肖亦云得其性情而已古詩三千删存三百莊叟具眼直蔽之以道性情三字苟能道其性情無施不可望洋向若不見水端一匙一勺未嘗非水侵雲插漢山從面起一臠一丘何必非山哉唐人傑作情不孤起對境乃生且夫境何定之有憂樂慮歎變慹淫佚情不一情境不一境欲以一人之身盡天下之境之情而遍歷之盡以發於詩而求工天下無是人則亦無是詩故夫詩亦各隨其人之境各攄其境之情總以道其性情而已潛溪沈外翰性情醇厚瀟灑境之所處非朝非市亦仕亦隱而人倫物則情不能不同則亦隨其所值或哭或歌皆以發之於詩是即所謂情不孤起對境乃生者也故其詩皆見性情而各體皆眞非謂其以一人一手備諸人之[illegible]篇古之人一人所不能兼者而固欲其兼之也一匙一勺未嘗非水一臠一丘何必非山亦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司馬子長於漆園文謂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吾於潛溪之詩亦云

薛文清詩集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以之爲學者往往名同而實異非惟理學之外有岐趨抑亦理學之中常有不能以一致者非其理有殊其所見有互異也理學莫盛於宋周程張朱遞相發明斯道煥然如日中天然當其時程子之門人游楊呂氏之徒承其師說而傳述之間不能不謬乎其指以自蹈於空虛無用之地而陸子靜專尊德性排斥問學承其學者輒流入於狂禪而不自知向非

朱子起而明辨之理學幾何而不晦蝕消亡也明儒揚子靜之餘波白沙金谿大張厥幟天下從之而靡而薛文清公出於國初道一風同之世尊聞行知粹然一軌於正今觀其讀書錄敬軒集稟承程朱質實諦當無一語可爲陽儒陰釋之流口實者竊謂先生實一代理學之宗有大醇無小疵非有明中葉諸儒所可頡頏也乙酉秋遇先生裔孫雋生於京邸相與道先生之嘉言懿行因得更見所爲從政名言手訂詩稿雋生問序於予予謂先生功業載在史乘世多知之不具論論其理學實爲程朱嫡派非支流餘裔可比因爲之序而歸之嗚呼明儒而盡若先生也其何至有陽儒陰釋之患也夫

徐親家詩序

詩人言詩謂有別才夫詩安得有別才亦謂非詩人必不有詩耳果詩人也不關才不關學必有一段溫柔敦厚之致其光采常流露於聲色臭味之外而字櫛句比者恒失之吾叔坦徐子蘊六尊甫某先生眞詩人也且無論其通天地人之故胸羅萬卷下筆有神即其胸次高明光風霽月有天地萬物悠然在宥之意眞詩人也以詩人而爲詩必非飣餖掇拾不見古人大意而漫然

爲之者今其詩具在皆可見也大者地負海涵小者鳶飛魚躍皆有一段光景閃爍於篇章筆墨之外不可掩抑廹而求之不得也黙而喻之可思而不可言先生之詩眞詩人之詩也而豈別才之謂哉修五蘊六兄弟刻其遺稿既成爲序其大致以行於世而藏於家

盧橘堂詩鈔序

種秫爲酒採花爲蜜皆名曰釀釀之爲言融也化也渣滓盡而清虛來不見秫與花而精華斯在然則秫與花釀之材也酒與蜜釀之成也不疾不徐有數焉存於其間則釀之節度也維人於詩也亦然無其材不可釀百城四庫其詩之材乎徒有材不爲釀融釋脫落其詩之成乎歷歲經時加膏希光其詩之節度乎予交劉子梧岡五十年矣其於詩也從詩得詩亦不從詩得詩其從

詩得詩則取材三百漢魏三唐四朝之詩以爲釀其不從詩得詩則取材六經諸史諸子百家之書以爲釀探微索眇含英咀華夫而後釀之爲體製而體製以備釀之爲性情而性情以和情不孤起對境忽生凡有所作寓景以情融情入景是梧岡之詩非今詩人之所爲詩併非古人之詩不名一家自成一家讀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餔糟啜醨完穀不化無有也是釀之而成酒者也如啖蜂糖芳香溢口落英繽紛牽枝帶葉無有也是

醲之而成然者也老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其自詠云讀書破萬卷破之謂其醲之謂歟

淸溪垂釣圖序

淸溪垂釣卷蘭陵蕭君爲淸溪里蓬堂郭先生作也不必果肖其形不必實有其事意之所至苟有見焉則用以寄其意而已先生何意覩其手把素書同志披覽意殊不在魚把竿垂綸小奚自爲不必主人之所驅使則先生亦聽之若有意若無意之間已耳使其意果在得魚則夫任公子之釣鰲雖釣海可也奚有於淸溪之一曲況水至淸則無魚淸溪發源從石嶂中潺潺而出滙而爲溪卽有所產亦纖鱗細介奚足當先生之一釣且其意不在釣鉤有鉤有餌類機械變詐故夫釣名釣譽釣位釣國皆名曰釣先生之所不爲海且不釣奚有於淸溪一曲之釣然則磻溪之釣此物此志也吾故謂先生之於釣在有意無意之間也

杜苍掌餘序

深造以道道者深造之方也故深造必有方以讀書爲深造則讀書亦必有方蘇長公讀史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一讀過之則止及其一再往讀之然後更及其一不凌不雜主一無適故其著作論事必鈎其玄體物各探其奥是亦其讀書之方也江陵徐子某於書無所不讀而讀各有其方觀其所著杜苍掌餘條分縷析分爲十部遡原正誤論文辨物參同撮異取鑑志警析要存商

按部就班絲牽繩貫此豈其讀書之始一往過之輒已如此貫穿亦由讀之有方先綱後目水滴繩穿薈萃不已而後貫穿至於如此亦猶長公之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各作一番尋求之無玩無躁安意肆志忘寢食以思之積歲月以永之購藏書以益之而後至於如此其貫穿也近時長洲顧寧人先生日知錄所疑所訂多前人所未嘗道與此集畧相似天地之大古今之遠不可謂讀書有方如長公其人者之必不數數見也予同門徐靜洲年兄謁選來都極口此書爲之問序於予因爲書此道之或曰世不乏類書見今秘府集海內英者修大類書充棟不能度其卷帙杜苍掌餘是亦此書之類也予曰不然採花釀蜜採非一蜂是類書之類也績腋爲裘績成一手是非類書之類而日知錄杜苍掌餘之書之類也此徐子之讀書深造以道者也

退谷文集 序 五一 六卷

香城居士詩序

吾老友梧岡劉先生與濟南田香城先生論詩於金陵旅次紅燭達曙磬談甘苦所語淵微非今詩人之所曾聞梧岡傾倒賦句云淸吟落落寄情微風雅而今識所歸紅燭欣同燒兩夜令人忘却謝玄暉手其近作各體詩數卷歸以視予曰此先生七十以後詩也高簡淡遠可思不可言予惟程子謂淡的文字如何可學詩亦然先生繼漁洋司寇與山薑司農伯仲間先後以詩教鼓

吹東南昌津草堂刊本作者宗之猶以爲不得見其近作也杜子美詩雄視千古今觀其年譜垂老所作彌淡彌旨與年俱進艮不可誣讀香城近作亦云爲刊而布之雖高簡淡遠大聲不入里耳世俗淫哇不可無此以別之

代周智菴画序

己丑春予以事留京師上元黃退思以公車來同旅寓相善也已而退思成進士得館選以退思才名在四方固宜早遇而遲久後發不無遲暮之感或曰是亦幸耳其大父葬沙磧中水蟻侵蝕非退思勇決刻厲擇善地而藏之事有不忍言者尚何遇合之有予聞而異之與退思言良有之予以先人窀穸故留意於此退思數爲予言巒頭理氣水法之秘今年春仲旅舍無事縱談及

此退思聚米於案爲予指畫石嘴新阡辭樓下殿開帳過峽束氣結穴及官鬼禽曜之所以然予聞之有得於心先定其方位聚精會神爲寫此幅其南爲横山是其祖山東北行爲雲臺山摩旗山北距鍾山百里摩旗是其少祖中抽一脉兩水夾送蟠踞二十里雲臺枝脚周匝於外脉始於亥轉庚酉辛再轉亥艮氣入首左落結穴穴前受右倒壬子坤申生旺水出辰方水口所謂辛壬會而聚辰四大局之一也穴有二暈上葬退思大父

毋伯叔祔焉下葬退思繼配馬而虛其左以有待退思喜其肖謂予曰此百世之思也予曰善矣而未也鍾山淮水名勝甲天下入局分兩幹南幹由橫山起雲臺山吉山祖堂牛首起雨花崇蜿蜒百里與北幹鍾阜對照南北枝脚互斜中成秦淮金陵城踞其上予嘗游其地得其條理并爲予寫之是亦橫山摩旗之所歸宿與石嘴掩映成趣者也圖成書此以誌緣起時康熙庚寅仲春茂苑某書於長安旅次

曹節武印章序

古六書所謂象形會意指事假借轉注諧聲者始於雲書鳥跡而成於蒼頡之篆自大篆變而爲小篆由是而隸而草而行而眞字凡幾變以迄於今而六書之體製屢變而必不可易故說文必從篆爲說而彙篇集韻玉篇字彙正字通等書以至內府新定康熙字典皆雜載篆文謂篆乃字之上祖六書皆起於篆不由是而盡心焉則字不得其根柢字學亦苟焉而已顧人樂簡易鮮

克究心蒐筆之士其所及知者惟名姓氏之篆刻是其所必用不過數字數十字而止他皆茫昧句嶁之碑石鼓之文不能成句讀而況能辨其工與拙乎曹子節武讀書之暇雅好金石遺文上遡六書作字之始旁搜百家體質之異而尤醉心於篆不惟口誦心維而更能手治之諸所稱玉柱鐵線釵痕枯樹一一皆有規矩而刀法具焉當其避俗摹古取辨於毫釐收放煩簡肥瘠之間自不知者視之若無以大異於人而雅鄭判若霄壤

者得於心而應於手節武知之人不能喻也固知雕蟲篆刻小視之則壯夫不爲而大視之非深心篤學之士沉酣於六籍而默會於六書尚不能知其然而暇及其所以然哉節武方攻制舉業由是心而用之刿形去皮原原本本吾不能測其所至矣

馬氏宗譜序

家有譜猶國有史譜失其次上無以明祖功宗德下無以示幼子童孫匪細故也滇南馬氏之有譜且無遠舉明初以土官効順歷有軍功遂膺世職入　本朝又以輶軒功繼世職盖十有三世四五百年振振繩繩簪纓不絕以至於今也況推而上之自馬服君以爵得姓於趙歷漢唐宋元金以迄於明代有偉人乎夫欒郤之子降在皂隸白屋之產亦有公卿盛衰豈必有常而不有譜以載其世系則惘惘於其所自來抑吾又見貴盛之家不一再傳淪於賤簡往往羞稱其宗祖或不知其爲貴盛之裔與流氓奴隸同然一視而馬氏簪纓不絕垂數百年十數世雖其祖功宗德源遠流長抑明譜牒重家乘俾後世子若孫可考而知其所自來自重而不敢自輕以遺宗祖羞且思振拔以繩祖武而更光大之則譜之力也作譜者誰十一世孫晉釗其端而瑶章繼之瑶章名翰馬氏之十二世孫與予交故重其事而爲之背

譚氏族譜序

族譜之設由來舊矣揆其所以然之故上以尊祖敬宗下以敦本睦族垂裕於無窮也故非世家大家不有譜世家大家而中微或更兵燹亦不有譜賢子孫起而立或從而修之遠者追及數世又或推及始遷之祖而止其得姓受氏分枝衍派勢不能詳顧其意皆以尊祖敬宗敦本睦族垂緒裕後爲念非預有所希冀覬避其間以爲異日子孫地也如譚氏之在山海其得姓受氏遠

出春秋譚國泚不可稽又經兵燹即由諸城遷山海之系亦以譜失無稽止有宗派位次一單閱今九世孫名毓瑚者起而成之其意皆以尊祖敬宗敦本睦族垂緒裕後爲念非預有所規避以爲異日子孫地也然賴此譜而官籍不失其舊軍籍不得而混亦使後世得以各安其業非細故也有明初譚氏始遷之祖諱雲以昭信校尉世職駐防山海世爲官籍逮明之季有自官籍而投軍伍者始有軍籍又以軍籍乏嗣官籍子不忍其無後起而嗣之則以混官籍爲軍籍然此其一支耳全譜具在一一可稽終不可以官籍爲軍籍也此豈有所規避爲異日子孫計哉假令山海譚氏仕宦綿延即有封拜宜世襲傳者出乎其中必按譜考系以正枝正派應襲者承而襲之亦非預有所希冀也爲譚氏後者亦以前人尊祖敬宗敦本睦族垂緒裕後之心爲心而以時修之他無問焉可也

陳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承先所以敦本啓後期以收族綦重矣哉顧不敦本無以收族而不收族亦無以敦本則與其詳於前而畧於後毋寧詳於後而畧於前況名山大川尚是開闢時物五音庶姓盡是明德後裔黃帝之子四十得姓受氏者十有四人其後或以封或以地或氏其王父之字因以爲姓源遠而末益分原其初皆一姓也卽如陳之得姓備周三恪爲舜苗裔以國爲姓原其初一姓

耳歷秦漢唐宋元明以迄於今源遠末分傳人接踵史不勝書假令當其前支分派別各著爲譜以時修補薈萃成帙不罹兵火絕無散失則卽陳之一姓其譜絲牽繩貫既詳於今亦不畧於古豈不燦然明備成譜牒大觀而勢不能則有留心家乘者於此撫時增慨不及今就其所知所見筆之於簡以承先而啓後則畧於古者終於不得詳而詳於今者終歸於畧此陳子嘉猷惟艮氏陳氏族譜之所由作也惟艮仁孝性成承王父訓謂敦本須收族而收族正所以敦本也爰書有明始遷金陵之祖爲一世祖由一世二世至九世源流派系倂所見聞坵墓作十圖爲今譜蓋其詳哉而前譜之始東漢文範公繼宋景山公者今散佚無稽寧俟稽考不敢妄下一字又何畧也遙遙華胄既不擬指於前徽蟄蟄孫曾倂欲嗣編於繼起畧其所不得不畧詳其所不可不詳家法整肅法戒嚴明一展卷而仁孝之思盎然欲流嗟乎富貴而名磨滅不轉眼而坵壠墳封埋没於荒煙

蔓草之間爽族屬於路人比反眼若不相識者何可勝道聞惟艮之風其亦可感發而興起矣夫

劉雨平影堂序

君子之思其親也思其音容思其嗜好思成而後祭思成者言其無形成形無象成象皆其思之所結而成者故曰僾乎如見愾乎如聞周旋出戶如聞其太息之聲後世影堂之設不成於思而成於影影始以寄其所思乎然與其無思而有影不若無影而有思劉君雨平之思其親也思其音容旣不可得思其嗜好又不可追盡其尊甫蓬六公之令桃源而卒於官履任方期年嗣子甫九歲距今忽忽數十年雨平悽愴霜露之下縈繞夢䰟之中未嘗不思思之而不可見見之而不能成欲求如古人之思成而後祭以少伸其洋洋如在之誠其何可得哉世無工畫者卽有寫生妙手其能爲無形之形無象之象以慰雨平之思於萬一乎然吾謂與其無思有影不若無影有思若直雨平之能思也旣已能思卽影亦可不設謂其儕親雖當幼稚或可於恍惚中依約其一二彷彿其百一以寄其無可如何之感而後世子若孫有不能省見與不見殊也歲時伏臘之祭其何以爲思成之藉乎哉畫木主而題其限用以代影以寄其思以永後世子若孫之思也君子於是畧其影而詳其思併以告世之徒影而不思者

退谷文集 序 六卷

吳母守貞序

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雖其所嘗身歷而皆不自知其艱且難也然而創深痛鉅當是時幾不自有其生既而履險如夷濟至保世滋大旁觀者但羨其豫順和樂而不知其艱難至於如此其極也易之節曰苦節又曰甘節其甘其苦人得而見之人不得而知之從古忠臣義士保身濟君莫不皆然而出於女子尤爲不易同里吳弘先母孺人育之於七齡穉弱之時以慈母而代嚴父

迄今成立克以有室噫此痛定之時也回思三十年前燈寒月白絡緯中宵不自知其力之勞也虀鹽畫荻尤然和膽不自知其心之苦也門衰祚薄光大爲難不自知其望之奢也當是時痛深創鉅幾不自有其生蓋母是時年未三十早稱未亡人先世之儲蓄千金散盡以一女子支左屈右而撫一孤子一息女豈不大難乎之女配男婚徒以有母也生計日就徒以有母也非母孰與玉于於成非母孰與克家於裕然則今日之承顔樂志備極色養之誠雖弘先之孝思不匱亦母力之勞心之苦望之奢天將昌大其門以報之而先之以此也此豈當痛之時之所敢知哉而亦既痛定矣人第羨其母子之間豫順和樂而不知其艱難之極履險如夷濟至於保世滋大而不自知也已然則由前觀之苦節也幾於不可貞由後觀之又甘節也女子之正也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守節而惟恐其無濟者

天玉經註序

唐人楊筠松精於地理稱郭景純後一人所著撼龍經疑龍經黃囊經倒杖皆行於世而世本絕不及其天玉經或疑其偽作予讀而珍之推爲水法之大全蓋啓靑囊之鑰倒景純之篋盡出其秘以示人而惜乎人之都不知讀不能讀也能讀之者止元一劉秉忠而不無歧解近時稍稍見刊本世猶以不能讀而束之高閣地理苟不廢水法應有傳舍此書其誰與問津哉苦其書無

善本非倒亂失次即荒唐閒雜梧岡劉先生授我以手抄本予善矣獨其註多不善閒官無事老亦息心思欲揭其本指還之筠松因爲另註更取經中肯綮爲五十四說以附於後各有心眼持此以讀天玉可也併持此以讀靑囊玉尺寧不迎刃立解哉其五十四說另有刊本此不載

穴法分受序

龍穴砂水地理家言極力推闡似若無遺而穴法多諱抑若微茫之別尚待條分縷析者非龍砂水之詳而於穴獨畧也又非不披肝瀝膽以相示而喻言十九則曰吾於此有畏心焉懼洩天機之秘收函石室之幽謝和卿言之矣畀之匪人天神共怒劉秉忠亦云當其造化在胸取於心而注於手何嘗不傾囊倒篋以相畀而出之而不盡有畏心焉則二子所云必非無故乎非敢不

畏其所畏而又若不妨盡言者言之而聽者誰也孔孟程朱之言遍天下言之者愈詳行之者益寡況於地理苟非甃埋急而相求誰爲寓目則卽盡意言之亦言其所言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今有物焉爲鬼神所秘惜而不輕以畀人卽有人焉指而示之而言之而不專其聽聽之而不用其說用之而不盡其藏則其不輕以界人者終不以人之有言而遂以界之也當機臨事百變相撓終有物焉以敗之則其權仍操自鬼神何嘗遽以人

巧奪天工真若所云改天命奪神工者哉惟夫積善餘慶之家聞言若揆得策輒行夫既云積善之家矣天機何秘天神何怒哉然子之盡言又非能自爲言亦言昔人之所已言不過爲之條分縷析而已而穴法多端微茫各別已無餘蘊矣 其十說另有刊本茲不載

受業壻陳繩武次伏校

退谷文集序二

序目

明文商序

退谷黃　越際飛著

取士之必先以時文也謂將以收實學之用也然而時文者所以流露其實學豈卽以學時文爲實學耶前輩之爲時文也多讀書細研理臨文搆萟多自其所心得者傳寫之非以經營聲調掉弄恣態轉轉相因而已也今則專就時文學時文甫事咕嗶早已爲之四書本經

未究其義而志之所向口之所誦目之所營手之所披非時文莫以也謂將以弋科名非此莫獲此外皆不悬之胸無以爲也其時命偶者幸而獲雋以去而不然者考牘未已闈墨又至闈墨未已房行又至一科未已一科又至滓心劇志窮年穿蠹於時文而莫敢暫釋彼卽雅以時文自負亦必竊疑其中猶有所未究也噫夫誠有所未究也使其果已究之則何不以其穿蠹時文之日力浸淫經史貫穿理學則其於時文將益工而何爲

乎其莫之能脫也彼其所以自疑誠是也今或告之以亟攻原本彼方皇皇汲汲於時文之未究而益穿鑿於所謂考覈闡發旁行者以益窮之仰何暇經史之治而理學之求哉則欲邪前人讀書分日課程絕意時文先治其所以爲時文者旣時過而有所不及爲而但於時文學時文專治而欲精之抑又有所不能精則莫若仍以時文藥之俾其於時文先知所程式用力少而程功多也而後得有餘力補讀生平所願讀之書與未讀之

書且夫時文之有程式也不自今始矣有一題自有一題天然之局有一局自有一局不易之法上者因之其次從而變之變而不違其正猶因之也今將自其近者倣之變而益變江河之下莫究其源莫若仍自有明作者中求之正體如何變體如何豈其無獨出之心思可以凌跨前人者而變化不離于宗乃可以變而不失其正今誠約畧其題之體又就其體約畧其文之法得若干篇畢委心力可以計日卒事則臨文搆藳胸中已自有程式而又以其日力之三熟復玩味於所已肆力之時文而以其七浸淫經史貫穿理學則於其所以爲時文者當益深益厚而後其所流露於時文者將不患其不工此所謂急治其標徐治其本者也易齋與嚴安惆時文之多而莫究其指歸也爲約明文五百首體旣備矣法亦具焉余獲與從事信其用力少而程功多也則此編也固願天下不讀時文之書非以讀時文爲讀書之書也

重訂舉業筌蹄序

志履足之適也忘帶要之適也不忘不可以適然余謂不不忘不可以忘方人之束帶結履意非不屬於帶與履而幾幾乎其漸於忘其必於帶於履無有不適也其稍有不適其必於帶於履極不能忘也得魚忘筌得兎忘蹄方其未得其何能忘九我李先生之以筌蹄名其所著舉業書也蓋言文之體文之訣文之品總之言文之法也言文之法而欲其由不忘以漸至於忘也好奇

者若其束縛不得馳騁謂文直汪洋自恣以適已終不乞靈糟粕嗚呼此制義至今日之所以極似恢張而卒不免詭異之歸也何也法不存也夫古文有古文之法時文有時文之法世每好言以古文爲時文而托之於震川先生謂先生亦爾夫先生豈不爾哉顧其制義氣則古文之氣法猶時文之法雖較之守溪荊川源流一變而於其法曾不毫毛異也且守溪荊川於古文何如哉今觀其古文縱横與衍不受覊勒及爲制義則屛息怵志於尺度不敢稍有踰越彼非奇於古文而不奇於今文也顧以爲時文有語氣有方幅如爲人寫照一筆不肖則全體無當震川之於時文也亦然先生雖以時文爲古文而時文之法具在時賢欲以古文爲時文而時文之法不存嗚呼此制義至今日之所以極似恢張而卒不免詭異之歸也余襲於鄉塾商略與天下商訂體製其說率本之先正而時參之陸稼書先生之一隅集顧獨未見九我先生之所爲舉業筌蹄者同里張子

端岑數數爲予言未之見也甲戌仲秋從端岑受而讀之喜余記之不背於先生又多余之所已言與余之所欲言也竊念今日文體所急無要於是書者因與端岑稍加詮釋授之攻木氏謂與其以時人言先正之法無如以先正言先正法之爲新且切也以後人言先人之法而人不信以前人言前人之法而人不疑此書初列文體雖止二十三體而四子書無不備之題矣次標文訣雖止二十六訣而凡行文之訣無不備諸所具之文

矣然後酌之以文品而高下判焉學時文者自初學以至卒業無時不可學無人不宜學其初規橅倣傚雖若刻心鉥志極於不適然苟約束其中久而不忘亦久而能忘如足之於屨無不適也要之於帶無不適也而魚得矣而兔得矣蹄筌以此書爲舉業之筌蹄何不可也此余之所以謂不不忘不可以忘者也

今文商序

余於時文法律墨守先民即有變通不離故方襲侍遂寧夫子謂撫浙時曾見越選本持法甚嚴然亦宜濟以合變江之發源僅可濫觴及其下也方舟不能濟而欲如其始之僅可濫觴不得矣越謹受教退而縱觀當世之文未嘗不驚其浩衍無際也然於其中亦時復有所厭薄謂其蕩軼規矩於先民法律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歸也比與易齋集有明三百年來制義擇其尤者

標其法律與題相附而發之所以然訂爲明文商行世則亦既信於世矣即其中亦載萬曆末及啓禎朝諸公才氣發越之作然於先正合者存其什一猶是墨守先民之意也後侍淦陽夫子諸所論定動以繩墨爲準而亦未嘗不多所變通最後入成均侍樹峯孫夫子留耕得夫子諭以榮世而後得以傳世亦欲越之濟以變通猶兩張夫子意也越肓于心久而未喻厥旨逮入壬午北闈得而復失僅落副車而始尋求其所以不遇之故

則恍然曰諸夫子之所以欲越知所變通者豈欲其漓軼規矩如俗下泛駕之文云爾哉亦欲其更潤澤焉更發皇焉運化先正之方幅而股加長而氣加昌而理加辟而議加暢於先民之尚未開鑿者闡其新於時賢之莫過前人者擷其秀鎔鑄今昔成一家言其於先正之法律本不欲其少變於前也因是於明文商之後更訂為今文商其於法猶是也而其所以運法不盡猶是也如江之下方舟不得濟而其自源而流沂流溯源未始

不與始之僅可濫觴者同一淵泉也用以自鏡兼以遺天下之墨守先民不知合變如予者庶幾乎不失諸夫子裁成激厲之雅意而天下之讀是集者亦可以鑒予向鄉所從事矣夫

歷科墨卷商序

余惟帖括一道上所以取士士所以進身皆在於此墨卷者尤其用之而既效者也未效者之所程式將在于此顧自 本朝設科取士歷二十餘科為文既多取舍互異其程式固有不能盡一者合計鄉會主司凡數百人而同考又十倍過之其性情好尚已自不齊則其所取錄之文千態萬狀其不能同然一律示天下步趨者以較然之路固無足異好事者起而論定之刊布之數

十年來無慮數十百家卑卑者置不足道其有細心研辨為作者推求理體理必印合朱子稍異同焉不曲宥也體必脫胎白文稍離析焉不苟恕也如是者足示天下以趨避之路矣顧以取舍之嚴世多不好卽有好者多未見其書且不見之安從而信之從之舍此而別走一路別講一法其來雖派別先輩顧又以主張太過奉之者舍正大之途而自入于荊榛之路近者亦稍稍覺其傷巧而不可以久矣而趨避之確不可易者猶未灼

然正以示之嚮也余自庚午辛未與故友鄭宜成論定鄉會墨卷歷癸酉甲戌丙子己卯庚辰壬午癸未於鄉會墨皆有所論次世之人頗知好之余滋愧矣余豈有所媕婀以悅世者耶余自維稟承朱子以求脗合於白文未嘗不視此以爲取舍而好與不好異於滋愧矣去年秋冬無事益以前十數科得合　本朝鄉會墨而論次之期於印合朱子脫胎白文而止前所見之非不敢怙也人所見之是無取異也聖賢之神理如是帖括之體段如是世人之好與不好固無間矣若以爲未效者之程式將在於此舍此固無以爲嚮者

八科程墨商序

投老無事痂癖未忘念向有本朝歷科程墨商行世乙酉丙戌後闕如遐暇補錄以今年首春從事四月底七科閱月得癸卯新科墨亟爲編入得成八科全璧或叩以所以選錄之意曰予始操觚爲此事輙持理法筆三字爲準的謂理以主之法以運之筆以達之三者合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大小數十選持此不易天下之有事於此以祈遐知於當世亦未有以此三言爲可不然者顧亦有不盡然者其故何也猶是理而完穀不化越宿之物不可以餉過客也猶是法而有法無文肌理不必細膩而骨肉不能停勻也猶是筆不及者束於繩墨而氣不揚過者傷於鑿枘而神不恬也此其故何也伏而思之非此三言之猶有少誤而工拙相萬失得相貿則熟與不熟之分而功夫之必不可以猝辦也漆園氏有言斲輪疾則苦而不入徐則甘而不固不疾不徐有數焉以行乎其間熟之謂也杜元凱有言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漸而漬之使自得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不熟何以能然韓昌黎亦云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功夫成熟之候也以是知古人之於文未有功夫不熟而其文能傳世行遠者何至乎制義之文而獨不然唐王起三知貢舉作詩云亦選功夫亦選奇功夫到者不求奇而自奇其能爲奇者亦不可欠却功夫苟無功夫竟亦不能奇也若夫步釆齊趨肆夏鳴鸞珮玉莊趨而正御之㨗下萬仞俯試寨

旗長題而短馭之團沙成丸割裂題而鎔鑄之法自理生理以筆運未有功夫不熟往輙獲雋者問途於已經編中所載仍皆持衡者理法筆三言抉擇之而錄其功夫尤成熟者以爲指南其有以論着爲精釆而不講于文氣以論衡爲馳聚而不講于語氣以生呑活剝爲能事而不講於細意熨貼者皆功夫不熟者也無一有焉得是說而存之仍是理法筆而務求至於熟水滴繩穿用力長文入妙來無過熟理不必全卽一知一解皆劈其肌理况天經地義堂皇而正大者也法不必正仰面討危躋皆得其塗徑况翔步康莊淸道而中路者也筆不必縱卽平橋淺水一樹一石皆供鑒賞况名山大川嶽奇而湖湃者也歸熙甫謂場中直是撞着必無穿楊貫虱之技熙甫自是材大難爲用故有此過激之言耳而豈謂可欠却功夫功夫果可不成熟乎哉予老矣燒覗不復操觚事此願持唐人功夫之說用贈天下之有事制義而務求成熟者且爲予嚮者理法筆三言下轉語求進步焉

歷科考卷商序

余歷科累遴成適有以歷科考牘請余從事隨付剞劂者余雅不欲判闈墨考牘而二之以謂理無二理法無二法天下魁奇磊落之士屈首受書以就試于有司學使者爭奇角異以求一日之知者匪止以爲小試名高也亦將爲場屋計庶幾得當於春秋兩闈以爲用世地耳故夫跅弛泛駕之材皆將就羈於繩墨苟其講求於闈墨之尺度者循循然皆有法式中式可矣雖不爲小

試先可也余友張子序四適過余聞予說殊不謂然曰子過矣理則無二理也法則無二法也而題有不同子能必科歲兩試之題整齊畫一盡同於春秋兩闈之題而必無參差割截也乎又況試童子題且多方以難童子士旣擱管臨文題有百變惟其所命可得謂若者擬題也吾能爲之吾必於此爲之而其參差割截之不齊者爲其不適于場屋之用也而曰吾不爲之吾亦不能爲之乎吾與子歷試大小數十戰題凡幾變矣主者亦將多方命題以覘一日之才思不欲其域于闈墨之闥域而不自伸其才力以盡題之無窮也迨至題變而理亦異其偏全題變而注亦多其曲折矧夫去場屋之拘忌於題亦將無所不命也此猶以題言之也若更以文論則場屋之文卽誠佳文苟其字句其議論稍有不宜於時者卽恐其不入于俗目而不敢以厲諸其草若小試則縱橫出沒亦將何所不極其痛快乎此猶以作者言之也若更以校文者論則場屋之文卽誠知其佳文

苟其字句其議論稍有不宜于時者卽恐其不便恐磨勘而不敢以呈之於堂若小試則賞心擊節亦將何所不極其揄揚乎故夫欲觀作者之才思與夫作者欲自極其才思闈墨之所發皇視小試之文之所發皇嘗不能以滿其量昔者陳大士金正希稱健於文名於時而傳於後矣而其場屋獲雋之作恒不及其平日予奈何欲以闈題闈文而欲以衡天下之心思盡才人之巧變也乎況夫場屋而遇者之少萬不及小試而遇者之多

表章其少者而薇匿其多者予必無然余趨序四言迺從其請又以序四之談言微中備悉此中之甘苦也故索其笥中所藏許騭已定者加損益焉得五百篇付諸開雕氏

歷科考卷商後集序

一身之用百工之所爲備必皆具而後隨用而不缺一日之試百題之所交集必皆工而後猝試而不窮不能必所以試我之題難易大小恃吾皆有以待之不能必所以見吾之長奇正濃淡恃吾皆有以應之究竟試我之題止於一不能百出以相窘然必百題交善偶試其一而一始得精抑且見我之長止於一不必盡出以相示然必無美不盡偶露其一而一始盡善非有出衆之才習於此未嘗習於彼値其所長巧於遭已足以成名卽有兼人之勇善於彼抑或不善於此値其所短窮於遇不能以振儁吾欲預有以待之而應之將何以習之而無不善之計莫若集宇內才人學人一日應試見長之作而寢食之則題之備未有備于考卷者難易大小皆在也其易於見長亦未有如考卷者奇正濃淡悉寓焉吾縱觀而借鏡之其爲吾之所長耶繼長增高將有藉於此其爲我之所短耶瞑眩已疾其藥石我也孚往

錄歷科考卷斷自康熙乙酉距今二十年來友朋小試與佰省文衡所投贈時時寓目竊歎風氣日上文心之變化不可方物也歐陽子謂應試之作爲時文時之爲言日新也眞有如時花美女爭妍取憐而隔宿之物不可以餉客者後來居上良不虛語遴其尤雅者五百篇訂爲後集與海內同人共賞之或病其多予尚恐其少也題非此不盡態文非此不極妍百工之所爲備而一身之隨用不缺百題之所交集而一日之猝試不窮繼

長增高瞋眩已疾皆在於此題雖不百出以相難何如使彼不能困長雖不盡出以相耀何如使我有可操神農盡嘗百草而方始傳良醫必三折肱而技愈審此物此志也夫

辛未房書大題商序

書小題序成質諸鄭子宣成朱子履安履安曰子以宣成筆理法三言專爲小子之於小題言之乎大題之文夫猶是也予曰然吾亦將言之履安曰吾亦將言之弟恐天下羣指竊罵謂吾從事於斯匪伊朝夕夫豈不知佳文之必有筆有理有法而不分於大小題乃至今日而待三人者言之言已復言不自休乎顧吾深有所不能已於言又不欲但言筆理法之弊而不明指人人以

共臻斯路之方如醫者之但診脉而不用藥無已則仍就人人所共知共習之三字而益之以一字亦曰變而已矣日中所見作者大率其文必數變陳大士平生文凡三變至甲戌易一房所刻則變而益上金正希越中自門吳下楚燕課兒諸草皆與年俱進進而益變猶犬無靈乃欲于枯椿舊處尋之其亦不變耳矣今人不惟不肯變亦不知變平日千言立就非盡無筆也而平者不能使之奇筆不變不奇也直者不能使之轉筆不變

不轉也散亂者不能使之收拾筆不變不能收拾也而人狃於故常掇拾補湊寸積銖累謂筆之行文不過如是而止人得而目之曰庸筆少如是壯如是老亦如是竟亦不能變也若理則何變之有顧理不變人之於理不可以不變死守高頭說約寸步不移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變化禮樂刑政之所以張弛立教之本末爲學之次第依稀彷彿格格然不求融液于心但日潛設于其所謂章旨節旨者何如以某字某句貫通章

者何如穿鑿傅會以謂理如是而止噫乎理如是止乎死守不變竟死何裨乎法至今日稱一變矣向之講求于三平兩扇總提挨做以及先點全題後開兩比四比又或裝頭太重之死法者一變而爲穿插穿插未可盡非左傳史記韓歐八家之起伏關鍵迹頗類是所惡于穿插者爲其不顧題位而但欲以首尾字面互嵌一法以爲奇特也長此不變又成死法夫變生于人之心心之靈百出不窮文之變千態萬狀以心之變窮文之變

因宜其如天之運而日新水之流而不腐而往往不知變又或不肯變此其所以終不變也人之言曰予則何變之有循予之故已試高等已掇高科不循予之故而從事于難嬴日持久變而不成則將忘予故步吾以爲此非豪傑之士之言也此立乎其外而未入乎其中者之言也誠知其當變而又肯變則固不難變今試取童年以來所已讀之古文於其中專擇一家之全集寢食夢寐以求變吾之筆舉從前之所襲其字句掇之皮毛

者盡舉而空之而一求其神氣之歸趨懸崖撒手自在游行則其筆固將一變而不即變者必其讀未上口而不能心慕手追也又必其以躁心程效而不能細尋其條理脉絡也不然則取其粗官氣象而遺其精神不然則間于浮言而輟于中路苟都無以上諸病則其筆亦斷斷無有不變之理亦斷斷無平而不奇直而不轉散亂而不收拾之理非惟不難抑且甚樂有筆而辟達則理因之而暢有筆而氣通則法因之而生古人爲文多

專精一書而其筆亦翛然絕俗如老泉父子之于孟子
國策廬陵之于舊本韓文震川之于莊子是其明驗也
而又或有不然者理直則氣伸而筆健理不直則氣餒
而筆窘既變吾筆更精吾理理之所在豈但欲以之爲
文取科拾第爲名高而已哉周程張朱之書具在皆以
講明道學剖抉精微示人以尊聞行知爲聖爲賢之路
未嘗有所爲章旨節旨者何如某字某句串合通章者
何如也其陋起于萬曆末年講章而成于時萬所纂序

之說約令欲變之斷須先從大學或問細細研析其格
物九條成一片段由是以細審其求端用力之所以然
久之而融液貫通千聖之言如一人之言四子之書如
一人之書而吾之心乃與理一回視曩日所寶之高頭
說約眞不值一噱矣夫高頭說約豈其中全然悖理不
載程朱之言不闡孔孟之奥而割截去取不全不備所
爲融液貫通者不存焉猶理自理而我自我也此今日
所宜亟變者也不變則理格而多不貫變則理順而皆

可通在有志者一轉移間耳抑又何難且或問言理之
書也前人謂其文之原出于曾南豐何嘗無筆而亦何
嘗無法哉人自不解其法然亦不敢謂之無法不知其
長篇有長篇之法短篇有短篇之法其法在文從字順
達意而止而神明變化一視乎理之所在一線穿去不
講死法而法特神也今人講死法或失則板或失則鑿
既變爲穿插之法矣不再變而衷之以理則足顧居上
首反居下無是理無是法矣左手有時而至右而其位

則仍在左右手有時而至左而其位則仍在右理不可
以左右易位法即不可以左右易位也善變者去其穿
插之陋而講求于起伏關鍵之法之似穿插實非穿插
者左傳史記韓歐八家之法無難覆按也而一以理爲
法之主理之所安即逆提而非倒插理之所安即順衍
而非平庸不然理則不暢注意做成一種首尾互嵌空
虛無實之文以爲有法法不如是也奈何今之人一變
不再變也夫天下豪傑之士不少矣豈無每變愈上如

正希大士其人者此集所載大題數百篇皆不屑蹈常襲故其不變而有筆有理有法者百不得一則皆其能變者也而特恐天下不從之而變是以不憚丁寧煩悉其辭以與天下之讀此集者商譚友夏謂天下之人怵于昔人久定之名動于今人易售之路而不暇自伸其才力精魄以爭奇人魁士之所不能致又不暇自理其喧寂歌哭以挽神鬼人天之所不能奪而日夜艱瘁燈寒蘿苦從俗所號爲制科之文畢委心力以求之究竟

命數所幸所不幸與此何涉豈非以其不知變而不肯變哉雖然變則亟須變矣變而不至于化則或酉意句調以爲筆意而不講全體不追神氣至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非吾之所謂筆也或抄或撮傳以爲理解而不至于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非吾之所謂理也或遠宗成弘近守隆萬以爲法度而不如春蠶之成形遇物地理之移步換形官知止而神欲行非吾之所謂法也益變而不至于化則筆與理法滯而爲三大題與小題裂而爲二變而至于化則筆妙而理暢理暢而法隨大小題直一以貫之矣故曰變則化則是說也寧茅以告天下之爲大題而讀大題之文者哉今大題集又成吾無以易斯言即書履安此語以爲之序

癸酉鄉墨商序

癸酉冬各直省客以其鄉鄉試墨卷本子至冃下坊間抄謄上紙次第送余就遝遝未半閣筆而歎仰噡俯嚼撫几而呼曰是何造物之巧制科之微臨文之正變好醜人之老少平奇盡顚倒惶惑于其中而莫之自由也未遇者宜何如自處也夫士自總角至白首爲此事者不一人無人人必得之道亦無人人必不得之理高才績學以爲可旦暮得矣而遇顧左則將讀書求志滅没

荒江老屋矣而又非不有以高才積學得者庸近浮猥蓋不敢謂旦暮可得矣而遇亦左則將低首下心浮沉故紙堆中矣而又非不有以庸近浮猥得者楮冠齏食幸占一科得之矣而又有以不貧賤得者履豐席厚乘時雀起得之矣而又有以不富貴得者鍵戸窮經無媒自合得之矣而又有以不奔競不得者脂韋絜楹操券而卜得之矣而又有以不奔競得者皓首而遇則何不趣之使早發于少壯之年而當其未遇不易也青年而遇則何不養之使遲發于晚成之歲而當其遇不難也才而遇不才而遇貧賤而遇富貴而遇奔競而遇不奔競而遇耄而遇髦而遇無往不遇獨至不遇則無往能遇無論曾否自量其當遇不當遇而終與幸幾幾乎其一遇於是盡天下之未遇者又復顚倒惶惑于其中欲一日之任手而不可得此造物之巧也至既遇者所持以爲遇合之時文其一日可見者也其生平之所志何[illegible]所志於時文者何志志庸腐敗稗之時文以爲文或

志鎔經鑄古力培本根暢發苕華以爲文則皆不得見也而一日遇合之文則皆可見縱自疑匿不令世見卒亦不免于當世之見有以時文爲時文售者有以古文爲時文售者有不古不時塗澤掇拾于時文古文而亦售者有於古文之神氣段落時文之沿流得失熟識其所以然而然而售者有徒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售者有不知其所以然暗合其然而售者主司卽漫不省視亦必有軼羣絶類之材雜進於庸庸儔伍之間卽歐陽持

衙亦必有下駟混入于騏驥驊騮之隊而杜甫白衣劉
蕡下第又不必不即在詩策求賢之代也古文而遇時
文而遇不古不時而遇知其所以然而遇不知其所以
然而遇暗合其所以然而遇遇主司而遇不遇主司而
遇無往不遇獨至不遇則無往能遇無論當否自度其
所持以遇者當遇不當遇而終不甘落落乎其不遇于
是盡天下之未遇求遇者又復顛倒惶惑于其中欲一
日之仕乎而不可得此制科之微也然則未遇者宜何

如自處也持論者徒見往昔場屋遇合之文不滿人意
不平之鳴至激而爲暫停制科俾就經史實學之語此
又太甚矣葵陽先生云制科取士假詭殊瑰之士多厭
薄之不知是雖小技工之實難著一毫粗浮不得著一
毫放肆不得單靠才情不得單靠天資不得離不得即
不得遠不得近不得束縛天下之英雄使之俯心揖志
以就規矩便有禮陶樂和一半光景嘗試就其言而廣
之八股故一規格無論誰何爲之其面目都不異其精

神則不同童子入黨塾初爲之即可屬對成篇而經師
宿儒爲之不殊此面目也淺學之可爲深學之不盡實
貴揣摩本頭數十百藝可以取青紫讀盡天下書克實
光輝不出此範圍自有時文以來世所號王唐瞿薛歸
胡湯楊諸大家者其人非不讀書祇讀時文者也其人
所讀非時文而非不徵驗流露于時文者也讀書以爲
時文不以讀時文爲讀書是在有志者之自爲豎立耳
停何爲哉萬一輟之而究不讀書雖輟無益即使不輟

而能讀書不輟何妨以是知夫子有爲言之武侯有激
云然別有故也予觀今科各直省關牘豈能人人篇篇
盡滿人意而亦未嘗無多讀書厚養氣鎔液古今陶冶
先正之人之文參錯支拄其間有志之士取其合者以
爲尺度取其不盡合者以資發明學其合尺度者之尺
度並不止學其尺度並學其讀書並究其讀何書其非
不讀時文可知也其非但讀時文可知也其非不讀時
人之時文可知也其非但讀時人之時文可知也其所

讀以爲時文之資者必將有本焉有末焉有理焉有筆焉有法焉有理筆法之源焉流焉彼讀之而遇吾亦讀之而亦不至不遇也即使不遇其不如此讀書而亦不遇者皆是也爲之不亦猶賢乎哉是則未遇而有志者之所宜自處若曰遇合有數古文時文遇不古不時亦遇知其所以然遇不知其所以然與暗合其所以然亦遇遇主司與不遇主司無不可遇即不遇吾不改吾故步也其眞能讀書者益肆其力而不改則可矣倘其不

然則且因循溺没于時文而莫之能脱是亦無怪不乎者之亟欲輟之也然則未遇者宜何如自處也或曰制科所在不可但已固已如子言讀書而終不遇爲之柰何則吾已見造物之巧才不才皆遇貧富貴賤奔競與不奔競耄與髫皆遇脱其必專于一轍而後遇則自審其不在此一轍者亦將自輟之而不爲而亦無待于人之輟之矣惟其不然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安見如吾言讀書之必得安見如吾言讀書之必不得耶既知窮達有命且教乘閒讀書則於造物制科我可兩無負矣遐成即用以告天下之未遇而有志者使知所以自處無希已遇者之遇而忘其所以遇或又苟且于其所以遇也

癸酉行書小題商序

時文之有選評爲作者計乎爲讀者計乎爲作者計則但取其文之佳者附綴以評傳寫其所用心以資人激賞如是足矣若復更爲讀者計則不但欲其識文之佳更欲識其所以佳彼以何故而得佳吾效其所以佳而捉筆爲之亦必不至于不佳也又不但欲其識文之佳更欲識其中間或有不佳彼以何故而間有不佳吾深避其所以不佳而捉筆爲之亦庶乎其全佳也是則選

評者之所宜用其心也人之言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余謂其所持必非金鍼使果金鍼何妨于度即度而其金鍼固自若卒亦無損其所爲金鍼也曩余辛未房書選持理筆法三字以與天下英俊商而幸不棄于天下之英俊矣抑亦此三字中有學文者之所自當用其心而非余言之所能盡者理與筆是也余言之所能及言其正言其變言其出没機巧不詭於正可以得作者之心而並可以資讀者之所用心者法而已夫百工技藝莫不有法其法莫不有所自傳傳其法而各以法爲用者莫不有工有不工而況于時文凡余所欲言乎時文之法者非余之所能自言也法必有本原則爲遡其源于先正而識其法之所自起法必有沿習則爲揚其波于後賢而識其法之所由變法必有流極則爲廻其瀾于流俗而識其法之所由壞選舍是無以爲選也評舍是亦無以爲評也鄉榜發選得行卷小題文之合法者二百首謬益以評以商諸當世知文君子凡欲學文者知其佳效之必不至于不佳又知其間

有不佳去之庶乎其全佳也向使其所以然之法自選評者言之而已不詳則讀者貪看機錦忘其錦梭其于余爲讀者計不爲作者計之意固未有以酬也是用不避鄙猥據其所見每用借題文以廣其法言此文而非此題之法不敢言也言此文而但爲此題之法亦不敢言也葢法則死而善用之則皆活讀者果由此集而得其所云法之郛廓更由此集而得其所云法之精神則

雖余所言之法未必果詳而金鍼固已即此而在矣董文敏謂似數他家寶身無半分錢余于法豈敢謂有特言夫寶之在他家者然不可謂于天下英俊略無少助也至于理所以貫此法筆所以運此法集中間亦許及之而多未詳則學者固當自用其心元元本本以求實得使徒斤斤然拘於法應爾於法應不爾而於理於筆則無有則還評者固不敢職其咎耳矣

甲戌房書小題商序

神氣之說施之大題而信矣小題文亦視其才調耳何論乎神氣然而小題無語氣乎小題即不盡有語氣而無語氣乎有語氣即有神氣無語氣猶且有神氣况復益之以語氣且寫小題之照以傳其神視大題尤有難焉者或虛縮則半面也或割截則磬折偃仰也忽而正言莊論則聖也賢也忽而謔諛婉媚則小人女子也而欲以一人之心一人之手經其縮染各極其致而無不

肖之聲音笑貌豈不難哉蓋大題如廟堂物色垂紳正笏端坐拱立嚴整而不可犯也玄元皇帝廟之五聖龍袞凌烟功臣褒公鄂公之毛髮彼豈山林物色而已若小題則自王公貴人下至山農野老販夫牧豎而無不繪也自清廟明堂以至水邊林下擊劍扛鼎雞鳴狗盜而無不繪也是繪事之至雜者也然而莫不取辨于神氣也壯夫而作懦夫之狀不肖也儒雅而雞冠劍珮庸肖乎西子而喬粧濃抹不肖也東施而亦捧心顰肖乎

山澤之癯不可以冠裳飾玉圭璋之品不可以粗服飾頭此猶其衣冠鬚目之不可假易者至其聲音笑貌則或歌或哭或語或默或急遽從容極不同之致令不取辨于神氣而率以一手圖繪勢將使人人一面人面一狀雷同而不可別識也小題文之尤貴有神氣也亦何以異于寫照之必傳其神哉余別白今科小題之文尤務審神氣意蕃如此蘇長公云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予亦謂使爲小題文者人人悟此理則人

人皆慶曆名手顧長康云四體妍媸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集中二百首予豈敢謂盡長于才調抑亦傳神寫照不致走題語氣如象人之美而得其神亦微以異于具衣冠坐注視一物斂容自持而不見其天者也

甲戌直省考卷商序

客有問於予曰吾子考卷之選也於房書大小題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安在其能不異也房書者聚天下之菁英聚天下菁英平生之所撰錄蔚薈而拔其尤是以佳文如此其夥也考卷者散天下之菁英散天下之菁英但以觀其一日之一二作又其所作多取辦于臨時求合主司者之所爲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安在其能不異也又況直省不一地衡文不一人人各有所

尚即一時一地一人之所錄已有不能一者而欲以合十五國風尚之異十五國文衡好尚之不同我用我法而整齊畫一之勢將不能不異予應之曰必無異曷言其無異也考卷者折衷風氣之書也天下之士亟欲得考卷以觀風氣之合者非取其無所折衷而槩以登之也必將有取焉又非謂天下之衡文者本無所折衷又待有折衷者而後乃爲折衷也既已地拔其尤人拔其尤而余妄欲于拔其尤者尤拔其尤則亦必將有所持

以折其衷焉予于房書之選也王唐金陳俱收並錄神氣不合者不錄可得謂考卷中獨無所爲步趨王唐者獨無所爲步趨金陳者獨無所步趨王唐金陳而脗合題之神氣者則亦以決擇房書之法決擇之耳矣安在其必異客曰如予言于諸直省必獨有所賞心者曰皆賞心者安在其皆是賞心者曰持慶曆之說以衡士者予之所拔賞心也然豈無襲其貌而神氣𦬼然時雜以僞體而不能辨其似是之非者予屏不令天下見則天

下之所及見者賞心者也持慶曆之說以衡士者非余之所賞心也然豈無以啓禎之才氣不詭于慶曆之法度而才愈横法愈嚴者予亟持以與天下見而其決裂籓籬乖張體製者皆屏不令見則所見者賞心者也故曰皆賞心者即不盡賞心要多賞心者此其所以直省不一地衡文不一人而其登之此集無不可整齊而畫一之者也此考卷之選與房書之選之所以無以異者也若曰我用我法則吾豈敢客唯唯

丙子鄉墨商序

竊嘗聞論先輩場屋遇合之文者而疑之某先生之試場屋而出也自擬必元因預揭其文懸諸寓壁聽同試者觀之無不驚顧嘐服已而果然無出其右者某先生之試場屋而自許也謂吾必元及見隣號某先生文則曰某得之吾不及吾亦第二已而果然雖有出其右者而預決其分際毛髮不爽又聞某先生會課里門得意其一作即自于罰例圍匿不以示同人曰此元作也已

而場屋得此題果以此文得元是數先生者非惟能自信又能決人之必信其所信非惟幸得于一時又以其文傳世而行遠至于今號爲作者無不稱服嗚呼噫嘻其然耶其不然耶其昔之君子早已好爲裝點而以此餙爲美談耶吾嘗虛其心和其氣平易其耳目代爲天下之試場屋者計並爲場屋之主持此事者計而竊疑斯說之未必爾也謂能文者而必售此大槩之談不可知之辭也試進天下之能文者而一一自思其平日之

能文見信于師友賞識于宗工無竊虛聲無脊爲刻賞
大聲弘是皆然矣及其鎖棘而試之無呈誤乎無疾痛
害事乎無亂于闡約之縱弛日夜有聲而以是銷其靈
府乎此猶其易見者無牽于趨避無介于得失而損高
以就卑乎無恣肆而不軌于法乎無困頓而不伸其氣
乎皆辨于毫芒而無傷其理乎刮垢磨光其字句皆近
人而無不適于俗乎昔人以此事比諸戰謂爲文戰機
决于頃刻變起于須臾數者有一焉主司雖陋亦得因

以謝責況在高明其不以作者之自取代爲人任過也
明甚試進天下之衡文者而一一自思其前日本以此
致科名而其時之所以致之者閱時而思之尚可自信
乎其亦不自信而貴不廢學又嘗時時留意于此而終
于此卒業乎竊自意曰是亦可以不愧矣及其鎖棘而
試據几而披也多踰萬卷少亦數千無注意一人二人
以至多人汲汲欲得之而以此亂其神明乎無因所注
意之人之文不入于格包荒收採以致持論不堅而是

非雜進乎此猶其私者無執己見而謂同我者皆是不
足採乎無含己狥人而謂和衷之言槩不可違乎無拘
于墟而望洋自失乎無惑于氣而以僞亂眞乎無以字
句索瘢而究其一不及其百乎無氣高于前而謂初見
者之一無當意乎無額數已充而謂後至者之必無足
觀乎昔人比之走馬看花一樹一塢則見之矣香色韻
致少滋郎逝數者有一焉則能文與不能文者之受礙
均也此予所以謂能文必售爲大槩之談不可知之辭

不信先輩揚屋鍼芥之投者也歸熙甫一代作者屢上
春官不遇王者既爭欲得之以爲快而毋欲得之毋必
失之必待徐文長言之太倉王公爲主者指示其文之
波瀾意度而後終以此得掛名榜末嗚呼噫嘻熙甫先
生何如人何如文哉彼其視前所舉數先生者固難爲
軒輊矣而遇合之難若此其莚極也自昔已然何足怪
哉雖然今之君子于遇合之文故在也集中三百首其少
少者此亦必有鍼芥之投則謂先輩揚屋遇合之故不

可疑而可信也亦宜

己卯鄉錄商序

士之出鄉校試於棘闈糊名易書而由是得當以升於禮部者名之曰中式中式矣至問其所中之式何式也亦確有可指者乎主斯事者亦曾預爲之式以告之士而士因于其所告之式工于模楷而適中焉矣乎未可知也　國家令行禁止一切設施咸確然可指其爲趨爲避之處月吉所布象魏所懸皆是也獨於茲事也雖名曰中式而實無式之可循無式之可從憑於主司一日之意見遇於同考片時之喜怒曰如是則於式中矣不如是則否爲之主司同考者不知其臨事之所確信以爲式而如是則合不如是則不合者之爲何式也不知其平時之所確遵以爲式而如是則是不如是則非者之爲何式也而士以其所不可知而冀幸于一日之知幸而得當矣則自幸以爲中式而實不知其所中之式何式也其不幸而不得當者亦自以爲不幸而不中式而實亦不知其式之所在而自咎其不中之果于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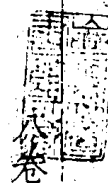
而不合也然則玆事也其遂無式矣乎　朝廷頒布經
書於學宮一以朱子傳註爲準則而不介岐趨於他路
此一式也　功令所申正文體者屢矣此又一式也顧
此亦就平日言之也至于忽焉而命此人主此事忽焉
而命此人同此事斯人也而又忽焉命此題試此士不
知其據以衡此士者其所解於傳註無穿穴駢枝贅無
用之言否也其所據以爲文體者不知其奇正雅俗之
果出于何途也則猶之其無定式也然則玆事也其眞

無式矣乎先正程式之作具在也此一式也王唐瞿薛
歸胡湯楊八家之矩矱未遠也此又一式也顧此亦平
日言之也至于臨此題搆此文而幸而命中者按題自
問其所作不知其於先正之程式何如也不知其於八
家之矩矱何如必彼以爲中式則式中如有人焉起而
繩之以傳註程之以文體律之以先正八家之程式矩
矱先其正而後其奇汰其俗而還之雅則吾未知其所
謂中式者之皆於式而適中也夫此科中式之作又將
持之以爲下科之式大省中式之作又將持之以爲中
小省之式京闈中式之作又將持之以爲天下式而如
式其所式中其所中則天下士之欲于玆事而中式焉
者其終何式之從乎則語之曰天下不乏有志之士矣
得失詭趨繩尺故在夫安知異日之主此事同此事之
確信以爲式者之不眞有其式也夫安知異日之主此
事同此事之確遵以爲式者之不先有其式也夫安知
我所持之程式非卽其式也夫安知我所持之矩矱之

不必有兩式也今則已謂之不如式矣而務揣合今此
之式以希遇異日不可知之主此事同此事者夫安知
異日之不別有其式而非今此之所謂式也耶夫安知
今此不如其式者至于異日之不又如其式也耶趨避
愈急則愈左天下之大未嘗無人也有志之士理趨其
純法宗其正筆務其潔亦正自有其式在有如日已各
有式也務如其式可以命中矣則今者十五國中式之
作皆在也其能無所別白而槩以之爲式耶有如日已

各有式也務如其式可以爲文矣則思今者之有茲選也不爲多事乎哉

受業壻朱頌孔嚴校

序目

退谷文集序三

庚辰會墨商序

退谷黃 越際飛著

合十五國之嘗賦鹿鳴於其鄉者會試於禮部而拔其尤其爲科名也愈盛自是以往其於仕進也爲倍捷而其階爲最優然而其所持以爲弋取之資者與其所持以弋獲于其鄉者無以異也不惟不異于其鄉之主司並與其所嘗試于有司者亦復無異雖題之正大纖小容或有異而文則猶是也則其文之理猶是也法猶是也筆猶是也使其有異則草茅坐論之士亦何事更持意見下上其論議而苟其不然理則必衷之關閩濂洛也法則必取之王唐歸茅也筆則必資之左國史漢韓歐曾蘇也則所持以較其短長者與所以較其獲于鄉者無以異也草茅之士之所持以爲校訂之準者與場屋之所持以爲進退之具無以異也則猶是公物也公物而公言之雖情態異變而其理其法其筆則未之有

畋矣是用合此科之鄉會試墨而以平日之所嘗從事于古人者一視之而合訂之爾其他郡簡之所未致諸不在此集者亦不能徧以我法持之也則姑闕之以俟當世知文之士更爲持論而大出之

庚辰房書大題商序

揣摩家多言闈墨與房稿異以今世所宗仰如臨川嘉魚今其闈墨載其稿中者多不及其平日所作求其故而不得因謂闈墨多所顧忌不得盡其一日之長如金陳兩先生者亦且貶技以從也吾何爲而故與世左於是悚心惕志不唯于應制時不敢獨抒一見獨闢一解而拘常嗜瑣唯平易之是聞卽其窓明几淨濡毫伸紙可以唯所欲言而亦率多不敢曰吾素所揣摩脫有不然其何以應卒而其中矯矯自樹者則又曰吾仰吾才

力自發光怪于平日而墨守繩尺于臨戰其幸而售者雖以此得售而以視其平日之作如出兩人人之見之者不察也則又曰闈墨與房稿果如是其不同也于是乎取其闈牘而私揣摩之而其房稿之頗稱于世者則曰此非遇合之文也吾何庸心焉嘻誤矣野語有之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未有取法乎下而能得上者爲文不求根柢而但就時文言時文固已不得爲上而又舍

其窓明几淨伸紙濡毫之所作而以其從事于風簷寸晷急不暇擇者互相揣摩奉爲枕秘噫誤矣詰之者曰闈墨猶是也房稿猶是也同是人而發慮于是人之心同是人而借書于是人之手房稿即工視闈墨何能以寸是不然宋斤魯削還其地而不能爲良嘉魚自序其稿痛言場屋困人至一食飲一欠伸都足困頓其心思束縛其才力則場屋之文之不能不減色于其平日之文亦其勢不得不然以是知臨川嘉魚闈墨之所以不

及固別有故而其平日初非如時賢自以其意區闈牘與房稿而二之而一寶貴之一庋置之也則其房稿之賢於其闈墨固然其無足怪光夫主司就文遴文則不得不就繩牽墨束之中定其去取假令有人焉以其窓明几淨大發光怪之文供其採擇其爲激賞又當何如又使人人皆如此即主者過執意見所見皆陸離光怪亦無從得繩牽墨束者而掇拾之矣而顧不爲也則其闈墨之不及其房稿固然無足怪今爲揣摩家計莫若去其區別之見而惟文是視其陸離光怪者吾效之雖不闈墨可也其繩牽墨束者吾戒之雖闈墨不可也如此則有闈牘即又不可無房稿以玩索其眞解俟擴其前識而大發其才情筆力此余房書之所以選也蓋不分房稿與闈牘而二之也願移天下之精神魄力銳意于闈牘者而以肆力于房稿卽不得謂之取法乎上而薰蒸蘊釀之久庶幾乎還其地而能良矣夫

庚辰房書小題商序

余嘗爲小題無分於大題之說謂其理一也其法一也其筆亦一也不能工于小題而大題之能工者鮮矣顧爲文無分于大小題而其爲之而工也有難有易同是題而擬而爲之以爲場屋之先資也莫甚于大題而小題則否小品無定題文亦無定態而大題則人人擬之人人爲之聚天下才人學人之心思而同爲是題于是題同有是文其不甚工者不得言而其爲之而工者人

人意中各自以爲上駟及出而度長絜大縱矯然特立於流俗之中而時或不能不屈服于爲之而尤工者則欲其爲之而輒工也特難而小品之題人人各以其意爲之小題之文人人各以其題爲之一科之中此之題未即爲彼之題則此之文亦未即爲彼之文無有與之度長絜大者則其爲之而易工也亦各其題使然譬諸畫家大題如畫犬馬有對照而難肖小題如畫鬼怪無對照而易奇往往然也顧小品之易工爲一科之小題文言之也若復合前此後此作者之心思才力以度長絜大則雖無定題而此之題未必不爲于彼則以彼人此題之文較之此人此題之文其不工與工工與尤工固較然與大題文無異也則其難亦無以異也是故必遴其奇必拔其尤使一科內之同爲是題者未之能過而從前人之曾爲是題者較然揜其背而扼其吭否則亦分道揚鑣各據其勝而有勝之無不及也而後可以占一科之勝極一時之觀余之爲是選也敢謂能絜長

度大毫髮不爽哉顧此科額數倍常而坊間所徵文及友朋所寄示較富于曩昔可以恣意抉擇用是于小品遴其奇而拔其尤爲大題秉華之先其當其否固不自知但就小題論小題固足信有是題以來無有掩而上之者是足以占一科之盛極一時之觀也矣雖然人心之靈不可方物聰明之用益用益生今雖不能上已敢不以待之無窮之世乎哉

庚辰考卷商序

天下事有本焉有機焉本裕於平日機應於臨時其機不靈其本必槁其本不固其機必塞惟人之于文也亦然今夫人之將有事于文也牛毛繭絲以析其理方圭員璧以精其法含英咀華以釀其氣及其臨文猶或有齟齬不合者是故平日必厚培其本臨文必亟乘其機惟文之於應試也亦然今夫司衡者不能進應試者而盡悉其生平所學也而但以相遇于一日之文而但以其人一日之文遇于吾一時之目其當吾意也先之不當吾意者後之合者進之不合者退之先後進退其間不能容髮應試者亦不能進衡文者而盡告以吾生平之所學也而但以相遇于一日之文而一日之文但以憑于吾一時之所見吾所見之是耶則主之其非耶則奴之精者存之粗者汰之是非精粗其間亦不能容髮吾以爲此其中有機焉譬諸武事兩壘晨壓吾謀雖由素定蹈瑕抵隙變在呼吸非可以成見拘也是故必乘其嫉正者奇之迅者遠之故者新之有一時之日必有一時之機以我之機觸彼之機機與機相遇而文亦添賀戰勝者在斯矣雖然應機者一日之事也而機之所以能應者非一日之事也六韜七畧出奇用間之道平時不講卒遇大敵鳥獸散耳何機之能應余故謂本裕于平日機應于臨時也讀是編即以作武事觀也可

午未鄕會墨商序

遇合之文其盡佳乎其盡不佳乎盡佳也卽倂以此文遇合之人獨居而私念𥌓參互而更攷之其亦必有不慊于其所自作而快意于人之所作者也卽曾以此文賞識此人之人事後而較之採聽而覆之其亦必有不慊意于其所先而快意于其所後與其所弃不得後者也盡不佳也聖賢之理日在人心先正之法聞于夙昔合天下才俊之命盡有生一日之長爭自琢磨以求當

于一日之遇合而謂一塲曾無一人二人一人曾無一題一文足繼聖賢之志守先民之法以曲當于天下深嗜篤好者之心雖刻以求之深以論之求什一于千百不千百安在其不什一也不十一安在其不一二也不盡佳其先曾以爲佳而忽又不佳忽又不盡佳當其以爲佳時是天摖之也不盡不佳而人盡逢時我務持正卒亦未嘗不遇其遇雖亦同于人之遇而不可槩以爲與人之遇同也是人摖之也天摖其半時命在其中人摖其半學殖在其中學殖者作者之所有事可自[illegible]而時命不可得而自主也則以事後事外而論事中遇合之文其不當以時命参之而一以學殖之豊落爲去取也是必然之數不可得而游移希合者也或曰如所言如以此遇合者之不肖何如以此賞識者之不擇何則吾固謂遇合之人之必有不慊于其所自作而快意于人之作者也則吾固謂賞識是人之人之必有不慊意于其所先而快意于其所後與其所弃不得後者也

然則遇合者天固半摖之人亦未嘗不半摖之也梓鄕會墨成因題是語以弁簡端

癸未房書大題商序

癸未禮闈前兩月余門高生覡初公車北道瀕行則屬以爲索諸新貴房稿來余將有事房書之選已而覡初不自得以屬諸吾友劉子大山大山稍稍寄示最先則得滇中謝君馬君文洒然異之次則楚中李君王君文他如中州張君山右王君暨他省約三十人文以次至自他所寄示者又數十人余盡讀之竊謂今科房書之善不能不歎同文之化之至于此爲極盛也自來言文

事者多盛稱江浙彼其生長于中邦文明之地習于詩書弦誦之便而探微索眇者羣與聚而人相質也其成就卓卓固然無足怪而越在遐方者其解額既減于中邦而得與於禮闈之選者每省常不過一二人多至數人而止豈其地誠足以限人哉抑以習此事者之少不敵夫中邦之多而師友之所講貫卷軸之所薰習均有不若彼都人士之便且易者常不覺其讓美焉而莫之能爭也乃至于此科而殊不謂然以其選額之少而少之誠不足與多者角若以文事言以彼中之一人二人幾幾乎抗行于中邦文明之地而與其中之燦然有文譽者角而未知其孰先焉孰後焉旣以歎文運之隆涵濡薰蒸之久至于遐方僻地無所往而不化而又以歎士讀書之易反不如其難讀書之難未必遂讓能于所易也是何也易而易視之常至束書不觀童而習之非時文不讀也又其言人人殊方從事于此未至成熟而遽移情于彼又其中多以時文災梨禍棗者不知其是

與非耶雅與鄭耶遇則購而求之信而從之衆喙同聲合喙嗚嗚喙合同然一調紛然異格曰非是莫與利揚屋也因是而坐廢其日力唐喪其心思者皆是也其所成就不過庸陋時文而止卽不盡然而不然者不當于流俗問索之矣是其讀書之易者之成就如此也若彼難而難視之者其得書常不若此間之易其師友離索亦不若此間之家弦而戸誦也幸而得之又非朝華夕艷流傳之久乃得至于其前一二故家家有藏書左國

史漢唐宋八家容有之時文不易見也王唐瞿薛歸胡
湯楊之時文容有之此間之災梨禍棗汗牛充棟者無
有也彼而無意于文事也苟其有意其志必專其容必
寂其氣取之古文其法資之先正無師也而冥搜墨守
之久是非較然此間之流布者間得至其前而寓于目
亦遂能斷然不敢即不蠢然而一二有志能文藂叢獨
闢者往往然也是其讀書之難者其成就如彼也夫此
間豈無若彼者求柴胡桔梗于大野郄車而載多則不
顯彼間豈無若此者而能不若此者藪澤之中畢世不
得一焉惟其少也遂以名于時而動于世余生長此間
而為此說非以左此而右彼也深幸文運之隆薰烝涵
濡之久至于遐方僻地而皆然又以見士之讀書學文
不可紐于所易而當自力于其難蓋其用功深者其收
名必遠也梓房書成遂以弁于首簡而為之序

癸未房書小題商序

天下為小題之文之人什伯於為大題之人則小題文
之佳者宜亦什伯於大題乃以吾所見而有不然者其
故何也題小而小視之則展拓不能開題小而大視之
則夾整不能入展拓不能開庸才也夾整不能入粗才
也不粗則庸不庸則粗浮游空滑跼蹐連蹇奄奄無氣
皆庸之類也蹣跚叢雜游談無根溢出方幅不顧題位
之不安皆粗之類也其庸者置不足道其粗者吾見其
自負奇特也豈其議論其理解壹皆無片段之可觀哉
物而不化不自題之竅郤披導而出以有厚入無間所
排擊剝割不中理解則題自題而文自文文與題兩無
當也命之曰粗材謂其不能細也吾亦見夫細者矣其
審題于題中也逐字而味之字實也實義安在字虛也
虛神安在字死也作何安放字活也作何致力字緊要
也如何攻發字泛常也如何聳動字囫圇也如何咬破
字偪窄也如何挪輾字粘上也如何截斷字拖下也如

何揭起字與上下文同與別章同也如何分別字潤大也深恐使才不盡而直湊其單微字藏鋒也深恐埋沒句中而亟現其眉目字奇險也深恐桯杌軋茁而要出以自然其審題於題外也遍全章而暗誦之索其神之所在而注之神在上不可不知所留戀也而又非追懲芥蒂之謂也神在下不可不知所攝取也而又非呼喝呼噱之謂也神在上亦在下神在下亦在上不可不知所輕重也上輕下重則略于上而全注于下下輕上重

則略于下而全注于上也此猶就一句題言之也長題則詳審其線索搭題則嚴辨其起訖錯綜變化而不膠于心鎔裁煩簡而必軌于法也其詳吾不能悉數綂而命之曰細細非庸之謂也而亦豈粗之謂哉梧岡嘗與予論形家言謂世人多從細處失之爲其不講于龍法無千百里來踪去跡蟠踞拱衛在其胸中眼底而屑屑于咫尺之間依稀彷彿以求其似也他日又謂世人多從不細處失之爲其不講於穴法目中徒有羣山衆壑供其假借而歸根立命之所上下左右股明股暗邊有邊無之際蒙昧而有所不辨也由前之失是展拓不能闊者也題小而小視之者也由後之失夾整不能入者也題小而大視之者也予謂其失總起於不細失之不細固不細失之細亦不細也一不細於小一不細於大要之皆不細也世之攻小題文者從吾說而求之還以按此集之文其細者固十八九矣庸固無之而亦豈或有粗材闌入其間者哉

甲申直省考卷商序

嘗語學徒以風簷構藝搴旗制勝之法而不吾信也即或信之而抑又不能其法奈何凌晨入號題未下也磨墨濡毫凝神息慮題既下也目不左右視身若橛株拘氣加勇神加厲執管拈毫固持不放注視題中逐字研味實字之理如何虛字之神如何有用之字當專攻往復不厭其煩無用之字可裁剪安放亦求其當於某實字得何議論得何理解於某虛字得何議論得何理解

神有在上文如何顧盼神有在下文如何攝取神有在本位如何掊擊躊躇滿志自破至結得意疾書字句即有未安姑直書之無使索吾氣無使滯吾神及其後也氣來神來當有不假安排若風水之相遭而自然成文者文成矣然後閣筆然後細加磨勘此時即以吾之精神眼界作主司閱者之精神眼界而不於吾文稍恕也當損當益去其粗率潤以膏澤小小變易則有之矣而其神其氣未嘗少有隔閡也如是則吾之氣足以奪主司之氣吾之神足以通閱者之神而可以搴旗制勝矣如此而或不勝則非戰之罪矣顧以語學徒而不吾信也其有信者抑又不能作而曰子於此道是誠然矣弟子嘗效而為之而思不屬思屬矣而語句臬杌遲久不能下下矣文成視之而議論理解前或當移後後或可置前淺處反深而深反淺也則奈何予曰子誤矣予所言制勝之法在臨敵而其所以制勝者攻圍擊刺坐作進退厲兵秣馬是平日之事而非一日之事也思不屬

者平日讀書少研理未精也語句臬杌持久不能下者筆氣[illegible]繰不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淺深先後不得其位者平日之講求於法者疏也素無深沉之積而欲以制勝於一旦亦何怪乎僨而為之而不效乎予與梧岡論次直省考牘得二百首皆風簷制勝之作也或謹守司馬成法或出背水陣驅市人而戰之要其制勝在臨時其所以勝在平日讀者得吾說而存之其於搴旗制勝之道必有能自得者矣

丙戌房書小題商序

時文之有大小題其爲之而工也孰難曰大題難將以弋取科名則必預擬其題之有當于塲屋者而私揣摩焉以冀倖于一日之或符其用于是乎人人同爲此題平易既苦陳因高奇又詭尺度工之實難然則孰易曰小題易雖亦弋取科名之具而題多不可悉揣偶然拈弄盡其才情䰟力而止非有所揣摩以庶幾于主司之題必以是而吾將遂以是題是文遇也無所希無所避

盡態極妍往往爲之易工然則孰眞曰小題眞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能膛胸露臆作村杜撰況大丈夫輸壘之事豈不能自伸其才情䰟力而矮人觀塲動必從類至于飣餖掇拾冗雜泛濫以冀倖于主司之好尚曰風氣則然反不如小小拈弄因題博趣猶得以發抒流露而自見其眞今年春榜開主司之好尚畧可見矣諸進士大小題文予皆得見之則且先其眞者公之寓內而時文之工果孰易孰難則固可以不問也夫

戊子直省鄉墨商序

文章公物也公物而公言之凡身其事者皆得言之不以貴賤分也顧無其位而私言之源流本末縱極言之鑿鑿往往無救於時徒滋訾厲而一二鉅公致身當路出其緒言以論此事之得失坐而言起而行其所特徵不過一人而天下靡然從之不踰時而革故鼎新翻然大破其積習而一軌於正是何難易頓殊言不異而應與不應若是其徑庭也往予毅然以文章之事爲己任

亦嘗有所論列以言此事之得失其言亦嘗及聞于天下天下之人亦非不心慕手追惟其言之聽顧或舉以求知於當事當其事者輒非之操琴於好竽者之門一往不收輒變易其宿昔之所守而多方以投求中其所獲貫其所特賞亦不過一人而天下靡然從之至于破好拖沓靡曼首尾銜央不復自顧意非此不售也已而壞雜亂不可收拾有心之士輒憂之又嘗大聲疾呼爲天下訟言其非天下徂於易售之路而不信當是時文

章之流失幾於不可復振而忽焉舍其舊而新是圖翻然大破其積習而一軌于正是孰使之然哉摧陷廓清言出于下則爲一人之私言權歸于上則爲天下之公論比如登高而呼衆山皆響應非加疾勢使然也乎縱觀今科直省鄉墨奇正濃淡雖不一種然無不體正氣純不復如曩時之拖沓靡曼首尾衝決以此歎摧陷廓清之權信在上而不在下也舌敝耳聾而功不成懲一人而天下靡然從之然則草茅危言之士固當結舌不

言一以此事歸之坐言起行者可耳乎之爲玆選也不多事哉雖然所言而與當路者異指也則言之而或不聽聽之而或不從苟其無異指安在乎所言非當路者之所欲言況又爲其所已言耶然則文章公物也亦公物而公言之已矣

癸卯恩科直省鄉墨商序

皇上龍飛御極百度維新嘉與海內之士　詔開恩科以鼓舞而作興之愼選密勿大臣北門學士柏府西臺之鳳負重望者由　京畿而十五國分遣掄選如古輶軒采風之使冀以起文風而昌文運甚盛典也海內之士承下風而沐休光者莫不爭自琢磨思竭其才力以冀幸一日之知遇天下之人拭目思覩其闈墨如景星慶雲麒麟鳳凰爭先覩之以爲快愚處鍾山淮水間輪蹄所交郵筒差便南墨外先見京闈魁卷他省次第寓目顧

時地難齊所見多寡遲速不一窺天以管測海於蠡遠省所見之少至有如吉光片羽全豹一斑者不能如讀江南全墨求柴胡桔梗於大野却車而載之暢心滿志也然其元魁之作則彧彧乎皆得而見之矣伏讀之下以平日所講求於先正掄元奪魁之尺寸引繩切墨刻意求之則見其正正奇奇無不是正正無不是奇題之大小文之繁簡雖不能一主司好尚有司尺度雖不

必齊而元必不可使魁魁必不可使元是何作者之鬪門造車出門合轍識者之以針入芥以水入乳不爽毫釐至於如此也且以直省元墨言之北元樸實精湛南元雅正醇厚西江幽異兩浙光明楚醇蓮齊澹遠豫條達秦渾穆晉俊偉閩淵永西蜀簡潔粵東細密滇池靈警貴竹粤西雖尚未見其全盛可知由元文徧按之元然魁然全榜之文位置得宜無不然是何車轍之合針芥水乳之投毫髮不爽至於如此其盛也求其故而不

得則曰文風使然文運致然是則然矣感於物以有聲還以其聲動物風然文之有風何不然顧文風何以能然山川出雲不疾而速造化密移不行而至運然文之有運何不然顧文運何以能然假歸小臣稽首颺言曰

聖天子作人雅意文風起而文運昌有黙佑其然而然者於以黼黻 休明潤色 鴻業仰佐萬年有道之長也豈不休哉

癸卯南闈墨卷序

主司以名公卿負文章夙望奉

簡命主江南試與同考諸君公愼自持榜出人心悅服愚謂登明選公拔寒擷俊望其榜一見而皆知者也若文字之源流甘苦主者之苦心搜羅非一望而可知也吾見其文焉吾聞主司所以論此題與所以有取于此文者焉主司以全場抄本文見示至今二十日矣予皆得縱觀之而後乃今知榜盛而文併盛蓋有榜盛而文不盛

或不全盛者矣未有文與榜合所取之文與取此文之論合如今日南榜之全盛者也主司謂首題不知也是正文畧過正文不得來題補斡以理不徒法有法無文不得三題下文有而已矣字粗不得予縱觀其文雖濃淡奇正不一體還按主司所以論題之大指則皆合矣全場文開雕未全先出十八房各首卷質諸海內宗工哲匠未有不歎服南榜之文與榜併盛者也主司命序弁全集此引其端

呂坦菴留都文萃序

不自治而治人所謂無體之用天下事無一可爲而況著作之林翰墨之事可以其淺中薄植出而與天下士酌義理之微芒較方員於尺寸乎儒先論體用自修己治人之大以至一事一物莫不先有體而後有用其於文事何獨不然存乎我者用功深收名遠甘苦備歷卓然成一家言體也然後出其所心得以與當世英畯之士賞奇析疑務以講去其非而趨於是用也無是體將

不成是用坦菴呂先生體具用周無論其修己治人之大行已歷官卓卓可稱迺即以文事言眞所謂用功深收名遠甘苦備歷卓然成一家言予初不識韓荊州甲戌得其會墨洒然異之登之集中嗣因同鄉前輩手授其房書洒然異之亟登集中後又得其擬墨暨其全稿旣先拙刻又爲梓其專稿行世其時未識荊州也戊寅己卯間予以選拔貢入成均先生謁選相見於旅寓把酒論文扺掌卜夜知先生於此道九折肱成良醫可以遍藥此道中支離臃腫偏枯跛躃之病竊歎先生自治深矣過此皆先生治人時自始仕至今屢典文衡毅然以師道自任諸所成就卓卓可稱迹方先生令寧鄉日與其中人士賞奇析疑務以講去其非而趨於是已而以侍御典試滇南其賞奇析疑講去其非而趨於是猶夫昔也已而以京堂視學留都其賞奇析疑講去其非而趨於是猶夫昔也今年夏五得留都文萃而循諷之歲試課習之作都爲一集如干首有美畢臻無奇不錄

如樝梨橘柚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非先生自治深其何能所過者化不期月而風氣日上若此哉以此益歎不自治而治人果未之有而先生之明體達用酌義理於微芒較方員於尺寸有本而有源也今先生方以銀臺內召行將主持文事爲　聖天子黼黻休明潤色鴻業則茲集不其爲之嚆矢矣乎

房師高荊襄先生課子文序

予旅寓京邸時時以文事過從柘城先生游間至某某兩世兄讀書所則見吾師平日所指示學徒應聲擊鉢所成之作裒然成集並失者放之散者聚之雖出於兩世兄之手而衷多益寡間出新作則吾師之自訂爲多也予往從先生游欬吐珠璣言成矩矱一啓口一叅手皆後生模楷寸瑜尺璧嘗恨不得其大全今而見之喜可知也因爲語二子曰子毋自負才高而不繩尺於茲

集也吾見高才矣率其胸臆以剽割餖飣於人之所已言而文律之不知此其下者不足言能自抒寫矣而執而不化神韻之不知有氣無理有理無氣高才不免焉茲集無是也二子才高氣盛縱橫發越謹守尺幅或非所安然不由是而往卽不免於今日高才之譏况乎帖括本義本如是也卽有克長亦加其膏而希其光耳予往時爲明文商續又爲今文商繁之與簡有間矣而其理不異其筆與法終不能異二子由是而往必以文鳴於時世其家學可必也爲請於先生亟索歸寄示兒子白麟手爲一過珍味之坊間知之謀梓之繼請於先生并以砭世之高才而飄落者先生重違其意因以命越越爲序而行之

謝昆皐太史傳稿序

曩予謏錄癸未房書於滇南文盛有所推服謂其讀書養氣不自時藝來其中如謝昆皐太史文表章尤多越丙戌得王永齋太史文稱雙璧坊人請予爲刻合稿予方於役江右片帆千里中時時問訊多事卒卒未遑也巳丑予備員木天於昆皐永齋爲後輩館務之暇得時時請益披其篋出所藏則永齋已裒然成兩集風行寓內而昆皐文縱橫篋衍顧以省覲往反二萬里席未煖

主試七閩往反又萬里聞其江皐嶺表布帆籃輿中時時作推敲狀解其槖光怪陸離又得新製二百首益若此其富也予謂大寶不終秘亦當以時衣被宇內使襲之略見一斑者窺全豹而識所模楷因得受而讀之鍊字鍊句鍊意皆啓古人秘鑰又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歷此豈自時藝得來者求之先輩程式文字中名貴不可多得而昆皐若此其富也丹鉛甲乙亦爲分兩集與永齋兩集並行而先以一集付開雕氏海內具眼者讀之知能自伸其才力氣魄果自讀書養氣來眞能爭勝於中邦文明之地而予曩者之云不爲徒然也

同年莊蒸服文稿序

用功深者收名遠信斯言之不我欺也世徒見士之發名成業者以爲若屬有天幸或妄意人之爲之也予不謂然士屆首受書幸而得天之優其才分足以大有所就而足已而不學學而不臻其至悠悠循循坐視人之前而退而却走以讓能于所常往來而迄用無成者皆是也有人焉淬礪攻苦爲之不厭得不以喜失不以沮夙興夜寐稍益求精彼何人耶武進莊庶常蒸服斂慧

夙成才名早著所少者非才也試鄉邦一出而三奪其幟兩舉京兆所少者非才也而蒸服氣專容寂鍵關蕭寺冷茵隔俗益肆力於五經以醇意發高文其勤懇倍於常人予同旅寓弗能然也而卒以五經成名進士讀中秘書然則非天也非人也其用功深者收名遠也予既下第歸則以其臨場所嘗同爲晉論文若干首益以前作屬爲點定而流布之士得是編而卒業焉其亦知用功深者收名果遠昔人之言不我欺也

同年蔣省菴重訂四書文序

昌黎子自言其文其皆純也然後肆焉吾讀省菴重訂稿而不覺有味乎其言之也不純不可以肆不肆不成其純純與肆一而二二而一顧吾於初編悅其純再編驚其肆若純與肆不能以一視抑又何也省菴成進士入中秘於今幾年所矣其初編率皆應試之文束於尺度而不敢馳驟雖其實大聲弘縱橫恣肆時亦不自掩抑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歸於先民矩矱而止此所以悅

其純也其重訂增入者率皆見獵心喜程式門生弟子之作則不覺其汩汩然來滔滔然往傾江倒峽經經緯史隨所値而洞見其源流本末漆園所謂彼其充實惡可以已者也此又所以驚其肆歟究之純未嘗不肆劍拔弩張寓於徑寸之萌又若右軍書法鋒藏鍔斂而筆力千鈞肆未嘗不純如古法錦璀粲陸離而一絲一緯皆見經緯也今經重訂新舊間編不復可別矣讀者縱觀之忽如淸廟明堂威嚴肅穆而不可褻覩也忽如千

岡蒼巘競秀爭奇而應接不暇也要之皆純而肆者也
昔蘇之文昌黎子之文也

同年宋蘭揮文稿序

藐姑射之仙飲風吸露乘雲氣御飛龍倏忽之間再撫六合之外吾未見世果有如是之人而嘗見有如是之文頃讀宋子蘭揮制義欻然遇之聖哲代興儒先接踵事日加核理日加密其於文也正而變變而不失其正時賢方執先型步焉趨焉寧遂出其閫域於斯道無所發明然不得其所以貫穿乎是者融釋脫落於已而發見於楮墨之間亦逆宿之物不可以餉過客耳故同此

事理法度其致油油其光熊熊來不知其所自來往不知其所自往此昔人所以致歎於神工鬼斧爲非人力之所可到也蘭揮英姿踔厲未嘗不絕於人所處之地而致力彌勤未必不同於人所讀之書而會心自遠其發而爲文理明事析而法工亦何待言顧其不可及者融釋脫落得之心而應之手嘗有一段光明伉爽之氣流露筆墨之外可思而不可言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一切者也孰敝敝焉以雕繪爲工飣餖爲事而私其

抗秘者睞睇曲蘖自以爲廣宮大闕尚不足以駭域外之觀何問予乘雲氣御飛龍者哉

同門汪尊士文稿序

歐陽子與樂秀才論文書告以順時士自屈首受書將以明體達用於天下顧不得當於有司雖欲致身通顯其道無由士即弃軼絶塵不受羈勒常自抑制勉就尺度故凡今之欲當於有司者未有不順時者也顧亟亟順時未必得之而其得之也亦往往未必順時汪子尊士丙子舉於京兆予時遂次其鄉墨入集服膺異於他作所以然者爲其按脈切理足以發明聖賢之精藴耳固不計其順時與否也閒四科十二載乃與予同舉於禮闈予取其會墨讀之按脈切理發明聖賢之精藴猶鄉墨也而順時之說不與焉顧尊士今則遇矣中間何以屢不遇豈其不受羈勒抑或孅穠未盡合度不講於順時之過耶予取其薦卷及其平日所揣摩之作讀之與其時之風氣蓊水乳焉則是非不順乎時也而顧不遇豈歐陽子順時之說亦有不可得而盡信者耶且夫得與失固有數焉吾自計吾文當遇與否耳其得也奚

以喜其先也矣以嘉舉士今昔之文具在識者攷而通按之要爲弘整博大所謂鴻筆之人爲凾霖雨者也非不順乎時者無一不當遇無時不當遇而至此乃遇則日有數存焉士自求工其文如舉士可耳而順時之說直可置之不論也已

同年湯乘素四書文序

遇合之文在一日而其爲文也童而習之則固已非一日矣前輩之有識者於其人發軔之初甫學爲文之日決其文之必售而其後卒以不爽此其必有推測之術哉亦以其文卜之耳彼以文而得遇者其所以遇千變萬化而不可究詰其所以遇之文亦千變萬化而不能符同故有以庸俗之文而售者有以欺人之文而售者即亦必有以理真法密局正辭醇之文而售者等售也而其倖與非倖則必有分矣世徒見庸俗之文欺人之文皆售則以爲信貨而復持是以求之則往而不效老死無成又見理真法密局正辭醇之文遲久後售而不知其卒無不售則是倖而售者之少終不若非倖而必售者之多倖而終不售者不可勝數非倖而終不售者必無一人也則以文求遇者之所宜從事斷可知矣湯子乘素之文理真法密局正辭醇之文也持是以售亦奚不售矣而卒無不售況其試於庠則拔於庠試於雍

則冠於雍試於鄉則先於鄉試於禮闈則先於禮闈試
於殿陛之間九重之上則
至尊縣顏公卿推轂安往而不售者予解其槖得文若干首
歎其堅光厚響卑不入俗高不遠時誠制義之科律亟
取以授兒子白麟且告之曰風氣不齊好尚各異爲文
誠若此則無往不售者往時爲決擇本朝先達必售之
文可百首熊鍾陵張京江徐東海王阮亭許海寧近科
先達之文皆在焉以當揣摩則命以乘素之文亟編入

誠私之也竟不能秘以厭坊客之請然藉是以公諸海
內之以文求售者願其爲此而不爲彼也是亦予之素
願也夫

孫會元制義序

歲癸巳
皇上六十萬壽加科鄉會試孫子叶飛以麟經弁冕禮闈予
與陝西部同司此經而先得之方入闈主司率同事諸
公齋肅盟神期得昌明博大之士以翊文運而答
主恩當是時各矢虔公遴衣以進未知率先者之果誰屬也
即予得此卷賞其昌明博大但以誌之於心而未敢遽
謂率先者之即以屬之也主司一見而異之然亦默識

於懷而未昌言於衆遽謂率先者之當以屬諸此也已
而合諸經所得卷較短絜長卒無以易此因以之弁冕
禮闈而率先以進　呈是遴何道哉亦以昌明博大之
有以奪人目而入人心不自知其同聲一辭欲易之而
不可得也則夫士之操觚以求入彀者其所崇尚亦槩
可知矣主司之評此卷者曰氣昌法老力厚神完予因
是以思氣者文之主法乃文之範力視其學神視其養
既已操觚爲此豈其無氣而氣之昌不昌則不可知豈

其無法而法之老不老則不可知卽有力而力果厚乎卽有神而神果完乎果兼此四者養叔之射去楊葉百步雖百發百中焉可也榜發知其爲叶飛遽索其平日所爲文讀之昌明博大夫猶是也氣昌法老力厚神完夫猶是也夫操觚爲文本求入彀奈何不游之乎昌明博大之途而闌入於支離險怪之路以致有氣而不昌用法而不老力不厚而神不完將焉用此因亟以叶飛文示學徒使知所趨並以告天下之操觚而求入彀者

至叶飛翔步木天思報國恩惟有文章將有大著作以黼黻文明其竿頭更進予不能量其所至而要之昌明博大氣昌法老力厚神完其卒無以易乎此也

何庶常文稿序

先輩制義尺幅不長貌之易耳肖之實難求其所以不似之故且無論其理解議論卓有根柢不容襲取卽此尺幅中之伸縮進退確有微妙非減字省句所可促到先輩文前不突後不竭雖比偶而實單行所謂篇如股今之篇法有是乎前或不及待後或無可說一股止作一股用不似合全篇八股十股或十二股十四股止爲一氣卷舒者之節自短而韻自長也先輩文每股語住

而氣不住其勢張而不弛多止半股牽搭下股以成片段當其住官知止而神欲行所謂股如句今之股法有是乎股自起股竟止起不牽上止不搭下不似此比之起卽承上比之止此比之止卽控下比之起股有淺深開合轉折頓宕而絕無斷續也且其正面下語句不多而必擠觔兩題縫那展語雖多而不隔神氣奇正相生如環無端今則正講而不免於膚挨講而不批其隙矣如此以爲短篇幅短而氣亦短局促而機不靈以貌先

輩叔敖之衣冠優孟之面目神則亡矣安取其質近日工短章者予不能悉見吾師荊襄先生實入先輩之室今更得吾門向子正存文齊驅並駕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正存與吾師之所得於先輩者豈異也正存以麟經受知於予予復以義經受知於先生針芥之合夫豈偶然正存從容語予曰貞於制義不惟寢饋先輩於高先生文稿實私爲拱璧凡夫篇法股法之變化正位夾縫之鈎鎖先輩文之引而未發者多於先生稿玩味而自得之予徒知正存之善學先輩不知其併學先生聞其

說按其集前不失後不竭比偶单行先輩之篇法如是吾師如是正存亦如是也住而不住張而不弛官止神行先輩之股法如是吾師如是正存亦如是也句不多而必擒勒兩語雖多而不隔兩氣先輩之正面下語題緒展拓吾師如是正存亦如是也而自伸才力自抒性情分道揚鑣各樹一幟不雖無一語似吾師者併無一語似先輩者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吾於正存之文亦云

因付剞劂暨吾師文稿俾海內具眼者更取而玩味之當知善學先輩者不以貌而以神往往如此也若止藏字省句以肖其貌易易耳何取於此編而數數勞與天下共之

同年顧子肩制義序

不才胡以遇顧遇不必才且亦有才而不遇者即遇不早遇或小遇不大遇當其遇而不進鮮不自疑解之者曰士問才不才耳不問遇不遇苟才矣不患不終遇而或未之能自信也同年顧子子肩少爲高才生試輙冠其曹滏陽張夫子視學江南時拔之貢成均當是時登明選公考牘一出天下翕然稱之如子肩者取青拾紫直反手間事耳顧屢躓於鄉闈有才不遇鮮不自疑子

曰不足疑也才益高氣益下才愈豪功愈密有才如子肩而患不遇乎已而試京兆捷京兆子言畧驗顧又躓於禮闈小遇不大遇即又自疑子曰不足疑也才彌高氣彌下才愈豪功愈密有才如子肩而患不大遇乎已而試南宮躓南宮子言不驗詢其故則得意疾書時卷爲墨汚不終事而文不達於主司然則非戰之罪也又非子之阿所好而漫爲大言以張之也士問才不才耳不問遇不遇苟才矣終不患不遇搜其篋得其近所爲文若干首珠光劒氣陸離光怪有才如子肩而患不大遇乎倘不以子言爲然天下不少具眼者請即以此編爲戊戌鼇弧先登之左券

黃質君制義序

遇而老何如未老老而遇愈於不遇潦倒名場老終不遇者知有何限猶得自發其筆墨之光怪從諸艱備歷中致身青雲之上豈非厚幸從旁觀者猶以日暮途遠不獲及鋒而用爲惜顧學日老筆日老筆倘非老成其誰足用吾宗道山先生三楚精英讀書等身著述富有試輒冠其曹其得名最早假使道山及鋒而用少壯登朝鴻筆之人爲國霖雨其踔厲風發當更何如而遲遲後遇遇而老何如未老也然使非寬養之以歲月剖析義理達其微眇更歷事變盡其曲折其發爲文章必不能批郤導窾閎中肆外若此唯其然故學稱老學筆爲老筆終能自伸其才力發名成業老而遇寧不愈於不遇矣哉況　廟堂需才甚亟掄才之詔接踵而下行見道山膺不次之擢以人事君在今矣以視夫未老而遇者其發皇未易軒輊也乎老矣遇先道山而列年齒之敘斷其文章必有用也披覽之餘不無徒羨云

受業壻張灝爾友康校

退谷文集序四

序目

譚吏部官稿序

退谷黃 越際飛著

制義之有官稿官成而不能忘其所有事非如曩者之欲以此售於世而不得不畢力以求工也苟有所作適吾意焉而已然使曩者之所入不深則無所用於此掉臂去之不顧矣蓋嘗其方有事於此本非其所樂聖學之精王制之微涉其藩未窺其奧束縛馳驟苟一旦得

息肩於此掉臂去之豈有靳哉顧亦有深嗜篤好久而不能忘者此無他所入者深嚌其齒而旨於其味也吏部郎譚某自其舉鄉校捷南宮予見其闈墨卓越端凝如精金美玉歎其所入之深初謂及鋒而用事過則已願於文集詩集之外肆其從容退食之所得於制義復積而成官稿不惟擁旌施秉文衡用作程式文字即讀禮家居有所感觸應聲擊鉢輒成小品何其樂此不疲亦以疇昔所得入之既深嚌其齒而旨於其味故不覺觸緒紛來愈久而愈不能忘也君弟文子公車時嘗為予言家庭文事之樂君同鄉陳滄洲公祖亦屢為予言之顧予獨不得見其所謂官稿者心輒嚮往今君假滿回部乃得從其浙闈所得士江岷源同年索讀之典雅精鑿視其鄉會墨有其過之無不及也他人所束縛馳驟掉臂去之不復顧者君乃於此目為樂事則信乎所入之深欲忘不能非嗜痂之癖所好與人殊也詩古文集士大夫多有之皆不名官稿而獨以官稿名制義官

成而不能忘其所有事其亦謂其不可多得也夫

牟述齋經稿序

聖天子表章五經先周易已　命儒臣纂集先儒說經
諸說進呈　御覽於其說之不一者　親發宸翰執兩
端而取其中定爲成書名曰折中　頒布直省尚書毛
詩春秋復奉　諭旨現在纂輯　案定而於曲臺一經
獨後非後之也三禮皆周室遺經而周禮儀禮不以命
題誠以儀禮爲禮記之目周禮特詳於官制而禮記更
括吉凶軍賓嘉之全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取範焉故禮

記獨以取士且慮夫士子日力之短欲使耑其業而發
其微然猶號爲孤經習之者少居宋以來以禮記爲大
經爲其繁於諸經故大之也夫習之者少則問學疏而
是正難意必有深心嗜古之士奮其精力求古人不傳
之秘於遺經深藏而不市者不先有以風厲之則匿而
不出故　詔先四經而曲臺獨後然則非後之也誠重
之也豕史述齋牟先生山左名家子世占科甲皆以曲
臺起家自其若年固以此經先多士登巍科官禁近當
世既讀其經稿而想望其丰采歷有年所矣顧其所斳
獨於是經者與諸應舉之士異彼其摘題衍義飣餖掇
拾誠爲下者即能墨守先說不失尺寸而不能心得獨
造成一家言其視述齋猶不能當其一噱也夫易宗本
義書本九峯詩守集傳春秋主安定皆有成說可据而
曲臺獨載陳氏集說以匹敵四經之傳註非如書傳曾
經朱子往復書示則其說猶爲未定也述齋通籍後仕
不廢學益能究心經義今觀其經稿諸所增定多苦心

孤詣之作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此非所謂奮其精力求
古人不傳之秘於遺經深藏而不市者乎意其必有世
藏善本與夫所以訂其訛而正其誤者夫　聖天子表
章經學用以推後大傳此誠千載一時也承詔諸臣皆
將本其所得以黼黻　休明而孤經獨造如述齋不以
率先多士爲　當宁獻宜非其所能安况今太平無事
封事既稀柏臺退食之餘苟本其所得以其鴻秘繕寫
進呈仰副　皇上愼重曲臺獨後諸經之意旦夕總裁

斯經之　命必有所屬則述齋以柏臺而兼領曲臺印
以此稿爲先聲也亦可

武諾孟制義序

余嘗論文主理筆法顧此三字筆尤㫖緊理無筆則腐
法無筆則死昔人謂龍雯百斛鼎健筆獨扛又謂筆墨
有靈聖賢生色筆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嘗持此以讀唐
宋八家文人各一筆而必無無筆之大家前明制義其
可見於今者亦多以其筆傳無此則朝華夕萎按之不
可以覆醬覘時賢之文以此驗之亦復可知筆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山右武子諾孟天賦奇筆出入於唐宋

八家而不掩其英英欲振之氣貫穿於有明制義而獨
出其稜稜露爽之機毎拓一題自伸其才力氣䰟空諸
依傍雖理之所有無不有法之所有無不有而一以筆
運之其新機活致往往得未曾有予曩爲郷會房考諸
選梓其闈墨房書而惜其不多見也近補羲南令得保
定之新安握手京邸啓其行篋得制義若干首多疇昔
之所未見既讀之一一如新發於硎鋒鍔廉利光鋩不
可遍視眞昔人之所謂龍雯百斛鼎健筆獨扛筆墨有

蘊聖賢生色者筆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武君名進士行有事於校文亟爲開雕公諸宇內留心者得是集而揣摩之則筆墨之間其亦可平增無限氣勢也夫

何頊波文稿序

交尚往來抑或莫往莫來而投弃倍眞何子頊波生於粤仕於豫予與訂交燕市中間不得見十年頊以服闋赴部謁可朝夕繼見而予以病故又不得樂數晨夕其往來也僅矣而予與頊波投弃之眞在酬酢贈答之外所以然者市交以金道交以心頊波嘗授我氷雪文一卷自其歷試冠軍上春官取甲第泣扶攜遇合程式之作皆在焉予官書校能旅舍岑寂時時啓視頊波之發

舒肝膈予一一皆如見之與酣落筆五嶽動搖析義理於毫芒則鹿洞談經也起經綸於指掌則草廬接席也窮極變態寫人情所難言批郤導窾不啻無厚入有間予日晤對賞心快意或爲擊節或浮大白以視與何子把臂論文賞奇析疑上下其論抑有何異然則予雖不見頊波殆無日不見無時不見矣惜其晴窓詩卷爲刊本尚可持贈而房書手錄不免索還予惘惘如將離別至是於頊波乃始黯然魂銷也留之不得還之不能無

已則以付開雕氏使之不脛而走四方人人皆得沾溉何子之餘潤郎子亦不言而在其中矣因爲評騭還之頃波積任未卜當在何地且無問近遠梓成徧寄知交人人當握氷雪文一卷計必爲子首屈一指也

靈寶令張耦韓制義序

子往撰錄癸未房書從郵筒中得宣城張子耦韓文數首愛其陳言務去又復亢孫安貼盡登諸集海內誦其文而想見其人惜其文如景星慶雲不多見也嗣後每相見輒索其全稿顧以交臂分手卒卒不可得今年春謁選金臺得河南之靈寶未束裝以事見乃入其邸探其行笥之所携而快讀之陳言務去正復亢孫安貼竊信子曩者之賞心不謬也而又以不得多載爲憾也蓋

時文有二患而背理傷道者不與焉沉湎者束於語脈而不能自發其光怪高明者侈其才氣而不顧躍出於規矩兼之良難讀耦韓諸作流自性情醞於經史往往自伸其才力氣魄寫人情之所難言而發其所未發顧其周規折矩則未嘗不以題爲範圍百家騰躍盡入環中其有我用我法而不顧語脈之不安者乎無有也蓋眞能自發其光怪而不躍出於規矩者因爲評騭而歸之且趣其開雕流布不惟靈寶人士人挾一編有所稟

承吳日者爲國掄才俾人人皆知陳言務去兀臬妥貼
之爲可貴其得不以此集爲科律乎哉

同年雲軒臣四書文稿序

工制義而以時文名於時亦以時文名一家耳顧此一
家言其中亦各有得力而常苦不能以相兼獨於吾友
軒臣之文而殊不能以一體名之也軒臣制義其中無
所不有根柢儒先而直書語錄者無有也貫串諸史而
飽飣成句者無有也格律準諸先民而化其方幅變動
資之時賢而去其凌躐理唯由舊而研其精氣必取新
而軌于正非有所規橅臨摹而務出於一家者也聚精

會神追其微芒尋其曲折徵以實理佐以虛神主以健
筆運以老法百家之書悉收四時之氣俱備吾于軒臣
制義而眞不能以一體名之也即其人可知也自以制
義知名當世無往不冠其曹而循道彌久歆然如將不
足也即其文可知也夌前跨後成就如此卓卓而息氣
凝神視他名下士之汹汹拳拳者吾未之見也即其人
可知也即其將來之建樹亦無不可知也遇於時而以
文名者衆矣不適時而止堪覆瓿吾信雲子之文之必

能信今而傳後也于是乎書

同年雲軒臣大易文稿序

龔子軒臣四書藝予既序而公之海內四方翕然崇尚之謂近科來無有精深透闢能自豎立於常人呼拜之外如此集者家絃戸誦亦已紙貴一時因思軒臣鄉會易墨刊布當世發揮羲文周孔四聖人之心源委曲詳至意其窻下自課文當必殷富與一讀之以慰謌饑買人之請于其門者踵相接也軒臣檢其素所爲文以授予予與梧岡劉子論次其若干首以行世因謂梧岡曰

四子之書之於易也書不同而理無不同理既同而所以爲文者宜無不同說者乃謂易藝發揮天人理數象變詞占非若四子之書之有語氣又其命題卒皆一二語可以直放直收而無礙也故場屋中四書文之與經藝類皆打成兩橛而實不然也四書文題不一種文不一法作者須如縫人之相體裁衣形家之移步換形始不爲通同廓落之文而易藝何獨不然今夫易之爲道也大矣遠近幽深無不畢該而其爲題也有截象合象

者前必伏後必縮中必過脉此亦如四書文中之割截也有平排數語中抽二句命題者首句爲上文爲一類末句獨爲一類則上爲單落下爲總貫此亦如四書文中之偏承也有合爻象而爻兼兩意象只一意者則發爻處當留象講餘地此亦如四書文中之虛實實虛添籠減籠也有合三爻象者以中爻象爲主而貫串前後則四書文中之橫擔也以前爻象爲主貫串後兩段則四書文中之順綱也以後爻象爲主綰合前爻象則四

書文中之倒綱也至於說卦雜卦題零星破碎者則又四書文中之段落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世率一槩行之而不究其法不知既號爲文即不可不以法運之熟于其法而不爲法所拘運用存乎一心可也若廢法而爲文是捨五花八門坐作進退擊刺之方野戰以求勝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然工于法矣而不熟究象變詞占天人理數之故則執空法以言法與廢法以爲文者其弊正等予向與家駿升讀書湯山及寓燕臺所爲易藝不下數百首常執此意以行之而怪當世不爾也然雖不爾又安知予所見聞之外不有人焉亦如吾之黙黙自以爲是怪世之不然而寄此意以俟世之知者乎及見軒臣文而後乃今恍然于世之好學深思果有得我意之同然而不必拘之見聞中者軒臣之爲功也篤爲思也銳既已融液于易理而又旁參諸經之旨遞互發明故其爲文精深宏博變態百出而按之四子之書之文若合一契人得是編以讀之庶曉然于易藝書藝之

脗合而不以易無語氣可以直放直收而無碍則志乎揚屋者又豈視易與書爲二而不求其所以同者哉梧岡趙子言因書以弁其端

王兼山文稿序

世無生而能文者當其始亦必問法於古人字櫛句比日引月長久而後經經緯史自鑄偉辭成一家言而名於世若是則人力勝也顧亦有刻心銷志爲之久而迄於無成者雖其學未至亦其所稟於天者有以限之而然也無暇遠舉韓柳歐曾前八家之以古文名於唐宋王唐瞿薛後八家之以時文名於有明者意其人必皆有絶人之稟而後其筆力之所揮斥足以達其所學而

暢所欲言若是則天分又勝顧亦有出語驚其長老卒也不造其堂不嚌其胾徒以浮沉而取榮名亦不能自鑄偉辭成一家言若是則天人又宜交勝若武昌王子兼山之文其眞天人交勝者乎予初未見兼山之人從鄆簡中得其考巖鄉墨而刊布之英絶領袖所向無前疑其天授非人力逌丙戌會榜前見其人英英玉立甫弱冠也又見其文稜稜露爽決其必售已而果然乃得併其會墨房書而刊布之法益老筆益健如逢其故更

遇其新其中合作往往幽燕宿將之所不能到而兼山以三河年少掩而上之乃歎其心思之銳攻苦之勤有非天分之所得盡者不見又十年今年春謁選得粵之長寧未發也解其橐得文一編予讀之多襲所未見往往登方城之堂而嚌其胾叩之則曰此十年中家課子弟有作未嘗以事免也夫稟之如此其異爲之若此其勤此眞所謂天人交勝者宜其進而彌上繼王唐瞿薛八家之緒以名於世而傳於後異乎世之嗇於天與嗇

於人得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者其亦遠矣乃爲序而刊布之兼山更許示古文予雖鹿鹿未有寧晷竊嚮往之必又有繼前八家而自成一家言者莫予靳也

王牧巖文稿序

用功深者收名遠士之以文舉進士有不工而得之者卽亦有工而不得歷之又久而後得之者回視先我而得者三河年少雖復風流自賞其所作朝華夕萎不轉眼已供覆瓿而幽燕宿將氣韻沉雄幽香冷豔獨亭亭於風凄露白中而不與之同就湮沒蓋用功深者收名遠理固然也余同門王子牧巖五十始成進士前所踔厲風發角藝於名場不爲不久而必遲之又久晚而後遇不可謂幸而因是學益以富氣益以斂陶汰鍊冶變

而愈上則其功愈深其名愈遠藏稿具在不可誣也巳丑會試與予同出於大山先生之門薦而未售癸巳乃隽出予同年方子石川之門予時同事禮闈見其卷併擘節爲蒐冠本房夫以牧巖之才踔厲風發不難早掇巍科而更老其才則其所造益不可測而其文益以精矣獨其登上第甫散館而賫志以殁才不爲時用爲可悲也然立功與立言相表裏既不究其功則其言益可貴重余同門陳子蘭峯謁選客都門出其稿囑予評閱亟爲點定而歸諸其嗣君龍章鵬章俾開雕流布天下之大必有讀其文想見其人愈久而不能忘者又知用功深者收名遠初不待科名而後顯其可傳世行遠者不在此而在彼也

同門徐麟洲文稿序

文如其人亦必其人立身有本末而文復成片段始可以語人文之合不爲夫文奏治而人碌碌者言也抑亦有文以文人自人人愈可疑而文愈工者然其險陂傾側必流露於筆墨之表是亦文如其人而不能必人如其文孔子之言氣備四時顏如春孟如秋人如是文亦如是七十子之徒其言今可見者雖單辭片語莫不各肖其性情學問如是始可謂之文如其人吾讀江陵徐

子麟洲之文而竊　共人文之合也始吾未見其人而激賞其鄉試中式之文體方用員簡貴精容因以想見其人繼吾見其會試中式之文而同出一門則不惟見其文併見其人體方用員簡貴精容豈獨其文云爾哉其人亦猶是也不得見十年其人其文在杳渺間已而謁選聚輦下接其人體方用員簡貴精容如讀其文也解其裝盡讀其文體方用員簡貴精容如見其人也會得一地治百里文無所用之人所切需矣麟洲詞乎當贈之以言乎無以益之還以其文贈之乎讀其文有放其矩矱而自恣以適已意者乎有束於尺寸而徇人以小其魄力者乎藻繪不以花害穀有不化乎不濡於古何以傾羣言不匿於心何以求一是對境而生波委雲屬意盡而止水逝雲流吾見麟洲之文皆如是也吾上麟洲之人卽亦必如是也然則此行也將又人如其文矣文如其人吾早見之矣人如其文吾亦見之矣前輩謂八股雖時文高不得低不得無才氣不得使才氣又

不得苟入其突窠便有禮陶樂淑之意麟洲之文體方用員簡貴精容人文合矣子往矣自今伊始其大出手眼更作幾篇大文字爲不朽之大業非筆墨之謂也吾亦當撓硯從之

同年沈新周制義序

祿與名皆生人難致之福天之所慳惜而不輕以畀人者而權於二者之中則天之予人以名也視予人以祿爲尤重天下之大千百人不一得祿焉然而其得之也不一途故天常假借之使多方以進取苟欲得之則亦聽其自得之而所慳惜者獨於名之一途使其必出於制科無旁趨無曲徑厚實以致之積時以俟之幾幾乎不可必得矣而用功深者收名遠卒亦使之必得之且

夫名之一途豈無弋取倖獲者而其得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轉盼而與草木同腐舉其姓字多非笑之又愁忘焉如是則奚名之與有名也者名其實也必以實而得名故昔之君子有九上公車而始遇者其成名不惟不能早亦不必早彼其積學上下千萬年聖經賢傳與夫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因革損益細而及於一名一物罔不綱羅而切究之以碰其所學學成矣而彪中炳外遇於人而輒收之時命不能爲之限鬼神不能爲之阻雖經百折卒履亨途其究也卒亦不能使其名之不成蓋賔於實而積以年如是以成名則其名之成也又安得早望江沈子新周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二矣其成名可謂晚然不如是則其名之成也太易其垂之也必不久蓋新周於書無所不讀早年即從事於周陳張朱之緒言十三經廿一史以及卒業諸子百家無不含其英而咀其華作爲文章根實枝茂原原本本自成一家戊子舉於鄉鄉墨出人爭傳誦之今年舉於禮部會

墨未出人爭先覩之以爲快而更欲快覩其平日所作此豈弋取倖獲苟以求名者之可同日語哉因爲解其窠得文若干首而不能悉登梨棗先爲大小題各一集世不乏具眼者其必信於今而傳於後無疑也或謂沈子名則成矣而未得祿予謂祿造物之所輕名造物之所重故有嗇予以祿而靳以名者靳以所輕予以所重其位置之已自異於常人況乎沈子精悍堅實祿與位名與壽行將兼之又安在其不得祿也

同門薛仿山文稿序

壬午秋予有事鄉墨之選得薛子仿山闈卷讀而異之洋洋纚纚不受覊勒冷然善也已丑春與予同出江浦劉先生門又得其闈卷讀而異之洋洋纚纚不受覊勒冷然善也當是時未見其人先讀其文擬爲老師宿學已而以同門故得數晨夕因發其篋得平日揣摩作流連激賞與闈卷無異夫事不素習難以驟工縱復習之有素而風簷寸晷三條樺燭易盡猶有不及其平日者

臨川陳大士應聲擊鉢之所成無不工妙而其鄉會墨今可見者視其平日所作未免減色況不素習而能工於臨時吾見其難也若仿山闈墨視其平日所作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此蓋其習之有素揣摩早已成熟故無分於平日臨時而無往不工若此學者欲求闈墨之工先求窓稿之工不然事不素習而止求工於臨時吾見其難也因爲併仿山闈卷窓稿序而行之以告世之不習於平日而求工於臨時者

同年汪無亢文稿序

士之能自異者矯然拔起於流俗之中不以貧賤屈亦不以貴介伸彼其天姿學力迥異庸流其所成就卓卓足爲當世稱道天下之聞風相思者未見其人讀其文而重之不問其門第何如也旣讀其文見其人益以重之不計其門第何如也故夫門第之說不施於士君子文字之間錢塘汪子無亢爲予乙酉座師少司農東川先生冢君於予爲世兄弟而予之重無亢則初不自是

始矣予始操觚遴次直省考牘則見無亢遇知於當世之文而歎賞之爲流布焉已而屢見之屢歎賞而流布之最後流布其鄉墨當是時不知其爲先生子也傾倒之誠出於中心之自然據於文章理要所不得不然不以先生故也已而出先生門與無亢相見於京邸文章氣誼之合視昔有加已而又與無亢同出於安溪韓城兩先生之門爲出其平日所歎賞之文合而流布之文章氣誼之合視昔愈加若是者徒以先生故也而要不

盖然天下懷瑾握瑜之士之聚於京邸者衆矣以文采相角不讓人出一頭地雖所親密不肯相下文人相輕自昔而然而交口推重獨不靳於無亢此其天資學力所成就要有以關其口而服其心非苟然者而豈門第之謂哉予少以童子䊵一受知於德州田少司農庠師前致辭謂所録盡单寒先生曰予知其文佳耳他何知且不单寒文卽不得佳乎平心而言世家子父書可讀學有稟承而不然者必拔起於单寒中以是分難易則

有之而文之工拙與其人之賢不肖初不係乎世家也讀無亢是編要見此意則知其能矯然特拔於流俗而門第之說果不施於士君子文字之間也不然而徒以翩翩佳公子目之天下豈少其人哉

同年周仔五文稿序

詼詭譎怪波委雲屬而不可方物者文之巧變也準是以為人或恐其華而不實敦忠守信規言矩行而立不易方者人之貴品也準是以行文或恐其朴而無華人與文固若是其難合矣乎而不必疑其不合者文不能恣於範人不可欺以方文自奇而人自正人自正而文自奇無不是正正無不是奇文如其人不為虛語也仔五周年兄同譜中投契最深需次居京邸望衡對宇

晨夕過從中無城府開喉露其臆𧗠不易方使我心儀及觀其文恣於川嶽又何巧變也當其析義理於微茫堂堂正正是其本色及其窮物理之變態為人情所難言橫成峯而側成嶺詼詭譎怪波委雲屬使人目蕩心駭究之方幅化而尺度嚴依然名貴既非朴而無華亦匪華而不實文與人至仔五而合然則有不能盡周子之文者觀其人而知其託體也正矣有不能盡周子之人者觀其文而知其致用也奇矣仔五方赴東安任予

為點定其文付開雕氏以嘉惠海內應舉之士而東安
得之最先讀者驚怖其文河漢而無極而不知其人之
品之貴也見者嚴憚其人剛正而難犯而不知其文之
變之巧也合而觀之庶幾得之

聊城歸廸文稿序

聊城歸君少賦奇姿早有文譽為山左名宿與予同中
副車為隔省大同年先是予操選事從考牘中屢展讀
其文每一學使者出必試高等鐫其文予於其文見輒
賞之顧以南北阻長每見其文不見其人己丑春予入
史館旅食京師時家太常崑圃先生以侍讀視學山左
寄示山左考牘於君卷盛有所獎許謂其劍氣珠光不
可遏抑且趣之就試京闈予視其文修潔娟好視昔有
加竊歎太常之知人能得士而予亦私決其必售於世
無疑也已而果然辛卯捷壬辰又捷　廟堂加意人才
留習史館公課暇予得一見曩之見其文不見其人者
今始握手傾倒乃信人如其文非偶然也君既繫身於
朝不得歸覲其尊甫先生嗜古篤學凡君所為文皆經
手訂裒其前後所作為一集付開雕氏寓書示君俾問
序於予唔言之下以予不及見其全集文為憾而予不
謂然予之服膺其有年所矣其文之散見於行世本子

者已嘗竊爲許隣諸集具在可按而索也向之見其文
不見其人者已信人如其文則今之見其人不見其文
者不益信文如其人不偶然哉爲書此意以復併以告
世之讀此集文而知所模楷者修潔娟好如此文未有
不往而命中者也

邢退菴文稿前序

客有來自歷下者盛稱今科鄉試山左榜發號稱得人
一時知名能文科歲兩試特拔之士多入彀中一時遇
與不遇者皆翕然稱之當是時余房師栢城高荆襄夫
子實副德清閣部徐先生主試此邦予聞而頌之喜形
於色益爲此邦得人幸又爲吾師能爲此邦得人幸也
已而從事直省鄉墨選以次得見山左文因得見吾師
論山左之文與其所以論山左文之題者作者據題命

意主者按題校文探微索玅無不自題筋脈神氣推陷
而出諸所服膺不止退菴退菴其一也已而吾師函一
卷致予啓視之則退菴闈墨及科歲屢冠一軍之文與
其平日所自爲作皆在焉此固予所亟欲窺其全豹者
吾師又書示曰余復命亟已子其爲我序而行之予受
而讀之其擬題命意探微索玅一一與其闈墨同而灝
氣孤行筆無點塵不煩繩削天然自工并有絕異之稟
而又加以伏案之功卒未能當行出色至於無往不利

如此也往時見揣摩家以文章成名當世者往往多專攻前輩一稿惟其專也可以觀其布局可以審其遣筆可以覘其熟極生巧神明變化之活法由是以平日所肆力於先正大家與古人之文者印而證之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言投之所向無不利也退菴以文章顯名當世其成效可睹也揣摩家不出而遇知於時苟欲遇知於時舍退菴此稿無以爲也因爲詳隲授梓退菴手一編復吾師縱觀之下其能不爲此邪幸得人其能不

自快爲此邪得人乎

邢退菴文稿後序

合理解議論機調以成文有理解而無機調是經解而已矣有議論而無機調是史斷而已矣自言文者不肯言機調以爲無甚高論而其實文之工者非機調不成況以語於時文有遠不及章旨近不及節旨截上截下不成理解不成議論但有機調卽自洞心爽目而名佳搆者則廢機調之不可以爲文也審矣兩軍成壘決利鈍於呼吸頃刻之間有機焉因而乘之而師以勝八音

競奏審清濁於疾徐高下之際有調焉按而節之而闋以成其於文事何獨不然邢子退菴天才横放當世擬之開府叅軍其制義尋夓序而行之不脛而走四方今但以美其機調可謂無甚高論必不足以當退菴之心而塞天下論文者之口顧退菴於書無所不讀理解得之諸經而非其筆不足以達之也議論得之諸史而非其筆不足以顯之也今試按退菴文其有一之不乘機按調自伸其筆力以大發其光怪者乎昔人之論文者

不可殫述夌雲健筆獨縱横筆陣横掃千人重思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退菴文皆足以當之一語道破不過其筆之異而其理解亦因以異議論亦因以異筆豈離乎機調但世之人徒以機調爲機調而退菴有理解議論以行乎其機調此則其所不同而要之必理解議論機調合而後可以成文學退菴文者但於其理解議論求之無怪陳陳因因如越宿之物不可以餉過客也曩序退菴文未見其人會榜後以出本房數相見伉

爽倜儻眞開府參軍一流人物益信其人與文合而其筆成於人實稟於天不數數見也因爲序其新稿而行之

汪進士制藝序

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則純之貴也顧視清高氣深穩則穩之貴也制舉之業貴純貴穩故必穩必純而後可以語變化亦極變極化而無加於純穩非無高才持所業問世而多不售無他有得有失則不純有合有離則不穩不穩不純則不售汪子嗣聖之制藝至穩至純雖變變化化不能窮其所至而總無不純總無不穩析一藝以觀之不純不穩者無一句也合數十百

藝觀之不純不穩者無一篇也固宜入閱者之目人人各如其意之所欲出而無往不售矣乎汪子戊戌成進士留京教習習具兩義生與熟之謂也由其生故用習由其習故至熟汪子之文入妙來其亦不待習無不利矣而猶使之習之宜其綽有餘閒得肆力於詩古文辭而所業益進也投我以詩亦穩亦純當合此帙併觀之

同年薄蒼崖制義序

歲壬午予客都門秋中副車氣結不揚無能與正榜諸君旅進退以家累馳歸乙酉秋赴都門遇報復去已丑春遇逮今寓京邸餘二載乃始稍稍與諸君子叙譜誼朝夕繼見然亦不復如曩時榜下之衆盛也同年薄子蒼崖曩耳其名未見其人今不惟見其人且熟復其文乃始皇然驚廢然反歎此道中大有人在不惟予曩者場屋之文多所未逮設於今而更使予與之登壇角藝

爭先一鳴終亦不免瞠乎其後也蓋此道有二患一患不生一患不熟衣冠偉岸生氣索然是優孟而已矣惡能生佶倔軋茁活剝生吞是瑣璅而已矣惡能熟蒼崖之文無二患有二美其生至於穿天心蹹月窟追神氣於微眇肖牙頰於毫毛不復一字一句經人道過其熟至於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有二美無二患雖自謂味不到正復有目共賞固宜所向無前而癸未丙戌已丑皆不利於場屋氣結不揚亦復如予曩者之於壬午諸君也豈趨舍有時先後疾徐誠有不可得而齊一者耶抑業與時進今者之所造益工尚非向者之所曾自到也南山許其近藝三十首予序而付諸開雕氏爲壬辰先聲手柔弓燥獸肥草淺田獲三狐得黃矢在此行也氣結不揚予既免之君亦免之矣

同年沈華平制義序

士之讀書非以爲文也而文亦於是焉工彼其讀書多其見理也眞則其說理也自不得不密其考事也確則其論事也自不敢不愼旣密且愼文之道思過半矣顧其取精用物無一不根柢於書則讀書雖非止以爲文計而欲文之工舍讀書其道無由吾見有不讀書而輒爲文者矣非不讀書也彼直以文爲書於是乎不讀書而讀文且其所讀之文又非周秦漢唐以來之文而但

讀時文以爲文又非王唐歸胡以來之時文而但讀俗下之時文以爲文是猶求百物於市肆非不應其求而不全不備展轉貿遷多見其取之窮而用之竭也若沈子華平斯眞能讀書者矣予與華平生同郡拔入成均舉於鄉又同也同硯席二十年見其橫據一几朱墨縱橫磬出金石經史排比次第研說程朱語錄尤所究心觀其意思雄傑精神鬱勃欲以融會貫通明體而適於用非徒資之以爲文者而時時走筆爲文其所讀之書往往流露於字裏行間王唐歸胡未之能過華平豈讀時文以爲文讀俗下之時文以爲文者哉而其文特工如此經史之膏腴理學之蘊與其發見有不可誣者予每讀其時文而心賞之近復聚首燕臺爲搜其篋梓八十首以公同好因序予所以服膺華平者如此且以見讀書非止爲行文而欲文字之工必不可以不多讀書也

受業江應龍御六校